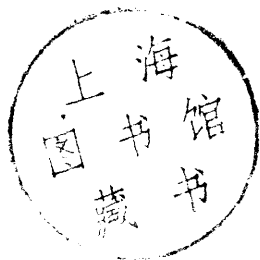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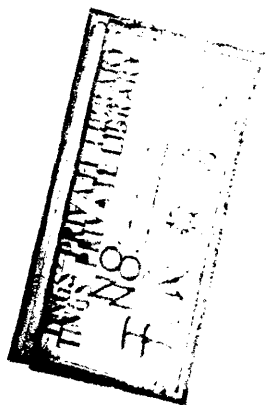


朱舜水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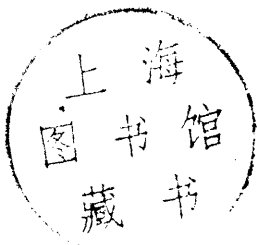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3188

陸
氏
遺
書

湯壽潛署





朱舜水先生遺像

序

方明之亡。吾江浙老先。志存匡復。發憤以扞華夷之大坊。至斷脰湛族而不顧者。前陪後繼。跡其謀議。臆舉。時有疏密。及力瘁計盡。咸就破滅。要能奮身死難。斯爲烈矣。若邈行蜚。邀用晦自全。終老山海之隅者。何可勝道。語曰。非其政不履其地。洿其君不食其利。吾求之明遺民。得舜水朱先生。蓋其尤焉。先生邁剝窮之會。躬盤桓之貞。時方幪幟朋黨。浮華交會之徒。盈天下。先生獨穆然無聞。江浙義旅興。嘗預贊畫。而不可榮以祿。播遷海表。逡巡以去。唐魯詐訖。遂老東邦。慨慕周餘。蟬蛻。羶穢。窮居三十年。島人誦義。彼邦儒雅。彬然萃門。尤多識明之典章。達乎政事。不爲空言。日本水戶侯源光國。事以三老。乃爲之立橫舍。以興教。定廟次。以明祭。示以衣冠之式。以致文。詔以棺槨之制。以厚終。卉服之倫。皆以爲吾儕能。幸識中土之禮義。非先生不爲功。生見嚴師。歿爲誓宗。亦詎不宜。顧康雍以來。述遺民者。往往不知有先生。太冲記兩異人。甚至諱朱作諸。去國之夙。性峻少附歟。不自襮飾。孤行其是。本無人之見者。存歟。先生生餘姚。而講學不宗陽明。不交太冲。信乎能自立者。於浙東諸率。獨推王完勳。他無所契。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先生之謂邪。睹鄭成功羣下。慄慄。知其取敗。召而不謁。見係越南。抗節不辱。折其君相。可爲彊毅知禮矣。夫其抱器不反。有箕子之明。非世甘餓。有鮑焦之介。至於黃髮羈旅。殊俗歸德。況尊西河。侔化管寧。自明之遺民。未有斯軌也。予讀陸士衡豪士賦。以謂循心爲量。則隆殺有域。因物成務。則豐約惟遇。故時至勢得。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

以定烈士之業。斯言歷久彌驗。苟爲不當其運。雖智參伊管。勇齊賁育。猶無益也。明社竟屋。非士之不足。亦天實爲之矣。竊悲先生齋義長沒。乃獨區區名傳裔士。事不編於悼史。行不綴於耆舊。嗟彼遐外。猶知寶其遺物。守其祠墓。二百餘年。無改其臨終遺言。謂胡運一日不終。一日不願歸葬中國。既革命。先生族裔復往日本。躬拜其墓。彼中多閎碩。理先生遺言。浙人之私淑者。先於杭地立一學社。堅推壽潛爲之長。請建專祠於議會不可。壽潛乃與浙路董會諸君。特建祠於清泰門側。而謀分其所藏器物於日人。歸而爲衣冠之墓。爰令女夫故會稽馬浮奉彼中所聚先生遺集。重加編定。別爲類目。敢敘其所以重先生者。使後之君子得覽觀焉。泚筆涕下。既憫逝者。行自傷也。民國二年八月。後學湯壽潛。

總目

文集二十五卷

改定釋奠儀注一卷

陽九述略一卷

安南供役紀事一卷

附錄一卷

按日本槩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門人水戶侯權中納言從三位西
山源光國編。日本正德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其子綱條刻於西京。彼邦謂之

水戶本。先是加賀侯文學五十川源剛伯。嘗從舜水受學。亦編錄遺文。爲

朱徵君集十卷。以貞享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後舜水歿六年。舜水以康熙十七年卒。當日本延

寶七年也。上之加賀侯。侯好之。欲因以校補。未竟而侯卒。傳本罕見。至近年

稻葉岩吉始得加賀本。取以參校水戶本。互有出入。乃以二本合刊。其已

見水戶本者削之。但存其目。二本皆無詩。又取張廷枚姚江詩存所錄泊

舟稿附之。題曰朱舜水全集。是爲新本。尋水戶加賀二本類次陵躡。頗乏

體要。新本晚出。哀錄較完。而因仍舊貫。三本錯列。讀者憾焉。今頗有所刪

定。釐爲文集二十五卷。正其譌舛。使就紀理。其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

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名在乙部。舊入文集不當。今悉別出。總爲舜水

遺書。又按今井弘濟安積覺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嘗爲水戶上公撰

學宮圖說。日本初建文廟。依以營構。今集中乃無是書。蓋已亡佚。謹附著

其目於此。癸丑八月。校寫訖。馬澤識。

朱舜水全集目錄

卷一	詩	一
卷二	賦	二
卷三	疏	五
	揭	八
	策問	九
卷四	書一	一一
卷五	書二	一二
卷六	書三	一三
卷七	書四	一四
卷八	書五	一五
卷九	書六	一六
卷十	書七	一七
卷十一	書八	一八
卷十二	啓	一九
	雜帖	二〇
卷十三	答問一	二一
卷十四	答問二	二二
卷十五	答問三	二三
卷十六	議	二四

卷十七 序 一一〇

卷十八 記 一一六

跋 一二九

卷十九 論 一三〇

辯 一三一

雜說 一三三

卷二十 贊 一三五

箴 一三六

銘 一三七

卷二十一 碑銘 一三九

祭文 一四二

卷二十三 雜箸一 字說 一四八

卷二十四 雜箸二 札記 一五四

雜評 二七一

卷二十五 雜箸三 雜說 二七三

雜題識 二七八

改定釋奠儀注 二八七

陽九述略 二九四

安南供役紀事 三〇三

附錄 三一七

朱舜水全集

明餘姚朱之瑜撰

卷一 詩

遊仙詩十二首

精氣化網緼。冥冥天地始。雙丸互騰擲。至人安久視。傳聞周老聃。乃是廣成子。變氣隨九宮。心遠跡偏邇。有熊鼎既成。穆王駿亦駛。飄飄出故關。流沙幾千里。遐舉復何爲。避人良有以。寥廓望無垠。東去雲猶紫。

羽化恣逍遙。浮邱善相鶴。持贈王子喬。遨遊出伊洛。伊洛通濁流。黃河天半落。岐山鳳不來。吹笙振林薄。揮手上嵩山。周京氣蕭索。帝子降秋風。月寒照虛壑。

崇巖被千里。北上昭王臺。香風拂纓縷。翔舞雙鸞開。的皜洞光珠。宛轉入君懷。照見三齊路。城闕生蒿萊。既授樂生柄。復契甘需才。燧林路伊邇。芳草思悠悠。

言登小夏山。朝日開層霧。大鳥唳長空。猶疑王次仲。靈書變篆文。豈爲嬴秦用。雲際墮三峯。健翮遙天送。

南關有逸士。卑居念宗室。因緣北郭生。爰受神丹術。玉井粲蓮花。危峯標翠擘。巨蹠決洪河。頽流去何疾。飛光若流電。毋乃玄珠失。瑤草生紫煙。先春結芳實。赤城霞氣中。時時駕鴻出。

瓊田產神芝。葳蕤似菰葉。東風長秀莖。盈盈甘露漑。遂道隔橫川。千夫駕舟楫。君房良解事。因風占利涉。孤嶼負靈鼈。近與祖洲接。遂乘白虎車。奉使修玄業。黑點指登州。白波輕卷鬣。嘯傲坐中林。天門授雲笈。

遠水蒸丹霞。桃花不知數。仙語落雲中。再至豈容誤。君非避秦人。覲面不相晤。

子房瀟洒人。早歲友黃綺。自見長桑君。慷慨念國恥。吁嗟一擊誤。飛迹千里徙。浮沉閭黨間。潛踪尤譎詭。故人采紫芝。匿影空山裏。故使圯下翁。脫屣示深旨。嚴霜下五更。對語與亡理。際會及風雲。婉孌出餘技。俛仰思舊遊。浩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

桂樹粲白石。淮南有小山。感念厲王事。中夜起長嘆。懷古傳離騷。撫卷流洑瀾。潛心訪奇士。秘簡披荆班。八公何

爲者。皓齒自叩關。沉香燒百和。玄經授玉丹。旋聞宗至正。仙去遂不還。徒有雞犬聲。遙在雲霞間。
靈山求上藥。偶至吳市門。一照越溪水。感慨聲暗吞。千年種蠡才。寥寥不復聞。坐見滄天莽。讖應沙麓痕。陽明藏
金簡。神禹迹尙存。冥鴻高逝意。可與知者論。

炎精一朝熄。舜禹在許都。焦生竟遠引。結草爲精廬。山花發異彩。萎謝成樵蘇。高臥風雪中。顏色常敷愉。
神蹟留詭奇。始信非常道。披髮示雅容。獨倚蘇門嘯。當塗倏陵遲。俄聞太傅召。斷袍啓先機。單衣從所好。嵇生揮
五弦。妙臻廣陵操。豈知弦外音。畏佳合冥造。由來山澤癯。寂處自埋照。丹梯近可陵。一往迹如掃。

吳霞舟先生惠詩按吳名鍾巒。武進人。魯王監國起家拜禮部尙書。死舟山之難。

孤生倚知己。飄泊謝浮名。自接瑤華贈。能禁白髮生。八閩秋水闊。三楚曉雲橫。漫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
漫興

遠逐徐生跡。移舟住別峯。遺書搜孔壁。仙路隔秦封。流水去無盡。故人何日逢。鄉書經歲達。離恨轉重重。

錢塘

天際銀幡立。鷗夷怒未消。定知千載上。江水不生潮。

右見張廷枚姚江詩存。云得之邵晉涵。誤題先生之名爲之頌。

按先生門人日。本人安積覺撰朱文恭遺事云。竹洞野友元示先生一詩云。在安南旅寓所賦。其詩曰。治劇從
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清談。隼旗畫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庵。金奏屢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經
庭逢新政。忘卻禦流身在南。近久保天隨。擴日本近世儒學史。亦采之。今按此詩殊不類先生在安南日。前後
所草書疏。具載供役紀事中。不云有詩。疑出依託。不敢濫入。稽葉岩吉新編舜水全集。亦削而不錄。岩吉弁云
熙朝詩叢中。有先生詩云。九州如瓦解。忠臣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
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蓋亦出彼邦人依託。不能遽定爲先生詩也。

堅確賦

按安南供役紀事云。三月三日安南國王遣人寫一確字來問。予意其風之也。聊舉堅確等義爲解。遂作賦云。

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以執役王家。來茲廣漠之野。叢枯穀茂。寓側修竹盡枯死。維藪榮茂。彼神叢轉轅相假。故云然。非修禊之蘭亭。流清湍激。寓南濁流迅激。懷萬壑之冷冷。塊然環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異桃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假。形淒影其。何對月兮三人。已獨人皆。存流風乎一我。迺有白叟龍鍾。躑躅踟躕。抱持樂器。就坐簷隅。方跗空中。一角直矗。拳匏外向。孤絃內腹。彈撥難調。非絲非竹。齒踈淚浥。疑歌疑哭。不足以陶我神情。適足以擾我慎獨。忽逸興之遊飛。慕觥觥兮相逐。飯蔬水兮愆期。况流觴而聽肉。身枯槁兮神馳。攀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是非問奇。書掌布畫。確字謹持。余迺舉說文而解義。考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話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燕燕。乞賦乞詩。詩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文辭。朱子肅襟危坐而答曰。嗚呼噫嘻。客何爲而及乎此也。確乎確乎。學力所成。微乎微乎。析理斯精。確則繇堅而致。堅不能並確而陳。堅之蔽固。固之蔽陋。而確不與固陋兮爲鄰。歷百年而非故。忽嬗代而非新。道同德媿。麾之不去。身處傾危。招之不親。非晰精微於觀火。曷能當震撼而凝神。涅之緇其白。磨焉磷焉。孰漓其淳。硜硜者其象乎。硜硜者言必信行必果。確然者言不期而自無遊行。行不期而自無偏頗。磽磽者其質乎。磽磽者保護之而僅完。擊刺之而旋缺。確然者是非眩之而益明。東西衝之而不決。然則其貞乎。貞固足以任事。終不渝而始不諒。意者其真乎。質與實而無僞。誠與一而皆當。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吾以探確之源。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吾以定確之理。澄之不清。滄之不濁。吾遊夫確之神。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吾又莫測夫確之底裏。往來沖沖。尤執其中。不憂不惑。清醒自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蟠。庶幾近之。林宗確乎不拔。爲世宗師。申屠免於評論。超卓之姿。若夫信之不篤。守之不善。幾何不如韋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毋意毋必。與世推移。變變化化。聖不可知。蓋可權者與立之。深造而至誠者能化之根基。既已歷善信而充實。盍亦繇光輝幾聖神而孳孳。乃所願者。時中之君子。措之仕止。久速而咸宜。

遊後樂園賦并序

水戶侯宰相公。以苑中櫻花盛開。集史館諸臣以賞之。因特使相招。況前已夙戒。余即時過往。先後諸賢。徘徊瞻眺。悅目娛心。留連無已。執事近臣。親司飲饌。亭臺邸閣。在在供張。辟公而崇折節。高貴而慮下人。事皆出於誠然。意不尚乎虛飾。吾未見其有至於斯者也。惜也。瑜德薄學荒。涓人馬骨耳。使真得賢人而用之。其德業所至。必當輝煌千古。豈徒令遊覽者有感於斯文。賦曰。

己酉春三月十九日。櫻花燦發。繁麗偏反。萬卉咸奮。敷紺綠以乘暄。上公乃召儒臣以燕樂。特開邸第之芳園。余以異邦樗朽。倚蒹葭於玉樹之藩。轉落英之曲徑。經臥波之長橋。爭妍競豔。目炫心招。輯羣櫻以作廻廊。蹀躞芬芳。聯數里。結蟠藤而成廈屋。旖旎組紉列三千。繁迴鳥道。瞥見平田。羊腸屈曲。足音蹙然。一叟出若耶之谷。千人阻關隘之前。目欲暇於應接。後者擁而推遷。卉木之叢。淵澄之際。有瓢一亭兀然。名曰團瓢。草覆者爲草團瓢。如掌。中置古騷人。西行無冬無夏。露月雲風。倚杖戴笠。端居深念。沉思自得。未見推敲。一丘一壑。此子宜置是中。吾聞山中。舊祠秦伯夷齊。龍門以冠世家列傳。元侯之志也。吾未得過而禮焉。於心不能無歉。歎矣。於是暫休召伯之堂。容與蘇公之陂。涉平涉聽飛濤。嵒危石觀。回泗手弄流泉。鬚眉昭澈。掬以漱齒。清冷如雪。解冠濯纓。瑩然淨潔。窈窕方來。驚弦已往。晝不停流。夜亦不爽。兀焉震慄。使我懍懍。感聖人於川上。汨英雄於逝波。苟混混而如是。嗟淪胥兮幾何。於是盤蹠道。臨幽壑。度鵲橋。登飛閣。攀拂帽之垂條。躡微苔而履錯。豁然改觀。意氣軒軒。飛雙鳧歟。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響答。下瞰千門。其爲樂也融融。豈復有加於此者哉。旣而俯憑檐際。幡爾驚疑。吾聞君子不欲多上人。跬步之不謹。不其折而難存乎。乃瞻衡宇。越坵墟。歷町疇。啓柴扉。出沒樵風之徑。長蟠釣月之磯。髣髴田家之樂矣。登其堂。砥礪尋常。巨道琤珉。陸離鋪茵。五色成文而不亂。小大品第以均勻。則屬賓氈。氈唯璨奪目矣。甃池如帶。琢石爲杓。一清開鏡。雲雲昭焯。吾低徊久之。歎曰。余覽天下之名園多矣。兩都帝王之居。今姑舍是。其他多傷於富貴。富貴則易俗。不者病於寒儉。寒儉則易枯。其有不肥不瘠。亦精亦雅。遠近合宜。天然高下。耕稼知勤。雜作田野。水流山峙。茅店瀟灑。小橋仄徑。紆迴容冶。則未有若斯之勝者也。就吾遊覽之所至。斯園殆甲於天下矣。或進之曰。審如是。則吾君優焉游焉。匪朝伊夕。息亭榭而休焉。魚在於沼。鶴鳴九臯。樂其樂而忘

其憂焉。聊以卒歲。亦又何求焉。余應之曰。吾子殆未之知也。大夫無風退之委蛇。則君侯無燕寢之暇逸。燕寢且不得退意。況得逍遙杖屨。遂歌飄風乎。因摘前賢之句。輯合而詠之曰。園欲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奏南風乎几席。來爽氣於西山。虞萬幾之叢脞。爭得效十畝之閑閑。少焉羅珍饌錯。水陸畢陳。桂液瓊漿。愈出愈醇。既溫溫以有禮。復命戒以諄諄。飛兕觥於桑扈。進旅酬而鱗鱗。頽然竟醉。起坐申申。舟子艤船橋畔。扶掖而登。睇望丹丘。溯洄三匝。曰。余吳人也。我歌子和。戲唱吳歛。以相謔可乎。僉曰。可哉。因爲棹歌行曰。泉源滃滃。桂楫松桴。水安流兮。橈櫂輕揉。天生民而立之君。天生水而作之舟。堯與禹。憂勞天下。到于今。到于今。載明德也悠悠。舟中之人。撫掌大笑。遙指疊巘。謂是人爲。又爲之歌曰。天作高山。人之力。可以擬之。已百已千。維其喜之。巍巍其有成功。夫誰止之。已而日在高春。上林丞尉。嗇夫倉皇前導。欲窮一園之槩。甚者欲秉燭夜遊。余酒力不勝。舉足蹢躅。雅欲盡園林而一覽。特慮夫進退之迫遽。

卷二 疏

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據源光國本。誤題上永曆皇帝。今改正。

伏以鹿鳴有詠。承筐用錫於周行。鷄味不濡。稱服貽譏於之子。祈重旁求之典。帶隆光復之勳。臣之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處士戒乎懷寶。誼主職在興賢。臣靡奏略於灌鄩。旅成匡夏。胥說涉川而舟楫。奮伐勝商。孝友侯在中樞。武夫爲憲萬國。鄴侯位居第一。汗馬非功。忠武績在分三。運牛多術。房杜洵開國之彥。宣鄴亦興復之才。自非其人。何取輕異。茲蓋伏遇主上。知勇天錫。文武學成。挺出孔子之鄉。駐蹕宋高之士。舊注宋高宗嘗駐舟山。改爲昌國縣。拊髀頗牧。熊羆未覩如雲。側席賢豪。藹軸猶艱就日。是豈印刊而莫予。抑緣竿濫而多觴。臣之瑜才慚折線。志慕請纓。祖父兄恩叨一品。必無臣虜之子。士農商業已三遷。豈猶康濟之英。臥榻起戈矛。知人之哲見矣。扣舷決生死。制勝之奇罔焉。止夢渡河而呼。捐糜應爾。未痛黃龍之飲。視息徒然。即使膚髮自全。寧遂士人奇節。此猶國典更切。臣私喪三載而未葬。日痛終堂之老母。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潔己不廉。移忠非孝。闕在按臣思深風厲。非私桃李於公門。在主上念切匡時。當彙茅茹於上國。願小臣尙無辭恩之例。何況書

生。然一介猶嚴取與之文。敢承巨典。伏願收回成命。別簡賢能。闕續俊尊上帝。闕行將展敬園陵。庶揚眉於故國。恢宏志氣。毋灑泣於新亭。臣之瑜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封原旨。隨表繳進。以聞。

上監國魯王謝恩疏 敕文并錄

監國魯王敕云。監國魯王敕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蓋時雖不可爲。明聖賢大道者。當盡回天衡命之志。若忽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線脈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局面應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卽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間。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矯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椎。尙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待。茲特帶敕召爾。可卽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貸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濡滯他邦。欽哉特敕。監國魯九年三月 日。

按今井弘濟安積覺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慎密自晦其身。蒙徵辟。雖門人未嘗與之言。及歿後。發遺篋有匣扇鑄甚固。乃於其中得此敕云。

奉敕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守禮殉節。謹陳始末緣繇。兼謝天恩事。臣於崇禎十七年。蒙恩特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卽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鎮。臣方國安軍。復不拜。後聞臺省交章論劾。大指論臣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臣卽星夜逃避。漸濱。及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卽當按臣前草表懇辭。後輔臣不知。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輔臣與臣同里閩。其弟張玉堂與臣同入泮宮。豈不知臣之詳意。蓋有爲耳。按輔臣謂張肯堂。肯堂華亭人。先生少時。流寓松江。故云與同里閩。肯堂以己丑十月至舟山。拜東閣大學士。臣見此時。事不可爲。深自破匿。絕不以前事上聞。非敢故爲欺隱。辛卯年七月。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累年。急欲歸覲。多方未遂。每恨衣帶之水。魏焉河漢。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爲梗。其船出至澗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次安南。憤結欲絕。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日本船回。賫有主上監國魯九年三月黃綾勅諭一道。特召臣還。臣以褻服不敢拜命。星夜草劄。

處士巾衣，謹擇十六吉日。又不敢以公所行禮，卽於私寓，恭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畢，欽此欽遵。臣此時已促裝擬於廿一日往暹羅，亦輾轉以求達也。因暹羅更在西南，誠恐主上未察臣苦心，疑爲營私背旨，故捧救驚懼，卽止不行。雖臣無節義文章之重，足副主上夢寐延佇之求，至於犬馬戀主之誠，回天衡命之志，未嘗一刻少弛也。靜候夏間附船前去日本，復從日本方達思明，所以紆迴其道者，臣之苦衷，不便明言。庸人見臣如此，競詆狂惑，不意二月初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衙門，檄取一二知文識字之人，前去應一時之役。當塗喜得關要，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名開送，立逼登舟。衆人不知，多爲慶幸。臣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砂。先見該艚，手致一書，隨見國王。臣具一欵奉救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名帖。臣屢被詔敕，在國家爲徵士，與尋常官員不同。何敢屈膝夷廷，以辱國典。故長揖不拜者禮也。國王不知是禮，怒欲殺臣。臣挺然竟行，就戮毫無顧盼。遲迴該艚，令人往復勸諭，懇切詳明。臣言愈遜，臣志愈堅。夜分不已，終無一字遊移。次日辯折仍前。該艚云好漢子，十四日復遣人來慰臣，憊臣得一拜卽止。臣對如初。但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忌臣者多料無生理。臣恐一時白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謹將始末緣繇，上塵宸聽。臣卽含笑入地矣。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一旦迺爲意外之事而死，不能上報太祖高皇帝以及主上。臣死有餘責耳。至臣祖宗墳墓飄零，幼女高死，忠死，孝最爲幽慘。此臣家事私情，不敢瑣陳。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別錄附聞。惟祈睿鑒。草莽之臣，不諳章奏之體，罔知忌諱。死罪死罪。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昔蘇武尙有一李陵爲知己，臣之孤苦，何可勝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齶肉菹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薦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爲國愛身，爲國愛人，勵精旰食，虛己尊賢，選才任能，勿疑勿貳。直擣盧黃，勒勳長白。大拯陸沈之神州，修復久汗之陵廟，始終弗替。君臣一心，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疏稱謝以聞。監國魯丁酉年二月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奉敕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臣身被拘留，瞻言永號事。臣與安南國王抗禮一事，已詳具於二月十七日疏中。後二日，始以本事遣其心腹重臣就問。臣卽據其來意，竭誠相答。遂爾歡然，大加讚賞。因關彼國機密，不敢聞

奏。三月三日遣人來試堅確賦以後。屢遣其文武戚屬。就臣寓所。虛心質問。隨手批答。得答即喜。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席捲。衣襟俱空。謁歸會安。十分稱揚羨慕。或者夙憾已銷。但國小氣驕。學淺識陋。頗能拔萃於夜郎。不免觀天而坐井。欲屈臣則恐損其名望。欲就臣則內慚其從官。甘心失人。安知禮士。是以輾轉持疑。委難自決。至今尙未親見。又不明言遣行。使臣目送歸舟。血枯腸斷。沉資裝俱竭。肘見履穿。僮僕遁逃。伶仃孤苦。肌膚憔悴。形容枯槁。遣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雞骨支離。久填溝壑。況能光輔主上。大業中興。儻主上必不忍棄臣於外。乞勅藩臣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拘留。臣坐則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率草疏再陳。伏祈宸鑒。監國魯丁酉年五月二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揭

上長崎鎮揭

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倣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於逆虜。使瑜蒙面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爲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辮髮髡首。狐形豕狀。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尙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憂辱百端。無因一見閣下之玉顏。瑜意閣下巡方之任耳。其官則御史欽差。其職則管權廉訪。既與大明通市。宜乎大明細大之情。朝至而夕聞。乃猶難見如此。尙安望見貴國之執政大臣。尙安望貴國之王加禮遠人哉。古者君滅國亡。其卿大夫以及公子卿大夫之子。義可無死者。皆出奔他國。所至之國。待之者有五。太上則郊迎。秦穆公楚莊王之於重耳。而賓之師之。湯之於伊尹。秦昭王之於范雎。隨在皆然。不能悉數。其次則廩餼而臣之。畏彼國之見討。則因而歸之。施伯之於管仲。有罪則逐之。季文子之於莒僕。載在典冊。可稽而考也。未有不聞不見。聽其自來自去者。儻貴國念忠義不可滅。慨然留之。亦止瑜而已。此外更無一人。可以比例。且瑜世守忠貞。家傳清白。讀周公孔子之書。不識南蠻天主之教。況倣邑與南蠻。遠去萬里。更無可疑。若蒙收卹。瑜或農或圃。或賣卜。或校書。以餬其口。儻揚幡南山。種豆東陵。

侯邵平種瓜齊世子法章灌園。嚴君平賣卜成都市。謝靈運山賣卜洛陽橋。漢宗室劉向校書於天祿閣。可不煩閣下之廩餼。卽四方觀聽者。寧不播揚而誦笑。異日著之史書。一者全孤臣之節。一者增貴國之光。閣下何憚於瑜一人。而必欲去之。貴國取與有義。辭讓有禮。富而知方。仁而好勇。真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旣讀書好古。豈不知救災卹隣之道。保全忠義之方。特以通事年行諸司。畏法而自全。畫地以相守。不知此雖小故。關係國家大體。閣下巡方重臣。職守大事。乃不能揚貴國之盛名。而反示四方以僻陋哉。瑜碌碌無才。誠不足數。設使大明有慕義而來者。德如孔子。顏淵。胸羅錦繡。口吐珠璣。亦且沒沒於商賈之中。拒之使歸乎。夫錦絺藥餌。尊疊盤盂。大明之小物耳。貴國猶且重價以昭徠之。專官以防察之。恐人之匿之也。則搜簡而封職之。羅列於庭而看驗之。驗而中也。則飛遞以上之。至於賢人君子。爲國重寶。旣不簡搜。亦不看驗。棄之如敝屣。置之不得死之地。亦獨何哉。宋人寶燕石而棄美玉。鄭人千金買櫝。而還人之珠。世猶以爲笑。豈大國識鑒精明。而亦同於宋鄭之人。取笑後世哉。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瑜之祖宗墳墓。家之愛子女。皆在故國。遠託異域。豈不深悲。祇欲自全忠義。不得已耳。幸閣下哀憐而賜教之。瑜雖亡國之士。不敢自居於非禮。亦不敢待閣下以非禮。故肅人賫書進上。非敢悖慢也。臨楫可勝惶悚待命之至。

策問

策問諸生四首

其一

問。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誠千古之格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孟子誦法先王。在孔門稱亞聖。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他人皆當愛。皆當敬也。何言之相戾歟。孟子猶私淑諸人。曾子則親炙聖門。而獨得其傳者。何以於秦誓曰。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獨有取也。愛人者煦嫗。懣謂之仁矣。惡人者放之流之。進四

夷則殘忍慘刻矣。乃亦謂之仁人歟。不獨曾子也。孔子亦嘗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前後相刺謬歟。或言仁者愛人之賢者而惡人之不肖者。然則顏子爲孔門具體而微。曾子爲傳道之器。而顏子簞瓢陋巷。而無擲。曾子緼袍無表。三旬而九食。原思以籜爲冠。辟桑皮而紉之。鶉衣則百結也。豈孔子之力不足耶。魯衛賦粟。皆有常數。卽季孫之饋。歲入亦且千鍾矣。孔子衣裳。皆配色配物。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三高足。乃一寒至此。其故何歟。諸生學古。思有獲也。卽此現前瑣屑之事。條對而通其理。余將採而獻焉。

其二

問。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與天下之所以望治者。宜無古今異宜。中外殊俗已。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然何以同際有周維新之命。同居青兗咫尺之鄉。而治齊治魯。或有不同。周公曰。不易不簡。民弗能從。何又曰解其瑟而更張之。然後乃可鼓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則先王之道尙矣。而先儒乃曰。是欲以結繩之治。理亂秦之緒也。而徐偃宋襄行仁義。而敗亡相踵。抑又何歟。漢家自有制度者似矣。而識者乃曰。乃翁以馬上得天下。一時輔相諸臣。又皆厚重椎魯。大略愒愒無文。遂使漢治不能復古。至今傷之。子輿氏有言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夫道至於堯舜極矣。而仁政乃如斯重且要乎。是故仁心仁聞。民不能被其澤。法不可傳諸後。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總之兩言而決之。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文武之政未墜於地。布在方策者。班班可考也。幸而處昌明之極運。不能更化善俗。而狃於淺近荒忽之談。一則曰。如是已足。一則曰。何必改作。所以誦詩讀書者。徒爲咕嚕之具。詠歌先王而已。豈不重辜先王之道哉。後有豪傑者起。將必非笑前人。因陋就簡。不能作新舊邦。其又何辭以解之。願諸君子據其素蘊。悉心而對。爲國家煥文明之治。著之史冊。垂爲典章。光耀萬代也。

其三

問。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周爲天統。殷爲地統。夏爲人統。學士大夫。夫人而知之。王者易姓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自古已然矣。是故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蓋殷革夏。周革殷。故不從其朔而改之也。若夫夏君以禪臣。猶子以繼父也。未有所革。則無有所改也。而何以曰夏正上古遠不可考矣。然以草木之勾

崩剝落。爲春秋。至於黃帝堯舜。皆制作之君也。獨不可指而數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似乎以寅爲正矣。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反累其歲之首乎。璇璣玉衡者。斗也。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旣已察之。而乃昧其歲之首時之首乎。正月上日。何月之正也。月正元日。何正之月也乎。攝位而告於神宗。亦曰正月朔旦矣。豈有嗣位十七年。一旦無故而改正朔乎。若然。則夫子而行夏之時矣。又曰之杞而得夏時焉。未曾曰唐之時。虞之時也。其說必有所歸矣。諸生學於聖人。獨不聞食哉。惟時乎。此爲政之第一義也。幸據陳而明治之。

其四

問。禮。夫人先卒。不赴於諸侯。不成喪。書卒不書薨。無諡不書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祖姑。而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穀梁春秋以爲隱公夫人。然歟否歟。或以爲仲子也。隱讓桓成。其爲夫人而以赴於諸侯。是以王使宰嚭之已。何以不書曰葬我小君仲子。九年考其宮。何以不曰夫人仲子之宮。何與義例相刺謬與。禮適士二廟。官師一。又曰大夫三士一。明乎士不得爲王父立廟矣。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性。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明乎其妻有廟矣。於禮果有合否。疏云。此謂始求仕而無廟者。禮或然歟。諸生學古入官。當先明禮義。且研精大藝久矣。必知禮之所安。其悉心以對毋隱。

卷四 書一

致定西侯張公

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山被陷。藩臺奉主上阻於外。宮眷及闔府俱自焚。可勝驚悼。太夫人惠哲著聞。耄耄之年。罹此奇厄。真足大痛。猶幸藩臺及將吏俱無恙。國恥家讎。正可竭力以圖報雪。逢人問訊。直至今年四月。於交趾路聞動定。卽欲附廈門黃紫官船來奉慰。適爲劇病所困。又聞國姓。藩臺師行無定。誠恐謁見無時。病軀委頓。故仍歸日本。今楊監副力違羣議。叩謁軍前。奈瑜彼中受人所託。不終其事而棄去之。不祥。侵然諾。不信。中懷怏怏耳。大約明年夏。從交趾覓便船過候。此時奉色笑於吳會。方快夙心。王完老五年起義。無限艱難。昨秋被難。臨刑慷慨激烈有志之士。聞之無不痛心揮涕。已遣小兒訪其家眷著落。尙無回報。瑜飄零異國。爲江陳所負。止存一

愁病之身。無可爲藩臺獻者。培植數年。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惟以得士爲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直躬讜論。爲藩臺所敬而事之人。非僅讀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聞。嘉言嘉猷日進。以此收桑榆之效不遠也。若止占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笑而道盛德者。則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惟留意而裁擇之。

附定西侯來書

別後狡虜窺關。三路並至。不意蕩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佞直堵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爲所破。不佞闔門自焚。而全城被僇矣。奈敗軍之餘。尙思捲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廈門。國姓公眷顧慤慤。近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昨十一月內。楊月恆至營。方知台兄的耗。不勝欣慰。又辱佳惠。遠懷更感高誼。謝謝。鄙懷縷縷。不盡欲言。制通家侍生張名振拜。

與陳遵之

往時弟與兄數日不晤對。便胸中作惡。今乃以世事遷變。遂致分處各天。冉冉歲月。總無音耗。孤踪獨處。何以爲情。己亥春。咸兒至。纔聞動定。知兄悅豫安好。門闌亨泰。尊嫂亦康健無恙。令愛玉伶俐足。以悅親。稍慰閨懷。兄性安舒和厚。其得上壽者。理也。嫂氏如此弱質。如此重病。乃亦至今安寧。此誠喜出望外。十餘年來。在交趾時。已知小女柔端。故於七月十四日。然此書之到。已遲數年。書尾不載年月。未知其終於何年也。小女性剛決。身佩利器者多年。日夜不離。弟素憂之。嫂氏亦素憂之。今未知其死之故。但聞嫂氏與令愛哭泣無度。又聞兄家祭畢。次日別設祭筵。爲位陳設裳衣。嫂氏酌酒痛哭。令愛哭之甚哀。誠感嫂氏過愛此女。吾女明德淑順。動合矩度。不獨鄉邦稱之。卽瑛嘉兄之主自命。一世人豪。且於綱常倫紀之間。不甚關切。亦深爲歎服。曰。非此父不生此女。弟寧不痛之。且亂離以來。諸家祭典隳廢。弟豈不欲嫂氏數數而祀之。卽吾女可以無餒。但異姓之女。而專祭於陳氏之門。恐於禮不合。惟兄酌之。乞兄將其死之年與月日時示知。并將其死之故寄我。辛丑年煩許疑之寄書。內言此事。未知其沈浮也。吾女舉世無與比。又弟所鍾愛。豈致疑於骨肉之間。弟今當爲文以祭之。但恐一時少有差違。而弟直言其生平。便有譽兒之失。此文一出。雖無媿於人之耳目。而有媿於天地。故寧遲之一二年。必待兄與我

子姪之書至。而後成之。而後爲位而哭之也。千萬千萬。咸兒卽於此年六月十七日。患傷寒。五日而熱除。弟禁其飲食。次日虞氏之母昌言曰。老相公沒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進食。必致不起。後生強旺。必不能堪。此時賓客如雲。必要求見。弟出見客。而竊以稀粥饋之。是夕卽復熱。喘急一夜而亡。此子惑於邪言。以口腹而喪其身。固不足惜。特弟老年失壯子。更覺伶俜孤苦耳。寄柩他山。未知存毀。叔公處何如。叔婆安好否。弟不能盡分毫情禮。於心歉然。彼時候四舅不至。故致此大欠缺也。元寶兄斗東弟。近狀何似。欲如往時歡聚。復可得耶。姚親家近況必佳。兄曾產育佳兒否。共有幾子幾女。兄家本不甚饒。祇以伯母勤力所致。遷革之後。不致銷落否。諸家祈兄乘機一問之。彼此耆耄之年。不能少有寄將。而但空口問訊。誠媿於歆。然情之所至。自不能已也。令甥必佳。招官。老成來與前應不同。弟飄流無已時。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極蒙優禮。在日本國。共詫以爲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爲當今之至親尊屬。封建大國。列爲三家。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拂。古今罕有。弟處賓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素廩餼。深用爲媿。上公讓國一事。爲之而泯然無迹。真大手段。舊稱泰伯夷齊爲至德。然爲之而有其迹。尙未是敵手。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雍熙之理。世子亦能仰體尊意。近更婉曲綢繆。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豈今墓木已拱。乃思立功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也。此書與兄作永訣。故縷縷至此。閑暇之時。每飯心未嘗不在兄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徒虛想耳。儻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預先點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俊有恥者爲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者又次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爲愈。俟明年有便。當爲之計也。先父母墳墓事。在小兒書中。幸祈閱之。茲不能盡。種種均附來友口道。來友頗似真實。不必過於驚疑。中懷無限。不能盡悉。心炤而已。

與男大成

我以事無所益。己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父子相會也。總不必以家事亂我心緒。我家必無喜事。卽有凶危。豈能相卹。故絕之耳。我豈非人情哉。辛丑年曾寄一書於二郎。汝或聞之。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遷

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或合或不合。臨時任汝酌議。我父故多年。恐骨殖俱朽。但作棺衾。掬取壙中之心。實於棺中而葬之。粗了人子之心。古人有書木板葬之者。亦此意也。汝母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以待也。我高曾祖墳墓近城。而材木美大。必被殘毀。然無可如何已。汝妹之柩。亦須搬回葬汝母之側。此等事。汝今日做不來。但須先作此經張。漸次寄汝爲之。恐不言而死。死不瞑目也。己亥年有楊姓趙姓鄉親索家書。我恐爲汝累。故不允。并不以汝行止告之。後其人復來言汝家中事甚詳。且言我孫甚多。是日孫女出嫁。未知果是幾孫。汝館穀餬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爲汝助也。歡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猶勝諸縉紳之家耳。汝伯父尙健飯否。汝諸兄何如。我以兄弟責善。又以滿朝上疏彈劾。網羅密布。立刻擒拏。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作別。至今悔恨無已。我兄弟一生如何友愛。而乃有此事。往年以戀戀汝伯父故。一步不離。是以不至失所。雖我不動於名利。而篤於兄弟。然亦皇天之所以默祐孝弟也。不然。十六年名節。一旦煙銷霧滅矣。汝諸伯及諸兄。可爲我一致問。親家近況佳勝。宗中叔伯兄弟子姪。無有不愛我者。但須擇其人之謹慎知事者。爲我一通候問。近多病不能詳盡。多在十七叔書中。我遭家多難。汝當冠時。未曾冠汝字。汝今汝有子有孫。而名之。非禮也。欲作一字寄汝。又有不可。蓋汝之有字舊矣。今作一字遺汝。欲遵父則不便於俗。欲從俗則違父命。故不可也。可將汝字寫來。以便已後寄書也。可將我高曾祖考卒年月日時。詳悉寫來。我既居於此。當舉祭祀也。

與諸孫男

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尙不得知。况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箬里堰楊姓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貧。囊鹽疎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汝伯祖官至開府。今日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餘人。宗戚過我門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家以爲嗤笑。非讚美之也。豈但我今日獨薄於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德不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父雖無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以爲生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有才者不可來。留以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十五六歲以上。即可。汝輩既貧窘。能閉戶讀書爲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也。百工技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爲耳。古人版

築魚鹽。不虧志節。况彼在安平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爲京兆尹。見其子面貌蠹惡。毛髮焦枯。對僚屬便黯然銷聲。我則不然也。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爲。既爲虜官者。必不可來。既爲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爛雅。我亦不以爲孫。凡事但稟命十七叔公。同汝外祖而行。亦須各討一親筆書以爲驗。勿謂我無書。遂不答也。十七叔公及汝外祖姚親翁。皆盛德君子。敦重溫和。理當有壽。十七叔婆無恙爲慰。爲汝姑娘。數年痛傷。哭泣不已。恐或以此致疾。不可知。十七叔公。今年七十四。汝外祖與我同年生。若得回籍。敘述與亡足爲一樂。未知有此日否。祖宗墳墓。託汝亦力不能及。來時須往汝姑娘殯前辭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所不之。或自隨來也。十七叔公書。略則不可。詳則恐爲渠家累。故不爲也。卽以此書送看。汝來時須得二人跟來。我家舊僕。老者凋零。壯者星散。阿鐘大招小招雖最小。亦將六十。隨行亦自無用。且亦不知在否。聞汝表姑哭汝姑娘。每祭必致哀慟。數歲何能如此。今適誰氏。伯祖尙存否。汝從伯幾人平安。往年呼汝二伯。此書曾到否。今來亦不能見矣。姚親翁家。不待訪問。自然知悉。馬渚陳四太叔婆尙健否。惟庶出一子。今何如。西門南城下。鄒元實一家。此我自幼同窗。其東隣斗東叔公。元實長我一歲。斗東少吾一歲。亦同窗俱無恙否。東門成我葉年伯諱大受者。其家無恙否。大約住黃山橋園中三畝田頭。恕銘先生諱錦者。其家無恙否。其餘欲問者頗多。但汝來不宜昭彰。止問此數家最相切者而已。外閣部陳木叔老師諱函輝。原名煒。台州臨海人。乃我本房座師。與我最相契。今有子孫否。子孫何如。住寧海亦不可知。禮部尙書吳樾山老師諱鍾巒。常州武進人。此我恩貢座師也。我貢劉爲開國來第一。乃吳老師筆也。今其子孫何如。吏部侍郎朱聞遠老師諱永佑。松江華亭人。其子望侯。今何如。我欲攜其幼子某官來。老師見識不明。而止留得一人。斯幸已。已上三家。汝不能親往。須汝兄弟一人特去。或不能及待。汝行後問得的確。寄書亦可。常州五六日程。台州三四日。若至松江。順便問閣部張鯢淵家何如。鯢老張肯堂。松江華亭人。欲與我相親。我三次拒絕之。是以與我極不相好。然其臨死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其子張至大無恙否。住松江東門外張塔橋北。胡鍾有家何如。令尊號慰餘。尙健否。住壽星橋下塘。卽張塔橋東。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已。舊年有一盧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

與孫男毓仁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爲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貳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宿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腴。則魚鯪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鑪。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而已。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答魏九使

遠惠書問。足紉厚誼。二千道里。崙仵跋涉。良非易事。風波目前。進退無門等語。一言一淚。來年事成。必住長崎。甚爲長算。至於識時務。曉南京話。一人。弟與之往復議論。商其可否。台論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真歷練世故之言。但謂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計固已疎矣。此親翁自爲耳。絕不爲弟計慮也。弟與親翁同住長崎者五年。相去區區數武。未嘗啣盃酒。接慇懃之餘歡。忘貧富申握手之款密。一旦舉秦人越人。而責以葭莩姻婭朋友之誼。謂爲不棄菅蒯。無乃言之而過乎。留住唐人。既數十年。未有之典。而近日功令更加嚴切。欲留一人。比之登龍虎之榜。占甲乙之科。其難十倍。而親翁視之。藐如也。無異俯拾地芥。宰相上公如此。欵誠待弟。長崎所聞者。不過什伯中之一二耳。弟忍以一言欺之耶。況弟平生無一言欺人也。萬一弟力所能爲。尙當審量交遊。有敬愛者。有親密者。或略有往還。識知其爲人者。其事先定。而後得徐議親翁之去就。若忘素交。而遽爲親翁緩頰。親翁雖得之。亦應且憎矣。萬一大槩得留。亦必不獨置親翁於風波中也。施恩不望報。乃君子之義。然救人而從井。亦仁人所深疾。幸勿訝其唐突。來金五兩。藉手附璧。弟本不啓封。特恐長途差誤。故令來仵自啓之耳。或有晤期。統容面悉。揮冗率復。不能詳婉。惟希崇炤。

與釋獨立

不佞於人，一字不肯輕與。吏部左侍郎朱聞老，老師也。止稱殉難。戊戌年聞其死時依回，本年八月，遂削其配享。及今細問，無此事而後復之。禮部尙書吳霞老，老師也。自經於學宮，止稱殉節。惟於王完老私諡之曰忠烈。稱曰知友，不佞自稱亦曰知友，可知也。若猶之庸人，不佞豈肯一字假借之哉。三教平心，論其學亦博，機亦敏，舌亦利，以弟愚闇之，未必出於贊作。贊作者，無此才，無此識，設使有此才識，又必不肯寄人籬落，必自開壁壘與人旗鼓相當。卽曰以儒攻儒，如以夷攻夷之法，是又不然。久矣儒教凌遲，釋教橫肆，既已援儒而入於墨，又何必推墨而附於儒。今日卽使更有昌黎數輩，恐亦難障東之之百川。其曰靜齋學士者，不必撰文之時自爲標置，明乎後日，繇流之所增飾。晚世僞儒，多有自攻其所親所宗以爲進身之階。如梁山泊殺人劫貨，以充投名狀者，既有投名，則勢不可退轉，故須下此毒手耳。神光間亦有之，嘗有論劾一，朝望極口詆毀，以代無雁，蓋病狂喪心，無所不至，乃責以天理羞惡，待之過已。劉謚言僞而辨，記醜而博，潤非而澤，行僻而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鳩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徇，當爲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當函藏石室，今日誠不可懸之國門。昌黎三獨座有，味乎其言之也。何如少俟數年，和尙道成名立，此時出以示人，則建瓴於高屋，而下令於流水，今日是非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爲愈。和尙以爲然否，原稿並劉本奉璧，希炤存。

二

前夏路出豐前，相去山中咫尺，和尙不能親來面訣，反引結夏爲辭，不能無憾憾。和尙不能率真，多所做作也。健翁昧於事理，不能自立，不得不隨人脚跟，和尙必能知其非，乃反據兒童語爲遮飾耶。揆之情理，必不能安。然事已往矣，言之何補。近者崎人來，問知和尙及健翁步履如飛，飲啖如故，此大好事。去年人謂尙在巖國者，妄也。長崎往來人甚多，聞問皆不易，始信別時易見時難也。此間有一諸侯，欲延和尙，和尙來此必不寂寞，但彼以二事相要託，居間者來議，弟意和尙必難允從，故不輕諾。昨日又復來言，萬一可允，晤期應自不遠，則往日之深懣，又似多此一事矣。笑笑。俟書來當以此二事奉聞。和尙卽來，健翁必不肯行，欲覓一通事甚難，不必求其佳，止要一語言誠實者，已自不可得矣。和尙雖與弟不同，然舊年新例，能唐言者盡爲船主小通，每年可得百金，而父母妻子廝守人，誰肯舍之，而涉遠道，故知其不可得也。東武戶口百萬，而名爲儒者僅七八十人，加以婦女則二萬人。

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就此七八十人中。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妬忌。互相標榜。欲望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此闢佛。是以蚊撼山也。上公相遇。禮意勤拳。雖魏文侯之於子夏。不是過也。今年五月以來。更加十倍。事物細微。雖一匙一筋。亦必親自經心。恐文侯之誠懇。不能至此。諸卿大夫。又能仰體盛心。更加懇懃。始知姦人彌天布網。枉自作孽。枉自勞心也。意長楮短。病後體弱。不次。惟希鑒原。外具綿紬一匹。將意莞納是幸。

答釋獨立

昨暮得手書。因病甚。將就枕。頭目眩暈。未得卽答爲罪。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濟最爲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極多。惟弟最爲艱難。最爲堅忍。而尙兢兢於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辱困苦。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爲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爲和尙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似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擢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响不復。而和尙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慮者。翰教之所及。尙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及此。所面達云云。弟卽時力言不可。別後再見。坐談極久。弟並不及一字。和尙果何所聞。相愛籌量之情。感戢無窮矣。秋冬出關告歸。大是美事。中國大叢林儘多。名勝不少。飛錫所及。亦不限定南海。若必欲證修潮音。亦庶無雒蜀之分。弟後得歸耕隴畝。當作一方外之交。不盡縷縷。統容晤罄。

答釋斷崖元初

歸讀翰教。知昨日雨過敝止。失迂爲歉。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遠播。蕩播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屨茹糲。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端歸敝邑。本非爲倡明儒教而來也。生於聖道榛蕪之日。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以菅蒯之朽索。繫萬鈞之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閉門掃跡。意自可知。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敝耳聾。不得肯綮。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爲僧。戕冠廣襦者爲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在儒者。咕嚕剿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爲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撫爲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

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爲徒爾紛紛哉。來教反求於身。極懇摯。極簡當。妙妙。孟夫子非時非位。直欲以口舌挽回天下。安在其辭而闢之。廓如也。

答釋月舟

自別芝顏。倏忽間已七載矣。光陰之速。乃爾。每念癸卯年火災酷烈。舉全崎而焦土。此時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清規。和尙不以爲嫌。反於萬衆之中。獨爲尊禮。況平日對門而居。兩年未曾識面者乎。午夜挑燈。烹茶酌酒。欸欸隆情。至今時在心目。每欲修候。又以道教殊方。恐犯昌黎之誚。把筆而止者數四。近乃慨然自悟。此特魯男子事耳。昔與健老人朝夕起居者十年。彼亦時以其道誘我。此時僕甚貧困。終不爲彼所移。心旣灼知是非。雖褰裳涉津。亦復何害。且又未必至此。況略人之情。忌人之惠。以潔一己。是豈君子之道乎。折簡相通。禮自宜然。外具總絹壹端。縵布壹端。將意。惟冀晒存。禪林寺三林長老。近況何似。亦欲以微物寄候。而高岡兄以行李煩重辭之。故不及致書。幸爲道意。

與劉宣義

弟拙劣之性。與人不欸曲。舉凡世情親熱。口角寒暄。人人之所易能者。乃獨一無所能。視世之圓活者。如走盤之珠。而弟四角區方。非手移之。必不能動。真可自笑也。老兄獨能違羣情而錯愛。不幾昌歎之好乎。晉人之能爲青白眼者。見禮法之士。必加之。以白眼。老兄偏著以青眼。抑又奇矣。其他暗中調護。口頰解嘲。復費無限周折。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之謂矣。宰相上公。學古有獲。溫恭執禮。日得之於傳聞。果能如此。或可庇其宇下。然惟久與乃能見耳。時下禮貌頗優。足使蹇僻之士。自安其身。誠爲意外之幸矣。儻別有所聞。惟望寄言教我。以爲善後之圖。弟拙於處世。故披心胸露肝膽以求之。萬勿疑弟之疑於直言也。弟同邑趙文伯。思念其二親。餞別之時。豈不知爲弟吉行。舉杯酌酒。泣涕如雨。聲嘶股栗。抑遏難止。人之至情。乃至於斯。若此。舟必無可爲者。弟不敢以邑子累老兄。若有一二人之例。可援。萬祈垂手引之。亦積德於冥也。弟之銜感。與趙同之矣。不盡不盡。

答王師吉

展讀翰教。真有再生之喜。前年弟力勸親翁。稍遲觀望。而親翁急於求富。攘臂先登。去後遂聞閩廣凶耗。深懷危

懼內地大闢。而外船自投羅網。豈能安全。嗣後頻聞異同之言。益致憂疑。每每與高尾兵左衛門言此事。深咎親翁好勇。八九月間。忽書中有三官字樣。而不言姓。心固疑之。歲終忽接手書。抵掌大笑。無端別得一益友。喜可知矣。雖資本虧損。然當以身爲重。不可熊掌生魚。必求兼。果有此。彼蒼亦不祐也。弟六月間。行欲與諸親友一晤。而不可得。諸事當備於兵左衛門家報中。更不復贅。近者上公禮待。日益隆重。今年正月以來。賜肩輿直入朝中。二月間。弟下體患一腫毒。上公親臨視疾。事事周摯。使命醜遺。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來視問。半月之間。上卿有視問八次者。方之於古。惟魏文侯之於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或者庶幾。今上公聰明仁武。遠過文侯。而弟樸橄椎魯。大媿此三賢矣。特恐黔驢技盡。爲諸鄉親羞耳。上公諭令接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爲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舊式。另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裝。一件不許攜入江戶。弟不喜見此也。其隨來之人。不妨以日本衣易之。亦不可以彼衣被體。祈親翁與文伯兄商之教之。

答黃德舍

十月廿二日。得賢姪手書。歡喜之極。此書得之意外。不及開緘執書。而與二三門人言。賢姪少年老成。在舟周全。到貴鄉事事周匝。宛然如在目前。其年事不如意以後。竟不相聞問。今忽得此書。遂如面晤。今相去數千里。安能。使至此。歡然道故。開緘知尊公尊堂。相繼辭世。七年困頓。慘然心目。令弟幾人。頗能成立否。若賢姪獨力贍養之。則大費拮据。奈何。然無父之子。更須加意收衄教訓。不可使之失所。令親延到東寧。景況何如。先年曾有附候書。彼時已知事緒不佳。亦有少物寄將。大約託俊使。今已失記的確矣。藍三官旣已不幸。有令郎否。其家何如。與官何如。許仕官何如。承寄細襪壹雙。領到。謝謝。此間無物。可以申意。薄具白金拾兩。少展疇昔之意。惟祈鑒存。來書無月日。已後有書。須一到卽寄。遲則無及也。

與王民則

舊年九月初一日書。弟再三不肯發。亦不肯遣人。只爲居間一人。力主其議。云且如此去。俟回書至而爲之爲妥。弟亦謂書到。則多一番惶惑。不謂其一誤至此。後書到。連夜入朝。見宰相源公。此時源公方在致齋。次早卽致書諸閣老。諸閣老卽差飛報分付御奉行。而親翁已於十月十七日行矣。見諸閣老處來帖。不勝懊悵。源公亦怏怏。

不悅。屢以爲言。今年五月二十日。親致書於松平公。七月七日。河野公來辭。諭令面見。欲面囑之。源公與外差地位懸絕。二事非待外官之體。此爲親翁破格也。未知親翁船幾時到。未知去年平安否。心甚懸切。一到。祈即刻差人上來。以便遣人奉迎。書不盡言。統惟炤察。

去年書。其中意義。親翁豈不詳味。卽澄一書外。又粘紙一條云。事須解人意。不可張皇。不可恍惚。不可造次。豈不知其中意。而竟附船回唐耶。來書十一月初九夜到。初十日。宰相源公。方在齋戒。卽刻發書。十五日。閣老行文到崎。而親翁已行矣。大爲懊恨。隨後卽差人到崎迎親翁。而御奉行。但回一空帖。可勝惆悵。未知歸路平安否。若平安。是弟誤之也。悔之何及。今年到崎。立刻差的當人作飛報上來。以便差人迎候。若舊年寄書人早到。十之八九。必無此事矣。至崎必當上來。貴鄉不可住。當以此間爲久計。若貴鄉可住。後來必無侵漁之患。則住此一二年。又可回去。親翁不必過慮。舊年聞親翁回鄉。源公不必言。家老以下。及他邦大名士人。咸爲搢腕。今雖剃頭。人皆相量。來此不妨。弟亦望親翁至。備述源公誠懇盛禮。并一吐胸中累年鬱結也。但須服舊時衣冠。不可着虜服耳。冗甚病甚。不能一。

先年帶人到崎。弟本不肯遣小宅生順三相強。此時宰相源公就國。適遇水災。驚遽無可商議。不得已勉從彼言。弟又恐臺兄驚疑細人生事。於澄一書外。別作一紙條。有萬勿張皇。勿疑慮。等數字。不謂澄一函莽。不詳味書中語。遂使臺兄有此意外之舉。行後數日。閣老特書下鎮巡衙門。源公帶差員役來接。事已無及。懊恨無已。源公亦甚悵悵。每年於奉行來辭。親書見面囑此。特爲臺兄也。然舊無此體。弟三四年總不滿意。夢寢亦不忘。有必問臺兄。皆云回府平安。弟總不敢信。今者始知安穩。令尊堂無恙否。未知幾時到此。到此則立時可來。不必如前周折矣。住此幾年要回。大約可回。亦不若前次。人既住則不能回也。但未知何日再得把臂。恐弟日薄西山。不能待耳。十月廿五日書到。承惠筆拾矢墨貳函。墨甚佳。但無書札。此心終不能安。投我瓊瑤。謝謝。此間無一物可以將意。木桃木李。亦不能報。媿極。後有便人。張二水先生橋梓果亭墨刻帖。千萬寄一冊見惠爲感。上須寫弟名。確菴帖。恐未必在果亭內。連日感冒。力疾一寄平安。不能詳盡。有日得日夜促膝。別來况味。數月方得快談。非可草草付之筆墨者也。

答釋澄一

去夏踰險作別。雖行裝尙未能整理。託劉又新致意和尙。定聞其大槩。不能一敘離情。深負此夙心矣。冒暑長征。弟獨以爲非禮。郡下及此間學士。畢竟以此爲譏議。固知天下有同禮有同心也。此時貴恙特甚。私竊拳拳。九月間聞之高一翁云。別後已卽霍然。復爲喜躍。時下惟道履迪吉爲慰。吾輩年至七旬。墓木已拱。無所復望。若弟心絕不作千年之調。任其自來自去耳。弟景況和尙必聞之矣。近有二三事。附入德翁書中。和尙尙有意於此。暇時索取看之。然不足爲出世人道。亦不足比佛家之萬分一也。和尙至小倉目擊其盛意。此止堪捉鼻耳。外具白金若干錢。少表微忱。幸惟哂存。諸容再悉。

卷五 書一

答四宮勘右衛門

正月初五日。接足下來書。快極。雖中間有未通暢處。而情意殷殷。溢於楮墨之外矣。去年盛夏遠送。往返跋涉。心甚不安。不佞有何功於足下。乃追送過於土行乎。不佞去冬十二月廿一日歸江戶。又聞足下有夏間到此之說。來此殊堪把臂。宰相上公。相待之禮。足下已聞其略。近日情日益厚。禮月益隆。而且真誠無矯飾。誠不易得也。所學淵宏。諸儒不能及。而仁明闡爽。真不世出之主也。足下須碑文當敘。令先尊事蹟寄來。不然空空敘述。何足爲重。中村玄貞心緒不定。去冬已辭歸。諭之不明。留之不止。真令人不可解。悶絕悶絕。不佞深媿。何二使先見矣。不佞於二月初九日生腫毒。今月初五日方愈。故不能詳悉。俟後便詳寄也。

答太串次郎左衛門

昨問極當。書到。以俗務酬酢。抵暮而歸。未能卽答。今晨發函讀之。甚喜。足下已能見大意。果能及此。則與足下相與。其成之易也。十倍於他人。然恐足下識力未必及此。若剿襲他人之言。則意先不誠。與大學中庸大相背戾。況乎經綸建立乎古人於強梁之夫。負薪之子。亦勉令就學。豈不佞之有異耶。前所以不許足下者。以足下有其志。而時與勢必不能也。儻浮慕聖賢之名。而實爲負販之行。候伺於船主賈客之門。虛恢於有無貴賤之際。明恣欺

購少圖利潤。則大辱此典籍矣。若竟棄此不務。則家無恆產。妻子不免於啼饑號寒。治生爲急之謂何。所以不敢輕許耳。不然。不佞於寥寥寡和之日。豈不欲玉足下於成也。至於尙論古人之言。當更論其世而可。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程子去孟子千四百餘年。世遠言湮。聖學亦既滅息矣。黃老莊列之書。虛無清靜之旨。爲禍於世者。十四朝矣。以及諸子百家。蛙鳴紫色。梵然嘈雜。使人無所適從。然疎而近俚。荒唐而易見。非其甚者也。其最烈者。無如彼釋氏之言。如佛圖澄鳩摩羅什達磨惠能誌公生公之徒。遂能舉天下之人心而播之。高明者昏愚者貴者賤者善者惡者。一鼓牢籠於其術中。慘亦甚矣。有宋偉人。如韓魏公范希文富鄭公文潞公。功業聞望。炳耀人寰。而力未能除去。間亦有獵較其中者。歐陽文忠。文章爲一代宗工。然未嘗深得於聖學。邵康節。學行均優。出處可則。惜頗流於術數。蘇明允父子。學富才雋。或間以縱橫掉闔之說。或雜以佛釋高曠之談。其無可議者。惟濂溪先生一人。而程氏兩夫子宗師之。然文獻不足。無徵不信。後得古本大學於蠶叢榛莽之中。殘編斷簡之餘。足以發明其志。溢喜之極。故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而使學者亟誦大學。非謂論孟後於大學。亦非謂論孟之義不如大學也。至於中庸。雖聖人傳授極致之言。大本大經。參天地。知化育。然亦子思子爲下學而作也。非曰言性言天下。學必當後之也。然君子之教人。譬如醫者之用藥。元氣無傷。而止於虛弱。則補之。邪氣侵凌。虛火炎上。則祛之。祛之瀉之。即所以補之也。若不知標本之治。而遽投以參芪附子。未有不害之者已。蘇子曰。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故進藥宜審其虛實寒熱燥濕輕重。未可執方以誤後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聞斯行之者。是也。則不宜曰。父兄在。有父兄在者。是也。則不宜曰。聞斯行之。何問同而答異耶。急於四書。先於大學。是已。亦顧其所用何如耳。非謂緩四書。後大學也。至曰棄此不務。他說先焉。則不佞之所未解也。不佞今日未嘗開門授徒。高自標榜。則不佞之爲此。不綽綽乎。即使開門授徒。庸詎不綽綽乎。玄貞之來。屢辭之而不獲。至今尙未定名。誼。又喜兵衛在此無事。故令習讀小學耳。小學者。大學之基本。即繇此而止。亦如期門孝經。何乃比之於釋老之虛無。躁進之功利。事親從兄與忠君理民之業。顧與大學有異乎。又何以得罪於聖人之門也。小學而虛空功利。得罪於聖人之門。則舉凡天下之書。皆虛空功利。得罪於聖人之門者矣。不佞未嘗儼然臯比。炫耀一世。而顧責備之。

如此哉。此非足下之言也。必有爲此說者。亦深見足下之非誠矣。門生之稱。非可泛泛。至若恩師之稱者。誼埒於父子。人生無有二三。未可濫加於路人。已後幸勿復爲之。欲盡其說。而一時事冗。統容他日詳復。

答林春信

僕初入國門之夕。因途間服暑泄瀉。潦倒曠眊。偶得台兄新詩讀之。霍然而起。謾謾如松下風。涼爽入人襟際。踈踈如食哀家梨。津液溢於齒牙。意言之外。別有一種超邁之氣。故僕熱病爲之頓除耳。何地無英賢。僕長崎之言驗矣。亟欲圖一晤。緣新來東武。未諳國俗。而護行使者受鎮巡命。不敢輕舉一事。又快快而止。八月初吉夜。過友元翰史。出台兄答書之草。讀之益諗妙齡淹貫。果自天才。造詣愈深。莫能窺涯際已。昨夜奉翰札。執禮過謙。僕衰朽遠人。於名賢無能爲役。而乃自抑如此耶。緣蠅頭小東。老眼迷糊。視之爲一片雲霧。故未敢即答。滯遲爲歉。七日之約。頃以公事來辭。大約改期於他月也。先此率復。尙容面佈不宣。

與野節

文章匡翼世教。必使宜乎義。合乎禮。協乎萬人之情。非徒以媚悅一二人而已。甚不可以苟焉。況乎鑄之金石者。至若文之工不工。則係其人之才思學力。豈能勉而至也。要當使其規模不失耳。韓文公作碑志表銘識者。詆爲諛墓之辭。豈非昌黎之一玷。愚意使後之人非之。不若使今之人譏之。又稱謂者。題之於石。愚智之人。未讀碑先看題。舉目見之。更當斟酌。院名則不系。竟書國史編纂官勉亭林。內翰二字。今爲中翰。今有其制。文學古有其官。二者何如。若秀才則貴國國俗中。原甚輕之。三者擇一用之。稱謂不宜甚高。不宜稍卑。高者諂也。卑者傲也。諂固不肖。傲亦不肖也。惟高明裁之。昨諗東武立碑不甚多。恐工人鹵莽。則鑄畢印摹不雅。故敢僭告碑石。須極細膩。以細砂巨石磨礱之。砥平如水。光潤如鑑。先上好墨。而後書丹。儻稍有低窪字。雖在碑印摹。便不能及。視之則模糊不雅觀。特愛及之。越俎而代庖矣。上公處文。昨已發來。改定即當錄奉前約。今夕及明日過談。希示期以便顯候。一時乏束。此非體也。幸恕。古人初入仕者。亦稱秀才。未有食祿秀才者。

新歲未遑趨賀。先承枉駕。兼叨遐祝。深爲感誦。若使僕復見漢家春。則三國之福。豈惟僕與台臺壇坵玉帛喜氣融溢而已。然茲事體重大。恐非老朽病孱之人所能待也。僕物故之後。此事必無望矣。何也。中原廓清。僕得旋歸。

邦族。僕一言之發。宗戚鄉黨。施及郡國。無有不信之者。若他人則不能知。知之已不敢言。敢言已必不能爲。徒使千百年盛事。委之草莽。可惜也。故知非老朽病孱者所能待也。別惠微墨一丸。如圭如璧。謝謝。昨失記王氏子。乃晉卿。非宗漢。乃帝婿也。有畫莊周文。今全不憶。徒得一二語耳。

答野節

十三日竟日奉教。夜分而歸。酣暢隆情。遂忘久擾。次日奔走不已。望月歸寓。又復眩暈大作。臥不能起。十七日不得已移居。竟不及走候。罪甚。謂台臺感冒耳。一汗即愈。不謂尙未霍然。時下寒熱不時。惟祈大爲珍重。必使勿藥爲佳。別有後命。讀之驚愕。僕以中原不堪腥穢。但得留止貴國爲足。故求十畝之園。抱甕自灌。絕無他求也。一二年來。多方覓之不可得。今歲纔得數畝。撓塢之地。議價未成。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自揣疎慵。豈堪冒昧。然通事必不敢鳴之鎮巡。鎮巡必不敢鳴之上公。轉展懇辭。必生意外。是故勉強而來。非謂其能賢也。即使收之藥籠。亦不過狝芥澤瀉耳。後命之所期。此貴國君相賢仁之事。僕實拭目引領而望之。三年有成。僕亦幸託足爲昇平之民。已久困風塵。驟遷廣廈。出谷之鳴。比於睨睨。況復園禽庭柯。清風明月。悅目賞心。足以自怡乎。人苦不自知。僕才庸下。無足比數。閉門掃徑。教授童蒙。擬之抱關擊柝。其任易勝。其效易見。過此鎔錘。則溢於量矣。雙禽之惠。畜之窗下。當覓一石以立鳴鷄。又復益之以水晶葡萄一筥。秋風八月。馬乳斯肥。時潤枯喉。方之瓊液。雅愛疊承。豈孱軀所能勝也。昨客臨貺。絡繹夜半始畢。今早大爲舊病所困。奉復遲慢。又不能爲小楷。均祈原宥。

答野節

前夕令弟過寓。詢問與居。且以久不晤言爲快。令弟所論。似亦未知尊急。讀翰教始知疝氣作痛不止。又染風疾。竟毫不聞知。僕真可謂井底蛙矣。僕聞之不禁媿詫。賤恙起自望日。兩三日內稍可。渴想晤談。明日枉駕。甚妙。遲之遲之。上公臨蓬華。僕亦感亦媿。然不敢侈爲一身之榮也。貴國習爲驕貴。未知下賢之禮。今上公高才博學。而身爲之矢嚆。貴國王公大人。或能尋繹其義。庶幾巷遇。則貴國之賢者老者。均有起色矣。若僕則非其人也。然台臺尙未下有脫文。其他也得一笑。僕手自調治。特遺親信。使臣賣賜。僕少有微疾。則憂形於色。如此誠意。必不可

得。僕樸樸譴陋。惟懷赧而已。諸事均俟明日面談。茲不一一。

答野節

吾言之夕。一事不能盡原。約五六日再來。何以期而不至。公事旁午耶。或慮蚊蚋鑽研耶。僕亦爲此。將暮便爾入幕。殊無意致。一種呖呖喝者。固自可憎。雖或牽人心緒。猶可隄防。又一種恰似無聲無臭。嗜人肌膚。使人不知不覺。不肯使人痛。反使人渾身麻木作癢。遍體芒刺。捉摸不能。搔爬作楚。以致潰爛陰惡。真不可當也。思欲作一紗廚以禦之。此物雖巧於窺伺。亦當無如我何。今雖貧。亦或可以勉爲之。但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人殘毀。先祖及高曾墳去城皆不能一里。蔭木脩拔。通邑所無。高曾墳與陽明先生祖塋比隣。其樹木之美槩。不能及荒壟。虜人求大木造船。此必遭殘壞者。又祖宗祭祀未脩。是以輾轉思惟。不敢身處安逸耳。然日夕遭此輩陰損。似亦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奈何。欲俟高明至。往復義理而後決之。三四日內枉顧。且當權用粗麻帳幔罩之。么麼雖善乘隙。亦當無計以肆毒螫。台臺毋深怖之也。諸容晤聲。

答野節

偶聞上公車。駕辱臨。僕涼德。不敢以古來高士待君侯之禮待之。恃愛暫假一團一瓶。以隨世俗之習。幸蒙慨允。埃晴好當馳力走懇。今日大雨如注。乃承命使持來。感愧極矣。統容面謝。來諭答策。萬一不中。雖連篇累牘。不倦。卽此猛厲。自能破的矣。敬服敬服。爲文不患不佳。患無此決志專力耳。有此氣力。自堪爲貴國鼻祖預賀。上公文極雅才極高。此得之天成。今志力專於治國輔主。似須遜台臺一籌矣。來盡先壁張二水字壹幅。策文領到。稍暇。政上。不盡上公之來尙稍遲有暇。幸過談。遲之。

答野節

屢接丰容氣度。自然有德之徵。采之輿評。益爲足信。大路五穀。較量親切。五穀尙可不備。更爲勘到之語。豈患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工夫既得。日新自程。景行在望。體胖神怡。所到寧有限量。非若彼純弄虛脾。瞞人至老死而不覺也。惠我花籃。芬芳滿坐。彷彿移春之檻。意欲飾陋室爲芝蘭乎。銘佩無盡。茶匙一張奉覽。昨日答問二紙。並上。勿翁姓名。字官銜。幸一一示知。今日賤體稍可。欲爲之作記也。來書情意周摯。語意絕無大過。無煩點簡。並

復。

答野節

晦明風雨。初見情深。丙夜言還。猶懷躑躅。今晨入直。方慮花磚日影之移。乃復使命諄諄。璠函奕奕。禮意懇懃。言詞鄭重。遠人得此。淪於肺腑。又復引以爲罪。謙光得無太過乎。出之者既已太過。受之者奚能復堪。時因趨送上公。不能勒械奉復。統惟原宥。別諭受姓受氏。從古皆然。匪今創見。或以王父字爲氏。或以邑爲氏。以邑爲氏者。如陽如展是也。食采於其邑。故卽以爲氏耳。無可疑也。草率布復。尙容面罄。不宣。

答野節

僕亦何能見道。特望之耳。至於道腴仁熟。豈敢謬膺。台臺以五穀比道。非入其閭奧不能及此隻語。今之求道者。輒求八珍而適口。故求之愈難而得之益寡。其亦知道在五穀乎。然世俗之見。未有不厭其平澹而無味者矣。其流之弊。可勝慨歎。昨得報。謂台臺晚當過談。喜而延好。然終不能潔壺餐以餉從者。良繇旅邸裸露。非獨侏儒一節之驗而已。台臺以爲過於太牢。僕何幸而得此哉。古來貧士。脫粟羹藜。以羞貴客者多矣。未嘗聞有此滋味也。僕幸矣。幸矣。昨暮喜極。竟不知羸體爲疲。又辱注存。益增感媿。遺聞心史道服。均領到。桌圍坐褥。已附盛使奉覽。非能佳也。僅存體製已耳。不盡。家國之感不去心。亦不須典籍激發也。并復。

答野節

朋友之道。德業相長爲本。飲食燕衍其末也。質誠款洽爲長。虛恢文飾其敝也。卽如飲食有則八珍可羅。無則瓜瓠之羹。疏糲之飯。可以共飽。主不必以烹葱翦韭爲慚。賓不必爲饌玉漿瓊而作。是所謂素交也。是所謂質任自然也。素質自然。可久之道也。僕平生交友不多。然而數十年之久。死生貴賤貧富不少渝者。用此道耳。至若望覽時雨。瑜則豈敢。瑜則豈敢。連日意不適。又熱極。奉復稽延。幸原之。遵命撰竹如意銘。錄覽。祈政定。何如示下。當卽書上。

答野節

前月是日。捧讀翰教。并惠佳蔬臺盤。謝謝。是日侵晨。僕眼角生一赤瘰。開闔俱礙。不能奉復。所諭諸事。口授來伴。

惟犢鼻褌失記。先年何故言及於此。但語來忸云。此下役操作之衣。昔司馬相如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於臨邛市。欲恥卓王孫也。非君子之服。去後因思此物。雖未經見。然亦可以意爲。今之耘田棍大類此式。比之時俗之製。似爲得宜。後十餘日。復叨垂問。因目疾未愈。又加之眩暈咳逆。尙不能答。今一月矣。勉強把筆。統惟原宥。本欲製一奉覽。因僕處無針工。又無女婢。是以不能。幸亮之。前諭桐木湯婆。府上有此種否。有則不論新舊。借來略看。即奉還。

答野節

所諭唐褌。北人謂之禪子。西人謂爲衷衣。一物也。韓昭侯敝袴待有功。卽此也。僕在敝鄉。袴要音天六尺三寸。其杳處僅三指餘。著時猶可。脫則黏滯不爽。至於更衣之際。尤爲拘急。兩膀開張。甚則撐裂。欲稍恢弘之。而賤荆疋。遂爾因循舊貫。今者日漸羸瘦。腰肢削弱。所服褌要五尺二寸。比先時已六分去一矣。而掩合之處。乃過尺餘。或行或立。時致眠落。蓋以曠蕩而無紀也。今覓得窄布爲之。要僅四尺五寸。似爲適可。但紵布稀粗不堪耳。謹奉上一條。希炤入。要音天。之長短。當量貴體肥瘠而爲之。若小大違宜。服之終不得其當。勿咎袴之製不善也。承借桐木湯婆。奉璧謝謝。餘晤聲不宣。紗羅紬段絹。均易裁製。惟紵必藉邊幅有廣葛一段。貯之三四年。欲煖成衣爲之。而無其人。悶悶。

與木下貞幹

遠遠芝顏。遙遙千里。弟別後卽膺大病。惛不記時。略一計之。已十六月矣。十六月則五百日也。古人喻日爲秋。喻月爲歲。或云山高渭北。或云日暮江東。其所以言思者至矣。然未知其所思者何等也。其有盛德謙光如臺下者乎。其有腹笥若虛如臺下者乎。其有寬直惠和如臺下者乎。儻有一人而備六德。其相思不置。不知又作何摹寫也。台諭一不爲少。百不爲多。此議最爲精絕。但以道德典故。專屬鄙人。弟則何敢自居。當與明廷各載其半耳。此時政在危篤無疑之際。不能報書。兩承華翰不復。兩惠嘉魚不謝。况臺下有鶴鶴之憂。又不能作一緘奉慰。雖屢託剛伯申謝。終以未致手書爲恨。而臺下乃屢作國書下問。蓋病廢之軀。自不足齒於人類。况可求之於禮數之間乎。陸危之病。其後兩股強直者百日。忽爾變爲籛條。籛條不已。又輒變爲戚施。詩人極其醜詆。不過

以一端狀之耳。弟則一身而兼之。又且加之。以腫毒。四閱月而未瘳。近雖少可。尙未能箕踞。况危坐乎。以此負戾臺下。亦未能盡原之也。奧師儉處書問。重疊亦未能一字相報。令伯兄大故。今臺下服已闋。不敢另書帛弔。令姪尙在纒絰之中。惟作一束弔唁。幸致之爲感。其衷深切厚愛。詳諭其父。一年有餘。並不別生枝節。此生亦安心就養。弟逆旅之中。大得其力。此誠臺下之大惠也。長公不及另書。唯希道意。會晤在卽。不備不莊。統祈崇炤。

答木下貞幹

去秋。奧村顯思屢言。台臺才德與舊日所聞同符。誠願望見顏色。酌取仁賢。乃今春尙在苦次。未得一奉言笑。及顯思署中一晤。次日枉駕惠臨。卽於次日策鞭北歸。政如走馬閱錦。夢中邂逅。未得少致綢繆。忽焉驚覺。所謂素心人數晨夕者。果如此乎。渭北江東。不勝盼盼矣。仲夏瑤函賁止。捧讀增慚。偶得便鴻。卽欲裁緘奉復。奈此時賤病日甚。不能作隻字。徒怏怏而已。台臺乃不過督。又復錫之翰教。餉以多儀。登拜之間。可勝忸怩。屈指晤言。尙在一年之外。明年此日。七十衰頹。敢自期乎。來簡稱謂過謙。此士大夫施之達官大老者。今台臺一邦名下。而弟異國散材。安敢冒承重典。卽欲舉莊東完璧。特恐貴邦聽覩未及。反致驚疑。故因循中止耳。已後萬勿仍前。更叨愛厚。台臺與敝門人安東省庵。聲息漸近。都中車馬鱗次往還。曾一郵械相問否。外具不腆。少申鄙悃。不稟輶囊。惟祈鑒涵。

答木下貞幹

仲春之望。捧讀翰教。雖在千里。猶如面談。又且疊承嘉惠。感戢之深。筆不能盡。因知闔府駢禧。而卽吉之後。庶務咸萃。才高意廣。自昔皆然。無足深忤者。弟拙劣耄悞。惚恍疲怠。新正辭宰相上公。亟欲西歸。而上公不允。意甚懇摯。弟念歸旣無家。而又義不容恕。是以不得不留。然不稼取禾。不狩縣特。揆之於心。轉生媿汗耳。乃自初夏以來。纏綿病憊。蒲節之後。一病幾於不起。雖復叨蔭瓦全。而鷄骨鷄皮。手足兢兢戰戰。燭已見跋。幸遇風恬氣和。猶可保其熏微之炤。輕飄蕩之奄。然滅熄。自然之理也。源剛伯質性亦良。氣度冲雅。誠爲學道之器。前者弟在病中。益見其肫篤。周全和氣。藹然可掬。心甚喜之。然觀型旣無足法。而所處又極寡聞。私懷悵惘。如何可言。久稽裁復。爲罪。諒台臺必聞其詳。不盡欲言。統祈晤聲。瞻望非遙。慰茲饑渴。貴友安東省菴。近有書相候否。不知安好如何。

答木下貞幹

前者雖不能時接芝眉。既承珠玉。猶自謂空邇人遠。今也相去千里。徒使人日惘惘耳。昔有田舍老翁。兀坐短簷。曝背而暄。食芹實而笑。遂裹饘擔簞。操此而欲效之。其君雖其事可笑。而其意則誠矣。今弟之所獻於臺下者。不過芹之實耳。食之不整於口。已叨過愛。况復懇懇言謝。崇執謙退乎。其意則誠。而其事則可笑矣。顯思橋梓翁塔。書辭悃欵。皆臺下潤色鄙言。使其感悅。誠能奮發興起。超然出羣。則朋友之益人。其功自不淺淺也。剛伯十六日已到。可稱信人。因知臺下途中安穩。深慰鄙衷。正成楠公傳聞以忽冗未搆。今已促剛伯累其事實。戰功不必作傳也。一到。即當題贊奉上。幸惟以此意達貴國君爲懇。弟時下藉庇無恙。殷勤念慮。敢不勉爲節齋。以副盛心。遠頌越中白紵貳疋。拜祝爲慚。因使附謝。可勝耿耿。

答木下貞幹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非欲其文辭選暢。黼黻皇猷而已。誠欲與道致治。移風而易俗也。自非然者。經綸草昧之初。日給不遑。何賢聖之君。必以學校爲先務哉。禮曰。學則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夫善人多。所以興道。不善人少。所以致治。今貴國君英年駿發。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斯貴國之福也。獨是狂瀾既倒之日。乃能力砥頹波。未諗何以遂能臻此。茲遣源氏子就學於弟。事甚尋常。而來教則大爲鄭重。蓋人君之好惡向背。則一國理亂之關。而人民禍福之樞機。未可苟焉而已。源氏子誠能祛除俗務。潛心力學。身可爲法。言而有徵。獎率後進。拯救癡迷。則剛伯爲貴國之功臣。若或不能仰體君心。優游歲月。抽黃對白。綺靡秕糠。行垢不漉。德缺不補。使武人俗吏。佞邪邀福之徒。指摘之以爲口實。曰某儒者某儒者。則剛伯爲名教之罪人。剛伯既有罪已。弟庸得有功乎。是以屬望之心。爲更切耳。使其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則弟亦與有榮施矣。獨幸其風度温和。質性馴謹。充之以奮發振興。必不煩於過慮。聖賢之學。行之則必至。爲之則必成。譬之農夫然。深耕易耨。則堅好穎粟。鹵莽而布之。則滅裂而報之矣。非若他道之荒繆。可望而不可卽。可喜而不可食也。本欲詳悉奉復。奈何交淺言深。古人所戒。殊不禁筆端津津。欲滴已。

與本多重昭

瑜也。草茅塞土。飯土簞。漱土銅。乃其宜也。况乎遭天不造。去國萬里。不能雪恥。殘除。徒冀因人成事。夙夜愧恥。何以爲心。至於祖宗墳墓。兄弟妻孥全毀。存亡均之。力不可及。憂惶永歎。如坐針氈。是故羹藜衣敝。不敢以古制自豐。而下愚無知。謂爲吝嗇。騰之謗譏。區區此心。豈求此輩知之。近乃深蒙愛厚。種種難以名言。輒生當此。實爲逾分。十四日承命使臣。賫貺白玉卮。柄菜玉臺盤壹座。水晶盃壹擎。瑜也聞言。悚惕。啓櫝驚慚。璀璨精華。必非韋布之器。玉杯象箸。豈與葵藿爲羣。再三固辭。使臣堅執不允。不得已。覲顏勉留。靜念猶然。忸怩。惟願邦伯臺下。翦茅斷楨。恐四境猶有風雨不蔽之民。玉食錦衣。保閭閻能無半菽不飽之子。古之賢君。莫不以如傷之心。著勳業於天壤。垂聲譽於無窮。儻臺下能宏此遠圖。瑜雖飯糗茹草。亦附青雲而不朽矣。不盡謝悰。統容面布。

與鍋島直能

春日遲遲。倉庚載道。人歌去思。鳥飛紅杏。均足樂也。僕不能親挹韶光。共廣折柳。乃更耑使遠存。錫以多儀。感媿益深切矣。去冬承命。以下川三省見委。此子溫厚淳謹。僕望其大有所成。此爲下僚之子。而臺下能知其可教。卽閭閻無遁情矣。是臺下之明也。其父力薄。不能教其子。而臺下事事爲之經營。且使其俯仰無虞。得以專志於學。是臺下之仁也。世誠不乏英才。但未有仁明之君如臺下者。故多棄之泥塗之中耳。夫賢才固君國之重寶。而世之諸侯守相。金錢溢於府庫。幣帛腐於封樁。或者耽悅玩好。或者馳意聲色狗馬。至於培植人材。則不肯落其一毛。臺下如此舉動。固一世之豪也。僕月夕以此勗勵三省。且臺下今日身自樹之。異月身自食之。固非無益。特世人無此遠見耳。時下以僕有水戶上公之議。過於矜慎。欲呼令歸國。又云欲先攜往江左。並無輪札。但憑使臣口傳。僕不敢遵奉。若果有此意。亦未爲計之得也。臺下不知僕之不肖。而遣此子遠來就學。旣已誤始之。便當誤終之。今日何所見而去。云先若至江戶。俟僕。此萬萬必無之理。是欲其入而先拒之門也。水戶上公以至公無私之盛舉。而三省又蓄冬來學之弟子。卽使善怒。不怒虛舟之觸。况上公之賢明。聞於通國。耶。種樹而搖其根。搔其膚。非不愛其樹。然非所以生樹之道也。惟高臺始終玉成之。前者三省爲臺下之私人。旣奉臺命而執質於僕。則僕與臺下共之矣。僕撫之如慈母。而督之如嚴父。在三之誼。僕有其二。而臺下有其一。固未始有所輕重也。僕生平

一無他長。祇此好善惡惡之心。切於肺腑。故明末不肯仕進。耑爲此耳。惟高明炤察。書不盡言。外具十條於別幅。就煩來使面稟。更有壹條不敢輕易唐突。已口授使臣。必能上達也。賤病忡急。不次不莊。統惟原亮。

與鍋島直能

春間自水戶回。以久不奉言笑。亟思一候芝眉。且仲春比屋之災。回祿及於貴邸。亦當爲之慰藉。奈此時賤體病劇。而諸務又棼集。必不能遠道修候。且台駕就國。亦不能遣邸送別。至今爲快。每每與人見友元兄言誦而已。七夕前盛使遙臨。捧讀翰教。知旌旄於前月初五日莅鎮。途間車馬舟橋。調良穩泛。三省亦附驥平安。深慰遠懷。且承佳貺賁然。甚愧無功而受。然遠惠不敢却。不得不腆顏登拜。謝謝。舊日三省來學荒齋。愚未知爲台臺之僕。恐辜台臺之託。未免過督以招尤。若早知其詳。務爲寬縱。愚亦不致勞神。弟子又多適意。彼此豈不甚便。今悔之無及已。雖曰仕於家者爲僕。然終與僕隸下人有間也。千里神馳。憑緘瞻瀕。不盡願言。統惟崇炤。

與鍋島直能

某罹中原大故。適貴國以求全。私謂貴國幅員廣大。物產富饒。必有賢明之君。必有好義之主。古道鑑衡。必將庇佑。是以不謀家人婦子。子身長往。適當嚴禁。捕播去來。昨年果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雖稔聞老先生大人閣下。勵學自修。上達下問。以先王之道齊其俗。以堯舜之性善其身。德業欲崇於泰嶽。猶且求益於土壤。聞望旣輝於素舒。尙復資明於燭火。儼然使命。曲致慇懃。蓬戶燦髮蹄之光。陋巷詡千旆之實。却回懼冒不恭之罪。登拜實懷無功之羞。風土旣殊。禮宜或異。雖切樞趨之意。難專傾慕之誠。先達荒緘。已同神速。率泐附謝。統冀鑒涵。

與大村純長

憶昔初識荊州。於今十四年。自至東武。十一年間。僅得一瞻芝宇耳。其餘皆想像思懷而已。今已當大歸之際。欲俟臺下入都趨貴邸申契闊。或不致臨事忽忽也。乃以積疴未痊。眩暈仍作。寒熱往來。未能如所願。慮去秋通國多罹水患。西土亦致災荒。未諗貴治得稍優饒。若亦不免於此。則萬民嗷嗷。皆有藉於含哺而仰沫。此政仁人君子。焦心疾首。日處不遑寧息之勢。亦政盤根錯節。大展生平才學之時。道遠音稀。未知端委。公務之餘。幸稍稍教示之。外具江珩柱十枚將意。深慚翰褻。惟希鑒存不宣。

答加藤明友

竟日厚擾。歎曲綢繆。石磴扶筇。陟阿觀海。轟鎗澎湃。蕩滌心胸。日夕披襟。對此足以匯納百川。尙何有紛紛未定。得以干我神思。誠哉其爲萬里流也。下問數條。如食之有菽粟。衣之有布帛。民生日用。不可一日廢者。所望力獎當軸。實實舉行。勿徒僮託空言而已。然世人喜好不同。或愛聯綴樹葉。採茹草實。則亦無如之何矣。若以貴國爲褊小。爲東夷。謙讓不違。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之。尙有餘裕。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舉行學校。猶且未能究其功用。而學士大夫至今猶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爲。後必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風物禮義爲歎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歎焉。惟期銳志舉行之。僕生於越。而貢於吳。周之東夷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斷髮文身。侏離椎結。以禦蛟龍魑魅者也。僕荒陋不足數。然自漢以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舉凡亘古聖帝明王之都。賢哲接踵。比肩之鄉。亦拱手縮胸而遜讓之矣。願在作人者何如耳。豈以地哉。

二

伏以履端之慶。增長埒於春陽。耕社之臻。榮茂萋乎卉木。燕喜通夫一國。雀躍先於遠人。恭惟老先生閣下。武文全略。知勇奇才。天錫以穎異之資。偏能好問而好察。世載其高滿之位。最勤下士以下人。政治祖治。三謨講讀。窮搜二酉。親賢如渴。未必謀之父兄。百官見善沛然。卽今已爲出類拔萃。聖賢亦猶人耳。堯舜奚不可爲之。瑜所以企望良深。晤言獨切者也。初二日旌節賁臨。卽圍瞻對。緣耳目孤陋。聞知已爲後期。旅寓迂迴奔馳。遂爾難及。適遇鎮公燕會。不敢坐候。回車訛傳。次日星旋。不能伏謁行旆。鄙懷怏怏。不知何日重瞻臺範也。後承命召。卽刻整冠而趨。忽聞國事相催。前旛已發。又復中道而歸。及林道榮至。謂閣下垂注無已。延佇再三。誤聞返舍之言。方決升輿之計。復令道榮申意。懇款慙慙。是閣下之自處有禮矣。益令瑜趨起悵惘。無地自容也。竊惟曳裾侯王之門。侯伺公卿之府。誠非素士之禮。至如閣下儻周公之風。吐握見士。慕蕭王之德。坦易延賓。瑜三造於庭。未嘗少留鈴閣之下。是閣下之令行而教素也。是從官之循理而共上也。如是而不可見。瑜將以貧賤驕人乎。貧賤驕人。又

豈得爲禮之至當乎。況貴國未知士大夫相見之禮。而閣下爲之嚆矢。瑜當共成其美。同底大道。而反以僂蹇開罪於執事。則淺薄固陋。過於段干申泄矣。所以惶悚踴躍。不少自安。卽欲修候謝罪。又以初五日小修先人之祀。悲傷致病。嘔血不已。更復稽延數日。罪甚。統容面日荆請。特恐寓居遠遠。仍蹈前轍。是欲補過而益之戾矣。奈何。率泐。耑布統希鑒涵。外拙稿壹篇。謹錄呈覽。

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

恭惟老先生閣下。福祉駢繁。融和慶衍。違顏三月。又忽逾年。懷念高深。戀慕誠切。獻歲以來。傳聞意樂優遊。謝事得請者。雖急流勇退。雅人高致。然臺下尙非懸車之年。何忍使萬戶皇皇也。於自計誠得矣。於十三年撫育舊恩。或無少愆乎。望月書致島田公。并劄諭諸通事。如聞水戶上公。以姬旦之尊。欲與庠序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丕顯於後昆。增光於史冊。是何如重典也。臺下乃緣垂愛之深。竟以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荒。體迂性拙。檟稅之材。何堪爲人作楹礎之用。徬徨四日。博議多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逡巡忸怩。奉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兩國之望。而聖教又王道之首務。貴國六十六州。羣后百辟。鴻儒鉅公。卿士大夫。以及成德小子。民間俊髦。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有違錯。此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聲謏劣。何足以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於饋廩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以多寡爲慮。惟通事爲將命之要人。諸事必不能盡於筆談。單詞隻語。均須傳達。禮度進退。亦藉週旋。欲得其人。恐難其選。僕絲毫不敢與聞。惟飭治末粗。恭聽期會耳。四字闕。更祈珍重。率泐附復。不盡願言。統惟炤鑒。

與長崎鎮巡島田守政

伏承雅愛。遠逾恆等萬萬。週全縝密。婉款和怡。銘刻之私。莫可言喻。別後就道小倉。已經報聞。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賤疴。連日伏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禮貌優際。言辭和悅。使臣諭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厚。古今罕有其比。是皆老先生臺下。揄揚太過。誤信先容。不然。樸樾遠人。操何道而能得此於尊貴也。謝何可旣。嶺行點撥。獲行聞差。通事何可候。僕以其年少。私心不盡然之。及至中途。乃能回體上心。事事周慎。凡道路險易。陟嶺涉川。莫不遣人先期而辨。儼然若曾經歷之者。使僕得安意而至東武。皆其力也。及見各衙門將命之後。莫不

歡然稱獎。毫無缺事。饒有餘才。固知臺下知人之明。用人之當也。敬服敬服。報命之餘。幸借鼎言。一爲慰藉。上公奉巡部期迫。僕或者未必隨行。會晤非遙。統容面佈。草率不盡。惟希崇炤不宣。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

修途邂逅。得接旌麾。傳舍起居。深叨警教。冀竭鶩鈍。以奉明教。可無負雅意耳。量地計時。於今已當榮任。上下鼓舞之情。童叟歡抃之態。誠可以臆料而逾度也。僕別後於十一日抵江戶。途中服暑。抱疴數日。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謙恭好士。意摯言溫。誠爲過望。復聞上江明哲仁恕。好學自修。僕虛聲椎魯。對之誠爲削色。未知臺下復何以教我。使得補苴而無過也。日切翹首西望矣。公務燕閑。或得一錫好音乎。茲因譯者何可候。事竣報命。荒穢附候。率泐不莊。惟祈炤鑒。

答明石源助

遠辱書問。自應作答。蓋士君子之相接也。有情有文有禮。未可苟焉而已也。如其苟焉而已。則亦何以異於市井負販百工伎術之徒哉。是以君子慎之禮。三擯三介。而後相見。不然。則已褻。三揖三讓而後升。不然。則已逼。古之君子。豈好爲煩瑣而不近於事情。緣禮不可瀆耳。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情文卽不能備。然而不敢隕越者。徒以禮爲之防也。不佞總角時。恆見先人與士大夫相接。冠裳濟濟。言論丰采。進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時太平氣象。致足尙也。其後士大夫好爲脫略。而惡言禮。以爲厭物。以爲王道。所謂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絕之辭耳。未能二十年。而國已淪亡。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並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以爲古氣。以爲骨董。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帶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今紛紛未有所底。可見禮也者。不特爲國家之精神榮衛。直乃爲國家之楨幹。在國家爲國家之幹。在一身爲一身之幹。未可蔑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知禮之國。當藉君卿大夫愛惜存全之。未知禮之國。當賴明哲賢豪講求而作與之。以登進於有禮。不然。其何以自異於椎結箕踞。雕題鑿齒之屬哉。禮者。乃天理自然之節文。初非苛禮多儀之謂也。然講求而作與。非博覽旁搜。寤寐孜孜焉不可得已。故學問之道爲貴也。來諭欲絕今而學古。懼其死於茅茨之下。恐無了期。恐之誠是也。懼之誠是也。若實實如此。氣亦奮而志亦苦矣。誠可嘉尙。書曰。學古有獲。志曰。懔前經而不恥。語當

世而解頤。是言不知古之可恥也。可恥則宜恐宜懼矣。氣恆奮而不靡。志恆苦而不弛。何脚跟之不能立定。而聖賢之不可幾及哉。最喫緊者。無如我亦秉彝之民。不可不行之語。誠如其在我。則亦何必他求。若使鑿於斯。溺於斯。歌於斯。哭泣於斯。則亦世俗之民爾。已非所貴乎。豪傑之士也。夫千人之中。萬人之中。翹翹特拔。謂之豪傑。混混然隨波逐流。同聲附和。謂之鄉人。二者惟足下擇而安焉爾。前書却回。後書不答。足下既不亦人。復能痛自刻責。書辭又質實不潤。非繇此一念。而充之無已。則子路可希。堯舜可爲。豈斯文之不可與。而懼其始終見絕於先生。誨人不倦。不佞竊嘗奉教於君子。足下不自絕於長者。長者何爲而絕足下哉。且貴國初知向方。不佞雖閉門却掃乎。然獎進之意多。責備之意少。故昨暮發書。今早欣然作答。非謂足下之盡出於禮也。亦喜其誠耳。柳川安東省庵者。真貴國豪傑之士。學行俱超超足尙。其苦心刻志。更不可及。足下同產一邦。猶未之知見耶。友一國之善士。其謂之何。儻有晤言之日。當略陳其梗槩也。草率附復。不盡。

答佐野回翁

辱惠書問。遂如素交。風土不同。語言難曉。誠所患矣。破窗不禦氣寒。敞廬不蔽風雨。使令不供。百具不足。貧士之宜然。無足怪者。惟父母墳墓荒蕪。未知爲何人牧馬之地。胞兄戚友在遠。未知爲何人魚肉之資。不得不魂夢爲傷耳。其他更有痛心疾首之事。初交未便深言。台臺爲加賀公推許。僑寓其州。雖北堂在遠。幸有尊闈賢郎代供甘旨。未足與流離之歎。以僕方之。不啻天淵也。來問朱王之異。不當決於後人之臆斷。寒暖之向背。即當以孔子斷之。生知之資。自文王周公而後。惟孔子顏淵而已。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他如學而不厭。下學上達。不一而足。其於顏淵也。不稱其聞一知十。而亟道其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是可見矣。朱子道問學。格物致知。於聖人未有所戾。王文成卽有高才。何得輕詆之。不過沿陸象山之習氣耳。王文成固染於佛氏。其欲排朱子而無可排也。故舉其格物窮理。以爲訾議爾已。愚謂此當爭其本源。不當爭其末流。孟子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尙曰不同道。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德教相似。治效相方。猶且不相悅。此豈有所是非耶。孔子之道。宜可萬世無弊已。何以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分處諸侯之國。遂有異同。子夏之教。行於西河。一再傳而遂有吳起莊周之禍。豈孔子之道非耶。若使從其善者。改其不善者。闕其疑

而脆弱者。三人行尙有我師。若愚不肖。必不可化。陳子禽叔孫武叔尙毀孔子。二人固及門之徒也。又何有於考亭耶。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照。鳴鷄相聞。其擒宸濠平峒蠻。功烈誠有可嘉。官大司馬。封新建伯。後厄於張璪。桂萼方獻夫。牢騷不平之氣。故託之於講學。若不立異。不足以表見於世。故專主良知。不得不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以僞學爲累耶。愚故曰。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是故古今人惟無私。而後可以觀天下之理。無所爲而爲。而後可以爲天下之法。今貴國紛紛於其末流。而急於標榜。愚誠未見其是也。又何論朱與王哉。蠡測如斯。僅塞來問。未知有當於采擇否也。連日積念。日不得息。夜不得眠。率復不次。統希崇炤。

答矢野保庵

向緣旅邸密邇。幸得時親警效。一旦契闊。遂增室邇人遠之歎。前所下問。久未奉復。刻下又當有水戶之行。無容更爲遲微。僕荒陋無似。何足以知爲學之道。然竊嘗聞之於師矣。爲學非難。立志爲難。志既堅定。則寒暑晦明。貧富夷險。升沈通塞。均不足以奪之矣。如此而學有不成者乎。然學者所以祈進者也。所以基大者也。而自以爲進者。恆退。自以爲大者。并其小而失之。足下進寸退尺。學小遺大。卽此欲然不自滿之念。真善爲學也。善立志也。由此擴而充之。盈科放海。充實光輝。均莫得而禦之矣。氣拘欲蔽。屢接未嘗見希漸。卽或有之。亦正須爲學。以恢弘開闢之耳。至于斷髮從俗。海跡醫術。此國俗之所爲無害于學。無損於志。足下既有志斯學。夫孰得而奪之哉。惟望卓然自立。奮焉獨往。萬勿隨人步趨也。冗次奉復。遲慢爲罪。

答桐山知幾

前因射策解偶。作數字與劉陳二兄。謂學問之事。不可以璞爲璞。且此等事。唐人來此。其中鹵莽者。多有之。不獨來此無學無識之人。卽名公。卽刊本。其用事註釋。亦時有此病。未可枚舉也。故不肖於古文子史中。註解時有批抹者。此惟可與知者道耳。與庸人言。無不抵掌而笑。接來諭。知頗有意向學。不獨文藝。卽言論丰采。原自恂恂可愛。儻能肆志於學。何有底止。但學須內求。不在貌取。近世之人。多貌取以炫世已爾。非有真能竄實求進於學者也。趨庭疎棄。何敢造次。大儒之譽。非所敢承。漢世學業近古。稱大儒者。惟董仲舒一人。其餘若賈太傅。司馬龍門。劉向。揚雄之徒。博雅閎肆。典奧淵深。至矣極矣。而俱有疵焉。豈非以大儒者。學與德兼焉者。瑜則何敢當。況以避

難來此。貿貿往來。人品污下。所不必言。書理荒疎。極爲謬戾。祇爲貴國非笑。而爲大明捐棄聲實耳。來紙二幅。不敢違臺意。謹書上。非謂能書也。

答大和杏庵

芟夷羣兇。張大鳩業。豈非至願。然足下之所言者。未也。儻正學行於世。則羣邪自銷自沮。不待芟而自闢。不必張而自大矣。今幸貴國王公大人之持世者。十九不歸於佛。則下民之工商皂隸。復何足顧。上之德。風也。下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其實在於君相。不在於小民也。其禍在儒道之不明。不能百姓曉然知先王之道之爲美。而不能下疑落使字。而其罪亦不在乎釋子也。太陽無臨照之威。則陰霾爲之祟。故其權在於君與相耳。望之望之。

答完翁

別後匆匆。無時寧息。十七日暮。方得澄一三十餘金。又聞十九日准行。一時倉卒。事事不備。又一身作僕。兄翁行後。更覺周折。弟又才短。所以跋胡蹇尾。適得尊札遠頌。并貴相知安東省庵兄手書。及錢別詩。且錫之以黃金。弟自慚薄劣。何敢當其過隆之譽。況省庵兄銳意學古。卽有超世卓識。是弟老友。何執禮過謙如此。如金如錫。此詩人之所以美武公也。弟何人斯。乃承其貺。惜乎匆遽之甚。兩三日來日夜不得寧息。惟一讀其書。已知是貴國白眉。序說詩箴。總不及奉讀。便當攜至舟中。翫誦批評。俟來舟寄上。偶見其刻意砥行之作。深有意乎聖賢豪傑。當是此國第一流人。豈獨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已哉。幸惟相勵勉之。堯舜孔子。非異人任。總是吾輩分內事。弟因一時倉卒。不尙答其書。但貽一名帖致意。統俟到閩之後。尙書相答耳。從古多有此禮。勿以爲略也。別諭索字。又書參幅奉上。希炤入轉致之。百凡俱承高雅。尊嫂又能曲體至情。謝何可盡。統重圖報。弟此行附舟。雖船主謙虛之極。言語煦煦。弟恐舟人別有不良者。爲是彼人心腹。隻身遠涉。誠恐一旦有不測之事。不明不白。若到彼平安。弟卽星速寄聞。儻有不可知。如弟所料。兄翁萬勿默默。付之無可如何。留此書爲證可也。弟舟中出入必謹。又不飲酒。必無自失。惟兄記之。冗次不備。統希崇炤。

答某書

發來書。糾摘前序之謬。讀之驚顛錯愕。不知所云。或者彼時病困心煩。稍涉謬戾。容或有之。必不應乖戾至此極。

也。雖自信甚真。然必得原文考證。而後即安。一時求之無有。久苦寓中。碩鼠爲耗。是稿慮爲鼠竊。累日行坐。惴惴自念。不佞旣以辭章吟咏。鏤冰刻棘。非學。復以明與制義。塵飯土羹。非學。乃一旦背繆於濂洛關閩。且又自誤於惑世誣民之說。不佞將安所託其足乎。數日後。忽於故紙中。得其草。於是拭目凝神。徹首徹尾讀之。又反覆再四讀之。不禁訝然失笑矣。足下何一誤至此耶。文中大意。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當求之於心性氣志之微。體之於家庭日用之際。不但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糟粕。即過於推敲刻覈者。亦不足以引掖後生。跡象摹擬。旣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旣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一入於異端邪說。豈尙復有出頭日子。故不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發生。手舞足蹈之妙。豈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而與濂洛關閩之學有異焉者。濂洛關閩五先生。研精窮理。寧有疑貳。晦菴先生得力於道問學尙。與尊德性者。分別頓漸。朱陸之徒。遂爾互相牴牾。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虛僞。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浮夸虛僞。以文其奸。以售其術。此小人無行之尤者。而謂君子爲之乎。足下何一誤至此。浮夸虛三者。固不辨而自明矣。至若指之爲僞。惟有王淮。鄭丙。韓侂胄。陳賈。林栗。沈繼祖之流。齷齪姦邪。無君無父。營私植黨。排陷名賢。所謂桀犬吠堯者也。不佞今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爲舉目言笑。無與爲歡者。又且食蔬衣敝。伶仃憔悴。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爲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即使終留貴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以王淮鄭丙目之耶。所謂浮夸虛僞者。明明白白。自有立言之旨。足下即不能融會一篇大意。乃并不看上下文乎。足下旣不知古今原委。又不知國朝典故。宜乎一聞此言。遂囂囂不自禁也。但未嘗求其說而不得。而遽囂囂然辯駁如是。是又一刻舟求劍者矣。可笑之甚也。文中云足下但取其精意而已矣。慎毋於聲音笑貌之間。漏其泥而揚其波。所指本自真切。若使周程張朱諸夫子。而旣浮夸虛僞矣。又何有所爲精意者。而令吾子取之耶。未言子慎毋下於章甫縫掖之間。求孔子。然則孔子亦浮夸虛僞乎。辭旨迥不相涉。無俟明者而後知之也。即言洛閩之徒。失其先王本意。以致紛然聚訟。痛憤明室道學之禍。喪敗國家。委銅駝於荆棘。淪神器於犬羊。無限低徊感慨故耳。未嘗自叛於周程張朱也。即使其中指摘一二。亦未爲過。不聞君子和而不同乎。伊尹自佐成湯。以成王業。殷湯崇之爲元聖。而尹亦自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顏子不遷不貳。孔子亦歎其庶乎。曾子獨得其宗。而未能彷彿其好學。孟子學業成就。己不能及於顏子之渾然。假令其道大行。而王業所成。亦不能過於伊尹之光大。而一則曰姑舍是。一則曰不同道。然則孟子亦非與晦菴先生之於程氏兩夫子。雖曰私淑諸人。然崇奉而著蔡之者。莫過於此矣。及其著書立言。未嘗率繇無改。且有直糾其失者。熙寧淳熙。先後百年。其間未甚相懸也。及今世遠事殊。而必於葫蘆畫樣。吾恐其謬於聖賢者。不啻千里矣。不佞初爲此序。本謂足下未必能曉。然聞尊公鴻才宿學。而貴州又多英賢譽髦。故慨然爲之。然其罪多矣。失言罪一也。辭不能達意。而使足下迷誤。罪二也。立不相信之地。多言而盡。罪三也。又且異邦孤子。足下雖刻畫無鹽。夏不爲過。但於文義不能解。又不謀之父兄。遂爾大肆譏評。不深得罪於貴州之先生長者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古有是言矣。愚以爲學仲尼。而不得其要。不若學鄉國之君子。學鄉國之君子。而未得其真。不若學比閭族黨之善人。何也。其事父事兄。道得其要。意得其真。吾迺相觀爲善。涵育深而薰陶久。則親炙切而引掖伸。迨既及於善人。於以進於君子。又進而希於仲尼。斯循序而有漸矣。若後生小子。未知灑掃進退之節。未達愛親敬長之方。而遽於天。人理欲義利公私之際。與之辯析毫芒。彼不蹶然而去。則有嗒然而喪爾。其曰所論益精。所就益寡者。爲不用世。及天地泰否等。其言果何謂也。不佞徒以避難苟全。本非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足下幸勿再生葛藤。以滋煩擾。論議既不相合。必無復受餽遺之理。來儀藉手敬璧。惟希炤入。萬勿以日本之禮責我也。

與某

豚兒七歲能讀書。日誦百行。一字無遺。然不能賢。膠柱而鼓瑟。不通於天下之理。僕甚不喜。然國變以來。亦不能爲虜所污。隱居教授。家人藉以餬其口。不至如他縉紳家。貧困狼藉。羞強人意耳。大明未亂之時。合天下之縉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天下縉紳。惟僕家獨安。上蒙祖父世德。下亦賴豚兒舌耕餬口也。甚荷上公厚愛。無已。然僕不敢輕出一言。聞諸孫多人。長者又當有子。則豚兒一年館穀。常養二十人內外也。其貧可知矣。恐不能讀書。其賢不賢。益不可知矣。每思得一孫到此。方知先父母墳墓平安否。然不敢輕舉。今年夏秋間。大泥船到。有一鄉人趙姓者。其人似誠實。托其體訪。若諸孫有佳者。攜一人來。若未必佳。亦不敢輕易舉動。僕親戚沈魯瞻。一至

海外。遂至性命之憂。事非易也。上公大德。中心銘感。幸藉鼎言。先爲致意。僕另當嵩謝也。

卷七 書四

元巨賀源光國

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不幸不全於天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其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織屨盡閉。至理聿臻。故外戶而不扃。質實而無僞。是謂大同。夫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爲小康。而以此爲大同。可見雍熙之盛。非有奇謨異術也。瑜居恒讀此書。慨然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然而不能也。茲幸際知遇之隆。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爲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爲易。准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以今正當有爲之時。萬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違。以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不幾虛此大美之業。賢聖之姿耶。瑜誠自冒言深之戒。然以此充椒酒之觴。續千秋金鑑之錄云爾。

二

恭惟聖人之大德。莫重於施仁。仁政之大端。莫先於養老。今上公旣舉莫重莫先者而行之矣。臣民喜躍。載道歡聲。繇此而興孝與弟不倍。誠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書稱文王能養老。天下莫不聞。東海之濱。與曰西伯善養老。北海之濱。與曰西伯善養老。而究其所以。不過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而已。今上公身自儉樸。推以與人。豈與前王有間哉。而瑜更有說焉。取諸其懷而與之。在人情爲甚難。而所及爲未廣。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其所以可大可久者。是必有道焉。誠願熟講而次第行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瑜竊移以頌至德矣。

三

人君以百室盈寧。羣黎遍德爲福。以民被其澤。法傳後世爲壽。是以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以至悠久無疆。若乃福

祿如茨。黃髮兒齒以及子孫千億。皆繇是而著焉。雖世俗祝釐之詞。不足爲賢君頌禱也。之瑜樂觀德化之成。思欲扶杖往視之。儻或竭其千慮之得。有以贊襄萬一。則瑜之微名。亦籍以不朽矣。可勝大願。

四

經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是言施者貴誠。報者貴厚也。今者上公謬以之瑜爲賢。加以非常之禮。鄉士大夫莫不聞知。友邦冢君。莫不聞知。競歎以爲千古盛典。然則瑜將何以爲報也。圭璧之報。不足稱也。捐糜之報。徒虛語耳。且亦何益於邦政。惟望上公推廣此心。惠澤加於百姓。老者得所養而安。少者有所長而懷。至於與邦人交。而止於信。此上公固有之明德也。足其衣食。革其故俗。如此則人人在於覆載之中。人人胥慶。水戶一邦之人民。子子孫孫。歌頌如天之德。垂之無窮。之瑜雖愛莫能助。然免於媿恥。卽與於榮輝矣。可勝大願。

五

伏願宰相上公閣下。萬壽無疆。治教休明。然野人芹曝其心。固自以爲忠愛。奈何芻蕘之言。其足中於采擇者有限。儻或留神。擇其可者次第施行之。敢不畢竭其愚。若徒爲頌美已爾。誠恐涉於貢諛。區區之心。可勝至願。

六

伏以治道有二。教與養而已。養處於先。而教居其大。蓋非養則教無所施。此奚暇治禮義之說也。非教則養無所終。此飽食暖衣逸居無教之說也。故教者所以親父子。正君臣。定名分。和上下。安富尊榮。定傾除亂。其效未可一言而喻也。今天下典彝。或未甚修舉。名物或未甚允釐。橫議盛而游手多。未爲久安長治之象。卓識之君子。所宜夙夜祗懼。思贊萬世無疆之休。今乃怡怡然亦步亦趨。恐非持滿保泰之道也。且上公蚤有明哲之譽。迥爾出羣。誠天地之所篤生。祖宗之所申佑。而無致君澤民之實。其何以謝天下乎。其何以謝祖宗乎。之瑜老悖。不知忌諱。以此爲祝。竊自以爲賢於百朋之獻也。

七

伏以六律周而歲新。三陽開而運泰。晴曦展綠。淑氣催黃。此時君象春而沛澤。民望春以登臺。豐亨豫大。鞏於斯矣。昔者張堪爲漁陽太守。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又言世間聲色貨利。舉不足以悅

張君。惟望見嘉禾好麥乃笑耳。郭伋爲潁川太守。世祖敕之曰。賢能太守。去畿甸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夫賢能之有益於世乃如此。今上公以明睿之姿。秉盛壯英豪之氣。力行善政。猶青陽之發生。萬彙無不芽出。暢茂者矣。內則足以爲子孫之法。遠則足以爲王者之師。若更因循翫忽。則莠蕞之幾。亦卽伏於純陽之月矣。夫寄物於人。明日取之屬爾。然有得有不得者矣。以賢君而行善政。則探囊而取物。隨手卽得無往也。彼不知者固無足怪。知而不爲。咎將誰委。今日祝釐之時。勗以勵精之語。大爲不倫。且之瑜且暮入地之人。又無子孫。寄居此邦。誠無所希冀。何爲過於苦口。但謂賢哲之主。希世而一遇。不可虛擲耳。外具水錯貳種。少將芹曝。伏祈鑒鑒。曷任寵榮。

八

伏聞天之道不已。歲易之以爲新。人君之道亦不已。歲增之而崇德。天保之詩曰。以莫不增。增之不已。而盛。而大。而高明。而巍巍蕩蕩。增之至也。明君體天出治。固欲其增之不已也。惟望上公加意民生日用。以周家積德累仁爲法。百姓登於春臺。則人君之福壽。操左券而取之矣。前知上公自南自北。冒雪衝風。心雖不遑寧處。然康侯之職。以勤民爲賢。不敢以暇豫之說進也。數日間有自邦域遷者。類稱新歲來。玉體精明。飭勵蚤朝。晏息。可見單厚多益。第祿爾康。自然之理也。茲謹修緘奉候新社。薄具海鮮貳種。將意深媿。輜褻。臨啓可勝歡忭之至。

與源光國

遠遠德容。已餘兩月。屢問興居。備詳上公閣下福履亨泰。特以炎蒸之烈。時至綠岡別館清暑。二三日復還。路寢聽政。今年暑熱。聞爲往時所未有。茲者玉體安和。洵爲宗社臣民之慶。之瑜蒙恩最深。其悅豫更倍恆情矣。世子聞篤志好學。倦則習書。誠循循若此。不獨他日弓冶箕裘。友邦冢君。皆可越而軼之。前者面啓云。邦君凡百好尚。皆有害。惟好讀書進德。則日益而無損。但在加意懋勉之耳。茲值上公閣下。追遠之誠。不能執肝以從。謹奉辦香明燭。用効助祭之毫末。外具豐原線麪壹筥。少佐致齋齊供。伏祈鑒鑒。可勝翹企。

二

十五日入朝。承諭日本風俗。丈夫以四十二歲爲厄。因及婦女以三十三歲爲厄。此竊陽九百六之說。而又錯繆

陰陽以惑世誣民者也。誑者信則懺悔之左道行。惑而迷則度厄姦謀售。是可以欺凡庸而不可以欺豪傑也。況人主基命。關乎昊天。怙冒係乎萬民者哉。昔者熒惑守心。爲宋分野。太史曰。熒惑守心。災在君身。勿禳必不免。願禳而移之。大臣宋景公曰。大臣災則吾無股肱。無股肱吾何以爲身。曰。然則移之。歲公曰。歲凶則無民。無民吾何以爲君。於是熒惑退舍。故曰。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祝。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永世也宜哉。二者皆諸侯也。請見於天。象觀諸卜。尙不爲惑。況其無端者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然則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亦有道矣。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故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德與善維何。人君之慶賞刑威。無非德也。無非善也。但當克永觀克永省。終身以之。非祇一歲之中。兢兢而已也。

三時光園在下總小金獵場

之瑜頓首。欲作小啓奉候興居。處於密室之中。重檐之下。楮墨之微。猶尙烘硯而後。書不及數十字。輒呵其手。五六日來。見圻人塗墁。次蚤盡皆凍沍。江都人煙湊集之所。猶然如此。曠野蕭條。驚風落葉。凜冽必更甚矣。復自念寒儒老朽。雞皮畏蕙之態。豈足以比方英雄豪邁之氣。揚旗抱鼓。數千人虓喊而前。凝雲尙爲之開。豈慮區區發發哉。不幾爲麾下壯士所嗤鄙乎。旣又念子瞻謫居海外。其詠月詞云。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讀之曰。蘇軾終是愛君人情。又不可以一例論也。今遣門人今井弘濟。趨候台安。歸來必得其詳。瞻望弗及。百千耿耿。

四

伏見駕詣長楊。強半風雨。昨暮有人來自綏下。側聞起居康泰。意氣奮揚。殊不爲飄風澍雨所阻。瑜計圍守爲艱。恐獲禽未必若丘陵也。目今時日旣迫。歲事維殷。誠恐左右者不察。咸有利獸之心。伏祈上公閣下。萬分鎮重。今年厄歲之說。雖婦人女子迷謬之談。萬萬必無之理。然旣有是言。更願矜慎。此二十二日。以執邪慝之口。萬一馬蹄少有驚奔。彼亦得萋斐唆侈。以爲口實。以六十六州之豪傑烈文之辟公。破此數百千年之陋習。覺愚夫愚婦於夢寐困覺。如西門豹之爲河伯娶婦。亦一快也。之瑜數日來。皆無念。不敢重擾淵慮。好埃薦旋。候望顏色耳。臨

風翹企。統惟鑿怒。

五

三之日。聞于狩之命。謹卽恭迓。而行李載塗。倉皇馳入。遂遇前驕。欲趨避之。家人之門中。而比戶嚴扃。不能排闥。前後趁趨。冒于旌節。誠懷惶恐。上公不獨不笑其鹵莽。不知禮。而啓行性愎。急於星火。更遣使臣慰諭。以氣寒栗烈。當謹旦暮。勿致感冒。以摧蒲柳。言言肝膈。事事殷憂。非躬載重。何以能勝。自非筆舌。可旣謝悰。但之瑜樗朽之質。毫無益於人世。猶軫尊貴之懷。若此。而貴人爲萬民之父母。爲上下之倚毗。至竇大圭。豈止萬倍於瑜而瑜之。所以仰望之者。不言可知已。外具蜜柑壹籠。裘瀆無似。鑒存以犒從者。亦越王所投之醪耳。臨啓可勝瞻望之至。

六

粵自旗旄征行。連朝晴霽。可喜。雖時當寒沍。然無兩雪飄風之烈。旌旆飛揚。馬蹄輕躡。從禽樂凱。得獸丘陵。葦葦蕭鳴。歡情雷動。可想而見矣。茲遣今井弘濟。祗候台安。薄具江瑤柱拾枚。深慚翰褻。伏祈鑒納。曷旣敷宣。振旅非遙。不敢瑣瀆。臨啓可勝瞻望。

七

兩雪浮浮。淖泥沒脛。合圍不易。從獸維艱。靜攝行宮。羣情之所安。恐上公馬騫車驅有跟之日。不耐從容談燕也。昨朝幸已晴霽。悠悠展旆。或不至過於岑寂耳。謹遣今井弘濟。代候轅門。薄具江瑤柱拾枚。少將芹曝。惟冀莞納。可勝榮荷。臨啓無限瞻望之至。

八

季秋恭送啓行。面諭以今年五穀皆熟。之瑜不勝雀躍。蓋五穀豐登。謂之大有年。此不易得之慶。其後又聞蚤霜傷稼。夫蚤霜能使穀秕。晚禾穗穎白而堅粟少。十分之中。會當消滅一二。心又憂之。今乃家人失火。比屋延燒。聞之公府。士大夫家幸而無恙。而黎庶市廛。焚灼繁多。雖人火曰火。比之天災。大爲有間。而君相之心。不得不憂民之憂。昔宋以靈雨大火。上公之尊降而稱孤。稱不穀。憂民也。故君子美之。諒上公必以此宵衣而旰食矣。之瑜不能驅馳慰解。祇此數行。奉候台安。伏祈鑒照。可勝瞻望。

九

本月初八日。承賜上方珍膳臺擡者。恭惟調羹盛典。一之已足。膾炙千秋。況且錫之再三。以至不可枚舉。信乎從來未有之美談。當此災蒸蘊隆之際。親爲醢醢。指授之方。賜出大庖。寵綬皁土。霑茲膏澤。豈僅肥甘。紀之則不可勝書。嘗之則不可勝飫。銘之則不可勝媿。遂令門人弘濟代爲陳謝。臨啓無任悚惕之至。

十

三月初吉。兩違寵召。不勝悚仄。初四日。蒙遣近臣藤井德昭。儒臣田犀賚。賜名花壹舫。美饌珍菓壹箱。到寓慰茲寂寥者。上公以重憂之中。費此盛心。闔邦當大卹之際。獨膺特典。稜春有檻。玩景無心。前列珍奇。情難饜飫。且承後命。不令登朝面謝。謹遣門人弘濟代爲陳謝。可勝感媿悚惶之至。

十一

本月貳拾陸日。蒙遣使臣存問。并諭以慎疾。勿登朝申謝者。屈在憂戚之中。乃屢問疾之典。雖屬鴻施無限。竇慚鰥戴難勝。更有言者。友于兄弟。本自天真。父母之所愛亦愛。斯爲至孝。凡事物視必身親。已非伯兄之易。及六日夜。衣不解帶。茲豈公侯所能爲。李勣爲姊煮粥。庾袞侍兄湯藥。方之蔑如矣。但情已循夫至極。哀須節以聖經。久欲面言。未繇親弔。統祈炤膺。曷旣敷宣。其他不敢越禮陳謝。并希原鑒。

十二

初四日。伏承瑤札。捧讀甚爲惶媿。禮當即日裁復。緣是日。遂聞有世子惠臨之命。一者不欲屑屑以瀆記室。一者庭內荒穢。灑掃爲煩。老病慵拙。十駕尙不及。駑駘。況言騏驎。二十一日。幸辱世子枉顧。事事果不能備。果褻長者。不勝悚仄。而反叨刀馬魚酒之貺。輝煌一室。謝何能旣。下問三事。志大而見卓。非尋文書生循行數墨。拘守章句之所及。若能專篤弗懈。克廣德心。自高曾以下。咸嘉賴之。豈惟萬人以貞而已哉。可爲預賀。已率泐申謝。不次不莊。統惟鑒涵。

十三

本月十二日。承命使臣藤井德昭。賚賜內廚異品壹箱者。瑤函嚴哉。珍饌惠頒。滋味殊常。製作迥異。非恆手之所

可及。故必親爲點筭。非褻味之所能參。故必出之內府。玉手和調。金鑪烹飪。歷觀傳記。萬一有之。然而事或出於偶然。思難引而弗替。茲者頻頒錫予。強記猶遺。欲申銘戢之意。遂窮據寫之辭。更辱後命。謂暑天必勿躬謝。謹遣門人弘濟趨頌。卽日別賜烏骨雞壹對。以備藥物。并此致謝不宣。

十四

本月十八日。瑜以病痊。入朝致謝。未申謝辭。再諭歸息。旋遣使臣大醫。接踵問察。兼賜甜瓜壹盤者。賢王好善而忘勢。仁君樂道以有爲。昭垂古今。著之典籍。容或疾甫亟而周摯。未聞病已起而殷憂。總之軫念太深。所以精神畢到。誠恐加於小愈。寧可衛其未然。命使旋來。太醫踵至。勤拳慰諭。診切望聞。兼賜甜瓜壹盤。民之初生。上方罕有。拜已登受。寔而先嘗。謝辭未達。夫一言。禮意頻繁。乎再四。恩淪肺腑。德協高深。肅此奉謝。不盡願言。

十五

古之賢君。式段干木之廬。二千年來。傳爲盛美。然未有以三公方伯之尊。爲寒士而下。因而徒行過門。逾數十武而後乘者。有之。自今日始。前此數千年。後此不知其幾千百年。所絕無而僅見者。大足爲之瑜榮寵。然而榮寵之意。不勝祇懼也。未知如何得少補萬分之一。不負今日謙謙之美。方足以無慚一邦之臣。庶及千載之下之耳目耳。祇此特啓耑謝。可勝媿悚之至。

十六

之瑜不自謹疾。致干天地之和。深惟罪戾。何敢上聞。乃蒙上公閣下。疊使使者存問。慰諭諄諄。感戴五中。方懼無以爲報。今月二十一日。旌旗儼然。親臨視疾。又念瑜臥病牀席。動止爲艱。駐蹕於門。詳悉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勢。煌煌史冊者。未有至茲之盛也。童叟擁觀。誰不驚歎。竊自惟念神龍興矣。卿雲宜從。雕虎嘯矣。清風宜生。願之瑜德源才薄。不足以稱斯大典。譬猶表龍章於裸壤。奏蕭韶於龍俗。他日何以著之簡編。用是爲懼耳。近日日漸平腹。惟患口少有未合。不敢更煩垂注。臺輔諸大臣。以卿相之尊。絡繹視問。此皆曲體深衷。致斯隆禮。中懷感激。曷旣敷宣。肅此佈謝。統容登朝面申。

十七

茲恭蓋遇太夫人追遠之期。敬具白燭貳樹。速香參瓣。少點几筵。祈命祝史。虔共爲望。前月終旬。儒臣今井可汲代歸。備陳上公閣下顧念之深。眠食嗜好。諭令一一探取。確實上聞。後二日。儒臣吉弘元常暇歸。復詣閣前。匆匆間到。瑜寓所。云看視明白。以便上前陳述。其所傳愈益精詳。瑜何人斯。敢蒙上公如此眷注。竊惟飲食之微。之瑜素不經意。近年邁血枯。氣虛齒落。稍稍有事於斯。半年以來。無人管理。鹽梅失所。生熟乖方。即有一物烹炮。亦自無可下箸。惟有疏食鹽粥。強飯自愛而已。祇此奉復。統希涵鑒不宣。

十八

紀州大納言公如何不祿。十二日聞紀伊公乞假侍疾。問之云爲小恙耳。越三日十五。遂聞薨逝。何奄忽如此。老成凋謝。深足爲世道憂傷。况大納言公於上公爲世父之尊親。而上公特篤夫天性之孝愛。惻怛震悼。必逾恆輩。又况上公一年之內。兩遭大喪。極重極切。殮不得憑其尸。葬不得臨其穴。聞聲思事。不知隕涕之無從。理勢所必至。但大納言公壽躋七旬。富貴已極。而考終命。是五福具備也。世厭上昇。無復遺恨。又且社稷爲重。君身自不得輕。上公之於大邦。任爲鼎呂。四方之所倚賴。薄海內外之所觀瞻。古人當憂戚危疑之際。內幹機密。外總軍旅。抑情鎮物。以一身彈壓百僚。此爲大忠。此爲大孝。此爲能勝大任。其他哭泣毀瘠。歎粥深墨。乃鄉黨自好之士之所爲。不足語於千乘之大節也。伏惟深念社稷。節哀經邦。上安當守。下慰蒼生。可勝至願。臨啓無任懇惻祈望之至。

十九

元臣永命。宗社之靈。老成凋謝。典型胥墜。凡在邦域之中。聞之莫不驚悼。昔者平仲淪亡。齊侯下車而趨。望城而哭。卽世十有七年。出射猶爲揮涕。平仲非王者之佐。人主眷懷。猶尙如斯。況在三臨之際。能堪悲戚之心。前月中海濬吞鬻。民物殘傷。舟居漂沒。之瑜緣在病中。未能脩緘問訊。復重此憂。懸知上公閣下。難以爲情。祇此奉慰。敢祈節哀自玉。臨啓可勝懇惻之至。

二十以下六書從加賀本補入

初十日酉刻。瓊音降自重霄。奉緘歡忭。快讀知興居安吉。羣情遐暢。更增喜躍。兼承鼎賜。天鵝貳掌。鹿肉壹肩。卽

時拜登謝。昔日拜緘之後。知中疊雙禽。發彼小豕。殪此大兕。可爲宰相源公詠矣。遙知神情之悅豫也。今井弘濟應已達行幕之下。不盡縷縷。

二十一

前者連日晴明。竊料馳騁如意。本月二十一日申刻。伏蒙諭劄。謂日涉山野。遊獵自適。固知神情遐暢也。別錫鹿肉貳肩。當卽拜登謝。某不自謹飭。偶爲風寒所乘。流火往來作楚。二三日間。頸項抽掣。不堪俯仰。不能作書。過辱存問。奉復遲怠爲罪。伏祈鑒宥不宣。

二十二

本月初三日。承命使臣問疾。并賜藥品壹盒。新登白瓜壹盤。鮮鯉貳尾。且有後命。俟病愈登朝。勿力疾以煩垂念者。可勝感激。先此申謝。諸容面頌不宣。

二十三

某偶嬰病患。深廛淵衷。仍遣使臣絡繹問疾。藥餌珍饈。相繼於道。復承面勅太醫。丁寧告戒。憂念之切。感動廷臣。幸藉鴻福庇祐。兼之太醫用藥精詳。十二日腫消熱除。十九痊可。伏念貴而下賤。未有朏懇之如斯。即使愚而似賢。誰則久長而弗替。在古人已稱奇遇。處斯世益爲難逢。銘諸心而知感。傳之筆而不工。肅此布聞。并以申謝。

二十四

本月二十日。承命使臣賚賜天鵝油壹瓶。豕油壹壘。鯛魚貳尾。謹卽對使拜登。祇此具陳。隨當面謝。某孤懸七十。材無一能。猥塵貴人清思。命於閔苑傳觴。特差使臣藤井德昭。到邸傳諭。并諭不可入朝陳謝。感戴五中。莫宣萬一。謹附使臣申意。尙祈面對披丹。

答源光國

十月十九日。謹以本廟典禮議壹冊遞上。未知有當尊裁。二十四日以來。首尾十日。兩賜手書。再拜捧誦。惓惓以樗朽衰病。深摟淵慮。開闔數四。又邇日如聞道路之言。不覺感極涕零。古之人志在君民。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之瑜膺此殊遇。而無尺寸之効。愧之恥之。豈敢自安。承示巡

省葭屋。推見民隱。禮高年。卹鰥寡。又輒手爲加頰。皞皞之風。不可復冀矣。誠得四境愉愉。頌聲交作。庶幾小康哉。繇此而進焉。無難也。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上公篤行勿替。則之瑜亦藉手以釋此羞也。又復承賜鷹。獲雙鴈。已即拜登。謝謝無已。心。邦治。夙夜不遑。此人君之德。而黎民之慶。福祚流於子孫。微猷耀乎宗祖。儻之瑜一息尙存。得與齊民同賡擊壤。誠爲至願。至若僕僕之云。乃子思子。名德高賢。傲睨一世。豈之瑜鄙薄所敢撫爲口實。媿極媿極。茲者。政繁風烈。特遣小力。恭候臺安。外具蜜柑車。整貳種。少將芹曝。適值烝祭之期。謹薦瓣香雙燭。統希鑒涵。可勝瞻仰。緣在臨臧之際。不另脩復啓。并祈原宥。

二

雲翰遙臨。拜讀生喜。數日來天氣晴和。馬足輕利。人情愷樂。擊刺謹闋。乃爲出狩快事。前者頻頻瑣瀆。似爲杞人過計矣。然世事不嫌過慎。尙祈抑情。留意警言。幸甚。承賜鹿肉壹肩。豕肉壹肩。當即拜登。惟是上公觸冒霜露。獲諸原野。而鰥生反安坐而厭飫於華屋之下。揆之於心。能自安乎。先此奉復。三四日後。即當面謝。不宣。

三

本月十六日。寵錫瑤函。猥加存問。拜賜牛肉壹肩。豕肉壹肩者。伏以積雪凝寒。盡關淵慮。寢興服食。備降溫言。宏先王肉食之仁。充下走引年之例。太牢滋味。以實羹藜。含糗之腸。匹士寒微。遂列豢豕。掉豚之鼎。爲俎。孔碩鼓腹而嬉。幸作文王之民。故無凍餒之老。其爲欣抃。莫旣敷揚。又諭以躬往大田。衝風半月。政務填委。下代職詳。神馳左右。可勝耿耿。餘載前緘。不復縷縷。

四

遠貺瓊函。拜讀稱慶。并惠鱒魚壹尾。卽當烹嘗。以飫佳鮮。之瑜原擬除夕修緘。元旦郵上。奉祝鳩禧。不意家有微塵。故爾中止。翰札下頽。益深悚仄。又本月初七日。承命使臣藤井德昭。賚賜蜚鴻肆翼。當即拜嘉。上者戾天。下者躍淵。連朝寵錫。遂極高深。欲圖報稱。亦惟願上公惟堯舜而已矣。瞻顏非遠。先此陳謝不宣。

五

本月初五日役旋。賚捧教令一緘。謹卽再拜啓誦。惟覺肫誠懇篤。言有盡而意無窮。然中間深自挹損。稱譽過隆。

雖王侯不自滿假。大足增史籍之華。而處土或盜虛聲。誠恐騰口碑之誚。更有虞者。上公大人實意周爰。虛心側席。幸遇古之賢人。又將何以加此。奉函慚懼。省躬汗惶。外文壹首。漢唐宦官論。錄呈覽。伏祈政治清蕪之餘。留神披閱。其中切要之處。必於時事少有裨補。得賜采擇施行。實爲大幸。臨緘可任瞻游悚惕之至。

謝源光國賀八秩

之瑜犬馬之齒。無當比數。知不足以匡時。勇無能以戢亂。飄零瀚海。旅食熙明。五百甲子。差多於絳縣之老人。乃蒙上公閣下。物物縈懷。纍纍寵錫。裘杖兼承。筮鏞迭奏。遂擬夫魏廷之高允。禮宜即時趨謝。匍匐明庭。亞卿伊藤。及近臣近藤儀大夫。承命諭止意。圖次早端頌。奈屢羈委頓。三四日不能自力。遂不能陳謝。及恭送麾幢。負罪山積。非一言可喻。數日來伏枕自念。冰天雪嶽。登陟爲艱。霜風入懷。毛髮頓豎。擁爐煨芋。諒非遠志。所期二十四日。監膳加藤久衛門至。宣傳明旨。謂數日積雪難消。旌旄簡出。次日儒臣佐介三郎書至。大意皆同。不勝之喜。多於獲禽百倍矣。外具蜜柑壹籠。蠟黃壹桶。少佐晝灰撥火之資。伏祈一笑。

與源光國啓事

世子必非久虛之位。願上公博選賢者。以爲之傅。其次爲之少傅。必誠實端正。寡言曉事。有學有識之人。方能成就儲德。若徒好好先生而已。無益也。及今預教。已不爲益。況更遲遲乎。待其習慣成自然。乃欲揉而直之。蓋亦難矣。至於左右之人。亦須擇其質樸膽小者。勿使狎邪非僻之輩。得以親近。爲能庶幾。丙午年伊藤玄蕃謂瑜曰。世子靖伯世子。好奕棋。恐非美事。瑜曰。不妨。奕棋雖非美事。然富貴人必有所好。猶愈於聲色狗馬也。小人之導主。無所不至。願上公慎之。此時言此。誠恐觸上公悲痛。但賢人最爲難得。而柔佞望風夤緣。一或輕於訂約。便難更改。軟熟柔佞之人。最能害事。故不揣妄言之耳。諸侯雖與天子不同。然見故靖伯世子。官屬甚盛。不在省此數員也。況又至重至要者乎。賢傅在於輔養君德。不在激訐。以自取名。至若程伊川之教太子。如束濕。然則人情不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願上公慎之。上公必曰。安得如此賢人。夫夾袋中有此人。則誠善矣。若夾袋無此人。則上公平日不留意賢材之過也。茲錄禮一條。奉覽。禮。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

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二

前月十七八日。儒臣吉弘元常以十五日飛報留王儀事。諭知遂及於住居之所。云上公意欲以褊間孫兵衛房屋與住之。瑜即時辭之。仍恐元常言之。未能詳悉。故敢再瀆。昔宋相子罕之宅。南隣之墻擁其前而弗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弗止。楚使士尹池見之。問其故。曰。南隣工人也。恃鞫而食三世矣。遷之則無所得食。故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止也。齊景公以晏嬰之居。湫隘囂塵。欲更其宅。而晏嬰固辭。及晏子使晉還。而景公毀其比隣。以廣晏子之室。室已成矣。晏子拜謝君賜。立毀其宅。仍各給還其隣。而隣人咸復故居。夫子罕嬰嬰非真能賢也。而所爲猶能如是。今孫兵衛住此有年矣。其人好潔。房屋必自葺理。雖未曾入其家。外觀花卉菓木。亦自修植。其家必有安土重遷之意。若一旦遷之別所。勝於此者。其心僅能無憾。但止與此相方。則怨尤生矣。諺云。上房搬下屋。失去一石穀。言工力泥塗酒食之費。而未及於土木也。孫兵衛爲府庖有用之人。尙冀加惠而撫綏之。況可使其心抑鬱而生怨。此不獨本人怨咨而已。旁觀之人。亦皆不平。必謂上公厚於新人。而薄於舊人。親其疎遠。而略其久役。不能爲上公增美。而反爲生怨。瑜獨何心。王儀附在密邇。之瑜心豈不欲。然勢不可耳。王儀三年無恙。必有所蓄。斗簷。請小右衛門房東隙地。使其自構茅屋數椽。比之市里僦居。相去萬萬。之瑜與王儀感激。均爲不淺。不然。即以舊年所給之瑜園圃。令其結茅而居。必不願輕徙安居之人。且王儀出入波濤之中。生死不可期。今上公拔之污泥之中。登之衽席之上。其人苟有心胸。已自銜結無地。必不願更費清思。復煩周折也。長崎飛報。刻下當有回音。誠恐嚴令遂出。令之未下也。則無怨無德。令已發而追寢之。則歸美於之瑜矣。故先事而豫言之。且凡事忌盈。天之道。人道也。瑜聞之。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瑜誠不願自處滿盈。犯天人之所惡也。書曰。滿招損。獨其小者耳。本欲面陳。因傳達不能盡意。故以筆代舌。非上書也。故略其儀。惟祈照察。

與源綱條

恭惟世子閣下。仲秋言邁。天爽氣清。情舒意暢。蓮子舍而爲君。履朝端以思孝。臣民胥慶。童叟歡謳。可以徵人心

之愛戴。爲異日造無疆之福者也。茲者聚萬衆以修武。出有撫軍之名。逐禽左而大烝。習爲主鬯之事。祈加重慎。雅副具瞻。僕犬馬齒衰。尪羸日甚。欲遣候而未遑。徒日伏而自念。前月晦日。忽承大使惠以雙魚。登拜爲慚。悚惶無地。昔者千旄在浚。衛人欣羨不容口。況以赫赫儲副之重。而禮先寒峻哉。夫大夫之於儲副。相懸不啻什伯。故聞見者則不勝誦說鼓舞。而僕則不勝祗畏也。僕雖洵有罪然矣。願世子閣下。弘此遠圖。僕老矣不足數。使天下之賢人君子。聞風而起。翹首企足。望貴邦之郊門。思欲得當而至。以効其區區。則他日閣下之琢磨。媿於武功。而治道登於禽父。是則千里逸足。期年三至。而僕爲五百金之馬骨矣。可勝至願。故不敢以罪爲辭也。外具江珧柱拾枚將意。深媿輜裘。惟祈鑒原。

二

親饋爲貴人盛禮。三代之隆。惟周公大聖。身自進食飲者三人焉。嗣自春秋七雄之後。惟平陽侯饋食於蓋公。繼此則寥寥焉。今世子以本支之重。膳羞屢將雀舌龍團。手自烹瀹。盛世禮士之禮。一旦自親見之。媿瑜甚非其人。虛此大典也。可勝感刻。至於嘉穀果餌。物物豐腆精美。歷覽上閤。慚非伯樂。更難形容。又命今日勿造府踵謝。言之懇懇。重違長者意。不得不勉強祗承。可勝惶恐。

三

新歲不得隨班祝釐春蒐。又不及趨送。罪愆累積。無能滌洗。竊聞楚莊王田獵。觀於棒叢。擊刺虎豹者。觀於猿射。猱騰。趨材捷足者。觀於上功幕府。不敵不虧。賞罰平允者。不徒行也。中軍亟於下綬。事事指揮發縱而已。三者或勇或敏或公。皆於農隙之時。預儲制勝敵愾之器。今世子閣下。選徒禱馬。大都亦自如此。惜僕老憊。病孱。四五年矣。不及匍匐圍場。仰觀講武。寓兵之意。用是歎歎無已耳。茲者竭力奉候旌麾。薄具解蛤壹籠。少將芹曝。祗希吐存不備。

四

康侯之子。爲行有五。何謂五行。以君人之行。合之爲子。爲臣。爲弟。爲少之行而五也。康侯之嫡。是爲世子。儲副之重。其任固已不輕矣。他日邦家之奉。盡集於躬。臣民之責。咸萃於己。不能豫養君德。而一旦出身加民。鮮有能勝

其任而愉快者。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憂。未嘗知懼。程子曰。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妾之時少。合二說而觀之。可以知君德之養矣。親賢士大夫則莊敬而日強。不則安肆而日偷。蓋常人之情。稍不自檢束。斯已入於安肆矣。然古來嫌疑不一。或知而不敢爲。今世子以至公無私者爲之文。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斯爲善矣。豈以收拾人心爲患哉。

五

選者賢與者能。則萬事皆理。選者不賢與者不能。則萬事皆亂。昔者武王問於太公曰。舉賢而或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能。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何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好用小善而已。不能得真賢也。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以譽爲功。以毀爲罪。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故羣臣比周而蔽賢。羣黨而行私。夫武王。賢王也。猶且以此爲懼。況其下焉者乎。然而知人其難矣。非有學以廣其誠。非繇誠而至於明。固未易言也。

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君子何爲其惡惡道如是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必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民之親之也。必不能甚。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非孔子吾安得聞斯言也哉。甚矣人君之好惡宜慎也。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大學曰。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可見愛惡之道。非仁者不能得其當。善其用也。其可忽諸。

卷八 書五

答松平康兼

大凡畫像。至後世。輒展轉失真。此無足怪者。孔子五露。堯顙臯額。明明載之書傳。而後世畫爲長髯俊雅。張子房體。不勝衣貌。若婦人。近見數種。畫爲雄赳戟髯。兩目懸鈴。如此大錯。其他疇脩短之間。益不足言矣。此像豐偉秀麗。亦非小面。畫工於髭髯長短。多不用意。蘇東坡短髯。前見瓊洲借笠履像。美髯尺餘。然不可謂非文忠公像。

也。韓熙載以陰術害人，素行險陋，傾仄必非俊偉凝重之器。且諡文靖，亦稱文公。則蔡文類聚記載之訛，與熙載先後同時者李沆，亦諡文靖，不稱李文公。王旦諡文正，不稱王文公。何獨至於熙載則稱韓文公耶？肘掛雙屨，當似文公退之像，且有意以文公而事之，則居然文公，又何必求之聲音笑貌之間也。適有小忿，倉卒奉復不備。

與岡崎昌純

春間手札，論三木兄轉致盛意，深感厚情。臺下循行阡陌，遍歷閭閻，凡農民勤情田畝，墾治汙萊，婦子嬉愉，以及貧家終歲作苦，莫不釐然在目，纖悉備舉，以告上公。此誠輓世之盛事，而爲萬民造福也。今年各處饑荒，溝渠損瘠，被苦行乞者，不可指數。岌岌恐有他變，而獨貴邦無一餓殍，此誠君卿大夫之榮，而萬民之所尸祝者也。當守聞之，理當寵異，僕謂救荒之策，始如日用飲食，朝饔甫竣，當思夕餼。今日枵腹，又恐來朝轅釜，爲之君父者，憂未歇也。故當有道以處此，爲之十年，而殫於一歲，則全功盡棄矣。語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政蓄艾之時也。晏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助不給者，或非臺下之所能爲，然不可不知其意。民間固有刈穫方畢，而甌石無儲，父母無以養者，別其勤惰，審其疾苦，間施特恩，以卹不得已之人。政在此時，行其激勸也，儻能及今，蓄之數天之幸，數年豐稔，則公私廩積盈溢，雖有水旱凶荒，亦無大患。卽賑亦不必盡蠲，公帑矣。惟在臺下謀之，諸卿大夫加之意焉爾。嗣後又辱翰教，方在病中，手書則不能，代筆多爲虛語，故致遲遲。幸亮原之，前期已近，僕病四月，今已稍愈，晤時當竟夜挑燈，詳細往復也。伊藤貴同寅，希爲道意，或卽以此示之。病後草率不宣。

二

世俗之人，以加官進祿爲悅。賢人君子，以得行其言爲悅。言行道自行也。蓋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孫，官高則身榮，祿厚則爲子孫數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爲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榮瘁，祿食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故惟以得行其道爲悅。雖世莫之宗，其栖栖皇皇之心，固無已也。僕在此，屢有啓迪，疑上公漫無可否，故連年堅欲求去。臺下之所知也。特爲貴邦風俗所拘，事事皆藉他人爲主，非似中華進退皆自裁酌，欲去則翩然高舉，無有以縶籠之者，是故身雖勉強，居常怏怏。昨諭上公，鴻恩汪澤，覃被士民，此誠有高世主之心，而有志先王之道者，非深心爲民，豈能至此。台諭謂是行僕之言，別

後喜而不寐。若能擴而充之。則水戶一邦。當無有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矣。今且使仁心仁聞。達乎四境。使含恩之民。歡欣鼓舞。歌頌君德。而上公亦無反汗之虞。儻僕明歲尚存者。當俟臺下明秋至。止考究一可大可久之妙。不然。則事或中乖。而盛德窮於難繼。斯強弩之末矣。蓋蠲民租貸。民種食則倉廩將虛。倉廩虛。猶可言也。若代民償百官之祿。斗食以上。或可千石數百石。將如之何。則是小凶。而公帑反爲大凶也。其間必有變通。經久之道。至子孫亦世世可行者。昨暮以候久倦怠。素所蓄積者七事。一言不得發。儻今夕賤體可支。初十日當入朝。出朝即造邸中。當擾貴暑家常一飯。庶可備談一二事。若十一十二准還軫。又不能矣。侵晨反承華翰致謝。益媿。

與三木高之

僕於元日之夕。舊病齊發。意謂不能再見上公矣。不期延引至今。今上公入都在邇。庶可再奉色笑。無限歡喜。如聞道路之言。謂上公泛海至鎌倉。而後入都。此無知者之所測度。僕謂必無是理。上公明達矜慎。處平地而險。豈肯率意輕舉。且從船危。從橋安。人主不乘危。彼涇渭衣帶之水。一葦可航。又人人濟渡之津。耳目習慣。其風三面可用。卽有船頭逆颿。可以破浪鼓棹。卽使萬分不能。不過仍歸河干而止。漢臣猶且免冠力爭。甚者危言怒主。台臺卽未讀其書。豈不能推明其理乎。何不聞忠諫之言。且諸卿大夫。皆老成持重。皆未嘗泛海。必無阿意曲從者。固不足驚。且諸侯內地安行。告廟禮畢。先使祠官奉幣。徧告所過名山大川。何也。誠重之也。未有無故冒波濤之險者。聞此途須北風方違。目今南風司令。北風安可必得。萬一微風盪出外洋。豈人力所能收入。卽或順風可期。亦必不以萬民仰賴。通國倚靠之身。嘗試其險。若原無此事。台臺亦不必達知上公。若果有之。望與諸卿相商。度萬全。犯顏力諫。前者老臣凋謝。詎當作書奉慰。詢之。云貴邦無有此禮。故不敢造次耳。力疾把筆。不盡不盡。海中事與近藤兄屢言之。問之可得其略。

答大井田義行

昨邂逅岐路。倉皇分手。儻僕此時適在左顧。則必失禮於門下。因思小力蠢愚。每每訓飭。猶不介意。料平日之得罪於諸友者必多矣。孰能諒之。擲節愛養。敢不敬承明命。然何敢以藐藐之軀。爲萬姓所係也。惶媿惶媿。嘉惠宇陽芽茶。卽當瀹試以沃清德外。重之以鮮魚壹尾。是魚虎頭燕領。必能飛而食肉。僕來東武七年。今日卩見擊而

烹之。其味必佳。匆匆裁復。帶容面謝。不宜。百拜之稱。懼不敢當。謹留之以誌謙德。以後萬希自玉。

答平賀舟翁

聆來翰。知足下盡經思慮。此萬民之慶也。前書田多沮洳。水浸則土膏不存。土寒則禾稼不發者。蓋謂秋收之後。三冬及早春而言耳。二三月間。田盡深耕。起大土塊。翻而覆之。如伏虎蹲牟。然後以水灌及之。使土酥而釋。然後用攏耨之。然後用平攏打平。平時亦用水淹一寸許。四面阡陌。卽田邊間小道也。勤勤修理。勿令滲漏。亦勿令客水流漸。若大雨水多。須開缺放去。放畢復塞。以俟蒔苗。恐足下誤認前書。謂田中不當有水。致誤民事。故力疾作此數字。連日病甚。不能多及農功。須日夜以思。不過一理耳。有不可解者。不妨陸續來問。

與原善長

初見芝顏於外朝。卽有欵欵之意。此後相與日。洩真率直。遂竟無城府。不以遠近作殊觀。表裏如一。始終如一。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閱人亦自不少。欲如此光風霽月之懷。亦寥寥未有幾人。乃緣上公情繁北闕。夙駕星言。僕不得久沃方潤耳。懷念誠深。眷戀無已。屢屢翰札。又因賤疴雜還而至。且不解國書。不能親復。雖令譯者代書申謝。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終自耿耿也。敝門人佐藤彌四郎至。詳述興居。可勝遙慰。鄙人不合時宜。宜爲世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能收之格外。禮儀隆備。日漸增加。而台臺水鑑。又不在牝牡驪黃之中。僕何修而得此也。然亦幸而有此耳。儻羣相唱和。共播流言。萬里孤蹤。豈能一日立於貴國之庭。彼不過爲螿蟻。護法妄意。禍由僕生而已。笠井之子。僕聞其聰俊。極意欲訓成之。不料其於唐音不便也。心甚悵快。當一如來教而行。安積彥六頗佳。僕以其多病。又恐騰貴國之人之口。前以其父病辭回。至今尙未呼取。係台臺近隣。幸藉鼎言。先爲僕地。異日成。則此子之福。不幸不永。知非僕罪。不然。世俗無知。便謂聖教能殺人。撫爲口實矣。不盡惓惓。統惟崇炤。

答清水三折

時日易邁。轉瞬已逾半年。有人自水戶來。必問台臺起居。詢知迪吉則喜。似乎未以地隔也。然半年不通一札。欲謂之非疎節迂懶。又將何辭以自釋耶。其中之故有二端。台臺雖甚愛我。恐亦未能詳悉也。其一。僕自二月初九患腫毒。甫愈卽眩暈。眩暈未痊。復病耳鳴。耳鳴未已。舊毒復發。今月二十一日。方爾平復。轉展多病。自心亦自厭。

倦。其二。謬承過譽。有當今捨我之說。此事關係重大。辭之似涉矯情。已非披瀝膽之素。任之則遭讖議。則有出位謀政之嫌。此時上公力毀淫祠。僕遭蜚語騰謗。何敢輕易發一言。爲他人作話柄也。欲俟其定而後復之。胡寧遲緩數月。負傲慢之誓。不肯一字落人牙後。且古人之書有經年而復者。有數年而後復者。台臺好古博通。必能知之。必不至以僕言爲妄。四月十一日。託安積彥六致其意。未知能粗述梗槩否。儻此後復有東行。非然膏繼晷。不可以盡闡。豈能詳之筆墨之間。在遠不忘。更惠佳珍。感深肺腑矣。近來溽暑酷烈。惟祈順時節宣。僕舊疾如故。恐與此身相爲終始也。過辱軫念。銘戢無盡。神隨短楮。意與長檠。

答小宅重治

古來爲學。不問其貧富貴賤。不問其事冗事簡。惟問其好不好耳。好則最煩。最不足者。偏有餘力餘功。不好則千金之子。貴介之胄。祇以嗜酒漁色。求田問舍。何復有一念及於學問。且學問者。亦何必廢時荒業。負笈千里。而後爲學哉。家有母。學爲孝。家有弟。學爲友。家有婦。學爲和。出而有君上。學爲忠。慎。有朋友。學爲信。無往而非學矣。其不得其意者。時取古人之書。以印之證之。擴之充之。卽此是學矣。茅容樵子耳。郭林宗勸令爲學。卒爲大儒。世何有不可學之人。漢光武明帝之時。期門羽林。皆讀論語孝經。分番上直。以書納之懷中。暇則出而讀之。何有不可學之時哉。日日而積之。則善人信人。大而君子。無不可爲者已。惟佛氏爲喪心敗俗。必不可爲者也。欲爲聖人之道。而以佛氏雜之。是猶烹大牢於函牛之鼎。而投之以鼠矢。誰能食之。承惠梯子壹盤。領謝。足下抱恙未痊。何故爲此。先以小札奉復。諸容晤盡。

與小宅生順

文章之貴。立格立意。練氣練神。常山之蛇。處處皆應。節節俱靈。真文之神品也。若踞高山絕頂。俯瞰萬物。則遣辭命意。自然超曠。而其要務。使有關於世道人心。雖小小題。亦自有獨到之識。出人處表。乃爲可貴耳。若止於擒辭繪句。雖復膾炙人口。正如春苑之華。鮮妍易謝。況復有不及此者乎。爲文務使字字句句。俱從經史古文中來。而又不見其痕迹。水乳相和。一氣沖融。如蜂之釀蜜。蜜成不復辨其爲何花之英也。至能自開手眼。則六經皆供我驅策矣。或謂摹某人某作。做某人某句。大爲可笑。佳作路頭醇正。氣勢衝沛。辭意雅馴。與往日所見貴國之文。迥

然不羣。展讀終卷。喜躍不可言。貴國自是有人。足以踐僕平日之語。若能着力研磨。深造其極。自可一洗舊習。超然自命。近所嫌者。語意不敷。輒自鑄數言補湊。使人窺見底裏。故曰狐白之裘。不可補以他獸之皮。惟祈慎之。歌曲傳奇。可用方言調侃。記誌亦有之。作文不宜用方言奇字。屈平揚雄。終不得埒於經也。佶屈聱牙。以文其淺陋。豈是大手筆。集中辭銘皆佳。奉命評騭。故遂僭妄至此。幸勿爲罪。

答小宅生順

初識荆顏。惓惓慰諭。深銘厚意。敢効區區。僕以中華穢亂。義不應死。漂零海外。已二十年。幸蒙棫蔭。許得留止。貴邦。全忠臣孝子之節。非獨有大造於僕。遠近莫不聞知。亦所以章貴國之明於大義也。茲得偃仰棲遲。畢其餘生足矣。寧敢有厚望哉。僕幼學之時。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卽有退耕之心。荆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世。實無心於富貴矣。壯年謬膺主眷起家。遠過東山。然國是顛危艱難。十倍典午。是以屢違詔命。依稀蔡道明。竟日臨軒。舉朝糾劾。禍將不測。星夜潛踪。自竄海曲。僕素民物爲懷。綏安念切。非敢以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旣傾之廈。近則爲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無爲也。故忍死不爲耳。僕事事不如人。獨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無媿於古聖先賢萬分之一。一身親歷之事。固與士子紙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畝之園。閑閑泄泄。多者十餘畝。種植瓜蔬。易粟餬口。非爲困厄。何有咨嗟。至於我道泰否。氣運盛衰。僕不敢與聞。僕固非其人也。若果士大夫專意與聖人之學。此誠天下國家莫大之福。莫重之典。莫良之務。惟台臺共相敦勉焉。僕雖遠人。不惟舉手加額。亦日夜拭目思見德化之成也。又曰。除一方之害。愚竊以爲不然。僕聞之本必先撥也。而後風顛之。心必先惑也。而後讒乘之。高堂廣廈。主人曠而弗居。則必有狐狸鬼怪。從旁竊入而據之矣。元神榮衛。不能自固。則寒熱風邪。交至侵尋。而爲之祟矣。上公元侯大夫君子。果能知先王之道之爲美。修而明之。力而行之。作而興之。威而懲之。則政治自善。而風物聿新。洪水平而鳥獸之害人者消。聖教明而異端之害民者亦消。又何待於除之而後去哉。此非和陽五山。京師五山。能遺臭流毒。巢穴而藁塞之。是乃主持政教者之過也。武將悍卒。閑居退處。得祿而無所用。積金而無所洩。又上畏憲令。不敢有所舉行。及夫細民富室。黠慧士女。飽食煖衣。羣居無事。安

能鬱鬱兀坐屋子。下乃思招提蘭若。引類呼朋。說法聽經。談因論果。冀懺從前之罪過。妄希身後之福緣。於是窮愁抑鬱。罪惡過多之流。一鼓而牢籠之矣。彼釋子恣其顛誣。萬千變化。愚迷欲生極樂。一味貪癡。政如寒熱風邪。交侵迭乘而已。豈非元氣不固之患哉。彼誠知聖王之道之爲美。則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君臣父子之際。無限精微。家修之尙懼不足。何有餘功及於邪徑耶。僕故曰。是主持政教者之過也。或者謂貴國尙武。何必讀書。是未知古來名將讀書者之多也。爲將而不讀書。則恃勇力而干禮義。能讀書則廣才智而善功名。彼惡知之。謬承深愛。故敢自獻其愚。任筆極言。不顧忌諱。若夫自傷落魄。至煩援天以明詔之。僕實未嘗有此。草廬容膝。歌詠先王。有敝門人安東省庵一人。志同道合。亦足爲不孤。斷壘劃粥。亦足以不餒。生中國不用而不悔。安望居貴邦乃得行聖人之道。況景在桑榆耶。厚意誠無限。僕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願也。連日以敝門人事須報復。遲遲。幸惟原宥。

二

僕以台臺志同識明。學富議高。可以與言。且前所教者。皆大事。故披肝瀝膽而不惜。接昨日書。甚悔失言之罪。一書之中。有所得所疑。有不安不辨。台臺何用意之深摯耶。初見之日。有節義巍巍之語。僕謂台臺已得鄙人之素。故洞開胸腑。遂有富貴威武之論。致煩相詰。貧賤不移者。此高明所親見也。僮僕頑梗。不可理喻。德化。捉衿露肘。不能指石點金。夫非以貧且賤之故哉。然僕之志則必不可移。其有非義非道者。一介不可點也。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交趾船頭商旅。目稍工社諸人。及漳泉州船客。與長崎之聞其事而見在者。應不下數百人。歷歷能言之。無煩僕自爲誇詡也。若在大明之故。未可一二數。亦或有能道之者。僕亦不必言之矣。聖政體用之論。極有分別。然傳曰。務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兵志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徒以誅殺爲事。而不能使天下萬姓曉然明於邪正之辨。而中心誠服焉。是非拔本塞源之論也。乃若吾道泰否。貴國尙武。及僕居貴邦。安望其得行聖人之道三條。或是僕意疎語滯。或是台臺閱去書不詳。不能知發言之意。而徒奮其英銳耳。蓋進退以禮。謙讓不違。自是吾儒宜然之道。彼大言不慚。是乃異端誑誘愚弄之術。而謂吾儒爲之耶。孔子孟子。豈獨善其身。無有人心者。雖栖栖皇皇。然亦未聞自銜其玉。揭竿於市。以市之也。台諭語似偶然。辨之大早等語。僕愚陋終不能解。台臺有其誠。

而未有其度。願以僕之志爲不同。失之遠矣。何如將去書再三詳觀。則心自舒。氣自平。未必負三千里之遠行也。昨夜分還寓。今早又有小忿。率率不盡。統惟鑒涵。

三

午間欲乘肩輿過候。恐台兄力疾出晤。故止。弟意謂爲小忿。不意至於肩背作痛。或爲風邪所侵。幸勿輕視之。今日世子問中國何以遂淪於虜。答曰。失其民也。居官者不知治理。惟知掎剋。一有變故。遂至土崩瓦解。所以有國有家者。但當悉心撫字。民心若固。何憂外患。又問大明有火器否。前言不佩刀劍。何以應敵。答曰。刀劍特不帶耳。別有軍器局收貯。有事取用。烏銃。大明頗有。絕高手銃砲亦甚多。但民心旣背。堅甲利兵。適足爲盜資耳。又言韃虜虜殘淫污諸不逞之徒。倚賊行私。不得真主。無繇驅除。方欲暢言之。而台兄以貴忿。不同行。恐無解唐音者。故爾中止。卽告辭而歸。世子復令人致謝。祇此奉復。諸容晤言。

四

昔者韓宣子聘於鄭。宣子舊有玉環二枚。其一在於鄭。賈宣子求之。旣成價矣。而賈人必欲聞之執政。於是宣子請之子產。而子產弗與。夫宣子。晉國之上卿。而子產。小國之執政。鄭之存亡。禍福一係乎晉之左右手耳。故惟子產爲能不與。惟宣子爲能無怨。是以萬古稱而述之。所言丈夫襟期。識力與尋常迥然不同者。以此。故樂爲親故。間頌言之。非有他意也。而台臺乃疑爲舊年之故。稱許過當。僕自揣譴陋。逡巡拘指。而不敢居。亦其宜也。豈復有他意。承惠鰻頭壹箱。領謝。台臺儒素。何乃以貨財爲禮。統容面頌。昨別後卽爲寒熱交侵。至夜分。方復。故約明日午候見上公。未知賤體如何耳。適以冗極。未得裁答。希亮原之不盡。

五

聖人之心。與天地同體。烏有所謂紆曲隱避者。兩議皆非。籓籬之鷄。不足與量天地之高且大也。一則不知聖人之心。一則不諳天下國家之故。蓋史書乃書魯及列國之事。非夫子所得而私也。夫子任之與諱之。皆非也。且執筆自有史官。飲至策勳之時。已載在國史。孔子卽欲諱之。其將能乎。且此事係定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乃在哀公之末年。又何容得諱之。然此二說。乃先設疑而後解之。文理極明。顯非有首尾支離也。胡康侯豈有輕易下筆

之理。不必過疑。冗次率復不盡。

六

己刻承諭。適在遣人還崎。未得卽復。豺非能食虎。但舌利舐之。卽潰爛。虎變虎威。誠不可犯。然不能防患。豺矚其疎虞。以舌舐之。必致其斃。然所以害虎者。非止於豺而已。蝟亦食虎。駘亦食虎。三者皆陰中之也。象龐然而大。高十尺。次者八尺。小者亦六七尺。鼠豈能奈之何。然能穴於其耳之中。則是以制其死命。至今燕都及交趾。象房必穴四孔。如鼠穴。象則以四足踏之。目不敢移。夜不敢臥。皆實有其事。二者乃警戒人君及大人君子。當防患於未然。毋以宵小爲不足畏而忽之也。言虎之威。象之力。尙爲微物所害耳。非獨鼠能害象。地亦能害象。鼠與地皆陰物也。理或然歟。虎有乙威。語不知其所出。弟於嘗所讀書。今見之如逢新客。於偶見書。今見之如接異國人。前在長崎。曾與台兄言之。今三年矣。台兄應忘之也。笑笑。

七

廿七日捧讀翰札。台臺親奉上公面命。令僕於朔日進見。昨晨一無所事。冠衣坐候。竟致愆期。僕真不解其故。僕屢言來書云。午間至公邸候見。諸人堅執。以爲細問來人三次。皆言午鐘。既畢。從容造府。則是坐聽午鐘而行。過期已久。豈不駭然。上公爲何人。今月朔日之見。爲何禮。僕千里遠來。爲何事。乃竟以兒戲誤之耶。整衣嚴坐。似非慢事者已。輿人祇候。而竟後期。雖有智者不能解其故矣。上公汪洋大度。澄澄萬頃之波。毫無纖芥之嫌。誠爲不可及。而僕自顧愈慚。台臺手教儼然。是言午間候公邸也。而僕後期而行。是僕偃蹇也。上公位尊勢重。如此虛誠。是天下之至美也。僕不能將順其美。願乃以偃蹇答之。不幾爲後來儒者之罪魁乎。偃蹇者。驕也。僕自揣何才何德。乃敢驕人。卽使有德有才。又何敢驕人也。往讀田子方王蠋等語。皆言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者。驕人耳。千古以爲美談。僕獨評之云。此非聖賢之道。非聖賢之語也。富貴者固不敢驕人。已。貧賤者又安敢驕人。貧賤者特不可諂人媚人耳。又何挾而敢驕人耶。故曰。非聖賢中正之道也。僕往乃言之。今乃身踐之。豈非言行相違耶。聖賢自有中正之道。不亢不卑。不驕不諂。何得如此也。自昨至今。轉展不自安。誦折柳之章。以自警。故走筆奉聞。諸侯面譽。不盡不盡。

答小宅生順野傳論建聖廟書

上公賢君也。聰明睿智。不世出之主也。茲欲建數千年未有之業。而垂之千萬世之久。誠宜熟講而安行之。合乎天理。宜乎人情。後日可以無悔。即使少有過差。明主可以理奪。二兄宜無默默而已。夫明君之舉事。其難其慎。百倍於中主庸君。非賢君反難。而庸君反易也。其理易明而可曉矣。前者相度廟址。弟謂遠而僻。不便。二兄謂上公慮有遷變。故欲遠之。以垂永久。可謂長慮而却顧矣。真他人之所不能及也。雖然。僕切以爲未盡善也。古者建學必於國都。大事於此焉出。其後欽至策勳。行之太廟。而獻馘獻囚。必於泮宮。所以聖廟與學校。不宜相去也。古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非徒予之棄之。與衆共之。示王者不敢自專而已。亦所以厲世磨鈍也。而厲世磨鈍之大者。莫大於學宮。農夫之子。可以升之司馬司徒。辨論官材。簪纓之冑。可以移之郊遂。創懲逸志。一升一沉之間。人自不得不憤發爲善。而銷阻其邪慝之思。於是國藉成德達材之用。而家裕溫恭孝弟之規。法至善也。所以聖廟不宜與學校懸隔也。既已立廟。朔望必當行香。若上公親行。而衆官不隨。則威儀不肅。號令不申。若衆官必欲從行。則車馬人徒。勞煩過甚。每月兩次。人情不堪。未行而遇風雨。不得不止。已行而遇風雨。不得不歸。弛廢之端。便從此始。且上公歸闕之後。必須處守攝行。執事有恪。恐難始終如一。委之守廟人員。無足重輕。是遠廟之不便。一也。春秋二仲。皆有丁祭。牽牲繫牲。視牲點牲。皆先一日行禮。而要須國君親行。鄉士大夫各有執事。遠則難歸而復往。必當建立齊宮。禮諸侯之子。不敢居父之寢。况人臣而敢居君之寢乎。處守齊宮。又須別建。如此則工費浩繁。而從官及隨役。尙無止宿之處。是遠廟之不便。二也。卽或權宜立廠。少蔽雨露霜雪。而四無屏障。下無架閣。不能驅禦風濕。官徒勞動。轉生困怠。風寒所侵。或有二三人少生病患。愚人之心。易致猜嫌。必謂孔子至聖。祭之不能致福。而反以生災。誠不及我佛之雨感。且官民非真能崇信聖教。特以上公勸諭之切。稍稍二三其志。一旦不見可悅。而徒見可畏。則事佛之心。較前益堅。是上公誘之爲正。而反驅之從邪。則深負盛心。是遠廟之不便。三也。今聞郭中之地。縱廣各五十步。廟堂齋舍。儘可量地而爲之。時下生徒不甚多。齋舍必自有餘。異日生徒衆多。至學舍不能容。此時別議恢廓。則事事皆爲美舉。人情歡欣踊躍。無不樂從。如此。則上公今日之盛德大業。且爲四國所興觀。而京師亦來取法矣。誠見四國之人情。皆以上公之舉動爲正鵠。小有不善。則人情懈體。而聖

教不興。行之得其道。則上公爲聖教之首功。而日國興賢之鼻祖。四方且尸而祝之。與孔子永永不磨。又何長慮却顧之有。人之不才。不至孫皓符生。必不毀及聘廟。又無煩過慮也。此但略及其利弊。而廟學之相須已如此。遠廟之不便已如彼。尙未及聚材鳩工。設官吏。設掃除人戶之煩費也。惟二兄委曲詳達之。弟連日眩暈。步履傾欹。少瘥亦當趨造面陳也。

答野傳

從古據高位。威稜惕息者多矣。而恭謙下士者獨傳。蛇行匍伏。足恭貢媚者多矣。而義禮進退者獨傳。寧非禮之不可踰越哉。然而其間亦難矣。故惟衛長平與汲長孺。千古傳爲盛事。而未若今茲之盛也。僕所以冒昧而來者。蓋稔聞上公以周室之至親。居冢宰之重位。問學優於五車。德譽隆於一代。而汲汲下士。不異姬公。故晉謁之時。從容長揖。上公毫不致疑。而情至言耳。慙慙無已。賢明之聲。頃刻遍於輦下。不日問四方莫不聞之。豈非聖賢舉動。能使天下觀感哉。然僕之微名。亦附騏驥而遠矣。台臺至許之爲大丈夫。僕恐過已。種種獎借。推以人師。退自省循。愈增慚悚。台臺妙齡博學。志廣辭華。誠國家之上瑞。當代之名珍。私願觀光已見其一。乃執謙如此乎。師曠有言。少而好學。如旭日之光。繇此而歷於日中。晷不至從心不踰矩不已也。何遠夫。老泉之足云。故知上公培植之深。立達之廣。儻得盡觀上林琪樹。此時不知如何奪目。前者導引勞神。中心感佩。未伸執贄。先貺佳儀。益深銘戴。對使拜嘉。統容面頌。賤恙頭岑岑眩暈。潦草不恭。更希崇炤。

二

前月十八日。奉華翰。適當尊公老丈枉顧。別後卽眩暈伏枕。後雖小愈。手顫不能作小楷。奉復遲遲。罪甚罪甚。雖在病中。讀來書大爲喜躍。自古以來。世不乏才能俊乂。特以不遇賢君聖主。故使瑰奇抱德之士。賣志而歿。良可深痛。今上公種種明德。直可邁越古來哲王。若夫敬之一字。堯舜至於文武。心法相傳。惟此耳。弘此遠謨。萬善咸萃。自然野無遺賢。自然至於惠鮮鰥寡。王道之行。於今見之。此政台臺際會之時也。惟冀共爲敦勉。力襄至治。必期成貴國無前之美。必期爲王者之法。萬愜鄙懷。比之他州。區區小善。人人所豔稱而樂道者。不啻太陽燭火矣。僕雖衰朽遠人。蒙上公破格隆禮。亦扶杖而觀。章叟之鼓舞。可藉手以雪胸中憤悶矣。台翰敬勝怠勝。誠師尙父。

之格言也。至若引用文王一節。僕以爲少有過差。蓋文王之聖。生而知之。終身以之。故曰緝熙敬止。非從憂患而得之也。若從憂患而得之。則困心衡慮已。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近聞上公之招。若藉庇無恙。擬於望日東行。旬日間便當會晤。率率不盡。

三

八月初九日午刻。奉手書。知上公旌麾已臨常之梯岡。承示福履綏和。扈從悅豫。可勝歡忭。郵亭駐節。更煩遐念。錫以巨鳥貳翼。因詢其名。難抒熱薦之誠。徒切先嘗之媿。此鳥大明名曰蒼鷺。一名蒼輿。緣此鳥善鳴。戒旦之時。使人辨色與。繇此得名耳。祇恪拜嘉復命。尙容肅緘。帶候。不盡願言。統希涵鑒。

四

初五日午。捧讀來教。知上公閣下。瑞藹門閭。宇下均膺福慶。誠爲深喜。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人君之有道者。均足使婦子嬉嬉于田之獲。又復減大庖而念寒士。僕無犄角之功。坐收羈足之惠。拜登爲愧矣。煩於公暇致謝爲感。時雖早寒。賤疴近亦少愈。乃屢遠念。銘佩難勝。望日卽當戒途。旦夕親承台教。草草附復。不宣。

與野傳田犀

前者惠以瓊函。推許太過。復承佳貺。媿感無涯。亟欲造府申謝。緣以賤疴爲累。日延一日。乃反蒙台兄垂問。益深悚仄。朔日又未得走送。昨有人自獵場來。備知上公安好。二兄佐佑欣欣。鄉大夫諸公及近侍御者。各各無恙。甚慰。惟是今年狩獵。不以得禽多多爲善。中必疊雙爲喜。獨以人馬安寧爲慶。惟祈致意。鄉大夫及近親諸公。少抑上公勝氣。以爲一邦福祐。幸勿更爲憊憊。則所獲無限矣。本欲作書申意。閣老。因日本書則辭不能達。唐書則大費參詳。是以不果。帶祈兩兄委曲致意爲感。諸埃晤言不盡。

答田犀

敝邑遭天不造。四海陸沉。僕捐墳墓。棄妻子。漂流瓊尾。似乎欲潔其身。然衡之以大倫。玷缺多矣。幸蒙貴國寬仁。破格相容。感載五中。莫可圖報。乙巳歲。猥辱上公招延。孟浪承命。謂鴻河不擇細流。安冀輕塵足嶽耳。於今四年。未有少效。若曰泰山北斗。學海廣淵。卽切獎借之過。夢寐寧敢自欺。上公謙恭下士。懇惻真誠。欲邁魏文而駕荆

莊。豈彼區區交戍所得。比方萬一。恨僕性執才庸。不能隨機通變。空爲後人作話柄耳。台臺學富名高。不意自得晉接於此。幸茲桃李。盡在公門。乃猶斗筲自擬。遜彼瑚璉。台臺其亦知斗筲瑚璉之所以異乎。明染黍稷。舍此莫登。則爲瑚璉。逐而不舒。隘而不能容。則爲斗筲矣。器則藉人而成。人不因器而限。爲貴爲賤。皆人之所以自取也。至若輦轂遨遊。策名熙代。桑弧之初志。父母之夙心。豈有故園空老之理。僕異域飄零。亦不戚戚於此。或者重見天日。庶得展其壯猷。不然荒煙野草。安知埋沒何所。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無可爲台臺道者。賤念纏綿。奉復遲滯。前已面陳。或者少道罪戾。統希鑒炤。不宣。

答吉弘元常

十九日以碑亭事倉卒下問。答之未詳。罪罪。此特爲石山戴土者言耳。然山固有土。山戴石者。則不須立椿。但平其石而建之。工力較省。墓前左方十丈。內外俱可建。惟當相其宜爾。碑多亦有豎於墓右者。然非諭祭諭葬壇數多。玉音疊降。未有多建碑者。亦緣墳墓不喜多石也。前所云石柱。恐此間難得。故止云一丈伍尺。然出土。止九尺一丈。上頂仍須以堅材接之。若神道碑。則立於入山路口之左。碑製短小。碑亭僅蔽風雨足矣。下亦有不用蟲屬作跗者。四柱可也。文公家禮。皆土禮。間有及於大夫者。若諸侯之禮。未可盡以此爲憑也。墓前之亭。八柱或十柱。儻要西面通明。須用十二柱。在日本則爲費不貲。用民力莫可限量。當察民情事勢。何如先與大臣酌議允合。蓋人君之孝。合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則大矣。姑俟明歲秋成以後議之何如。

二

僕不幸先父母久已厭世。同胞惟兄弟二人。形影相依爾。國變以來。倏忽分地。人情難割。於此爲甚。家兄通籍四十載。徒立相如之壁。虜氣濁亂之後。勉種東陵之瓜。每一念及。五內崩摧。况加之以生妻弱息。種種難堪。地異俗殊。惟有上公推赤心。置人腹中。今復見台臺以身嘗之。淒楚爲處地之至言。感淪臆髓矣。多病盡從此中來。新瘡。喜客人有同心。不止康節先生而已。特以逆旅不能欺嘉客。浮辭不能當大方。深用爲愧耳。台臺乃體卹。至恐蒲質勞疲。極感雅愛。至以爲上公之幸。通國之大幸。僕糠粃遠人。增之千數。不足爲貴國重。去之千數。不足爲貴國輕。獎譽至此。媿汗浹踵矣。葆氣之誨。敢不佩服。明教久未得詣府奉拜。罪甚。尙冀鑒涵。

與板矩村顧言

夏秋之交。酷熱無比。兩兄旅邸。或未甚寬敞。則清風之來故人。或未數數也。僕自上公榮發之夕。舊病頓增。兩日以來。足腫牙浮。頭目脹悶。內外徒倚。無地自容。晝則求其涼夜。情同孺子。夜則望其速曉。無異曷旦矣。近日風疹遍體。日夜爬搔。意與灰頽。情懷冰冷。西山暮景。淹忽若流矣。上公屢惠甲魚。雖天熱。或有不至者。而肫篤之情。含感無已。祈臺兄爲僕懇懇致謝爲荷。力疾書此。恐不能竟。百不能盡一也。政府諸公。以及諸相愛友人。均當致書問候。以病不能從心。閑暇之時。晤言之際。敢懇臺兄一一致之。何如。然不敢必也。

卷九 書六

與安東守約

冬春之交。兩次附書。並拙稿七篇。聞兩舟俱至。定應久塵記室。此時遠近傳聞。藩臺不以推賢進士爲務。則是與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何以濟哉。故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貴國。因口冬口春。時有不測。擬於夏間。附舟後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來迎。亦緣虜與盜。充斥思明。故至盤石。聞林門亦有洋船。僻不得達。一入營中。遂住其舟檣。去駐數月間。雖月與藩臺艦舳相銜誼。不以一刺通名字。或有笑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却。自安愚分而已。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早。卽破城滿夷。斷頸折股。虜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江。束手就縛。遠近稱快。驩聞若雷。逆虜扼江而守。列炮如星。馬玉老擐甲直衝。一鼓登陴。虜騎所稱。曠悍驍雄者。殲夷略盡。大酋管効忠最爲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似謂虜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換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剛愎貪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甯。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爾一敗至此。雖死何足以贖罪。上遊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揚廬鳳。蒿目以待王師。披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驛。送印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直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爲功。直

唾手間耳。幸總督忠靖伯陳燦老。老成持重。鎮定周詳。提督馬玉老。雄豪激烈。吐氣吞胡。况復謙雅和衷。剛柔相濟。分陝猶與文武同心。豈不足以復高皇哉。瑜欲附船。仍還貴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責成大義。瑜十五年。間關困苦。原有本情。遂乏一時。權宜之說。暫留旬月。約以明夏。復過長崎。不獨傘裘釣魚。無可相助爲理。卽畫荻城合州。何能仰答余大將軍也。以足下情誼愴懸。故敍前後事情。而並及近日勝敗之形。不倫不次。純希瀝瀝。無限依依。帶埃來夏。握手細言。

與安東守約

小橋送別。近在目前。徂冬及春。捷於隙駃。歲序維新。景物明麗。鄉士大夫以及庶人。無不以爲喜。惟學者則以爲懼。通計舊年之功。未見大有所進。而瞬息已增一年。設使歲歲如茲。百年止是鄉人。何時可以及舜。若能繇晦而明。繇剝落而發生。則三陽之泰。亦足以爲法已。賢契茂明進盛。芳春百卉。故舉此以爲燕賀。他惟有志者幾之。不足爲庸俗人言也。尊公老先生。新禧駢集。此乃斑衣之慶。不佞雖籍庇粗安。朝夕之需。復塵遠念。惟是秉燭之光。疑無幾時。儻得與賢契及諸英俊。大明斯道。則亦不虛此生。古人曰。功崇惟志。志則崇矣。而功不副。奈何。左傳者。漢時以爲大經。漢史稱公車貼大經十道卽此也。用以啓迪後生。最爲近而有益。前書已曾奉復。諒已入覽。羽便聊布數字。不宣。

與安東守約

前月初四日。謁黑川公。方得久談。言辭欵曲。送迎致恭。自坐當戶。執謙極矣。謂惜乎不知文理。不得時延談論。暇時將論語一說爲妙。來時須攜一通事來。謂節且衆人交禮之日。不佞不當往。不當與長崎人同也。惟暇時時常一顧。此月完翁作通事。不能達其詞。而意則可知。緒方兄又云。每見不佞。必服袴褶。有緊要事時。亦必撥冗相見。故亦不便屢往。賢契此來。疑無不相見之理。揣鎮公之意。似甚欲得賢契警談。而不佞亦欲賢契相見。得備言所以。不然。黑川公雖甚愛不佞。終不能知其詳。舊冬所託圍屏六幅。書上。外守元格言二幅。文宣王牌一幅。並寄希炤收轉致之。前漢書歸自京師。真合浦之還珠矣。甚喜。如數領到。當爲批閱。惟不令句讀。爲不可解耳。韓柳文未得其人。言之屢矣。有便卽寄還。石碑圖既知螭首及蟲屬矣。碑身僅一方石耳。厚七八寸。以至尺四五而止。兩頭

作牡。以納上下牝中。碑陰或磨礪。或粗質。皆有之。長短視碑文之多寡。無定數。無可圖也。四週各勒二道。相去二三寸。小者餘中勒花卉。大約纏枝牡丹。纏枝蓮爲多。韓文公平淮西碑。碑高三丈。字如手。除去螭首及蟲鼠。則碑身亦不下於一丈七八尺。大明碑之極小者。連首及跌。亦必一丈四五尺。其廣大略三尺至五尺而止。長短闊狹。貴於宜適。近著訓蒙集。誠有益於學者。何謂無益之事。當留意。速成之外。韓柳文三封共十八本。並寄。惟炤收。

與安東守約

改歲已來。未得手書。兩日連有人至。知賢契近日動定。甚喜。且詢知尊人悅豫康寧。此人子之至樂。又聞隣境土至江戶。皆盛稱賢契之名。所謂顯親揚名也。前有江戶僧人至。屢屢傳說。亦俱如此。惟願益加勉勵。修身讀書。爲貴國開闢第一人。不佞亦藉手以與榮施矣。君臣相得。人生大願。然處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盡其在我。之誠敬而已。不須急急也。前以賢契之素行觀之。必無不得君之理。今果然矣。但君臣相悅之深。益宜事事敬慎。若有心不盡。一味逢迎。所喜不足以爲後日長久之計。惟小人容悅之故智爲然耳。非賢契之所爲學也。非不佞之所望於賢契也。七十行役之說。屢承懇懇至意。賢契之愛我。誠深也。但此事不可苟且。不佞之守身。至今如執玉奉盈。猶來姦人讒賊。萬一真足以自污。洗之亦不白矣。可不懼乎。詳味來意。意欲權買一婢子。舊年有婢。頗好。年長貌醜。而有才德。新正問之。已遠去矣。甚爲可惜。昨日偶來一婢。止年十二。甚小。不解事。當試而後定。若有一婢能解事。則不爲下人所累矣。因思不能自作飲食。致目前種種煩言。雖小人用心險惡。亦不佞之過也。孔子贊。無書中庸四語之理。全章尙不能盡。孔子多爲模擬之辭。豈四語足以盡之。已爲別作一贊。有暇而無病。卽當書寄。且不佞不能作八分書。求人書寫。而不佞自署其名。此有生以來所不爲也。記跋二首。希炤入。

與安東守約

昨健翁至。云賢契意欲至崎。苦於手中不足。欲不來則又恐不佞見怪。以此躊躇。不能委決耳。其實欲來之意甚切也。健翁聞之。獨詳。如此是賢契之於不佞。猶有未能盡知之處也。不佞之心。光明如皎日。自信無纖毫雲翳。而與賢契相信如金石。乃猶遲疑勉強。復作此慮耶。以不佞欲見之心。誠思旦夕。旬日別去。反增悵惘。以賢契力有不能。遲遲無妨也。萬萬俟其便而爲之。不可勉強也。無人乎子思之側。必不能移子思。不足爲慮。特慮子思

之側。皆伐木削跡之徒。深足爲子思危也。然孔子之於蘧伯玉。相去欲千里。而相信益堅。其於陳亢。日夕相接。而論議如此。故不在於遠。舉近也。不能縷縷。統容再悉。

與安東守約

前月大風爲災。第一惟敝廬足憂。賢契世居城中。亦羅斯密。誠非意料所及。廿八日書。謂是門及盛使屋耳。完翁至。謂賢契所居皆倒。而如琢謂是欹斜。欹斜尚可。若傾倒豈貧士所堪。便中希詳示之。欲遣僕人耑候。緣數日來。復憂海溢水湧。則敝居必致坍塌。雖是劉伶安豐伯仁輩。所謂渡江來。日在醉鄉。猶幸及其醒時。少藉其力。故不能遣。益切懷思。屏已書上。真字格言六幅。行草六幅。格言以存心。養性。修身齊家。敬君。治國爲目。皆粗粗淺近。不取深奧。亦是卿大夫語。不爲信。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嘗曰。存心養性者。少異於正心誠意。而大別於明心見性也。養性六戒。恐賢契一時遺忘。今錄上。又大字草書屏十二幅。又令高徒久敬絹書。宣聖牌一幅。幸查入分致之。諸容再悉。

與安東守約

來貴國住居。其便有四。日夕相親。一也。省無益之雜擾。二也。惜精神省費。三也。可免人尤。四也。此不佞所深冀之者。但貴國君新蒞任。賢契雖極慎重。尙須事事斟酌。似當先煩清田翁於黑川公前。探知口氣如何。然後懇貴國君致書爲委。萬一賢契力懇。又諸當路錯愛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不允。則新政之初。必大不樂。是於賢契有損也。不佞在此。無益於賢契。而有損之。不佞何以爲情。故須慎而又慎。日前清田翁在健老人處。慨然言之。亦以此自任。及今連候三四次。寂無一言。故有可疑。賢契尙須爾耑一書。問確而後行。萬勿輕舉。鮮螻生劈。手親續鹽德公乃爲林宗作粥耶。何以消之不盡。

與安東守約

一月不得手書。不知何解。懷念之極。此間欲寄書託江口氏者。將二十日矣。尙未得其便。亦不得其解。或江口氏以不佞不肯住庫中。故爲此以作難耳。抑許時竟乏往還者耶。大凡處事。須先以禮裁度。而後發之於言。原思爲宰而辭粟。裴炎作相而辭堂饌。賢者至今非之。云不能。則當辭宰辭相。不當辭粟辭堂饌。此論誠是也。賢契十六

奉君之言。誠過也。彼時不便之者多矣。而不能發之於口。今以此言報復賢契耳。故高潔之行可爲也。高潔之言不可爲也。若夫有關於衆。雖高潔之行。亦不可爲也。昔者韓宣子爲司馬。將斬人。郤獻子爲元帥。馳救之而不及。使速以狗。曰。吾以分謗也。此意可深長思矣。前言駟馬不可及。不佞之所以諄諄言之者。爲後日耳。賢契近君。凡有妨於衆之言。一字不可出口。且每事當顧大體。不得市私思。慎之慎之。若不佞加二繳還。此極易事。且理所宜然。若夫賢契總扣之。是不佞食其六而賢契食其四也。半俸之言又戾矣。又必無之理。俟江戶示到。速速寄我。即當設處奉納。諸再悉。

與安東守約

賢契盛情。不佞實深感激。但賢契有厚祿而爲之。亦自不妨。今在清淡之時。養廉又不豐。前日屢見論。不佞深切惶愧。更加憂懼。若能相與有成。將來爲人傳誦。則後來人人發憤向學。其父母亦尊師重傅。儻不能有成。後來反貽他人口實。今不佞亦不敢辭賢契所言盛意。辭之則日用無以爲生。不佞之意。但欲覓數畝之地。住此灌園。頗足自給。不交王侯。不涉世趣。亦自高尚。賢契來則與尙論古人。考究疑義。酌酒談心。更無餘事。如此。則科頭敝衣。閒閒十畝。萬一有貴公長者。枉車來顧。則飯脫粟摘園蔬。笑談半日。亦有佳致。所得足供衣食。則賢契之所惠。自可逐漸而減。儻有盈餘。竟不必復煩盛心矣。不然。或他處有好學者。同爲之。則稍輕而易辦。賢契聲氣既廣。必能知其淺深。但恐貴國如此盛舉絕少耳。

與安東守約

伊藤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賢契欲然不足。大爲推重。虛心好賢。此更賢契美德。然賢契豈遂出其下。評駁數端。言言中竅。聞之自應心服。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刻沐猴。耳目口鼻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爲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口鼻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必抵之爲砂礫。何也。工雖巧無益於世用也。彼之所爲道。自非不佞之道也。不佞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耳。萬一世能大用之。自能使子孝臣忠。時和年登。政治還醇。風物歸厚。絕不區區爭鬪於口角之間。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如果聞其欲來賢契。幸急作書止之。若一成聚訟。便紛然多事矣。此是貴國絕大關

頭萬勿視泛泛也。其人年幾何矣。世間淳誠謙厚。更有如賢契者一人否。不獨貴國。卽中國亦在所必無也。若果來。不佞當以中朝之處徐鉉者處之。必不與之較長絜短也。棺製成。希卽寄示。有未工處。尙當訂定。

與安東守約

賢契兩次過長崎探我。五月初十日。無故堅意欲回。有恙亦留之不住。致有前日之疾。尪羸困憊。心甚憂之。未知目下何如。腹痛泄瀉。豈堪久而不止。久卽脾泄矣。惟加意調攝。蚤痊。速寄我知之。前言江戶寄書極便。云每月兩次飛報。別來五十日矣。豈遂無一報耶。不佞於七月十一日到東武。因冒暑致疾。十八日見水戶上公。禮貌甚優。上下俱已申飭。肅然可觀。次日早卽令儒生小宅兄。到寓致謝。云昨日有勞。誠恐受熱。相公心不自安。特令某來致意。此禮甚好。又云不佞老人有道。朱魯璣乃字也。不敢稱。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不佞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今已將舜水爲號。舜水者。敝邑之水名。古來大名公多有此等。如瞿昆湖。馮巨區。王陽明。皆本鄉山水也。今撥住中房。修理完日入屋。十九日。上公奉命就國。來月初三五啓行。卽日已畫圖遣去。復造房於水戶。房屋完日。不佞復當至水戶居住。明年夏秋。方得回江戶。一別之後。遂與賢契如此遼闊。人生之事。何可意料。上公大約有建學校之舉。入境以來。德譽日隆。未聞疵政。久與之後。另當一一奉聞。必得款語。方可及於他事。奈適逢其匆匆。尙須異時也。觀三省一事。如此溫言相答。必非不好士之君矣。三省近來頗跳躍。不循禮。小兒難馴易敗。故須重慎也。且看後來何如耳。時下令寵。已當彌月之期。旣得佳兒。卽當速速於貴國主處。附信聞報。仁者有後。不卜可知。然亦須一聽佳音也。並將貴恙何如。詳細寄我。外來往書稿三篇。附覽。移房之後。或者少閒。然初到。往返必不能已也。尊公不另書。幸藉賢契詳悉。奉聞。

與安東守約

昨暮得前月廿八日書。內云頃讀聖賢之書。反己求之。可媿者不一。此是好消息。後復云一念之差。幾爲百行之謬。及大自懲創等語。甚爲駭愕。賢契以沈潛純粹之資。學問大端。俱已有獲。或者爲宵小所欺。不能炤察則有之。或者過誤則有之。何至有一念之差。此必有所指也。大夫但不媿於地。不媿於衾影而已。不必求調於衆口也。如不佞與潁川齟齬。繁言沸騰。如琢與江口。撫拾莫須有之疑。遂爲萋斐貝錦。如琢大肆蜚言至今。不佞必當落於

汚泥之中矣。何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汚惑其言者。或者貴州數人而已。前江口到柳川。見賢契。亦稍有媿悔之心否。或欺天遂非。猶尙自文其過也。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爲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一也。且不佞居於此地。人地則甚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輕與相接。卽有書來。亦當稟明黑川公。其爲煩瑣。二也。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猶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以益之。三也。其他僮僕乏人。手長袖短。班荆非禮。傾蓋無資。又不在此數。賢契幸婉辭之。多一事不若少一事也。且又無益。萬萬不須務此。杜詩不必更寄。鄭傲老書。已致之矣。

與安東守約

正月十六日。自幾田氏送到賢契去年九月念二日手書。知令先尊老先生。於乙卯年十二月四日永捐賓客。賢契兩年無書。心固疑之。丙辰年。陳入德次子久松到此。云令先尊已棄世。問渠何時。云六七年矣。後問此言。得之何所。曰柳川人言如此。不佞云甲寅年十二月念二日。連得兩書。送我紙筆墨。書中並不言及。豈有父死而祕之者。是以不信。但年已甚高。又聞時或有忿。心竊耿耿。今得書果然矣。然賢契豈不知居喪有報訃之禮。乃直至十二月。服將闋而始告我乎。今終不能不相聞。遠念獨不動乎。此又何說也。素知賢契孝養備至。養志口體。無媿古人。壽登八十三四。可以無憾。然人子之心。雖天假之以百年。亦未肯遽以爲足也。外具奠儀黃金若干。遠道不能備物。希爲我具牲牢。先靈當有祭文。以賢契無行狀。泛言則爲虛譽。略一稱道。則掛一而漏百。反似掩蔽其美。不可以傳世。故不爲也。彼時賢契當著事實。以求鄉先生行狀。又將行狀事實。刊刻成書。以求先達墓誌碑銘。凡來弔祭者。皆送冊。賢契獨不知之耶。奠金原擬拾兩。以賢契固執不通情。是以一減再減。以至於此。則萬無却理。豈復援辭贖贈以藉口耶。不佞今年七十九。稍復苟延。來年則八十矣。百病咸集。突如其來。不知何病。或一兩月。或三四月。不能脫體。欲得賢契一來見我。瞑目地下。翹首西望。若歲大旱。跋望霖雨。何時得從容把臂也。閣筆授淚。將以語誰。

與安東守約

賢契丁巳年九月書。去年正月十六日到。不佞些微儀。有好便。七月十一日先附去。而此書則八月初二日草。其人至今未行。問之尙未有行期。此以中原道里計之。不及二千里。何艱難至是。若覓飛報。以空緘相唁。必無此理。其中有物。則未出都門。遂竊之而逸。無可追求。有保家。有住址。有經手人。尙如此。今已三四見矣。家用之人。皆浮萍遊棍。無可如何。是以遲遲至今。禮曰。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然相去幾二千里。必無及柩之事。及哀則猶可爲也。乃賢契二十二月而報訃。又五月而書到。已釋吉矣。豈有及也。聞訃之後。又復宿留十四月。則不佞之罪矣。今賢契吉既久。禮當別嫌。然弔祭皆凶事。又無用吉禮之文。雖犯嫌疑。不能顧世俗所嗤論也。不盡。

答安東守約

十月十七暮。得翰教。雖傳命者失指。亦應作書奉答。緣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聖學自勉。三者鴻文惠教。辱命丹鉛。此真手披荆棘。力闢草萊。而欲奮然身任絕學。彼時條改行期。於十九日而不肖行李。事事未辦。大爲倉皇。次早即送文籍書札於通事所。公同封驗。無論此夜力有不能。卽力能及之。亦如涉者獵者。一闕而過。漫作游辭讚揚。雖無失於應酬之數。然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義。而深絕貴國真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瑜則何敢。況古人之書。有經年不答者。有三數年而後答者。足下好古有獲。必不以瑜言爲飾說也。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見者何。不肖雖面牆充耳。聞見狹小。卽舉其所見所聞者。盈尺之璧。不能無瑕。徑寸之珠。不能無類。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則執非禮以爲禮。襲不義以充義。雖上智容有過差。況其下焉者哉。其爲弊亦有三端。岸然自高。枵然自是。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嘗欲求其疵。鬪捷於口頰。二也。愚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悔。三也。三者橫於中。其何以進於學哉。雖然。中國之人。亦與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躡出。其來者非負隱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遊。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下者剽風雲之句以爲韻。高者鏤月露之形以矜奇。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平貴國之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憤奮發。率德勵行。殫精六藝之圃。評騭羣賢之林。以此躬行。以此淑世。本來識見卓越。絕不爲流波所靡。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寧區區由余之拔於戎。而陳良之產於楚。

哉。讀來教。踴躍健羨。元定真吾老友。而乃謙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世不聞以仁義禮樂爲宗。況乎其言行而身化之。且子牙之聖。不過於周公。嘗爲文武之師。尙父賤卒之智。不逮於安平君。亦爲田單之神師。此其中未必無意焉。英才教育。古人樂得。至比之天倫無急。名德允孚。又曰。王天下不與存焉。亦基乎重且大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之誠。迫于飢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今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進脩之志哉。歲冬。歲春。俱非百全之舉。國主國藩。遠在南北。不肖一見之後。卽當告辭。擬於明夏。蒞來貴國。與足下橫經往復。互爲開發。萬一敝邑。徵天之幸。乾坤再造。亦必特奏當守。備陳貴國之忠誠。明信。敬來修睦。當與足下相見於玉帛之壇。暢論聖賢傳心之秘。必不虛今日懇懇之誠。且夫貴國家詩書。戶禮樂。士與行。俗醇美。與中國世世通好。若漢趙之交。豈非儒者之一事哉。雖然。不肖迂拙樸樵。必不能毀方以合事。正未可知也。細閱諸作。志大而任重。憂深而慮遠。尙論古人。卓有獨見。退自做策。刻不容弛。詩序雋雅警拔。時時不失本初。饒有風人之致。然品隲不無太過太刻之弊。文文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肖亦亟稱其忠。至於天下萬世之稱其忠者。雖繇其死節安詳。亦由正氣之歌。伶仃洋諸詩。及告墓之文耳。乃若稱之爲聖則過矣。身爲總帥。未建尺寸之功。北歸而誤中虜計。幾爲李督府捕斬。嶺表再俘。過廬陵而復食。致王炎午有生祭之文。劉堯舉有誰向西山飯伯夷之句。何忍冒蓬生麻中之嫌乎。事已無可如何。乃思黃冠歸故鄉。何處是其鄉邦。何途是其歸路。他若道生佛生以名其子。甚非大儒所宜。故略其小疵。取其大節可也。猶未若張世傑者。一主死。復立一主。匪躬不懈。枹鼓不衰。其弟張弘範爲虜大將。戰必勝。攻必取。號令迅風雷。指麾搖山嶽。聞諜日至。游說萬端。凡人至此。豈不動情。宋必不可爲。蒙古必不可滅。豈不熟揣富貴與窮蹙相形。猖獗與潰敗相逼。而且轅門相向。而且鏡角簫鼓。日夕相聞。自非鐵石爲肝。未有不移。而且麾下吏士。孰不畏死亡樂貴富。誰肯委肉以當餓虎之谿。日夜裏劍。力戰哉。此必有大過人者。卒之國亡與亡。終不失臣子之誼。終不使人纖毫疑貳。精忠貫日。豈不誠大丈夫哉。至若陸象山王文成之學。事煩楮短。不可得盡。當於面時詳悉。不肖到此自餘。酬對紛雜。舍館未寧。答言不次。統希炤鑒。

答安東守約

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權。今古爲古今盛事。抵岸遂聞貴國主尙在江戶。便已搃腕。及發來緘。復知足下以國典攸關。不能出境。遠引季任處守爲例。此是國家憲章。豈容踰越。但撥之鄙人。大拂初意矣。雖然。使不佞與足下相與有成。甯惟問學一端而已。將大明與貴國世世和好之藪。而貴國文明開闢之機。均於此基焉。所係豈不重且大。誠非人力所能爲也。若本船在此。過夏須九月始發。尙有相會之期。儻四月終卽行。雖奉貴國主明示。亦何可及。且不佞旣回沙塔之後。或東或西。必求一所。立定脚跟。以待天下安。安能泛泛作水中之鳧。頻頻漂泊耶。卽使必來貴國。如今月十六。舟已入日本境界。羣龍鼓浪。頭鬣鱗爪皆現。舟已將傾。人人喪膽。不佞雖安詳不亂。然亦何能自保必生。及後事定無恙。舟中人但見不佞先於波浪掀翻之際。作書投之水。不佞並不與舟人一言。所以退之之故。今欲奉聞。深懼涉於怪誕。不欲形之筆札。面時或可及之。如此則安危未可必也。尙可望後期哉。去夏附船。困守舟中。十月後亦何能有此便船。容不佞孑然一身。兀坐守候也。後會之不可期。亦甚明矣。造化播弄顛倒。往往如此。足下天挺之豪。惟在能自得師。又何必獨在不佞哉。足下師生之稱。向時猶不敢遽受。欲待晤時定之。或師德或師學。必有所指。而後敢承。今旣不可得見。不敢復辭。疑自外於足下也。承諭序文。容閱稿竟。構上厚儀領謝。外具不腆。引意。惟祈涵鑒。

答安東守約

來教殷勤。自非虛飾。國典載在。誰敢或踰。其遇與不遇。皆天也。天或有意爲明爲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爲憂念。賢契喫緊之致。未嘗不心誌之也。不佞欲與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爲。歛獻之際。仍爲慰藉。中國以制義取士。後來大失太祖高皇帝設科之意。以八股爲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祿。不過藉此干進。彼尙知仁義禮智爲何物。不過鉤深棘遠。圖中試官已耳。非真學問也。不佞父兄。俱緣此得科甲。豈敢自鄙其業。但實見其弊如此。然科甲之中。時或有人。先父鄉試房師鄭諱鄂。四川關縣人。爲蘇州府推官十一年。暑府印者九年。歿於官。先君爲之視其舍殮。其匣笥所存。止銀貳兩七錢。其清節如此。家兄大座師宰相賀對揚先生。諱逢聖者。湖廣武昌人。事親至孝。居鄉平易。流賊焚掠武昌。殺戮最慘。藩王被屠。環賀相公之居里許。不容一人蹂躪。然此千百中得一。無救於敗亡。縉紳貪戾。陵遲國祚。豈非學問心術之所壞哉。

故其四書五經之所講說者。非新奇不足駭俗。非割裂不足投時。均非聖賢正義。彼原無意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至若註脚之解。已見別幅。卽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闢。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蛾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是以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糧莠築架之時。獨有嘉禾。油然而秀出於其畔。然亦甚可危矣。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真千古一人。此孔孟程朱之靈之所鍾。豈以華夷近晚爲限。幸惟極力精進。以卒斯業。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也。至若以不佞爲程朱。不佞問學荒陋。文字龜跬。豈易當此。賢契求師之專。故以未似之有若爲似也。媿極媿極。如文文山先生。不佞學不足以方之。而志節未敢少遜。但歷履更難。勞悴更甚。而均一無成。惟高明能知之。奈何自比之畫龍哉。丹心相炤。不佞亦具有明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卽行亦當在來月初旬。近日病甚。序文自當構上。毋煩再四。疑問數條。逐一割悉。來儀疊疊。不敢祗承。吾輩意氣相期。享不在物。藉手完上。惟希炤存。

答安東守約

佳作二本。並前年三軸。批定奉上。其人去已五日。昨暮使者至。知尙未到。大約途中阻雨。不能遊行。兩日內定已入覽。復授來稿。燈下閱竟完趙。但嫌過於真率耳。近日及門之徒。粗知作文。則先生長者競爲虛譽。況賢弟未嘗晤接。而才識絕倫逸羣。筆則筆。削則削。雖有知我。寧無罪之者哉。以賢弟虛衷真切。不忍相負。寧冒誕妄。焉敢欺僞。相酬數日。內當事促行甚急。奈何不肖無寸絲尺帛。亦與諸商貿貿往來。真大可笑事。疊承佳惠。又以知愛不敢却。拜登增媿矣。儻終不得一晤。則此來似爲徒然。悵惘無極。

答安東守約

讀來翰。知蘊結憤發之概。表章羽翼之誠。敬羨賢契其將以身率末俗乎。抑將以口舌爭之乎。中國大亂。至道晦蝕已久。卽貴國亦在勾萌初動之時。足下但當與二三賢智。噓息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慎勿以斧斤剝啄之也。前者糧莠長畝。嘉種間生之說。已殷殷危之。豈尙忽視之與。譬如人膏肓之疾。疴羸不支。近幸少有主意。且當寶畜精神。調和糜粥。明知二豎之爲烈。然不敢攻之也。俟其元氣大復。則百邪俱退。養之以梁肉。治之以藥石。宜

無所不可。賢契何憤憤於一擊之力。急欲以將絕之息與二豎爭衡乎。且此不可以口舌爭也。爭之而不勝。助彼江河日下之勢。足下任蕃武之譏。爭之而勝。遂成狂瀾橫決之憂。足下罹卓紹之咎。千古以來。惟玄圭之功爲不磨也。昌黎功侔神禹。當時亦不肯口舌相爭。萬希高明留意。子厚文雄磊落。足以庶幾昌黎。要我胸中。自有主裁。何必忌其形跡。聖賢之學。惟患不好。既好之。隨其質性所近。必將有得。毋以未能爲歎。聖學有不備。一語直透。狂夫心髓的的如是。韓文貳本壁。上並述略壹部。不佞力疾。數日書此。封誌二十許日矣。因無便竟不得寄將。此外更有一書。臨發遲疑。遂復留取。賢契幸詳覽。述略。若必欲得此書。可遣一急足取去。儻在可否之間。俟駕臨面致之未晚也。

答安東守約

賢契之於不佞。此古人盛德之事。絕非今世薄俗所有。至於賢契之祿。辭尊辭富。酌古準今。甚爲得宜。貴國君勸賢大典。何有一毫涉於不義。中國授室。大夫君子。皆有矜式。豈獨媿此數十鍾哉。但中分其祿以贍不佞。不佞當之內媿於心。故欲圖十畝之園。抱甕灌之。在長崎輻輳之地。足以自給。若在他所。倍之而後足。除納官糧之外。衣食自有餘饒。在不佞有桑者間問之。況於賢契有師友麗澤之益。事爲可久。傳之後世。及吾與爾子若孫。均足以爲笑談。故相斟酌如此耳。非故作辭讓之套。亦非權賢契之所受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也。若夫忠孝之性。賢契得之天植。又能尙友古人。以發明之。真足使人宗師。不佞何敢居然居其功。至衡量君父之誼。其言似爲太過。獨願天下之學者。皆有此心。皆有此言。則既絕聖賢之道。一旦振興於貴國。此今日中原九州之所不及也。來書十讀。不忍釋手。真摯之情。溢於言表。來儀已敬登謝。不佞齒荜荒廢。留住日本。誠爲賢契錯愛之過。豈能有絲毫益貴國。及聞貴國君暨諸公卿大夫。俱爲大喜。或炫於傳聞之言耶。儻如鍾會之聞聞見見。不大辜所望乎。惟願相與有成。彼此不虛此意。燈下捉筆。老眼曠昏。諸容再佈。不盡。

答安東守約

如琢昨日來。覽來書。知尊公以下。福履綏成爲喜。踰七之父。一日康寧。卽人子一日之慶。未易得也。完翁傳鎮公語。索不佞履歷。并索教書。此是鎮公詳慎處。不佞卽將履歷草上一冊。教書不便送。已贍黃奉閱。卽日發還。令

日本人書上。此間更無他人。惟賢契明於義理。爲能翻譯。一併奉上。祈卽爲譯出致之。完翁又命作文頌美。不知作文自有時候。自有體局。造次誕妄。自有識者。又不肯與事實徒構虛辭。於文何取。未必不取鎮公之笑也。鎮公大雅尤爽。豈可以小儒淫哇之奏滄之。他日書得其詳。爲構一合作。使人與文俱垂不朽。不亦佳乎。陳太丘云。文爲世範。行爲士則。君子一言不智。喪其終身。韓文公泰山北斗之望。祇以大顛諸書。稍欠謹慎。至今爲學士大夫口實。并其大者失之。況萬萬不及文公者乎。不佞居身本自淡泊。居心本自寧靜。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槩。不佞已不能憶矣。自弱冠以來。則未之或改。豈今墓木已拱。一旦喪其所守。人品即不甚高。然頗立之於萬死一生之際。刀鋸臨之而不怵。重祿餌之而不回。鼎鑪猶有耳。完翁獨不聞之乎。今年交趾及福建船來。各船主尙縷縷向完翁稱述。完翁親向予言。豈一旦遂忘之乎。旣已聞之。猶欲造次苟且。是弗之思也。是故爲之也。謂之相愛可乎。何乃多爲蛇足。以亂人意。數日來刺刺不休。使不佞進退維谷。茹吐皆難。統容面時詳細斟酌。以定行止。若欲不佞作妾婦眉目。隨人俛仰悲歡。則不須於此間生活也。若曰免我於刀俎鼻孔。便當隨人牽製。失之更遠矣。所以迫之者。不知何心。深衣之制。性理中圖不足憑。容託裁工覓取。然此尙屬可緩之事。誦堯言。行堯行。爲較急耳。祈致之。

答安東守約

接來書。貴國國相及諸大夫賢賢之誠。可見貴國未嘗不敬書。特前此未有真能讀書之人。於何而致其敬。謂貴國重武。不愛讀書者。妄也。若使賢契讀書脩德。內以顯父母之榮。上以酬君相之志。豈非大丈夫事哉。六朝非竟不讀書。特當時沿爲綺靡之習。傷其本業。韓文公能悅聖賢之道。遂謂文起八代之衰。功侔神禹。況賢契於蠶叢榛莽之中。剪除大道。異時功成。當更在昌黎之上。惟祈加意勉旃。率先同志以倡明之。諸再悉。

答安東守約

讀來翰。賢契之情遠而益親。久而愈摯。無一字不流於肺腑。繇此推之。在子必孝。在臣必忠。其體其誼。近來薄俗自不能有。庶幾求之古人。卽古人中亦惟英賢之士能之。其他亦必不能也。惟望自強不息。傳爲後世笑譚。則彼此有光。若使他人以爲口實。則彼此均媿矣。勉之勉之。南京話一本錄上。冬閩語不佳。希令衆徒別錄。不佞暇時。

當增刪之。喪祭禮。埃移居後詳定。以後來書。恐有遲延。沈閣書尾。須書日月。書面用子美秋興詩。編一字號。以備查考不盡。

答安東守約

性理大全一本。及文公家禮一本。七月望間看定。因如琢三四日前遠行。無人郵致。若託他人。恐致浮沈。七月廿九日。得朝字號書。來索此部。方知有同心也。其中差字甚多。不能盡改。後有佳者。別覓一部看定爲妙。中間批駁處。但可賢契自知之。或不堪與人言也。不佞於言行之間。但知內不欺己。外不欺人。行而不言者有之矣。未有能言而不能行者也。然止於此而已。賢契乃稱之爲聖賢。又曰自然合道。皆非不佞之所能當也。至謂一兩輩聞風奮發。則不佞與賢契中分其功。吾輩或無媿於聖人之徒與。前兩月餘。病丞火炎。看書一二板。則喘逆。咯嗽。耳鳴。腦烘。目眩。遲久再看。則又復然。凡書皆不能著眼。不能思索。非厭見所有之書也。若厭見所有之書。又將何物購求他書乎。或者不佞怔忡恍惚。一時落筆偶誤。不然。則傳說者之訛也。鎮公交禮事。玄庵歸。兩言而決。不佞竟亦不舉。新鎮公尙未奉候。當埃其便熟計之。玄庵之說理甚悠長。不佞深服其明爽也。賢契於不佞事。事事慘切。最稱知愛。江戶已稔賢契半俸之說。諸大老擊節歎羨。謂吾國乃有如此好人。若聞此等固摯之情。其歎羨更何如矣。

答安東守約

自寓中裝治門檻之後。於今兩月矣。如琢回崎。於今一月餘五日矣。日夕茫茫。如在夢中。卽如年之臥室。欲掃除而糊理之。亦自無一日之暇。卽有半日空閒。亦自心中厭煩。不耐舉手矣。嘗憶初夏時。語賢契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今半年矣。兩月病後。閒務較多。匆匆酬應。猶尙獲戾於人。可見受人牽掣。不獨不許高尚。卽使患病。亦復不許。因誦西子之句。年年絳脣。爲他人作嫁衣裳。夜夜辟繡。常向隣家借燈火。夫借燈紡績。勤至矣。貧窶亦甚矣。他人嫁衣。總來於己無與。西子絕世之姿。顛倒如此。不佞於他人之事。攢眉以應之。於賢契之務。來則東之高閣。謂之情則非情。謂之理則非理。非情非理。謂不佞胸中有涇渭乎。昨午接來書。具悉雅意。但不佞食之有媿爾。東行之事。非不佞之意。前月廿六日。鎮公所促。一稿在如琢處。自當寄覽。前答他國佛者。云不肖本爲避難。

初非爲倡明道學而來。目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陋。而冀倡明絕學。是猶以素朽之索。繫萬鈞之石。懸於不測之深谿。豈有其不隕而墜之理乎。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促膝。抱甕之暇。尙論古人。揮去俗務。自砥身心。不更夷猶滿志乎。先儒將現前道理。每每說向極微妙處。固是精細工夫。不佞舉極難重事。一槩都說到明明白白。平平常常來。似乎膚淺庸陋。先儒之言。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之旨也。不如此。不足以立名。然聖狂分於毫釐。未免使人懼。不佞之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也。有爲者亦若是。或可使初學庶幾焉。而不佞絕無好名之心。此其所異也。末世已不知聖人之道。而偶有向學之機。又與之辨析精微。以逆折之。使智者詆爲芻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則聖人之道。必絕於世矣。此豈引掖之意乎。賢契尙須於此體認。擇其優者。而從事焉。

答安東守約

今月接兩書。惓惓以不佞資用乏絕爲憂。轉託令親友爲之通移。此賢契用情過厚。日夕留神。故至於此。今不佞未至匱乏。卽或匱乏。尙有一二新客。緩急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又多一番轉折。故且遲遲。若王民則船。及鄭徹老旦暮間到崎。則不煩清思已。那借完局直可。至九月。俟新米出償之。若明年便與今年不同。無他大費。不佞當算計所存之數。必不使稍盈溢爲煩也。又惓惓以不佞寓止矮小爲憂。此逆旅居貧之常。何足爲慮。不佞於重門高堂。居之而無媿色。華門斗室。安焉而無戚容。此素所蓄積然矣。徜徉於藝圃。肆志於仁宅。則不佞之華廈名園也。醉飽賢聖之旨。咀嚼道德之腴。則不佞之駝蜂豹胎也。洒然會心。風生兩腋。又何滯暑足爲害。他日但當設一法。遠驅蚊子。使不自遠。而來自。今按遠疑當作遲擾人聽聞。啄人肌膚。則善矣。今未暇也。灌園之舉。須江戶事成之後。請之爲可。此貴友明見極密。鄙人徒以賢契僕僕爲煩。故欲速成。終於道理爲礙。不得不俟之。賢契勤學競陰。且晚經史。獎率諸生。均有進益。聞之極喜。所問各條。載之集中。無有不可。俟秋爽。當改作序文寄去也。一言之間。遲之年餘。可見文情不可遏抑如此。諸後盡。

答安東守約

柳川人至。詢知賢契居室已成。甚喜。今復接來翰。得衰衣。而喜此衣。聊具其製耳。彼時鎮公催船甚迫。而縫衣者

甚忙。況麻布。非是不佞不能與之商酌。存其是而矯其非。明朝衰衣之制。有袂而無祛。無所謂總合一尺二寸者。下亦無裳。蓋內有麻衣。加袞襲之。有麻衣之祛。故袞不爲祛。麻衣長與身齊。故不爲裳。後閩中裁與摺。共一尺六寸。更爲布一片。長一尺八寸。綴於領下。各爲負版。今所做者無此。失其制矣。麻衣近有來者。亦能爲。惟深衣幅巾。能爲之者。百中之一二耳。必俟前工到方可爲之。須少寬半年。梁冠不佞亦能爲。當備料製奉。棺製木工甚忙。前託如琢覓極軟板。不佞自作。今柳川有一人至。伺其閒浼彼爲之。而不佞裁削其間。但馬蹄筍入牝。自固。不煩釘漆。而不可開。兩和中鼓而上下聲。惟良工能作。而不佞不能也。餘再悉。

答安東守約

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爲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今貴國有聖學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昌明平治者。近者中國之所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至云賢契。省諸費。欲少益於不佞。世寧有此理乎。賢契雖加意無已。亦不得越於禮義而行。爲他人所非笑。反非所以益不佞且。近日頗有起色。即使借債。多不過百金。亦爲易了。近作極好極進。甚喜靜坐澄心。亦不必改。亦不當用佛氏本來面目語。豫章延平。亦不必如此顧忌也。冗甚。不多及。

答安東守約

九月廿三。同日到三書。切切以不佞之貧困爲憂。不佞故遍以示人。使知賢契之盛美耳。如此脆摯。在人子則爲孝子。在人臣則爲忠臣。何況區區師弟子之間哉。甚則舉賢契家用稱貸之數。屑屑計算。以慰我心。真是矍美於古來賢人。然而賢契實過矣。不佞之爲此者。亦料必不至於凍餓而爲之。若料其或至於凍餓。而復須賢契補益。通借。則不佞從前之所爲。亦不如此矣。不佞之所爲。豈必皆是。亦有過差之處。卽不跨大步。然亦跨一著遠步矣。然不佞之意。惟賢契能明之。今年雖借銀柒捌拾金。亦自易處。現有應允者矣。不佞總查家中現在之物。其可以斥賣者。可得陸百錢。賤售亦可得五百錢。明秋王民則林德庵二兄若至。通移一二百金。亦自無難。若不佞明年光景。止於如此。俟新鎮公行後。則杜門不交一人。所有僮僕。盡行遣去。若有弟子可教者。令渠爲我服勞。亦如以

稟易器之理。無則躬自炊汲。乃道不行之常理。豈足辱賢契。賢契自奉極其儉節。而以供不佞奢華之用。不佞尚有人心乎。以無人心者而爲之師。亦甚失人矣。此語豈宜聞之於他人。萬萬不可也。前意欲少暇。詳細作一書。遲之月餘。不可得。又復草草如此。且事多不能盡。可笑可笑。來稿奉璧。希炤收。

答安東守約

賢契之於不佞。竭誠盡慎。人情所難。不獨貴國。卽中國亦難比倫。卽求之古人之中。亦不數數見。何尙有得罪之事。但士君之不可無此心耳。若自以爲足。嫌隙卽於此生。小人乘間。卽於此入。固知此念之爲佳也。孔子爲聖之時。解者曰。時當清則清。任和亦然。愚謂未必然。所謂時者。如春夏秋冬。生成肅殺咸備。豈有不知軍旅之理。但賢公之時。倏幸專朝。直臣屏去。牝雞蔽於哲婦。艾豸忍於逐子。衛之亡者幸矣。幸而遇夫子。當以國之大者急者咨之。舉之。卿相之位。任之。鈞衡之重。則富之教之。立可有成。今乃舍其大且急者。而問陳焉。是猶遇干霄蔽日之大木。不以柱國。而削以爲杖。是豈謂之知務哉。故孔子不對。而曰。未之學也。若果孔子不知兵。何以曰子之所慎。齊戰疾乎。兵法論并上。廿日移寓。寓後荒涼。復須謹盜。事事須不佞督率。無一人可代者。冗冗多率略耳。諸事冗甚。不能悉。

答安東守約

來文貳本。并前年所寄參軸。一槩批閱。己意奉上。來教真切。故不敢泛泛虛譽。然過於直筆。似非近世所宜。幸有以亮之。大凡作文。須根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旣充溢。則下筆自然湊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譬如貧兒開筵。不少器具。便少醜醬。如何得稱意。而性靈尤其是作文之主。老弟性醇美。見解卓越。固是名手。而得之於貴國。未知學問之鄉。真開創大英雄。但時有純駁。則善人未入室。理之常也。非筆舌可盡。須面割始明。諸詩未見大方。然近日之詩。非理學所急。卽夫推敲工緻。不過炫世靡文。尙祈加意。精研理性。以爲一超世奇男子。望切望切。不肖在舟旣久。到此多病。頭目眩暈。足浮氣虛。加以心緒未寧。當事又復促行。序文未得構上。少暇當爲之。先附上五本軸。乞炤收。餘埃再言不盡。

答安東守約

前書倉卒未罄所懷。次日復得手書。謹再條答。不佞年踰六十。平生不敢倣妄。至於知己兩字。他人以爲尋常贈遺語。不佞絕不肯許人。兩老師如少宰朱聞老。大宗伯吳霞老。骨肉之愛。最真最切。不佞亦未嘗用此。惟少司馬全節完勳王先生。足以當之。今得賢契而再矣。如武林張書紳。庶幾近之。而未可必。敝友陳遵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胤息相子。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他若威虜侯黃虎老。知之而未盡。其餘比比。皆知敬愛。或者稱許過當。總未能相知。不佞於二字之嚴如此。來札云。不佞非能言不能行者。此賢契極有眼力處。不佞生平無有言而不能行者。無有行而不如其言者。至若文章合道。行誼合天。此是子思孟子一流人。伊川先生以下。或多媿焉。不佞豈敢當之。今賢契懇懇求不佞之爲人。不佞敢自評。臨不佞之爲人也。心爲上。德次之。行又次之。文學又次之。而書法爲下。不佞之心。堯舜禹稷。契臯陶。暨伯益之心也。而無其位。方獻而先大夫卽世。未聞君子之大道。立身行己。與人之要。俱從暗中摸索。故德次之事。不足以及。遠功不足以長世。故行又次之。三者同條共貫。而爲之區別者。時與遇之故也。學與文者。僅僅呶呶塗抹而已。豈能望見古人。書法無師承。無功力。抑文不足言矣。勉旃勉旃。共明斯學。於賢契有厚望焉。不佞一息尙存。亦未肯少懈也。賢契既好聖賢之學。自然能知行。未能知。未能行。非所患也。況今日所知所行。種種皆是能事。但貴引而伸之。他日聖賢真種子。崛起當在貴國。毋多讓也。所答子房贊中。雖若二字。因漢高有三者。皆人傑語。故子房爲百世所推。不佞獨心不滿於張良趙普。而前此有阮籍。深貶之。極得予心。故用雖若二字。少揚之。隨卽痛下貶辭也。左傳用杜林合註解。極得。合胡傳更妙。杜襄陽一生精力。獨在左傳。或者遠勝孔氏疏耳。屏貳幅書上。諸再罄。

答安東守約

狂瀾莫砥之時。有能屹然自立。便足爲中流之柱。貴國惑於邪教。舉世不能自拔。忽有以聖人之道葬其親。而不以邪教誣其親者。便當爲之執鞭。不必問其盡合於禮否也。此亦庶幾素冠素鞵之意。若必以終兄徐徐律之。獨不聞西歸者懷之好音乎。但其中文飾之辭多。惻怛之真少。是其所偏耳。其有大錯處。則議之。至於治棺治壙。作灰隔絕。然不知其於家禮。亦似影響。未嘗真有所得也。前聞久留米磯部勘平。目下行三年之喪。今日有書至者云。士佐大夫野中傳右衛門葬父。依聖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葬禮。如此則貴國非盡以邪

教陷其親。特人自沒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爲驚世駭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來字所駁問者。事事切當。前文又剴爽精當。得之甚喜。足見賢契近學之大進。作棺圖全式。及分合之式。俱畫成奉覽。其中有不明者。不妨往復。此大事也。貴國板佳而價廉。聞京中每五塊不過拾兩。與中國大相懸絕矣。禮雖不豫凶事。然親年七十。當以時製。若一促求之。豈能有及。特懼所見不一。不能如人子之懷耳。若賢契得行其志。則治棺治壙葬祭之禮。家禮之意。斬衰齊衰之製。尙當細講。但慮相去遠。有事不能面罄。甚爲悵快。不一。

答安東守約

賢契之號。知者甚多。必不可更。若使賢契之名不更。是不佞以不肖之心相與也。異時兩人均受其罪。均不得爲全人。所關豈眇小哉。若非貴國初有此空谷之音。繫於天下國家爲甚重。不佞早已辭却之矣。晉時蘇峻之亂。會稽重地。朝廷以王舒爲之內史。舒以父名會。力辭之。朝議以爲會稽之會音貴。不當迴避。舒以音異而字同。終於不拜。朝廷不得已改郡名爲鄞稽。彼纖兒目不知書。安知大義。彼又不樂聞人有好事。必思所以撞壞之。是故信口胡柴而已。而善人君子。一時不察。則必爲所欺。辛丑四月。賢契欲改。而不佞止之者。一則以事未有定。二則以守拙之名未佳。故不聽耳。至引李彥古爲笑。賢契亦常憶之耶。是冬賢契請改。而僮父撓之。一誤遂三年。中懷日夕耽耽。是以有前此之書。書到。賢契毅然改易。誠爲快事。深感深感。省庵者。前因曾姓而成。今名須得與省字關合。緣未諳貴國之音。多致數字。惟賢契掄其佳者用之。守約守仁守義守禮守道。均爲曾子之事。若守整。與曾子未合。且不典雅。賢契頗有所考據否。今當詳定。毋容亟改也。賢契之學之行。遠近所推。前書一念之差之語。大爲駭然。今來五事。猶未貼切。不佞於賢契之來。一事無违。一字無疑。惟此大費推敲耳。談論輕疾。乘喜失儀。習俗漸化。言涉非禮。必不至此。稍稍有之。亦自無妨大德。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可見君子無時不莊。而猶以近人爲念。不佞質性莊嚴。不能自化。每每以此爲病。賢契豈可復蹈之。且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禮特言其大要爾。自朱子言之。儼然泥塑木雕。豈復可行於世。賢契人品已成。學識已裕。循循深造。雅俗相安。小有過差之處。但當隨事省改。一心不懈。自至純全之境。何得有百事俱非之理。若果有此。又不當於爾我之間諱言之也。習射非惡事。多至十數人。亦不得望望焉去之。獨不聞不如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酒乎。但須默有主張。自然不爲所移。飲煙不能絕。只是欠剛毅。非爲大害。心役於毀譽。誠哉鄉愿之學。必不可也。若使毀譽以爲美惡。是他人爲我作主。我不得爲一身之主矣。世有他人代我爲聖爲賢者乎。不必遠引。近日交趾人來問。彼大爲傳誦。不佞在交時。豈無有毀之者。今日久而萬口同辭。自然可強也。自有其真也。不佞今者在此。猶之在交也。雖有一二讒人。必不能亂我之真。即今讒人心術。隱隱之中。已早有神明降之鑒而奪之魄。此卽天地間至公無私之道也。特彼羞慚。不肯直陳其造謀之罪。若彼能自首。實將來未必不可改行從善也。毀譽之來。但當自反於己。自反無缺。便屹然不動。孔子尙有無戾無郵之歌。子產有孰殺我與之謠。毀言何可徇也。諸容另聞。

答安東守約

代管之事。悉如來議。別無所嫌。惟一年求仕進。不得則歸鄉。此事大須斟酌。大明人求微名。尙有五年不得。十年不得者。今貴國仕進則得祿。得祿則終身享之。尙可延於後世。而欲取必於一年。何仕進如此之易也。繇此推之。則躁進之心。無所不至矣。則亦少不更事矣。果能一年而仕進。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卽有如此之才。亦不敢出如此之言。此欲自藉其才力門地乎。抑藉不佞爲之階也。故曰。少不更事也。若曰。恐其後來萬一有不妥之事。而持兩端之見。則大不然。人有少年老成者。亦有老姦巨猾者。何可以年論也。但當視其前日之所爲何如耳。前日之處心積慮。何如耳。若恐後來萬一有事。則舉天下之少年。無一人可保。此非賢者之言也。旣已商之於十時。繇布二公。而又奪之於悠悠道路之口。若遇大事。孰肯出一言以保舉人材也。內稱臣。外稱客。無有不可。貴國風俗。客之降等者。與代管毫無所異。不佞何吝而不與之名。且必不能向遠來外來之人。自號於人。曰。我客也。我客也。且不佞之病。好以廉恥待人。故往往爲小人下流之所侮弄。彼若果能自好。雖代管亦自優禮。不必於此層層也。

卷十 書七

與奧村庸禮

三好安宅。貧士也。介士也。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矜其門弟。困守衡茅。其戚友瓜葛。亦時有憫其窮而餉

之粟帛者。不屑受也。大布穿結。三旬九食。恬焉自以爲得。不佞知其然。故減關柝之祿。而衣之食之。安宅謬以爲伯夷所樹。衣之食之而無疑。如是有年矣。不料纖悉皆聞於賢契。而賢契又洞知其家世。深察其行藏。夫蒐訪人才。乃鈞軸之任。而進賢受上賞。又振古之志也。今世之士。大抵奔競也。飾貌也。而君相之取才。大抵先容也。捷給也。先容則輪囷而爲千乘之器。飾貌則敷衍而登清廟之簋。安宅悃悃無華。未嘗見其才具。昔者子貢問士之上者。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然則取士者。可知也已。安宅與不佞遊。於今六七年。淡水之交。始終如一。晦明風雨。未之或改。其立身。其存心之可見者如此。若或受知遇之恩。彼必能竭其力以報稱之矣。至於才華。寧戚百里奚。鹽車自力。短布商歌。亦何嘗以才略自銜哉。賢契有意拔擢之。姑羅而置之臺下。試可也。而後升諸公。他日在安宅不失處士之節。在賢契不失知人之明。斯兩得之矣。且足以勵世磨鈍也。

與奧村庸禮

昔呂蒙爲石城長。吳主孫權謂之曰。卿今當塗掌事。須當讀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卿多務。孰與孤。孤少暇。卽讀書。自知開卷有益。孤非欲卿爲學如博士應舉。但不學而蒞事。猶如面墻。義理違錯。何繇斷決。蒙遂折節讀書。後過魯肅。談議之頃。肅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曰。士君子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待。君何見之晚也。其後薦於吳主。遂爲大帥。夫以蒙爲屯將。曲長。而石城爲小邑。猶且謂之當塗掌事。今賢契職親祿重。大用有日矣。又且年富力強。耳聰目明。而不及今爲學。一旦參掌大政。機務填委。輕重狐疑。不能曉暢。豈不貽霍子孟寇萊公之誚乎。古人云。世間何物。最益人神智。曰。無如讀書。然則讀書。非特修身正行。適所益人神智也。漢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文。蓋爲此也。然中年尙學。經義簡奧難明。讀之必生厭倦。不若讀史之爲愈也。資治通鑒。文義膚淺。讀之易曉。而於事情又近。日讀一卷半卷。他日於事理脗合。世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繇此而國語。而左傳。皆史也。則義理漸通矣。吟詩作賦。非學也。而棄日廢時。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工則工矣。曾何益於治理。僧推月下門。覈則覈矣。曾何補於民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機。而且撚髭嘔心。儻或不能工緻。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於詩名。賢契若欲猶夫人而已。卽今宜無不及人者。若欲希蹤往哲。自求出類。非學古豈能

有獲哉。其詳已與木順老面言之矣。并欲作一書致令郎及令壻。冗甚不能也。幸卽以是語之。

與奧村庸禮

前令五十川剛伯。約十一二日過談。以曠達之極。欲見之急也。乃期以晦日方得暇。雖朝政殷繁乎。此來似與前年迥別。深辜夙望矣。清寧之世。四方無虞。猶尙如此。萬一方二三千里之外。有風草之警。將遂不遑寢食乎。無限心中事。欲一爲傾瀉。及至相逢。輒復吞嚙。總之語言不便。而書文不同。又不可託之傳說耳。故相見時。多耿耿不可言者。既不與言。可與言者。又不得與之言。四海漂零。形影相弔。一至於斯。如何可言。外賢契訓子一作政上。燕飲一圖草上。統希炤入。賤恙雖未能盡痊。然大勢已愈。幸勿深憂。屢承使問。并謝不盡。令郎同此。不勞書。

答奧村庸禮

關河阻脩。遂不得時聞動定。別來無幾。乃自秋涉冬。歲聿云暮矣。近有一日之雅。懷憶更深。前聞賢弟從加賀公出獵相模。車徒安好。甚慰。方欲作書奉候。又雅意尙未敬復。奈數日來復罹痰嗽眩暈之證。尙在伏枕。迺承命使遙臨。瑤函賁貺。展讀玩味。溫純則挾纊。雋永則臚鱠。況復重之以嘉惠種種耶。謝何能旣。不佞蒲柳之姿。迂拙之性。誠哉齊門之瑟也。不知何以辱水戶上公知遇。事事出於純誠。雖累牘不能盡。獨愧無以報稱耳。上公負特達之資。而恭儉禮下。使得爲所欲爲。豈惟一變至魯。雖至於大道之行。亦自無難。細觀其意。似乎有功令森嚴善書肘之處。東土雖云荒瘠。雅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真心爲之。世無不可教化之地。太公之營丘。熊繹之荆楚。豈其先遂繁富如此哉。況乎以聖人之道。表東海耶。不佞粗中坦率。全無彼此。冀望誠深。未知得如願否也。景伯桑榆。河清難俟。奈何。使旋率復。不盡區區。賢耶令壻。均希叱名致聲。統祈炤鑒不宣。

答奧村庸禮

留邸年餘。初歸下馬。公朝私室。諸務頓集。且去歲有令先祖母之喪。靈幃兆域。均須經理。哭臨之禮。雖有強力敏幹。此日亦不暇給。賢契卽於十六日作書來問。慙懃詳懇。中間纔隔一日爾。非惓惓以不佞爲念。何能及此。銘刻銘刻。久宜修候。以俗禁不得了。羸軀困憊。而十一日瑤函又至。已啓讀。知邦域安寧。門闌多喜。甚爲歡欣。吉人之相。自古云然。又復惠以多儀。益深感媿。至於中心遺憾。彼此皆同。無有他長。惟期賢契以古大臣古豪傑。內爲家

範外爲國儀。此心勤勤。未嘗一刻少弛。獨是言不同黨。書不同文。今按黨字疑訛。肺腑之懷。無繇得達。以是爲悵惘耳。若夫貌言虛情。尙不及夫中材之小子。況敢方之歷練世故者乎。賢契惟取其真。而棄其短。斯爲擇執之善者矣。使旋率泐。荒槭乏侑。不佞近雖多病。未爲大害。秋間有所擬議。俟相機決定。尙當另書報聞。草草不宣。

答輿村庸禮

古之能自得師者。公侯間庶幾有之。周公。齊桓。楚莊王。魏侯。斯其最著者也。漢亦有平陽侯參。而蓋公非聖賢之徒。然猶能載其清靜。治齊作丞相。而有寧壹之效。至於卿大夫之求師者。蓋鮮矣。詩云。子子干旄。朱夫子謂美大夫之下賢也。不佞謂慨當時卿大夫之不能下賢。創見干旄而發耳。就子子二字。已自可見矣。若曰僅僅有此也。下賢且不可得。況有求師者哉。世之最難者。無如交道矣。而師弟子爲尤難。而富貴貧賤之際。爲尤難。以中原人爲之師。而貴邦卿大夫爲之弟子。爲尤難。不佞耳目聾聵。而口復暗啞。賢弟何取於不佞。而欲以爲之師哉。賢弟篤敬溫淳。志在立德。參贊機宜。地親任重。不佞與賢相去遼遠。今入覲抵都。又以政務旁午。未嘗得與不佞久處。真知其某事爲賢。某事爲賢。欣然而羨慕之。而敬服之也。不過以人言譽之而信之耳。以人言譽之而信之。不將以人言毀之而疑之乎。況貴邦毀人者。比比而然。吾見毀精金美玉爲瓦礫者矣。吾見詆寶鼎爲康瓠者矣。未聞有譽人者也。況不佞儒而日本遍地皆佛。噓佛之氣。足以飄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孰有譽之者哉。不望其譽之也。誰復有諒之者哉。水戶上公尊之信之。亦已至矣。動之者多端。未嘗見疑。然能保其終不搖奪哉。語曰。易合者易離。善始者不必善終。吾欲其終之善。故不輕其始之合也。是以門人三省。屢以爲言。不佞難於造次。蓋欲堅却之。則乖賢弟特達之知。欲冒昧承之。則犯前賢好爲之戒。是以再三遲疑。前諭欲如安東省菴。省菴雖一介寒士。然其高才卓識。盛德虛心。則有不可及者矣。親疎戚友之間。搖之者萬方。而終不惑。敝衣陋室而不恥。糲飯瓢飲而不悔。使大邦能振興於聖賢之道。則若人誠君子而尙德者矣。使賢之志意能如省菴。則不佞又何有世俗之慮哉。前月念六日。再請於上公。諭以賢弟意思。真誠。理無可却。且言之甚爲肫切。不得已。慚覲勉承之耳。聞之德足以爲世儀。言足以爲世法。而後可以爲人師。今不佞有一於此乎。但期相與有成。進德修業。致君澤民。功在社稷。不爲世俗所訕笑。他日不爲兩邦口實。則幸矣。幸矣。裁復遲遲。統希原亮。

答輿村庸禮

新歲公私政事殷繁。今既數日。應有次第矣。賢弟惟以君臣孚契。同寅協恭。乃爲百祿之道。身自植德。課子讀書。所謂詒燕之謀。莫過於此。所謂吉祥善事。莫過於此。同朝之誼。在吾前而有德者。吾奉之如父兄。在吾後而有德有才者。吾則援之而同升。吾心固無歉於人矣。又能深念民隱。徧爲君德。不佞之所望於賢弟。如斯而已。至於植德之基。要在多識前言往行。不然則執非是者以爲是。舉非義者以爲義。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賢弟質性純良。執事詳密。萬萬無此。而不佞謬叨至誼。則當以肺腑相示。無取撫笑言以相悅也。不佞藉庇安寧。雖小恙時作。未爲大害。惟是言語不同。大爲可慮。語言不相款洽。則人情必不相調。將來未知如何稅駕也。令郎令壻。用功何如。工夫以不作。較爲佳。會晤非遙。統容面布不宣。

答輿村庸禮

不佞自去臘以來。沉疴日篤。元旦堅欲不起。而當塗媿媿從適。不得已力疾一行。此日之後。湯藥遂不去口。而病勢愒無銷滅。雖去苦口稱良。今按去字疑當作云。未免久則厭之。且七十四叟。心欲久駐。於世何爲。故亦順其自然耳。近者三五日來。頗覺稍可。而寒熱仍作。前途事自是可知。賢契入覲。當在乙卯之夏。此時豈能再復相見。惟有心銘盛意。不隨骨朽耳。去冬又承華翰。兼貺隆儀。登拜爲慚。復書遲滯。或在鑿原。不替過也。五十川剛伯近業稍進。賢契惟當勉力專攻。若使虛費韶華。深爲可惜。不佞邇來讀書難入而易出。悔可追乎。今者後生。都不慮此。不解其故。

答輿村庸禮

新歲遠頌瑤札。惓欵拳勤。不殊面語。謂是履端之慶。續聞賢契有得孫之喜。嘉祥萃於一門矣。不佞篤老伶俜。寥天孤鴈。行尙與影爲儔。倡則有誰爲和。視賢契家門之樂。固當霄壤。去年十月洋泊到港。謂南京浙江。連遭水旱。大荒二年。不佞家最貧。兒子又拙劣。而食指又繁。若直浙兩省凶荒。則資生路絕。舉家皆溝瘠矣。家兄年在桑榆。諸姪又無達者。宗祧之事。大有可憂。數月間。不獨志意冰消。神情恹怏。卽衣服飲食。亦不知飽暖饑寒。出入夢寐。無可告語。託身異國。音信難憑。中懷割裂。如何可言。

答輿村庸禮

老病踈慵。事事都無情緒。古人云。不如意事恆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不佞事無一不可對人言。奈無可言之人。不得不結舌茹檟耳。卽遇可言之人。要須假口舌於人。則終無可言之時也。是從古及今。未有至於斯甚者。大人盛德盛事。無端使纖兒逞志。撓亂於其中。爲可惜也。近日又復多病。種種不一。亦不藥矣。書來云。賢契初夏有恙。至今未復。賢契精強敏幹。神氣俱勝。一時或有外感。何至久而不愈。惟加意調燮之。天分勝者。視疾病每不爲意。此亦非慎之之方也。承惠白麻布五疋。能州青魚二十尾。不佞毫無益於賢契。而每年叨此大貺。登拜爲慚矣。如何。

答輿村庸禮

不佞疎庸固陋。何足齒於庸俟。此皆賢弟謬愛平日推許之過也。源剛伯來。不佞未免以世俗之情待之。不欲令其輕於執贄。蓋師弟子之間。最宜詳慎。萬一不妥。事不能終。則騰旁人之笑口。而阻塞貴國向學之機關。爲害甚大也。今觀其器宇循良。更能加之以警策。自有成就。初見之日。所言四病四美。賢弟必已聞之矣。儻深諒不佞之四病。而恢弘學士之四美。斯可不負加賀公之重託也。要在掃除外務。一意精專耳。今病初愈。不能爲少須當作一教條示之。若夫耳提策勵。不遺底蘊。豈煩賢弟諄諄。人見友元亦以此爲囁。不佞語之云。世容有不肖。不受教之子弟。必無吝教其子與弟子之教師。況不佞視貴國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怪周虓量窄意偏。尊中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不佞於孔子。不啻天壤。獨是誨人不倦之心。則於孔子無少間也。是故隨事隨物。則必惓惓懇懇。樂與言說。而學者漠然聽受。過耳輒忘。介介獨惡是耳。貴邦秋收無恙。是爲國第一要事。乃聞山水衝悍。漂流房舍。汨沒居民。誠可傷憫。但死者不甚多否。不佞近來非有大恙。只是頭暈手顫。把筆輒懼。故奉復稽緩。惟希原亮。

答輿村庸禮

前書去後。纔兩月餘耳。中心念之。遂如隔歲。不知賢弟有溫泉之浴。亦初不知賢弟有筋骨之恙。澡濯兩旬。體氣輕快。湯之爲效如此。不佞渾身是病。安得此湯以療之。遙羨遙羨。別後總無強健之日。近者天氣嚴寒。二十餘日

內反覺安穩。頗爲傲倖。源剛伯氣度甚佳。語之稍能領略。從事三月。亦未見躍冶破綻。不佞望其大有成就。但所居遼遠。往返爲難。即使每日到齋。亦如衛參胥役。書畫卯酉而已。豈能有益。子夏有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而大學之法。藏脩息游。亦必於學宮。乃所以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也。師弟子相接無幾。且未知其師之賢不肖。何所用其觀摩。觀摩之道。用耳用目用心。於有意無意。所慎所忽。大庭獨居之際。而後得之。茲者耳之一官。既全聾矣。惟憑目力而心領神會焉其可也。若又眯其目矣。將何以得於師。賢弟幸爲熟計。而達之貴國君。圖所以成就之者。至於師之訓誨。獨患弟子無承受之地。不必患其師之隱也。不佞與賢弟相與日淺。心中無限事。一毫不能道達。遇可言之人而不言。以是爲鬱結耳。前札謂耳提面命。不遺底蘊。賢弟其亦知不佞之所至耶。笑笑。服部其衷。前者詐病。意圖遺歸。不佞旣不急促。亦不落渠彀中。今計窮而後。讀書已將一月矣。儘能記誦音聲。亦不異唐人之子。甚清亮。近日學語。譬如雛鶯。亦間關可聽。漸能作譯人。但要賢弟不爲姑恤。則不佞之嚴厲可施。彼若稍有退步。便不思進步矣。向日不佞以賢弟寬和。且又遠去。此子來故不肯受。不然何以至此。今幸稍有一線之路。其所以立身者。年幼且生蓬中。未可知也。承惠彩箋一束。大魚一尾。此爲貴邦歲貢土宜。不佞何以堪此。領到謝謝。諸容再罄。

答奧村庸禮

廿七日承翰教。備諭近來福祉。及詳讀史之有益於治理。司馬溫公輯通鑑。始於以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亦猶孔子作春秋。始於魯隱公。聖賢之大經大法。於此見端焉。俗儒金履祥。不佞鄉人也。乃取李燾長編。及龍門史記。以冠其首。各爲前編。此賣菜傭之見耳。徒使讀者厭觀。故前書云。資治通鑑也。且看此一部。俟文義透徹。玩索精熟。然後取別部以益之。不在豫先求全也。儻得同志之友。十人五人。共相講磨。則事理自然明白。識見自然增長。若有疑難者。姑置之。待來年到此。不佞尙無恙。互相質證。疑者闕之。愈久愈覺有味。自然不至厭煩。昔子房與他人語。如水投石。無有入也。與沛公語。如石投水。無弗入也。今不佞之言。賢契深相契悅。他年表表於世。謂是不佞領袖之。庶可無媿一番相與也。不佞舊年多病。今歲殊康健。每年病夏。今年亦無此疾。可慰遠懷。秋冬或有大病。亦不可知。目下急欲作一棺以俟之。遷速非所計也。草草佈復。不備。

答與村庸禮

俾來善道。伯玉可稱蓬使。細問備知其詳。無限欣喜。夢魂飛越。兩地同之。前得木順翁書。與此恰恰相符。鄙人直
慧。不合時宜。賢契乃念之不置耶。若來歲猶藉庇無恙。夏四五可得晤言。但恨語音不同。不能一罄衷曲。悶悶欲
絕。時下離稍安然。精神潰毫。今歲又甚畏寒。風中之燭。能保明年此會乎。屢屢致書。剛伯弘濟二生。屢陳台意。足
徵久要不妄。通鑑讀法。言其大略耳。來年至此。政務之暇。講解一卷兩卷。不須句櫛字比。但要明其大旨。質其疑
難。一部通鑑明透。立身制行。當官處事。自然出人頭地。俗儒虛張架勢。空馳高遠。必謂舍本逐末。沿流失源。殊不
知經簡而史明。經深而史實。經遠而史近。此就中年爲學者指點路頭。使之實實有益。非謂經不須學也。得之史
而求之經。亦下學而上達耳。晦菴先生力詆陳同甫。議論未必盡然。況彼拾人殘唾。亦步亦趨者。豈能有當乎。其
他禮狀等事未耳。不足謝也。不佞但要賢契知向學之方。推之政治而有準。使後人知爲學之道。在於近裏著己。
有益天下國家。不在乎純弄虛脾。捕風捉影。若夫竊儒之名。亂儒之實。使日本終不知儒者之道。而爲俗子詆排。
則罪人矣。餘情縷縷。冗不及悉。統希炤亮。

答與村庸禮

二月十三日。接賢弟手書。知公務填委。詢來使知新禧駢集。又知有益祿之慶。深爲慰悅。凡在知交。亦與榮施。況
不佞誼更深切乎。不佞今年七十。擬於舊冬告老。適值宰相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四日。此書方得上達。而
上公不允。不佞以老邁憤昏。意在辭謝西歸。書到時。事在未定。故不卽答。其後上公屢屢遣人致意。謂不佞客也。
與他仕者禮異。而上公日夕親近之人。到寓備言上公禮意之厚。且云任憑先生如何說。上公如何肯放先生去。
其人又縝密。言必不苟。不佞思歸亦無家。與中原人居中原者不同。且上公意思。勤勤懇懇。而必欲辭歸。近於要
君徵名矣。於禮未爲至當。故不敢復言。明年會當辭祿。惟留少許以養生耳。目下擬作身後之事。材木旣難得。但
巾一中下者。以爲之殮手足。形使之速朽已耳。三月來。遂有遊賞文字之役。四月初二日病起。遂連連綿綿。一病
纏身。無三四日清燕。至十一日來稍可。七月間復惠翰札。兼承越中白麻布五疋。能登鯖魚二十尾。卽欲作書奉
答。而次日卽病。至今缺然。而賢弟惓惓勿替。問遺相繼。時於木順老處展轉問詢。又於門人弘濟處訪察賤體何

如賢弟之於不佞。可謂深摯而婉曲矣。謝何能盡。至於七十賤辰。本不足稱慶。荷上公厚恩。無所不至。雖至微細事。莫不精虔懇惻。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使人感刻涕零。不獨几杖之錫而已。聞之於遠。未能詳盡。且人能見其外。未能知其誠。不佞際此殊遇。深愧無以爲報。賢弟聞之而喜。宜乎其喜也。乃人遠頌厚貺。受之爲赧。但誼在通家。勢無可却。惟懷銘佩也。令郎於今冬完姻。又聞子舍甚嘉。此是詒謀大節。高曾以下。咸寵賴焉。深爲賢弟喜之。外具湖筆斗方貳種。真乃秀才人情而已。惟希炤存不宣。

與奧村德輝

既有一日之誼。則情意自相關切。相隔千里。有使而不附一書。於禮既闕。於情亦非。且無以驗足下學業之消長。雖以國書託弘濟轉致。終不若自爲一書。執筆不能揮灑。則發憤向學也。來翰頗能達意。何故懼而不爲。幼年蓄縮。人之恆情。豈以爲罪而責之。政所以策勵之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不在華藻典瞻。令姊夫來禮大佳。共相磨勵。萬勿虛費日月。然此其小爾。讀書事親制行。則其根本也。此時德業行止出入之關。一有玷缺。終身不可磨。更宜留意。尤爲屬望。使旋聊寄數字。楮短意長。惟在推廣之耳。

答奧村德輝

慨焉激勵。以竭其力。意思甚好。孔子嘗言不憤者不啓。不悱者不發矣。慨焉激勵者。其憤悱者也。慨然者志也。激勵而竭力者。氣也。志氣感奮。其學有不成者乎。竭力二字。受用無窮。竭力以事君必忠。竭力以事親必孝。竭力以讀書修己。則必爲賢爲聖。人之所以不肖者。皆不能竭其力者也。或竭其力於無用之地耳。又思天下能言之士恆少。而富貴之子受病恆多。非富貴之子。生而不善也。其所與遊者。使之然也。其所與者。軟熟諧媚。奔走趨踴者已耳。大者希其恩。小者資其衣食。導之非僻。誘其邪淫。以爲悅。無笑而譽之。有惡而飾之。以爲功。父母又敦禮而難於責善。則有過而不得聞。日流於汙下矣。昔者騶忌盛服將朝。摩鏡自炤。謂其妾曰。吾孰與城北徐公美。妾曰。君美甚。徐公不及也。少焉其妻至。問之。妻曰。徐公不及君美遠甚。因出而問其客。客曰。徐公豈能及君。忌頷之。入朝而謂齊王曰。城北徐子。天下之美丈夫也。臣自知不及徐子遠甚。晨起將朝。問臣之妻之妾。及臣之客。皆譽臣之美。不容口。此無他。臣之妻私臣也。臣之妾畏臣也。臣之客皆有求於臣者也。今王之宮中。皆私王者也。立於

朝者皆有求於王者也。四境之內皆畏王者也。臣恐王不得聞其過矣。今足下雖萬萬無此。吾恐他日爲歎熟語。媚者所陰中。故預言之。使吾子察之。而不逢不若也。又恐爲他富貴者見之而怒。故閣筆者再三。又恐逾七之年。一旦溘先朝露。則斯言遂不得聞於吾子之耳矣。寧可言而過。不可自愛而不言也。光陰若流。事業無就。此蹈襲前人語。非也。但當日光陰若流。不讀書行己。則事業必無所就。此卽慨然之意已。遠惠能州海參。與老年人甚相宜。謝謝。諸惟激勵而竭力耳。

答奧村德輝

盛使來承惠厚儀。領到謝謝。因詢足下用功何如。備悉近來安好。且聞今冬畢姻。甚喜。夫婚禮。萬世之始也。而古者婚禮不賀。何也。古人意味深長。禮義周至。甚可思也。足下其悉心以體之。夫人之處世也。出入不立異於時俗。而行已不負愧於古人。斯可矣。欲不負媿於古人。非讀書明道無繇也。前年見足下時。方在成童。轉瞬之間。已冠已昏矣。詩云。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卽此也。冠者。責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少者之行於人。故禮不可不重。而足下今將有爲人父之責。若失今不學。不過一時俗庸人已耳。出則騎大馬。乘高軒。僕從如雲。擁衛之已耳。其能有出類之望乎。惟在足下勉之矣。孟子謂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言可深長思也。夫待文王而興。猶且謂之凡民。待文王而不興者。其將謂之何哉。足下欲爲豪傑之士乎。欲爲凡民之不若者乎。吾知足下必欲爲豪傑矣。他人類以好言贈遺。而不佞責成獨深。非不知時俗之習也。特以一日之義。不可泛泛耳。外具花紬二疋。非以爲賀也。但不脫俗已爾。惟希哂存不一。

答奧村德輝

初六日得足下來書。有二喜。一者。謂足下今年必留金澤。再見無期。今聞侍尊君抵都。則燕笑有日矣。一者。去年去書直突觸忌。而足下能受盡言。夫能受盡言。則將來成就不可限量。子路之喜聞過。大禹之拜昌言。皆以是心推之也。夫人豈好爲諛佞哉。獨是盡言以規人。人必怒。好言以悅人。人必喜。於是邪諂成風。而世遂無直言之士矣。儻足下不以爲逆耳。而以爲藥石。則一年於此。尙當傾儲而出也。新歲書。因病未得答。歉歉尙需面謝。

答奧村德輝

五廟之禮。遵夫古或不宜於今。便於今。則有戾於古。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貴邦人士。賢明者固有。其餘不自知其己之不能。而矢口指摘。總之忌嫉之心勝耳。故須與宰相上公。事事面訂而後行。隨手疏列。已得六十二事。稽之載籍。遺漏尙多。此豈一兩月所能究竟者。不佞夏間又病。至七月終方愈。瘡可纔四十日。中間兩遊後樂園。又上公賜顧。又十餘日。隨有世子燕饗。略無停晷。而九月初旬。一病至今。是以未得考究。若上公必欲行此者。則來年足下入都之日。方在有事之時。不足爲快也。特以不佞年垂八十。精力日衰。記性日拙。事多遺忘。顧此失彼。豈是行此大禮之時。自古絃難調。寧有無一曉事之人。協同斟酌之理。卽服部其衷生。藉其謄真。脫稿陳設點檢。中廷唱贊。得渠力已多矣。豈能望其學問充裕。責其質疑問難耶。久病不能復書。幸原之。

答奧村德輝

遠出方歸。溱溱家室。乃於百忙中存念老朽。作書相問耶。初願甚奢。後來機會不偶。轉瞬之間。歸期已迫。人情事勢。大抵皆然。然而不必以此爲悵快也。能學則稠人羣聚之時。必有我師。事務紛錯之際。皆有其學。人人所能。而我不能。則不劣而不得不學。人所不能。而我獨能。能則不廣而益奮於爲學。則無地非學也。彼自暴自棄之徒。日與其師相接。且不知其師之白黑青黃。豈能有益於學哉。昔有一名公元老。命吏書牘曰于寶。其吏跪而復曰。命是晉臣。合是干寶。此老瞿然起敬。改容稱謝。與各部堂曰。此吾一字之師也。若能如此。則何學不成。傲然自足。則何德不臻。故曰。學者立志當如山。求師當如海。以此思學。無弗得矣。不佞近雖多病。不足爲害。然老健。春寒秋後。熱。終非長久之事。況未必健乎。匆匆裁復。不盡。

答古市務本

前月初旬。剛伯至。接手書。讀之。不覺欣然。足下爲學未幾。乃能如此。筆畫清真。語言條達。是皆用心所致。知能竭力甘旨。意在承歡。又能知前寄誠辭。服膺弗失。則不佞之所願望於足下者足矣。用力精勤。必將月異。而歲不同。後來至此。又當刮目相待也。然須知學者以躬行心得爲主。而潤色之以文彩。不可以文字爲主。而潤色之以德行。能知其本末先後。則庶幾矣。勉之哉。德輝意思慙慙。乃以國書藉口於同門。當是筮筮。不肯出手。於先生長者。不當怕羞。學之習之。自能達意。幸以此語之。久病目眩。腰膂作痛。不能多及。

答古市務本

得足下書。讀之輒喜。劉爽明白。而少塵俗之習。若能充之以學力。此是最好筆氣。惟誨藥心盲四字。稍嫌生新。然有解有義。亦不妨。日本人何嘗不可學。日本人何嘗不可教。特上下自安固陋。不肯振作。而妨賢害能者。又懼後人之勝己。則己無可擅場。多方排阻。泥塗俗子之耳目耳。而異端之徒。更不必言。足下公餘之暇。惟在讀書。一則日親古史。一則日遠損友。古人日益親。則路境日益熟。匪人日益遠。則持身日益高。閒事不涉。則禍患不侵。閒人不交。則浪費節省。若能高尚而不詭俗。和光而不同汙。斯善之善者也。倦則展名公法帖。臨摹數十字。修植庭前竹木。日以悅親爲事。豈不甚適。他日聞足下事親孝養。事君竭誠。則學問之徵矣。勿區區剽竊粉飾。自號於人曰。我儒者也。則可矣。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危。而弗能勝。豈儒者哉。德輝來書。亦可勤於讀書。豈慮不能作書札。耶。舅友朋。要在切磋。勿似俗人虛文褒獎而已。

答古市務本

爲詩豈盡無益哉。能如三百篇。風者足以勸。刺者足以懲。善心發而逸志創。於世道人心。未嘗無補也。然必天子巡狩肆觀。陳詩納賈。而後有益也。是故王迹熄而詩亡。豈遂無詩哉。詩之用亡矣。至宋之中葉。天子猶自讀書知詩。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則曰蘇軾。終是愛君。世間惟有螿龍知。則曰彼自詠檜。何名謗訕。今之詩益無用矣。高者宣淫導豫。下者學步做顰。掇取事文類聚。及詩學大成等書。節令名物。敷衍數字。雜合成章。此不過欲虛張名譽。巧取世資。何嘗發之性靈。甚至公侯卿相。不能禁飭。反舍其政治。習效成風。如東晉清談。遺落世事。及嗤時賢。謂舍瓦礫。執鄙吝。是豈邦家之福哉。故曰。詩不可爲也。得來書深喜勤學。則不患資質鈍。勤學則不患無立。兩目如燈光水晶。需用彼相。將乘長風破萬里巨浪。豈虞無舵。若失今不學。則涉大川而無艣楫。罔水而行舟。何所依而定乎。使旋率復。惟希加意勉之。惟不自安於庸人。則必爲豪傑矣。

客古市務本

去年九月書到。知足下爲二豎所侵。往浴溫泉。年終書又云。漸已復常。少年時疾。何纏綿如此。新正書雖不詳言。定知全愈。釋奠習儀。名雖三獻。其實一獻而已。足下雖未與觀禮。何歉恨之深耶。宰相上公。欲習五廟祭禮。五廟

有植有裕。儀文曲折。節目周詳。若非精心探討。豈能有裨幽明。不佞見學者泄泄玩忽。兩年來懇懇力辭。上公堅意欲習此。今秋冬間。想當舉行禮儀。既已卒備初學。勢難卒成。明年足下入都。正在演繹之際。方當與賢者講貫情文。修明禮教。知其大者。則其小者舉而措之耳。不足深嗟也。裁復遲遲。幸惟原亮。

答古市務本

書至知來歲扈從貴國君入都。喜極。三年間別。又慮來歲足下不在隨行之列。今有定矣。如天之福。或者來年再得相見。執手話闊。喜可知也。勤學敬修。志立道成。是所望於吾子者也。舊習不脫。孱志難保。非所望於吾子者也。祿位福澤。宮室土田。玩好珍奇。諸凡大小之物。明明現前者。亦不可必得何也。屬之人者也。名壽壯健。通達康寧。順適享泰。不可必得。何也。屬之天者也。若夫志與道。欲立則立。欲成則成。三軍之師。不能奪吾之志。孟賁烏獲之勇。不能敗吾之道。何也。屬之我者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舊習也。則祛之。而使之脫。志孱也。則振之。而使之壯。其權在我。非人之所得操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為之不已。堯舜且可。而況下於堯舜者乎。堯舜非為之而至者乎。抑生而堯生而舜乎。再有說仲尼之道。而諉之力不足。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足下先虞其舊習。孱志也。而惴惴焉畏之怖之。則自畫矣。自畫則志不立矣。志既不立。道豈有成乎。本欲詳言所以。晤期既近。事須面言。又歲終冗甚。俗務之所應為者。一事未盡。而老力衰憊。不能細悉。統俟晤言。承惠醜髡四翼。謝謝。教人之道。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俗儒執一不通。其誤人也多矣。至若不佞之舍己從人。非極癡者。必不做也。當於來歲。一為抵掌。

與加藤內藏助

廿五日家寵召。既定納矣。而譯者暴病。又無一可更。遂不得赴。罪甚。初一日。若狹公見招。欲先期踵府。略談契闊。又以朝事來復。至今未得一晤。思念殊渴。來諭明日之夕。枉駕。謹掃徑相遲。僕一病十八日矣。淹纏不得清快。雖勉強完公事。而飯食稍減。承惠製餅菓。即當淪茗飽嗽之。謝謝。積事萬千。統容明夕面罄。

與保田若狹守

嘗總二州。千村萬戶。免於魚鼈。今又室家復完。皆老先生臺下宣上德達下情之功。更生之慶。僕雖遠人。亦同萬

民共爲尸祝矣。大君銘勳報德。理所宜然。榮寵華於當時。福澤流於孫子。聞之雀喜。逾恆萬倍。俟腰膂自力。卽當造府。以頌大功於弗諼也。復惠冰糖一壺。對使登拜。亦如億兆之仰沐甘露耳。謝謝。統容面罄不宣。

與保田若狹守

僕之不奉言笑者也。已幾二年矣。雖嘗一爲晉謁。適值台駕公出。怏怏而還。往水戶力疾來。繇水戶回。又力疾求面。中間則多病多冗。未能數數也。想閣人遺忘。失於傳達耳。僕去年五月。一病幾於不起。今年蒲節。抱病至今。惟七夕一造相府而已。仰慕誠無已時。緣鈍僕不可遣。每每辭令失指。故未得一候台安。疎節之愆。無所逃罪。不諗老先生臺下。邇來與居何似。欲少望見顏色。一則賤體未全愈。不堪觸熱。一則恐譏襦襟。爲閣人所笑。又復中止。俟秋涼。當帶造詳。悉請大教也。外天鵝一隻。乃宰相源公所賜。不敢自擅。轉奉庖人。惟希晒存。餘情非楮墨所能罄。統俟面達不宣。

與保田若狹守

初六日遣人探訪。云旌節尙駐嘗州。初八日翰教儼然。方知言旋有日。總來素士之家。缺少幹者。致令錯繆如是。深可笑也。久思一奉顏色。罄所欲言。其時方以嘔血伏枕。數日來不能作束。奉復罪何可言。今腰膂作痛。不能乘輿。稍愈當趨承大教。裁答遲遲。統惟鑒宥。區區不盡。面日敷宣。

與保田若狹守

敬啓。僕欲往候長崎二位新鎮公。非藉九鼎之言。則不足爲重。故冒昧令兵左衛門走懇。遂蒙老先生及黑川老先生留神。且又兩承翰札宣示。感刻感刻。明申卽當如期。造黑川老先生府中。前往。先此奉復。餘容面謝不宣。

與保田若狹守

賤恙近雖稍愈。而精神未復。以宰相源公垂念深切。不得不一出以慰其意。然一經炎蒸。歸寓輒作眩暈。是故不敢遠出耳。如老先生臺下。如丹波公。日夕思欲過談。且有無限衷曲。當細細請教。奈病不能支。俟來日稍涼。亟欲造府。晤言也。過叨注存。已感諄摯。復惠吉野葛壹箱。拜登增媿。草率奉復。統惟鑒原。令舅久不晤。今未知苦次何如。

與保田若狹守

違範甚久。悔吝叢生。每欲趨承大教。動輒以衰朽因循。向有要事。委須面白。己駕又爲病廢。曠逸之思。疎慵之罪。兩者交積於胸中。往詢令舅。知起居多福。以此差慰耳。前至宰相源公外守。聞臺下以公務先臨。但言則不聞。又不敢冒昧突入。及今爲快。外賀州魚鱗一尾。乃敝門人所遺。敢以轉獻庖人。惟希哂入。意圖明春細談。未知此時。又是何如。不盡欲言。統祈昭鑒。

與保田若狹守

僕老羸多病。艱於遠涉。是以垂愛如臺下者。亦經年契闊。媿歎不可一言而喻。鄙性疎慵。樸直。不諧於俗。猥蒙宰相源公。破格知遇。深於骨肉至親。未諗何以善其後也。恆思日夕造府。敬聆大教。奈何境與心違。每詢令舅。知福履迪吉。可勝欣慰。今令舅又抱恙方痊。久不得晤矣。茲敝門人從賀州來。遺以能登鯖魚一箱。聞此爲此間時物。不敢自專。謹以奉之庖人。惟希莞存。不盡欲言。統祈涵鑒。

與島田出雲守

通事何仁右衛門事竣之日。卽欲歸報命。緣黑川公留之。令其看僕過寓。方可奉復。四五日來。遷寓無定期。踈踏不安。惟恐臺下罪之。三日來知宰相源公。初一日欲留飯相見。黑川公復留之。待事完。始何仁右衛門一刻不敢弛緩。至期卽行。不敢慢事。事情實實如此。僕非爲之緩期也。惟高明亮之。

與島田出雲守

前年往水戶。造府奉別。云春二月。水戶回抵舊宅。奉候。因無通事。不能獨行。又積病無數。日去體。不能遠涉。疎失之憂。不可言盡。未知何時得一申契闊也。外鮮鴈一雙。適蒙水戶源公所惠。不敢獨享。謹以轉奉庖人。惟希哂存不一。

與島田出雲守

久疎教範。懷慕誠深。僕自新歲以來。眠食稍減。月朔甕疾。至今二三日內稍痊。不得已勉強支持。而目搖手戰。不巳。不得躬趨奉候。款何可言。歲內承委書掛物三幅。以積病久稽。今書上四幅。亦以病不能佳。統祈鑒恕。諸容晤

罄不既。

與野竹洞

別後到寓。星急解衣。伏枕卽眩暈。不能支。今旦亦不能起。承台命有事過寓面教。極喜。但弟時作欲嘔之狀。不能俯而理髮。蓬頭跣足。不以爲罪否。時未有如此疎野之態。以迎長者之車者。外具粗茶及唐紙三種將意。幸莞存之。披風道服奉覽。道服鑲邊。彼時無石青細。故窄狹不堪。今欲爲之。須大尺闊三寸五分淨。惟後裾不妨稍狹。諸容晤言不盡。

與野竹洞

惠我家醞豆淋酒一壺。隨手斟嘗。最爲醇美。台臺推己及人。令人不覺自醉。又復重之以羽重麻油。紈素方其鑿潔。而脂膏資其潤澤。雅愛無與爲比。准是嘉貺雜沓。非所敢承。特以台誼肫懇。又不容率爾返辟。趨趨登拜。忸怩爲多。少刻於令伯父卜老齋中面謝。外茶一罍奉上。完則來取。幸勿以形跡爲拘。欲多奉。恐爲風吹及濕氣所侵。致壞。壞則可惜。宜不厭少而頻耳。若府宮有好新磁罐。簡來再奉更妙。今一到水戶。未知幾月之別也。嘗啜此茗。或亦如時聞僕之苦心乎。瓶質如昨。酒壺。疑亦可貯。惟守口太謹。恐一入不可出耳。笑笑。頌賜及於高尾兵左衛門。益不敢當。或以寓策勵之意乎。更感深慮。小子不能會此意也。

與野竹洞

前以賤疴。不得候談。甚歉。今日往拜加藤勿齋公。頃已還寓。渴欲一晤芝顏。適華翰真然。甚喜。帶力奉報。惟祈命駕。弟祇肅恭候也。諸埃面談不一。

與野竹洞

十九日暮歸。捧讀翰教。兼賜佳作。其日往復無已。應對疲勞。而宰相源公。又堅留不聽歸早。雖蒙源公無限深情。然到寢眩暈不止。不能一讀來文矣。二十日力疾草長崎書札。昨日力疾親治藥棚。因家中怠緩廢事。故至此。自昨至今。頽然不能舉。奉復遲遲。頗不似世法。希亮之來諭三五日間。乘晚到寓。專候專候。昨暮一讀佳製。毫無艱澁之病。承諭自當批改。奉辟。恐冒僭妄。奈何。台臺誠懇之至。亦不以此爲嫌。但須精神稍完而後爲此。不然。未得

作者之意。而操筆塗抹攻竄。亦足一笑也。

與野竹洞

兩頰翰札。均以俗務未及奉復。古來高士。似不如是也。笑笑。前因僕處唐紐粗質黑色。不中書。故與道設令弟言。及何至。兼來如許之多。素蒙深愛。又不敢返璧。重違初意矣。所期明日造新齋。當竭誠趨拜。兼聲闊棕。前假諸物。頓使荒齋生色。久遲完趙。令一一奉上。惟希命使炤入。明日尙當面陳。先此佈謝不盡。

與野竹洞

僕以十五日染風寒。臥病六七日。乃台臺亦爲風寒所侵。服藥尙未瘳。兩地睽闊。意甚耿耿。未知一二日內得一晤言否。勉亭兄事實已付來。病愈稍暇。即當爲之。字數多少。已聞命矣。頭岑岑不爽。又復目眩。不能多及。奉復遲遲。希爲原宥不一。

與野竹洞

昨擾謝謝。本欲細談夜分而別。又以俗務相迫。端歸。怏怏殊甚。途中計算。歲內即使無病。亦無晷刻之暇。大約晤期在明正矣。承賜格紙。行時竟爾遺忘。復蒙遣使付來。附去唐茶壹罍。以府上老臣茶與東俱露上。惟炤入。

與野竹洞

前示白沙字壹幅。筆法頗蒼勁。中有數字。展讀五六回。終不可得。以久閣。不得已壁上。希炤存。勿齋公處。次日有一謝柬。曾相聞否。諸容晤聲。

與野竹洞

久不得晤語。懷思如渴。向辱雅好拳拳。足徵愛原。謝謝。所假諸物。先以二葉屏風一枚奉還。其餘諸物。至二十六。方得盡璧。恐府上須用。特此走問。希示知爲幸。諸容面聲不宣。

與野竹洞

世俗之務。直至昨暮粗了。七旬老子。病骨支離。豈堪作如此事。胸中無限鬱勃。欲俟文從過一談。面時又以言語不能通曉而止。向時自謂同一木偶。今者知爲一桃梗也。承愛所假諸物。謝謝。久留旅中。甚爲非禮。茲特遣力一

一奉辟惟祈命史炤存。諸晤罄不宣。

與野竹洞

承諭之後。日日望駕過臨。聞以令親入都。爲事冗所絆。弟欲過談。乃尙不能乘輿。闊極矣。復蒙注存。惠以甜瓜壹盤。即時供客。使知寒舍有此新物也。謝謝。種種欲面言。未知何時枉駕。弟舊疾亦稍可。數日內諒可出門。當踵齋密談也。奉謝遲遲。因昨竟日有客。希無罪。

與野竹洞

逾約十餘日矣。念必公務糾纏。不能揮冗。然日夕必來往於胸中。賤恙三日來已愈。而頭暈手戰。未能盡除。承念深切。敢以奉聞。來示二十六兩夕。不拘何日。當伫俟清談。叨惠松子貳封。領到。謝謝。諸皆面罄。

與野竹洞

昨承翰札。諭以二十三二十六兩日之夕。枉駕寒齋。望夕之懷。倍增喜悅。因昨朝飯後。積病不快。不能卽復。快甚。向日蒙惠龍蝦壹盤。深承厚意。久不報命。必知僕多病。不屑屑形跡間也。僕自重午眩暈。至今未全愈。不能纒纒。統容明申面佈。

與野竹洞

別久會稀。頗深相憶。前謂十九可以晤言。不謂又遲數日。亦欲造齋。聞台臺連日多冗。故爾中止。夏晤亦在四五日間矣。若二三日內。走賀伯養藤公。乘便一訪齋頭。亦未可知。前所云茶瓶。乞簡付來手。俟天氣佳。卽當裝茶奉過也。諸容面罄不一。

與野竹洞

弟抱疴旣久。乃承疊疊垂念。感刻無已。久思一晤。因不能起坐。又不可以臥對。是以不敢率爾。中懷殊耿耿。今早方欲作字奉聞。適宰相源公。遣壽齋至。盤桓遲滯。而使者復至。喜極感極。賤恙於初五日晚收合。今已全愈。但不許久坐。前日源公復面諭兵左衛門弟。當安意調養。不可造府。故不敢出外。尙未及走謝。向在尊府促膝。今日適已一日。思之思之。數日之後。諒可把臂也。率泐以當晤言。諸容面罄不宣。

與野竹洞

廿四日令弟過齋。云今夕枉駕。敬已掃徑相邊。乃適以公冗不果。快甚。廿八日之夕。專候過臨。若使萬一有事。至期當遣力奉復。安南紀事。何妨久留案下。乃乘暑亟返耶。記醜書拙。不稱表裝。重辱雅愛。敢不遵依。若着色。則物俱可。弟無所揀擇。承惠葛圓。製甚佳。一噉立盡。竟不及候茶灶。熱火。況能待沸湯。淪茗乎。笑笑。餘俟廿八夕晤言不既。

與野竹洞

僕昨晚嘔血。今日甚病。不能入府。明日入候宰相源公。即將碑文呈覽。覽竟送上斧削。台臺明日實臨。仍如昨諭。至晚枉駕何如。且欲以拙作面商之也。此復。

與野竹洞

久闊思一聲效。不謂有擾之者。使賓主悵悵而別。何復以更深爲念。至於酒食。豈欸客之具。不過聊實枵腹耳。辱愛年餘。台臺肫懇惇篤。每每與敝門人等言之。何歉抑乃至於此。益不敢承矣。欲有所教。初四初六二日。審擇其一。初五宰相源公演戲。恐相招。雖意已辭之。然未知何如。不若四日六日爲妥。辱賜菓豆。何禮疊無已。叨愛又不致却。謹領謝。諸容晤言不一。

與野竹洞

欲相期台臺過談。二日之內。兩次遣力。而不待作一字。以致遲遲。擬於十六日午未之後。列齋一晤。語旋過丹波公敘瀾。頃又承命使來。言明晚枉駕到寢。更妙。謹當掃徑。鵲。前約初六日夕。因事務匆冗。弟又獨力。每一事三四經心。尙不得妥。故令敝門人下川省爲東止之罪甚。諸容晤言不既。

與野竹洞

夜話更深。不知勞倦。然猶以門禁。促之而行。彼此如一。此中似翹翹耳。策文又製一篇。可謂勤矣。好友分割。復能爲此。益徵用功之深切也。明夕及十日之夕。事不可知。台駕但乘暇卽來。萬一有他事。臨期專人來正之。不足愜也。悠悠之口。何足重輕。況此地風波。百倍他所乎。嘉貺佳菓。已卽啓而嘗之。謝謝。尙容面頌不宣。

與野竹洞

食禮甚薄。乃頓盛使往復如此。甚愧。明日既有勿齋公之約。不可中變。今晚又有公事。不得已。當於入日之久。但祈如晨來。辱束申刻。過臨爲妙。願候願候。勿翁久不晤。意非不思。緣僕疎懶成性。又多病。不能遠涉。向承鼎諭高雅。銘諸五內。幸爲僕申謝爲感。萬一明春賤體少瘳。自當走談。以罄一日之歡也。不一不一。

與野竹洞

前約數日後。再來一談。想因行促。公私事冗。不果。僕亦以數日有俗事。且賤恙終不得愈。尙不得造談爲別。廿八日燕賓恃愛。懇借鑪盡諸物。極知冗甚。不應瀆瀆。因前已面允。謹開一單奉上。祈命掌家揮冗簡明。明日專力走領。弘文林春翁於前日惠一儀。僕答來使。云不便竟收。不便竟璧。俟請教宰相源公明白。然回帖數日。因有事未得面見。故此遲滯。諸容走送時。罄談不一不一。

與野竹洞

今日欲造府爲別。緣連日困憊。不能自力。而敝門人亦疲甚。不能倉屐遠行。不得不止。明日稍堪振作。當親到齋頭。一爲握手。令弟昨諭台臺日光之行。欲得唐茶少許。希將錫瓶付來力。卽當奉上。承假諸物。遂使蓬華生輝。但如此匆匆之際。干瀆從者。頗似不情耳。謝謝。尙晤聲。

與野竹洞

詳讀來教。悉曲開明。言言肝膈。當佩服以比瓊璞。不獨書紳而已。來書之義。當於十八之夕細談。且知台臺曉夜多冗如此。誠然誠然。但爲可人期不來。故前東急遽如許。罪罪。今所期近在三四日內。稍解翹企耳。荷葉包飯。貴邦風俗。惠之足矣。何又重以福山線麵耶。以台旣不敢却。然領之增媿矣。謝謝。尙容晤。頌不宣。

與野竹洞

前者江許之遊。是日適當晴景。袖爐前後相啣。頗亦有致。歸來以公私事務役役。四五日翰札下頌。失於裁答。承惠筆洗水滴。列之几案之間。居然成款。頓使荒齋生色。種種皆台賜也。場屋事務稍暇。卽當列上。其試義等事。已詳於紀事之中。頃得道設令弟文。甚佳。毫無向來氣習。喜甚。並聞貴友勉亭兄恙。全愈未。未得一候爲歉。

與野竹洞

疎遠殊甚。竟不知閣府起居何似。以意逆料。則慮尊體少有違和。前敝門人剛伯遇台駕於途。云宅間有抱病者。未知其詳。即欲遣人候問。因小力愚魯。不善言辭。又爾中止。此心則日夕怏怏不已。昨晤道設令弟。轉致台意。方知尊壺儀有恙。云目下已漸復原矣。甚喜甚喜。凡病當慎於小愈。於此致謹。易於強健。更希留神。外雉雞一對。乃友人所遺者。敢以奉候。勿丞輜褻爲幸。諸容晤言不盡。

與野竹洞

昨暢談深擾。神與怡然。彷彿復見漢官威儀。更增悅豫。非台臺好古慕道之誠。必不能依希及此。謝何可盡。惟是小子濫預成人之禮。不勝感媿耳。靖節贊已就。即欲言上。乃把菊東籬下二語。三省云台諭直書把菊東籬下二語。恐太草草。或是聽誤。特此走問。幸示知以便謄寫。諸晤罄不一。並將陶贊錄上。請教。

與木下順菴

如聞臺下有內艱之虞。未諗令堂老安人如何不淑。臺下震悼悲傷。勢所必至。然哀毀之中。猶望節之以禮。前月望日。即聞此言。云是口傳。非得之訃音筆札。竊以父母鞠凶。人生最爲大故。忽聞未實之言。不敢造次奉慰。以傷孝子之志。此後弟即罹病。患不能把筆。弔唁遲遲。不能愜意。外具微儀申敬。謹如別狀所陳。統祈鑒納。不盡敷宣。

與木下順菴

遠行禮當趨送。且此別會期未卜。且有無限衷曲。欲爲細談。今既不及矣。頃承台諭。行李惺惚。怏怏而止。外唐菓壹筥。聊申薄意。又唐香爐一座。爲令郎長公明窗攻苦焚香之佐耳。惟祈笑留爲幸。不得馳別。耿耿之情。筆不能盡。

卷十一 書八

與松平求女

某頓首頓首。某沐宰相源公至愛。因得見知於公子閣下。閣下不以某拙劣。而深鄙棄。曲爲延納。情文之周備。禮

意之款誠。近古以來。罕與爲比。某異國孤蹤。自足感深肺腑。但公子生而貴盛。習見驕奢。何以能虛心下士。無殊白屋。此非詩書禮樂之精微於內。卽或一時矯彊。未有不慚其從官者。而且公孫蘭芳芝秀。舊年方九齡耳。深承庭訓。而一種謙和之氣。儼若得之天成。是父是子。夫信陵平原。不得專美於前。而東平河間。不得獨隆於後矣。別後又承垂注。令白井藏之助復致金玉之音。銘刻之私。愈益深切。近聞閣下初發痘疹。雖言天人相理之必然。而保齋之道。更祈萬分珍重。一以攝公子玉體之尊。上以慰源公友愛之篤。千萬珍重。蓋痘疹非疾。調護之方。當十倍於嘗疾。惟望閣下謹之謹之。不能畱人奉候。荒穢僅附郵筒。可勝惶恐。竚聽佳音。慰茲翹企。不莊不備。統冀炤原。

與中山備前守

疊承嘉惠。銘刻五中。茲復重以生羸壹肩。愈增愧赧。然以君賜爲榮。敢不拜命之辱。謹卽登拜。尙容面頌。不宣。

與中山備前守

睽遠芝眉。已幾三月。每欲於政事之餘閒。一親聲教。諗所以胞與民物之張弛。奈緣久病。遂致疎違。歉怏何如。及執事自溫泉旋旆。極欲望見顏色。又慮燭熱搥趨。動擾主人。是以越趨而止。翻承垂注。感戴彌深。目下旱魃爲烈。元陽七旬。此政君相憂惕之時。未知臺下何以爲消弭之計。令兄主馬公。久失請教。又辱寵招。初八日謹當趨赴。惟此日宰相源公。或有所諭。及僕病體何如。則不可前期耳。臨期又當帶報也。祇此奉復。尙容晤罄。不宣。

答內藤儀左衛門

本月初三日。承宰相源公頒賜鰕魚壹尾。當卽拜嘉。幸藉鼎言。代爲申謝。前月二十九日。蒙諭執事。念及途中與人并殺饌。慙懃懇欸。至再至三。如此隆情。感戴無已。更祈更爲申謝。久疎問候。倉卒相煩。媿甚。會期不遠。潦草不恭。

與藤井文大夫

前書至。備知安好。太廟事作何議論。曾聞之否。足下遠客。何復惠以蕃麪。价者之勞甚矣。今足下親在水戶完姻。實爲兩便。明春諒當舉行。不佞時下。稍稍平安。數日來腰膂作楚。不能自力。而京中人至今未回。是以奉候宰相。

源公。遲遲極矣。不佞承源公過愛。情逾骨肉。自然休戚同。何故謂不當相聞耶。十日前長崎奉行松平公回都。攜來唐茶。特奉足下一小箱。試煮嘗之。此番茶不甚佳。故不以送源公。如可用。希足下速速寫書來。當即奉上。漆事承源公許允。謝謝。目下欲作棺。因板未乾。不便倉卒。俟少乾。當於正二月爲之。前者粗粗做醢。已勞碌半月矣。可見此間作事不易也。茲緣遣力奉候源公。卽致數字。不盡不盡。

與藤井文大夫

足下在都。承膝下之歡。至水戶。聚室家之慶。往來胥暢。舊年合巹。竟不一示知。又且昏禮不賀。古之制也。今奉彩子百福。蜜璋一枚。爲足下弄璋之兆。不及趨造爲別。溽暑事事須保養。令岳不及作書。幸叱名道意不悉。

與藤井文大夫

前日欲專謝勤渠。宰相源公有命。不入朝。故不敢走謝使臣。祈亮之。十餘日不晤。甚念之。乃復惠以嘉魚。何足下拳拳若此。感與媿并矣。明日候源公欲得細談。足下班上否。前近藤兄問足下。事情理好。卽欲速就。亦與禮無礙。諸容面言。不貺。

與藤井文大夫

一介寒士。四月嘗新茄。此從來未有之事。足下必謂我逾七之年。意在觀頤。故求此珍奇之物以餉之耳。感哉無盡。然折福多矣。尙容面謝。頃少眩暈。是以奉復遲遲爲歎。

與藤井文大夫

蘇子卿節式送閱。子卿節旄盡落去。其下垂者可矣。此使節也。至於所建之節。與此大不相同。不得以建節爲使節。日本人多有此誤。故言之。昨文甚佳。喜極。吾向謂子若能用功。當是日本一作手。今果然矣。毋自棄也。此囑。有暇當過寫而言。恐今日無暇矣。

與赤林三郎兵衛

行李已先啓行。則事事性惚。又復枉駕作別。足徵至愛。弟胸中無限事。無人可道。筆不能述。直須鬱積胸中一年。來春方得面談。奈何。外平賀勘右衛門兄書一封。急急一到。卽命付去。爲望。

與三木仁兵衛

前僕以病瘞入朝。邂逅屏守間。又見台臺公務匆匆。不敢留語。別後即造行臺。但謝屢次垂顧。屢次遣伴問訊之。厚誼亦未知。台臺於次早即榮發也。及得翰教。方知旌旄風騫。追送不及。罪也何如。嗣後復承瑤札。使敝門人伏而讀之。勤勤懇懇。不異面語。感戢之私。慰悅之意。莫可名狀。歸鄉之後。屢詢與居。知闔宅迪吉。可勝欣慰。今宰相源公。鎮巡藩封。台臺入朝。有悅豫之歡。自公有委蛇之慶。樂當何如。僕亦不日詣藩。促膝在邇。先此修候。不盡依依。別諭古蹟鑒賞。兩日前方知。即爲草上。統希焯入。不宣。

與平賀勘右衛門

辱惠書問。具悉愛厚。去秋百穀順成。足下政績茂著。不辜風望。前諭弘濟生。謂五致書而未達。此郵筒之過。亦所託非人。然雅意已心誌之矣。足下向膺郡命。聞之大爲稱慶。在政府可謂爲官得人。在足下可爲才稱其職。其時即欲作書。少竭愚衷。以勸新政。特恐足下蒞事之初。求治太速。行之或不以漸。而貴邦積疲之民。積猾之口。彼意所不堪。易騰怨謗。適足爲盛美之玷。故寧徐徐耳。今上下已相信矣。竭誠鼓舞。此正其時。舊冬與玄仍吉兄言。勿減賦以求悅民。勿增賦而希媚上。一如舊額。而勤力其中。百姓得其盈餘。漸可仰事俯育。倘若有心立異。甚非長策。蓋不能安其位。則善政無從得施。康節先生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其言可深長思也。萬一有非時輕用民力。自當盡職力爭。不可畏威惕攝。方春一日不耕。則舉家終歲不飽。何易于以縣令執笏牽舟。而不敢擾百姓。可法也。井田之法。固後世所萬萬不能行。而井田之制。溝塗封洫。旱澇蓄洩。制度詳盡。則田官所不可不知者也。向亦嘗言其梗槩已足。下尙能憶之乎。古者農官方春即舍於郊。歲內卽闕穀種戒農具。如此勤敏。百姓安得不饒裕。衣食足而後禮義生。此教化之厚。不可不留意也。貴邦田多沮洳。水浸則土膏不存。土寒則禾稼不發。而且播種太密。冗雜逼迫。求其暢茂蕃碩。難矣。蓋陽多則氣蒸。雨之溉之。其苗溇然而秀。種疏則條達。或耘或耔。其禾芄芃而興。漢耕田歌云。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可徵也。情民妄言土惡。則必不可信。此間土地肥饒。黑壤赤埴。用力省而發生多。遠過敝鄉。若或久荒久瘠。豈可歸罪土田。自非墮墮。必須親爲試驗。毋輕聽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門。所謂閭也。閭也。里有正。有胥。耕耘刈穫之時。日坐里門。朝則出。民于田。久則入。民而

息如此則游手偷惰之弊除。非僻奸宄之萌杜。法甚善也。今民零星散居。亦可以漸而復否。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然則農功之當日夜以思。朝夕以行。可知也已。昔者趙過富其民。棗祗富其公。杜詩張堪。百姓歌而樂之。惟願足下。追蹤古人。先勞無倦。上嘉其功。下歌其德。各垂後世。式布四鄰。則丈夫男子之事已。士惟在有爲耳。不在官職之大小崇卑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與佐藤彌四郎

相聚無幾。別來又將兩月矣。未知足下用功何如。令尊新祉亨嘉。可勝欣慰。耆耄之親。當竭誠奉養。後來日短。不可不慎也。前寄兵左衛門書。詳悉周摯。具見足下真懇之性。古人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烏鵲。君父師一也。足下能如此。則甚善矣。不佞與足下相與不久。情意未孚。而遽能如此侃侃。當於古人中求之也。彼有及門既久。而以虛情事其師者。見之媿死無地矣。而不佞之意。則甚不然。大凡言議。當看彼人與我之品地何如。其人高於我。而議我之失。則可懼也。其人不及我。而議我之失。則理之自然。何怪之有。若使彼言是也。我當改之。若使彼言非也。我何惑於彼哉。足下今視我與孔子。子產。諸葛孔明。才德何如。孔子子產。衆人尙欲殺之。而孔明則誇讎沸騰。我今日豈能止人之謗。且今日之致此。亦有故矣。通國皆學佛之人。近時適有清理淫祠之政。彼謂釁皆繇我。窺伺伺隙。造此紛紜。亦理所應有也。舊年及前書。皆言事繇安之而起。安知非姦詐之徒。見我與安之相與欵密。造爲此言。以構間我兩人耶。慎毋輕聽浮言。以致得罪前輩。且此事關係甚大。儒教得行。其居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悌忠信。通國之君臣士庶。並受其福。不行則邪道浸淫。將來無所底止。此何等大事。而足下謂可以人力爲之耶。足下但修身讀書。以聽之。慎毋輕率躁妄。爲此紛紛之論也。

與佐藤舍人書

初六日奉使過邸。又以急務。堅欲辭歸。倉卒慢去。至今爲快。已令門人弘濟謝。聞足下亦有急靜攝。昨知已愈。甚喜。前諭糖梅。將現在者進上。思之畢竟不穩當。今另製一瓶送上。已與弘濟。面同試嘗。眼同封。卽令弘濟同足下送進。或交於管事房執事。驗明。開封嘗試。然後進至宰相源公前。飲食雖小物。然不可不慎重。千萬千萬。

與野卜幽

密邇高居。徒以多冗多病。不得時相過從。數日前令耶枉顧。方知既望析居。令耶宜留侍膝下。以便朝夕左右先後。今乃使之遠去。雖子大出分。無俗恆情。而在台臺。恐爲不便。欲趨候面談。少慰岑寂。緣無晷刻之暇。不能如願。容於新歲款談。外小杉原一封。乃水戶友人所惠。敢以轉奉。雖甚輻輳。惟希晒存。不備。

與野卜幽

新年拜賀。循俗而已。非爲題鳳也。且諸公枉顧須答。故不及一挹芝顏。俟塵務稍閒。尙當脩誠專謁。促膝語言。僕異國孤踪。全藉先達以爲引翼。何意台臺視履少艱。藏脩什九。遂使落落不能時親大教。來翰撫卜夏左丘爲辭。使人悵悵。此必台臺少壯之時。竭精技藝。致窮目力。然又安知非天之所以善息老人。故令塞翁馬失也。台臺其亦優游卒歲以承之。庶無戚戚之懷矣。別惠鹽鴨壹隻。領謝。因連日燕客。中外乏人。久稽奉復爲罪。幸惟原宥。

與迂了的

向日奉謁遲違。更叨深叔。感愧感愧。久不得走候。未諗近來與居。酷暑何如矣。雖強幹猶尙致疾。況吾輩平昔疴羸者乎。僕托庇少安。然病後精神疲憊。稍稍動作。便覺過勞。且須俟秋涼者。少覺爽快耳。適有水戶友人。惠我小紙伍束。雖薄物。敢以轉奉從者。惟希晒存。又前借用紅紙作兩單。恐台臺欲用令幅。故以全幅者歸之。久欲壁上。因前日梅天。又恐齋頭少致徵。故遲至今耳。希炤入。諸容晤言。不宣。

與迂了的

邸中去台府不甚遠。步月乘輿。儘可過談。特以衣冠言論不同。遂覺獨行踽踽。必欲肩輿出入。雅不廝稱。且非所好。故致疎闊耳。或者高明。諒之形跡之外。亦未可知。昨諭邇日枉駕。示期。謹當帶候。甚協夙心。佳作來教。捧讀再三。與往日之所聞。大似迥別。深喜鄙言不誣。前者屢讀友元道設二野兄佳製。每爲擊節。今文彬彬然。將來當無遜於中華。至若丹鉛點竄。未敢輕舉。敢以遠東白頭。遂執牛耳乎。完璧歸趙。非有他意。統容面日詳譽。不宣。

與迂了的

面約一盞一觴。意在敘談。昨復以尼治勞神。殊乖前議。且闔室叨擾。大費主人。謝何可盡。外復有細事。已令今井弘濟面陳。不盡。

與辻了的

寒冬遠顧。爐酒不溫。并及罵言。媿如冰鐵。拙劣手筆。遂呈宰相源公電覽。呵凍揮毫。手自謄錄。慚赧極矣。勉亭林兄詩文集事領悉。諸容晤聲。不宣。

與辻了的

辱諭。方知前月以違和靜攝。不能走尺一奉候。與居。可勝慚覲。轉荷注存。愈增惶悚。沉重之以嘉魚種種耶。謝何能既。弟蒲柳之姿。遇憂愈益柔脆。望秋先零。不卜可知。過愛。厪厪懇懇。心銘厚德。九日專遲枉駕。想館中較勤勞。亟欲回章。清髻耶。快切快切。數日來頭暈目眩。不能把筆作一字。奉復遲遲。爲罪。弘濟彥六小子。乃蒙長者垂念。謝謝。近亦平安。諸候晤宣。不既。

與辻了的

半月之前。兩腿及足俱已浮腫。蔣謂不起之疾矣。弟非欲以藥療之。特以宰前源公。肫誠懇摯。惓惓不衰。故勉服數劑。以慰尊意耳。不謂數日來。浮腫頓消。台臺近亦手足麻痺。乃辱相憐耳。謝謝。愈後當造齋面談。并頌。

與辻了的

昨暮過玄番兄。因欲過談。又以賤事促歸。快甚。復聞貴體爲寒氣所中。微有違豫。益爲抱歉。猶喜醫藥奏效甚速。差慰。弟亦日逐微愈。然不至大害。故力疾了諸務。稍倦。輒自息。過叨垂念。惠以鮮鯉貳尾。謝謝。獨寒士之慮。雅不相稱。奈何。歲迫。容新正面頌。不既。

與辻了的

舊年台臺以口字來問。僕一時失記。再三搜索。而終不可得。一日偶倚步擔閒玩。忽憶此爲古文抽字。木之肄者。曰抽。欲以相告。奈不得時見。見時又輒遺忘。終於心有慊慊者。今特書之。以布於靈前。

與野道設

前承瑤函賁及。且惠以家製珍品貳種。足感雅愛。此時以行李匆匆。未得作東奉謝。謂台駕於月初榮發。半月之間。即可晤言。故遂踈略至此。不謂至今。尙未得握手。快甚。宰相源公安和之詳。立菴老。自當細述。前以大臣病故。

意不適。今亦日出近郊。以爲排遣耳。友元兄近況必佳勝。承枉顧。不得細談爲別。至今怏怏。僕近來小恙。把筆尙覺眩暈。不能作書奉候。幸藉鼎言。轉致尊翁老先生。希叱名致聲。諸晤警不宣。

與野道設

榮發之日。兩雪沾衣。台兄久急之後。不爲寒威所勝否。客館未必能如意。從官既多。自然之理。惟希加意保攝。慶順原兄昆季。連日相接。俱無急。再聞僕小恙。時時舉動。然不爲大害。不煩垂念。諸不盡。

與野道設

連日不晤。殊增懷想。十二日暮。尊公令安之傳諭。謂十四日有貴冗。待於十六日及十七日過我。謹於明晨專候。祈蚤命駕。作竟日之談。遲則匆匆不及敘言也。貞順兄急已愈否。希叱名致問聲。幸已。恕明日同過敝齋爲妙。語容面佈。

與野道設

昨書已竟。忽拜宰相源公賜。且多儀種種。別有謝啓。敢懇轉達爲幸。諸煩懇懇致謝。不盡之意。統祈面宣。

與野道設

瑣事相問。遂煩留神。感刻。弟腫毒已全愈。但不敢久坐。奉宰相源公命。故不敢卽出耳。數日後。諒可晤言也。率復不盡。會友元令兄時。幸爲道意。

與野道設

前日枉顧。以掃塵慢客甚歉。承愛假我什物。重煩筓庫。得奉完。祈命使炤入。謝謝。尊公先生不另柬。希叱名致意。望日重煩玉趾。以玉晚食。罪甚。連日外出。僕從寥寥。不及盡力走謝。罪更甚矣。幸原之。諸容晤言。不盡。

與野道設

來問註明條答。并爲圖一幅。奉上。希炤存。諸晤警。不既。

與野道設

天氣晴霽。定於二十七日。趨候風軒公。若兩日往還。似太急遽。如初命三日爲佳。台兄以爲何如。前年備前公見諭。往時先期通知。意欲同行。今未知有暇可同行否。然不可不相聞也。煩台兄作字達之。行期已定。惟有急病。則不可知耳。

與野道設

宰相源公。尊字已定。卽當書於鐘上。世子字未知用得否。備前公字。昨已書訖。統希示知。

與野道設

昨日驅馳勞瘁。倦憊極矣。台兄雖精力少壯。相去或不甚遠。宰相源公。賜君庖治。具於寓中。欲邀台兄同拜此惠。而下面各各疲敝。相與枕藉。屢呼不起。無可如何也。尊公近況何似。希叱名致意爲感。諸容晤言。不旣。

與野道設

久不晤語。胸臆生塵。快極。佳箋委書。以久病沉閣。罪甚罪甚。茲書上。幸惟炤存。

與野道設

兩月不入朝。寤寐饑渴。雖宰相源公。愛人以德。慰藉諄諄。揆之於心。自不階安。今日之入。不分晴雨。意欲早行。竟一日之談。隨機啓沃。數年以來。有肚腹小疾。必候交四下後。方敢行功諭。祇此奉復。諸朝中晤言。

與野道設

枉過方欲細談。乃因賤疴端歸。悵憤不可言喻。前日承念垂問。感刻感刻。今日稍可。略能越坐。以過愛。謹此奉聞。所惠製豆。甚佳。芬芳酥脆。後當依方更造之。來盒辟上。希命使炤入。

與野道設

承惠雲雀十隻。領謝。遠方珍物。乃以下遺。益爲感飫矣。昨暮令兄枉顧。倉猝趨迎。不能奉復。幸原之。諸容晤聲。

與野道設

台兄連日以與造多冗。久不得把臂。寥闊極矣。外具鱸魚奉犒工作。祈哂入爲幸。

與野道設

前者惠以瓊函。推許太過。復承佳貺。媿感無涯。亟欲造府申謝。緣以賤疴爲累。日延一日。乃又蒙台兄垂問。益深悚仄。朔日又未得走送。昨有人自獵場來。備知宰相源公安好。二兄佐佑欣欣。卿大夫諸公及近侍御者。各各無恙。甚慰。惟是今年狩獵。不以得禽多多爲善。中必疊雙爲喜。獨以人爲安寧爲度。惟祈致意。卿大夫及近親諸公。少抑源公勝氣。以爲一邦福祐。幸勿更爲愆。則所獲無限矣。本欲作書申意。閣老因日本書。則辭不能達。唐書則大費參詳。是以不果。專祈兩兄委曲致意爲感。諸埃晤言不盡。

與野道設

朔日在外朝久候。因已過午。是以速往儲宮。會煩內班致意。未知曾達清聽否。連日未得晤語。明日遶朝。或可面聲也。唐茶因天色不佳。久遲。茲奉上一瓶。惟希炤存不既。

與野道設

久不晤。殊覺疎遠。歉甚。野服圖說奉命批改已定。強所不知。弟生平所不敢出也。尊作亦添入一段。併野服裁式身併袂共二件。希炤入。前宰相源公。諭弟入朝之時。於台兄二位中。必煩一位同入。弟腫毒已愈。欲於十五日午。前登朝。安之兄是日在家迎候。令堂老夫人。敢煩台兄同行。何如。幸示知。

與野道設

前日承枉駕。以遠出失迎。歸寓知之。甚快。公務稍閒。何不過弟一談。惠我園蔬貳種。謝謝。諸容晤言。

與野道設

日候宰相源公起居。知於十日回鑣。讀翰教。又聞龍旗白旆。悠悠揚揚。可勝欣慰。遠狩號令殷煩。乃復蒙存注。錫以豕膏一器。卽當拜命之辱。先此附復。惟祈轉達。少刻別圖面頰。并聞台兄行旌康泰。益增慰悅。不宣。

與野道設

旣不可謂非天意之祐爾也。因此愈當知懼知敬矣。每事知懼知敬。不患人心不正。人品不好。今人之所以奸邪。後辟者。只是不懼不敬耳。勉之矣。又宰相源公。賜足下新居。君恩之厚如此。聞令岳翁有恙。甚爲驚憂。昨暮聞已少愈。稍慰。足下若未曾過門。無所用其力。如已過門。當用心同令舅調理之。今遣力奉候。源公書一封。大蝦貳十。

隻。糲黃一桶。祈足下指揮。先達政府轉達爲懇。祈已先托人定做矣。恐一時未有。不妨借府中一盤送上。恐解鮮遲則宿也。來方因足下屢書諄諄。竟到宅內。恐拂盛意也。但屢憂似爲非宜耳。各書祈諭力分送之。政府諸公。應修書奉賀。唐書慮友費裁。答日本書托人。必不恭謹。故寧已之耳。足下幸爲我婉婉奉達。諸不盡。

與田一角

往辱枉駕。是時適有必不可已之事。遂失倒屣。至今爲快。捧讀翰教。方知亦有違和。時下天氣暴寒。深祈節蓄自愛。僕病患五六日。終不愈。過煩垂問。感深肺腑。復惠葡萄一盤。客中何乃爲此。謝謝。尙圖晤頌。

與吉弘玄仍

十一日宰相源公使至。而不得台兄手札。心頗疑之。其後遂聞令堂老孺人有恙。星馳歸侍湯藥。又聞台兄在途。卽已知令堂貴恙少愈。今更得台兄喜信。必應霍然矣。雖源公嚴限歲內卽還。然俟新正稱慶。一上椒酒。而後策鞭。亦人情之所必至。獻歲之後。拭甌滄茗。以俟細談也。立菴令親有增祿之嘉。遠承佳惠。謝謝。王民則事回報云。十月十七日台州歸帆。此甚不可解。大約通事有所阻撓其閒。俟源公差去。飛報回。當有的信也。虛費台兄盛心。奈何。冗次草草。不盡欲言。

與吉弘玄仍

前見頰上微腫。不謂其爲患日久。且聞左腮亦然。不得遣一介問詢。罪歎罪歎。令親立菴兄至。更聞兩尊人亦皆染患。今幸前後痊愈。可爲大喜。人子一身微恙。不足爲憂矣。外具鹽鱈魚壹尾。乃水戶友人所寄惠者。聞此與藥性不相違。雖薄物。敢以奉上。惟晒存之。別諭平賀兄所云代管。極感此兄留意。但本人前已食糧百石。其氣度定自不同。僕盃盞之水。不足以容巨魚。明矣。敢懇台兄作書速止之。萬萬勿來。并希爲僕轉謝平賀兄爲感。一二日內。病臥嘔吐。奉復遲遲。爲罪。祈高明亮恕。外敵門人代爲作柬一通。亦惟台炤。又糖罐壹箱。并祈晒入。

與吉弘玄仍

初九日枉顧。極欲一面。且商時務。緣作奧村。因幡兄記不能閣筆。不及倒屣。罪甚快甚。連日多事。病則伏枕。稍可則力疾指揮。自思不覺失笑。十五日蒞望蚤臨。不獨奉屈。且希爲僕作主。真菴兄以前面諭。又在衰絰之中。故向

日不敢具束。倘不見外。相邀同過。何如。承惠鴨脚子壹箱。有如許益處。足紉愛厚。領到謝謝。尙容面頌。

與吉弘玄仍

二十六日入朝。未聞世子營葬之事。且亦不欲多爲越俎。故默然而止。昨夜始知采石作壙。則塋域尙未有定。又思宰相源公虛誠下問。則此事亦自宜言。大凡葬壙而求吉地。乃堪輿家之謬妄。至於安穩不犯凶煞。則理之所。亦須稍稍究心。古今墳墓。多在大麓。上者山腰。自腰以上。蓋亦寡矣。蓋太高則多風。太低則多水。藏風納氣。土色滋潤。開下無石屑。無螻蟻。及黯黑之色。則可矣。穴中有土球。色燦而氣暖。更爲善地。壙不宜太深。不宜太淺。作壙宜磚。不宜石。三和土外築炭屑。則自堅固。一二年後。牢不可動。何患磚瓦腐朽。左右後三方用石。不宜太多。圍牆宜緊湊。不宜曠蕩。孔子雖聖人。而王者之後。然其時無位而居貧。故爲馬鬣封耳。恐非公候之禮。惟希詳炤。葬於來脈之上。謂之騎龍。斬關已爲凶險。未聞有葬於山頂者。但要界水清。則壙中自然無水。不在高不高也。

與吉弘玄仍

初三日。某往拜奧村因幡。其子其壻。迎於大門之內滴水。因幡屣履於玄關下滴水之外。導而入。交禮畢。其壻及其子。以次交禮。交禮之後。因幡兩手據席不起。談議之間。亦必半爲俯僂。直至畢席皆然。身自舉案。進饌進菓。身自捧遞者三四。其餘食飲。皆其子其壻執事。僕從甚多。羅列兩旁。每事必身親爲之。再三辭之不獲。臨別勤勤致謝。送於大門之外。其子其壻。兩手按地。禮甚恭。次早父子三人。冒雨來謝。各送大刀折紙。着屐於深泥之中。跋涉甚難。此皆尊重宰相源公故爾。不然。謙虛下土。必不至此。又送三省弘濟各夏衣一件。縞紗綾壹端。惟台兄詳悉。上達源公爲感。

與吉弘玄仍

違顏半月。力旋知福履亨嘉。甚慰。外奧村因幡。相接禮儀。及所問四條。錄上。惟希呈覽。今日眩暈。不能把筆。而來人又行促。不及瞻真。草率爲罪。并祈轉達。幸恕不恭。其來問三紙。牧野與三右衛門兄剗錄奉上。不贅。昨者宰相源公賜書。何太謙至此。謙下雖王公盛德。不可易能。然某則非其人也。何敢當罪甚。并祈轉達。臨緘草草不宣。

與吉弘玄仍

初六日。雨雪載塗。後又連日陰雨。昨聞宰相源公悅豫而康。甚慰。想台兄亦自安吉。僕雖有小恙。然不爲害。今日王儀事飛報。應到矣。何以至今未到。懸念之極。前所言孫兵衛。敢煩轉達之爲感。尙源公有意喬遷。此人則又不在。此數矣。諸容晤。營不一。諸凡相愛各友。祈叱名致意爲幸。

與小宅安之

頃高尾兵左衛門請問深衣事。聞台兄以頭暈靜攝。此或爲連日較售。揮灑勞神致然乎。或亦因春時寒暖倏忽。起居失節而然乎。惟加意珍重。台兄深明醫道。自不若弟昧昧也。欲親候。以步履艱而止。希亮原之。亦不敢煩裁答也。

與小宅安之

昨暮奉候不至。中心悵怏。然亦何至如台諭所云。弟飯畢。卽當造朝。通煩指導。若罷朝不甚遲晏。幸午後同令兄過寓。以答此意。顯候顯候。無他物。并拉道設野大兄何如。

與小宅安之

連日不晤。殊似疎闊。往日奉諭何首烏成熟。台兄欲得參拾枚。僕云有則必有。但不能如此之多。今奉上大者拾枚。不得已以次者拾枚。又次者拾枚。足其數。爲他人竊取。不能以大者奉送爲歉耳。諸面罄。

與小宅安之

姊妹之子曰甥。鄧攸字伯道。無子。時人不平。噫曰天道無知。鄧伯道無兒。無此二語。忽接今君則無根。古語不必用全文。加二其字。此須字似不同。須字似未曾修身。從今後方去修身俟命也。後必字歸不到。卜幽老記上。乃台兄自任之語耳。故改作或字。輕重疊複反折。恐不如此論。卽刻他出。回寓晤言不盡。

與小宅安之

弟於宰相源公處。久疎候問。擬於明日入朝。昨蒙示入朝探確見諭。未知何如。希示知爲感。弟有瑣事。欲相商。暇則完昨宵未竟之語。或弟造府。或台兄臨貺。統希命之。帶候帶候。

與小宅安之

日本三十四年。不留一唐人。僕之留於此。出之黑川丹波守之意。稟白御老中。稟之上旨。而後得留於此。非容易也。去年及今年三月。屢屢承宰相源公厚意。念僕不置。令兵左衛門招僕親友。願留者留於日本。五月間入朝。面諭趙文伯呼喚小兒小孫。偶然談及王儀顧肇基二人。一係相與多年。并及其厚待處。一係僕同鄉。二人均非市井刻薄之人。二人若來。僕有疾病。及平常談笑。似於僕有益。卽蒙源公慨允。故作書與王儀。其人尙未行。七月二十四日。王儀差一飛報特送書來。王儀不相見者四年矣。得其書甚喜。適會有此喜信。因有事連日不得閑暇。至二十八日。方答其書。書中但微言之。并來人亦不道明。亦戒其張揚。後書并令前後書柬一紙不可失。十餘年來。未嘗聞此人大過。來此必不敢有所妄爲。以負僕。今若令僕呼之。御奉行及通事。如何肯發遣前來。且亦不敢。則必不得之數也。奈何。餘人阻之則易。贊之則不能。恐不須別囑也。

與小宅安之

久不晤語。懷憶甚殷。二十一日。辱枉顧。以頭岑岑作楚。有失倒屣。至今悔之。恨不力疾奉迎。庶不致獲戾也。僕擬於八月間趨朝。則此間事體。須先爲安肆。欲邀管工奉行。及匠頭工師。一聞建造之所。以便移置別物。前聞源公面諭台兄。敦先爲請明。然後往白執事。欲造府。請大教。因無屣可着。致此怏怏。幸原之。

與小宅安之

久失趨候。爲歉。然屢詢宗的國手及高足。求蹟。知貴急漸已平復。喜。僕近亦患舊病。疲嗽竟日。間則腰膂作楚。稍舉動。便加眩暈。故不過談。西國米壹袋。此台兄平生所好。急中更相宜。祇此奉上。惟希焘存。

與小宅安之

頃承宰相源公盛賜。展轉思維。難申熟薦。卽刻烹治。敢邀台兄過寓共享之。諸容晤言不一。

與小宅安之

所示高麗茄子。前在中國時。未嘗見此。往時在交趾。則甚多。民間淹治作菜茄。彼亦以此爲茄。未著何所之名。承教。方知爲高句驪種。形色甚可愛。何妨種治之。爲日本之茄。諸晤言。

與小宅安之

重九以來，或雨或病。久失答拜爲罪。近復以賤病。屢承垂注，感謝感謝。頃命註諸香品奉上。惟希炤入。諸晤言不既。

與小宅安之

台兄有恙。四五日來。肩上發腫痛。然則頭痛身熱。更在前數日矣。僕毫不聞知。罪甚可笑亦甚。但貴門人求蹟。逐日到齋。僕時時問訊。興居竟不露一字。惟云安好。或在家而已。則可笑不更甚耶。何爲至於此。所諭宰相源公志書。錄竟者即付下。以便句讀奉上。此安得有肯不肯之理。乃煩如此婉曲也。即刻當趨候。面罄。

與小宅安之

前諭昨日過寫。因昨竟日外出。是以遣力報聞。今日候伺文旌。乃以貴恙未全愈。不得過臨。至於官銜國名。乞勉力錄示。以便看閱志書。君命禮不當稽違也。萬萬。

與小宅安之

屢承垂念。枉顧感刻感刻。今日賤病稍可。欲造府奉謝。以風大不敢。以僣體衝犯。倘今午公務少閑。祈那玉過寓。將前日新約之物。姑試之。試之而可。另邀道設野大兄同享之也。如果氣。命使將銅甌先發來平。望望。

與小宅安之

兩日勉勉酬接。尙未得造府面拜。歉甚。歸讀新詩。自當壓倒元白。帶裳童叟二聯。情景逼真。惟野服上朝堂句。造語欠簡點。若得公然服句。意真而出口。殊欠冠冕。結句大弱。承諭真實奉復。尙當自問詩伯。

與小宅安之

昨日與台兄言。婉中之婉。台兄謂爲硬辭。今日見當事者言。往復無限。亦謂終不能辭。弟言詞稍峻。及見宰相源公。言辭大異。源公沉吟半晌而准辭。可見明君可以理言也。私心甚喜。惜體疲。又急於作長崎書札。俟廿一日面悉復。

與小宅安之

十七日冒雪東行。馬踏琉璃。耳充瑩琇。渾身富貴矣。但恐下鞍抖擻。仍饒寒素家風耳。貴體猶有餘恙。不以衝風

爲患否。宅上密邇。時聞動定。兩遣劣承候安乎。令堂老恭人以下。各各康寧。不須遐念。茲遣价候宰相源公台安。便付宅上表報。淮希炤收。僕數日來賤疴稍愈。念哺飲啖如舊。并聞倘源公垂問。祈卽以此言達之爲感。

與下川三省

午刻從宰相源公所回。知汝所以診脈服藥之故。我病體疲勞。累累有急。源公如此精神。前日亦有少急。近來時氣寒熱不調。抱病者多。慎之慎之。

與片山益菴

修途枉駕。慢去歉然。更承詞謝。益增頽甲。孔子川上贊。已題就。昨以他出。未得奉上。復煩使者。罪甚。數日後少暇。賤疴稍可。卽當趨候大村因幡公。以當握手。敝門人三省弘濟。乃煩長者垂注。欲令走候。以道遠不能。致希亮之。率復不次。

與森草全

素懷高雅。又復屢塵眷注。極欲一覩丰儀。慰茲飢渴。適當枉駕。方以眩暈伏枕。深戾積忱。無窮悵快。自後久病未痊。事事疎慢。朔日欲踵署奉候。緣以他事遲廻。不能趨造。薄暮抵寓。卽奉華楫。讀之益增媿赧。數日天色晴霽。自當修誠帶謁。罄聆清誨。先此佈聞。惓惓不盡。

與林道榮

一別七年。相隔千里。眷懷舊遊。時時胸臆。每詢西來客旅。稍知動定。然音問曠違。兩地寂寂。前年欲告辭歸崎。而宰相源公塵眷不已。今春更欲再辭。而諸人識與不識。皆以爲不可。極力相阻。不容不從。殊不知辭謝者。進退之道。況今老邁不堪。而世俗之見。戀戀棧豆。豈遂爲宜。近以多病。六七月間。已治一棺。一旦奄然。得以遄歸。寔安親臺。有子有孫。視弟迥然霄壤。且高年屢鐸。誠爲吉祥。弟願影無儔。異言異俗。此等情懷。豈堪講述。茲欲以微物表意。而道遠難攜。薄具菲儀。誠慚俚褻。特爲一夕茶話之資耳。惟冀笑留不盡。

與奧村壹歧

不佞歸期未定。誠恐賢弟從主就藩期迫。將來再晤。杳不可知。深以爲慮。今幸於昨晚二鼓到東武。兩三月之間。

尙可握手。更以爲喜。本欲卽圖一面。少舒素懷。因連日奔馳困憊之極。未能踵談。外鮮鴈壹隻。聊致芹實之獻。惟希晒存。令卽令壻。均祈叱致不盡。

與奧村壹岐

不佞抵都。十有一日矣。以風疾。日舉一事不能了。又以宰相源公入覲之初。不佞新居遷住伊始。不得不力疾支持。爲此愈至纏綿矣。屢塵垂問。益增感媿。今早欲踵署奉候。聊話闊懷。又復阻於樹雨泥濘。是益之過也。歉甚歉甚。稍霽。卽當造談。先此略申謝私。統希原亮。

與奧村壹岐

旌旄旣發。三省接踵西還。此時情懷甚惡。方在念思。適輸札郵致。知遠增長驅。冲冲簞革。歸國之後。又復四境恬熙。闔府繁祉。歡聚之懷。自可想見矣。親賓闐咽之際。酬應無餘。乃復晝懷遠人。慇懃筆札。賢弟始終一致。不以遠邇易慮。足紉雅愛。前月廿七日。又承手教。貴國時風時雨。是爲有秋之徵。年穀順成。豈獨室家胥慶。乃爲邦者之福也。且惠以北溟巨觀。貳頭。從來所未經見。禹貢青州之域。登萊之濱。有魚作錯。名曰八稍。其狀大率類此。然二十而不當一。方之於是。藐乎小矣。謝謝。少暇卽當試嘗之。畿甸之郊。旱魃爲祟。踰月不雨。滿目彤雲。酷烈之至。流金灼石。比諸兩暘時若。相去遠矣。大足爲執政之憂。不佞自重午辰刻。眩暈仍作。次日卽愈。其後連連綿綿。日遂乘載雲霧之中。嘔噦不息。搖搖靡足。滿腔鬱火。外與暑氣相搏。僂軀難勝。直欲歌雲漢之章矣。不佞無心服藥。向醫工求活。然爲宰相源公勉之耳。久而不效。今且暫停。昨云脈息已佳。又數日飲噉如故。或無他慮也。潦草率復。不備不備。

與奧村壹岐

縑袍不得完。其言團龍袞繡必不似。糲飯不得飽。其論金盞玉綸必不真。蓋道聽塗說。與真知灼見者必異也。況朝夕而厭乎。

與奧村壹岐

戊申爲別。期以三載。不佞衰暮病軀。安敢謂爲必然。然翹企之私。匪朝伊夕矣。雖相去千里乎。聞賢契燕居親戚。

僚友相對，必以不佞爲言。所謂到處逢人說項斯也。不佞椎魯直率，毫無變通，處於斯世，真大可笑人。賢契何喜談樂道如此，恐聞之者斷然而矧矣。二月間得賀歲一書，可勝欣喜，屈指實來，祇復兩月耳。此時適在病中，未能折柬相酬，舉筆手顫，少動卽勞，而且雜念種種，莫知其故。昨朝勢稍却，今日唇舌稍爲寬展，如此則晤言尙有期也。初六日又復得橋梓翁壻書，廬廬眷注，千里猶如面談，聞孟夏初間發軔，則時下已在束裝，歡然把臂，庶幾可期。然麥登而張事未可知也。溫國文正公像贊一幅，前托剛伯寄上，諒已收覽，契闊增懷，統容旣見旣覲，作十日談耳。

與奧村壹歧

違顏二十許日，無日不思，欲擷園蔬一爲話闊，屢託五十川剛伯達意，又謂政務實繁，尙須少遲。雖夙夜在公，長臣之誼，然何至匆兀乃爾。頃承嘉惠籜龍五本，大似如椽班管，鯖魚十刺，競羨名品。時珍入之寒峻，峻廚大爲不類，且疊叨佳貺，何以堪此。感愧感愧，諸容面頌不宣。

與奧村壹歧

賢契欵欵隆情，有加無替。衰世薄俗，誠爲希覲，令郎令壻，均能仰體盛心，真意藹然可掬。於不佞亦已足矣。日以小疔屢塵垂問，今又餉之以嘉魚，擊鮮調羹，真病中佳味。飫之腹而銘之心，深紉雅愛。外又貺以曝布三疋，甚非敢承。況先已叨惠，何更疊疊無已。藉欲手奉璧而弘濟生，謂此中風俗，以是爲嫌，不得已腆顏登拜，揆度於心不能自安。賤恙日就平復，但倦怠之極，不能自支，數日間諒可不藥，諸容面謝不宣。

與奧村壹歧

衰齡薄植，搆指爲煩，獨力他邦，婢奴鷄犬，樊佃口侏儒一節之效於斯。見其數日來疲敝不堪，大當奉候，尙爾遲遲，所恃賢契通家之誼，或能諒之形跡之外也。令郎令壻，均祈鼎致，木順翁晤時，亦希以此意達之。諸容二三日內過談，不一解具謝束。

與奧村壹歧

華宗及橫山二參知，昨於賢契邸第識荊州，在禮爲過，未知貴邦儀制何如，毋使失禮於人，則善矣。雖參知爲宗

族僚黨之親。然不及不佞有一日之難也。折柬走問。惟明示之。在敝鄉則往還進退。自有一定之節也。昨厚擾。謝。侵晨乃復命使過存。並謝。

與奧村壹岐

鞍轡匠自用自專。不佞又素不留心。此等事大以孫叔敖不知輒在車前後。初時所作障泥串皮。形製甚小。但可用之。果下馬耳。不佞駭切笑之。彼云日本馬少。二者太大則礙事。及借牧野氏馬。當面鞞看。方纔自知。其非情愿更製。是以遲滯日月。奈來者差可。賢契其乘而試之。便於旋轉馳驟否。又鞍屨表裏。工人堅欲用撤哈喇。不佞再三不允。雖貴富。豈得暴殄天物於無用之所。此則不佞之固執。非工人之過也。絆鞍者。用牛皮作大帶。中闊兩頭稍狹。以薄熟皮緣邊而漆之。取其堅韌。耐於栓束。兩頭用半月樣鐵圈。別用狹皮條收緊。上以固鞍韉。下以兜馬腹。與牡帶同用。豈得用織織色章。以取其久。且帶不週於上下。騁之則鞍裂。細人之無知也如此。不便再爲瑣屑。且此易爲之事。故不與之言。至於轡勒。條革。樊纒。鑣鞞等物。彼云不奉明命。故不製也。草草不悉。

與奧村壹岐

歲暮。辱惠瑤函。情詞惻款。思慕之殷。兩地如一。此時以力疾習儀。終事復病。特賢契至愛惓切。或不督過於往返之文。敢以自寬。元且以宰相源公在國。詔勉登賀。世子是夕舊病舉發。自量必無起色。不意三月終。漸漸痊次。今雖不敢不慎於小愈。然覺稍可支持。人生願欲多奢。遂思明年再晤賢橋梓翁壻。但遙遙一年。未是容易可到。思之思之耳。開歲又承書問。方在病中。亦未能答。外貺摘綿參屯魚鯽一尾。溫溫挾纒。津津鱸粥。但承鼎惠矣。謝謝無盡。病餘擲管。腕力衰微。精神忽恍。不倫不備。惟希鑒原。

與奧村壹岐

夏末。遠辱書問。兼惠八講。布五疋。能州乾澀。參壹箱。領到謝謝。其時復爲風疾所困。不能奉復。至七月終。痊可。九月初七日復病。終夜喘逆。汗流無度。時時思嘔吐。糜粥亦不能進。自意此疾不起。不起則不能復相傾寫。已不自意。兩月餘而愈。今雖不能支久。然漸有起色矣。飲食亦漸如舊。但不知味耳。病間湯藥起居抑搔。皆藉服部其衷。扶持調進。甚者偶得佳味。亦親自烹飪。深得其力。此皆賢契之惠也。八月中欲給假兩月。歸省其父。雖人子至情。

然不佞身側之人。舉皆陌路。又言語不能通。不能遂其情。然非禮也。恐賢契遙憶。聞之他人或不確覈。反諸清慮。故備述其詳。病中聞賢契亦有少恙。旋聞隨卽霍然。可勝欣慰。夏秋間競傳敝邑有恢復之機。云已剋定七省。特思此信不確。果爾則不佞明年便有還鄉之望。先父母荒塋殯域。可得安定。高曾祖母墳墓近城。登城卽見喬木合抱。成林秀美。乃闔境所未有者。必爲虜所殘毀。大木顛壓。人衆騰踏。棺槨俱不可知。若得一爲修理。事雖非古。死亦瞑目。未知得如願否也。其他悉不敢望。惟冀家兄尙存。得一二子孫以延宗祀足矣。病起。心手力均乏。草率不備。惟希鑒原。

與奧村兵部

廢學之端有五。而性昏不與焉。一曰耽嗜麴蘖。恆舞酣歌。二曰嬈童豔妾。馳騁漁獵。三曰志存乾沒。貪得無厭。四曰營營官途。苟求尊顯。攀附奧援。趨鶩容悅。五曰朋比匪人。巧中所欲。誘入荒迷。流連喪志。五者皆害學者也。而性昏不與焉。果能日日讀書。果能終歲咕嗶。果能尋行數墨。孜孜弗怠。則性自開明。若燭炤而數計。自能得乎心。應乎手。自分朽材。可爲百尺之豫章。以資國家棟梁之任。若徒自誘而已。或者處心無恆。屢變其業。或者無所得。而厭棄之。雖有高材明智。無有不昏不朽者。足下少年英銳。身處盡善盡美之地。無所擢其思慮。但當一意讀書。果能誓心立志。曰吾必欲如前人。必欲希往哲。必不自甘於流俗凡庸。自能光榮祖父。爲賢俊名臣。爲拔俗好男子。諺曰。繩解木斷。水滴石穿。夫繩非木之鋸。水非石之鑽也。蓋積漸使然耳。今足下年十八。政前聖志學之期。果能真積力久。豈慮有不斷之木。不穿之石哉。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與通之。自然之理也。不佞以親知灼見者告人。萬無不效者。但當堅持其志。勿使奪志者得潛入而誘之而去耳。若徒翫日愒月。轉瞬之間。已成耆耄。可懼也。不佞皆安好。未知何時再會面談也。悵悵。

與奧村兵部

頃者造邸。作別橋梓時。皆在公。不及一爲握手。又間有客。抵暮方得出朝。不便坐遲。可勝悵悵。途中萬惟珍重。外菓餌壹箱。聊爲足下鞍馬間作茶點而已。希笑留不盡。

與古市主計

舊臘得翰札。使已刻期而待。今日征鞍已解。風塵無恙。雖公務殷殷。不能仗策話闊。要必在數日間。可以晤對。不勝之喜。先此道知。

與古市主計

去冬遠惠瓊函。捧讀增喜。並寄魚鮑一尾。領到謝謝。其時即應裁復。緣百務交集。更無一人可以分勞。而積癩成癖。藤井茂英又云。新年望前。方得行。遂爾耽延數日。不謂此後遂舉纏綿軟弱之病。兩手軋軋。不能舉筆作一字。遲慢之甚。無可自解。其衷雖不肖。屢問剛伯。云近來頗佳。至於習禮一節。通場未有出其右者。不但出其右。即多年學禮之儒。亦無有能及之者。從容次第。禮無違錯。不吳不傲。柔順溫私。不謂其遂能及此。彼獨任人之所難爲。不擇簡使。若更加之以端詳莊重。雖肅得宜。則大善矣。其他亦有一二事可觀異日。或能長進。亦未可知。惜乎無可觀摩。以爲善耳。冗次率泐。未罄欲言。

與古市主計

兩讀手書。知一路安好。及問來伴。知慈幃悅豫。遠出初歸。承顏進饌。人子志意。全在此時。若能於此時體貼得到。則滯臆甘旨。皆爲末節。所以學者學此。所以問者問此。躬行之外。更無學問。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如斯而已。足下少年重祿。當念君親之恩。至爲難報。豈謂勞生汨沒。所其穉子。慢事遺忘。直至廿四日夜方言。一時覓一貯茶瓶罌。既不可得。次早作一小箱。工人堅約廿六方有。不得已將一舊匣盛貯。道遠板澆。必致洩氣。用是爲媿耳。服部其衷。年幼身孤。稍爲寬假。端陽之後。以脾胃泄瀉。少愈旋復。至今未痊。或是水土未調。醫者謂脈氣平和。無有他疾。何以久而不愈。明後日當別延他醫療之。讀書之事。俟其痊可而後爲之也。不佞舊疾大作。日斷稀粥而已。至今兩月而不得復。火炎午戰。精神瀆耄。草草率復。百不盡一。

與古市主計

去年今年。不佞禮得請老。意謂乘此西歸。當預遣一介聞之。令岳丈及足下。即於途間晤別。即爲今生永訣。又恐令岳丈及足下。皆有官守。未得遠行。惟令舅可一面耳。至十一月欲上此書。不佞雖秘密其事。而宰相源公似已知之。每見輒言。勿冗。故此書不得達。至今年正月廿四日。方轉託當路奉覽。終於不允。源公揣使諭意。及親臣

掃度皆言必不能成。故不得不中止。二月間賢翁書到。其時正以此事躊躇。故未即答。冗冗月餘。遂諸病相尋。不得脫體。間或強起。不過三四日。又生別病。昏昏沉沉。總無清爽。七月間來書亦不得答。前者令岳令舅不知我意。於木順老及今井弘濟處。間不佞起居眠食。意至拳切。此時知足下於湯池初回。冗甚無書也。不佞年已七十。棺槨當以時製。今又多病。雖月制日制。亦無不可。而材木難得。今但以中下者作一棺。適合於死欲速朽。特恐中原萬一來取此柩。是以須得好板耳。既不可得。無如之何矣。目下即當爲此事。足下後來到東武。再得一面。誠爲望外。然不敢必也。七十稱觴。乃具慶者之事。不佞不慶壽。十日之前。已與諸門人言之。惟是源公意思。肫篤。禮儀卒備。而先不預聞。不得以微情上達耳。受之十分慚懼。又且煩諸公遺賀。或以詩詞歌頌。益深悚惕矣。乃煩足下。遽遣盛伴。惠以華院。於蓬華韋布。殊爲不稱。

與古市主計

唐茶一箱奉上。希炤存。卽刻命使以好茶瓶貯之。市間瓶罌盛之。卽溫不可用也。午後間三省去。前已說過。何不佞遺忘至此。可見老年人無用也。途間千萬謹慎。千萬保重。冗甚。勿作回字。拜祈以此語令岳不一。

與五十川剛伯

六月廿七日。足下以令先公病勢岌危。書到卽行。足下書乃自立菴所轉寄。聞父有疾而速發。乃人子之道。九死一生。或者來人張皇之過。後宗魯自都中來。謂病體沉重。蓋得之直翁先生之言。心切憂之。今月初旬。遂聞訃音。知令先公於前月廿二日捐館。足下獨子。無他兄弟。哀悼慘愴。加之以匍匐拮据。不勝勞瘁矣。論大禮。當崙人來弔。緣此時世子適欲過臨。內外有掃除整頓諸務。無人可遣。廿三日不佞遂抱病。不得起。自分未有生機。今午稍可。未知安否。竟何如也。悲傷痛切。迫乎人子之心。如何可解。弔之者特貌言耳。量時度事。亦不遣人。祇此附問。惟希自節力。疾把筆。多無倫次。不宣。

與五十川剛伯

馬口之單者爲韉。放時用之。雙者爲轡。結於銜勒。駕乘時用之。維之者韉也。非轡也。以韉長而可繫。前日不佞之所言者。非也。日本多馬。廐中現有。何不一驗之。畫工自能知此。不盡。

與五十川剛伯

鸚鵡作中。吾君二字鑿。傷時改得二字。渾融泛泛。歸到君身上。爲妙。不一。

與五十川剛伯

前日所云鐵半眼。須粗壯。堅韌。先釘入直檔中。轉脚於兩邊。敲沒鐵脚。若轉脚在上下。恐有差池。釘好然後入於板槽內。大約在木檔三四寸處。釘半眼。亦須酌量爲之。其額前面宜略俯。直則不好看。要對面看不見。鐵鈎擊鉤。或鳳或鵲。嵌金嵌銀俱可。其擊處亦要粗壯牢實。不悉。

與五十川剛伯

所臨忠義壹帖。一軸封送。幸足下卽爲不佞臨之。稍遲當無暇矣。自男兒生世。掛桑蓬起六幅。額上俱有紅紙條粘貼。臨竟幸速速寄璧。順菴先生。千萬致意。此事不妄之極矣。

與五十川剛伯

足下明日發行。欲爲握手。而不能得。殊爲悵惘。到府希爲致意。尊公。並申謝意。外具乾菓餅一曲引意。惟炤入。途中事事保重爲上。不在急歸。貪路。令尊師順翁並爲致聲。

卷十一 啓

與源光國啓

伏以啓宇於東。正青社之攸寄。建中爲極。奠赤子於咸寧。雖繼世以守其成。實創業而垂其統。愚民誠難與慮始。識者先知其克終。忤舞情深。揄揚莫罄。恭惟上公閣下。文事武備。學優行成。仁義裕於天常。孝弟誠堪世則。爲子爲弟。爲叔父。貴無匹於當今。敬賢敬德。敬多聞。法可傳於來禩。慈惠之聲。日遍宇下。憂勤之志。夕惕胸中。茲適孝思之有終。正當訪落之伊始。萬民已安於衽席。一心若納諸溝中。非爲號令之一新。改其舊政。但使整齊其已甚。濟此黷猷。欲臻美大之觀。事新庠序之教。成德有造。壽考莫踰於西伯。制禮作樂。達孝欲協於周公。誠得絃歌徧於一國。蚡看仁政。被於八紘。部屋無豐。人民胥慶。華封多祝。奕業其昌。伏願好善好士。與讓與仁。舍己以從人。居

尊而忘勢。法賜曦而爲照。無一人不欽其明。矢金石以爲盟。非他道可渝其志。繼舊邦而作新民。與斯人而入聖域。之瑜臨啓。可勝歡欣踴躍之至。

與源光國

之瑜頓首頓首。淫雨爲災。恆寒降沴。敗已成之禾稼。生無窮之隱虞。憂在君心。單及卿士。宜思變咎之故。深圖消弭之方。問民疾苦。弔其災傷。固曰今時之急務。雖有凶荒。邦無捐瘠。必咨他日之遠猷。之瑜悲悶填胸。情辭莫達。君上璣衡在手。運掌無難。伏冀推此微誠。臻於至理。悟已往之不諫。念將來之可追。苟晴霽之有期。卽車驅之夙戒。瞻顏在近。披素非遙。臨啓可勝皇皇戰慄之至。

與源光國

本月二十八日。承賜土筆壹管者。伏惟天有文。土有筆。遂生天地之文章。媿之瑜誦其詩。讀其書。多昧詩篇之草木。樹夷齊之堂。清均薇蕨。錫韓侯之命。旨類筍蒲。物其多矣。維其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祇此聊敘謝悰。未足敷宣德意。

與源光國

本月十五日。承命使臣問疾。兼賜楊梅壹籠者。視疾辨乎朝暮。知君子無所不用其心。體恤極于纖毫。顧餼生有志難稱其報。又且錫之果核。共詫希奇。赤玉盈盤。色映含桃。而較勝。火齊甫嚼。液饒脂李。而尤甘。豈獨是德祖家珍。彷彿見故園風味。沁脾滋血。療疾爲丹。感激恐惶。先此陳謝。

與源光國

本月十一日。儒臣野傳自南山奉命。賜以鳳凰帳一頂。豕肉一肩。鹿腿一肘。且諭以嚴寒保護之意者。之瑜體癡而識未達。志大而言不文。飲啄欲異。夫羣鷄。鏗翻無殊於凡鳥。每念牛衣之臥。猥懸鳳帳而棲。守成無藉於篝帷。忠愛迴殊乎入幕。羽儀可待。行將叶夢於明王。德音莫違。快靚覽輝於上國。大爲覆幬。固知峭刻。矜賤無因而侵。冒深藉帡幪。特息浸潤。膚受玩忽於卑微。敢不體保護之深衷。然莫改疎虞而率性。况復佐之以生彘之肩。重之以牲鹿之足。拜嘉重復。曷旣披宣。臨啓可勝踴躍歡抃之至。

與源光國

本月初九日。微聞小恙。卽遣使臣致問。順攜百卉。詢名拜賜。天鵝一隻者。伏以幾務不必殷繁。綢繆當先。桑土軍國雅無缺漏。睿思恆及細微。暑扇之不揮。日旰而忘食。惕厲不遑。憂勤無逸。大庖錫夫精膳。良醞繼以醇醪。之紀之綱。有攸暨之卿士。識大識小。無風退之大夫。念茲蒲柳之姿。蚤頌居息之令。職勞職逸。既非輔弼之風。坐論作行。豈協公孤之義。禮甚優而罔極。朝未罷而先歸。乃復廬使者之車。將申重一體之語。自揆厥衷。何以爲報。忝小言而膺大祿。執瓦釜以薦奇珍。之瑜起舞。不辨商羊。貫矢奚知。陳隼菽麥不分。何異曾參之種米。馳驅多失。居然孫叔之乘軒。乃希化被。草木不恥。詢于芻蕘。豈爲人君矜博雅之名。將使天下無棄遺之物。植之階除。則天地爲咸若之生。收之藜籠。是苑囿有留香之草。伏願攬乾綱而獨斷。綏愚民於樂成。儻閭閻之疾苦。纖悉必聞。則堯舜之雍熙。旦暮可遇。謹遵成命。未敢躬趨。肅具謝辭。藉爲上復。臨啓可勝歡欣感激之至。須至啓者。

與源光國

恭惟沼圃。乃觀遊所時有。與民偕樂。則爲靈。燕會亦慈惠之恆情。奉三無私而稱勝。詠物華乎天寶。翫美景于良辰。茲蓋伏過水戶侯宰相上公閣下。恩均化育。德洽陽春。興發遍於域中。黎庶忘阻饑之厄。補助周乎四境。蒼生賴回天之功。於是乘時行樂。陟卷阿而矢伴奭之音。遂欲一視同仁。烝吉士以繼優游之躅。瑜誠無似。眷顧尤深。屈公侯之尊。以隆寒土。處理道之最。而啓後人。縱觀名園。流連勝境。瓊花夾道。鬪瑤英而霏玉屑。琪樹成林。綻黃金以儼蠟璣。濟楚肆筵。貫魚銜命。池凝碧落。披載籍于東方。酒滴葡萄。來醪醴於西域。事事咸留清思。一一盡發淵衷。身進食飲者三人。千古僅聞周公之美。躬親饋醋者數矣。一介敢矜桓子之蒙。在之瑜深慚叨濫。以非宜聞上公方實有司之失序。況值王朝聘問之日。適當勅使旅見之時。百執已夙戒於階墀。主君宜寅清而晉接。大抵意必移於尊重。而乃神專屬於卑微。在昔方策。夸談雅意。疑多盜笑於今。躬逢盛典。始知未盡鋪張。勒之丹衷。佩殉白骨。藏諸篋笥。留貽子孫。猶祈宣附史官。昭明奕世。尙當播揚輿誦。作則遐方。但恐禮儀率度。如椽之筆。莫旣形容。誠懇誕將載道之碑。難傳萬一。伏願兼備七經。篤行一德。三事允治。六府咸修。九功之敘。皆可歌與衆之樂。斯無盡矣。臨啓可勝歡欣踴躍之至。

與源光國

本月初九日。承命近臣藤井德昭。賚賜天鵝一隻。豕脂一壘。且承後命。謂勿登朝面謝者。佳惠頻繁。種種非民間之有。隆恩鄭重。事事皆近古所無。膏澤足潤衰朽之軀。溫言實飽大人之德。欲違中心感刻。無如下筆貧慙。謹遣門人弘濟。代爲申謝。伏祈鑒炤不宣。

與源光國

十五日。承命儒臣生順。賚賜天鵝一隻者。垂天若雲。撲地疑雪。鶴立而鶴裳失素。鸞騰則鴈陣驚寒。鼎烹寒峻之庖。羣詫屠門之噉。先此佈聞。尙容耑謝。

與源光國

本月十四日。承命儒臣生順。賚賜白梅一壺者。顧名思義。深自媿於鹽梅。遡流尋源。獨何辭於鼎鼐。不平不戒。自知非和羹之才。日居月諸。何時觀調燭之盛。祇此申謝。不備不恭。

與源光國

本月十四日。荷蒙寵召。觀翫芳蓮。特烝髦士。共爲清賞。猛雨摧殘之後。端然娟潔之姿。媽爾一笑。佳處政不在多。治比有隣。會心應自不遠。春容表裏。自使人欽。淨拭無塵。夫誰不愛。和旨飲芬。使命頻蕃。而送錫燕樂。溫克隆恩。淪浹於漣漪。攸介攸宜。卜晝卜夜。久承君子之風。飽德醉酒。遂偃小人之草。欲趨耑頌。嘉客充庭。託楮代陳。敷宣莫既。可勝媿謝之至。

與源光國

恭遇宰相上公閣下。奉先思孝。追遠致誠。作則允先。平友邦。軌範行幾於黎獻。式極迷俗。丕變頽風。率循承聖之謨。聊明用夏之禮。茲當優然見位之良時。敬脩寤寐思服之精意。之瑜適罹夫疾首。不能躬親。以執肝薄具。瓣香參上。明燭貳樹。伏祈鑒納。庶薦几筵。外將齋蔬一箱。佐斯陳饋。入簋無限。瞻依。統希亮察。臨啓可勝翹企之至。

與源光國

本月二十二日。承命使臣。賚賜建蘭一尊。西瓜甜瓜二盤者。伏惟綿綿瓜瓞。諗周德之靈長。臺臺溫綸。識姬圖之

昌熾念之瑜瑾蒿微質。錫茲大國之香。瞻對芳姿。詠彼猗蘭之操。肅此申謝。統容面陳。

與源光國

本月十四日。承命使臣。賚賜親製嘉穀一楛。香水梨參十枚者。伏以賚錫上方。一時矜爲盛典。播炮躬造。奕世著爲奇談。然或道德足以同風。庶幾承之無媿。萬一主臣不能咸有。必至咀而抱慚。之瑜補袞非材。折覆無用。檄非諭蜀。書豈嚇蠻。不稼不穡。誠多負於素餐。至再至三。詎克繼夫曠典。文園香水。妙解相如之渴。君庖御手。親調太白之羹。正席先嘗。雋而益永。極噉致飽。果爾難消。伏願仁能及物。敬而日墜。學緝熙於光明。澤溥被於民庶。則聖王之政。再見於今。有道之長。永垂於後矣。臨啓歡欣忭舞之至。須至啓者。

與源光國

兩雪浮浮。淖泥沒脛。合圍不易。從獸維艱。靜攝行營。羣情之所安。恐宰相源公馬驚車驅。有限之日。不耐從容談燕也。昨朝幸已晴霽。悠悠展旆。或不至過於岑寂耳。謹遣今井弘濟。代候轅門。薄薄江珠。柱拾枚。少將芹曝。惟冀莞納。可勝榮荷。臨啓無限瞻望之至。

與源光國

朔日伏承明諭。謂狩期准在初三。聞命卽行。此時匆遽爲甚。不須更辭。竊已遵諭自安。嗣是五六日矣。每日晴明元爽。幾似融和之氣。歡情與時交暢。遙想可見。特恐霜蹄獸跡。亦易越軼奔騰。未免馳逐爲勞耳。初六日聞世子發疹。昨日入朝奉候。但見大小臣工。莫不歡欣悅豫。已知疹候必佳。及聞飲食起居。事事輕快。誠爲深喜。或不分于田之思也。謹遣今井弘濟。伏謁龍旂。聊代執父前驅之後。外具江瑤柱拾枚。少申芹曝。惟冀晒留。曷任榮荷。臨啓可勝瞻望之至。

與源光國

二十日。旌節莅鎮。連日澍雨。誠恐百官人從。過於勞動。二十四日。側聞起居悅豫。可勝欣藉。祇此修候安否。伏惟萬福。本月二十九日。爲先君威公七週忌辰。遵命宿留。不得發奔清廟。謹具奇楠參瓣。白燭貳樹。聊表微忱。惟祈鑒達。前所面懇王儀者。已於六月十八日到港。其人雖非親族。而意氣綢繆。過於所親。十載已來。情義不爲衰減。

每年漸加。敬謹可見。讀書氣味。大異賈人。其人來此。則某偶罹病患。必能扶持。平日拮据。必能分勞。某久客孤貧。深德儀與其友林氏。遠求親故。不若近取諸此。敢希特諭執政。詳議裁奪。致書御奉行爲感。儀之昆季。盡沒波濤。王氏宗祧。獨存此子。是亦仁人之所惻然也。若蒙鼎力。特賜留位。則雀躍啣結。必不後於他人矣。又數日之後。別有事體敷陳。惟冀留神省察。重加詳慎。庶幾明德馨香。至治協和。而聾瞽不驚。迴適不議。至懇至懇。臨啓可勝瞻祈。悚息之至。

與源光國告老

伏以內則著引年之禮。春秋垂請老之文。蓋使有志者。委義命以安時。薄植者循典例而恬退。之瑜感懷知遇。欲圖報以無窮。奈夫景逼桑榆。貴自量而知止。况乎龍鍾搖漾。恆虞顛仆以騰譁。即今杞柳凋零。竊笑梧捲而自訖。坐糜大官之廩。竊究無小補之功能。守先王待後學。撫躬揆聖以增羞。過者化存者神。履地戴天而媿知。孝弟忠信。豈吾道之非與。安富尊榮。俟河清而奚日。茲者犬馬之齒。登已七十。漏欲盡而鐘欲鳴。筋骨之力。日就衰頹。心愈長而髮愈短。而且寒暑兩風。時時慰諭。耄勤疾疢。事事矜憐。極知優容之過。身尙逸於歸休。自揣閑散之尤。任何官而致事。但禮義之關。無容踰越。廉恥攸係。不敢因循。爲此披瀝敷宣。伏望鑒茹俞允。

謝源光國賀七十算

伏以興邦之大道非一。而其要止在於尊賢。明君之至理多端。而所重莫先乎養老。故惟夏后殷周之盛。始著虞庠膠序之儀。自非其人。何敢叨濫。茲蓋伏遇宰相上公閣下。天挺人豪。敏求好古。仁義禮智。道咸粹於厥躬。弟友子臣。德自敦夫。庸行允文。允武。亶聰亶明。誕生乎龍章韶樂之地。篤行夫詩書名教之文。卓爾獨知。不藉乎離奇蟠木之先容。毅然特立。遠惜夫父兄百官之不足。庭翔烏雀。詠神道於安平。臺築黃金。啓哲人於燕路。至於飲食起居。盡闕淵思。而且疾痛災害。深切隱憂。伏念之瑜。異邦樗朽。儒林贅疣。寸寸韞材。曾何資藉於補袞。糾糾葛屨。奚能步武于承筐。僅效晉平之好學。難希五羖之適秦。內舉外舉。雅願慕夫祁奚。戲彩弄雛。心傷悲乎萊子。比擬耆英往聖。能無形穢神驚。幼安明哲。保身路公。華夷欽仰。或爲王者之師。或奏旂常之績。其最下者。學貫天人。方之之瑜。品殊霄壤。負茲蓬矢之志。深辜棘心之吹。而乃賜之杖。授之几。膺殊禮以冒高賢。醬而餽。爵而醕。歸西伯

而稱大老。文武周公而下。魏矣其風。后王烈辟之尊。孰聞斯義。元王知其意而未必備其禮。明帝循其度而未必竭其誠。求其情意。交孚節文。如貫洵矣。華夏罕儔。古今希邁。豈惟冠友邦之冕。直欲開編錄之宗。展也大成。允矣君子。伏願擴而充之。怙冒必先四者。引申勿替。殷陳普及三農。興賢立教。夙於變於黎民。崇德邁才。廣明揚於白屋。佇見含哺擊壤。祝效華封。自高勒石銘金。名垂萬古矣。臨啓可勝悚惶祈望之至。

壽中山風軒八十

恭惟老先生臺下。巖邦柱礎。方岳干城。相弱弟而封晉。名著衰毛。匡烈辟以尊周。功疇仲父。有言有德。啓心沃心。方倚毗於文明之后。遽優游乎綠野之堂。雖諮善諮親。諮几杖以謀詢。而大猷大法。屬綱紀於後昆。付託得人。競羨祁奚之內舉。規隨不失。莫煩弘景於山中。生傾慕素殷。摳趨獨後。懷名漫滅。四年始達於閤人。促席留連。一見遂親夫舊識。中原樸櫟。豈期朽木可彫。環海漂流。敢曰片長之足錄。辛爾謬收於濬哲。因緣執贄夫明庭。挹汪度而浴滄溟。仰峻儀而登疊巘。意專矜式乎高深。不謂盛修夫賓主。嘉禮成而訓誡少。惜引易而繼見難。違遠已歷三年。懷思終睽兩地。恭疏短楮。薄展候私。黃髮給背。尙冀加餐。以爲熙世之祥。頰尾流離。亦將強飯而觀人文之化。外附微儀參種。無能特違寸忱。用羞蘊藻之誠。聊佐澆滌之滑。統祈鑒納。曷旣敷宣。

壽中山道軒五十

恭惟老先生臺下。禮樂中和。人倫上瑞。頤養稟天之道。靜安法地之宜。辰告遠猷。處泉石而心廊廟。遊賢罷相。羨宣公而迹鄴侯。伴奭爾游。熾昌如式。天將錫百年以優大老。今特介眉壽而示先聲。綺筵集郭令之顯官。家慶森竇郎之丹桂。屋臨東海。川潮汝以添籌。園繞南山。阜岡陵而獻祝。僕異鄉孤掌。僻地駢拇。吹壘自不成音。鼓瑟豈能諧俗。幸際熙明之宇。濫續紹義之裘。內慚品猥才疎。莫繪風清月朗。惟願敬承多益。保合太和。馴致無疆之福。允徵有道之長。臨啓可勝歡忭之至。

謝木下貞幹

弟生不辰。逢天憊怒。中原淪陷。纍纍幾同喪家。薄海流離。栖栖竟無寧宇。出沒波濤險惡之域。自分僂軀。必葬魚腸。允禮彫題。椎結之庭。逆知勁骨。決遭毒手。長懷輾轉。無計圖維。深荷貴邦容納之宏仁。不吝增太倉之稊米。欲

報水戶君尊崇之大德。妄希足岱嶽以輕塵。奈何道不逢原。競託師傅於誰氏。行非出類。敢云兩化以何人。幸遇台臺文苑之宗。人倫之冠。博綜夫典。讓子史。研窮乎孔孟程朱。逃矣聞名於西土。晚哉相見於東都。身體力行。無須拾格。致之餘瀋。意誠心正。自能祛理氣之庸言。外脩抑抑之威儀。內蘊淵淵之學術。胸羅燁燁之文采。自成表表之詞章。實而若虛。謙不自滿。遑憚兼葭。映至不覺醞醪醉人。念弟四海無家。數甲子於絳縣之老。一身多病。晡夕景於桑榆之杪。台臺乃矧以瓊瑤。望其長久。極知愛厚之情。溫然挾纊。深銘比況之意。展也勞心。敢不加餐。自喜。或有一得之可期。冀毋金玉爾音。庶幾半載之室邇。臨緘率復。統惟鑒涵。

與田厚

令萱堂七旬初度。古來所稀。足下兄弟無故。偕能祿遠。慈幃悅豫。子職脩明。且足下求仁義以榮親。讀詩書而與孝。首闢異端。持論騰乎遠邇。恢弘聖道。立身要其始終。推廣德心。斯爲錫類。克紹周公之達。方成孟母之名。愛特深夫敦勵。語不類於稱觴。外具鮮魚貳尾。少點賓筵之末。惟冀堯存。可勝欣荷。

與奧村庸禮

初挹光儀。深承欵密。稟既粹於冲恬。力自行夫謙抑。佳兒快婿。森芝玉於階庭。趨走敬共。攝威儀於几席。祿菴重而能下。位既高而不驕。足徵性學之淵源。具見禮詩之訓習。緬懷安石之丰采。尙醉公瑾之醇醪。忽報賁臨。不能走御。更叨鼎貺。益致頽顏。感誠至而思銘。愧自深而難喻。肅緘申謝。尙圖面宣。

雜帖

按原本於書啓之外別出尺牘。今改題雜帖。

答陳元齋

弟淺衷薄植。無足比數至此。亦惟閉門掃迹。不爲屑屑往來。如何村翁之賢。亦未嘗識荆。乃叨謬愛。涓日寵招。雖媿不敢承。然台臺屢道其誠。又不敢固辭以自外。至日卽當趨候。惟天雨著屐。卽不能耳。昨枉顧。以急於言旋。踈慢殊甚。深用爲媿。先此奉復。諸容晤聲不宣。

答趙文伯

旅寓此間。久忘肉味。親翁惠我佳殺。又重之以脾肺。使荒廚暴富。笑笑謝謝。親翁客居。弟當少伸主人之意。今雅
賦反出自遠客。慚愧無量矣。先此奉復。尙容面頌。

答歐陽某

捧讀翰札。知福履增慶。欣慰欣慰。遠惠素紬壹端。松煙肆笏。物物精美。又如此鄭重。何福能堪。登拜爲媿耳。謝謝。
若唐山有再見天日之時。弟必當端歸。昨聞新歲。有二舟到港。儻有好消息。千祈速速示知。感刻不盡。目下即預
作一棺。衰朽之人。早晚不可定也。近以多病長風。一步不敢輕舉。來翰論以寒氣初侵。順時珍齋。敢不奉爲著蔡。
力疾把筆。不備不莊。統容嗣佈。

祖帳留連。事猶在目。轉瞬之際。又將一年。弟獨處東偏。音容皆異。即使祥麟威鳳。而子焉寡儔。亦自可憎。況乃以
鍛羽之鷄。蹇蹇之兔。而處鷲鷲虎豹之羣。其有不自顧而削色者乎。老兄何以教之。邇來福履亨泰。深用爲慰。又
上公欲弟接取小兒小孫。託做鄉親。趙文伯任其事。惟希青盼。若小兒輩到崎。更望事事培植。訓其不協。而卵翼
之。受惠不淺。諸事具家書中。定塵台覽也。冗次率泐。惟希涵鑒不宣。

與完翁

十五日書。因德舍一時促行。急遽無比。冗次多不能盡。罪甚。貴相知省菴兄。見解超卓。非凡輩所得比擬。不謂此
中崛起。乃有如此異姿。弟亦樂與之言。故於冗迫中。亦錄文稿數篇寄之。乞兄翁一一簡附。莫爲他人所沉格也。
弟因歲冬。非萬全之舉。尙俟明年六月耑來。明正當往見國藩。一見即行。必不爲留也。隆情感刻無盡。非寸楮所
能罄。總之各人自有心胸。不在口頭喋喋致謝也。

與譯者某

前月十二日。小倉奉書。諒已久塵台覽。弟於十一日到江戶。途間藉貴同寅何可候之勞。不可一言而盡。弟以服
暑致疾。十八日方得謁見水戶上公。上公慇懃款曲。謙恭有禮。博學能文。聰明特達。弟即善於形容。必不能及貴
同寅從容談笑。把盃敘致之爲盡也。惟是諸位五載隆情。一朝驟速臨行。又費精神。事事周全。雖有忍心。猶懷戀
戀。況弟萬里孤身。何能爲意。名園酬酢之情。祖帳留連之致。時時來往胸臆間耳。謝何能盡。冗次率泐。統希慈炤。

與釋獨立

等閑爲別。晤期遲速難知。年均七十上下。耄期難必。咫尺相去。遙遙十里。知者不知者皆不解此等舉動爲何矣。澄一特示翰教。不敢不遵。解維之後。無窮浩歎耳。健老闔宅平安。不煩遠念。高二官并託致言不盡。

與釋逸然

昨日殺豐饌美。深感禮意慇懃。然筍蒲俱有出俗之致。自弟到崎以來。絕未之見。非庖人之工。無以副主人之情。申謝之筆。不足以繪厭飫之心。又調度過勞。遂致尊體不適。今日未知逸豫否。備謝並問。昨貺新茶。甌擎蒼壁。喉香津津。大沃明德矣。和尙多念。且身自拮据。而舉以餉野人。不安之意。過於感頌。因客在坐。恐起身作答。似促其行。故奉謝遲遲。希勿爲罪。

答保田宗雪

久違色笑。思欲一接臺光。且有諸凡事務。請大教開茅塞。庶幾得處於寡過之地。奈數月以來。病患相仍。卽間或小愈。又值譯者之病。益致疎闊。昨者兩候。均以公務遠出。不獲面稟玄誨。愈增悵悵。頃者得奉瑤函。塵懇溫真如面語。所謂劉荊州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諸諭領悉。尙容晤聲不宣。

答黑川正直

遠行倉卒。不及詳奉教益。後又承翰札頌示。倥偬不能走謝。至今爲歎。別來月餘矣。惟以福履亨嘉。闔府迪吉爲望。僕近日藉庇粗安。雖時小愈。不爲大害。承水戶上公禮意綢繆。日更加益。憫老德別。無他事相煩。且慮不能安僕之身。多方委曲。此真以古道相與也。前已露其意於鈴下儒臣。亦已轉達。上公聞之大喜。然數日尙無回示。恐亦須勉從來命耳。似聞還都期近。統埃面陳。不備不莊。惟希原宥。

與加藤明友

疊承使命殷渥。感佩無已。舊以賤恙纏綿。又去府遠遠。未得一展拜門之禮。負罪良深。新正走賀。又未得面申謝悃。益致歉怍。承委勿齋記。非敢故爲遲緩。雖以多病多務。實亦因諸物不稱。楷書久已廢閣。一旦奉命。勉作小楷。羞澁難於出手。輾轉耽延耳。罪甚。幸原之。諸容面日晤聲不宣。

答林春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古人所戒。僕幸平日無籍籍名。今來差得自安拙劣耳。台兄乃復過譽之耶。賀牧傾心頗厚。是欲共相敦勉。勸興聖學。求千里馬者。先市其骨。從來舊矣。長箋領到。連日小疾。俟愈書奉。謹復。

答林春常

僕僻處長崎。已知太丘二難。三日前見元方。則季方可知矣。今聞侍奉湯藥。則憂勞成萃。乃復有餘情念及鄙人耶。統俟復故之後。台兄慶溢眉宇。彼此歡欣相接耳。抱疴率復。不盡欲言。

與野節

八日不晤。甚爲遠。古人謂爲三月三秋。良非虛語。極欲過齋頭。一爲傾瀉。緣數日來以俗務爲擾。未能一申契闊也。佳作瀟灑不羣。宛然短燧。更無可以雌黃。承命諄諄。且誠懇之意。溢於言際。故不敢自外。以虛謙德。謹僭筆丹鉛。非敢於自賢也。來作及吾伊庵記奉璧。惟希炤納。

久思把臂。乃竟不得一日燕閒。兩約又皆不果。益增契闊之懷耳。十六日之期。料必不爽。但悵言語不通。恆使喉間格格不快。無可一明胸臆。不然。作竟日之談。繼之卜夜。亦大快事也。拙筆四幅印上。俟天稍和。別當作一幅易之。餉我餅餌。感哉感哉。稍暇當效法煎飪也。諸容晤言不既。

勉亭兄碑文。昨日聊且草就。計字有貳千五百。或嫌過多。然首尾俱此文喫緊處。不可刪。惟中間入事實處。有壹千三四百。太冗長。且多是尋常事。但推學士之意。似欲盡入爲快。又不敢過簡。今日欲謄真送上公檢閱。然後奉覽。幸示知。儻不嫌其多。便當全入。若可如奉議。便可少數百字。特此請問。祈明教之。不一。

昨來卷乃祝枝山筆。然已開日本字派矣。此老筆極豪放。又適緊變幻。此猶未盡所長。又聞王穉登字百谷。山西人。官中書舍人。鴻臚寺署序班。其履歷自無可考。彼時與祝世祿。文衡山。許以忠。黃克纘。沈懋學。屠赤水輩。詩酒相倡和。又長於四六尺牘。故有名耳。若黃葵陽子。承乾。承昊。又其後起者也。向日承顧。未得一晤爲快。欲奉拜。病餘未能自力。希亮之。原卷奉璧。惟炤入不宣。

家人失火。致使比屋延燒。急欲奔趨。一爲慰唁。奈何腰臂痛楚。時時眩暈喘急。不能造門。次日兩遣小力問訊。雖

面見盛使。而所言前後矛盾。心愈不安耳。未知何日得一把臂也。如聞道路有參元燔灼之訛。爰是傳言之過。不足信也。外具野鷄貳隻。聊爲問候。力疾潦草。不莊不備。希亮原之。別久晤稀。屢塵瞻瀲。復以館閣校勘匆忙。屢期不果。今夕之約。政復不知果否。特此走問。當然爐以須也。縷縷均竢面聲。

答野節

前荷遣使問訊。附問台臺何日臨謁。亦慮別期不遠。故云然耳。今早晉謁上公。卽請同行。上公以天時炎熱。諭令於八九月方行。如此。則晤期尙自稍踰。五月之期。敬當備候。萬一臨時有事。又當奉復。來札藹藹之情。溢於楮墨之表。彼此同之。所示二瓶。亦大明常物耳。此間旣希罕珍。惜之亦有何傷。此復。如此奉復。不爲貴國人捧腹否。笑笑。

幾社主盟六人。首周勤卣。次徐孚遠。閻公。海內大名公。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又次陳臥子公祖。起義殉難。別後憶之。不及奉聞。僕明日走候陳元鬻。敝鄉親。并候新鎮巡松平公。前承諭先爲達知。特愛祈遣盛仔。預爲相聞。爲感。諸容晤聲。

半月以來。逐日匆匆。然一歇手。便覺心目之間。有一友元在矣。此無他。台臺肫誠藹藹。使人懷思無已耳。數日來。欲邀駕作別。冗甚未果。承諭亦以數日多務。不得過臨。可勝怏怏。念及旅途不便。真相愛至情。感刻感刻。瀕行有不便。當特懇也。垂問巾式。畫圖并剪紙爲樣。希炤入。前日所諭。不敢當。容暇時備言之。不候行期甚近。別日甚遠。不可不揮冗一晤。

造齋晤語。以門禁匆遽。言旋。未罄所懷。且言多草率。自咎無已。佇望高車惠臨。數日來亦爾寂寂。札中有委曲。非拜話則不盡之句。欣慰欣慰。未知今明日得實然否。承諭勿齋。公懇勸款曲如此。安敢復辭。以拂長者之意。十九日決當早赴。作竟日之談。且伯養公行期在轉瞬間。何可無此佳會也。萬一此日復有急。又當臨期奉聞。輿馬俱不煩遣來。惟兵左衛門回時。借一馬送之足矣。弟胸次坦直。無一毫屈曲。事事如此。幸藉鼎言。先爲致謝。爲感。率復不盡。

文章得力。在幾句或一段。多者兩段。其鋪敘處本非切要。若幾句肯綮。便有千鈞之力。或止在掉尾一句。若以家常茶飯。平平鋪敘。不足以發其光。適足以掩其美。但俗人耳目。不可以文章立格立意。處家至戶說。昨朝走字奉詢。未有回示。故再及之。此等文字。要使後人無非議。更不可苟。

音問闕然。大爲想渴。接翰甚慰。弟夙昔所重。先行誼而後文義。今貴友抱急。日夕省視。心懷鬱憂。此行誼之惇篤者。政不必急於文字。以爲美也。十六日上公會問及佳作。弟答以未至。蓋未知有此一節事。幸俟心緒閑暇。構一合作爲士子標式。十九日耑遲過談。慰茲久闊。承惠竹筆筒。甚精雅。躋管城之壽。弟亦與焉。用意更爲深切矣。糖瓜膏潤肺之物。均此一意感刻。拙作何堪。佳衷乃惓惓如此耶。遵命奉到。希炤存不一。

遠顧竟不及。警言契闊。悵惘無似。佳作愈讀愈覺津津有味。可見理勝之文。大勝他人詞致美好也。欲摘園蔬。通夕論文。得在初五初六兩日爲妙。未知台臺可揮冗賁臨否。過後則台臺以歲事匆忙。僕今年病體不常。又恐疾痰相尋。輾轉耽延也。惟希明示。以便掃徑相遲。

屢承惠物。不見惠臨。惆悵之意。多於稱頌之私。亦欲奉候新居。相其布置。申其契闊。奈羸僮未復。不堪籃輿遠涉。是以久久遲疑。前所告粗麻帳幔。今日試之。果驗。台臺有興至此。當爲入幕之賓。不足懼也。貴邦風俗。大都孟蘭盆前不可及已。台臺亦不能抗大衆。姑且隨波而靡乎。笑笑。統埃晤言。

芳苑幽閒靜雅。不衫不履。對此讀書。真足破萬卷也。是日留連徙倚。棹月方歸。至今尙有餘味。昨以作書寄長崎。夜分而畢。不能過謝。罪歎罪歎。前者木天之說明翰林院有木天公署之榜。詞林有木天署草之刻。查其出處。亦止言秘書閣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恐當別有根據。不止於此。諸容晤罄不宣。所示手卷。暇時擲來。但所書遲速。不至深訝。足紉知愛。

頃約十一十二日枉駕過齋。昨入朝粗了公事。卽回。奉候小力。言台命適至。云此日庶務殷繁。不能揮冗。移於二十三日或十四十五日。今日明日。在此耑候。十四日又當入朝。是日晚歸。勢必倦怠。十五日爲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見一客。亦不至於談笑。故不便遲。至此日非今日。則明日之夕爲妙。僕與朋友交。不自生嫌隙。亦不至久而倦怠。亦不能於形跡周旋。淡淡如水。始終不變。台兄不須於其中簡點籌量也。如許事欲面言。統

埃過臨細述不一。

漏下二鼓而歸。於心猶以爲速。若非門禁爲之限。鷄鳴達曙。未可知也。古云室邇人遠。今室遠人遠。奈何。厚擾之謝。反不亟於此矣。承遣貴門人友侃遠貺。感刻感刻。敝邑積畫。用縑紺綾。或絹或紙。間亦用之。鑲嵌用錦。亦用金黃醬色等綾。然用素錦。不用織金大名金等物。貴雅素而莊重也。昨齋頭所掛之畫。并尋常市販貿易之物。彼惟取賤而獲利耳。別是一調。不足槩一切也。拙筆俟印訖奉上。率率草復不次。

前約四月上旬枉駕。久久鵠埃。讀華翰方知公冗愆期。辱愛一物。足飫高情。何乃賜多儀。謝謝。敝邑青魚有二種。乃池沼所畜。非江海物也。其一螺螄青。渾身亦黑色。鱗大味佳。大者長四五尺。其一尋常青魚。背黑而腹稍白。味次之。畜之二年。可得三四尺。未見有其大者。以其食小魚。故不使長久。所惠二種。皆不相似。家園植菓。分外甘鮮。連嘗數朶。故自新美。寓側亦植數樹。九年尙未花未實。食此不勝豔羨。承諭來月上旬賜顧。帶候。率復不次。前者遣力奉候。及盛使到寓。皆云尊壺儀恙已漸愈。不謂十一日遂有鼓盆之變。連日欲差人走候。竟無一人可遣。心常耿耿。昨貴門生友侃枉顧。始聞訃音。大爲驚異。患何等證候。數日之間。遽致不起。台兄得內子之助爲多。今將奈何。聞之卽欲趨唁。緣感冒寒氣。頭痛鼻塞者六日矣。不出門面爲弔慰。益深悽愴。早間令敝門人五十川剛伯來候。惟台臺抑情保重。僕身罹此憂。豈能以外言解釋。然悲傷無益。故須極力排遣耳。所諭墓前立碑。別欲立一碑以鑄行狀。已聞命矣。士踰月而葬。婦人之貴賤從夫。且立碑亦是踰月後事。尙可面商。病中把筆。不盡不盡。

昨者厚擾。鄙不獨佳。殺旅旅。極其精潔。而將之以雅意殷殷。使人食而不敢不飽。謝謝。尙容帶頌。貴體感風。又

以應客煩勞。今日何如。并問。

弟疾非大病。然聯聯綿綿。啾啾無已。今已半月餘矣。昨日稍可。今蚤復生他端。甚爲可笑。乃廬清思。連日屢屢垂問。感謝無既。少痊嘗詣齋頭一談。且弟更有一痼疾。入於膏肓。雖俞跗扁鵲。不能鍼砭。明明知之。而必不能愈。奈何。卽欲以病源詳悉請教。恐台臺亦無醫國手也。爲一大嘆。鶴筆本不裝綿。今欲入綿。亦無不可。并復。來教坏撲了。乃方言也。坏音醜。卽土鑿也。撲而易壞。故云然耳。然於他用。亦或有不用者。前於上公所。曾言宋儒

語錄多用方言。政謂此等恐須以原文相示。殆確。宋儒多豫人。方言多豫語。裹足卽行。膝也。乃不前之意。此復闊疎教益。冀親一夕之話。今早已厄家。僮灑掃庭際。遲駕。奈何復延至十二日。過臨。雖公務不閒。鄙衷則不勝揭揭矣。至日。耑遲。惟祈蚤責。但恨不能通一宵笑敘。分手時難恕耳。承餉角黍雞卵。謝謝。諸容晤罄不宣。前東執謙太過。料不敢當。然虛中乃弘納之地。故見之而喜耳。至於論文之妙。確不可易。固知有心人自具隻眼也。相期十五十六十七。造齋細談。弟舊病復發。不能乘輿。不能久坐。故不及如命。先此奉復。諸晤盡。

與木下貞幹

稔耳芳名。初最警效。數年翹企。一朝頓酬。今晨不意遙臨。踈慵遂失屣履。卽欲搥趨。擊昨宵未盡之語。奈何眩暈仍作。不能如願。又聞明申卽當祖道。愈增悵惘。統俟來秋駕旋。略爲傾寫。承允致書省菴。深銘厚愛。此間事凡耳目所及者。暇時希稍敘以寄之。祇此代候。惟祈鑒原。

羅珍饌玉。雅致精工。雖候氏燕胥。無以踰此。自非厚愛深情。當之能無色沮。昔王章見朱門子弟。翩翩俊逸。歸來自顧兒子。黃髮蒼顏。舉止羞澁。爽然自失者久之。人情大抵若斯乎。諸生成羣厚援。施及小童。亦叨恩賜。臺下用情太過。弟實媿感難勝矣。并謝。

未見而思。則既見而喜。今古人之恆情也。台臺一別年餘。千里傾慕。及至抵都。反數月而後趨拜。世俗之見。未有不以禮義責之者。台臺乃絕無責望。更承翰札。意旨拳拳。又遲十餘日而奉復。台臺卽雅度汪汪。如千頃波乎。弟實無以自解矣。

賢公卽三加盛禮。弟極欲追隨大賓之後。牽櫛掠以觀貴國儀節之美。特以賤體未能自適。又語言不相通曉。恐於醜子之時。大費主人酬答。迺不果來。外具薄物貳種。少佐禮賓之末。亦以文士。有變化飛騰之象。是以敢爲令耶祝耳。切惠隆儀。雖意所極合。與之不致傷惠。受之不致傷廉乎。昔者奉命辱臨。倉皇率略爲罪。諸容晤罄不宣。十八日聞之。與村浚明及剛伯。皆云念六念七日行旌至止。今於昨日夜分方至。諒久雨泥濘道滑。是以濡遲一二日耳。長途勞動。可想而見。前弟在病中。思慮多端。今旣稅駕於此。數日間必可把臂。病軀不能趨問。深覺熱中。謹遣其衷走候。世事多歧。豈復有晉景新麥之違乎。晤言在邇。不一。長公均此致聲。

答木下貞幹

中饋無主。使令乏人。不獨事易張皇。抑且不衫不履。況旅邸庖廚。本無長物。惟園蔬幡幡。采摘享筆爾已。趙孟爲嘉賓。而兔首爲薄設。不爲督過。亦云幸矣。乃又懇懇致謝。辭命諄諄。不爲愈增慚汗乎。草此奉復。諸容面罄不宣。向承枉顧。菜羹糲飯。得以綢繆欸曲。不惟儒者風味如此。亦謂客亦可來。主亦可辦。諒臺下不以褻瀆爲罪也。數日不奉教言。輒生懷想。乃復以雙魚。感媿交集。謹卽拜登。尙容面頌不旣。

與三好安宅

奉上粗布綿衣二件。聊以禦寒而已。以足下狷潔。不敢以細帛污清節也。諸面言不一。

與源光國

密雪紛霏。移時開霽。瑞而不多。長安胥慶。化工布德。萬物均霑。之瑜托庇本邦。同爲鼓舞。乃復上殿清思。專使過存。又且惠之雙雁。申以命辭。委曲周旋。感深肺腑。形容高厚。莫達懇誠。謹遣門人弘濟代爲陳謝。可勝翹瞻。

本月朔日。遵奉明諭。未敢入朝承命。今井弘濟賚賜冰餅壹箱者。顯錫餅餌之珍。隱寓頌冰之意。諭以服此法製之物。有益衰朽之人。卽時啓函拜嘗。思沾肺腑。時時留於清慮。事事出之端衷。其爲感激。非言可宣。肅此奉謝。不旣。

本月初二日。承命使臣賚賜上林新茶壹箱。甜瓜壹盤。鹿筋一盤。當卽登拜。且承後命。謂之瑜羸老。值此炎天。入朝陳謝。更勞長慮。旣遵明命。敢不仰體德心。謹遣門人弘濟代爲聲謝。無任悚惶。

本月二十一日。承命使臣賚賜新茶一箱。茶盞二隻。可勝頂感。且承前諭。戒以冒暑登朝。恐貪體悉之至情。坐溺便安之大戾。其爲悚惕。曷旣披宣。謹遣門人弘濟祇謝。尙容面頌不宣。

本月二十七日。伏承命使賚賜蒼雁一隻。水鳧一隻。鹿腿一肘。謹卽拜登。可勝感激。復承後命。不令入朝面謝。勉遵嚴諭。不敢故違。祇此肅復不旣。

本月二十六日。承命儒臣生順翰賜白雁一隻。蒼雁一隻。天鵝脂一壘。何首烏十五枚。當於寓所再拜領受。復承後命。謂不可登謝。深感篤恩。自願悚惕之瑜庸下之流。上公待以賢人之禮。淺陋薄劣。何能報稱。先此附頌。尙容

面達不宣。

本月十七日。承命賜天鷄一隻。生彘一肩。生鹿一肩者。累蒙寵貺。感戴難勝。復叨汪濊之恩。施及兩門人下川三省五十川剛伯。各賜鹿肉一肩。此尤希遇之典。不勝頂戴。當即拜登。尙容面頌不宣。

旌旄狩南山。獲禽甚多。足稱鳥獸之害人者消矣。側聞數日來起居安節。可勝欣藉。二十七日味爽。遠賜豕肉一肩。鹿肉一蹄。寵以龍章。更叨軫念。親飛藻翰。愈益謙尊。捧誦再三。兼深喜懼。即刻恭候元老風軒。率率附謝不宣。之瑜弧懸七十。材無一能。猥塵貴人清思。命於閨苑。傳觴特差使臣藤井德昭到邸傳諭。拜諭不可入朝陳謝。感戴五中。莫宣萬一。謹附使臣申意。尙祈面對披丹。本月十八日。儒臣田原恭奉面諭。深叨獎借。專委之瑜特撰世子閣下表德。本日即以禮辭。二十四日復承明命。不敢固辭。謹擬上數種。惟祈採擇。或未允當。更容酌議。

與源綱條

恭惟泰運弘開。人民胥慶。僕獨以多病纏綿。不得隨僚佐之末。共祝駢禧。迺者蒐狩郊坵。又不得恭趨導送。甚爲罪歎。筆墨難宣。數日來風恬日麗。天朗氣暄。馬足之下。盡起歡聲。旗旒之前。咸爲美景。一舉兩得。又難描寫。茲特率泐荒緘。帶伴奉候。謹具鰓魚十枚。少佐豆茹之末。惟祈鑒納。曷旣敷陳。

九月二十日夜。蒙命儒臣野傳賚奉瑤函。到僕寓所。宣傳台命。并賜鰓魚一尾。豕膏一壺。南瓜西瓜各兩圓。松茸五枚。當即對使拜登。伏念抵都遲暮。塵氛未滌。未敢拜謁。先叨使問。禮意優崇。近代罕有。又復命辭謙抑。義不敢當。肅此先達。即刻面謝不宣。

是月初吉。旌出狩。僕爲夙疾所困。不能躬送行塵。深懷歉赧。於今十一日矣。霜天冰竈。驅馳不易。世子閣下夙夜以孝敬爲心。必能慎節所守。無俟杞人過計。丁寧而告戒之也。祇特遣小力承候台安耳。外具蜜柑一籠。聊充二三從者望梅之需。非以爲敬也。會晤非遙。統容面佈不宣。

適議畀人奉候。儼然華翰寵頒。因諗日事遊獵。遙識神情。遐錫兼惠鹿肉一肩。深荷注存。僕樛櫟散材。久則自腐。本不足爲世重。雖復過叨慈念。雅知無計揮戈。辱諭爲邦自愛。敢不勉承明命。諸容面謝不宣。

某惟世子之所以爲世子者。易而難。難而易。願世子深思其所以易。敦勉其所以難。則一邦以貞。而兆民永賴矣。

容埃宮中府中。歲事燕閒之日。詳悉開陳。以塵清聽。

答藤田貞清

承惠斑鳩參箋。糟瓜一盒。麻糍參盒。領謝。重蒙光顧。以他出未得趨迎。更荷寵貺。愈增慚悚。特以長者之賜。敢不拜嘉命之辱。又因耳暈伏枕。奉謝遲遲。罪甚罪甚。尙容面頌不宣。

與三木高之

原擬十七日奉送上公。此時卽造邸話別。是日適風寒交至。祇奉上公明諭。不敢有違。故不及走送。大抵精神旺相。則人欺霜雪。百物不能侵凌。理略不緊密。則霜雪凌人。肌膚生粟。鼻孔流清。台臺尙是始衰之年。必謂此朽老之言。餒弱不足聽也。今遣力奉候上公。其人蠢愚。不辨西東。祈命人指導之。不一。一。台臺啓行。匆遽中乃荷手書諄懇。所謂整而暇者。殆如斯乎。抑愛我過甚也。札中云有微恙。兩日間會全愈。未數徒置。恐亦不得寧居也。今遣弘濟生奉候上公台安。薄具江瑤柱一種申意。幸祈先容之爲感。諸容旋旆晤言不盡。意所欲達。先時曾已面達之。茲不更贅。

昨夜漏下二鼓。四問識者。云鎌倉有陸路否。云鎌倉有水陸兩路。皆非孔道。又問上公至鎌倉何事。其所言皆非公務。自古至今。除春秋戰國不論外。會聞有諸侯無故而枉道數百里至於他州之境者。況又出於嶮巇之途乎。若日本之禮。僕未嘗與識時務人相與。則不能知。若大明憲司官。雖枉道一二十里。亦不能也。匆匆不悉。所示山谷此君軒手卷。適雅秀麗。與往時見者大相懸絕。因把玩不忍釋手。特以容筭。不能什襲而藏。不敢輕留珍物。奉還之後。不勝怏怏。風便并以奉聞。

與赤林重政

向承枉顧。慢去爲歉。面約數日間過寓。賤疴已愈三四日矣。每日在寓鵲候。一步不敢出門。竟不聞車音。麟麟。此必公務甚繁。不能揮冗也。前踵響。又以台臺公出未面。可勝怏怏。一二日間有暇。當造談。幸示知。令郎額書上。希炤入別欲草一幅。舉古人事以贊助賢者憂國急公之意。又因病後腕力甚弱。書不能佳而止。諸容晤言不盡。與近藤定久

頃聞承命。送到薑蘇梅一小瓶。已與今井弘濟。面同嘗驗固封。即令弘濟親手賫送。便希炤驗明白。著令的當人員送府。當公開驗嘗試。然後進奉。萬勿造次爲感。來帖即令弘濟讀解。

與藤井德昭

加賀公欲立宗廟。令剛伯來問式。不佞謂此事體重大。一有差訛。貽笑後人。須得博學明理儒生二三人來。往復辯駁。考求至當。庶使後人無譏。若草草塞巧。非不可以塗飾目前。儻後來百年數十年有識者。豈不至羞媿。希足下以此意稟知上公。以便來時復之。

答藤井德昭

向叨枉顧。匆匆慢去爲歉。五日復餉以佳菓。膚理精金。胸包玉液。允也東南珍異。學者似之。斯足爲世資矣。萬一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不獨爲人所吐棄。武人俗吏。無怪乎共相嗤詆矣。足下妙齡好學。當更加勉勵。一雪此言耳。兩次入朝。未得一面以申謝悃。祇此奉達。惟希炤覽。

與奧山玄建二首

累廬問詢。深銘雅愛。既已稅駕適室。何不少憩。敝止沃以甌茗。殊深悵惘。舊冬承假醫鑑四冊。緣其中有數方欲爲鈔錄。是以久稽案頭。難辭疎懶。慢易之僇矣。玆特遣力奉璧。惟希炤存。連日乘春蒔蔬種蘭。薰老筋力。大爲疲憊。率率不次。

向以賤疴。屢煩金玉。未敢踵謝。深用歉然。昨者更惠佳筴十柄。雅製精工。將之以肫懇。誠不得辭。但出入懷袖之中。雖爾清風習習。終莫解滿面紅熱。奈何。先此率泐奉謝。尙圖晤陳。一時乏束。幸恕不恭。

與清水三折

台臺還轅甚亟。僕僻處一隅。寂爾無聞。竟不及一杯祖道。至今爲快。時下上公遊豫四境。問民疾苦。台臺素知豐蔀。必各出隨巡。諒無晷刻之暇也。僕雖時有小恙。尙可力支。獨是語音懸別。大費精神。仍是影中傀儡耳。前承翰教。謂唐茶之妙。至今齒間猶有餘味。此時餅馨蠶恥。無可應命。今巡方松平公歸觀。攜來少許。特以分奉一小箱。此番茶不甚佳。或者台兄注想之勤。庶可少潤吟喉也。惟希炤存。勿嗤輜褻。冗次率裁。百不能一。

答清水三折

辱賜妙劑。使宿疴有故恃賴。感極感極。且諭以調攝之方。急攻緩補。從此當奉爲衛生之訣矣。容大田回日趨謝。似非筆墨所可旣也。佳惠無已。乃復佐之以鶩雀五隻。何殷殷無盡至此。此物敝鄉各麻雀。而敝門人三省。復云非是弟之昧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前見安之。兄於草木。歷歷能言。而弟不辨菽麥。尙可謂之讀詩乎。堪爲一大嘆。謹復。

與大村加卜

太牢滋味。以果羹藜飯糗之腹。誠懼不相稱。且聞在滌之時。豢養備至。藥餌兼施。王武子之豚也。非止生芻一東而已。似此佳品。旣以一嚮。深銘厚愛矣。何乃大惠八種。摩頂放踵。心舌咸具。不幾右胖皆全乎。惶恐不敢祗承。賢郎奉將嚴命。不肯附歸。不得已慚腆拜嘉。然竟日赧赧不自安也。率泐帶謝。惟祈鑒原。

答野壺

連日冗甚。又有小恙。初時一言奉答。尙未答。復書尙未復。罪甚罪甚。臺下不以爲罪。又復賜之翰札。意言惘款。且深念弟客居情況。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感刻無盡。惠以七種捲器。使行廚生色。感何如之。第十七日稜居上公所賜書齋。則於尊府少近。請教或可數數也。諸晤聲。

答辻達

月餘以來。逐日有病。逐日強扶。是以屢與弘濟言之。尙未及一走齋頭。罄言契闊。今濕氣相侵。宿恙又有蠢動之勢。更宜加意珍攝。不宜以俗務往來。各能心諒也。承惠嘉栗一盤。謝謝。八月九月新粟初收。敝邑亦以此爲禮。所謂栗糕者。卽此意也。大約以人情爲風土。都無甚差別。此復。尙容晤謝不一。

與小宅生順

台臺遨遊曠遠。聞見宏多。跋涉三千餘里而來。僕猥以荒陋當之。今見卿使人大慚。文叔之言。爲不誣矣。僕稔聞東武。未得觀光。茲承台諭。方知渺茫險巇。涉歷之艱。乃如此。聲應氣求。曠懷同志。月昇冰泮。何以克承。前叨枉顧。以風雨泥濘。未及捩趨。復惠瑤函。重以佳扇新詩。益增腆赧。謹對使拜登。尙容晉謁晤聲。率泐奉復。不備不虔。

承惠角黍及華翰。方知其爲端節。謝辭。昨以眩暈伏枕。尺寸不能移。不能答柬申頌。罪罪。幸原之。大明國俗。亦以此日裹角黍。投之大江。巨川以餉屈原。且飾舟爲龍。權人別飾巾衣。鑿鑿伐鼓。鼓棹如飛。俗謂之划龍船。亦謂之競渡。檐際懸菖蒲及艾。所以祛邪也。聯云。艾葉如旗。招百福。菖蒲似劍。斬千妖。貴國風俗。大略同是此意。又云。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銷滅。弟於世俗兒女子態。每事不信。故今不理於口。至於此極。可見獵較。亦宜從容也。敝鄉朔日午間。俱飲雄黃菖蒲酒。競渡之所。士女縱觀。繁華喧阗。不可盡述。諸容晤言。外奉唐茶一瓶。希炤入大明角黍。頗略相似。而種類甚多。大約家競其巧耳。此復。

龍舟競渡言之。遂使台兄神往。然未知二十餘年來。世事遷變何如矣。蒲節無可敬。旅邸如江漢之濯。因思角黍。須糖以蘸之。謹奉上一盒。惟希晒存。

久失請教。昨承枉駕荒齋。寂寥無以爲敬。甚慚。霽雨紛濛。猥蒙辱念。感刻感刻。僕雖雞骨支離。然非淫氣所能侵也。所病者。雨潦大降。禾稼不成。則人民無以爲食。大足爲君相之憂。而盛夏初秋。陰凝慘淡。此必有致之者矣。是以連日悶悶。僕一身之病。不爲病已。元常兄文章極佳。雖一鱗乎。已知全味矣。品外錄領到。諸晤盤。適以種植分心。遂不得款語。蓋因杉根暴露。薜荔葉萎。諒嘉客或不督過也。古語云。十年樹木。弟無乃過計乎。然自適目前而已。久近非所論也。台諭記稿。深承體亮。然畏首畏尾至此。身其餘幾乎。弟意台兄事當先於他友。尊諭是或一道。感佩感佩。統希簡擲。

初三日瓊枝玉樹。今蚤復見之。少刻氣和風動。又或少異。頃駕至史館。儻道中風物稍異者。不妨枉數武至齋頭看賞。因齋中三面竹樹低亞。光景獨優也。

弟欲踵候細談。因腫毒新愈。恐癢膚未堅實。不敢輕率。台兄儻有暇。幸那玉過我。一破岑寂何如。

弟荷台臺骨肉之愛。令遠人自慰。自昨年及今。無一少渝。真所謂金玉君子也。凡交與之情久而益見。蓋謂此耳。但執謙。使弟當之媿怡。弟何敢以長者自居也。特限於勢。而不能自主。故屢屢言之。諸事面啓上公。重煩清思。下川三省。如少有所就。皆台臺玉成之也。謝何可盡。國老事復費酌量。益深感戡。明日承命垂顧。當掃徑相邊。一見顏色。遠過百朋矣。冗次。率復不盡。

昨入朝未見時。上公卽問兩兄同來否。入見語及數日之間。喪兩從兄。遂及上公再從女兒。先一日故。次日卽焚。毀教之毒如此。弟謂主持風化。在乎君上。後及王弇州。李夢陽。李于鱗。徐中行等。文難讀。譯者之言。弟不能解。但言四人皆大名公。並李崆峒立朝骨鯁之狀。譯者又不能達。弟言後日入朝。請其文一看。然諸文但擇其佳者讀之。全集不宜讀等語。後又及釋子詭怪之狀。爲笑。

聞台兄以頭暈靜攝。此或爲連日校讎揮灑勞神致然乎。或亦因春時寒暖倏忽。起居失節而然乎。惟加意珍重。台兄深明醫道。自不若弟昧昧也。欲親候。以步履尙艱而止。希亮原之。亦不敢煩裁答也。

深冬大雪。普天同慶。惟敝止得趣尤多。三面皆瓊林琪樹。一望枝頭盡綴珠玉。而竹枝龍鍾搖漾。玉屑霏霏。台兄以爲樂不樂也。豈復懼寒風栗烈。病我老人哉。黑川公惠我白雁。已令烹治。當共擁爐浮白。與二三門人共讀北風之詩。深慶今時嘉會。幸卽拄杖過我。無爲深泥所苦。何以台兄寂寥獨坐也。已作柬邀道設。未知有此豪舉否。清明時節雨紛紛。從古然矣。明日令堂夫人在道。三日間晴好爲佳耳。荒齋寂寥。竟分三徑之苗。復授以蒔之之法。他日凌霜鬪姿。則沐高士之惠不淺矣。

今日雨雪殊非時。令弟亦擁被而臥。蒙垂念。感刻。又以瑣事。重煩緩頰。謝謝。便時當致之何兄也。上公既默然。自不便復言矣。井牧何等議論。今按井牧。蓋指井上尙內守正利也。竟日劇談。上公大爲歡悅。不知可得聞之否。雖館中勞頓。若可著屐枉顧。略一述之。共爲抵掌。則亦病後佳事也。未知可更爲抖擻否。望之望之。

命題事。非僕所敢承。面諭切至。又不敢自外。謹擬一題奉上。惟裁之。論題動衆。未足化民。昨蒙介弟主米公子寵招。不獨殺饌之豐隆。調治之精旨。其禮意之恭謙。情文之稠疊。不可言盡。此皆仰體上公虛公之美。又居恆友愛深篤。故能如此。豈徒近時之所罕見。卽古來之稱佳公子。似斯者亦未能數數。僕言不能自達。祈台兄爲僕轉申。台兄親見隆儀。言之必能詳備。前友元兄書至。昨夜長崎書到。無非讚誦。上公下士之誠。并希鼎言及之。

嘗聞不盲不聾。做不得阿家翁。然事有可以盲聾者。有必不可盲聾者。以必不可盲聾之事。而處必不可盲聾之勢。將奈之何。以理責弟者曰。無耳汝無目耶。弟將何辭。然一人之目而羣障之。一人之耳而羣掩之。又將奈此耳目何哉。弟之此情。無可告訴。惟恃台兄愛我。而又語言不通。孤立之人。誠非易矣。或亦德薄所致耶。

頃者歸寓分發一事。即欲造貴寓細談。適天雨不能果。今鬱鬱於中。故以筆代舌耳。致問天下事真者笑乎。假者笑乎。真者爲笑。則弟不假。真者爲不笑。則弟不能爲假。一齊之傳。豈能勝十楚之咻。一齊之口。豈能勝十楚之口。將來之罪。畢竟在齊傳已。奈何。幸明示之。

頃聞价者走逸。今有消息否。蚤間曾有他物攜持否。或者失物。懼而潛躲。恐尙未是脫逃。或者小僮爲不良者所誘。過時不歸。懼而趁起。尙當於平昔往還之家。細細搜索爲是。特此走問。不一。

中山公處武侯像壹軸。并空白紙壹幅。領到來。翰展讀已悉。不限時日。不使人逼迫。何有不可。諸容晤聲。不宣。

答小宅生願

來教事事切中。敬服台臺之有學有識。其所以責僕者。敢不深自引咎。但未知貴國主之志何如。禮自須遜辭耳。何足下之憤憤耶。足下之辭雖堅決。若所行之事。盡如其言。僕可勝大願。一生求之而不可得。安肯交臂失之。即刻當往候。黑川公且有衆客。須復禮終日而畢。明日若少暇。別當奉復。

日候上公福履。知於十日回鑣。適讀翰教。又聞龍旂白旆。悠悠揚揚。可勝欣慰。遠狩號令殷煩。復錫以豕膏一器。何注存無已至此。即刻拜命之辱。祈台兄先爲申謝。明當面頌。并聞台兄行旌康泰。甚喜。草草奉復。不宣。

昨暮之談大快。絕不致倦。脫粟羹藜。不以爲褻。不足云擾。弟性真率。毫不猶人。不論大明日本。惟獨行其是而已。不問其有非之者也。雷蛇諸事。似涉語怪。然世界存而不論之事儘多。不當以經生一隅之理。膠固斷定也。佳作惠下。捧讀爲望。但須徐徐。必不使致倦憊耳。此復。

君子去就。自有道矣。何可苟焉。弟若以富貴爲心。何緣得至貴國。先正云。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禮貌未衰。則就之。弟非中國中興。與胡塵迅掃。終無歸理。無歸理。而紛更反覆。弟豈如此之人乎。何台兄疑弟之深也。面言求盡。譯者又不能達。故復草草致意。惟祈炤鑒。不一。

節間杯酒。飲不至醉。何突罹此無妄。此弟之罪也。後來當如命。微醺而止耳。官家乃天子之稱。他無敢稱之者。至於朝廷。則非天子之專稱。孔子朝與上下大夫言。又其在宗廟朝廷。孔子雖入周。未嘗一登周天王之朝。且書中明係魯國之朝廷也。今將軍之尊。何遽不及魯侯哉。殿下公方御前。此在國俗則可。若欲傳久行遠。恐有礙也。惟

救之。

敵止無屐可著。重九佳節。不能走賀。歎甚。逐日欲造府以悉聞。引領望天。不得晴霽。飛鷲陸陸墮水中。是用悵然。承諭禾頭生耳。竈底產蛙。深爲驚訝。又聞有尊急。益爲念切。僕兩日亦不爽。今蚤見盎中積血如墨。然無可如何也。來問急性子。僕寡陋無所知。於藥材草木鳥獸。更無所知。然聞急性子乃鳳仙花子。不辨是非。觸手卽肆躁暴。未知是否。此復。

上公狩大野。獲野犬。夜分見遺。此二十五年未嘗之味。喜極矣。詞命鄭重。不敢當禮。今夕當烹治。候台兄同享之。有事欲晤語。午後專過台駕。弟亦有前約。欲面奏也。佳作大妙。寓意於不隱不顯之中。掉結又潔淨勁爽。且無長楊較獵等套語。敬服敬服。諸晤盡。

今暮乃以令堂老夫人他出。不能那玉過我。快漲之極。幸借文選二三卷。以消岑寂。諸容明晨晤聲。大雪盈尺。特爲小酌。以破寂寥。本非禮法之飲也。且主人庖廚乏人。中饋無主。不衫不履。事事可哂。今早詰敵門人。誠爲可笑。台見或能相亮。不深責耳。何敢當謝。又飲不至酩。懼不至戲。何至追思。此台兄謹慎之過也。記稿蚤起尋覓不得。佳筵埃天和事。閑書上。先此奉復。

白賁圖記甚佳。足稱大方矣。弟聞見狹陋。未嘗見貴國有此完文也。因命之懇懇。已爲改削奉上。奉石不足以增山使高也。記中縣字有著落否。妻之姪曰外姪。故二字皆□之。惟考定以入。諸晤盡。佳筵委書。以久病遂致沉閣。罪罪。頃者簡出書上。又以久病氣虛手顫。未有成一筆得成字畫。可笑可傷。弟自看猶爾。況可污大方之目乎。罪甚罪甚。希炤存。諸容晤言不既。

蚤晨遣數人助工役。何故拒却。用時幸命下喚取。弗以形跡爲嫌也。適有我魁栗。今按有下疑德惠或遺等字。大者如拳。敢分二十枚奉上。幸惟炤存。毋視爲殷七七著鼻物也。

與野傳

台臺榮行。本當趨候趨送。昨奉尊公諄諄面諭。又恐今日台臺公務浩煩。故不敢勞擾清思。媿歎不可言盡。晤期雖不遠乎。然兩月之別。不知其幾三秋矣。外具時家茶罐一柄。斗方箋帖二東。花封二十。少將芹意。惟祈莞存。諸

容明晨面悉。茲不贅。

六傳沉閣案頭。非病則冗。非冗則病。以致遲遲。罪不可言。昨日承命改削奉上。祈炤入。心緒粗疎。恐有背戾。有則希明教之。勿爲含隱。乃見相成之意。卽懇台兄竟達上公。幸勿復爲往返。不一。

答策甚佳。可勝健羨。事事皆在人爲。特患不肯用功耳。故自謂不能者。自暴棄者也。謂他人終於不能者。嫉人害人者也。今讀令兄友老文及佳作。僕言不信而有徵乎。儻繇此而孳孳求進不衰。則中華之文可爲。中華之名手可齊軌而方駕。吾何畏於彼哉。舜何人。予何人。惟台兄勉之矣。萬勿惑於邪說。怵於庸人之見。以自沮也。來作璧上。諸容晤聲。

諺云。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豈不信然。今上公以源威公之子。大將軍之孫。生而富貴極矣。何嘗見世間。有如許事。乃能細心委曲。謙恭好禮之至於斯極也。欲逐一言謝。雖累幅不能盡。通仗台兄爲瑜陳述。何如。風軒中山公盛擾至恭。亦希并述爲感。上公書草本欲錄奉。緣倦甚不能也。台兄連日勞頓。事事費心。并謝。尙容面謝。尊作肆意批評奉上。然太僭太妄。於見教之意。或自無拂。於世俗之情。則大戾矣。台兄能不驚詫否。我且置之。今世亦有行之者乎。

別來兩三日耳。尙覽遠絕。惠我名花數種。遂如親挹芳容。勉亭碑文已草就。欲先奉上公閱過。然後送弘文公。奈病甚。不能脫稿。天霽幸那玉過齋。當請大教。過蒙垂念。感刻無盡。尙容晤頌。尊公安好何如。并希叱致。

昨枉顧。遂失倒屣。又未得答拜。甚歉。今日天雨。大似秋天。殊爲淒楚。台兄孤館寂寥。必當更甚。能著屐過我否。檢察家中無長物。惟餘泛蒲濁酒三升。東壁下鹿脯二觔耳。有與希卽命駕。必不致設彘飯也。諸侯晤言。

尊恙方痊。神氣自未能固。往來酬應。必至勞動。尙希加意調攝。若以煩文縟節。望人者。其人人品。不言可知。萬勿以此意僕也。野服圖說。領到。近日不能及。俟至水戶後。有餘閒。闕竟奉復。不盡。

旅居四面樹木。蒙密蔽日。初不甚以爲佳。昨宵大雪。今且擁被而臥。及起視之。盡成瓊林玉樹。而庭栽數竹。亦復青翠琳琅。饒有雅致。台兄能著屐過我一看之否。果能有此高興。爲山陰道上之行。適黑川公惠我白雁二堂。當烹以共賞之。醉則讀周詩召南一卷。抵暮踏雪頭搶而歸。殊不減灞橋上躡上背上風味。僕必不學戴安道閉門。

謝客也。笑笑。

遠歸未及趨候。乃承令尊翁枉駕。雖幸久談。媿無一物將敬。歉也何如。敢藉鼎言。一爲申意。舊允櫻桃二株。昨承命帶令小力走領。祈命使簡附之。諸容晤聲。

連日遣人候聊適兄。前宵已故而不知。昨承台諭。令兄述之方知。殊足感愴。卽刻差力走問。云特意不答。此是貴國風俗。然非所以致問之意也。未知棺衾已備否。未知曾出葬否。未知殯於何所。僕欲備香燭往弔之。台兄必知其詳。恃愛一一細問。幸勿以爲嫌而教之爲感。

名園嘉卉。分賜寒窗。小子輩不堪岑寂。遂嘖嘖不置口。弟猶恨久病之後。足力軟弱。不能扶筇強步。盡觀佳勝也。若待行步不致欹斜。則九十春光已盡矣。奈何。附來紙。領到。暇時裁就奉覽。

承惠韓扇一握。領到。謝謝。足以蔽汚塵。功用大矣。豈在皮相精美也。油紙甚佳。俟能手裁一幅。餘珍璧上。今日揮豚爲飲。儻有暇。幸過我。共享君賜。大約申刻可供矣。若無暇。明日何如。拉子常兄同過何如。諸不盡。一角真菴伯行三兄在館否。

奉候遲遲。理應罰酒。乃反賞之以麪。在台兄爲法外之仁。在弟爲非望之喜。笑笑。謝謝。茶瓶收到。埃天好裝送也。諸埃晤言。

名園沼中。芙蓉盛開。小子輩不堪岑寂。欲僭涉一爲觀覽。就教君子。儻台兄以公務外出。希命園丁略啓其門。稍瞻翫。先此奉聞。本欲昨晡過齋。因飯遲致晚。不果也。不盡。

昨言先君墓增土之事。若上公肯增。亦自無妨。將墳墓增高。闌牆改築近身。方成墳墓體式。但須待冬間。方可爲之。雖古禮不修墓。然補偏救敝。猶愈於不爲者。非交冬則墳邊土。必不宜動。靖伯世子墳。稍低二三尺。無礙。禮有貴人從儉之文也。諸容晤言不盡。

數日不晤。甚念館中還駕。幸過一談。弟園中蔬茹甚晚。較之台兄苑中。爲差早矣。落酥一盤奉上。非以爲新物。特以家園土產。奉牘從者。一二日後。嘉蔬斯可續之矣。不旣。

所約芭蕉四株奉上。前時謂其羸弱。不輕堪去其母。今念轉瞬霜降。明年三月。猶自衣裳襁褓。容顏憔悴。不及而

今媽好也不盡。

池蓮盛開。足方芳潔。厚擾園廚。至今尙有餘味。歸來把玩。香荷塗人。亦增艷羨。祇此奉謝。尙容帶頌。昨日宅兄以燕客不得赴召。并聞敝門人不得另柬。并此奉謝。僕以一唐人。孤身在此。正如一葉浮萍。家下無人。事事都無疑段。恃愛輕褻。亦不敢言。請謝之。適生媿汗耳。慶順原兄亦幸以此致之。上公尊字。如來諭。因兩門人皆病。入朝無有通話者。不得不俟之。諸容晤言。

今日偶有一物。欲與諸兄共之。館事畢。幸那玉過我。諸晤聲。田大兄兩中村兄三好兄希相拉同過爲妙。

彼是病患。音問杳然。聞十六日已入朝。兩日來未知體中。定自何如。賤疴已愈。但腰膂無力。手足綿軟。未得走候。茲遣力代問。并具卷酥糖一筥。聊爲病後兩中點茶耳。不盡。

答野傳

教授句讀。僕黔驢之技。止此耳。然私心自計。處於貴國。竊欲以此自效。頗似鼓瑟。後復聞有蠱惑之言。益恥於自術矣。昨接來翰。降心下問。不以爲恥。真能超越俗議矣。雖有褊心。亦無吝怠。況深洽僕夙心哉。惟冀乘間過寓。以當遊戲。不必有所瞻顧。但四五日內。方庀木工修葺。蓋爲碩鼠所害。多方以避之。俟工完。卽竭力報聞。不宿舊惡。此是何言。敢以奉問。昨浴起眩暈。不能把筆。奉復遲遲。爲罪。幸原之。違教纔四日耳。各各臥病兩三日。可見人生禍福無常。然非望之福。未見有卒然而至者。其有卒然而至者。亦止是病患。與意外之事爾已。僕於是日別後即病。乃火與風相搏。昨日至今少愈。昨晚爲一事。徬徨竟夕。今早復似昏昏。強起閑坐耳。未能走一价相詢。反承垂問。感甚感甚。梨鮓何不留著齋中。以通臥病中飲食之路。乃以相餉耶。謝謝。

遠涉泥濘。勞駕爲多。雖半日相聚。奈爲梓人所擾。未得款言。脫粟羹藜。本是儒家風味。而世俗之情。未免以爲藪。台兄反加之。以謝辭。愈增媿報矣。承惠新茶。卽刻淪嘗。初製便能如此。可見妙手巧心。若更有可製者。卽芽長不妨盡採。一則摘取之後。明年別發新枝。一則今年屢試。來年必更精好。若節氣已邁。此弟道府遲遲之過。非茶之咎也。

尊作。遵命僭筆致竄。奉上。仍恐點金作鐵。貽笑後人耳。此復。

來策一展讀。文氣絕不猶昔。甚喜。廿一日外朝之言。不益驗乎。弟慧直不近人情。則有之。至於欺人誤人。自信一字無有也。來教覽後論批。朋友之道。點次已爲過。而一下論批。僭越不更甚乎。容日閣既奉復。不行不邁。而與坐者謀之。必無獲也。故曰不得於道。高明以爲然否。

小東係昨日所發。因薄暮來人不便。故今早送出。實不知今日天雨也。台兄已知天雨。而論以今晚同慶翁原兄子常吉兄來顧。是著屐而來也。何如卽來。可得手談。當備不衫不履之飯以遲之。卽時顯候不盡。

承諭。知隆情淺至。往來游揚。不獨今井生戴德。僕亦心銘厚意矣。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地之相去也。萬有餘里。宜乎其至此也。寡尤寡悔。或者爲虛設乎。諳埃新歲晤聲。不一。

與吉弘元常

昨諭兩來無及者是也。是卽敝鄉處暑根頭白。白露枉來霖之語也。僕差算節氣。謂猶可及。大誤大誤。他日造府。當浮一大白。

僕之所以懇留王儀者。以上公至愛惓惓。僕孤子寡儻。蓋自爲也。前者渠差人來。已將此意示知。渠喜於得留船。賣人散。儻上公不拯之於危急之地。使之出唐。彼附何船。往何地。不獨明年之來與不來。卽生死存亡。皆不可知。是僕置之死。置之亡也。僕置人於死亡。僕將何以自處。又將何顏對人。惟祈懇懇轉達上公爲幸。昨暮未知作何議論。再遲數日。必不及矣。耑望示知爲感。鐘銘并序稿呈覽。心驚意亂。恐不成文。不妥者駁回改上。

二十日途中遇雨。是夜雷電以風雨。日雖晴好。然霜風甚寒。未知上公貴體何如。台臺體中不適。近全愈未。嚴寒祈善攝之爲妙。藤德昭少年遠出。亦祈以兄意誨之。鐘銘改上。就煩轉達上覽。上公官銜。及大名。及字。世子官銜。及名。及字。均應一一開寫。明白示下。之瑜焰式。謄入。禮也。何尙未付來。耑候耑候。前付來紙狹。恐字太細。久則銅青起筆畫。湮塞矣。如何週圍儘有餘地。何不稍大爲妙。希裁酌之。

明日人日入朝。當於何時。祈教之。今日朝務似爲稍閑。有與枉駕過我。手撥鑪灰。沸湯瀹茗。亦旅中佳事也。來則約道設兄同來爲妙。

僕於昨申到寓。極感上公事事周合。無一物不經清思。不知何以能細密若此。此貴人中所萬萬不能有者。敬服。

敬服。昨聞臺兄不隨大田之行。則閑暇在客館。午刻希那玉過我一談。且客庖甚盛。隨意烹治一物。奉請何如。候

綿被昨宵已成。較之杜工部之衾柔皖十倍。足以下榻矣。舊約自夏歷冬。或今夕過我。明晨入館。或明日館散。枉駕。終夕細談。以酬舊訂。來月初吉。恐有從邁之役。歸來。又歲事迫促。不及矣。卽於二日間掃徑相違。願候顯停。新正眩暈突發。爲日既久。而諸病輔之。大爲困頓。把筆戰戰。不能自主。以台兄歸期在近。平賀兄書不得不力疾書致兩兄。歸後便無人能解矣。意取實功。不尙虛名。惟詳釋以敦勉之。上公以紀州大納言公喪。憂皇慘怛。目下未知何如。幸示知爲感。

前日重承雅愛。台兄醉後。僕以積病疲弱。精神衰憊。甚失地主之禮。昨蚤奉命。待旦而與。而台兄已辨色而去矣。因地主慢客。故言旋汲汲耶。意料不必。此悔不投轄也。未及走謝。祇此以代荆請。明日有暇否。暇則過我一談爲望。諸容晤罄。不宣。

答吉弘元常

前惠巨鼈一頭。大逾溈江尺二之蔡。足與鼉鬪爲羣。不堪從蒞膾之列。因此時腰痛項強。不能把筆。作一字奉謝。已詳達來伴。幸亮原之。外奉越前鹽鱈魚一尾。聞此爲貴國所尙。特致賞鑒。家試嘗之。冗次不盡。

新竹微涼。每詠清風來。故人之句。何不一揮冗過我。當水淘冷麪以澆之。市塵炎蒸。誠如來諭。餉我乾魚五十枚。領入爲慚。謝謝。此種嫩邑名鱸魚。俗名鱸鱖。繪鱸魚。惟堪作生。不堪作脯。敬復。餘俟。語言不盡。

僕犬馬之年。方古人而深媿。蒲柳之質。歎先秋而蚤零。台臺金玉之章。獎借之過。益甚。款款矣。上公寵愛優渥。特崇古典。當之面赤。明日何以對諸君子。慚負慚負。承惠厚儀。謹卽登拜。詰朝面頌。不宣。

漢茅季偉。寓宿嘉賓。烹雞爲饌。旣而供母。餘半度置。郭林宗。亟稱其賢。爲之先後。今台兄處季偉之時。乃減三牲之具。以爲餽遺。似非所宜。然旣來。又不得返。躊躇登受。尙容面謝。春來日候。過談。有一事。須先聞。而後行。故遲之月餘矣。奈終日引領。而不可得。來教反覆再三。未得肯綮。更須再復。佳作政定。誠爲僭踰。遵命不得不然耳。

高居至舍。頗遠。除夕夕而別去。元旦旦卽賜顧。深銘至意。但未得一酌春酒。進辛盤。於主人之誼。歉歉耳。鼎貺甲魚四足。河冰未泮。何處致此佳物。卽當滌釜烹調。以饌丹田之惠。謝謝。尙容面頌。虞嘯父有云。位不及扶。飲不到醉。今僕亦云。飲不到醉。禮不須謝。獨是醅醕歸趣。磊隗冰銷。足侈主人情重耳。此酒尙餘數升。當爲台兄留貯。他日胸中歷落。亟過我。煖一瓶爲澆之。

與田犀

前承寵召。怡然赴命。愚意所祈者。兔首瓠葉耳。不謂佳殺雜選。種種出自新裁。物旨淮僭。非虛美也。言謝之私。不勝媿怍之意。祇此佈悃。尙容面頌不宣。

此書柬之式也。非答台臺之柬。自宜如此。因前者同道設二兄。問書簡之體。故籍茲示之。以禮耳。然此爲小啓。上乎此則有稍爲莊重者。最上則有大啓。大啓則非此地所易爲者。

答田犀

月許不晤。殊覺遼闊。政在思憶間。而華翰適至。且惠以蜜柑一筥。謹卽登拜。以擬永嘉黃碩。令節傳賞耳。遠來嘉客。遺我衢紅紙數張。謹以參幅奏上。物雖菲薄。書春聯門符。以祝老親之福。悅老親之目。似爲有用耳。惟希哂存。諸容新春晤言。不旣。

與田犀板矩

遠遠芝顏。轉瞬遂已盈月。隙駒飛電。不足喻其速也。初四日始聞台兄從狩。一時促裝。諒行色必自匆匆。連日天氣甚佳。圍場奮揚。旌旗耀采。上公必大爲酣適。奈歲已云暮。數日間卽當還轅耳。茲令弘濟生代候上公。草此附問。多嚼酒。少衝風。是目前秘訣。如何如何。

與板矩

前奉翰札。知台兄久患眩暈。僕甚苦此疾。僕孤身去國。舉目言笑。無可爲歡。蘊結於中。宜乎有此。台兄英年暢遂。精研調燮之理。何爲亦有此恙。僕向服乾海參。似乎稍效。今奉能州乾腊一箱。祈烹鉅試之。前惠甲魚三頭。采銘厚意。其時已令弘濟生帶謝。但何處得如許之多。此物與敝鄉所產者無異。僕極噉殊適口。惟詠物旨維僭之句。

以頌佳貺耳。

前聞尊翁捐賓客。台兄儼然憂戚。甚爲傷感。緣比來紛冗實甚。未及修尺一一。爲弔慰。於情於禮。皆爲闕然。尊翁享年最永。幾登上壽。又獲考終。人子之心。已無少歉。幸勿過爲哀毀。聞近日又以貴恙靜攝。惟希深自遣排。晤言在邇。尙當面談。冗次率泐不宣。

答板矩

廬廡注存。足紉知愛。更復惠以籀龍。翹翹特出。益徵厚意。折竹烹之。涓川千畝。盡在胸中矣。祇此附謝。尙容面頌不宣。

答安東親清

道義之交。異姓骨肉。古今以爲笑譚。況在異國耶。令耶天姿純粹。志意高遠。誠有得於庭淑之深。迺不棄鄙陋。慨然以弟瑜爲宗弟。固無以拂其盛笑。久欲修候。一則拘拘未同。一則恐妨靜定。令耶至復拜嘉。貺之辱。何稠疊無已至此。勉強登受。其心醉明德者。當與此捲相爲終始。不特周公瑾醇酒而已。謝謝外具拙筆壹幅。引意。希莞存之。臨楮不盡惓切。

與安東守約

前完翁云。賢契正月來崎。愚謂正月來。可及二月初五之期。此日修先大夫之祀。非徒望賢契陪祭享餼而已。以先大夫峻潔端整。亦欲陰靈望見賢契溫良醇慤之色。實然款格也。接來書知不可得。前書又不便明以相邀。今不可及矣。徒懷怏怏耳。

文公家禮中。評駁諸事。言之太早。俟不佞事有次序。或見或隱。然後暢言之。不佞亦欲考古合今。著此一書也。若使言而無害。不妨言之。但恐有識之士。實難其人。非立廟設表爲住彼徒。臆決未深省耳。將來一有橫議者。與之辯不可。不與之辯不可。故須躊躇。批駁古人。要當使死者心服。不然則爲妄肆譏評矣。不佞今年之病。較甚往年。日則不得少息。夜則喘嗽達旦。坐則瞋睡頭暈。時欲嘔吐。誠非佳兆。諸事冗甚。不能悉。

賢契篤於骨肉之情。此自賢契天性之獨厚。學問之獨充。乃又於兄弟病危之際。舍之而遠憂不佞。且欲同來餞。

死。今披是時長壽火災。省處妹病將死。省處舍之而赴之。謂欲與老師同鐵死。歸後所寄之書也。賢契之於不佞。懇悃真篤。遂至於此。中人以下。或不能施之於其父。不佞腆顏當之。異日其何以答賢契。而能無愧於心也。且竊觀上下左右內外。自尊公老先生與貴知交而外。恐未有一人與賢契同好惡者。賢契何見而獨能及此。真不可解。但七十老翁。以不佞之故而干瀆之。非孝也。所以學者。忠孝其大焉者也。以後萬萬不可如此。至囑至囑。尊公欲得拙筆裱屏。賢契自當蚤言之。何乃囁嚅如此。老親有限之日。有一可以怡悅其心者。即當極力致之。況事在不佞哉。不獨尊公而已。即尊公極知愛之親友欲得之。而難於啓齒者。亦當曲探尊公之意。即寓書來寫致之。即所以悅其親也。本欲立時書上。緣比來逐日多病。欲速恐益不佳。製深衣裁工。爲虜官所獲。囚禁獄中。未來則急急爲之。無問其費矣。潦草則所費不甚相遠。而不可以爲式。亦不可也。歷訪他工無知者。今好此者多。但未有能之者耳。棺製曾成否。斬衰尙有數物。當候前工成之。餘再悉。

孔子生知之聖。其一生並不言生知。所言者學知而已。如曰好古敏求。我學不厭。不如丘之好學也。等語。可見聖人教人之法矣。陸象山王陽明之非。自然可見矣。不論中國與貴國。皆不當以之爲法也。伊藤誠修正之爲妙。昔者劉惔與王濛遠遊而餒。有一人設盛饌招之。王濛亟欲往。劉真長不肯曰。小人未可輕與作緣。前書所問。以此而已。

鄉疎遠之人。多不能信其誠一之若此。久交密交。無不知之。賢契前謂不佞賈任。自然久而不變。此是不佞一生本色。此是賢契眼明口快處。魏文侯燕飲。天雨不失虞人之期。古史美之。直是裝點要譽耳。

完翁云。賢契欲過重九方來。極爲有見。前來呂張諸葛畫三幅。求題贊。完翁云三幅俱要一樣高低上下。如此則大小長短。俱要一同矣。俱不可差移。不佞未見此式。甚爲可笑。即如琢畏三。亦深以爲不然。不佞仍恐日本有此體製。故特走札問明。方敢落筆。恐污搨名畫。深爲不雅。若四字韻贊。不佞平生所極鄙者。必不敢如命。且此畫既欲留之千古。會須作一兩句千古語。如何又欲草草塗塞。自相矛盾。可笑。

不佞在此。每事俱賢契週全。況賢契俸廩甚廉。而所惠如此。毋論中國與貴國。誠爲人情所難。去年及今。兩國人大爲感頌。非惟不佞銘佩而已。賢契尙以不豐爲歎。必如何而後可無歎。是何言也。

喪祭之事。承諭。自當著一書。但著書之事。前以質之古人。後以俟之後賢。其中有一毫不妥。目前雖人人識賞。而百世之後。有一人議者。便非完璧。故須遲遲耳。俟居定。卽當爲之。前木工未至。如琢亦冗冗。諸物俱未備。備則製來。衰衣之制。在不佞謂尙未允當。賢契乃如此珍重耶。

賢契年過四十。未有室。使踰七之老父。日夕以此爲憂。非所以爲孝也。孝道一虧。百事皆爲枝葉。無益也。七十感雖無及矣。力所不能。而勉強爲之。以悅親之意。如是而謂之孝。力有餘裕。不足謂之孝矣。惟居室之倫。爲急耳。半載以來。不得音問。心甚懸切。前書謂風疾未瘳。不堪勞動。今不知何如。有便希作書慰我。不必多。亦不必求其文。惟取達意而已。令郎能嬉笑學步。以娛老祖矣。希并以寄聞。此間事欲詳細作一書致賢契。奈非病則冗。有便時輒至迫促。不佞與賢契相與。賢契視我猶父。我不能毫毛益爾。靜言思之。實切慚愧。卽欲求數日從容細談。亦不可得。何數之奇也。不佞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爲比。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聽譚。且贊儒道大矣。頗有朝聞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已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

答安東守約

昨來兩札俱佳。不必更改。凡作書。助語如之乎者也等字。非甚不得已。不可用。句要勁。詞要古。而無用古之跡爲佳。所以一應文字。出之先秦兩漢者爲妙。若要近便適用。或取尺牘爭奇。蘇黃小品。選其可者。熟翫亦可。冗次不旣。

前書辭後所草。寤夜筆凍。誠恐率誤。未知何如。夙夜弗懈。勸學勵行。此今日空谷之音也。而賢契能篤信而行之。及門必有可觀。貴國之文教。其有興乎。講周易左傳綱鑑。煩勞極矣。咬菜之軀。堪之乎。笑笑。左傳合經者。宜於解經。不便於讀。別有善本否。杜詩卽欲寄上。因來人不能多帶。止寄五七律陸本。希炤收。

久不見賢契文。及今乃大長進。格局文勢意語。俱絕佳。非尋常所可幾及。尙祈研精古來大作手。當成貴國一大作手大名公。勿徒草草也。至於理障之學。人已俱入混沌。須一切屏去。千萬勿以擾心。繇布公屏風六葉。要真字大字二行。如此則二十字內外。聖賢格言。如何可盡。此或是落筆時差誤。故須問明。然後爲之。卽祈示知。若必欲如此。恐語短意深。不足以曉人也。

文公家禮。寔得速速寄來。以便起手。更得儀禮周禮爲妙。不考定。諸書不見定裁。恐不尊不信。不信不從也。序稿政定附上。希炤收。

兩書俱領到。賢契因不佞乏人使令。欲遣盛使前來。此休戚相關之至情。極感極感。無論盛使有病。卽病愈亦勿遺來。言語不省。一也。往來多費。二也。萬萬。前燭欠精緻。有一人能爲之。當別寄來。不盡。

忠孝事大。不佞才劣計庸。自揆初心。實多內疚。父子夫婦之間。情義忽然。賢契乃獨上推夷齊。下逮魯連。謂爲義士。不獨今人貴古賤今。甚駭聞聽。卽不佞冒昧承此。罪戾轉深。他日得無忝所生。庶不爲知交之辱。秋間來此。共相講磨。食蔬飲水。相與有成。亦不佞大不幸中一大樂事。不佞於中夏四國。本來一體爲親。凡遇英才。樂於獎進。旣已道合心孚。豈有彼此間別門牆之諭。雖爲謙德。實未深悉鄙懷也。寄來書籍。炤單察入。

昨見賢契來書。知畏三勵志向學。甚喜。畏三本有可教之資。久於荒棄。舊年忽有此想。所謂天牖其衷也。所爲極大關頭也。彼時聞之。曾對如琢云。此極妙事。今果然矣。賢契循循善誘。大啓其機。與他人教之。功相百倍。異日有德有造。恩侔生育。不虛通家之誼矣。賢契前日之所譽。似爲過當。若使移以贈之。真切實而不浮也。喜而不寐。良然良然。

伊藤誠修兄策問甚佳。較之舊年諸作。遂若天淵。儻繇此而進之。竟成名筆。豈遜中國人才也。敬服敬服。片岡宗順文。雖未得肯綮。而語氣絕無窳澁之病。大不類日本風味。少年又能力學。當大加獎進也。三詩不佳。且有大病。殊不似其文。二兄作。本不應批閱改竄。因賢契之言。遂不顧僭越耳。至若門人之稱。恐非所宜。好爲人師。古今通病。且恐世人未必復有安東省菴也。三省回。竟無信息。聞其母已故。或爲此耳。諸再悉。

初六日奉手書。距今二十日。懷念之深。似乎遼闊。昨暮惠頒翰教。足慰渴思。復諭秋仲可晤。益喜。惟盛使舟行遇風。幾至傾覆。此心殊不安耳。前書似不必復寄。旣承來命。附使將上。惟慎之。虛囂自矜之士。不足與觀也。希炤入。疊承臺惠。甚媿多儀。酌爵貪饗。難於報稱。韓柳批評。自當如前。點閱。諸情縷縷。非晤言不得罄也。不次。筆談壹冊。附璧。

與下川三省

汝瘡癩未愈。昨力旋。復聞汝感冒。不傷眠食否。秋氣宜慎節。汝臥起煩躁。近又無忌憚。深爲念之。吾於汝分爲師弟子。而實有父子之情。每爲過慮。二三分之疾。便作十分之想。若汝能曲體此心。則佳矣。若汝能如去冬。及今正二月溫柔。和緩。則吾無慮矣。在遠不能釋然。故遣力走問。擬明日往見黑川保田二公。攜汝同行。若不能行。可呼小籃輿乘之。不盡。

望其子爲聖爲賢者。父之道。肖與不肖者。一任其子之心。愛汝教汝者。師之道。率教與不率教者。一任乎汝之心。若教之有益耶。前者之言。非不足也。教之無益耶。今日雖更益千萬言。有何益哉。我於汝費多少委曲。多少苦心。汝非木石。寧有不知之者。在汝自爲之。今日脈略好。甚喜。脾胃不好。調理亦易。看脈定。速速回來。不悉。

與奧村庸禮

別久晤稀。遠憶難釋。往日走候。思欲一爲傾瀉。乃以台駕入朝不果。方圖再叩。以申契闊。又復期日。寵招。辰刻且辱令壻臨貺。訂約。謝謝。但誼屬通家。當崇儉約。一糞兩篋。儘足暢敘離情。多品多儀。更滋勞擾。況今大災之後。又當自鄉士大夫力挽頽風。萬勿過費。以違上令。不佞事事割直。惟祈炤察。別諭當俟明日面爲酌議。不盡。

情意初接。遂已遠離。半載而歸。又以匆匆及多病。疎闊殊甚。賢弟惓惓無已。而不佞契然若此。深慮高明。或未能深原之也。刻下卽當旋旆。念之無以爲心。以不可知之別。如此草草。謂是理道乎。謂是情義乎。徒增悵惘耳。明早當造署面談。非此恐無握手之期矣。賢弟公務甚殷。未知得如願否。外齋額記序。凡八幅。奉上。別具草目。惟祈炤存。遲緩爲罪。必能鑒察。不宣。

千里遼闊。數載爲期。分手乃如此草草。甚難爲情。明晨扈從星馳。理難祖道。前已面敘。茲更言之。以明耿耿耳。賢弟恭勤敏練。事上之極軌。然途中飲食起居。亦宜節勞自愛。通俟抵都後。數字以寄平安。令即並希道意。順庵令親。不及另書。前者屢屢勤拳。更懇叱名致聲。

轉勤鞍鞅俱成。雖不能精。差可脫俗耳。且不佞於此等事。向不留意。故不能詳也。按圖索驥。多有不相合者。惟額上之纓。及項鈴之所垂者。皆用纓駟。而工人堅謂纓駟難覓。今用馬鬣染色。恐不中大觀也。冗甚病甚。而工人來索書。潦草數字奉達。諸容再啓。

武夫悍將，紙譏文人無用者。彼祇見迂儒小生，三村學究，膠柱鼓瑟，引喻失義者耳。如王欽若輩閉戶誦經，賦詩退虜者耳。若陸宣公、李長源、王文成、高文襄輩，圖度虜情，如指諸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又安在悉索刀癩箭痕哉。是欲爲大將名將，必當讀書。

東北相違千里，遠道也。三年以爲期，遠期也。遠道遠期，一旦而得歡焉，道故抵掌論心，踰七之老，真爲望外之喜。數年以來，雖眷懷弗替，問遺頻仍乎。何如親接丰容之爲快也。誠欲趨造邸中，一問修途，車馬鑾和諧適。又念貴國主初入都門，輯瑞陳庭，政繁務冗，事上接下，賢契應無晷刻之閑，又不敢以急欲相見之心，獨擾清思也。不盡欲言，可勝瞻源。

令郎初到，卽顧我，見其舉止端詳，言辭愜款，大快人意。昨者貴國君命之職事，少年得之，此必有以深結夫至知者。賀賀。然此乃卿相之始基，而功業之嚆矢。若能日慎一日，而充之以問學，將來建樹，豈惟猶夫人而已乎。惟在加意懋勉耳。賢契當公務獨契之日，今按獨契之契疑訛，乃揮冗枉顧，雖足慰願見之心，而意殊歉歉。又重之以嘉貶，益增媿赧矣。諸容再晤面宣。

與奧村德輝

尊翁兩書，俱言足下近況，詢來使又知納祉，爲慰。足下託筆於令姊夫間，不佞平安。此情也。禮也。足下以不能作唐書之故，恐有差誤，是以難於把筆耳。卽用日本文字，託令井安積兩生讀之，亦是候問，不必拘拘於此。但望足下入奉父母出而讀書好古，自然日漸通透。至於時俗應酬，均爲末務也。亮之亮之。

令曾祖母遐壽令終，可以無憾。然賢孫令子之情，雖百年亦未云多。存歿之際，必懷傷感。昨日聞喪趨弔，理自宜然。何以固辭，又不得不止。幸惟達意，尊公足下，久病新愈，元氣未復，尤當慎於霜露，遠遶膝下。初出從君，事事皆須敬謹，不可喜事而過勞，不可失時而晚食，外致蜜柑壹籠，爲道中止渴之具耳。諸埃旋軫面言。

前月揮冗過辭，以遲暮不能具杯酒，從容握手，此行爲遠別，爲久別，不佞老邁無似，恐從此爲永別矣。又以薄暮速去，可勝悵快。令尊愈初愈，途中凡事，當爲代勞，當曲體，又恐足下過於勞動，奈何。然不得不爾也。外具彤管參矢，不足云敬。但爲他日國史秉筆，紀事紀言紀動之徵耳。晒入爲幸，不能走別，希惟炤亮。

別離容易。再會艱難。前賢以爲深慨。況不佞暮景榆巔。而足下新昏黃實。此來一會。殊出人意料之外。今但聊詢鞍馬平安耳。悅豫之情。尙當徐徐細記。

九方臯相馬。得其神駿。今不佞特皮相耳。不惟皮相也。牝牡驪黃。時或誤焉。故知非其技也。因玉屬聊以塞責耳。

答奧村德輝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德業俱進。良有厚望。去冬及新歲。兩切問遺。深銘至情。前後俱在病中。手顫心悸。不能一字作答。深用爲歉。釋奠習儀禮之小而略者。不足爲快。宰相上公。欲習五廟之禮。不佞前年舊年。屢次力辭。上公堅欲一習。則今秋冬當有此舉。此爲大饗。儀文繁縟。節目多端。多士卽能用心。必非一戲可及。一二年間。方當演肄。但使不佞殘喘若存。明年定與斯會。况服部其衷。頗能習其度數。不足爲歉也。承惠能州解參壹箱。領到。尚此附謝。不旣。

讀書勵行四字。盡爲學之事矣。而又加之。以勉強。則功無作輟。德不踰閑。循循而進。何有底止。咕嚕非他。咕嚕而咀其味得其真。則皆勵行之資也。足下尙視之爲一乎。不能咀其味得其真。則文具而已矣。讀書何爲。不佞老邁昏荒。不可名狀。相別未能一年。事事皆日暮途窮之意。不佞性本疎慵。而藤井茂英又云。度歲後方復命。一遲至今。足下亦能原之乎。不盡。

不佞情懷種種。竟不知有獻歲之樂。展讀賀啓。娓娓祝長年之慶。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一何懇懇哉。嗣聞足下有弄璋之喜。佳兒岐嶷。兆於初生之日矣。賀賀。爲人之父。勵行益不得自弛。蓋爲人之子。猶得託戲。舞斑衣之意。寫我孺子之懷。一爲人父。則房闈之中。均不得自輕。不能以無知欺孩提也。小女五歲之言。播傳人口。萬一再有晤時。容當共爲抵掌。

佖來。知蘭府安好。惟令尊初夏得少恙。至今未痊。湯藥親嘗。孝之一事。非大也。體其心。代其勞。則稍大於此矣。令尊無疾。而忽有疾。雖壯年固當慎重。祉者。福也。本從示從止。而俗書從衣耳。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言福也。若從足。則騷處麟趾矣。乃左右足之大拇指也。不可不辨。病甚。不多及。

答古市務本

足下職司典謁。而新正又賀客雜遝。車馬填咽之時耶。乃於匆冗之中。遠念寂寥。惠以莊東。雖復千里。猶記憶不忘耶。不佞久恙。近來三五日內。方覺少痊。然猶病根不除。寒熱時侵。此復又暑氣炎蒸。事未知如何耳。

代筆書。隨到隨答。親筆書則或遲或速。未有定期。歷覽名公箋啓尺牘。可知也。而亦偶有不然者。視其時勢何如耳。不佞本不拘拘於此。足下何自云然。貴邦人形跡不化。多責望於靡文往復之中。容或有之。足下何以及此。不佞四月間稍愈。近復多病。蓬頭徙倚。無可容足之地。晝則望其速夜。夜則望其速。且幾同曷旦矣。光景如此。足下謂有善狀否。承惠醃野鴨肆翼。謝謝。

世風日癘。生氣日薄。人壽因而日促。遂以百歲爲上壽。八十爲中壽。六十爲下壽。不佞今年七十有五。其於中壽庶幾哉近之矣。祇以毫無所樹立。無可以復天之命我者。故不可以死。奈兩年來病患相尋。恆無閑泰之日。其來也如遊子歸家。一蹴卽至。其去也如他鄉故友。分手東西。依依不舍。今大勢似已退去。或者來年猶得再晤。亦未可知。然而不敢必也。報札遲遲。望勿爲過。

與五十川剛伯

服部其衷薪水之費。三四年來屢與足下言之。足下云旣已送上。不便返璧。不得已權宜留此。不虞足下竟不爲我道明。此子事不佞如事父。朝暮服勤而不倦。一二年來。愈加周摯。逆旅孤老而得此。豈不深感顯思厚情。至若蔬食菜羹。不佞之力。能與共之。何事復須顯思經營。且不佞老矣。衣食裁足而止。更不須多積金銀已。刻惠來黃金拾貳兩。暫留於此。俟足下至。說明而返之。每年但與質寶冬衣一二件。以無失初意已爾。至於夏衣。不佞處甚多。亦不必更賜也。不盡。

束裝已竟未。本欲治杯酒爲足下餞別。因足下此行。行不能端履。食不能甘味之時。故弗爲耳。外具粗菓陸囊。少具途中不時之需。惟晒入。又下川三省書一封。希致之。如宗魯不在都中。足下卽開拆此書。炤數爲之。不盡。

答五十川剛伯

登高令節。每憶龍山。遍插茱萸。所少豈惟一人而已。對物懷思。徒增感慨。葡萄馬乳肥。以秋風造物之功。深於時雨。興言及此。可勝神媿。

細閱來章。足爲亢日一喜。纘纘有序。出之不忙不迫。殆樂鍼之所謂整暇者乎。駢詞之體。肉豐則癢。骨露則癢。鑄辭易至於生。慎古必流於腐。輯千狐以爲裘。美則美矣。針線多痕。漆三毛而成像。肖則肖矣。精神無主。清華流利。又能一氣呵成。斯爲上品。歐陽文忠之才。不能四六。非不能也。蓋以圓活爲難耳。足下須潛心於此。才勝則詞流。學贍則辭典。爲青爲冰。是所望也。誰謂日本人必不能文乎。此真自暴自棄者也。諸晤言。

大明房屋高敞。銘旌貼孝堂之前。豎當楣。短小則不稱。限於官品者。無議焉。若得爲之。必極其量而後止。且此爲親戚僚友所贈。誰肯以短小之物贈人。取怨於喪主。貽譏於他人。不佞在大明。故未嘗計及丈尺。日本房屋低卑。若鈔尺八尺。加跗。似難施用。當量其勢而爲之。且幅廣二尺。今之段與路紬。大約一尺六寸。最廣者一尺七寸。則營造尺亦無不可。且大明大老。固亦有居於陋室者。豈亦能建一丈幾尺之銘旌耶。看景生情。以通融之。不必拘拘也。

與安積覺

汝前次書來。云尊翁愈稍可。故有呼汝蚤來之說。佐藤彌四郎回後。汝書於初旬到。又聞尊翁病革。飲食不進。亦謂或輕或重。乃久病之常。不料竟至不起。此人子終天之恨。汝雖年幼。凡可以自盡者。均不可草草。不然。則他日成人。有學有識。悔不可追也。我亦幼孤。苦痛萬狀。故知汝淒楚。然汝獨子多病。當不至毀而滅性。我前書致慶。順及彌四郎。詳悉面言汝事。欲以瞑尊翁之目。汝必聞之矣。喪期五十日滿。儻無病。可速速束裝前來。但前言必須與令親二三輩言之。毋忽。

答安積覺

三四日前。諸位皆來作賀。知汝得祿。恭喜之極。去此月餘。卽有此嘉慶。上天高地厚之恩。無能仰答。令祖立功於往日。而孫子食其祿。可見爲善蒙福也。令祖立功於他邦。而上公爲之錄其孫。未見矜勳之至於此也。汝宜勉之。送來鱒魚壹尾。領到。謝謝。

古來取士其道惟漢爲備，而得人爲最盛。治法爲近古，自唐以降始有解試省試之名。而廷試起於宋朝。張奭之子以良白登科，而題名強半爲執政親屬。舉子諠譁，天子始親策之於廷，故曰廷試。此三試者，惟明朝爲大備。唐雖設解額，而節度廉訪觀察轉運等使，俱得自辟士，署爲幕職，考績而陞爲朝官。士子亦得竟詣大學，舉進士。進士者，省試也。每年一舉，試者甚少，而得第者，亦復寥寥。進士科旣已得雋，又復舉博學宏詞等科，而後得官。故自不同。宋朝稍近於我明，然分天下爲軍、軍府至爲煩多，故解額亦自瑣屑。大明分天下爲十五國，南北兩京爲天子京畿，故不言省，而十三省，乃中書省之分畧。故曰省。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雲南、貴州，爲十三省。合南北二京，爲十五國。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之年，大集舉子於省會，朝廷差京考二員，就其地考試。而房考，則督學官自行聘請閱文。中式者爲解元，合次四名爲經魁。又次五名爲亞魁。又次及末爲文魁。鹿鳴設宴，此卽禮之賓興，而艱難尊寵過之。省試者，南宮之試也。南宮者，禮部也。禮部尙書侍郎二員，爲貢舉官。故曰省試。亦仍唐時中書省門下省尙書省試士之稱。祕書者，監郎丞，俱小官，不與此數。或時承乏典試，亦不此以省爲名。會試者，會天下之舉子於辰戌丑未之年，而試之於南宮。中式者，爲會元。餘十七名爲會魁。而通謂之進士。瓊林設宴，廷試，是天子臨軒策士，宰輔閱卷，進呈對廷讀卷。京兆設歸第宴，故曰廷試。非以翰林院爲廷也。翰林院官，特充房考諸官耳。

取士，唐朝以詩，或以賦。宋朝以賦以策。明朝初舉，亦甚簡易。後累年更制，定爲初場試制義四書義參篇，經義四篇，合七篇。舉子各占一經，不許有兼經者。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道。三場策五道。而廷試策自爲一種，不與射策相同。

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前朝，謂僕爲翰林學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介弟刑部君謂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得已以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十一年在日本，未嘗一言及之者。今復言僕爲狀元，此言不知何來。夫以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爲修撰，十二年考滿爲諭德。若或九載陞遷，僅得中允。又三年而爲諭德贊善。又三年而爲庶子。又三年而學士前後已二十年矣。狀元授英俊之魏科，翰林學士爲清華之首選，而人士之冠冕。

其舉動係天下觀望。豈敢一毫自輕。若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轉展貴國。以偷生旦夕。則與犬豕何異。尙敢覬顏於上公之廷。而視息於人世。即使僕受明朝守令微官。食明朝儉石微祿數日乎。亦不得至此矣。僕以上公爲能尊德樂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上公儻能更治善俗。經邦弘化。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而爲萬古之光。以僕之所聞於師者。庶或可以贊襄萬一。如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爲非人矣。言此可勝嗚咽。不禁淚下。如注此。誠道路之口誤之也。至於同年進士及姓名所射策數目。并策題策眼。僕若作僞。豈不能立構以給台臺。台臺亦何處覈實而證其非耶。

進士以三月十五日廷試。十八日傳臚。天子親筆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等字屬。有黃榜張掛。禮部更有題名錄。緘牒而付該司收掌。所謂狀也。元卽元首之元。所謂君恩賜狀頭。可證也。狀字與壯字形聲俱近。寫榜字製端方。韓人之來者無學。或者一時誤對。而固執以飾其非耶。自漢及今。皆云狀元。考之書史。未聞壯元之說。韓人亦何所本。而遽以爲大魁之號。且三韓小國。何敢創立異名。況壯頭者。天下之褻語耶。必不然已。

科舉有甲乙前朝進士之試。百人之中。以一二十人爲甲榜。授官從優。二三十人爲乙榜。僅得出身。所謂第甲乙者。此也。謂品第之也。其餘不及格者。駁放回籍後。試聽其更來。明朝之稱。不然。第進士者爲甲榜。或言兩榜。或言甲科。中鄉試者爲乙榜。或爲一榜。或言鄉科。更無幾品與名件。

僕系出於邾。後更爲鄒。秦楚之際。去邑言朱。漢興。流轉魯魏之間。始祖爲朱暈。漢丞相也。後有朱輔。朱穆。亦爲三公。穆之直聲震於朝廷。而吏治稱之。入國初。先祖於皇帝族屬爲兄。雅不欲以天潢爲累物色。累徵堅臥不起。遂更姓爲諸。故生則爲諸。及祔主入廟。題姓爲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僕族人謂寒宗爲晦菴先生之系。其子爲餘姚令。故留居於此。持其誥勅畫像家譜來證。中間惟有一世不明白。舉宗盡欲從之。惟僕一人不許。謂一世不明。其不足據。便在於此。且子孫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雖以嘉舜爲父。祇得丹朱商均耳。寒宗入國朝來。登鄉會榜者七十九。如以僕徵聘勅召冠之。則八十矣。貴國之法。隻字片紙。亦必簡閱。少有違礙。一槩投諸水火。墓誌行狀。何得攜來。且先人例應諭葬。以國亂恹。大典未及舉行。故諸事草草耳。

聖廟。卽學校也。中爲聖廟。西爲明倫堂。北爲尊經閣。東北爲啓聖宮。或西或東爲射圃。以較射爲義。故曰校也。每

府每縣必建學。立師衛城。建學者少。故通計止千餘所。

中原區畫。大都從禹之蹟。周十二州。虞亦肇十有二州。而地之廣狹則異。自邦畿以至荒服。大約六千里。周公制禮。建侯有五。分土惟三。不及三等。謂之附庸。千八百諸侯自治其國。徹土爲糧。而天子職責有常。故當時無大富大貧之病。漢以天子之半。封齊楚吳。其制無度。小者萬戶侯。亦諸侯王自割其地。以侯其子弟耳。每戶丁壯。少亦不下十人。故常抽數人從軍。非以一夫爲戶也。後來田得買賣。不授公田。亦無一夫百畝之制矣。

明朝國初分封。有前十王。後十王。其末復有四王。如秦晉燕周楚齊潭魯蜀江等。是也。及繼世。天子次嫡庶子。皆有分封。長則就國祿。有常經。而不治其民。故不問其地。與地之所入。大略親藩皆富。如魯唐衛。皆有分是也。功臣大者封國。小者侯縣。或鄉。皆聚居京師衣食。縣官不得之國。理民富者絕少。

周官之法。固如來問。然周朝治畿內耳。故三百六十而已足。明朝文武內外。皆朝廷命官。其數何止萬許。至於三公。則不惟其官惟其人。德不足以居是。官則缺之。九卿以下。則咸備也。僕受業師。爲慈谿契玄李先生。早世。其後爲上海爰啓朱先生。吏部左侍郎。殉虜難。少治毛詩。今三年。讀禮二十一載。流離荒廢二十四年。亦不足以言專門矣。

卜筮。聖人所以教人。今太卜詹尹之官雖廢。九江之蔡雖不供。而其法則尙存。所謂灼龜者是也。筮短龜長。故優於筮耳。筮用蓍。固以聖人之墓蓍爲貴。然聖人墓田不甚廣。而叢生百莖者。亦復無多。今但取蒿蕭之莖。近似者以充之。然未有用竹者。

答源英光國問先世緣繇履歷

先世緣繇

前月初八日。伏承面諭。謹將先祖父官階緣繇。開具呈覽。

高祖處士。未有官職。

曾祖諱詔。號守愚。皇明誥贈榮祿大夫。先祖諱孔孟。號惠翁。皇明誥贈光祿大夫。此外連讓三恩不受。復有二。次登極單恩。不列。

先父諱正。號定寰。別號位垣。皇明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大闕兼太子太闕兼闕前總督漕運軍門。未任。祖父遭世承平。無所建樹。濫叨國恩。循至大官。今子孫又碌碌。禍當變革。不能闡揚先德。恐清朝傳記。必不序及。承命諄切。腆顏臚列耳。

履歷

本年正月初五日。蒙諭開明履歷。謹將履歷緣繇略節。開具呈覽。

恩貢生壹員。朱之瑜。年陸拾參歲。繇南直隸松江府儒學生。浙江餘姚人。於崇禎闕年閏月。蒙提督蘇松等處學政監察御史元闕薦文。文武全才。第壹名到禮部。禮部貢劄。有德茂遠東之管等語。崇禎拾陸年拾月。蒙欽差鎮守貴州等處充總兵官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方某。辟監紀同知。不就。崇禎拾柒年。奉詔特徵。不受。弘光元年正月。奉詔特徵。不受。本年肆月。即授就家拜官爲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鎮東伯。旋晉監荊國公方某軍。不拜。

凡朝廷徵聘。不論彙徵特徵。不論有無差官。禮當先下撫按。撫按抄謄詔旨。星行所屬各省行布政司。兩京。移會京尹兩直隸。行道府。預備半酒彩幣。重者欽差親賚。玄纁迎入布政司及府。或者竟賚到門見任。文武大小官員。齊集開讀。敦趣就道。本官生處土。或所抗志。尙煩周折。此時朝政紛然。百事草率。如此盛舉。不考憲章。初下南京。繼至蕪湖。第三次亦就南京。不關撫按衙門。瑜故得直行其志。差官理屈。不能迫促。本年參次蒙恩。隆武參承。歷貳年閏月。欽差恢剿直浙掛關將軍印。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尙方劍。蟒玉。招討大將軍威虜侯。黃某。承制授昌國縣知縣。不受。本年拾月。又蒙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不受。本月聘請軍前贊畫。不就。監國魯伍年正月。安洋軍門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隨蒙署吏部事。吏部左侍郎朱某。擬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隨蒙禮部尙書吳某。擬授翰林院官。大則坊諭贊允。小則修撰編簡。乘命未下。再三力辭。蒙允。未知的係何官。不敢冒填。本年參月。蒙巡按直浙監察御史掌河南道印王。闕薦舉孝廉。立刻疏辭。疏稿現存。監國魯玖年參月。欽奉帑敕特召。敕諭現存。謹臚黃奉覽。

通計徵召薦辟除擬除元院疏薦外。凡壹拾貳次。始終不受。此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前後不相聞知。外內不相

炤會。況瑜一意弑藏。嚴禁家人子弟。不許一字宣露。止稱生員。後因監國魯王駐蹕舟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黃。是故酌量其中。權稱貢生。猶然隱避初意。所以鍾次授官。或京或外。倏高倏卑。殊無倫次。深貽識者之譏。其間薦王官銜疏。薦年月。亦聊具大槩。不能詳記。蓋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儉王構禍。立見社稷傾頽。幸邀兩次特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顛覆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高明。自能洞察。毋煩瑣屑具陳。即今遠播貴邦。開明適以辱國。既承台命。諄諄禮難任情。默默略節奉覽。舉筆涕零。醜虜匪茹。穢污中夏。不能報仇復國。深媿非人。豈敢裂冕毀形。大羞父祖。近見海濱擾擾。不堪共賦於無衣。獨羨貴國彬彬。思欲托身於有禮。願忠臣義士。原有國者之所樂成。念秦穆晉文。知圖霸者莫與比烈。儻借丘園一席之地。自鑿自耕。庶徵培植累世之恩。不降不辱。且瑜多方晦跡。事勢久則必明。他日中國復興。未必非友邦輯睦所係。更希涵鑒。不盡敷宣。

答源光國問飯含

本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諭。謂威公飯含。以不忍啓視。故使人含。恐爲非禮。之瑜對曰。大將軍臨小斂。大斂。則大將軍親含。上公於左方啓巾。若使大臣含斂禮。亦如之。不然。禮宜上公親含。今考雜記一條。註曰。大夫以上。貴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含玉得以入口。云大夫以上。則諸侯可知已。之瑜向謂文公家禮。非諸侯之制。不足據也。今茲所對。猶是拘於家禮耳。上公理合使賓。不爲非禮。揣此奉聞。諸侯飯含七具。非三錢也。此則家禮誤也。

答源光國問儒臣官號

一本月初四日。承命察上儒臣官號。茲擬一名銜。奉聞。惟希裁定。

司經。司者。典也。專也。主也。職也。惟此似爲雅正。明朝有其局。而不設其官。卽以此命名。非爲僭踰。非此外司業

亦可。但係朝廷職官。且司業爲少司。成官已尊矣。或不便用。再次爲助教。

詩經。司經。音韻皆同。今既稱周易。尙書或稱雅頌。司經。或風雅司經。或四始司經。

謹將翰林院官。及諸侯王府儒官。開列備覽。

一 詹事府 謂之宮詹。

詹事

少詹

府丞。或時有外官爲之者。主簿以下不載。

一 春坊 謂之宮坊

左春坊

右春坊

有爲大學士之時

一 翰林院

學士

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侍讀

侍講

庶子

諭德

贊善

中允自庶子至此。皆有左右。

修撰

編修

檢討

庶吉士

清紀以下三等。多係科道降官。

司諫

司直

典籍以下三等。非正途官。

待詔

孔目

以上三衙門官。通移流轉。無有定規。其展書日講。起居注實錄。纂修實錄。貼黃修某書等。皆差也。非官也。至於總裁。必用宰相爲之。

一 司經局

洗馬洗音銑。宮官。

助教以下非翰林官。

校書

正字

一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監丞以下非翰林官。

博士進士初授三甲。

助教

學錄進士降官。

以上五衙門。皆翰林爲之。外又有翰林院提督。四裔館。太常寺少卿。乃外官而帶翰林院名銜。實非翰林官。

也。

一諸侯王府儒官

教授

學正

訓導

校書

正字

伴讀

典簿

典籍

其長史審理紀善。非儒官也。間有博士。乃前代諸侯王僭擬而爲之。非禮也。明朝則無此。

藩府官名。均似不相稱。

答伊藤友次問喪服

親臣與子同服。然壓於尊。則不敢如制命之服。然後如制。終有降損。尊謂父或祖。在上也。祖母母本生父。不在此例。蓋諸侯承父之統。與祖爲休也。喪服用三升麻布。謂不樞不練。未經灰煮者。青黑色。日本無喪制。恐無此物。若台臺有意於禮。卽用生紵布亦可。用生白木棉亦可。賢者爲之。後當有漸復古道者。承問率復。

答野傳問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非不要書也。但當以理推斷。不可刻舟求劍耳。書如人之杖。老者力不足者。倚此而行。若兩足不能步履。而竟以杖行。此必無之理也。陶氏輟耕錄云。蒙古入中國。中國方有木棉。是鑿鑿有據也。然書籍言布非一。豈盡非木棉乎。猶曰無有指實。漢公孫弘布被。必非麻也。葛也。紵也。杜詩云。布衾多年冷衣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必非麻紵葛爲之矣。是元以前。中國已有木棉矣。深衣爲次等。禮衣取其冠裳。天子諸侯公卿皆服。

之。麻既不可爲已。紵葛遇秋風交。則卷如繩索。此豈冠冕禮服。無冬無夏。可以服之者乎。不辨自明矣。褐爲毛布。註者何不并以此註之也。

謁聖之禮。有拜於儀門門中者。有拜於丹墀者。官尊者俱拜丹墀。執事者先日於丹墀作棚廠。設拜位鋪氈。拜畢。各官繇西階登殿。至香案前跪。三上香。俯伏再拜。復先所拜位。再四拜。禮畢。然後至明倫堂。或講書。或講史。拜於丹墀中甬道之上。帷裳用全幅如帷。故謂之帷裳。後用六幅。後亦如之。所謂要有襲積也。不斜裂。故旁無縫。左右兩旁各有小小兩幅。此裳繫於兩腋下。前當胸。故宜長帶。與裳齊。諸侯帶博四寸。雜帶不宜太闊。二寸以上俱可。緣用朱綠。上朱下綠。帶用素熟絹。裳用六幅。每幅二尺一邊。共六尺。亦有用八幅者。大約須看紬段廣狹何如耳。下襖闊一寸向內。

規矩制度如此。至於大小。視人之肥瘠。軀幹大者。從幅子上放開。以後邊兩馬面重疊沓度爲度。

答吉弘元常問木主題欵及謚法

木主粉面。孝子某奉祀題名。或書于右。或書于左。有不同。昭穆之異也。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故死者爲昭。則書奉祀于主之左。以右爲上也。死者爲穆。則題于右。以左爲上也。如本朝太廟。無昭穆之儀。則題于右者。似爲順也。

凡卿大夫謚。用子字。如季文子。孟獻子之類。是也。古昔謚用一字。至趙宋。或一字或二字。至大明。定用二字。如薛文清王文成之類。是也。蓋用一字。則與古人之謚多相混合。故必用二字。

答吉弘元常雜問

問。漢朝鄉舉里選。其法如何。答。某人榜及第。以狀元爲主。某人下及第。以考試官爲主。榜本用板爲之。後世俱用大紙。鄉試會試。用白紙。廷試用黃紙。故曰黃榜。上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某處。如言南直隸華亭學生。習詩經是也。漢試大經十道。得五爲通。唐試詩。宋試論策。明朝第一場試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道。三場策五道。廷試策一道。所謂舉子業也。

問。廣志云。成都有柚大如斗。又閩廣有一種如瓜者。日本所謂柚甚小。如何。答。柚有紅柚白柚。紅柚者。其皮皆黃

色。或黃。或青黃。穰紅。肉實酢多。而甘少。味淡不佳。大者可比二升器。穰同。囊亦曰囊。亦曰瓣。白柚者。穰白肉。味更不及紅柚。其大者可比三四升器。

問。周尺所謂六寸四分弱。用何尺爲準乎。答。周尺。今人以爲今尺六寸四分弱。按文王十尺。湯九尺。以周尺量之。則文王六尺四寸也。如此。人今猶在。何及見其書乎。然則知周尺非今六寸四分明矣。文公家禮。所謂六寸四分弱。鈔尺也。鈔尺與今尺不甚相遠。古文尙書。書以八寸策。可見周尺六寸四分弱。非也。

問。牛有貴骨賤骨之稱。願聞其說。作脯法如何。答。牛之前足爲肩。臂。肱。近脊。而大者爲肩。中爲臂。下爲肱。最下爲蹄。近世總謂之前腿。後足爲胫。膊。脇。近脊。而大者爲胫。脾。及漢書之膾。脾。總是一物。而異其名。近世總謂之後腿。四蹄連皮。卸下經之。所謂肆是也。脊有脰脊。有正脊。有橫脊。名雖貴而無肉。肋有代脊。有正脊。有長脊。三者之骨亦稍貴。此皆祭祀饗燕。君與君夫人。及卿大夫餽。有貴人取貴骨之名。諸侯賓客。豚解體解。房膏饗宴。故有此名。然殷人貴胫。周人貴肩。殷人質。故貴脾。周人文。故貴肩。亦無一定。至於尋常烹飪。惟視其喜好。無所謂貴賤也。牛耳者。諸侯盟會。最尊一人。執牛耳。歃血。非用以烹調也。惟全胷有之。其他俱不用。作脯者。用新殺牛肉。去其筋絲。鷥膜。切薄。湛以美酒。鋪於荏箔上。晒乾。總謂之脯。如前加姜桂。上灑以鹽。而修治者。曰脍修。

答平賀舟翁雜問

敞邑六尺爲步。如今百工之尺。

斗量用方尺。此算數之法也。今以一百二十斤爲石。十二斤爲斗。

井田方里爲井。溝塗封洫。卽在其內。十里爲百井。山川谿谷。不在其內。近山川谿谷。不可井者。則爲間田。以授士大夫之圭田。及餘夫之田。諸侯之國。方百里。七十里。小者五十里。無五七里者。雖周公之國。七百里。恐未必然。中原自秦以來。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漢唐以來。必不能復。所以賢君治天下。止於小康。以田皆民間私產。不能井分。今惟貴國之田。可井。可以復古先哲王之治。而君相皆無其志。悠悠泄泄。可勝浩歎。

龍尾車。卽龍骨車。今所用卽此。

脫粟爲糲糧。熟米爲白糧。固不同。

中國五銖。銖與日本錢不甚相遠。大約重乙錢貳分五厘。往時來至日本者。乃小好錢。非五銖錢也。五銖錢重五銖。其錢文止五銖二字。

二百四十步爲一畝。重者每畝稅六錢餘。輕者貳分四五釐。地二畝折一。三畝折一。以至五畝之不同。視其瘠遠近爲差。

答佐藤盛辰問喪葬諸制

銘旌以緋帛爲之。廣竟一幅。六品以下七尺。無更短者。上用板作題。俱采畫。題頭處用綠絹。作兩層簷。以粉筆大書曰日本故某官某之柩。或土或處土。或酌量風俗所宜。而稱之。以竹爲杠。如旌而稍長。倚於靈座之右。銘旌題以板爲之。厚約五分。下墜同。采色繪畫。綠帛作簷。亦名走水。亦曰滴水。若以板作三尖。題頭恐移動。及在道時損壞。棺不用木。櫛厚約四寸以上。太厚恐重而難運。不必高大。量體而作之。大約內淨一尺八寸。廣高同。後約一尺六寸。高廣同。須比身軀稍長。長五六寸。人死則長於在生時也。不然則短而不可殮矣。

神主陷中於額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長六寸。書曰日本故某官某諱某字某第幾神主。合而植之於跌。第行也。長曰一。次曰二。又次曰三之類。

立一小石碑於墳前。高四尺。闊尺以上。厚七八寸。首香而刻其面。曰某人之墓。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與右而周焉。

士葬禮。其禮甚繁。即足下爲之典喪。度不能行。自移寢復飯。含小殮大殮。以至成服。卒哭。禮節不可枚舉。無論足下不能佐喪。喪家亦自不能行也。今但略述一二可行者復之。

墳高四尺。圍牆如其墳之高。墳端高貳尺餘。自右肩漸漸低亞。而至於牆端。左肩亦如之。圍牆之外。環植楸檜栢。以蔭其墓。前面不植。欲其開敞也。墳製圓。近來三四百年間。並無馬鬣封之制矣。穿地直下爲壙。以磚甃。椁爲鈔。近土則棺速朽。懸棺而窆。杖用自死之竹爲之。以紙條纏之。長與孝子之心齊。

斬衰三年。及梁冠首經要經。辟適。負版。苴麻。度無此物。卽有此物。亦無能製之工。故不開具。

答五十川剛伯雜問

靈寶據地理志爲秦函谷地。漢置弘農郡。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唐爲靈寶。此一縣而古今異名也。唐玄宗以得寶符於尹喜故宅。喜爲函谷關尹。未必家於函谷。後人遂以靈寶爲函谷關。一誤也。又有新函谷關。在新安。新安去桃林貳百九十里。必無之理也。函谷關秦地。宜陽成臯。韓地也。河內大梁。魏地也。戰國策云。大王事秦。必效宜陽成臯。顏師古云。宜陽西接秦境。當函谷出兵之路。則函谷在宜陽之西。何得在宜陽之東與南也。此地理志之誤也。獨不聞崤函天險。雒陽四戰之地。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乎。獨不聞信陵君。總五國之諸侯以攻秦。秦人啓關以臨諸侯。而諸侯潰散乎。獨不聞閉關息民。以臨東諸侯。若建瓴水於高屋之上乎。安得謂函谷地近雒陽也。此時安祿山據雒陽。其遊弋略地之兵。至於陝州。故小人以此愚玄宗及楊國忠。謂崔乾祐在陝。兵不滿七千。又皆老弱。故玄宗楊國忠。促哥舒翰出兵。羽書旁午。舒翰至陝州之西。靈寶道狹山險。刀架不得展。所以一敗塗地。若地近雒陽。玄宗雖至愚。亦不墮其計中矣。況當時郭李及哥舒翰。皆懇懇言之乎。靈寶去潼關百二十里。當時輸兵出四日五日交戰而敗。則百二十里無疑也。中原之百二十里。日本之二十里也。

黃河之水。從西域入中國。往往伏於地中。故孟子曰。水繇地中行。特人不識耳。有尋蟻穴而得泉者。有馬跑而得泉者。拔刀刺山。飛泉涌出。適當其泉脈耳。非異事也。況數十萬人生死大數。此時數不應死。豈無天地神明默啓其衷乎。耿恭被圍疏勒。疏勒飲溪澗之水。虜絕其水道。恭拜井場水。於傳有之。不足異也。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乃李夫人之兄。李廣爲右北平太守。隴西太守後將軍。軍中號飛將軍。李陵之祖。非廣利也。

龍門在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中。通黃河之水。兩山對出如門。故謂之門。亦謂之壘。以其化龍也。故謂之龍門。其山卽謂之龍門山。非有二也。然李膺故宅。亦有龍門山。則又非一矣。化龍者。每年二月下旬。三月上旬中旬。雷震地中。桃花盛開之時。遇吉日則選龍。遠近士女。車馬喧闐。競於沿河供張以觀。此從古相傳。無有異辭。凡屬水族。有鬚有鬣者。皆於此聽選。一跳而過。卽爲蛟爲龍。不能者點額而退。以需後選。族姪某。恢齋爲晉寧州同知。官於其地。目擊其事。或非誣也。

聖人到此地位。都無可如何。伯夷叔齊。亦只爲天地存此綱常耳。非謂武王能從其諫而止也。薛敬軒有爲之言。不當拈著武王伯夷上討意義。

取妻不取同姓。卽是周禮也。唐虞之時。未曾聞焉。古人有言。上古之事。存而不論。題是頭。卽是序。著其大義。標之於首。故曰。題參之聲律。因謂之辭。

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則是以鐵裹車轂。馳驅而不毀也。若曰鐵籠罩之。火不能焚。此他道荒唐之語。非聖人之言也。

內諸侯祿也。而外諸侯嗣。嗣者。世及之謂也。非謂官品爵位之尊卑也。特體統制度。內重而外輕耳。如魯公七命。有加則八命。爲方伯則八命。更有加錫則九命。爲上宰相上公。而單子劉子皆五命。爲天子之卿大夫。則六命。而敍次在六命之上。如鄭伯七命。而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則三公矣。序於公侯之上矣。凡外諸侯入爲卿士。與夫出征出鎮。皆與內諸侯等矣。不得以官品計也。外諸侯以地之廣狹爲差。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子男五命。明朝方伯爲從二品。廉訪使爲正三品。都使司爲正二品。而巡按監察御史爲正七品。則其權反重於三司。是以內外論。不以官品論也。

人君修身尊賢。舉善去讒。治國理民。則一國之中。皆是太和元氣。自無災沴之生。而鑿冰啓冰。但是聖政之一節耳。若曰藏冰則無覺。此循其末。而不究其本。然昭公季平之際。雖有賢人君子。將奈之何哉。

番蕉卽鳳尾蕉也。亦少開花。

日本之所謂柚。乃橙也。非柚也。柚有二種。白者長而瓢虛。紅者皮稍薄而實大。徑七八寸。

答或問棺製棺圖載在朱氏談綺

一蓋一底。兩牆兩和。凡用板六塊。板取堅緻不爛不蠹者爲佳。不必定取油杉油松也。惟梓與黃腸。法之所禁。非士大夫之所得用者。史註云。黃腸爲松木之油心。此儒生不通理不諳世務者之註。誤人不淺。甚爲可笑。鐵環防變事。四索備而不用。非謂喪輦中用環與索也。

四墨點爲大鐵釘。所以釘棺蓋者。又一點爲柏木釘。謂之長命釘。下垂者爲五色絹條。

底底蓋似稍狹。兩牆之下足稍收。已失記。其詳不敢臆度也。

兩牆中橋。而上下皆斂。形如鼓磬。合之有式。若炤板爲之。則直而無樣矣。上下所出寸餘爲子口。卽筍也。上者入

於蓋。下者入於底。兩牆中窪而上下皆翹。四圍之所出者爲筍。合之上者爲子口。三面皆爲筍頭。上下用直筍。兩傍入牆者。用馬蹄筍。頭張而頸細。兩和俱中高而四邊低。合之有式。若炤板坦平。則無樣矣。上下兩子口及兩牆兩頭之槽。俱用淨生漆加細瓦灰以合之。其次用桐油石灰。內底縫一週。亦生漆夏布以牽合之。其次用桐油石灰。棺內家禮。用瀝青近古。亦有用之者。今人多不肯用。其必有所試矣。伊川先生謂久則堅。及化琥珀之說。不敢信。一棺止用四釘。一釘不敢多用。蓋日久遇濕。則一釘爛一大孔。蟻蝨循之而入。故也。近世并鐵環亦不用。亦爲此耳。

答或問神主書法

凡有官爵者皆書之。婦人一品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八品九品散官共用孺人。庶人妻曰媪或嫗。女曰姑或姐。粉面屬稱有官爵者曰顯考顯妣。士庶人曰先考先妣。男在官者曰府君。不仕者曰處士。無官無學者曰郎。

答或問殿奠

殿奠者。君祭大臣之盛禮也。故祭文稱其號。君自稱名。如我相公祭中山信正曰。水戶侯源光國。敢昭告故朝散大夫東市正丹治風軒諡恭子之靈。

儀節祝入門。而先執桃刻。被除不祥。被訖。負東序牆南面而立。或靈位未必南面。以此推之可也。君升自東階。祝稍在君之右。便是祝既執桃刻在先。史攝相君禮君入門。喪主卽於門右之位。拜稽顙西向。

答或問辛盤

對膾。春盤。和菜。五辛盤。肉拌。五者。一物而異其名。三朝用之。後因辛字字義不佳。故改作春盤。漸更而爲和菜。各益美矣。五辛。川椒。青蒜絲。黃芽韭。白芥子。芫荽。中人士庶之家。不可得黃芽韭。則易之以薑。薑與肉性不調。則易肉以雞絲。及鷄鶩肫肝。春深則易以童蒿菜。皆五辛也。齊武帝時。武陵王曄醉謝。漸近上前。貂抄肉拌。帝曰。肉汚卿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卽此物也。拌者。抄也。和也。去聲。坊本訛手爲木。世儒遂讀拌爲拌。音盤平聲。

答安東守約雜問

問讀書作文法。答。作文以氣骨格局爲主。當以先秦兩漢爲宗。不然。則氣格不高不貴。不古不雅。參以陸宣公韓柳歐蘇。則文章自然有骨氣。有見解。有波瀾。有跌宕。有神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文之最上者也。雖然。此爲寒儉者言耳。若夫淵富宏邁。其所取更進乎此矣。讀書作文。以四書六經爲根本。佐之以左國子史。而潤色之以古文。然本更有本。如鄭會其所云。知天之天者王是也。本之何在。則在乎心。若夫心不端靈。作文固是浮華。讀書亦成理障。如王莽王安石。周禮周官。禍世不小。王莽不足惜。安石固絕世之資也。先賢謂戰國策不可讀。讀之壞人心術。不佞謂此爲初學及下愚言之耳。若真能學者。如明鏡在懸。凡物之來。妍媸立辨。豈爲彼物所移。何能壞我心術。不見夫海乎。河漢江淮。無一不內。潢汙行潦。并無去取。所以能爲百谷王也。學問之道。貴在實行。顏子聞一知十。而列德行之首。可見矣。余謂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弟恭而朋友敬信。此天下之至文也。而孝又爲百行之源。孝則未有不忠。未有不恭敬信誠者也。古人又曰。孝衰於妻子。此世俗闕歷之言。而非上哲之所慮也。程子又曰。未讀論語時。是這般人。讀了後依舊是這般人。如未讀論語一般。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豈非聖賢之學。俱在踐履。若文字語言。則游夏賜子。遠過顏子。

問註解。答。書理只在本文。涵泳深思。自然有會註脚。離他不得。靠他不得。如魚之筌。兔之蹄。筌與蹄。却不便。是魚免。然欲得魚得兔。亦須稍藉筌蹄。闕太繁太多。到究竟處。止在至約之地。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義理融會貫通。真有活潑潑地之妙。此時六經皆我註脚。又何註脚之有。程子云。學者於論語孟子。熟讀精思。則六經不待讀而自明矣。六經豈有不讀自明之理。此等議論極好。甚須尋味。蓋天下文字。千頭萬緒。道理只是一箇。若能明得此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往非是。若執何書以爲鵠的。猶非絕頂議論。問大明講書講及註否。答。大明講書。後來競出新奇。以苟功名。卽傳註久已高閣。舉業家久已不知集註爲何物。雖先輩宗主傳註。亦不以入講。但讀本文可也。惟取集註爲依傍耳。舊時主意。惟蒙引及江陵直解。王觀濤翼註。爲不肯傳註。惟詳之。

問監國魯王。永曆皇上族屬。答。魯王太祖高皇帝之裔。永曆萬曆皇帝之孫。親則永曆。族屬之尊則魯王。監國於

越而不稱帝。非不可稱帝也。大明之制。親王太子不得外交士大夫。惟監國乃得與士大夫相接。太子親王不敢用制敕誥詔。止稱令旨。太子令旨。得頒天下。親王止行國中。不得出國門。太子令旨止稱敬此敬遵。今魯王監國行天子事。故稱敕。稱欽此欽遵欽哉。故敕王上加一字。謂之親王。王上加二字。謂之郡王。郡王一槩不得行監國。亦如親王行事。其年天下大亂。人情沸然。故魯國主未知我三詔特徵之事。不佞又披藏謹密。止稱恩貢生。設使彼時知其詳。敕書當更鄭重。不止於如此矣。然彼時知其詳。我必與舟山同死。不得來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見萬事皆有倚伏也。詔書特徵。古今重典。此中進士。萬分隆重。溥天之下。莫不聞知。祇緣彼時大亂。道塗梗塞。故有不知耳。

問老師徵辟不就。其義如何。答。不佞事與吳徵君極相類。薦吳徵君者。忠國公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荆國公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趙文達。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尙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當國者爲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不波。進士。名東平。河南解元。卽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勸勉。深致慙。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是背義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釋褐卽爲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爲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爲。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牟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也。

問大明科舉取士法。答。前者有人來問射策。余答以試場中策題。雜舉他事甚多。盈篇累牘。其要只在二字。四字。譬如射箭以侯爲主。而中者稀。故曰射策。彼曰不然。用小弓架矢對書籍射之。取其書閣之。因曰射策。余曰彼認射爲弓矢。策爲書籍。故強解之耳。大明人至此。強不知爲知。強解以誤人。誠亦有之。昔時廉頗傳有頃之三遺矢矣。解作一次。射箭三次落架。又左傳漆習伯之頭以爲飲器。彼不知是澠溺之器。解作飲酒之器。如此強解誤人。儘多。不特此也。卽刻本音註。亦時有錯誤。前見湯霍林通鑑註釋。此名公之書也。其地名遠近。不考事跡。錯誤不究。甚有可笑者。何況小儒學究。依樣畫葫蘆。訛以傳訛。彼亦誦習之而已。何處知其錯誤。惟獨立高岡之上。炤徹

遠近。方能知此處是此處不是耳。射策卽是對策。以其東西炫惑人。故命之爲射。大明試士。八月初九日。第一場。文七篇。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謂之制義。亦謂之舉子業。有破題。承題。起講。提股二。小股二。中股二。後股二。謂之八股。結題。大結。制藝甚多。舉子三年精力。不足以讀文。所以於古學荒疎。十二日。第二場。論一篇。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道。十五日。第三場。策五道。所謂第一問。第二問者。策也。因不寫題。故曰一問二問。取中者爲鄉試。中式舉人。子午卯酉四年爲鄉試。四科。辰戌丑未四年爲會試。四科。試士於鄉。謂之鄉試。巡按監察御史代天巡狩。同提調副提調薦之天子。是以謂之鄉薦。卽一事也。提調謂之貢舉官。秀才今謂之生員。卽所謂諸生。卽所謂茂才。卽所謂博士弟子員。異名而同實也。其中有廩膳。有增廣生。有附學生。有青衣。有社生。五者。得科舉以外。更有鄉賢守祠工。遠寄學等生。不與科舉之數。秀才考中。一二三名補糧。謂之廩膳。曰學生。廩膳年滿無過。試中得貢。此逐名挨貢也。更有高者曰選貢生。恩貢生。此合通學廩膳考中者也。二者一同。更高者曰拔貢。此合通學之廩增附而超拔之者也。三者與計廩歲貢不同。至於貢士。卽鄉試中式之舉人也。故曰某科貢士。縣試士送府。府送督學。取科舉送省鄉試。謂之舉子貢。舉官二員。卽提調官。順天應天府尹府丞。浙江江西等省布政右布政。布政者。卽古之方伯也。監臨官。卽知貢舉官。巡按監察御史。順天應天各二員。外監臨二員。不在數內。浙江以下各巡按御史一員。考試官卽總裁。卽主考。順天應天用大翰林院官二員。如侍講春坊庶子諭德之類。浙江江西福建用翰林一員。修撰編修檢討之類。湖廣翰林編檢一員。部屬官一員。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或通用部屬。或用中書評博一員。或用別寺降官。同考試官。卽分考。卽房考。卽經房。此五經房也。推官知縣教諭。教授。爲之會試。貢舉官。爲禮部尙書侍郎二員。知貢舉官。爲御史。考試官。卽總裁官。或大學士。卽宰相。或侍郎二員。同考試官。卽分考官。爲翰林科中書博士評士。少者十八房。多時二十房。大槩與鄉試同。但場期在二月初九。十八。二十五日。中式者爲會試中式舉人。三月十五日廷試。又謂之殿試。廷試策一道。宰輔讀卷。天子御筆標題。十八日傳臚。第一甲第一名爲狀元。第二名爲榜眼。第三名爲探花。第二甲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爲賜同進士出身。狀元入翰林爲修撰。榜眼探花入翰林爲編修。二甲第一名及會元不中鼎甲者。考館入翰林爲庶吉士。此鄉試會試殿試之大略也。

問老師所服。是大明禮服否。答。巾。道袍。大明謂之喪衣。不敢施於公廷之上下者。非上命不敢服。此見上人。上人亦不敢衣。此見秀才。惟燕居爲可耳。今來日本。乃以此爲禮衣。實非也。大明宰相極尊。不敢坐受秀才一揖。不敢以便服見秀才。大明衣冠之製。以文官言之。有朝冠。冠有簪。冠中有梁。有金線。分別官職高下。武官以纓。纓有曲。有朝衣。不論大小。黻鞞珮玉俱全。有圭有笏。拜則搢之。笏有牙有板。五品以上用牙。謂之象簡。圭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有桓圭。躬圭。信圭。蒲璧。穀璧之別。有幘頭。著公服用之。有紗帽。著圓領用之。公服用紅有青。五品以上紅公服。五品以下青公服。有軟帶。文武有別。圓領有紅。有青。有油綠。有藍。有白。有玄色。有蟒衣。有麒麟。有斗牛。有緋魚。有坐龍。以上五種。惟一品二品得賜。以下官不敢服。不賜不敢服。補服。圓領中之補子也。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鷺。六品鷺鷥。七品鸛鷀。八品鶻鷂。九品練雀。雜職官黃鸝。武官不同。帶有玉有犀。三品花金。四品光金。五品雕花影金。六品花銀。七品光銀。八九品并雜職用黑角帶。武官稍異。有朝履。寫有皂鞞。有忠靖冠。有忠靖衣。有截裙。有巾。不同。隨品職服之。帽有直裰道袍。長衣海青。一種異名。膏下皆得服。有裳。有蔽膝。有行膝。其他弁冕。黻纁之類。更煩。尙不在此數。明朝制度。極備。極精。極雅。比前代製不同。

問書柬式。答。副啓貳板。爲一扣。二扣。三扣。四扣。六扣。可用。惟五扣不用。乃殘紙耳。寸楮舊無其制。兵興以來。方有之。亦做副啓之例。稍闊。則爲帖。二扣者。爲古束。六扣者。爲全束。三扣四扣五扣。皆不可用。俱爲殘紙。副啓盡而書不能盡。則復用一啓。續之。其二其三。以至六七。俱可粘連。不粘連。隨意粘連者。用鈐縫印記。均不割去。面葉。割去面葉。則爲殘紙。所以謂之殘紙。總之。慮其不敬也。寒舍子往來。則不在此例。書面用拜帖。回帖非也。上達者用手奏。奏記。手啓。副啓之類。平行者。用副啓。如晤談。如晤言。代面等項。下交者用札諭。劄諭。帖等項。

問師於弟子。猶君父於臣子。門生守正。雖不知中國之禮。豈不知本國之禮乎。初見以來。過於優待。然教愛勤倦。頓忘輻輳。且以言語不通。屢請不許。若強之。則恐勞老師。故每事惟從。尊命耳。答。師道誠尊重。禮曰。父生之。師教之。君成之。三者並尊於天地之間。故事父。有隱無犯。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其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者。與父同。致其喪也。其於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此受業之師也。此古道也。行之於今。如龜毛兔角矣。今賢契崇儒重道。再三諄諄。不佞方以師生爲稱。亦何可遽遵臯比之位。使足下僕僕拜於牀下哉。非矯飾

也。非虛僞也。日相與有成。或者酌量古今之宜。而處其中可耳。大明近日。以制義取士。鮮言行誼。弟子之視師。如途之人。師之視弟子。如賓客。未能如古之道也。賢契言之切切。豈有忘分不自簡處。不必過爲簡點。卽成禮之後。師徒相與之際。亦宜以和氣涵育薰陶。循循善誘。非能如嚴父之於子也。

問。願聞師教弟子之法。及弟子事師之禮。答。師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篤焉。無所爲法也。弟子事師。惟以傳習敬信爲禮。其他皆末務也。

問。弟子稱師如何。答。尊老師者。稱老師之師曰太老師。自稱曰門孫。某頓首百拜。不尊其師者。稱老師之師曰太老師。自稱曰晚學生。某頓首拜。百拜最親最敬。頓首百拜次之。頓首拜疎矣。門生之父兄尊長。得稱其師曰老師。門生之弟。亦得稱之。其子其姪。與卑下之人。不敢也。

問。作詩文。答。所貴乎儒者。修身之謂也。身旣修矣。必博學以實之。學旣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不讀書則必不能作文。不能作文。雖學富五車。忠如比干。孝如伯奇。曾參。亦冥冥沒沒而已。故作文爲第二義。至於做詩。今詩不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卽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故程子曰。爲之大足喪志。

問。前日奉教。曰正字。老師之家諱。門生名守正。改正字爲拙字如何。伏乞賜以嘉名。答。古人之諱。家諱不出門。前將大名另易拙字。揆之人子之心。極感敬慎之意。然於省菴之義不合。故欲賢契仍舊耳。況以我家諱。而亦欲人諱之。古有李彥爲督府。而其父名好古。因彥并諱硯爲墨池。因古并諱鼓爲皮縹。適有參軍名李彥古。二字俱犯。其參軍書手板曰。荊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縹謹祗候參。世以爲笑。李彥喜曰。奉人當如此矣。今者不佞之意。殊不然。旣賢契諄諄於此。或仍用守字。下易一省字何如。若竟用省菴二字。雖古。亦有字行之禮。然稍覺不恪耳。吾輩今日還往筆札。若他日有重見天日之時。未必不違之當守。爲名公碩輔之所評駁。不得草草而已。盛情謹心領之。於二者之間。權宜可也。以字行者。似名方可。如胡敬德郭子儀之類。如省菴殊不佞名。能於不佞處以字。而他處仍以名。亦非也。

問。俗有言誠意伯識書之應者。未審真僞如何。答。誠有之。不佞以人事爲主。其恍惚渺茫之事。不入言輪。卽以識

言之亦甚佳。金明見水有奇緣。會合樵中非偶然。戡亂武功誠已異。克襄文治又中天。何等親切。何等光大。此四句。在草頭雞下。一人耳之。下草頭。下加酉字。又一人。字右著一卩。合爲鄭字。是國姓入南京之驗也。

問。老師比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廈門舟山。人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佞心不安。兵部左侍郎張玄著諱煌言者留之。不佞不肯留。云尙要過日本。張云。我們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我們在此作何事。日本人聞之。亦笑我等。然不佞不能留也。何故。彼地無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此外惟漁亦可。然捕魚舵稍與劫盜無二。不可爲也。若坐而日糜其餉。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打糧者打家劫舍。掠人質子而來物者也。焉有仁人日贍人之肉。膏人之血。食禦人之食。蔽人之子之骨。而可爲者。故決意來此。

問。朱陸同異。不待辨說明矣。近世程篁墩道一編。席元山鳴冤錄。其誣甚矣。然尊德性道問學。陸說亦似親切。奈何。答。尊德性道問學。不足爲病。便不必論其同異。生知學知。安行利行。到究竟總是一般。是朱者非陸。是陸者非朱。所以玄黃水火。其戰不息。譬如人在長崎。往京。或從陸。或從水。從陸者須一步一步走去。繇水程者。一得順風。迅速可到。從陸者計程可達。從舟非得風。累日坐守。只以到京爲期。豈得曰從水非從陸。非乎。然陸自不能及朱。非在德性問學上異也。

問。陽明之學。近異端。近世多爲宗主。如何。答。王文成亦有病處。然好處極多。講良知。創書院。天下翕然。有道學之名。高視闊步。優孟衣冠。是其病也。出撫江西。早知寧王必反。彼時宸濠勢燄薰天。滿朝皆其黨羽。文成獨能與兵部尙書王瓊。先事網繆。一發即擒之。其勦橫水桶岡。剏頭之方略。與安岑之書。折衝樽俎。亦英雄也。其徒王龍溪。有語錄。與今和尙一般。其書時雜佛書語。所以當時斥爲異端。

問。薛文清公讀書錄之外。別有作乎。其文只見貓說等數篇耳。恨未見全集。答。薛公證文清。做官極好直節。不附權璫。人品好文不在多。諸葛忠武止數篇。足垂萬古。張睢陽忠節震世。其才一覽成誦。終身不忘。人有問之者。某事在某卷第幾板。展卷卽是。然其文亦不多見。一嚮足矣。

問。方正學先生。幼時人謂之小韓子。其文足比昌黎先生否。答。韓昌黎大而有用。方先生執而不化。大不如韓。韓昌黎惟撰淮西碑。譽宰相裴晉公度。而抑李愬。不足以服人耳。餘事俱可。後人又尤其上宰相書爲干進。未亮也。

靖難之激。方先生得君之專。彷彿齊黃。而不能運籌決勝。似非通才。

問宋太史方正學優劣如何。答各有其妙。宋景濂之博洽。方先生之端肅。皆未易才也。其人品則宋不如方。故其後宋坐孫慎而貶死。

問大明光祿大夫。當漢唐何官。答漢唐之光祿大夫。官職也。明朝之光祿大夫。勳階也。凡官有勳有階。惟一品進光祿大夫。此外有光祿寺卿。則官職矣。明朝之光祿大夫。視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處三公之下。在九卿之上。視唐之平章政事。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府儀同三司。

問老師在交趾。拜監國敕書。其儀云何。答大明制敕。至守土官朝服。欽差官吉服。迎入香案供奉。而後開讀。則有拜禮。今不倭東西南北。無可供奉。不敢當拜禮。親王監國。其制與天子同。巡按各道俱欽差。巡撫雖係欽差。其官銜無欽差字樣。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府縣。俱守土官。

問殿下之稱如何。答明朝自太子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一槩俱稱殿下。別其爲宗室也。前代同姓異姓諸侯王皆無之。

問監國魯王行在。所在何地。老師得見否。答前在南澳。故至廈門而不得朝見。舊年已在金門。去廈門一潮之隔。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答寒族多爲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爲敝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清楚。像贊誥勅國璽。班班可考也。閩族俱欲附會。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近不能惇睦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尙不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餘姚人。若能自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竇隨其家聲。更不聞樂郤之胄。降爲皂隸乎。

問楊秉三不惑。學者所當宗師。守約常欲守之。答堯百榼。孔千鍾。無害於酒。及姜女來相字。無害於色。周公受分獨多。古今稱富。無害於財。陳仲子能絕四者。獨與其妻。居於於陵。然濟得甚事。真聖賢大豪傑。却不在此中尋求。問守約嘗欲諡楠公正。成爲忠武。庶人譏諍。得無罪乎。答柳下惠之稱。乃其妻諍之。文中子。乃門生諍之。但要公而當耳。於禮無戾也。易名之典。在於人心。人心思慕哀傷之。諡爲忠武。適得其宜。

問六朝唐宋文字。如何分別。答六朝文要少讀。肉厚而氣不清。文品不高。昌黎集好。柳亦佳。蘇長公亦好。但嫌熟

耳。歐陽文忠佳。王安石文亦好。只是人不好。又曰。文字要用古。但要化耳。如餐美饌。若不化。便成病矣。又曰。嗚呼。在書經爲歎美之辭。後世爲歎傷之辭。宜少用。又曰。非讀書不能作文。非熟讀不能作文。土語自然入不得文字。用古文不化著跡。欠清爽。欠有意致。又曰。不佞文字無甚佳致。只是一字不杜撰。一字不落套。一字不剽襲他人唾餘。信手作百篇。其間格局句語。少有同者而已。更長短俱成格局。無有潦草塗塞。勉強湊搭之病。

問唐詩李杜爲最。未知二公有優劣否。答。李杜齊名。究竟李不如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李用成仙等語。更不經。煉丹等殊不雅。不若杜家常茶飯有味也。然不奇奧之極造。不得平淡。有意學平淡。便水平箭豆腐湯矣。今按箭疑當作煎。又曰。詩貴秀貴逸。著理學語。須要脫得頭巾氣。不然便老學究。可厭可唾矣。前日佳作。多有用此等。然不十分犯手。

問。飲酒饋食。主人先飲先嘗。未知合於禮否。答。飲酒而致爵於賓。賓致主人。主人先飲卒爵者。示酒無毒也。主人復獻客。客飲而飲主人。主人復獻客。客受而奠爵。今日本全是古禮。饋食則主人不先嘗。先嘗者宰夫之職也。臣有爲君嘗食者。以陰夫之禮自居。君祭先飯是他。亦不敢當賓之意。

問。由布惟長奉書老師。稱頌高義。其人質美而好學。但今年五十。有扞格難成之憂。爲可惜耳。答。老而好學。如秉燭之光。不佞年六十二。一日不肯釋手。故詩詞絕不拈著。因質性愚下。無暇及此耳。五十歲比不佞少十二年。謂之一紀。何謂老而難成。真好則無有不可成也。蔡元定之年。長於朱夫子。初時爲友。後來遂執弟子之禮。何以至今稱爲晦庵高弟。又曰。不佞見典籍。竊自傷心。每每淚下。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爲學之道。遂味昧至此。劉元海異國人。猶曰一物之不知。君子之羞也。不佞竊自恥其言。若老者一日不放鬆。少者更力加精進。自然足以揚名天下。後世必不若不佞之老大無成也。

問。易繫辭註。匡郭二字。其義如何。答。兩耳之外稜。亦曰輪郭耳。無稜曰聃。所以老子名聃。可見輪郭者外周之義。註錢者。以孔方爲郭。亦非也。彼以輪爲圓轉之物。故以郭爲孔方耳。總之。輪郭二字。連讀爲是。郭必不可言在內也。肉好二字亦然。言已與文皆好也。註者之多訛如此。匡郭二字不連。或曰匡。或曰郭。總是外周也。天地如物。而我之道爲匡。天地如人民。而我之道爲郭。範者。天地不能改於其度。圍者。天地不能越乎其域。匡正也。此却不作

正字解。成人之歌曰。蠶則績。而蟹有匡。則蟹之大殼爲匡。所謂介也。器曰筐。目之四圍曰眶。均是周圍之義。郭者錢之外周也。曰輪郭。肉好輪者。外面圓稜。郭者。內中方稜。肉者。錢之背好者。錢之字。然城外之城爲郭。似非內中方稜。總之匡與郭。俱是外圍。但匡有外圍端整之義耳。一匡天下。只作正字解。亦未是。桓公稱霸。則天下諸侯俱東於霸圖之中。而整肅之。則亦是外圍之義。

讀書如酒量。有能飲一石者。有不勝一勺者。各當自量其力。若鶩多而不精熟。與不讀一般。不如簡約爲妙。倘過目成誦。自當博極羣書。

書讀得多。讀得熟。自然筆機純熟。不見夫蠶乎。功候既足。絲緒抽之不窮。自然之理也。

蘇子瞻聰明絕世。讀書每百過。或數百過。今人聰明不及子瞻十分之一。乃欲以涉獵遊戲。讀書如何得工夫純熟。工夫純熟。則古人精意。皆在心口中筆頭上。揮灑立就。

韓文公雖有可議。然其功甚大。則其小者可原。文公處六朝之後。摘章繪句。獨能起八代之衰。使後人知有聖學。其小疵不足推也。

明道先生甚渾厚寬恕。伊川先生及晦菴先生。但欲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

前漢書後漢書。熟讀極佳。文章要典雅。不讀先秦兩漢。覺無古奧之致。文章自襯之句。爲杜撰。有半句沒半句。爲駢湊。用近世之語。爲軟弱。俱是病。

凡作文宜相題立意。先使規模大定。中間起伏布置。要有法有情。一篇脈絡。要使一氣。若斷續不貫。先後倒置。雖文詞秀麗。亦不入格。

題中中字。俱要安頓。有大力者。索性將題目。掀翻。另出議論。此又是一格。字義俱要的確。若字義不明。讀時不解。用處便錯。

文字最難。是單刀直入。然直須要有力。一聲便要喝得響亮。

明朝文集極多。知者亦寥寥。一家之言。不必勞神。如楊升庵李空同集。極佳。

答奧村庸禮問

問。幼年而喪父母。人生之不幸也。先是。不知聖賢之道。故日用之間。不能尊信聖賢之規範。及長。國政之暇。闡經書。其理難遊。面牆立處。遮不足行。繼述之孝道。古曰。事亡如事存。又曰。祭日入室。則儼然。出戶則肅然。容貌聲音。洋洋焉。如在前。忠孝之感。應自然。所以發越也。凡人以孝敬事君長。則忠順不失。爵祿祭祀。兩者守保。雖然。國俗不任所欲。祭祀長廢。或欲成終遠之志。性情軟辱。氣品羸笨。孝敬之心。日弛。聖賢之道。彌離。伏冀先生示嚴諭。答聖賢之所以持心。君子之所以守道。其得力。政不在多。只要一句兩句。扼其要領。遂終身用之不盡。如此條所問。止在事亡如事存一句。人之所以敢於不孝。敢於爲非者。只是忘却父母耳。苟能充此。如事存之心。自然行住坐臥。無適而非父母也。儼然見乎其位。肅然聞乎其容聲。皆此如存之念爲之也。自然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自能保其祿位宗廟。孝敬之心。日加純謹。聖賢之道。不在他求。剛而不撓。精而不浮。莫過於此。何多自遜也。至於祭祀長廢。國俗不任所欲。愚謂不然。公侯卿相者。禮義之所司。作則於上。而爲士民之所觀感。而取法焉者也。聞有矯國而革俗者矣。豈有委身以循故俗者哉。孔子之答問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經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吾子以孝立身之外。祭其要道也。吾聞自古明王。以孝治天下矣。未聞不以孝而可謂之治國者。未聞治國而禁人之爲孝者。昔者鄭子產。小國之卿耳。猶能以禮治其國。制其俗。生爲君子。歿稱神明。愚嘗遊於鄭矣。鄭人家至戶到。莫不尸而祝之。至今頌其遺愛不衰。此稟之周天子乎。抑稟之晉楚乎。況乎其敦詩書說禮樂者哉。況乎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光輔其君者哉。

問。黎民參天地之間。在氣質之清濁。二氣相合則生。二氣散則死。賢者受其清。愚者受其濁。清者全性情之純粹。可歸其本然。自上古迄今。賢者少而愚者多。如彼不肖者。二氣散則其濁氣歸何處。依何地。據天地之變化。爲鳥獸哉。爲草木哉。賢不肖。其精神所歸。差別如何。答。賢者受其清。愚者受其濁。儒者固有是說。不足異也。然此天賦之平。抑人受之乎。既有受之者。則必有予之者矣。果爾。則天地常以清氣私賢智。而以濁氣困愚不肖。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然則愚不肖之爲不肖。乃其理所應爾。是則天地有過。而愚不肖無罪也。又何以天則降之。而使人主則施之刑戮耶。至於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或有改行從善者。又何以稱焉。豈清濁氣相雜而稟賦。抑前稟

其濁而後稟其清歟。亦有素行皆賢。一旦爲利回。爲害怵。不保其末路者。又何以稱焉。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豈堯舜之民之氣皆清。而桀紂之民之氣皆濁哉。試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愛其兄。乳之則喜。威之則啼。薄海內外。天性無少異也。及其長也。父母之訓教也。無方。世俗之引誘也多。故習之既久。靈明盡蔽。昏惑奸狡橫生。相去遂有萬萬不侔者。書曰。巧言令色。孔王。蓋大爲奸惡之人。言必巧。色必令。其所以營私敗俗者。心思無所不至。若夫禮義道德之訓。昏昏而不知。是皆習俗之害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矣。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如是則天地豈有偏私厚薄於其間哉。人自取其清。人自取其濁耳。譬之水然。渭之源。至清也。及其支流派別。入於潢汙。小穢者小濁。大穢者大濁。是豈渭之有所區別哉。譬之鑑然。時時磨瑩。光燭鬚眉。委之泥塗。昏翳如鐵。如瓦礫。不辨形貌。是豈鑑之本然哉。譬之大路然。君子履之。趨於采齊。步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狂瞽邪忒者入焉。踉蹌奔蹶。汗膚喘急。是豈道路之獨厚於君子哉。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故曰自暴也。自棄也。故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天曷嘗以濁氣限人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上智下愚。世寧有幾人哉。若夫死生之際。君子道其常。不道其異。盡其所以生之禮。不窮其所以死之事。季路問死。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之謂也。雖然。彼生存之日。無一而非禽獸矣。焉有死而不禽獸焉者。彼形體百骸。心思智慮。居然而草木矣。焉有死而不草木焉者。

答古市務本問

問。僕經星霜向二十餘年。汲汲世事。皇皇職務。而雖不知聖賢之道腴。遂不歸老佛之徒。僅欲尊信王道。然天所賦之性。或爲人慾。輒被遮蔽。無由得其全。孟子曰。性善也。僕性非善。荀子曰。性惡也。且亦非惡。胸次之間。不能解其迷。噫嘻。致克己復禮之工夫。則豈不得性之全哉。幸希示焉。答。性非善。亦非惡。如此者。中人也。中人之性。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全藉平問學矣。學之則爲善人。爲信人。又進而學之。則爲君子。又進而學之。不已。則爲聖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無所迷無不可解者也。既能學。自知人慾之非。自不受其蔽。既能學。自知王者。聖賢之道之爲美。自知老佛之徒之邪之僞。不待辨而自明矣。若夫汲汲世事。皇皇職務。遂謂荒廢學業。則必

明窗淨几。伊吾咕嚕。而後謂之學矣。則身體力行者非學。而吟詩作文者爲學矣。是殆不然。先儒謂當官之法。淮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孰謂知所以持身。而非學哉。但問日夕之所以汲汲皇皇者。公私利欲之間何如耳。苟或背公植黨。營其私家。則罪也。如果勤思職業。宣君德。達民隱。訪賢良。察姦慝。卹鰥寡。窮困窮。則汲汲皇皇。乃學問之大者。又何病焉。所謂克己復禮者。未易言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循循而學也。循循而學之。可能也已。克而禮復。則仁者之事。已得其性之全矣。未可一蹴而至也。但在吾子勉之而已矣。強勉不已。遂成自然。人固未易量也。

問。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雖微子箕子比干。三人之行相異。皆稱仁。想夫三賢之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各雖謂得其本心。微子去所以稱仁。自古雖多論說。不解稱其仁之意。蓋三人之行。各隨時安心。故稱其仁否。庶幾仔細告焉。答。殷有三仁之論。致疑於微子之去。不得爲仁。此局於一隅之見也。必以一死爲忠爲仁也。夫臣子之事其君。居恆不能盡啓沃之道。不能竭諫諍之誠。使其君榮國治。迨夫社稷淪亡。徒以一死塞責其心。必曰吾忠也。必曰吾忠如是足也。是乃忠臣之罪人耳。安得謂之仁哉。微子之所以去者。有故焉。微子爲紂之嫡兄。非庶母兄也。註疏之所撫者。妄也。其母先爲次妃。而生啓。後陟王后。而生受。受生而機警多才。帝乙愛之。欲立爲嗣。故舉子以母貴之說。以厭衆耳。非微子之母賤也。箕子爲太師。固欲立啓已。帝乙不從而立紂。紂立而忌之。特以父師少師在。而緩其死耳。微子未嘗得在位焉。孟子謂相與輔相之。或者大槩臆度之辭耳。或者古有其書。而今則無所據矣。以元子而不得爲冢嗣。又不其在位。而責其死焉。亦已過矣。微子之言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父師之詔微子曰。王子以出爲道。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夫箕子仁人也。豈有己欲爲仁而陷人於不義者。使其不義也。何以爲自靖自獻乎。微子之出。蹈危履險。艱難困苦。不言可知。其曰抱祭器以歸周。又曰銜壁面縛者。註疏及左氏自相矛盾之語。無可信也。其後武庚誅而微子封於宋。備三恪以奉湯祀。綿已絕之祚於七百載。獨不可謂之仁乎。仁也者。於心無所不盡。於義無所不安。至誠惻怛而無憾焉者也。三仁者。死者易。而奴與去者爲獨難。死者徑行直遂。而奴與去者之心爲更苦。究竟顛危而不失其正。誰得謂之非仁乎。或又疑蔡註庶兄之說。今考之成王曰。殷王元子。夫成王賢君也。豈有以庶子而謂之元子。

乎。箕子賢臣也。又爲殷太師。嘗欲立微子矣。豈有以庶子亂統承之大綱大法。而得謂之賢人乎。不信經而信傳。於何折衷焉。

卷十五 答問三

答加藤明友問

問。四書六經。用何人注乎。答。朱子之注。不可廢。禮以陳澧。易以口口二字。原本說。今闕之。尙書用蔡沈。此其大略也。然看書未必單單靠得注脚。況臺下經國理民。以愚言之。爲學當見其大。實實有裨於君民。恐不當如經生尋章摘句也。

問。仁之體。用何物爲體。何物爲用。答。適已言之矣。臺下之學。與經生異。當以不忍人之心爲體。不忍人之政爲用。問。不忍人之心。及不忍人之政。意思如何。答。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於中。自然事事爲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己溺己餓。安得無不忍人之政。

問。太極生兩儀。按太極者。心之謂也。陰陽乃何物哉。答。貴國專言太極。既以心爲太極。則舒慘者。乃陰陽也。夫子至聖。不言天道。子貢名賢。言天道不可得聞。今貴國諸儒。賢於古人。而宋儒過於夫子子貢也。

問。詞章之習。害于道義乎否。答。卽無害於道義。亦無益于身心。今之詩詞。與古人之詩遠矣。誠能如杜子美元次山。固自佳耳。

問。存心之術。如何乃心存。答。心在腔子裏。又何必存。惟是爲物欲外誘。放了去。故須要存心工夫。故曰操之則存。僕聞之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既不失矣。却從何處存來。

問。赤子之心。何形象。答。又是宋儒口角。赤子之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然天真。絕無一毫私僞。惟知父母爲當愛。兄長爲當敬而已。若問其形象。昔人有問王陽明先生曰。良知形色何如。陽明答曰。是赤的。良知豈是赤的來。問。僕素宗宋儒。故平生之說話。往往倣之。請莫訝。至若陽明之學。陸氏之裔。我黨之所不雅言。答。宋儒之學。可爲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至若陽明之事。偶舉其說。良知是赤的。以爲笑談耳。故曰良知。豈是赤的來。非僕宗陽

明也。幸勿深疑。

答林春信問

問。崇禎年中。巨儒鴻士。爲世所推者幾人。願錄示其姓名。答。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時文者。制舉義也。此物既爲塵飯土羹。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等。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巨儒鴻士者。經邦弘化。康濟艱難者也。

問。相成水火。其實如何。答。水火玄黃之戰。道學家與文章之士。互相攻擊。亦如宋朝程氏蘇氏。互相詆譏。朝廷之上。舌戰不已。遂使國家被其害耳。

問。聞朝廷之官三品已上赤衣。四品已下青衣云云。然則三品已上。均是赤衣乎。所謂一品二品三品。何以分別乎。翰林學士。其位級如何。答。所言三品已上紅。公服者。但言公服而已。至於錦繡花樣帶。遂品分別。一毫不容混也。翰林學士。京官五品。兼左右春坊者四品。兼正少詹事者三品。

問。公以溶霜爲齋號。溶霜二字。其義如何。答。僕幼時於書窗之下。得一夢。有夜暖溶霜月。風輕薄露冰之句。因以爲齋名。亦未知其兆其應何如耳。

問。元次山一代之才子耳。公乃與詩聖之少陵並稱。其說如何。答。少陵聖於詩。但就詩言耳。元次山無限情事。盡見於詩。其治道州也。絕無牢騷佻達之態。台兄乃以才子少之耶。少陵保房琯。比嚴武。未必無可議也。

問。花間集及草堂詩餘。凡近世樂府。悉皆協于絲竹乎。答。樂府固協於絲竹。草堂詩餘。有陰陽平仄之譜。蓋以比于絲竹而爲之也。

答林春常問

問曰。二百年前。我邦之人入貴國。遊西湖。見林家之梅。蘇堤之柳。詠詩而去。今果存乎。答。和靖之梅。此君家物也。放鶴亭至今無恙。東坡之柳。相傳以爲風流學士之所爲。殊不知子瞻大經濟大惠澤。比之王荆公相去天壤。

答野節問

問曰。貴國恢復之事。自周之衰以來。漢晉唐宋。一破而難再續。上無龍德之人。下無風雲之化。則民庶皆有勵志。

然誰適從乎。況夫諸豪各抱自計之心。遂不得恢復之功。可深嘆也。先生答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恢復之兵。誓心天地。忘身忘家。然後天心格。民志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一有自私自利之心。則豪傑窺其釁而四方解體矣。袁本初曹孟德。其榜樣也。況才略又萬萬不及孟德者耶。

問。凡治國博施於衆。自古難矣。乃莫若勸農務本。然有富民。有貧民。而不一矣。富民則雖荒年而不凍餒。貧民則雖豐年而凍餒。其政不善。則到此者宜矣。其政雖善。而積年累月而致之者有矣。治之之要如何而可乎。答。治國有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豈在博施。春秋傳曰。小惠未徧。民弗懷也。富民當以禮節之。貧民當以省耕省斂以補助之。但要萬民免於饑寒。亦不必多歷年所。若要更化善俗。非積年不可也。昔者衛文公初年。男女七十餘人。末年隸比三千。張全義爲河陽節度使。合巡屬只一千七百戶。行之數年。殷富甲天下。治要無難。惟在人君誠心舉行。不爲讒人所間耳。

問。先生所習之詩。用何傳乎。舊說所言。與朱晦菴所傳大異。答。明朝近來傳經。與古先大異。有習讀而無專門名家者。特取一時新說。爲作文之資耳。非所以爲詩也。不若春秋之必藉師傳也。至於晦翁之註。自當遵依。詩序等但可參考。不敢以古而戾今也。然看書貴得其大意。大意既得。傳註皆爲芻狗筌蹄。豈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議也。

問。晦翁略不依小序之說。呂東萊本于小序。作讀詩記。欲知其大意。則兩先正之說。參考而可乎。答。如此參考。而裁之於心。又設身處於其地。必無不得者矣。僕三年讀禮。二十一年飄零異國。目不見書史。古人云。三日不讀。口生荆棘。三日不彈。手生荆棘。今者自顧增慚。尙敢矢口談詩乎。

問。唐太宗命魏徵作打毬樂。後終戰伐之功。爲七德舞。此兩舞。吾國樂官傳之久矣。明朝所傳之正樂。何等音乎。答。古樂之不入耳。魏文侯之賢。尙惟恐臥。齊宣王非能好古之樂。直好世俗。今相去二千餘年。何復古。明朝古樂。特備其數耳。宮中之所演者。皆傳奇雜劇。出相扮演。以資謔笑。賢者取以爲鑑。非能陶鎔性情也。魚龍角觝。梨園子弟。霓裳羽衣。皆非古樂也。

問。前日以來。欲談性理之事。淺學不免躐等之罪。故不及此。聞昨吉水太守問格物之義。格物者。先儒所說多多。

至晦翁說出窮理來。其所行以居敬爲本。窮理居敬工夫。雖非且暮容易說出之事。日用之工夫。先生之意如何。答。前答吉水太守。問格物致知。粗及朱王異同耳。太守以臨民爲業。以平治爲功。若欲窮盡事物之理。而後致知。以及治國平天下。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爲近之。至若居敬工夫。是君子一生本等。何時何事。可以少得。僕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一分好處。則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專在理學。研窮也。晦翁先生以陳同甫爲異端。恐不免過當。

問。危坐安坐。讀書多是焚香危坐。答。古人席地而坐。多是與日本相似。讀書宜敬謹。所以焚香危坐耳。危坐。卽日本今日坐法也。

問。危坐拜者。跪而拜乎。答。拜者。鞠躬。卽今之立而揖也。拜則兩膝跪地而稽顙。已與則起而再揖也。再拜者。三揖兩拜。四拜者。五揖四拜。危坐者。以踵著尻。以趾著地也。

問。論語學而時習之。義。舊說多就儒生效學之上。說到宋儒兼致知力行。以爲之義。謹思學且習者。上自天子至士庶人。於彝倫常行之上。所學所習。不可不慎思明辨如何。答。兼致知力行。方是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個甚底。習又習個甚底。慎思明辨。卽是此中事。

問。先正曰學而習。習而察。竊惟加察字。添一層工夫。如何。答。極是。

問。程子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者。彼與此共信從。斯道誠以可樂。然發散在外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謂乎。答。悅樂分內外。只是要分別兩字耳。然悅豫且康。未必單單在心胸間。手舞足蹈。其樂非根心而何。有朋自遠方來。疑亦只是心中歡喜。

問。詩云。爲龍爲光。大全如今。俗謂寵晃云云。寵晃何等語。答。光字易解。龍字不解。故向來俱作寵光看。言古字通用也。然天子燕以示慈惠。雖無所不至。不當加以寵字。愚意謂龍者。神物也。陽德也。升沉隱見。變化不測。與雲致雨。澤被萬物。不若如字看。而與光字。作二意爲妙。高明以爲何如。光如光降光顧。寵如寵臨寵貺。

問。凡國家之禮制。飲食。衣服。器用之法。尙文。則其弊爲豪華矣。尙質。以示節儉。則其弊欲至鄙吝矣。傳所謂與其奢寧儉。然又質勝文則野。不可不使文質並行也。乎。乃於斯二物。如何防其弊乎。答。凡爲天下國家之禮。在乎有

制。有制則貴賤有等。上下有章。文不至於奢華。儉不至於固陋。古之人繪衣繡裳。山龍華蟲。燦然可觀。豢豕爲酒。賓主百拜。始終秩秩。何嘗無文。何嘗非質。質而至於野。文而至於靡者。皆無制之禮也。國家必欲崇儉。當自本根始。紛紛末制。何益於事乎。

問。今指爲本根者。如何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地間之定位也。士農工商。國之四民也。男耕而食。女織而衣。民生之常經也。所謂本根者。如斯而已。而又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國何患不治。何患不富。何事於浮文末節哉。以末節而圖治。是猶理絲而禁之也。吾未見其能治者矣。

問。孟子說齊梁之君者。皆是也。所以其不用者。亦皆是也。本根末節。不能辨別。則何以爲治乎。若乃理絲而禁之。則遽解其結而可乎。緩舒而理之。待其自解而可乎。答。得其道。急起而圖之。無張皇之病。舒徐而自化。無優柔癱瘓之嫌。但在有志者求之。有心者計之耳。蚩蚩者。厝火積薪之下。寢處其上。而自謂曰安。謂之何哉。

問。幾社復社。幾社復社者。社會也。單以作文爲主。如所言張受先。張天如。周簡臣。馬臣常。復社主盟也。周勤卣。徐闡公。彭燕父。宋上木。杜仁趾。陳臥子。幾社主盟也。庠序雖設。末世已失先王造士之意。至於經義講劇。全是各家父兄延師教子之事。校讐則在翰林。不涉鄉學講習討論。賢明者特出新裁。迎合主司。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問。明季先生交遊之際。必有懷義秉志而不屈處庭之士。若能有以禮招之者。肯至於日本乎。答。三四日前致書與村顯思云。不佞視貴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性周旋。量窄意偏。尊中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僕雖淺陋。非無此意。但見貴國人意。殊不如此。所以此念灰冷。儻國君好善。厚禮招賢。自應有至者。但患無移風易俗。發政施仁之志耳。惟是近來士人。旣已剃頭辮髮。甘心從虜。雖築黃金之臺。恐來者無樂毅鄒忌之徒也。問。文章之士。黨首者何人乎。吳三桂亦其徒乎。答。吳三桂。武人也。世胄也。文章之士。爲黨首者。其初起於李三才之躁進。邵輔忠尙葵之輕薄。卑微。其後周延儒許譽。脚錢龍錫之徒。紛紛不可數矣。

問。前日聞劉宗周。道學之徒也。吳姓鄭三俊。亦其徒乎。嘗見明季遺聞。有北京殉死之士。皆賜諡之事。頃日考之。不載王侍耶。無賜諡乎。鄒漪。不知而不載乎。答。劉念臺。盛談通學。專言正心誠意。鄭三俊。先任大司農。頗著政績。

後爲大冢宰。亦有清操。方正不遜於劉。吳鹿友有用之才。其制行則與二公不同。惜乎時不足以展其才。初叨枚卜。事已不可爲矣。王侍郎爲浙直經略。其事在後。

問。施邦曜先生之所親也。亦在賜諡之中。答。施四老。爲僕表兄。在圍城之外。入城就死。其促家兄曰。汝領敕已久。何故不出城。此城旦夕間必破。吾特來就死耳。觀此。知其烈烈。過於諸公矣。

問。前所呈羽季遺聞及心史未開卷否。答。羽季以道學之故。與文章之士。互相標榜。大槩黨同伐異。鄒漪南直之常鎮人。朋黨之俗不能除。故其毀譽不足盡信。且其筆亦非史才。但取其時事。以備采擇耳矣。

問。鄒漪亦文章之徒乎。答。大明之黨有二。一爲道學諸先生。而文章之士。黠者附之。其實蹈兩船占望風色。而爲進身之地耳。一爲科目諸公。本無實學。一旦登第。厭忌羣公。高談性命。一居當路。遂多方排斥道學。而文章之士亦附之。僕平日曰。明朝之失。非韃虜能取之也。諸進士驅之也。進士之能舉天下而傾之者。八股害之也。

問。先生昔日往南京。往來北京。已經登第。敢問其年科場出何題。答。僕困於場屋屢矣。未有登第之事。近忽有翰林學士之言。又有狀元之說。此言胡爲乎來。莫知所以。方欲作數字以剖白之。而因病未果。心常怏怏。

問。所言固然矣。國俗太拙文字。故鄙野之人。看華客皆爲翰林。或爲狀元。不解其稱其號。勿疑。何至作數字乎。就問大明各縣。有學校。卽有孔廟。皆做闕里之制乎否。答。大明各府各縣。俱有學校。每學皆立孔廟。但不能做闕里之制。闕里之制甚大。非各府各縣所能及也。

問。事實形狀。亦題碑石乎。答。孝子孝孫。編次其父祖素行。而請之鄉先生。謂之事實。鄉先生就其事實中。增芟抑揚。之謂之行狀。然後進之禮部宰相。議其易名。撰爲祭葬碑文。若例未得有祭葬者。卽以行狀請之朝貴。或海內名公。撰爲碑文墓誌。或者存之史館。以爲作傳賜諡之地。

問。諡則人尊師爲某先生。亦然乎。不然乎。答。此亦有之。然亦不宜輕舉。必允愜輿情而後爲之。方不爲弁髦耳。問。父母在。而有兄喪者。可降一等乎。答。父喪斬衰三年。母喪齊衰三年。兄喪期服。布之生熟升數不同。無所嫌疑。

不必降等。惟父在而爲母。則有或降或不者。問。不諡而稱先生。則冠其姓號乎。冠其姓字乎。答。字亦可。號亦可。某字某姓先生。

問。懲忿塞慾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子七十而氣力勝於前時。所謂以忘生。殉欲爲深恥。先生能居此。故血痰嘔咳者無妨耳。答。水至柔。人多蹈而死焉。色欲至爲末事。然君子於此。自振爲難。僕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宜乎其有此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一年保蓄之功。

問。裹脚者。古所謂偃者乎。答。偃也。縛也。行膝也。邪幅也。同是此物。

問。行纏何物。答。行纏者。俗名搭脚。又曰料繳。邪縫之可大可小。卽囊也。

答木下貞幹問

問曰。毛孫繼子。其義如何。答。養子之子。卽序於諸孫之列。俗曰。討兒不討孫。蓋言養子爲討兒子也。毛孫者。義男之子也。繼子。有應繼。有命繼。長房次子。理當承繼。故曰應繼。長房無可繼之子。則及次房。次房無可繼之子。則及再次一房。親兄弟無可繼之子。則及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屬已盡。而無子可繼。則及疎族。不分賢不肖。皆曰應繼。天子諸侯。雖大略相同。而微有不然者。以宗器至重。不論二弟三弟。長子次子。按牒而取之。無有不應者。惟大臣無識見。無擔當。愛身畏禍。不顧宗廟至重。但得一人爲主器而已。是故繇親及疎。亦如士庶之家。命繼則死者。平日以某子爲賢。臨終有命某人與某人一同承嗣。故曰命繼。不論親疎。除長子外。亦不論長幼。躋等而繼之也。亦有平日愛之教之。撫養成人。在生時卽命與應繼某人一同奉祀者。亦是命繼。但不得越族而及疎遠。越宗而及異姓。繼者續也。某緒後絕。而復續也。故曰繼也。

答中村玄貞問

問。此文某人所作也。未知能合作者之法。答。作文者。句句字字。俱要從經史中來。著一句杜撰句法。不得著一字杜撰字法。不得圓滑而非熟。新秀而不生。則佳矣。若其中見理明主意大前後首尾。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節節相生。字字靈動。則文之極致也。此等書疏。胸中無一毫書史氣。字字湊泊。逐件排斲。如何謂之學者。多讀古來名公文字。自曉作法。

問。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法。今中國能遵行否。答。中國治喪非如貴國棺斂之際。浮屠不與。惟後七日謂之頭七。已後無七。必要作佛事。四十九日而七終。又有百日。週年。及三年喪滿。俱有道場。謂之超度。不然。父母亡者。便入地獄。剗燒春磨。受諸痛苦。佛教既盛。謂超度便可昇天堂。不超度。地獄沉淪。以故愚迷子弟。多信而爲之。即有稍知其非也。又世俗之人。共相非笑。指作之爲不孝。故憫焉。特拔者無有幾人。近日亦如之。惟不肖家治喪。毫不爲此。

問。高才能文章。伊川先生謂之學者不幸。蓋有高才而能文章者。志功名。趨利祿。不過以文字取名。終不可入乎聖賢之大道也。若退之永叔。以文章振於當世。然不免於詞章之學耳。答。韓文公變六朝委靡之格。故曰文起八代之衰。且其氣骨勳業。人不可及。頗有功於聖門。何爲止以文章名世。若歐陽文忠。其立朝行己。亦有可觀。不抗不撓。亦非無所得者。何爲止以文章名世。尙論古人。俱要其終始。不可妄言。有高才能文章者。不止於志功名。趨利祿而已。如作詩作賦。無益於世道人心。而但逢迎時俗之所好。卽其用心。已自不肖。豈非不幸耶。

答小宅生順問

問。本邦近代儒風日盛。師及門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風。然所製者。皆以禮記及朱子家禮。羅氏鶴林玉露等考之。異域殊俗。雖以義興之。而廣狹長短。不使人體。想尺度之品。製法之義。別有所傳乎。賜教示。答。貴國山川人物之秀美。幅員之廣遠。物產之豐盛。自敞邑而外。誠未有與之匹休。惟是文教不足。實爲萬代之可惜。秉鈞當軸者。豈不爲此慮。至若分爲學修身爲二義。僕更爲不解。近代儒風日盛。敢問學行兼優者。幾何人。文章冠代者。幾何人。僕匏繫長崎。如坐井觀天。以蠡挹海。惟祈明教之。至若深衣之製。亦祇學聖之羈迹耳。玉藻文深義遠。誠爲難解。家禮徒成聚訟。未有定規。服深衣必冠緇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帶。繫帶有縵。垂與裳齊。履順裳色。絢繡純纂。貴國衣服有制。恐未敢輕易改易也。

問。向所論媽祖關帝。順未知之。抑何神哉。答。媽祖者。天妃也。專管海道之神。舟船東西洋往來。是其職司。關帝者。蜀漢大將雲長。諱羽。封漢壽亭侯。以正真公忠爲神。尤顯於明朝。故薄海內外。無不尸祝。二神非如異教之荒唐也。

問。承教關帝。知是爲蜀漢名將關羽也。贈帝號在何時乎。蜀中有諸葛孔明。尊號不在武侯者如何。答。關帝著靈於明室。明神宗萬曆皇帝。繇武安王。晉爵崇隆。至協天大帝。諸葛孔明。初薨之後。後諡卽爲忠武侯。至今未改。問。蜀漢自古有英傑出焉。揚雄司馬氏。鳴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鳴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答。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菴。諱慎者。探花陳秋濤。諱子壯者。或負奇才如子雲。或顯忠節於勝國。亦自有人。

問。楊升菴文集已得見之。陳秋濤之書未得見之。想有文章著述而傳世。皇明人物。高出漢唐者。雖我外國。而知之有素。如曠之管見。雖不知所識。而竊聞之先輩。如薛文清。蔡虛齋者。所謂君子儒。如王守仁。王龍溪。林子中。袁了凡者。淫老佛不免三脚貓。如王世貞。李夢陽。李于鱗者。文章與五誥三盤相類。而大不及。如徐中行。茅鹿門。鍾伯敬者。不過醉古人糟粕。今依先生欲質問之。果如何。答。陳秋濤亦有著述。有經濟錄。已刊行。未知國變後。其書刊行否。國朝人物。如薛文清。李夢陽。氣骨錚錚。足爲國家砥柱。所謂烈風勁草。板蕩忠臣也。無媿儒者。若王陽明。先事之謀。使國家危而復安。至其先時擊劉瑾。堪爲直臣。惜其後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饒舌。王龍溪雖其高第門人。何足復道。袁了凡恬靜清和。亦其好處。全然是一老僧。何足稱爲人物。其他或以理學名家。或以詩辭擅聲。未足可以著稱貴國者。其中如王弼州。猶少長於數子耳。愚見如此。有當高明否。

問。富哉高論。啓發如披雲仰日。所謂一夜話勝十年書者也。我國當今志學者。易用朱義。春秋用胡傳。書用蔡傳。詩用朱傳。間亦有好異者。捨宋儒之說。而用近世快活之說。故其所辨論。如長流之不可障。雖然步步不由實地。如順者。因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答。爲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卽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爲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土俗否。台臺深知其弊。必不復蹈於此。果能以爲學修身。合而爲一。則蔡傳。朱註。胡傳。儘足追蹤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讀何書也。問。偶得造儒宗之門。可謂一代之面目。唯恨言語不通。書不盡言。情緒多端。不能伸之。余願奉先生於東武。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

答。幼年稍嘗學問。近者荒廢廿年。謬謂儒宗。甚差聖道。台臺有情緒。欲教諭之。而言語不相通。前翰教中。問善辭命者。未知其指。不敢遽爾煩人。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卽往恐無益也。

問。退託誠爲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或遊說。間亦志君子之學者。惟多矣。雖然。如先生身生仁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爲無益乎。小生所不解也。答。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真能爲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豈一二儒生與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爲退托。得罪於孔子多多矣。況僕之視貴國。同爲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

問。明教悉矣。聖教隆替。誠在時君與時相。方今東武。我學日行。國之牧伯。邑之宰主。多是有道之人也。有爲之時也。一方之流。雖深入骨髓。而得博雅君子。相與唱我道之美。攻彼方之弊。則雖不在一朝一夕。而或十年。或七年五年。亦可以小異。況今東武。有大成殿。春秋二祭不懈。彼一方之流。雖饒舌。而士大夫輩。無敢聞之者。唯避南蠻天主教之嫌。故其迹似尊信一方。實不及我道之行耳。答。僕在此廿年。所聞俱謬。茲承大教。積疑釋然。果爾。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卽不寒。食之卽不饑。非如彼邪道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千年萬年。總來無一人得見。所云有悟者。亦是大家共入窠臼中。未有一句一字。真實可惜。無限聰明人。俱被他瞞却。誠可哀痛。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卽有其功。賢君能主之於上。宰相能嚴之於下。不至數年。風俗立改。若至十年。王化可行。何止變其風俗而已。且行之甚易。不必如禁南蠻如此之難也。

問。先生所冠所服。是貴國儒服儒冠乎。答。僕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爲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虜變已來。上下無等。清濁無分。工商敢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無敢禁之者。無論四民。卽倡優隸卒。亦公然無忌。誠可歎傷。僕所服者。猶是便衣。至於禮衣。此間不便攜來。亦力不能製。

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則聖人之心亦不宣。非文則聖人之言亦不傳。然文須通於天下。達於古今。方謂之文。若止一方之人。自知之而已。則是方言調侃。非謂之文也。今貴國事事盛矣。而無文以達於中華。則亦何能知其美且大。萬一後來之治。不能如今日。則貴國之名。永永不傳矣。此君相士君子之憂也。亦君相士君子

之恥也。

問。文之爲用。不可勝計。中國之文章。直寫平日言語而已。我邦文字不然。平日言語。與中國大異。故作文字。亦不自由。是故文才超逸者良希。雖然。有掌文字官務學中國之文。其所傳者。日本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文德實錄。新國史舊事紀。古事記等。皆是我邦典籍也。方今東武。亦有日次記錄備來世而已。君相士君子。大概祖先出武隊。中昇高位。子孫世官世祿。無暇學文字。故多不滿意。亦無如之何。答。中國言語自言語。文字自文字。我朝以制義取士。士子祇以功名爲心。不務實學。故高貴之文。舉世亦無幾人。多者十餘人而已。非讀書者。皆能作文也。然代不乏人耳。若云君相起於武職。漢高祖亦起於卒伍。而今日聖教之不墜地者。皆漢武帝表章之功。所以文章之盛。亦惟西漢爲最。僕之爲此言者。謂貴國今處極盛之時。若曰惜乎其獨少此爾。

問。本朝文粹入高覽。其文章如何。文粹有三善清行者。我邦儒者也。意見封事十篇。載在此書。答。大概一見耳。至三善清行者。亦失記其名。僕以台臺真懇。故亦抒誠言之。儻務爲虛美之詞。不如此唐突矣。僕素以西蜀秦效。晉朝桓溫刁彞事爲非。豈肯身自爲之乎。直視貴國爲一體。故披瀝心膽。無少忌諱。非以氣概爲事也。

問。沒來由國在邊羅國西。所謂身毒國歟。交趾人謂白頭回回之類。謂之沒來。繇未知其字。果是何如。亦未知其國果在何處。如是身毒之國。則今古之流毒者。皆其國人之所爲也。

問。阿蘭陀國通中國否。答。和蘭在中國之西北。南蠻紅毛三國鼎足而居。繇海道不繇中國。

問。中國西北有大宛匈奴等。和蘭應在西南方。答。匈奴在西北近邊。大宛則過樓蘭。車師。疏勒。龜茲。烏孫。繇陸路涉廣漠。固與此有別也。

問。栢我邦今作桶。葦屋者歟。答。栢中國樹於墳墓寺觀。其材堅而美。可爲器具。及爲棺。天子黃腸。卽此也。所謂東

園祕器。

問。右北平去沙漠幾千里。金陵去北京幾千里。答。右北平之外。卽爲薊州昌平。去虜地六七十里。故有黃裏太逼

胡沙之語。其去大同。亦止二百餘里。其出喜峰口。牆子嶺。古北口。永平府。俱不遠。金陵至北京。有二千六七百里。

問。交趾去南京幾千里。所謂臺灣。東京。安南。皆交趾之種否。交趾古五溪蠻否。答。交趾先爲布政司。以其數反覆。

宣宗皇帝棄之。貢道。繇廣西南寧。幾及萬里至京。東京。安南。卽交趾也。臺灣。爲海中一島。近福州五溪蠻。則湖廣沅辰之峒蠻也。非交趾。

順曰。古來中國。稱我邦曰倭奴。是非我邦之通號。近世入寇貴國。皆筑紫九州之人。乘亂逃逸。鈔掠沿解。遂視之爲盜賊。此不可不辨。答。中國與貴國不通之故。皆邊吏之罪。天子遠在萬里。竟不能知其情。僕久有此志。又平心夷氣。絕無客氣。爲梗於中。儻有中興之日。僕得仗節歸朝。特當奏陳其顛末。若先朝露填溝壑。貴國之污名。永永不自。而中國之邊疆。未得無事也。入寇之時。淫亂慘毒。備至。加之惡名。不亦宜乎。

問。貴國去我邦幾千里。交趾去日本幾千里。來日本向何方。人人曰。交趾在日本西南。其間有幾島。有幾山否。答。中國去貴國。水道一千六七百里。交趾去貴國。八九千里。來則向東北方行。交趾故宜在西南也。其間幾島幾山。僕見之尙不能識。况能知其數。標其名乎。

問。蕪陋文字。辱一覽。謝謝。未知似爲文理否。願無皮裏陽秋。而直論其非。則素望足矣。答。僕好真言。故多唐突。台臺不患無學。要在清理氣脉。若使氣脉未清。未爲文之絕義也。幸勿爲罪。

問。氣脉之清。有何術而可得之。答。別無他術。只是多讀書。有來歷耳。試看從古大方之文。佳與不佳。則時有之。其氣脉則無有不清者。又貴國之文字。多自造以填入之。行之遠方。能通解否。

問。文章氣脉。蓋從時代風氣而已。唐宋元文字。大槩氣脉相同。讀過不滯。就中韓柳歐蘇。周程邵朱之文。爲然。唯迄明家諸公文章。全不相類。終日讀之。徒覺聾牙。我邦文章。多學唐宋。故與明家文章殊不同。未知先生意謂如何。答。聾牙者。此借艱深以文其淺陋者也。或一時偷取功名。則有之。不可掩天下萬世之目也。至於氣脉神理。自古及今。未之有異。何有時代之不同。

問。貴門人省菴。雖未知其爲人。而聞人人說天性啓明。且親炙先生有日。其極致不可易言。僕何敢望省菴。拙作擬與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遊否。答。省菴之爲人。如其文。其立志。更有人不可及者。今者欲來長崎。未奉其主令。未敢見黑川公。是以不得來。然今年四十餘矣。台臺若能虛心極力。日夜精進。且可

過之。何遂不可及。與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僕深有望於貴國。但以僕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爲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貴國主讀書好禮。雅意欲與聖人之學。必有非常之識。亦非今日可遙度也。

問。日本上世文學大行。中世以來荒敗。神祖初受命。五六十年略雖事文字。未有傑出之才。故學者之病。皆如先生言。答。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其表章六經。實爲萬代之功。若非漢武。則聖人之學久已滅絕矣。豈宋儒所能開闢也。今貴國但患不能好聖人之學耳。果能好之。且可爲堯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國也。此爲之數年。便可見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試之。而徒作臨淵羨魚之歎。此言非如釋氏之捉風捕影也。

問。古人不欲封萬戶侯。而欲一識韓荆州者。何也。曰。聞其所未聞。月見其所未見也。順非敢以古人自處者。然亦聞古人之道。喜之有日。先生以古人之道教我。則爲幸。來千里之遠。而逢所未逢之人。而聞所未聞之論。所謂虛往實歸者也。不亦悅乎。今當遠行。再聞至論。亦未可知。願得拜昌言以沒身誦之。幸勿辭焉。答。相晤兩月中。間間闊日多。今當遠行。可勝依依。臨別贈言。君子之道。魏公子牟之言可念也。應侯英雄。猶然心醉。若在聖門。顏子之若無若虛。不可及矣。賈太傅非不有才。惟不善藏其用耳。能使少有含蓄。漢家事業。光於文帝之時。必不至漢武令平津武安開其端也。文章雖一句兩句。以至長江大河。皆當從經史古文中來。必不可用土語湊泊。及自杜撰字語填塞。有此。雖集千狐之腋。猶貽續紹之譏矣。

問。鄭玄云。格來也。物事也。司馬溫公云。格扞也。物外物也。王陽明云。格正也。物事物也。答。格兼至正二義。扞字全非。扞格之格。非格物之格。

問。或人評至正二義。曰。上已曰正心。下何又曰正物。所謂床下架床者。此說如何。答。床下安床。屋下閣屋。非此之謂也。若如此上已曰明明德。何下復曰致知。

問。物物理也。正物理。則雖不及致知。而無妨乎。答。至正有相兼之義。非以正物也。

問。程子曰。今日至一事。明日至一事。此說僕亦不信。先生謂之何。然至字義則格。至正也。物物理也。先生亦從此說否。答。格者。隨其物而格之。亦非今日至一事。明日至一事。若今日之事。關係父子君臣夫婦。又將如之何。

問。修身正心之要。答。心無邪無枉。無黨無偏。便謂之正。故大學不言正心之功。而歷言心之不得其正。心若不在。則視聽飲食俱非矣。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既能時時在腔子裏。如何得有不正。至於脩身者。亦非如釋子修行之修。只是還其本來無欠缺之身。便是修了。

問。姊妹嫁一夫。恐無此理。舜娶之非是如何。答。諸侯一娶九女。正不必以不置妾媵爲賢。且天下之事。惟調停婦女爲最難。而姊妹同室。比之姪娣。尤爲難御。堯欲試其處之道。故曰觀厥刑於二女。天子之命。舜豈敢違。非舜欲娶之也。何疑於此。

問。雷災大行十餘年。每年自正月至十二月。無寒暑無晝夜。有雷必有災。有災必殺人。今年五六月之交。震死者七八人。蓋執政要權之過。而天責之。則何不在其人而在此。不辜民乎。答。聖王治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雨不破塊。風不鳴條。今雷應收聲之時。而反爲災。甚至殺人。則陰陽變易極矣。此必時政有所闕。是在上之人嚴加修省。以回天變耳。若一人爲非。而必雷以激之。是天代人君爲政矣。古今必無小人矣。小人失道。自然殃及百姓。無疑也。

問。以生物爲心者。天也。繼天施德者。聖人也。然則天無言。聖人有言。天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聖人不敢爲之。今雷不殺萬人之人。千人之人。而殺一人之人。是何足畏。是何足責。請承其詳。答。成王之時。大風拔木。偃禾。木與禾有何罪。是天動威以彰周公也。今不宜殺而殺。天其或者以此警戒人君與執政歟。

問。今早上公見先生謝札。曰拜登二字不能解。拜即伏拜之拜。登亦登級之登歟。謝是先生之謝。而高書者何謂也。答。拜者是既拜而登其物也。謝是謝上公禮。宜高擡。中國廟堂之禮。聞字請字特字。俱一擡頭。又謂之雙擡。問。登有尊閣之義否。答。登者。升也。與左傳下拜登受之義。稍異。

問。解額何謂也。答。解試有額。或多或少。如南京每科一百四十八名。而雲南貴州。止四十餘名。

問。分署何謂也。答。國初各省。俱用中書省。官治之爲平章事。副之者曰參政。乃參知政事也。故曰紫薇分署。

問。京考差何官。答。南京爲應天。差翰林大老二員。順天同浙江江西。差大翰林一員。科臣一員。

問。房考。房是齋室。房局類耶。此任是何官。答。是經房分考官。詩經六房。易經六房。書經四房。春秋一房。禮記一房。

問。韓愈祭十二郎云。此十二字何數量。或謂杜甫曰。杜二。此二字亦同。如此數量之字。不知其義爲何。答。中國有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兄弟。宗族衆盛者。恐上下無別。故用一字以排之。謂之排行。故曰行幾。自一至百。或有百外者。杜二十二郎。卽行也。

問。具慶義何謂。答。父母俱存者曰具慶。下。父母存。而上。有祖父祖母者曰重慶。下。父存。母歿者曰嚴侍下。父歿。母存者曰慈侍下。父母俱歿者曰永感。下。有三代俱存者曰三重。重慶。下。然不可得也。有則詫爲希世之奇矣。

問。野服法。朱文公初製之。然世無服之者。迄羅大經時。其服已絕。纔在趙李仁處見之。先生在南京。見其服否。但歷代有異乎。答。晦翁先生言得見祖宗舊制。則非初製矣。但明朝冠裳之製。大備於古。自有法服。故不用先代之物。而其製。遂不可見耳。

問。深衣製。明朝所用如何。先生所見者。法禮記乎。法朱文公家禮乎。答。僅見家禮耳。明朝如丘文莊。亦嘗服之。然廣東遠不可見。王陽明門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見。家禮所言。自相矛盾。成之亦不易。故須得一良工精於此者。方能爲之。

問。祭服古來有法。明朝士大夫公侯家廟時祭。其服用何物。聖廟釋奠。有司等所服者。服其官服乎。抑別有祭服耶。答。外祭用吉服。吉服者。緋錦繡帶。隨其官品。玉犀金花素銀花素。明角黑角之不同。內祭用素服。素服者。黑也。釋奠。外祭也。用吉服。世亦稱青公服爲祭服。官之高卑。俱束黑角帶。但鑲者不同。內祭中大祭時祭。亦用吉服。或錦繡。

問。大祭。謂何祭乎。答。如祭始祖。祭先祖。正月元日。是也。

問。黑卽黼素服乎。答。審黼素色。似灰色。與黑色有異。黼者。喪服。與黑稍異。黑者。今日本多此色。

問。唐山有煎茶久矣。唐陸羽龜蒙。盧同。張文新等。皆有煎茶詩。宋朝有點茶詩。煎也。點也。其別如何。答。自宋以來。皆用點茶。所謂點茶者。點湯也。水大沸。恐傷茶氣。先用冷水數匙。入於湯中。而瀹茗。則氣味俱全。故曰點茶。煎茶。別自一種。如六安等茶。則久煮而後味全。故亦有煮茗之說。然煎茶。點茶。世人亦互用之。不甚別也。

問。瀹字義如何。六安何謂也。答。瀹者。泡也。入半湯入茶。又加湯注滿。爲瀹。六安。地名。產茶甚佳。能消積滯油膩。故

須久煮而味足耳。

座師有二。有大座師。有本房座師。明朝之制。舉子各習壹經。易詩書禮春秋。分房較士。易五房。詩五房。書二房。或四房三房。禮一房。春秋一房。每房各一人主之。謂之本房座師。取中之士。呈於兩總裁。副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取字。大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中字。然後登於榜上。謂之中式。二人謂之大座師。此鄉試中式之式也。會試。易六房。詩六房。書四房。禮一房。或二房。春秋一房。或二房。大槩俱與鄉試相同。

明朝甲科之制。及第後。有試錄。暨同年序齒錄。并硃卷刊行其中。

速香。產占城新洲。較之沉香。體薄。質輕。色黃。多薄片。有孔。佳者謂之鯽魚片。武士帽。占城新洲者味甜。柔佛亦產香。然味酸。

唵叭。音闍。八產麻六甲。柔佛等州府。狀如瀝青。乳香不香。但用以煮黃熟。發諸香耳。冰片生於梅樹。產麻六甲。柔佛等州府。有大如錢者。爲梅花片。有上四六。中四六。下者爲糖米。

排草各處有之。其味香甜。以廣東交趾者爲佳。

黃熟香質甚輕鬆。產廣東。用唵叭煮。有雲頭花者佳。

芸香狀如滴乳。香色比松香更爲嫩白。亦偶有黑子。

冰腦。即樟腦之上者。

生結。伽楠。沉速。皆有生結。熟結。在活樹上。旋斫旋取者。爲生結。

熟結同上。樹枯。或斫其樹。埋砂中。木朽香存。大而成器成形者。爲熟結。

三奈。藥材。世言甘松。諱三奈。

榆麩。即榆樹皮。去粗皮。粉作麩。

粉燭。和蘭。趁船所用。似瀝青者。瀰音打燭。音麻考字書。無此二字。閩人之言。多有有其語而無其字者。

答藤井文大夫問

學者志不可雜。頃言專心致志者。此也。若今日欲學何事。明日又欲學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藝。何也。以其志

泛而心浮。且欲速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足下稟賦薄弱。恐非用武之器。且今既食厚祿。又復汲汲於他事。何爲也哉。

答辻達問

問。日本佛法隆盛。名山勝區。爲渠所占。葬禮多用浮圖之法。中國必異於此乎。答。中國世家大族。以禮葬。其餘世俗農賈之家。隨其家業之有無。亦有斂手足形懸棺而窆者。作佛事者。俗人之習也。云是超度亡人。蚤登極樂。脫離苦厄。以愚弄無知者耳。未有浮屠氏敢挾持士紳民間短長者也。

答藤井德昭問

問。刀劍弓馬鎗戟等技藝。士子所當學爲而於心術之學。恐有害乎。答。學者志不可雜。頃言專心致志者。此也。若今日欲學何事。明日又欲學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藝。何也。以其志泛而心浮。且欲速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足下稟賦薄弱。恐非用武之器。且今既食厚祿。又復汲汲於他事。何爲也哉。

答或問

問。周禮註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又曰。儀禮。賓擡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擡。明朝亦用此禮否。答。今之命婦入朝。坤寧宮中。宮俱肅拜。蓋立而拜也。婦人以肅拜爲重。跪而拜者。次之。拜中最輕之說。亦非也。所謂擡者。是也。所謂斂衽拜者。是也。如曰肅拜。止再拜。卻至如何。三肅使者。註曰。手至地者。亦非也。既已手至地矣。如何言介冑之士不拜。不拜者。以其技拄。不便屈伸也。手已至地。何又言不拜乎。既已不拜矣。何又言肅拜乎。韓厥之於齊侯。再拜稽首。獨非軍中乎。獻子豈不知禮者乎。如何言肅拜爲軍中之禮。蓋儒者。不達古今之禮。所見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故紛紛不能歸一耳。古樂府。伸腰再拜跪。亦非誤也。古人之跪。卽如今人之立跪。而肅拜。與立而肅拜。正自相同。非有異也。今時。太守見上官。兩膝跪地。其頭略俯。而肩背不動。疑肅拜相似。而亦非也。不知者。遂撫太守之拜爲肅拜。豈不訛以傳訛。儒者之誤後人。多此類也。儒者誤後人。後人復誤後人。真如扣盤乘籥矣。何嘗有真見其是者乎。問。律歷志曰。以子穀秬黍中者。二十四銖爲兩。較之日本之衡。其差若干。答。黃鍾之管。實一千二百黍。今用二千

四百黍。故曰兩。大約與日本之衡。所爽不多。問。所謂秬黍。日本有之否。答。日本有之。膚黑綻裂之處。微露紅黃。秬黍者。一稔二米者也。

或問紅纓

答。紅纓。纓騶也。以犂牛尾用茜草染紅。朝冠盔用作纓。旗旂旗旌。亦用作纓。馬額亦用作纓。詩中白馬紅纓。卽此。

或問猩猩

答。前在交趾。聞其國海邊。有此種探掇山菓以爲食。好酒好著。紅屐土人。以此愚而擒之。聞之唐人者亦然。然未之見也。僅見一培乾者。長可四尺。口鼻齊整。在唐山時。於嘉興崇德地方。有二一牡一牝。以檻車籠之。觀者如堵。噓然亦未知自何國來。但聞夜則放出洩溺。畢則復入籠中。其後牝者物故。祇存牡者解京耳。其時不留意於此。故未之詳問也。

卷十六 議

水戶上公太廟典禮議并序

禮曰。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憑依乎此也。王者。父天母地。主以日配。以月。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是有陽必有陰也。有父必有母也。豈惟王者爲然。自諸侯以至於庶人。未之有改也。祭而無配者。惟三殤爲然耳。鼎銘有云。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以羽著之後世者也。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是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本年春。儒臣野傳承命下問。曰。先妣。非嫡夫人也。而先君無嫡夫人。諸母皆同埒。自孤誕生之後。稱之曰子母。而等威遂異矣。今欲遷葬。祭祀之典云何。之瑜對曰。有正嫡小君。則太夫人壓於正嫡。從來未有小君。則太夫人乃正嫡也。况母以子貴乎。自合以嫡夫人之禮行。本年夏六月。再命臣。今并有順以靖伯世子祔廟下問。上及太夫人夫人陞配。及祔享政葬之禮。令爲圖以獻。之瑜面爲指畫。且曰。太夫人生時。旣與諸母不同矣。若先君有命。其爲正嫡無可疑也。若先

君未有命而薨。亦當以正嫡之禮奉之。而稍爲撝損。似爲合宜。蓋古者諸侯之娶亞卿。納采君自親迎。有故則上卿逆女。去後。因思上公一字不諱。直致其詳。以求其當。是上公之謙也。謹也。仁也。孝也。明也。之瑜不敢倉卒承意。必俟廣詢博訪詳稽之。家卿備前守臣信治。以及大小臣僚。僉議咸同。以祈通國之臣民悅服。天下後世。知禮之君子。無非議者。是之瑜之謹也。敬也。直也。諒也。今詳考古禮。條分臚列。設爲六問六答。以剖晰之。惟祈裁擇。

其一靖定太夫人當配廟

或曰。妾母不可以爲夫人說。在乎有扁斯石矣。蓋謂諸侯一娶九女。自嫡夫人之外。二媵大姪娣。皆妾也。以天子身爲立后。猶曰履之卑兮。况人子而敢卑其君父乎。春秋不云乎。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甚矣。則將應之曰。本無正嫡。則太夫人非妾矣。且人非生而謂之妾也。以其有嫡而後名之者也。夫有嫡而後有妾。猶之有君也。而後謂之臣。有兄也。而後謂之弟。前旣無兄。誰則謂之弟乎。旣無嫡矣。何以謂之妾乎。諸母皆同埒。乃先君少年之失。之瑜遠人。又語言殊異。原委已不可得詳矣。况亦非先君一人之過也。諸母皆同埒。則母以子貴。理自當然。齊桓公如夫人者六人。卽先時同埒之謂也。或曰。生母不可與嫡母並尊。說在乎辛伯之諗周公矣。並后匹嫡。兩政耦國。古今所戒。蓋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春秋傳曰。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亂倫易紀。無復辨矣。則將應之曰。子以母貴。是嫡母爲生母也。母以子貴。從來未有嫡母。則生母卽嫡母也。此理之明白易曉者也。旣無匹嫡之嫌。亦無二夫人祔廟之戾。倫無可亂。紀無所易。閨門風化之始。亦已議之詳矣。或曰。悖大典而隆所生。瀆大倫而輕宗廟。說在乎僖公之致夫人矣。夫哀妾得罪於宗廟。猶曰不可。况其他乎。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又曰。妾母不世祭。其祭終子之身而已。孫不祭也。皆不敢貳尊者也。則將應之曰。嫡子爲君。庶子爲君。服與祭截然懸隔。不可不深長思也。今旣無尊矣。其誰貳乎。或曰。以私恩崇其所生。而抑正嫡。說在乎夏父弗忌之躋僖公矣。蓋君臣分定冠履。不可倒置也。況去正嫡。而以所生配太祖乎。漢唐以後。雖或顛倒雜糅。不足取法。而燕文昭皇后之配。劉詳董謐。猶能力言其非也。則將應之曰。嫡之與妾。名分之嚴。振古如茲矣。先君之廟。未嘗有配。非如燕遷文明段。

后之主。而以文昭皇后外配太祖也。且自古以來。有有太祖而無配妃者乎。假如閔未爲君。而崇祀僖公。禮也。豈亦謂之逆祀乎哉。或曰。先君存日。或者意所不可。則人子不敢自專。說在乎齊將軍匡章。雖奉君命。而不敢改葬其母也。則將應之曰。上公誕育。遂稱之曰子母。上公立爲世子。起居服食等威。與諸母迥別。此時嫡妾之分已定矣。是卽先君之命之也。其意未有所謂不可者也。但貴國未諳立夫人之禮。是以致此草草耳。或曰。本無殊異。一旦加諸上位。則臣民弗信也。說在乎宰恒之贈仲子。榮叔之歸含。召伯之會葬也。故曰。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襄王不能正。又從而褻賞之乎。則將應之曰。太夫人之薨也。特遣大臣弔賻。貴國未習含襚贈臨之禮。弔之賻之。其義一也。亦有同時生母厭世。其親均。其國大。其爵高。況叔父尊屬重望。如古方伯。然而世子已立。未嘗弔之賻之。則嫡妾之分。彼時已昭昭然矣。大禮無愆。豈如莊之贈仲子。襄之含成風乎。正其義而明。其盡在於斯乎。繇是觀之。禮無可疑。不待其辭之畢矣。古之君子有言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夫無無父之國。豈有無母之君。其間小有違錯者。前人之過。理當補其闕失。而且安常處順。人所優爲。至於禮之變者。不可不窮而思通也。君臨萬民。身自作則有所屈於上。則私情自不得伸於下。禮法所禁。理勢相格。旣已無可如何矣。苟無所屈抑於上。禮所得爲而不爲。入廟而禋薦。則含罔極之悲。抱終天之痛。亦獨何心哉。先王以孝治天下。正所以權衡於大者。遠者。疑難者。至理辨於毫釐。而大義昭於千古。如斯而已矣。

其二 袁文夫人祔廟

謹按禮。夫人先卒。不赴於諸侯。不成喪。書卒不書薨。無諡。不書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祖姑。明乎夫人以從君爲義。無所敢自遂之道也。惟穀梁春秋。以子氏薨爲魯隱公夫人。然惠公元妃。實書孟子卒矣。元妃非夫人而何。不獨前後矛盾。而且大有背戾。無所據也。今夫人卽祔。當祔於東照神君之夫人。神君之夫人貴。卑者不得祔也。且開國承家。則不祔於本宗。禮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是故繇上而言。則伯禽之夫人不祔於太姬。燮父之夫人不祔於邑姜。鄭武公之夫人不祔於厲王之后。繇下而言。則季友之內子不祔於孟子。詳考禮文。無所憑據。惟士禮一條。謂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天子適士二廟。官師一。且不得爲王父立廟矣。乃得爲其妻立廟乎。不可訓也。疏云。此言始來仕而無廟者。其說更爲乖舛。無廟則已。建廟必先父祖。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爲先。寧有父祖不血食而妻得立廟者。今欲祔夫人於先君之廟。則翁與婦不宜同堂而享。祭卽別設帷幄。禮亦非宜。且諸侯歲三祭。一植一衿。衿之時祔矣。植之時歸於何所乎。若欲別主一廟。此後人爲生母權宜之計。尙且考宮貽議。非夫人之禮也。之瑜謂夫人仍宜奉祀於小寢雅靜之室。上公主之。世子立而專主祀事。直待百年之後。昭廟升祔。而後夫人升配於禮允協。程子以翁婦爲嫌。欲爲別廟別祭。於禮固爲支離。至若子然一婦人。而楚楚合食於翁側。則又必無之禮矣。凡禮之可以義起者如此。

其三靖伯世子祔廟

卒哭而祔。七月而卒哭。明日祔。祭畢。仍歸於寢。俟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則祔食於祖。禮也。今七月之期已過矣。喪畢之期尙遠。殷禮旣練而祔。則十二月也。祔主設於先君之東側。西向。從祖也。惟上公入廟。則出主於太夫人之西南。東向。稍下於上公之拜位。避尊。且穆位也。今者五廟未備。而夫人爲昭。故就穆位爲是。若夫遣官攝事。則不須出主。惟祭時出主耳。祔主。上公不親奠獻。旣祔。則易牲而祭。禮。諸侯之適子。命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宜於祔食。則同。先君之牲。特祭則從。未爲君之牲。於禮似爲得宜。今緣下閭。理合詳具始末。惟祈採擇施行。

其四太夫人入廟事宜

太夫人配享。以冬至日爲吉。冬至。乃烝祭之大。又一陽初復之時。前期十日。當遣官奉迎。或重臣或親臣。選一人篤敬者。爲之預設一帷幄於太廟西南。南向。主至上。上公宜親率羣臣。奉迎於西郊。亦設帷幄於西郊路次。奉輿入幃。不出主。參謁起居。禮畢。迎入廟中。奉安於帷幄之中。特設一祭。告於先君。某日當某妃配享。祭畢。隨設一祭於幄中。奉慰。卽告以某日當配享先君。以主百世烝嘗。至日。遷先君之主。稍東。隨奉太夫人之主。入室中。稍西。並列。蓋敵體也。同几異饌。緣日本生時尙不同牢。且邦君之禮。亦異。不妨各設也。祭畢。其助祭者。當歸胙於異姓。而燕同姓及執事以下。遠於輝庖。翟闈。先生所以廣神之惠。雖輝庖翟闈之賤者。猶得霑其恩也。故曰得萬民之驩心。以事其先君。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廟中執事。誠宜選擇。方能恭恪。且人以有事爲榮。而恩無濫及。則人心競勸於爲禮矣。詩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是也。今期迫不能矣。又三日。爲太夫人忌日。卽於廟中行事。古者奉

積出主而祭於寢。已爲非禮。又云。考之祭可以及於妣。妣之祭不敢及於考。謂卑無援尊之義也。今薦於廟中。而裸獻不及先君。非人情。殆不可行也。太夫人及夫人遷葬。當在冬至之後。立春之前。太廟旣已奉主。則太夫人佛葬。甚爲忿憤。若又瘞主。必肆蜚語。而世俗愚夫。少所見。多所怪。必競爲邪說。以惑聽聞。恐上公亦不能專斷。爇將如齊桓公之有二主也。幸與諸大臣議之。又助祭諸臣。未有坐次。而陪祭百官迎送之際。拜伏道左。不待言矣。其後乃弗單草席。長跪於霜天露地之中。寒氣上侵。肌膚戰慄。久必懈弛。幸廣亭子對越其親之意。有以區處之。其間或有孱弱虛怯之人。因而致疾。則亦拂人君愛人之心。祇此冒味上違。伏惟裁定。

墓祭議與吉弘元當今井可汲書附

本月初四日。儒臣板垣。矩臣中村。願言恭承明命。到瑜寓所。問古昔有無寒食墓祭。并祀土神之禮。之瑜謹對。諸侯之禮。久已無傳。惟古者卿大夫支子庶子望墓而祭。禮則有之。近來卿大夫士庶。無有不墓祭者。謂之祭掃。及祀土地。輕重三等。分別詳陳。量已上聞。今按唐玄宗開元敕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沿。寢已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歐陽永叔。則謂唐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又考五代會要云。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瑜謂二說皆非也。過家上冢。漢晉宋齊皆有之。唐晉史官。循行數畝。拘牽文義。不足深責。獨惜歐陽文忠。一代儒宗。立朝日久。乃亦輕爲此議。夫天子有陵。或亦有園。園陵皆有寢。新葬者有官人。有宦官。守陵。朝夕上食。朔望特設。謂之月祭。時物薦新。如獻冰薦含。桃管麥之類。與廟寢等記曰。先廟薦寢。是也。久者。朔望有祭。更久者。四時及歲暮有祭。其祭品節俱殺於宗廟。但以守陵官員。及太祝行事。非特祭。奉告奉慰。不別差官。如此何假於墓祭。然天子有謁陵之禮。謁陵。非上墓乎。陵園有寢。不可謂之野祭。至於後唐莊宗。亦自有說。其曾祖爲朱邪。執宜葬於沙陀。其大父及父曰李國昌。李克用。葬於太原。雖有七廟。亦在晉陽。莊宗倉卒。遷都於維。無廟無陵。萃渙合漢。於何展敬。感時興思。于野望。亦人祭子之情。何可深加譏議。故曰。二說皆不得其要領也。天子諸侯。降損以兩。諸侯墳塋有寢。有寢必有祭。自可類推。之瑜寡昧無似。區區所見。若此。并祀土神者。爲五等之圖。奉復。惟祈上公酌議而行之。

上公華札。於廿五日午刻拜讀。知於來月朔日墓祭。以此爲士大夫作倡。甚喜。前書失受胙一節。家禮但言如時祭家祭之儀。而無受胙之文。蓋以士大夫家有墓。而無寢。未有於墓前受胙者。今祭于先君暨太夫人之寢。有飲福受胙。禮更完備。如前釋奠禮。設席不在東序西面。寢中用紙牌。墓上不用紙牌。所以依神也。祭畢。焚之。土神卑。且祭亦簡略。三獻總屬一人。不須受胙。若祭封內名山大川。則有飲福受胙。然其禮尊重。又不如是矣。不敢瑣瀆。祈轉達上公爲感。

深衣議

深衣之制。有二。一見於玉藻。溫公所叙。家禮之所輯是也。其一爲明室之制。明室之制。有衣而無裳冠。七星巾。繫緜。納履。非吉服。非常服。非儒服也。與古相戾。不必言矣。今貴國服色有制。不奉上命。可以一旦易之乎。使學士大夫得服深衣。誠爲雅適。拱揖禮如。饒有體貌。不獨士大夫。卽后王君公。無不宜也。然服深衣。必束大帶。繫帶有緜。垂與裳齊。能乎。首冠緜布。上冒幅巾。履順裳色。絢繡純綦。一物不備。猶非古也。不以爲煩瑣乎。裁衣之工。業擅成衣。而無學無識。守其師說。而以爲法。余於學識。或庶幾萬一。然未嘗服之。而縫紉又必藉於針工。前有一人。雖曉其製。而不精純。余與講而明之。其是禮者遵之。非禮者去之。是禮而不能從者闕之。左提右挈。必能有成。惜乎一時督船開發。非十餘日不能就。故不及也。此僅制度之一耳。而議禮考文。實盡焉。非奉秉鈞當軸之旨。則蹈於生今反古之戾。未易言也。儻無乖於功令。而有裨於儒紳。俟前工至。余與賢明者橫經論難。方能直抉其非。不見其非。又烏覩其是乎。

學校議

庠序學校。誠爲天下國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廢也。非庠序之足重。庠序立。而庠序之教興焉。斯足重爾。虞夏商周。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是故興道致治之世。君相賢明。其學校之制。必釐然具舉。煥乎可觀。於是人材輩出。民風淳茂。而運祚亦以靈長。至若衰世末俗。不念經國大猷。事事廢弛。以致賢才鬱湮。民風偷薄。弱肉強食。姦宄沸騰。而國運亦以隨之矣。明朝承百王之後。修明禮制。建與膠庠。比之三代兩漢之隆。則不足。較諸因循苟簡之朝。則又大相逕庭已。學校之設。約略計之。凡有六等。闕里爲孔子發祥之鄉。且孔林在焉。衍聖奉祀。欽差鎮守。歷代增

崇有加無損。堂殿翬飛。碑坊鱗次。大都皆爲敕建。固不可及矣。是爲第一。兩京乃天子辟雍。規模宏敞。品節精詳。其制尙矣。然南京自大學之外。僅一應天府學。北京自大學之外。僅一順天府學。上庠下庠之制不備。四郊四門之學無聞。所存者惟社學而已。是爲第二。至於省會之區。賢豪迭興。名卿接踵。且撫按司道。蒞官謁聖。及每月朔望。必須詣學行香。府縣官不敢不竭力經營。以希課最。其爲第三無疑也。餘外府州。視其科第盛衰。地方肥瘠。州府官賢不肖。以爲差等。不得不置之第四。瑜童年看案。曾一至紹興府學。得門而入。一望無際。結構精嚴。位置咸當。自不必言。蓋禮部貢舉。每科登第。不下數十人。而七年之中。三撥狀元。宜乎其及此也。然松江政學。亦人文之藪。而類宮徧淺。蓋以基址狹隘。無可恢廓。又不移之於郊關之間。所以至此。是又不可以一例論也。亦有簡陋州縣。本非衝繁孔道。守令闒茸昏庸。鄉紳隱情惜已。徒爲具文而已。列之第五。若夫荒僻下邑。蠻貊新開。戶口無多。錢穀單少。賓興累科乏人。忠信十室鮮有。則崇祀之所。頽垣折棟。育賢之地。鞠爲茂草。抑亦姑置第六。故曰。今茲所圖。二之下。四之中也。

奉神主宜廟宜寢議

中一間爲一室。設榻設櫬及几案簾幙。以奉神主。薦則褰幃啓櫬而已。祭則迎主以祭於廟。祀事竣。則送主還櫬。廟則外朝路寢。法紀森嚴之地。寢者。燕寢內庭。便安適意之所。譬如人家有室。公事於堂。燕居於室。未有終日終身冠帶以臨堂皇者。此理最明。人所易曉。先儒乃拘泥一字一句。爲此不近人情之論。甚無謂也。殊不知寢者。皆以人道奉其親者也。而廟則神之矣。

天子諸侯等威雖不同。而體制則未嘗不一。孔子言七廟五廟無虛主者。適寢與廟而言之也。非謂主專於廟也。形弓毳露。天子燕饗諸侯之樂。未著通侯拜主之儀。文王兩君相見之詩。未詳主君答拜稽顙之禮。卿大夫聘問慶弔。或過使客。饗燕必於廟焉。未有入廟參主之文。嘉賓嘉客。入廟而不拜主。得爲敬乎。主在於上。而賓主儂介。紛紜其前。俎豆杯觴。交錯于下。彼此其得安乎。故知主之不恆陳於廟也。況大將軍巡臨本邦。禮不來而舍於廟。臨事而遷主乎。則非尊祖之義。安神而不遷乎。則非敬君之心。二者將何處乎。愚意竊設於寢。祭則啓櫬。而奉主於廟。祭畢。則奉主而仍歸於櫬。不然。主在廟而薦在寢。其義何居。其言衣冠几杖者。必竊疑之。衣冠几杖者。亦猶

求神於陽。求神於陰之義也。亦如禮不齒君之路。馮蹶其芻者。有罰之類也。古者爲重爲主。所以棲神也。而陳其宗器。設其裳衣。特因主以及之耳。今乃舍其主而薦於衣冠几杖。循其末而失其本。亦惑之甚矣。且漢時日四上食於寢。其皆上之主乎。抑上之衣冠几杖乎。上食必奏樂。濟濟踳踳。日四集焉。而主則寂寂於廟堂之上。有是理乎。朱子謂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但失之粗率。亦非鑿鑿謂前廟奉主也。

廟五間。皆通殿。惟第三架下爲炤壁。爲戶爲牖。分爲中外。及兩序有墻而止耳。外爲堂皇。內爲房室。非祭時。設幄設位。於或北或西。則廟中內外。不容有一物。不知先儒何以爲供主於廟。供主於廟。不知如何供法。供之何所。乃信前人謬妄之說。輕以此誤後人乎。

太祖之廟。及二昭二穆。則五廟皆備。禮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在諸侯。則始封之。君爲太祖。其子若孫之有功有德者。皆謂之宗。然諸侯無二宗。但尊其功德之尤者。立一宗而止。此之謂世室。百世不遷。則在二昭二穆之外。如魯之有魯公也。都宮之南垣。在大門之內。稍北。必不能更拈而南。惟常撤都宮之北垣。升太祖之廟於北。或昭或穆。更益一廟爲宜。議者必謂太祖之廟永奠。安可輒爲升遷。禮宗廟歲時修葺。高曾之廟。亦永奠矣。及祔主則遷。亦非甚爲煩擾也。

壇在都宮道南。封土爲之。崇三尺。四陞四出。方廣二丈五尺。壇在壇東。除地爲之。方廣如壇無陞。

此特擬其地耳。乃數百年之後之事。非可預爲者也。

去埤之主。或云瘞之墓所。或云瘞之兩階之間。然魯煬公之主。至定公已二十八世矣。而猶未毀。則前者二說。似無所據也。

寢五間於炤壁。前分爲五室。北壁爲石室。以聽藏主。是爲宗祏。兩夾室同。夾室極南。東西各開小闔。以通夾道。

兩榮各開小闔。北出恆扃不啓。

廟之後二架爲室。爲東房西房。古亦有有東房而無西房者。室之中。開門以達於寢。迎主送主由此。事畢。則扃之。

東房之西之東。西房之東之西。各爲戶以達於廟。戶之傍爲牖。東西前後。每室各開一牖。通爲八牖。蓋古人築室。與今大不相同。故戶牖須多。詩曰。築室百堵。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以有約之閭闔。椽之囊囊云云。若泥於一隅。是未知南北土風之異也。東門之北爲邦君齋宮。或南向。或西向。西門之北爲君夫人齋宮。或南向。或東向。視邦君。

中楹爲邦君面尊之所。外爲坵。簾楹。爲朝聘奠玉之所。禮奠玉於中楹之東。春秋鄭悼公急遽失禮。授玉於東楹之東。時以爲譏。故知兩序之間。列四楹也。

東階之上。稍東西向。嫡子冠位。東階之西南向。衆子冠位。東階之東。東序之西。配享功臣。祭位西向。功臣配享。上者於堂。下者於堂途。謂之陳。皆爲非禮。今稜之庭。俗所謂月臺者也。

西階之西。西序之東。配享功臣。祭位東向。少則槩於東階行事。而西階缺之。功臣配享。每歲止冬祭而已。亦有祭烝嘗者。

五間之東西。其牆端至於簷際者。爲東序。西序。內各爲門。以通東西往。

五間之外。簷水東落者。爲東榮。西亦如之。

今擬孝孫夫人。拜位於兩階之上。近簷霽。不惟功臣坐享爲宜。亦所以聯祖孫之氣也。若如家禮。參神復位。拜於階下。肅則肅矣。堂崇四尺。祖孫之氣。其能屬乎。至功君拜於下。而功臣安坐享祭於上。此又必無之理也。

西階南祭五祀。

古者堂崇四尺。唐制一品二品。廟九架。五室兩廡。

功臣賜燕於堂。可也。而祭則不可。若堂途則更不可。書曰。爾祖其從與享之。若伊尹伊陟。甘盤傳說者。設食於堂途。豈有來享之理。

春秋之世。祭祀享燕。有一一夙戒。臨期行事。爲雨濕沾衣而止者。然祭祀之牲。須在滌。稱衡動經三月。設若霪雨數日不霽。旣無稷牛。豈能更舉。不幸而遇諸大故大典。自應廢格。至於雨濕。尙可以人力爲之。今擬於承霽之南。設雨篷。水亦歸於中霽。其南更設油幕。水下處。權宜更設一霽。兩階之南。大門之北。通張油幕。直亘甬道。其廣過

東階一丈許。西亦如之。水東西落爲便。事有簡而有益於禮。無害於義者。此類是也。油幕多而積久能自焚。須知所以置之者。

卿大夫及支庶上士中士。及百官有司之從祀者。既無齋坊。豈堪露處。進則陪位。蚤恭。執事儼恪。而退無休燕之所。久則人情大爲不堪。必至跛倚以臨。大不敬也。今擬於爽道東門之北。臨期前一日。有司設幕及棚。列其座處之位。分別序次。各爲標榜。各爲帷幔。以南爲上。卿最南。大夫次之。支庶之無職者又次之。列士又次之。百官有司。量其執事。隨便置次。詩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此亦其一也。禮。無兩廡曰寢。按禮將生子及月辰。或嫡或妾。各居側室。疏云。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是寢之有兩廡也。又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寢。側室。正在夫人正寢之前後。及小寢之前。何得言寢無側室乎。且禮。明堂宗廟路寢三者同制。諸侯無明堂。則宗廟路寢同制矣。何得言無側室乎。

古今稱謂不同。今之顯考廟。周禮之考廟禰廟也。今之祖考廟。周之王考廟也。今之曾祖廟。周之皇考廟也。今之高祖廟。周之顯考廟也。今之太祖廟。周之祖考廟也。然王制無此稱。與祭法不同。雖古與古。亦或異也。

臯門兩觀闕門。皆非諸侯之所得稱。魯之雉門庫門。擬天子之應門臯門。非也。故但曰大門公門君門耳。

太祖廟之東南一廟。爲宗周則在於西南。若非高祖之父祖。須遞遷而躋於此。其下則二昭二穆。禮。諸侯無二宗。而魯有文世室。武世室。則二宗矣。而武公之德。又不能無議焉。甚矣三桓之僭也。魯秉禮之國。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而僭擬若此。其何以示天下後世乎。然一宗既立。已而其後之裔孫有功德最盛。必不可不宗者。初時所立之宗。又不得祧毀。將若之何。曰。禮之所不備者。可以義起。誠使人心盡合。天理允宜。又當臨時傳議。然當慎之於始耳。如晉既宗文侯矣。而文公之功。晉國賴之。周室賴之。天下賴之。其可已乎。

拜位據文公家禮。當在阼階下。按詩。孝孫徂位。徂者。往也。謂祭事既畢。孝孫往阼階下。西面之位。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於是奏肆夏送皇尸。所謂鼓鐘送鼓。卽於此。若使拜位本在阼階下。徂位却往何處。卽云獻尸獻賓。但當言復位。不當言徂位矣。殊不知家禮。乃庶士官司之禮。廟褊地逼。不得不然。豈所以施於諸侯者哉。庶士官司之禮。尙不得以施之元士。況得以施之大夫。施之諸侯乎。

此處舊有中門。瑜以其太煩瑣。故遵炤朱夫子廟圖而去之。蓋諸侯迎客於大門之外。七揖後升堂。若更加中門。則揖讓者凡八矣。又有門。則有垣。有垣。則五祀之位狹隘。而兩廡進差者多阻。故去之。然詩祀祭于祊。謂先祖存日。待賓客於門內之處。當門屏之間。如此。則不當去。而古者待客於阼階下。賓至饋入告主人。然後主人出迎賓。又似可去。禮。諸侯內屏。今擬於繫牲亭北。權宜樹屏塞門。何如。東門南爲鼎亭所。西門南爲滌濯所。詩曰。筓衣其紵。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禮。升門堂視壺懼。濯籩豆告濯。具反告充。舉鼎爨告潔者。是也。西門設而不啓。惟祭五祀。則啓之。

道即行也。所謂祖道者。祖此也。駭行者。輟此也。祀行。餞行。皆此也。祀行有四。此居其一焉。古者行在廟門外之西。與此方相值。今世以西爲庚辛之方。屬金。故吉行者多避之。又近世無毀宗躡行之禮。且諸侯告祖尊禰已。仍視外朝而後啓行。分遣有司。遍告列祖。及境內山川。不當仍出廟門。此行惟喪舉朝廟之後。發引之時。封土驟行。或不於廟門外之西。至於朝會征伐。祖道駭行者。自在郭門之外。近郊之內。非此也。

卷十七

序贈序壽序附

十宮圖序爲加贊中將綱利作

孟夫子子輿氏。謂天下之目相似也。又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然也。而有不盡然者焉。目之所視則一也。而所視之中。有鉅有細。有明有晦。有喜有懼。所見在眉睫之下。而心之所之。或在郭郭之外。是故有大觀焉。有達觀焉。有曠觀焉。相去居然霄壤已。安得比而同之。蓋凡天下事。有其始必有其終。有可觀必有可鑑。非可苟焉而已也。吾鄉仇實父。著色點染。繪事之最工者也。中翰文徵仲待詔鴻都門。小楷之最工者也。曾貌十宮圖。而待詔以宮詞百首分隸之。賞鑒家稱爲二絕。近者賀能越三州太守管公。得之甚喜。以示余。屬余誌之。余反復把翫。未嘗不歎其技藝之工緻也。而惜乎其未全也。若使實父可作。而待詔可起也。吾欲書放勳殿於其前。以冠其端。茅茨鬻髮焉。采椽楸柱。斑駁陸離。土階坦坦易易。一時君若臣孳孳汲汲。相與憂勞天下。亦甚足觀矣。繼之以重華宮。使宮娥之俊雅者。抱琴執拍。譜南薰而歌三風十愆焉。此其氣象何如也。雖使宇文愷爲將作。趙履溫司營繕。而公

輪殺督繩削墨。必不能構此也。雖使顧虎頭潑墨。而吳道子點其睛。希文文正公紀其勝。而右軍王逸少執筆而書。亦必不能闡其微也。觀止矣。是宜億千萬載富實之弗替也。而奈何人事之弗齊也。若夫連昌宮。則既繪之矣。吾意欲於宮垣之外。畫楊氏諸嬖闖風之車。祿山一入東都之槩。霜鋒雲鏑。羽箭敦弓。營築轟天。旌旗蔽野。珠鈿委地。翠袖沉沙。更欲待詔錄元微之連昌辭全篇於其後。令觀之者。聳然髮豎。而聽之者。泚然汗出。寧不遠勝於宮詞百首耶。卽如阿房宮。亦當采杜牧之之譬句。以綴於其下。當時諸侯之兵。唯沛公最先入關。覩見秦宮室之侈。欲留居之。賴樊噲危言正諫。卽日還軍霸上。未幾。遂有咸陽三月之火。漢祖巨擊其事。是以未央鼎建。制度踰侈。譴責董役諸臣。大有人君之度。而蕭相國以口舌禦其主。要使後人爲無可加其後。甘泉長楊。金莖承露。事事倭汰。安在其無可加也。未幅泛以吳宮。萬玉結之爲不若圖。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取吳宮之最麗者。以殿於其末。樓臺百尺。朱碧輝煌。複道飛空。宛轉相屬。金釵玉帶。翡翠文犀。節稅縣榭。空青祖球。象齒雞舌。雲母珊瑚。鏤沉楠而爲欄檻。輯三檀以作楹棖。微風飄動。香聞里許。此亦當時之極致矣。景陽殿井。至今名著金陵。學士大夫過之。必憑而弔焉。故老相傳。歷歷能言其事。愀焉動人。甚可聽也。上下數千百年。聖哲之兢兢。荒王之奢縱。民生之榮悴。國祚之汗隆。卽人心之危操。允執之要。莫不於此尺幅焉基之。豈非大觀也哉。豈非遠觀也哉。豈非曠觀也哉。君子之於天下也。小物必謹。況其大焉者乎。其敢苟焉而已。管公知瑜懸直齒莽有素。辭之至再。而必欲瑜誌之者。意殆有爲也。夫。意殆有爲也。夫。

三皇虞詩序

道設野子名傳。嘗夢得一大筆鏹三皇虞字。士大夫旣爲之詩以詠歌之。又爲之序以敘述其事。且援江左及唐三事以證之。旣信而有徵矣。又復索余言。以弁其首。不幾弁而毫乎。是故請之經年。而不塞其望。蓋正言則忤俗。貌言則夸誕。故難之耳。而野子趣之不已。因爲之序曰。大凡無所思爲而夢焉者。皆兆之先見焉者也。然而存乎其人矣。余亦舉三晉事以明之可乎。昔者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操帚之柄。而文公攬其棼。又徒手搏。文公踣。楚子伏其胸而墜其腦。戰有日矣。而文公不悅。子犯曰。吉。攬帚之棼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也。手搏而蹶者。我得天。彼伏其辜也。是故一戰而文公遂霸。陶士行夢生八翼。登天門。折其一而隕。後都督八州。不愆臣節。謝文靖

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其後代溫秉政十六年。晉室賴之。一則勤王攘夷。一則竭誠捍患。一則匪躬靖節。若此者。有其德有其才。與其夢若符合契也。子亦知皇虜之意乎。三皇者。開物成務。而有虞至孝動天。選賢與能。各當其物。皆非無爲之事矣。諸人竄竄。而子拔其尤。是以力致之也。筆須待賈。則以物交物。皆非無因而至。前者已。子果能不安其所。奮焉崛起。自我作古。不待文王。則斯殆提子之耳。而面命之也。若徒隨俗雅化。弄月吟風。所期至大。足以副是要腹乎。荆王元景。嘗夢手把日月。亦足驗乎。若夫王法護如椽手筆。不過一草哀詔。作謚冊而已。無他奇也。法護官中書令。而謝太傅秉鈞。當軸典午。奄奄待盡。倚太傅爲泰山梁木。謂宜同寅協恭。共獎王室。而乃甘與齟齬。以終其身。雖其後欲哭謝公。謂有人心者而爲之乎。江文通依阿亂朝。無所豎立。夢筆而才華。索筆而才盡。則與奪繇人矣。而繇淹乎哉。李青蓮簪筆遇主。遭際非常。不幸天步艱難。自當捐軀盡瘁。而乃失身永王璿。邀求非望。使人謂文人無行。三子者又安足倣乎。志士仁人。當取法乎上。以期無負乎天之所以予我者。顧乃退讓不遑哉。

敬彊齋序爲吳村庸禮作

昔者曾子曰。弘毅之學。力著爲任。大責重之擔當。何不曰士宜弘宜毅。而直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豈非以士稟天命之性。秉道德之躬。其規模不可自隘。其骨幹不可自靡。歟。安得與斗筭之器。脂韋之徒。相與絮長較短哉。夫弘者。無所不愛。無所不包。大而非夸也。毅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定而能靜也。誠知士之操修砥礪。宜如是已。然何以遂能得此數。他日之言曰。君子所貴乎道者。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然後知曾子之所居者敬。而所守者強也。是故戰兢臨履。今而知免。此易之所謂朝乾夕惕。自強不息者也。曾子之在孔門。獨得其宗。習聞夫君子無不敬。敬身爲大之旨。力行夫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強哉矯之道。宜乎其無所不弘。無時不毅也。或曰。敬者居處則肅肅矣。威儀則抑抑矣。慎重之意多。則振厲之氣少。疑不可以得強。強者氣則陵乎上矣。意則蔑乎下矣。骯髒之骨。恆堅。則謹凜之思日減。疑無藉乎主敬。此觀其貌而未徵其心也。循其迹而未究其精也。別其途而未會其理也。蓋敬則心強。強則心敬。二者相須爲用。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也。怠忽既盡。斯天理猶存。仰不愧。俯不怍。沛然若決江河。莫之

能禦。乃天下之至強矣。亭亭物表。必意在象先。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懦弱寬博。而必往千萬人。乃天下之至敬矣。此無他。心小則神完。則守固。神完守固。則理不屈氣不懣。安往而不強哉。昔者文王緝熙敬止矣。而詩稱文王之勇。此敬強之一證也。禮曰。齊莊整齋不敢懈惰。以成禮節。非強有力者弗能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又敬強之一證也。是故君子之道。敬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莫非此物也夫。何莫非此志也夫。吾門人豐臣顯思氏奧村。名曰庸禮。逡巡謙退。若不勝衣。敬謹有餘矣。似乎中之所羨者。奮迅激昂。剛果決斷耳。因以敬強名其齋。亦董安于佩弦之意也。往嘗屬余爲之記。余所以遲遲者。非慢易也。徒以多病。未能自力耳。今於其行也。爲之序。以廣其義。所以明敬強之一致也。

贈安東親清序

金帛珠玉之厚。其藏可以爲富矣。遇不才子。則一朝而盡。甘旨滫瀡之致。其養可以爲孝矣。辱人賤行。則親名不章。世未有知之者。或汲汲於積金玉。或僅僅於養口體而已。親清公居心靜誠。成身和雅。居官廉惠。今甫逾七十。致其政者已數年。內以課其二子。外爲督英洛社之遊。長公世其職。能克紹家聲。次子則余門人。守約省菴也。勵志聖學。篤信而好之。夫中原傳道有統。受業有師。而韓文公於聲詩進士之世。奮然爲古學。遂爲文起八代之衰。其間去漢。尙未千載。率德尙未真醇。而有泰山北斗之望。今令子未見孔孟之道之可悅。即能目注孔孟之庭。而竭蹶趨赴之。他時直入其室。足爲貴國振古英豪。非獨貴國也。中原之士。好古力學。亦未能或之先已。公曳杖行遊。或勝友如林之會。忽聞誦讀之聲。平居見其拔俗之行。有不灑然悅怡然豫者乎。家有奇珍。則其富過王侯。即使啜菽飲水。已極天下之樂。况旨甘滫瀡之承其歡。而溫清定省之服其勤哉。是宜公之壽無疆。樂亦無疆也。因贈之曰。教子樂天。公字親清。名某。別號景祐。慕王祐之種德於子孫。而二郎遂昌其宗。因此見其志。

送林道榮之東武序

榎栢杞梓。產於鄧林。未爲材也。明月夜光。生於合浦。寶則寶矣。未爲奇也。十尋之豫章。喬喬吳越之麓。如意珠耀。燿江漢之濱。鮮不爲匠石之所顧。而蛟龍之所搏矣。余於庚辛間。至日本。見福清林子玄庵。孰也。於東明山房。此時才在髫髻。顧其視瞻嚮嚮。步履孳孳。固已心異之。如鷄羣一鶴矣。壬辰秋。復過日本。適當作報國藩。及答定西

侯張侯老兩書。病困不能搦管。而舟行甚迫。日夕促報書。或有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卽至。授之草。卽濡毫疾書。氣度冲融。旁若無人。如孔文舉當年。免起鵲落。筆不可撮。如小王令家法。益知其爲國器矣。其後潛心學業。詩辭益清俊。筆意益宏肆。戊戌冬。向余歎曰。居此地而讀書。秦雅樂於重譯。表龍章於裸壤耳。奈家貧不能作別業。何。余廣之曰。諺云。孳孳力田。必將逢年。但患不讀書。不患讀書無所用也。子其勉之矣。去年冬。妻木鎮公。來鎮。茲士能遜才好士。羅致幕下。朝夕刮磨之。豈患匠石之弗顧。暗投道路。而爲人按劍哉。今鎮公以在滿當報命。因欲攜之往東武。而問序於余。夫東武。固材賢之藪。而瑣璧之淵也。吾素聞日本國。如古燕趙之風。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今悲歌之聲形。震吾耳溢吾目久矣。其亦間有慷慨之士乎。有則子爲我告之。無則爲我博訪之也。其有若黃金五百斤。買駿馬之骨。來千里馬者三乎。其有若振垂絕之弱燕。殄二萬乘之強齊。返磨室之鼎。植汶篁之竹者乎。其有立義不侵。然諾爲行。不使人疑之田光先生乎。其有風飄易水。日黃白虹之荆卿乎。座客泣下沾襟。筑擊秦皇帝。如高漸離者義烈乎。亦有完希世之璧。於虎狼秦之窟。而自屈於廉頗者乎。亦有屋瓦盡震。解圍闕與之馬服乎。穎脫囊中。不肯碌碌因人。定一言於強敵之前。左手奉盃孟。右手招同列。能如是者。亦國之光也。東却林胡。北逐匈奴。大將若斯。亦國之幹也。其有邯鄲旦夕且下。平原束手橋舌。而義不帶秦。欲蹈東海。若魯連先生者乎。仲連非趙產。客於趙。而能使趙焜煌至今。真人傑也。古者屠狗之徒。慷慨激烈。使千秋萬世。生載乘之光。豈今者鐘鳴鼎食之豪徒。品題於龍團雀舌。傳翫素磁而已哉。其必有希世之英。如古人之炳炳琅琅者。又聞此地多博聞強識之士。胸羅今古。足以匡其君而華其國者。有則亦以告焉。恨吾匏繫於此。不能一觀其盛。儻能身接之。亦足以慰十七年之饑渴。而自信其耳目。聊於吾子之行。致之意焉而已。子其亦益自懋勉。至彼則無更患寡陋。特養其千霄之姿。而發其徑寸之光。炤車前後十二乘。以爲知己榮哉。

源光國四十壽序

百年曰期頤。而其間歷選最勝之時。莫如四十。何也。前此則三十也。雖云壯已。然更歷或有未熟。則事以勢疑。諳練或有未精。則理繇衆眩。雖以孔子生知之聖。猶僅曰能立而止。蓋過此則五十矣。五十始竟人生之大常也。故曰時之最勝者。莫如四十也。諸侯之禮。瑜未之學焉。聞之士之禮。則四十曰強而仕。丁鶴有曰。天不可以不剛。王

不可以不強。上而考諸王者之道。下而揆之列士之禮。則方伯通侯之當強也。從可知矣。夫強者膂力方剛。拔山扛鼎。勢援乎上。氣陵乎下。之謂乎。釋禮者曰。氣壯神固。道明德立之時。故曰強。以此思強。強可知矣。蓋道不明。則羣疑滿腹。吾所謂是。而或有非焉。吾所謂否。而容有可焉。則神懼而不得強。德不立。則衆難塞胸。足將進也。或牽之而趨起。口將言也。或惑之而囁嚅。則氣餒而不得強。道既明。德既立。所爲直養無害。至大至剛之時也。今按所爲疑當作所謂。則聲色貨利。舉不足以搖乎外。是非毀譽。舉不足以怵其中。誰得而撓之也哉。仁義禮智。天之所以命我。非有容。有執。有敬。有別。則荏苒而仰負乎帝天。民人社稷。山川土田。君之所以錫我。非深耕易耨。正己率物。則委靡而上負乎吾君。飽食煖衣。與利除害。民之所切切以願望之我者。非不饑。不寒。庶富。富教。則蕃縮而下慚乎百姓。果能此道矣。則逢天知命。聲入心通。言爲世法。動爲世則。亦繇是而漸進焉耳。今者小試之。而民風已變。與往時遂相逕庭。非化之必不可更。非俗之必不可善也。誠能修明其道。使百姓實見其美。則歡欣鼓舞。舞家絃戶誦。可彈指而冀矣。假令回互遲疑。與羣蒙同蔽。則道何自而明。逡巡退縮。與頽俗共靡。則德何繇而立。其有不負生我者乎。是以須自彊也。自彊而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體地。高明體天。悠久無疆。故至誠之道。上下與天地同流。豈特百年而已哉。繁露曰。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其言信而有徵矣。昔者春秋之世。莫強於晉文公。然有狐偃。趙衰。魏犢。顛頤。司空季子。陶叔狐。諸賢輔之也。其次莫強於秦穆公矣。而百里奚。蹇叔。公孫枝。由余諸賢實輔之。其次莫強於楚莊。當饋而歎。日中不食。以不得賢人而師之爲憂矣。然猶有孫叔敖。虞丘子。申叔時也。其後則魏文侯爲最強矣。時則有如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論思於內。季成。李克。翟璜。西門豹。吳起之屬。宣力於外。下而舍人無擇。趙倉唐。咸知大義。亦能彌縫闕遺。然其最初之強者。共稱齊桓矣。管仲。隰朋。鮑叔。賓胥無。甯戚。絃寧。王子成父用。而天下無敵。易牙。豎刁。公子開方用。而成業頓隳。以此思強。強可知矣。之數君者。皆霸王耳。猶能如此。況乎聖人漸仁摩義。論道經邦者哉。宰相上公水戶侯。誕生於戊辰年。今歲適當四旬。是月之十日。爲上公懸弧之辰。瑜敢以是壽之。上壽之道。例以祝。或以頌。而今乃以規。不幾與爲文之旨相乖謬乎。然善祝者。期之百年而已耳。今瑜以無疆者期侯。其願不益弘乎。詩云。俾爾壽而臧。俾爾熾而昌。何莫非是道也哉。是爲序。

卷十八 記

勿齋記

生知安行者。古今之所共貴。而人生之所大願也。繇此而躋於聖神無難矣。然生而齊聖廣淵者。曠代而不一見。而世不乏聖人大賢者。曷故哉。或者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哉。世人不乏聰明特達之士。然高自位置。敦蕙華倫。夷猶傲睨。蕩檢踰閑。好異厭常。離經叛道。或反爲名教之罪人者。又曷故哉。此誠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可以知作聖之道矣。然世之學聖人者。視聖人太高。而求聖人太精。謂聖人之道。一皆出於自然。而毫無勉強。故論議臻於寥廓。析理入於牛毛。而究竟於聖人之道。去之不知其幾千萬里已。幾千萬里而已也。容有至之之時。卒之馬牛其風。愈趨而愈遠。是皆好高喜新之病害之也。古今之稱至聖者。莫盛於孔子。而聰明睿知。莫過於顏淵。及其問仁也。夫子宜告之。以精微之妙理。入於言思。俱斷之路。超越於惟精惟一之命。方爲聖賢傳心之秘。何獨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言動者。耳目口體之常事。禮與非禮者。中智之衡量。而勿者下學之持守。豈夫子不能說玄說妙。言高言遠哉。抑顏淵之才。不能爲玄爲妙。驚高驚遠哉。夫以振古聰明睿知之顏淵。而遇生民未有之孔子。其所以授受者。止於日用之能事。下學之工夫。其少有不及於顏淵者。從可知矣。故知道之至極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吉永守藤君。素好學。有志於四勿也。以名其齋。因號勿齋。勿齋公雅欲有浚郊之賁。而余辭之初見於竹洞野太史。所以春秋之例律之。斯遇也。非見也。非會也。士大夫相遇。自有禮矣。不得輕有所請謁也。奈何以勿齋請余爲之記也。余未知其人。不得其生平。亦何得輕爲擲管如賈人之術。其玉而求售也。抑其心久厭夫高遠玄虛之故習。茫如捕風。一旦幡然。欲得余言以證其生平之志。中庸之德乎。或亦知道之至極者。不在於生知安行。而偏在於學知利行。及勉強而行之者乎。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勿齋有之矣。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余亦有之矣。余常患不得使天下之人。皆可以爲堯爲舜。奈何問焉而不對。舉焉而不詳。而必以士大夫相遇之禮律之也。勿齋其念之哉。念茲在茲。其尙有非禮者。得以干之哉。毋舍四勿之功力。而膚言仁

之體用已。藤公名潛字子默。官朝散大夫。任石州吉永守。

立菴記

寓內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夫立言。豈聖人之得已哉。蓋聖人以拯救天下爲心。德無其位。功非其時。不得已徒託之空言。庶幾後之君子。讀其書勃然而興起。修其德而建其功。與吾身親見之者。一聞耳。誠使德澤被於生民。而功烈著於天壤。又何爲以言自見哉。然而大行之日恆少。卷藏之日恆多。故不若藝慎於仁術。而業擅夫專門。起不起之沉痾。保殘喘於生全。功也。儻進而求之。居然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而一以濟人生物爲心。是即所謂德矣。雖功有小大。德有偏全。夫孰非立德立功之類也哉。昔孫思邈功侔造化。德動天地。夫孰非斯術也哉。吾故以記立菴云爾。立菴氏奧山。諱玄建。師承於法印交泰院井上玄徹。其術業之精。夫固有淵源也。非偶然矣。

德始堂記爲吳村庸禮作

穆叔論三不朽。謂太上有立德。旨哉其言之也。德乃生而自足。然必立而後成。子不能以席諸父兄。父不能以俟諸子弟。必也身自基之。自身進之。若曰非我始之。則無所於始爾。然而江河溝澮。不同量矣。泰山丘垤。不同高矣。是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賢其勉而進於其厚者乎。世間凡物。皆如逝波。惟此其不可誣。不可泯滅者也。去秋議及於植德。賢迺慨然有夷回跼蹐之感。殆非也矣。賢其佐理興治者也。不當以此權盡委之天。以此咎盡歸諸天也。余平生不歎曲於人。容有齟齬。自流離喪亂以來。二十六七年矣。其顛於必死。大者十餘。似乎呼吸之間。可通帝座。其有能知之人。乃偏存於庸愚。故恆以此自信也。是故青天曠日。隱然有雷霆震驚於上。至於風波嶮巖。傾蕩顛危。則坦然無疑。蓋自信者素耳。今與賢之相知也新。而又語言不能通。不當有明珠按劍之舉。萬一他時復有晤期。更當掀髯抵掌。援古引今。且徵其必然也。向欲顏其退食之堂。而問名於余。遂以余之自信者告之。故曰德始堂云爾。典學齋記人之所以必資於學者何。蓋前人之學也已成。所以著之即爲教。後人之學也。未成而求成。因以循古先聖賢之道而爲之。斯爲學。學之於人也。其執柯伐柯也平。今人以學爲戲。邯鄲之步履。優孟之衣冠。皆爲學矣。或者以學爲市。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棄其天爵。皆爲學矣。無怪乎終身爲學。終身未

之學也。夫學者所以學爲人爾。子臣弟友。皆爲學之地。忠孝謹信。皆爲學之方。出入定省。皆爲學之時。詩書執禮。皆爲學之具。終身處於學之中。而一心越於學之外。欲求如古先聖賢也。其可得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始之於典學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之典於學也。終始典於學。而學有不成者乎。歌焉誦焉。泳焉游焉。而學有不典者乎。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與學化矣。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者也。夫典。常也。憲也。謂一念離此。無以爲法。九峯先生謂常在於學。是猶與學爲二也。吾子資質溫淳。學之無有不至。昔者自謂性非善亦非惡。豈有學焉而爲不善人者乎。特患志意未定。當以論學取友。親賢進業爲務。其毋納屨於鮑魚之肆乎。清原季敬。各務本。初及吾門。遂從其君而西北歸。何以贈之。略舉爲學之大意。以道其行云。

端亭記爲此僅作

晚世好通方。因而尙圓融。尙活潑。尙脫灑。尙蕭疎。遂至於尙軟熟。放曠輕佻。凡此皆詭隨繾綣也。而文之以美名。蓋未有以端名其居者。今子獨以端顏其亭。而以記爲請。余深訝焉。而遣門人復訊之。則惟曰端。正之義云爾。夫以端方嚴肅。而處圓通活動之世。不幾昌歎之好乎。圓底而方其蓋。鮮有合者矣。圓柄而方其鑿。鮮有入者矣。子何取焉。吾欲揚其美也。吾一生坐此病。而復以此贊子。則爲人謀不忠。吾欲糾其誤也。勉吾子改塗易轍。而合同乎世俗。則告朋友不信。將如何而可。雖然。易曰直方大。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凡此皆所以爲端也。夫豈不義而聖人言之。

高枕亭記

水戶侯宰相上公。於都城之近郊。新築別館。茅茨土階。陳樞越席。不欲殫民力以壯遊觀。不欲極土木以開侈靡。不惟不欲而已也。兢兢焉實不敢出乎此。遂顏其亭曰高枕。每觀省之勤勞。息馬蹄於是墅。及是時之閒暇。察政刑於民風。恆思皓月當空。烟波靜盡。婦子寧止。百室阜盈。竹栢之影。盡成荇藻。松栢之幹。雅堪棟梁。美富中函。非復遂荒之境。藩垣飭治。豈猶草昧之初。於是惠風和暢。對月勸酬。與二三臣工。敘往事。說勤渠。闢閉塞。翦蕪蕪。鋤非種植嘉禾。是穰是莠。必有豐年。實穎實粟。以開家室。於是飲酒樂甚。陶然竟醉矣。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無營無慮。一枕黑甜。於都樂哉。客有從旁而竊聽之者。讀余曰。子之言無乃啓怠荒而貢缺乎。吾子直聲震於中外。側聞

信義之著。於今五十餘年。茲乃化爲繞指耶。吾聞之天生民而立之君。將使其憂勞百姓也。豈使之安意肆志於臣民之上哉。余謝之曰。敬聞命矣。子之言。然乎然未達也。諒矣而非信也。夫高枕者。治定功成。慮周理得。心曠神怡。而後能爲之者。非可一蹴而至也。世方湮泥揚波。而公之志獨潔。世方鋪糟歆醜。而公之性不嗜酒。設使此邦之中。有顛連而無告。四境之內。有冤抑而莫伸者。公能偃然而高枕乎。長道有未順。羣醜有未屈。克明其德。未盡其所以詒孫翼子者。公能偃然而高枕乎。無寧惟是。公屬尊而近親。曲高而和寡。設使廟堂之上。一德之未孚。一事之失理。公雖欲偃然而高枕。其可得乎。茲之所云志也。而非事也。遠期之也。而非遂爲之也。子觀之跡象之粗。而不諒夫制行之高卑。攷諸說文之義。而不徵其襟期之遠大。余故曰。未達而未信也。客乃面熱汗顏。瞿然而覺曰。吾小人也。哉。昧於道之腴而泥之膚革。是猶鳳凰軒翥於重霄。而吾謂其捨於枌榆籬落也。吾陋矣。而今而後。請執鞭以事子。竊子之餘以淑吾身。而因懷以事吾君也。

跋

書小李將軍畫軸後

小李將軍名昭道。父子皆爲名畫。而其子更勝。歷代咸稱小李將軍。唐玄宗時。以爲至寶。其畫多不落款識。惟工於畫者能別之。後更裘甫虜勳黃巢之亂。遂多散失。明朝嘉靖初年。書畫名家云。遍海內止有三幅。其一在太倉王元美家。其父王公忬爲直浙經略。嚴世蕃懇求此畫。王公恚而不與。世蕃懇請不已。王公不得已。屬仇英響搨一幅饋之。其後世蕃門客。門客。唐山謂之陸堂幫閒。幾片。詣王公云。明公前餉東樓畫。東樓不識真贋。甚喜。僕不敢指其疵類。茲就明公懇乞二千金。僕終不敢言其贋處。王公云。此等妙畫。乃云非真耶。門客憾憾而去。遂嗾世蕃。世蕃因事中傷王公。王公大罹冤慘。其一在豫章嚴相家。今不知淪落何所。其一則此是也。源光國注云。先生愛惜此畫。流離漂泊。未嘗去身。今見存焉。

書讀書樂卷後

讀書之道。理乎心性。通乎神明。不獨元士庶士。日於此孜孜焉。而天子公侯卿大夫。有治國平天下之責者。於此

爲尤亟矣。先儒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知不讀書之爲可憂，則知讀書之洵可樂也已。輒近世治不師古，輒有馬上得天下之意，上不以聖王之道勵俗，下不以聖王之道自勵，風俗頹敝，良可惋歎。果能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乎？余罹中國之亂，飄泊舟次，於今廿年，四澗空囊，絕無書史，迴想縹緲插架，牙籤萬軸，居然夢境，而且市井喧囂，塵氣雜擾，無冬無夏，碌碌不遑。欲如羅鶴林、唐子西詠歌言笑，晤對無非聖賢，與竹籬花會，心皆成學問，迴隔仙凡矣。若余飄零偃蹇，圯泛塵塗，固無足齒。士大夫幸有其地，有其時，有其遇，有其資，益當於此尋味無窮，翼贊微猷，光於千古，猗歟盛哉！若以其他嗜好雜之，則光陰電駛，不大可惜乎？因錄讀書四樂，及羅氏山林幽致，附贅贅言，而爲賢明者勸之。

卷十九 論

漢唐宦官論

爲邦之道，廟朝清肅，綱舉目張，寇攘姦宄，不作而民風愿朴，禮義興行，豈非人君之大願，而治理之極則哉！然古來治日恆少，亂日恆多，君子不幸生於斯世，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而作狂瀾之砥柱，更當永思其終，使寧輯無同流之恥，激揚無震竦之疑，斯爲善之善矣。愚每讀史，至漢唐之誅宦官，未嘗不廢卷而長太息也。夫宦官職任親近，日夕宮闈，證媚母后，比暱姬妾，窺伺人主意向，憑城憑社，冀之則燔其木，灌之則敗其塗，漢不當藉之以威權，唐不宜授之以兵柄，禍已至此，誅之亦反，不誅亦反，無問愚智，而咸知之也。而古今獨以其罪歸之陳蕃、竇武、李膺、韓續，及唐之文宗，與李訓、鄭注者，何哉？蓋君子舉事一不當，則宗社蒙其禍，而身受惡名，竇武貪天之功，訓注愴王，傾側固不足惜，至於陳蕃、李膺，頗立名字，表表一時，文宗讀書求治，恥爲庸主，豈盡若史官之所記載，如鷹隼之悍厲，兒童之嬉戲，以致此酷烈哉！蓋事成則天下之善皆歸之，事一不成，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理勢之必然者，漢不忍貴戚之專恣，初猶以貴戚浣濯之，其後遂謀及於中宦宦豎，拉殺梁冀，如狐豚腐鼠，而宦官驕橫，遂不可制已，譬猶去疥癬之疾，而毒入於膏肓肺腑也。諺云：疔之著人，在肉則割，在指則截，若夫癰麗於頸，而附於咽，不思所以消之潰之，不忍忿憤之氣，而求捷效於一割，內則有性命之憂，外則爲當世所非笑，甚不可不慎也。

桓靈之世。名賢頌輔。比肩接踵。不能爲訐謔碩畫。而決計於女主。終以婦人之仁。阻亂大謀。文宗之朝。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白居易。固在也。或閒散。或放廢。而委心於訓注。撩虺蛇之頭。蹈虎狼之尾。失計固已甚矣。其後袁紹大肆誅夷。如薙草然。濫及於無鬚男子。崔昌遐乘時掩殺。使無噍類。皆不過二千餘人而止耳。其禍尙至於此。况有什伯千萬於此者哉。宦官深根固蒂。結連宮禁。故不易除。况有自內自外。無賢無愚。無貴無賤。共爲附麗者哉。然則必不可去乎。曰。是有道焉。人君以方富之年。操專明之斷。若能持之以堅定。守之以安靜。而行之以有漸。有罪不捨。有闕不補。彼宦官不能產子。生孫行之數年。何患其不立盡。所謂過十萬之師。於衽席之上。折百尺之衝。於樽俎之間。天下之耳目不驚。而愚夫愚婦。沸羹蝸蟻之議論不起。無智名。無勇功。於都盛哉。顧乃爲此急遽苟且之計。身被汗惡之言。而廟社玷危。亦甚無術矣。嘗謂天下之勢。如人之一身。不幸而有疾。極重而不起。但當審察脈理。徐思拯救之方。略俟其元氣稍復。然後進之糜粥。或補之。或瀉之。所謂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之說也。若一旦投之附子金石。以劫其內。鍼砭灼鑠。以攻其外。必無幸矣。更可異者。漢患貴戚之驕蹇。竇官鬻獄。作福作威。而矯之以黃門鬪豎。卒之所以亡漢者。宦官也。唐患藩鎮之悖逆。藉口軍將。遙執朝權。而矯之觀軍容。監軍樞密。左右神策。中尉。卒之所以亡唐者。宦官也。故諺有之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茲則前門逐狐。而後門進虎矣。前車既覆。而後人復踵其弊。而增劇焉。則甚可哀已。然天下事。固明白而易曉也。而蚩蚩瞶瞶者。方刺刺不休。先儒有言。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火未及然。方且泄泄焉。衆以爲安。卽有智者。私憂而過計。則弱者怒之於色。而強者怒之於言矣。可勝歎哉。

孫子兵法論

世以孫武子爲戰將者。皆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其曰。道天地將法者。治國之良謨也。何謂天。陰陽寒暑。時制也。何謂地。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何謂將。智信仁勇嚴也。何謂法。曲制官道。主用也。至於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夫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是人君立國。舍此又何求焉。若不得已。而以正於天下。夫孰有逆其願行者哉。王者之師。不過如斯而已。而謂孫子爲戰將哉。北宮黝者。萬人之敵。撫劍疾視。人莫敢近。至今名湮滅不傳。孫子曰。全國全城。全卒爲上。破國破城。破卒次之。又曰。不戰而屈。

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是果以戰陳爲先乎。卽於吳。試勒宮人。可以爲兵。與之赴湯蹈火。而可。是訓練之善也。若孫子者。可謂大將也矣。不特孫子也。咎犯之用於晉文。管仲之用於齊桓。皆此道也。孫子齊人。祇不過修明管子內政而已。卽太公爲千古兵家之祖。其所以用於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及其著書立言。亦不過如是而止耳。六韜三略者。非有異乎十三篇也。若不能用其民。而區區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部伍。進止。坐作。擊刺。火攻。水戰。用間。用奇。則趙括之徒。讀父書焉耳。何兵之足法哉。

辯

忠孝辯

生子皆欲祈其孝。求臣咸欲冀其忠。乃君親之至情也。豈惟君親之願爲然。卽人子孺慕之初。無不欲孝其親者。人臣策名之始。無不欲忠其君者。舉天下林林總總。夫非盡人之子與。然何以孝子如晨星。不可多得也。凡在庭踰躑濟濟。亦何莫非鸛鷺之班耶。然何以忠臣如祥麟威鳳。不可槩見哉。此無他。身家之念重。則君國之愛輕。妻子之情深。則明發之懷淺。無怪乎忠臣孝子之寥寥也。然而亦有故焉。父母之於子。不能如鴟鳩之心。均平而專一。或者有愛有不愛焉。或者憐其少而矜其愚焉。而不順之子。遂以此藉口也。禮不云乎。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乎。人主之於臣。不能如人臣之望慶賞而都俞。或者位不稱其才。祿不滿其欲焉。或者遺之大而投之艱。剛者力而賢者勞焉。而不令之臣。遂以此缺望矣。詩不云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王聖明。負罪引慝乎。今試於大庭廣衆之中。指一人而謂之曰。汝不忠之臣也。又指一人而謂之曰。汝不孝之子也。有不奮然而怒。攘臂而起。思有以加之者乎。卽或駑鈍退怯。不能自振。有不瞋目切齒。思有以中之者乎。是何也。誠恥之也。誠是也。然何以恥其名而不恥其實乎。恥其名而不恥其實者。亦有故乎。曰。有故。是皆君與相不能訓教之過也。君與相講而明之。則子弟羣工循而習之。比閭族黨之間。子與子言孝。臣與臣言忠。則耳目之所見聞。無非忠與孝矣。萬一有一不忠不孝者。出乎其間。如冰玉之於塗炭。蘭麝之於臭穢。莫不競起而斥逐之。况肯與之齒埒乎。故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不能講而明之。蚩蚩者既無知矣。而世之敝民。又竊忠孝之浮辭。誑子臣之聽覩。

不敬之養。不顧而唾。皆倏然自爲忠且孝矣。且有怨懣其君父者矣。此皆君與相不教之過也。教孝之道當何。先始於昏定晨省。冬溫夏凊矣。進而求之。滫瀡甘旨。必誠必敬。樂其耳目。安其寢處矣。進而求之。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洞洞屬屬。如恐弗勝矣。又進而求之。樂其心。不違其志。竭誠致死。慎終追遠。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矣。又進而求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矣。夫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孝子之道。無以復加矣。教忠之道當何。先始於小心翼翼。共而弗貳矣。進而求之。過則歸己。善則稱君。不尸其位。不素其餐矣。進而求之。明罰飭法。顯忠遂良。下無隱憂。上無壅澤矣。又進而求之。彌其違務。當其道。審審諤諤。去讒遠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矣。又進而求之。經邦弘化。正己物正。教成俗美。此數世之利也。忠臣之道。亦無以復加矣。民用和睦。世躋雍熙。於都盛哉。忠臣孝子之道。誠爲至德。誠爲要道哉。奈何爲人上者。坐視風俗頹靡。任其自賢自愚。忍不一教之耶。彼庸庸者。既不足責。等而有一聰明特達聖人之姿。生乎其間。又且拘擥局曲。畏首畏尾。期於獨善其身而止者。又何怪乎橫議沸於下。視聽眩於上。風教亂於中。是豈在田文明之象乎。是豈人者之道乎。良可慨已。

雜說

書劍堂說

古無所謂文武也。或曰乃武乃文。允文允武。此古之所以誦帝王者。何謂無文武哉。曰。非謂無文武也。文之道無所分也。君子之德。欽明者爲文。剛健者爲武。無從得而分別之也。出則攘除寇賊。入則鎮撫國家。是故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春秋時。大國三卿。小國二卿。總師旅則謂之將。明弼諧則謂之相。無所謂文武也。如曰。某將上軍。某佐之。某將中軍。某佐之。皆卿也。而後世始分門別戶。故經生學士。羣稱紈袴。長鎗大戟。安用毛錐。遂相惡之。如冰炭然。豈理也哉。迨至射不穿札。雅歌投壺。相傳以爲笑談。劉元海病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其志甚偉矣。宜乎書劍之以名其堂也。內以詠歌先王。外以肅清邊圉。亂則攘揚威武。治則黼黻皇猷。寧有量哉。項羽言。書足以記姓名。劍者一人敵。不足學也。豈知書劍之義者哉。

孝說爲伊藤友次作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以孝而已。夫豈無他道之可言哉。蓋以孝之道大。而能周約。而能博微。而能著積厚。而生生不息。足以與天地而無敵也。譬諸樹木之有根本。黍稷之有嘉種。枝幹飾節。葉華實。無不於此具焉。君子豈不濬其源。而徒沿其流乎。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豈惟仁哉。人心之德。盡於仁義禮樂智信。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而智爲知斯二者。禮爲節文斯二者。樂爲樂斯二者。又曰事親弗悅。弗信乎朋友。然則千變萬化。皆所以發明此孝弟。而弟。又所以廣其孝也。若舍親親。而侈言仁民愛物。是之謂悖德。是之謂不知務。況敢言仁哉。然則孝者。止於事其親而已乎。曾子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故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誠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足以爲孝之終也。昔者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孝。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焉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曰。享孰饘藿。不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曰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是三者。皆立身行道。揚名之則也。或曰。是皆爲孝之道。敢問其目而可乎。曰。唯唯。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矣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曾子又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遺其存也。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樂正子春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始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羅子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感愴生焉。悲痛萃焉。則滿腔皆惻隱矣。凡此非學不能及也。而近溪羅子又曰。於此不著力理會。而言學。是遠人以爲道也。縱是甚等聰明。甚等博洽。甚等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充不去。不止推充不去而已。卽身心亦受用不來。善乎其言之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故曰孝之爲道大也。孝之爲道。治平天下之極則。非止於獨善其身而已。君子可不知所務乎。

卷二十一 贊

孔子像贊二首

前乎此者。無仲尼。則堯舜之道。際衰周而絕。後乎此者。無仲尼。則物則民彝。至於今隕滅。集百王以成大。匯文明而濬哲。若乃日月晦而嘉種鋤。吾懼陰噎噎而莠桀桀。有志者。欲明明德於天下。奈何使夫聖教之淪於銷蔑。比隆唐虞。庶幾昌而熾與。左麟右鳳。夫孰非夫子之志歟。暮月而可。三年有成。何終莫之試歟。天不能自悲。而夫子悲之。人不知自憫。而夫子憫之。當年不能殫其蘊。而萬世乃受其賜與。

曾子像贊

奉親思孝。而至孝莫大乎養志。立身思修。而脩身莫先乎誠意。一唯獨得其宗。百禮咸求其備。媿克復以齊蹤。啓中庸而肇仁義。切磋磨琢。以祈新德自明。而善自至。

楠正成像贊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蒐其行事。不可概見。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與復王室。還於舊都。諺云。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簾。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妬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佗。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於一門。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之士。交口而誦說之不衰。其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其盛美大德耳。

好學宏論。尙仁義。務人才。真國家之柱石。疆場之干城。宜乎叶熊羆之夢。應惟肖之求。用能誓心。天地立摧。叛逆以之。謀謨廟堂。制勝樽俎。豈不萬邦爲憲。潛消反側耶。以寡制衆。出奇無窮。不戰屈人。猶一節也。賞不酬功。位不稱才。女寵煽於內。權臣擅于朝。大將能立功於外者。鮮矣。以身殉節。純臣乎。不爲敵之所喜。而反爲所惜。有國者

盍思之。

桓桓廷尉。維天挺生。精忠偉略。智仁嚴明。帝賚良弼。奪人先聲。鷹鷂逐鳥。各立功成。遭時不造。狐鼠爭衡。詔公討逆。拜表星征。訐謖辰告。賊不足平。廟算掣肘。血戰鎗鎗。矢窮兵盡。氣吞鯢鯨。二難決計。殉國生輕。有雙國士。一姓韓彭。信勇戰烈。白雲英英。

楠正行像贊

禮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設以小報大。弱復彊。益又難矣。豫讓不能得志於襄子。申胥所以藉手於閻閻。公乃能建義旗。攻鳴鼓。卷甲倍道。潛師入都。使所報者身踰垣而逃。弟穴地而竄。陷刃於其妻。亦足以落姦雄之膽矣。斯無媿於枕戈之志。可以下報其父。臨歿數言。是父是子。雖青年賚志。芳名至今。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然。其然。

鳳凰贊

鳳鳥不至。而聖人增悲。鳳今至矣。奚哲人之云萎。覽其輝而下之。曷云何德之衰。

麒麟贊

明王迭興。紀其端於郊遊。詩亡詩亡。絕其筆於春秋。若獲撫定而擾其迹。豈徒託夫東周。

箴

敬齋箴并序

晚世人心不古。政教陵遲。俗尚浮華。民懷苟簡。縉紳以蕭疎玄遠爲高致。細人鄙矜持重慎爲俗流。君相不致深憂。方且共相崇獎。自古及今。未有去其敬慎。日就安偷。而足稱休明邳隆之治者。晉人飾虛。夸樂放曠。是以永嘉遂至淪胥。秣陵終於不競。有識之士。早爲黍離麥秀之憂矣。春秋左氏傳。記曰。季之言於晉文公也。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周內史過告襄王曰。敬禮之興也。禮國之幹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夫敬爲德之聚。則百爾德行。皆萃於敬矣。敬爲禮之興。

則三百三千。皆一敬載之而行矣。顧不重歟。不惟霸者爲然。王者亦有之。三王之盛。莫盛於文王。詩云。穆穆文王。於緝之熙。敬止。是以難難在宮之時。亦肅肅而在廟矣。無時無地而不敬。斯真能緝能熙也。敬之道不一。其用敬之爲道。亦不一名。譬之亦然。隨物賦形。因方而或以爲珪。遇圓而或以成璧。是故爲人君則止於仁。爲人臣則止於敬。爲人子則止於孝。爲人父則止於慈。與國人交則止於信。仁也。敬也。孝也。慈也。信也。無非一敬之所爲也。繇是推之。無德不備。無一非敬。安所往而不善哉。前此五百年。而有成湯。則聖敬日濟。顧諟天明命矣。前此四百餘年。而有大禹。則祇台德。先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矣。不惟王者爲然。帝者亦有之。五帝之盛。莫盛於堯舜。堯之欽明允恭。光被四表。舜之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世所稱堯兢舜業者是也。故上而二帝三王。下而五霸。以至冀野之匹夫匹婦。其人之足以垂世立教者。皆主於敬而已。陶士行惜分陰。成功名。嘗謂安有亂頭養望。自命宏達者耶。旨哉其言之矣。是故孔子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子思子引不顯。惟德之詩。而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在當事者加之意焉爾。因爲之箴。

人之爲德。莫大於敬。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一心內存。百體從令。夙夜匪懈。習慣成性。安肆日偷。莊敬日彊。喜怒言論。謹慎端詳。精瑩渾璞。金玉其相。文生於質。追琢其章。天子能敬。萬國歸仁。民淳俗厚。風動如春。公侯能敬。敷政優優。兆民有賴。荷天之休。大夫執事。敬貴身先。爲民最率。孰不勉旃。賞僭則濫。刑過則淫。善人是懼。奸宄生心。成人小子。惟敬爲事。子臣弟友。君子道四。庶人之敬。節用謹身。勤供租賦。善養二親。敬之維何。守謙執競。內敬其心。外敬其行。衣冠瞻視。雖曰威儀。奇表佻達。何德不墮。勸誨云爲。表裏如一。念茲在茲。罔敢踣逸。存養省察。有初有終。端本範俗。垂教無窮。

銘

水戶城鐘銘并序

夫鐘者。所以警君臣之逸豫。而鼓勵上下於明作者也。洪鐘聲動。遠邇咸聞。天子諸侯。與求衣問治之思。孤卿百僚。振佩玉鳴鶡之度。賢妃不必塵會歸之愴。羣工不必聽絳幘之籥。爲益弘已。是故天子之都。以及侯封宮

省膠庠省會。莫不建焉。下而郡邑。莫不建焉。況於水戶大邦哉。今水戶侯參議公。好學博古。知此爲邦家重器。君民之急需。於是鎔精金以鑄之。懸於城中。以警有位。以警庶士庶民。以警庶人之在官者。而先以自警。其志亦大矣。特其制度之長短。大小。拿侈。聲音之宏亮。悠揚。清咽。手揣輕重。未必盡協。然而鐘簷不移。夫故物。勤民蚤戒於夙興。他日之爲效。豈淺鮮哉。銘曰。

天開地闢。斯鐘則鳴。萬籟猶寂。鉤鉤震驚。宵衣求治。噦噦驚衡。君曰咨爾。如何民生。臣曰吁哉。王田民情。文王追蠡。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垂謨萬禩。永勒鴻名。

文庫銘

兵有機。呼吸變化。爭於希微。兵有要。奇正循環。窮神盡妙。晉將首推預。祜。叔子。緩帶輕裘。而元凱號爲武庫。武庫之中。縵緇萬帙。是故陳之則丙丁甲乙。斂之則卷藏於密。

硯銘二首

筆與墨。運動役役。惟茲靜安而自適。然欲紀績以庸勳。必藉乎他山之石。

二

硯以文重。文以人重。參贊經綸。龍蛇揮縱。勒名旂常。瑚璉伯仲。苟違斯義。瓦礫無用。

竹如意銘

鐵作如意。文事武備。枯竹蜿蜒。天然佳致。雕鏤非工。斧鑿不施。鱗鬣未動。頭角已界。捉陪玉麈。指麾談議。王謝家物。無茲卓異。

磨銘

將帥指揮。三軍司命。進退開闔。謹視號令。靜如山岳。動若風雨。從天而下。敵不及拒。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呼吸變化。孰測其奇。

宋景濂硯銘并序。爲奧村兵部。

景濂先生。博綜羣籍。典雅淵宏。一時席聘諸賢。無有出其右者。其評儒七略。一曰道德之儒。二曰事功之儒。三

曰文史之儒。尙矣。其品第誠當矣。先生益以文史之儒自命矣。然不能訓飭其子。致其孫慎繇阿附權姦。以聲黨禍。獨不聞石碣之義乎。身老投荒。委骨填野。其有媿於德行之儒多矣。霍子孟功足以安社稷。而不能庇其宗。忠足以輔幼主。而不能令於妻子。猶曰不學無術之罪耳。先生窮搜博覽。鑿觀成敗。何乃憤憤之至於斯乎。今筆墨之具。猶有存者。觀其物尙論其人。豈非文史之儒之一斑乎。余門人豐臣德輝。得是硯甚喜。示余。固求誌之。余因謂之曰。善敗徵古。省察察乎心。古人盤几有銘。戶牖有箴。匪直爲觀美已爾。皆所以省惕其心也。居高則思危。履滿而忌盈也。爾祖父子孫。數世爲大邦卿士。執國政矣。毫毛之不謹。其負戾甚於白屋。吾欲爾見賢則思齊。見不賢則內自省。慎厥身脩。詒孫翼子。茲雖小物。日在目前。亦足以爲規已。銘曰。

極深研幾。研窮之深。見幾而能知矣。事君以忠。貴在乎勿欺矣。意不蔑乎上。氣不陵乎下。庶乎安德之基矣。真以致廉。靜不自用。煥天下之文章。咸基乎爾之固重。

卷二十一 碑銘

林春信碑銘

諡者。朝廷易名之重典。自天子。天子之子。以及公侯卿大夫。蓋棺之定論也。其他優卹特予。不在此限。故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誅。嚴於斧鉞。所以錫泉壤之光。所以操激揚清濁之柄。所以通慶賞刑威黜陟之窮者也。例以屬績之後。旣殮之。厥明成服。喪主與典喪。哀輯其父祖生前行事。不文不飾不次。謂之行實。喪主率諸子若孫。捧冊匍匐。稽顙泣血。懇請於鄉先生之德業隆備。言足爲當世所尊信者。以爲之狀。鄉先生辭之不獲。而後允其請。據其實實。又復考覈鄉評。采其實而信者。補其逸者。芟其冗者。削其虛而闕其疑者。次而潤色之。謂之行狀。上之撫按監司撫按官。具題特請。一面咨呈禮部。禮部牒儀制祠祭等司。一面咨送吏部及太常寺。移會禮科等衙門。吏部牒行考功稽勳等司。一面移會吏科。一面按行本官生平歷任之所。各該撫按。考覈其在任有無政績遺愛。有無貪殘疵類。各該撫按官詳細覈實。咨呈吏禮二部。必南北兩京吏禮二科。各無評駁抄參。然後申呈內閣。移咨翰林院議詮。議既定。然後知會。會集內閣翰林院五府九卿吏禮二科。及河南道御史等官。公議於中朝松

棚之下。松棚者亦猶前古之三槐九棘也。凡枚卜。凡推轂。及會推諸大臣。及婚喪諸大典。皆於此議焉。故有蕃功之親。見任當路。則引謙迴避。懼干請也。懼撓權也。議既定。然後具疏上請。奉旨俞允。然後頒發該司。依勅奉行。其間少有齟齬違錯。遂不可得。考按若斯之密。集議若斯之公。何地可容其私。是故繆戾厲靈。朝臣不敢以阿天子之父。幽刺昏荒。天子不得以私其子。魏武追痛蒼舒。吳王悼登無已。二公不難舉神器而睥睨之。而獨不敢犯天下之公議。是以義斷恩也。何人敢庇其私。王文成爵列通侯。其父海日公。華以殿元冢宰而無諡。殿元科名之大魁。冢宰百官之冠冕。緣人子不敢以勢力求。宰執不敢以私恩市。故不議諡也。何代可徇其私。如以私諡爲可也。則孔子顏淵不宜無諡。如以私諡爲必不可也。則展禽索讓。不宜有諡。況其後文中康節節孝紛紛不一乎。今者勉亭林君厭世。其友野節宜卿坂嘉之。其門人某等。其弟翬。傷其志而悲其亡。謂九原不可作也。以無聊之極思。羣爲譏證。證之曰。穎定先生。介野子而請文於余。謂欲垂之不朽。余先已機而逆拒之。而野子請之不已。其意切。其容慘。其言懇。懇歎歎。余獲不已。應之。內翰君。姓林。諱春信。亦諱懿。字孟著。號勉亭。又稱梅花洞主。其大父羅山先生。文名播於邦域。弘文院學士。紹述其緒。當今現掌文衡。而林君則羅山先生之嫡長孫。而弘文學士之冢子也。以寬永癸未八月十一日。生於武州。以寬文六年丙午九月朔日。卒。年二十四。越三日辛巳。葬於忍岡別莊良隅。林君生而穎異。大父期之爲千里之駒。生六歲。初讀大學。唐宋詩若干首。皆成誦。又三年。大父口授論孟中庸。讀過輒不忘。乃祖愈喜。明年口授毛詩。又明年癸巳中秋。勉亭初試賦詩。大父喜而和之。年十二。讀尙書禮易左氏傳。明年冬。侍學士往晤朝鮮使臣李明彬。卽賦詩。再爲酬答。李大奇之。李爲朝鮮兩榜。大父復口授文選東坡山谷諸集。而篤好遷固史。語人曰。孫年十三。讀書十倍吾幼時。次年謁大君。復爲作中庸孝經聯珠詩格等。諺解口授之。復授後漢書。曰。汝既有志班馬。吾并以此授爾。勉之哉。又明年正月。大父捐館舍。學士儼然衰經之中。旋以公事遡還。繼又以講授經書故。就季父讀耕子學。季父視之猶子。勤勤督課。如秋題百品。藝餘千題。或押難和之韻。或限刻燭而成。無不揮洒立就。時髦廣和。郵筒往來。於是聲名籍甚。壬寅。讀耕子物故。勉亭不勝悽愴。厚撫其孤。以報叔父恩。先是學士病餘。編本朝一人一首。俾作評註。口授而草立成。一字無改。今梓行於世。復代學士評隲諸生詩文。皆服其博瞻。曰。君年猶弱。而工於屬文如此。自是年冬。賜學料若干。其後癸卯賜宅地。甲辰

台德公忌日。奉命紀事。復蒙寵褒。列侯班瑞。循職効勞。叨沐恩澤。乙巳有事於日光山。事竣。奉旨慰勞。賜黃金衣服。恩寵頻承。侈爲異數。及其據舉。比累重廣。論議風生。雄辯足驚四筵。如姬路故拾遺。如加賀羽林。聞其講貫。莫不推服。而勿齋藤子默。尤爲莫逆。至忘形骸。往時吟詠日繁。著述日富。輯錦囊蠶餘。惟患其少。疑復嚴較舊作。搜之剔之。號行餘雕蟲。惟患其多。或問其故。答曰。樂天三千首。或曠俗體。信明五字。邠老七字。人皆寶愛。以是觀之。孰多孰少。然猶有素。所撰輯詩文各十卷。其弟慙。不忍棄捐。復彙詩集二十卷。暇則臨摹古帖。手錄諸詩。甲辰冬。命編輯本朝通鑑。學士總裁之。而勉亭充分較敘述百餘年事。遺佚能考。損益從宜。饒有史才。蓋有得於馬班左苑也。休沐則講杜律。課諸生。選本朝三十六將作爲小傳。當守甚爲賞鑑。敏而能勤。至於如此。五月。學士設家塾。五科。分經史詩文。倭學署大員長。左右員長。實特秀朋等生。以勉亭爲左員長。而虛其大員。意蓋有爲也。而勉亭心猶曠之。然而善者懲。舊注善者下有缺疑語。上述箕裘。下開來學。未嘗少倦也。秋七月。娶故因幡守源資爲女。以爲之配。下旬畢姻。逾月五日。罹瘧痢之災。煩悶譫語。亦惟言詩言學。無一語他及。終以是不起矣。臨終念念不忘君恩。不忘父母恩。惓惓於其弟暨從弟憲。至於親友門生。叮嚀告戒。一皆勉之以正。旣而曰。近來學者。惟要一超直入。憚於自漸做來。又曰。余平生酷嗜詩賦文章。未究四書六經蘊奧。志旣墜矣。遺恨如何。汝等宜切思之。或曰。詩賦文章。垂名不朽。答曰。汝言非也。雖垂名何益乎。唱曰。似拙不拙。似弱不弱。奄然而逝。其爲人沉潛貞靜。和惠愛人。寬裕亮直。不迫不阿。好揚人善。勤政己愆。孝友誠信。顧行謹言。余初至東武。於逆旅主人。見其二詩。清新流利。灑灑出羣。一月之間。接之者四。初見於竹洞齋中。論議之次。偶及杜少陵元次山。勉亭曰。少陵詩聖。翁奈何與次山並稱。余曰。少陵特擅名詩壇耳。其他無少概見。抗章論救。旣失之於房瑄。倚毗留連。復失之於嚴武。次山遠謫道州。未嘗放情詩酒。拳拳愛君化民。憂公靖位。繇此言之。殆不及也。豈特並稱乎。勉亭不復枝梧一語。其見已及此矣。人不問於父母。閔寤之所以爲孝。議不私於弟友。程子之所以爲明。卽其所議。文辭貞敏曰。穎。純行不爽曰。諡曰。穎定。過而非黨矣。昔者孔圍。敏而好學。得諡爲文。漢帝營表未作。遂諡爲成。豈爲溢美也哉。今勉亭英英未見。而晚年卓識。乃欲窮搜六經。身體大道。是究是圖。誠足翼輔當世。斯人不死。駭其有與乎。蓋天而不欲日本之興於斯文也。何爲而生若人。天果欲日本之興起於斯文也。又何爲而翦若人。旣知浮華瀟漫之非學已。

則其學必有所歸。既知敦行漸進之爲學已。則其學必有所立。夙悟方開。趨向既卓。雩雪飛霜。芝摧蘭萎。訃音初至。莫不驚疑。父母於斯。呼天搶地。然比智愚賢不肖之所共哀之。非獨戚黨親暱之私哀之也。吾方爲日本學道之機傷之。非爲學士階庭之樹傷之也。水戶宰相上公。其疾稔稱其學業。繼聞其喪。矜惜其行誼。上公最爲憐才。而不輕爲許可。其必有以動之矣。余初允墓碑之請。野子不勝欣抃。轉戚爲歡。徐謂之曰。碑文則不敢以固陋辭。然撰文例。當署銜。則不敢爲也。野子復極力懇懇。曉譬多方。余深自痛悔。又不可自食其言。卒勉強成之。俄頃之間。失於三思。遂貽伊戚。二十三年之自同於販履織席者。何爲也哉。人之有言也。信於金石。堅於貞珉。垂之千古。使感發而興起。可不慎乎。銘曰。

鼎新革故。必生才賢。秀實修短。夫豈偶然。余厚望於是邦也。俗可易而聖可傳。何爲其於若人也。縱之以脫穎。而靳之以永年。吾低徊而不得其解。歎曰。胡然也。而帝。胡然也。而天。

卷二十一 祭文

祭王侍郎文一

按王翊。字完勳。慈溪人。徙居餘姚。魯王監國。翊與諸生王江同起兵海濱。應江上師。浙東不守。翊說黃斌卿攻寧波。不克。乃入四明山寨。居之。有衆萬餘。再破上虞。略天台。徇奉化。拔新昌。卒爲清師所執。是時浙東山寨相望。翊號最強。義聲著於遠近。翊爲人有智略。黃黎洲撰四明山寨記。推服甚至。

維大明永曆八年。歲次甲午八月戊午朔。越十有三日庚午。知友朱之瑜。謹以羔羊酒醴之奠。致祭於明故忠烈知友。經略直隸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附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靈翁吳公之神。自注諱鍾。號釋山。直隸無錫縣籍。武進人。甲戌進士。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考功文選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自注諱永佑。別號愛敬。直隸上海人。甲戌進士。曰。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瑜遂以七月廿六。祭先生也。去年

是日爲先生之家大祥。瑜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既已招魂於萬里之外。而又逾其期。吾處先生之來格也難矣。深用爲憂。幸日本之閏爲六月。於次月之日。始得陳牲酌酒而哭也。今正從日本來。得定西張侯臺手書。並先生就義之詩文讀之。忠壯從容。乃心王室。先生之鬚眉翕張。生氣栗烈愾然。如再見光儀也。詩四章。參錯失次。或有其題而無其詞。或有其詞而無其題。瑜未敢舉辭以就題也。八月十日十一日。連有弔祭之文。則死非七月廿六。而稚子之傳訛也明矣。然祭右良者。有文而無敘。未知右良死之狀。死之所。死之日也。於弔完勳之文而推之。完勳之死。以七月十九云先十七日。則右良被刑。應在八月初六七也。復云右良先不佞去六日。似已知臨刑之日。在十二三也。而十一日弔完勳。更不言次日臨刑。終不知先生果於何日死也。無已。吾欲以十五日爲先生升逝之日。按海東逸史。胡死實在八月十四日。四明山寨記。則云十三日。其日天空月露。况先生之襟懷。而天下皆仰皆見。想先生之風采。然而不敢者。屈原之死以端陽。則薄海內外。咸投黍而祀之。揚旌鼓棹而招之。而先生之死以中秋。普天且爲之飲食燕樂也。既已傷先生之志。而又乖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故於十三日爲位於交趾之旅邸。陳牲載酒而哭之。曰。殺羔羊。其角如栗。爰列鷄豚。殺藪有魴。羔備卿大夫之義。而鷄德具虎臣之質。鹿能觸而蟹有匡。鯉之鱗也介。而豕之鬣也剛。是足以明先生之志。必不爲先生之所吐也。先生之於朋友也。臨風而祭。而瑜之朋友也。越國而招。其哀痛一義也。先生乞得一金。易牲而奠。而瑜今日之祭。雖不腆也。實備四國之物。其豐儉一心也。先生其來格也。先生之詩。有戎馬待髻年之句。先生之志則壯氣則果。而先生之心則無已矣。今辛壬癸甲。先生生已四年矣。更十餘年而先生之志足酬。但胡虜之運祚疑終。而百姓之倒懸難待。瑜之疾病已深。而四千之日月難延。其或不能須也。奈之何。卽及其期矣。與先生兩世之知。交臂相視。未必啞然一笑也。至乃魯太夫人生事之資。及先生之祖父母葬祭之籍。先生雖無有言。固不釋瑜之心也。况白刃在頸。惟此爲惓惓乎。瑜今日赤身徒手。無一足慰先生也。然先生知瑜之志。儻瑜之志足遂也。瑜之父母葬以禮。必不使先生之父母死者暴棺而露。生者并日而食。使先生齋志而歿。目不得瞑於九原之下也。且文丞相柴市之骨方歸。而太夫人之喪同日來會。天之所以報忠臣也。宜無爽矣。但瑜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瑜之疾。其先生之疾也。知瑜之死在於幾日。則瑜之父母祖父母。且無可奈何已。其又奈先生之父母祖父母何哉。言不盡意。楮不盡。

言。散格之餘。或能昭鑒。嗚呼尙靈。

祭王侍郎文二

維大明某年。歲次丁酉。八月辛未朔。越十有四日。甲申。知友朱之瑜。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爲位於交趾之旅次。致祭於明故忠烈知友。經略直瀾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尙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文選考功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曰。嚴凝齋發。歲乃作松柏以爲明。喪亂流離。天特萃忠貞而求友。若夫運會元亨。皇靈遐暢。越裳獻雉。戎翟賓王。上者寅工熙載。下者紆組鳴珂。又何有忠節之名。所以然者。直忠臣適然之數。到此地位。自然然而。故從容就之耳。非先有意其如此而故爲之也。故曰。忠臣者良臣之不得已也。豈不願爲良臣哉。天也。世乃有非笑之者。曰。明室無王。普天臣虜。事不可爲。無不變貌革心。爾區區一二匹夫。違天衛命。妄言志節。一部廿一史。何處紀載。而乃貿貿焉出此乎。嗚呼。此何異污泥之蝦蟇。蠶蠶爲雄。糞壤之蚯蚓。歌吟得志。又何足與之言白黑。較短長哉。草皆莎茅而蠶芝顯。水盡魚蝦而蛟龍尊。鶴鶉燕雀。比翼而飛。而鸞鳳鷓鴣。希世而一見。犬豕豺豕。稱羣而數。而麒麟騶虞。曠代而間生。理則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則忠臣安足貴哉。是以漢之丞相三公。接跡於朝。而蘇武。以使臣耀冊。晉之賈石。裴張。赫奕於時。而嵇紹。以待中傳芳。唐之節義盛矣。最著司農擊笏。睢陽碎齒。宋之敗亡極矣。猶有世傑。秀夫。文山。疊山。然則忠臣者。生於斯世。爲於斯世。際遇何時。竭節何時。幸則爲郭李。不幸則爲宗岳。寧可含恨而歿。不可視息而生。豈庸人而識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爲之。非時而不爲之者哉。瑜與先生。初遇於瀟洲。相見最晚。相知最深。言論舉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而平時談燕。都未嘗以節烈氣概炫之。口舌若解揚之。相要約也。先生早知事之不可爲。於累捷之時。嘗記瀟洲額垣廢址之間。屏人靜對。與瑜咨嗟嘆息而道。一旦爲醜虜所執。從容暇豫。賦詩作文。別母別婦。弔弟祭友。屹立如山。肩背爲鶴。受二十餘矢而不屈。亦無怒罵。張之氣。可謂整暇。可謂貞烈矣。瑜不量事之不可爲。而志不肯已。今春乃爲交趾國王。脅瑜下拜穹廡而不屈。通國震怒。霜刃相擬。十倍於蘇中郎。虞常之。按瑜廷頸就戮。談笑而婉拒之。曰。瑜徵士也。不可以拜。亦無詬詈求速

之情。修表修書。辭君辭友。將從先生於地下。一識荆於蘇嵇段張文謝諸君子。而往復十日。而事定。而怒衰。該轉稱爲好漢子。國王讚爲大人高人。不獨我交趾所無。如此人者。恐中國亦少。至如文章議論。揄揚喜悅。不可悉述。或又乘機構陷。亦不得死。此雖小國。殊無大觀。此雖小故。非關大節。然亦不辱於君父。不辱於中國。不辱於先生。先生之知瑜最深。而見於事狀明白者。今者至再矣。蓋棺之論。不可預曉。然大概可知也已。故曰忠臣者。水到渠成。適然之數。非有意而爲之也。若夫有意爲之。豈不願爲吉甫召虎高密固始。顧獨一常山太尉之足願。而子卿之足效也哉。志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今日所陳而奠者。無羔羊朋酒。炮鼈陰鯉之豐。亦祇擷南國芳芹。代西山薇蕨。挹潢汗行潦。方汨羅澄流耳。先生其歆之哉。吐之哉。雖然。文丞相之髮與齒。義士於燕市懷歸。卽王琳之首與骨。朱瑒猶從梁朝乞葬。先生之死六年矣。先生之髮。今蒙誰氏之棘。先生之骨。知白何野之原。白水之真人不與。金陵之王氣不復。使宵小之議常伸。而浩然之氣久鬱。天也。亦獨何哉。嗚呼尙饗。

祭王侍郎文三

歲次戊戌九月。謹以多雞絮酒之奠。爲位於日本之旅次。致祭於明忠烈知友。經略直隸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享明殉節先師禮部尙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霽翁吳公之神。曰。辛卯年。兒子從舟山來。未知忠孝大節。其於先生之死也。聞焉而未審。道焉而弗詳。甲午年。張侯臺書至。得先生之文之詩。已知先生全節之日。非七月廿六而終不得其真。謂先生節烈氣概。大略彷彿之已。故擬八月十五日爲位於所至之次。而哭之奠之。故前之所以弔先生。俱鑿鑿而爲之辭。今年從交趾抵日本。是月尙在舟中。肝腸摧裂。十六夜遇故人楊巨鵬於客邸。道先生遇害之慘且烈也。道先生志意之堅且整也。道先生大歸之安且肅也。雖在逆虜。亦知愛慕。而欲生全之。而先生不可也。亦知感發而咨嗟稱道之。而先生弗屑也。故知先生之死。乃先生自殺之。非虜所能殺之也。先生自磔之。非虜所能磔之也。且此忠義壯激之骨。非先生滅虜。必致虜滅先生而後已。必然之勢也。無疑也。挺然直立。口口本部院。言言必不降。自注矢叢肩。以至剗刃肉盡。絕不出一叫呼傷痛之聲。骨肉未必有所收。淺土未必有所入。此亦天下之至酷烈矣。此亦今古之奇男子矣。瑜聽之。淚緣於眶。瑩瑩然。堅忍而不欲滴。瑜於先生之死也。卽艱

窘也。無歲不祭。卽倉皇也。無祭不哭。平居思念。猶且淚淫淫下。今者所聞死事之慘。十倍於前。而翻不哭者。何不敢哭也。不可哭也。昔來歙爲公孫述所賊。傍蓋延伏地而哭不能起。來侯叱之曰。虎牙何敢。然刃雖在身。獨不能勒兵斬公耶。使者中夜中要害且死。故呼虎牙相爲戮。力王事耳。乃效兒女子涕泣乎。其言至今猶生也。瑜思自古及今。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也。而死得其所。猶夜之復旦也。旣已得其所矣。而又悲其形骸之不全。此凡庸碌碌之見耳。士庶人棺衾單薄。宜乎速朽。然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其肉有至今存者乎。不收者以飽烏鳶。收者亦飽螻蟻。卽不言肉與骨。其墳墓松楸。有至今在者乎。高者夷爲丘垤。卑者湮爲原隰。惟此氣磅礴天地。惟此名昭回古今。河嶽日星。歷萬載而不磨耳。天之所以生人。氣爲精而形爲粗。臣之所以事君。忠爲上而功爲次。先生旣已得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異日者。儻可得也。必不因此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辯以此爲恨也。瑜去年二月十七日。生前拜疏。有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齶肉植肝。喪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鵂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憂等語。可見保身惜命。原非志士之心。忿痛悲啼。未盡哀朋之義。今者所寓多忌諱。不得已假館陳觴。挾沙酌酒。不可哭。亦不敢哭也。幸有高曠。不以爲嫌。慨然相許。得申其意。日仍其舊。月逾其常。性怪不具。豚肩不掩。先生其忻然而來歎之乎。嗚呼尙饗。

祭顯考某府君文

維大明永曆十七年歲次癸卯。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男之瑜。謹以黃流庶羞之奠。致祭于顯考皇明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府君。顯妣皇明誥贈一品夫人前封安人之神位。曰。夏辰屆在仲春。值茲初度。不能稱觴而上壽。胡迺灌鬯以降神。涕長隕而摧心。哀矣久傷彼岵。罪難窮於擢髮。生而早喪其天。適當百歲之期。已抱過甲之痛。恨人事至不齊之極。故君子有終身之喪。冀酬罔極於將來。歷邇有懷乎旣往。未九齡而背父。蚤知匪蔚而伊蒿。逾六旬而思親。空自呼天而搶地。老萊之子。猶著斑爛之衣。戲庭何豫。方甗之雛。遽服斬衰之重。泣隅何辜。雖天性稟於父精。而式穀未漸庭訓。黃口之伎倆有盡。止希乞懷抱之憐。蓼莪之少好非真。何足測方圓之用。音容已不能得諸想象。心神豈尙能識其規恢。恍惚可追。頌難述肖。翹首跂足。不能及几。按之父書。加膝和顏。惟日哺豆觴之口澤。孝親敬長之大略。僅僅得之故老之傳聞。弟弟怡怡之款誠。種種猶是兒時之目擊。方且昧於東西

南北。奧莫窺於禮樂弓箕。鄉先達愛屋及烏。謬有頭角之譽。公輔之期。豈真如仲謀之子。我後人肯堂貽燕。迺致世德莫傳。墓田莫掃。何容愈伯道之兒。故天下有無食無廬無衣無褐之人。而莫窮於無怙。世間亦有瘠瘵痿痺。狂譫孺癘之疾。而莫病於少孤。見人可喜之事。而傷情。適遇傷情之事。而泣血家國。地塗一敗。吾親舍違廿年。不敢自同於犬羊。又復兩乖於忠孝。昔在交趾。慨懷辦折。風節或善於平陵。今居日本。學陋德涼。聞望猶慚於潞國。既不堪是父之子。又何足爲人之師。歲饑粟於安東。無忝食伯夷之樹。生自絕於瀛博。何日憑延陵之碑。誠知至親之無文。寧敢陳蕪詞而將父。奈何疾痛而無告。庶幾憑血誠以籲天。一滴格於九泉。誰云有酒之既載。肆筵越在兩國。妄希如在而來款。其以庶孫大咸字咸一。孫女高。字柔端。祔享。嗚呼尙饗。

拜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源威公墓文

維日本國寬文伍年。歲次乙巳。十有二月癸丑朔。越六日戊午。大明南直隸松江府恩貢生朱之瑜。原籍浙江餘姚人。謹以瓣香。參上明水壺孟拜于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威公源君之墓前。而祝之以文。曰。嗚呼承家開國。本期百世而莫安。武烈文謨。更喜再傳而昌熾。竚看翼贊乎王室。豈惟丕顯夫後昆。豈父傳之季歷而得人。穆公歸諸與夷而能弟。之瑜異國孤蹤。故明遺老。幸荷上公弓旌之被。遂自忘其溲渤之微。誠冀文德之敷於東國。顧循聞望。而遜於西河。好徒切于緇衣。闕無補于藻火。無怪宋人之誤鼠。空傳周室之非。彫尙竭涓埃。思增海嶽。茲乃追隨車徒。瞻拜寢園。俗不污于茶毘。靈自安于禮葬。益願在上之於昭。大爲文子之陰隲。孝思展於罔極。王道期乎有成。嗚呼尙饗。

附庚寅年陷難告天文。按此爲禱祠之語。今附於此。

帝載亦有何奇。祇此赫赫明明。炤臨下土。鬼神無所爲德。要使愚夫愚婦。惕息嚴威。善惡之報反。則中人不勸。彭殤之權失。則天地不靈。大明南直隸松江府恩貢生朱之瑜。原籍浙江餘姚人。生無欺僞。念切痼瘼。自恥炎劉之多士。欣欣有新。寧爲周室之頑民。皇皇維邑。雖愧非才。非藝。實亦無罪無辜。乃者身陷大澤。進退皆觸網羅。今日舟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吞鯨鯨。玩弄虎牙。之瑜一身不足惜。深明於生寄死歸。劉文高等七人。其何辜。乃使之爲善蒙禍。保殘賊而棄忠良。殲信義以長姦宄。竊恐降鑒乖而兩儀敝。人心死而三綱絕矣。李靖有言曰。儻三

問而不對。亦何神之有靈。誠哉。是言也。三月初七日。焚香盥手。書附龍王水府諸神。直日功曹。符勅使者。上達天聽。儻之瑜獲罪於天。伏乞立勅風雷。傾舟破楫。船中無舵師。乏篙工。毋作此夢夢。罔有視聽也。

卷一十二 雜著一 字說

加賀中將菅原綱利字取益說

爲人君者上而天子。以至於公侯伯子男。無非取諸人以爲國者。廟朝宮闕。犧牲粢盛。無埃言矣。卽臺榭觀遊。皆取諸人以爲材。錦衣玉食。皆取諸人以爲養。至若取諸人以爲善。則寥寥焉未有幾人。何也。是故取民之財。用民之力。逾其制焉。遂貽鎔銖泥沙之誚。至於善。所謂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何莫之取焉。昔者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與人爲善者。故曰。大舜有大焉。然而善取者。取之天。善益者。益夫天下萬世。卽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本取諸益。使天下獲耕稼之利。以養萬民。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矣。無方之利。誠天下萬物之綱也。已。繇是而五教曰術。匡直振德。皆所以紀焉者也。今天下人君之所爲。取諸其民者。皆損也。非益也。取人之財。益在帑藏。取人之善。以爲益。在一身一國。若夫取天之道。地之利。則益在萬世。民惟恐其取之不多也。字之曰取益。亦以道之至大者廣之爾。

源光國字子龍說

龍也者。天之吏也。天穆清於上。無聲無臭。不能澤敷於下土。方。不得不寄之內外大小百職事。以布天之令。如陰陽寒暑。時制氣候。風雨露雷。霜雪霧霞。各効其用。以奏其功。棼棼薄蝕。狂飆震霆。恆雨恆暘。流金鑠石。亦各因其類。以著其罰。而後成一大和之宇宙。是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者。視伯子男。是皆龍之靈爲之也。然則龍固託處於巖谷絕澗。水之淵泉。而雲氣生焉。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龍之爲靈。固昭昭也。有如天台雁宕。則有大龍湫。小龍湫。河之南。則有茆潭焉。周環一二十里。潭水如碧。間有葉飄墜其中。羣鳥應時銜去。澄泓萬頃。一望無塵。是固龍之都也。瑜弱冠時。瞻仰中嶽。歷少室其上。有龍池焉。方數武耳。非池也。名之爲池。甃之以甃。居恆不蓄水。其中有穴如井。寺僧不屐而汲。龍興則水溢而爲池。井則龍以爲宮焉。井泉

清冽甘美。大澗固不增也。亢旱亦不減。自古及今。無有敢測其深廣者。中居老龍一。率其小龍五。各如其方色。皆子龍也。春夏之交。遊人好事者。賣香楮拜懇。則井中有氣。升騰如縷帶然。稍上漸張如簾。其末益大。有一龍遊於雲霧之中。長僅尺餘。蜿蜒飄忽。但見其形似而已。不可迫而見也。少選。仍歸井中。煙氣散。池水涸。凡出皆小龍也。老龍則深居而簡出。先是有洛丞龍同知者。聞之。亦爇香虔禱。五小龍皆已迭見。乃欲求老龍一觀。龍遂爲之伸一足。勢如攫牽。又懇神龍爲之見其尾。其長數仞。神光璀璨。已非池中物矣。而洛丞必欲見其全。叩拜不已。老龍畧然而升。井中水一時溢湧。崩轟噴射。懷山襄陵山之下。數里而遙。不雨而水深三尺。禾苗盡偃。人畜奔狂。洛丞亦遂驚殞。至今爲構一小祠。肖其像於池側。亦所以昭戒也。後月餘。瑜燕於高文襄中玄公所。日甫昃。忽爾晝晦。其僕報曰。西南隅望樓黑雲密罩。咫尺不辨物色。又一小童曰。雲中都是火光直透。或詫曰。此事大奇。座無他賓。瑜請撤席。主人曰。無害。此樓四面皆磚石。無可焚灼。頃之。烈風驟雨。燁燁震電。復報曰。有一龍自牖中出。騰雲而起。此時僮僕驚怖。奔走倉皇。未知其爲應龍虬龍也。命一僕登樓審視。久之。復云樓門封鎖嚴密。樓之上下。空洞無一物。樓北二牖。一牖平昔不閉。凝塵厚寸許。毫無蹤跡。無可見也。雨霽時。已下晡。瑜卽告歸。次日相府遣一紀綱來白曰。昨日之龍。起自牖間。窗外僅損一甍。遽使人去。不諗其詳。又三四日後。燕前所。大兄錦衣君曰。前日龍之出處。無可搜求。物物皆如故。視畢。諸弟悉已下樓。我獨凭牖遠眺。願見窗口一磚漸昂。半掀之。則已摸龍正蟄於其中。取而視之。磚之下。有形泥之中。有象。宛然一模範也。徑三四寸。蟠旋約可尺許。此又其最奇者也。因歎曰。龍之神。乃至於此乎。是猶所謂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也。夫膏澤布濩。資生萬物者。本乎仁。奉天之令。致天之討者。行乎義。龍以仁義爲德。龍之所以爲靈也。龍以風雨雷電煙雲霧霧。變化無方者。著其靈。人君以爵賞刑威。生殺予奪。榮辱不測者。神其用。一也。昔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御。曰。君何爲式。文侯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曰。然。然非有土之君也。奚爲式。文侯曰。吾聞段干木不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國。段干木光乎仁。寡人富乎財。段干木富乎義。吾聞地不敵仁。富不敵義。寡人安敢不式。古之明君。尊德樂道之如是。是以得賢而爲之輔。則雲之從乎龍也。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邇伯勞之。仁也。又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義也。然則龍非仁義。無以爲靈。人君非仁義。無以爲國。昔者趙簡主是已。樂激事之。六年給使。又甚材。

也。一旦悉明其罪。而明法飭法。得仁君之大道焉。義也。楊因事君五去。下士釜與爲伍。今被釜與疑。當作釜與。一旦舉以爲相而不疑。有知人之濬哲焉。仁也。仁義兼施。賞罰罪允。國以大治。於是南威齊楚。西抗強秦。赫奕乎其有光也。是故進賢也。則曰帝以不蔽討罪也。則曰恭行天罰。其心兢兢焉。有賢不敢棄。有罪不敢赦。毫不敢以私意行乎其間。猶之乎龍之爲天吏云。

源綱條字九成說

世子閔下。會當冠阼之吉。之瑜承乏奉櫛之賓。醮醴既將。敬名伊始。大名綱條。謹字之曰九成。順成德也。親賢樂善。保大定功。好問好察。繼志述事。以祈黃耆無疆。受天之慶。

虞書稱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豈非以聲音節奏。悠揚容與。笙鏞搏拊。歡欣和樂。翕純繳繹。疊鬯焉如貫珠。從律成文。井井然以立辨。是故耳目聰明。心氣和平。唱歎濁清。代相爲經。故能致靈鳥來儀。蠢茲率舞。豈非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溥博廣厚。高朗代明。錯行震動。嘘煦潤澤。始條理爲知。終條理爲聖。合九成而爲一大成。軼咸章。駕漢武。是故千六百年之後。猶能使聖人心聆神往。經時之久。猶忘食味。不能以言語形容。徒曰盡美盡善而已。后夔之技。爲樂乃至於斯乎。是皆其條目也。必有爲之綱者焉。大舜以大孝之德。側陋外聞。登庸熙載。則克盡其爲臣。重華受終。則克盡其爲君。六府脩三事。治九功。絃九絃。歌是以維德動天。無遠弗届。是以好生從欲。洽於民心。能使天下後世。補者聽者。莫不欣欣而興起焉。豈非至誠之感神乎。是故延陵季子。喟然而歎曰。觀止矣。雖甚盛德。蔑以加矣。非然者。后夔雖聖於樂乎。豈能釋其回。而增治定功成之美哉。然舜之德。何以遂至於斯極也。譬之臺然。九成之臺。亦天下之大觀也矣。是果不日而成之。一蹴而可至乎。其始基之也。嘗覆一簣矣。因乎丘陵。進進不已。是猶積德累仁。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至於斯也。專其心。致其志。非類之徒。無稽之言。勿使得撓其慮。逸欲之端。不急之務。勿使得紛其心。業積而不渝。功高而愈奮。有爲者若是。故能迥出雲表。俯瞰萬物之如斯也。若夫爲山未成。功虧一簣。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徒使有識者愛莫助之。咨嗟歎息而無已。豈能爲法於天下。至於斯極乎。事誠在吾。是以君子必要其成也。

赤林重政字尊五說

聖人諄諄焉重德不重政者蓋見當時徒文具大失先王立法之意故爲此補偏救敝之論後儒隅見曲說遂謂照燭足以治天下而政教可廢不惟不達聖人之旨相率而禍天下者必此人也孔子歎美子產以爲古之遺愛然亦謂爲衆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可知也獨不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乎獨不聞徒善不足以爲政乎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乎獨不聞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乎獨不聞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乎獨不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乎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總之蘊之於躬則爲德設施於事則爲政無仁德以爲之本則爲徒法無政治張弛以紀綱之則爲徒善二者相須而行不可偏廢者也夫爲政至於居所星共則時雍風動篤恭而天下平矣其盡善盡美孰大於是是故惠焉而不費欲焉而不貪勞焉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五者非甚盛德曷足臻此而謂所重在於政乎吾故字之曰尊五蓋進吾子於德也吾見今日之訛不特此而已也非禮而謂之禮非義而謂之義買其積而還其珠賢者爲而不肖者議可勝歎哉

赤林氏名重政而問字於余余旣字之矣又爲之說焉蓋以吾子質性淳良行將有政事之任恐未聞君子之大道而水以濟水余故詳論之以廣其意云爾

奧村俊明名德輝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今原於尊翁之名以生足下之名以著禮之効也禮曰禮也者動於外者也又曰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足下顧名而思義則自處必審矣是以名曰德輝

清原季敬名務本說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守之本也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然則敬身敬之本也君子從事於本敬功要而行立操約而用宏從事於末則雜施而無緒勤苦而難成故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清其原務其本其德有不成者乎從事者務之也清其原者知也務其本者行也如是則萬事萬物均於此橐籥焉可不知所務乎事親守身敬身之統於一敬亦猶知仁勇之歸於一誠也

野村重直字遂初說

人之初生。無有不直者。孩提啼笑。愛親愛兄。莫非天性。葆而弗失。繇此而大人不異矣。奈何知識漸開。詐僞緣起。習染日深。真淳日斲。赤子之心。盡爲外物所鏹。誠能幡然改悔。自遂其初。則其直如矢者。反身而具足矣。壘節蓄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蓋研磨得趣。則腹中之微軫自調。擲地卽作金聲矣。孔子所謂無聲之樂。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原慶順名善長說

吾子姓原。字慶順。今欲於姓與字之間。而爲之名。原者。高平也。諺曰。根原曰本原。蓋原者乃根極之處。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元與原義理相通。善長者。仁也。孝弟也。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多慶。宜名曰善長。仍其舊字曰慶順。

下川三省字宗魯說

銛利輕淨。均非載道之器。捷給儂巧。必無成德之人。孔門獨得其宗。乃屬曾氏之魯。而穎悟者不與焉。至於亟稱顏淵。不過曰如愚不愚而已。故字之曰宗魯。吾誠有大望於爾也。

夢梅字說

余門人下川三省彌月之時。其先慈夢梅而生。夫梅者。百花之魁。而其實濟鼎彝之用。而且骨幹凌霜。清韻開泰。其非凡卉可知矣。子果能明發不寐。念昔先人。則貞下起元。必有資於世用。若徒隨風開落已爾。則與凡葩委地矣。棘心之吹。不大負乎母氏勞苦哉。

下川生感母氏之先兆。欲以夢梅名其齋。意存乎觀感矣。吾思人。不以夢靈。夢乃以人靈耳。昔嶺南柳氏子名夢梅。有不在梅邊在柳邊之句。亦以誌感也。其後文名甲天下。科名魁多士。爲宋南渡偉人。是豈區區以夢靈者乎。

五十川剛伯字濟之說

禮二十而冠。冠而後字之。尊其名也。子今年二十。合於當字之禮。且初學於我。而屢以爲請。子姓源氏五十川。發

而爲源，流而爲川，皆至柔也。傳曰：水至弱，民狎而玩之，名爲剛伯。伯者，長也。是剛之最者也。二者，固宜有以調劑之矣。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易曰：水火相爲用，既濟。剛柔正而位當也。故字之曰濟之。濟者，水火之德也。而濟之者，則人士之力也。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茲以令月吉日，字爾以德。爾尙棄爾幼志，以順聖賢之則。夫勵志不撓者，剛也。自強不息者，誠也。內文明而外柔順者，柔也。則亦進於正直而平康矣。彼外爲陵厲之氣，而內實荏苒者，倒行而逆施者也。煦煦嫗嫗，一於巽軟者，乏陽明之德者也。三者於何取法而倣之哉。

今井可汲名弘潤說

語曰：河潤九里，是河以長源以浸。其潤之弘也宜矣。今井木上有水，津潤上行，陽剛中正，及物爲功。君子以勞民勸相。故曰：潤其出也。有源而不竭，井養而不窮。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不弘而能如是哉。是所謂有孚元吉也。故名之曰弘潤。

守元字說

元者，於天之道，爲陽爲子。於人之德爲仁，分爲君，而形體爲首。書曰：元首明哉。傳曰：元者，善之長。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先賢曰：冬至子半，一陽初復。又曰：貞下起元。是故元者，天地之心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守其元者也。生知安行者也。然天下生知安行者，希世而一人焉。其餘皆學知利行者也。又其次，則困知勉行者也。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故曰：復也。學者誠能復其初，則貞之下可以元，而明德可以明。其與生知安行者，有異乎。儻復而仍與之剝，則而仍與之蔽。此其際亦危矣哉。守之乎。

藤浩之字伯養說

峭城守朝散大夫藤公名浩，以居於櫻岡也。別號櫻岡。名浩之字曰伯養，因請余爲之記。余乃先爲之說而可乎。蓋古之名賢，其名其字，類皆有說焉。如賦之與轍，戒也。六一之與樂天，志也。茲之所爲養者，志乎。余請得臆度而推原之，修而致養者，熊經鳥伸，納新吐故，養生家之所爲也。非此之謂也。進而有涵養之功矣。涵泳舒徐，不隨不激，含章藏垢，不惠不夷，自好之士所能也。非此之謂也。又進而有保養之道矣。節飲食，蓄嗜欲，喜怒不擾其心，好惡咸付諸物。君子之有德者也。非止於如是而已也。又進而有存養之道矣。生而有本，晬盎喻於四體，直而無害。

剛大塞乎兩間。儒者之獨善者也。夫養至於氣。養斯大矣。心既存而性斯養。集其義而志已持。顧不大與。然君子之一身上以承天之明命。下以作民之父母。是故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獨行其道。非平治之規也。澤不下究。非容民蓄衆之理也。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然百姓顛連無告。而吾之耳目有限。晚世理弊多端。而吾之智慮難周。勢不得不藉賢人君子。相助爲理已。賢人之處心也。公而持身也。廉。公則生明。廉則生威。明以燭閭閻之隱。威以銷奸宄之萌。如是。則賢人之耳目。皆吾之聰明。賢人之智慮。成吾人之睿聖。則已登斯民於衽席。而保之如赤子矣。養賢以及萬民。古之人豈欺我哉。然賢人明哲。知幾而不撓不屈。不可以好爵廢而飲食。豢之。不以誠。而接之不以禮。則不可得而用也。故交以道。接以禮者。所以養賢之道也。公其豫所以養之之道哉。需其用而將伯以助。予無及矣。然余知公之能養也。余以管窺之。僅得一斑而已。知全豹矣。余門弟子下川三省。寒畯之子。僅能隨俗。咕嗶數卷而已。凡飲食。凡衣被。凡居處使令。諸凡所須之物。無一不出於公之藏府。世有養之矣。非徒給之筆札。助其攻苦而已。凡飲食。凡衣被。凡居處使令。諸凡所須之物。無一不出於公之藏府。世有養之。如是者乎。此子方穉弱。未知其爲干霄之豫章。叢生之棘心也。而凱風之長養。迺如其至耶。夫凱風者。夏也。夏者。大也。公惟不得賢人而與之。則已。既得賢人而與之。有不盡所以養之之道哉。周公曰。好士。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而後知是非之所在。故能生吾心。以定天下。慎毋以魯驕士哉。夫以周公之明聖。必好士而後知是非之所在。今也爲民父母者。當審其養之之道矣。慎毋養其槭棘。而舍其梧桐也。慎毋養小以失大也。

卷二十四 雜著二 札記

讀羣經札記

大禹謨。帝曰。兪允若茲。蔡註曰。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云云。允若茲者。言信乎其如此也。非謂言能如此也。若加一能字。以下意味便淺。

益曰。都帝德廣運。註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云云。廣運者。無一處不周偏。無一時敢怠弛。卽易之所謂天行健。自強不息也。卽詩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平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也。以下皆勸勉之辭。文氣與天之

曆數在爾躬。數句相似。但一正一反耳。觀下四乃字可見。如何說是諛佞。此與上文下文一氣貫穿。如何說不接連。註大謬。

甘誓。有扈氏怠棄三正。註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三正似非子丑寅之三正。今謂唐虞之前。當已有之。無所憑據。

小雅。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朱子以龍註寵者。非天子笑諸侯之詩。如何註作寵字。諸侯承天子寵靈。澤敷下土。非龍而何。

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孔子之喪。子思宜爲喪主。而記無文。子思哭嫂爲位。則子思有兄矣。孔子之喪。其兄爲之喪。何記者失之。

君復於小寢大寢。疏曰。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馮氏曰。寢。所居夜之地云云。諸侯世世不敢居高寢。安得有復於太祖之寢者。當以馮說爲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註。知悼子。晉大夫。名營。昭九年。傳以爲荀盈。李調爲嬖叔。屠蒯。杜蕢。猶是音之轉耳。荀營卒於悼公時。非平公也。

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註。綏字。當從周禮作情。滅毀之名也。周禮。情祭之於妥。音之同也。綏之於妥。字之訛也。楚茨以妥以侑。妥引禮妥尸以釋之。妥之爲言安也。綏亦訓安。卽以楚茨以綏祿。綏字釋之。亦無不可。但不若情祭意義爲長耳。

閔公二年。成季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季氏二字不可解。或者言是少子乎。此時桓公壯年。不當言是少子。左氏下筆。乃如此草率乎。

僖公二十八年。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東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註。大誤。使問。且視之。病。病句。言病則將殺之。乃舍之。註。亦不是。此政是愛其材處。東胸見使者。是悔罪處。距躍曲踊。是知文公愛其材。而以材自見處。

襄公二十七年。齊慶封求聘。其車美。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八年。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

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鷄。亦不知。美車與相鼠茅鷄二事。不當再見。美車猶可。嘲客之事。必無再見之理。況同是叔孫穆子一人乎。若穆叔果爲之。好事而陵人。亦不得爲賢矣。何如不與其食之爲愈乎。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楹。傳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皆非禮也。楹宜丹耶。楹宜刻耶。則不必書。卽或稍乖於禮。不過仍其舊而已。罪不在莊也。楹不宜丹耶。楹不宜刻耶。莊公何以得丹之刻之。以爲孝耶。崇其父而薄其祖。非孝也。以爲禮耶。隳清廟茅屋之制。開紛華靡麗之端。忘不共戴天之仇。狎閭房好合之私。非禮也。且人孰無父。父孰無子。儻子而各私其父。則父以傳子。子以傳孫。將無不丹之楹。不刻之楹矣。典祀毋豐於昵。獨不聞先賢之大諫耶。莊公之罪大矣。且桓公弑君篡國。淫縱文姜。身非死命。其罪不可擢髮數。丹楹刻楹。愈彰其惡耳。況所娶者。又仇讐之女耶。

昭公二十三年。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註。掩餘。吳王壽夢子。吳壽夢之子。長曰諸樊。立爲王矣。諸樊死。立其弟餘祭。餘祭死。立其弟夷昧。王僚乃夷昧之子。且爲太子。豈有以伯父且邦君之名。各其子者乎。掩餘。王僚母弟。豈得是壽夢子。

讀六韜札記

盈虛篇。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帝堯。巍巍蕩蕩也。只是如此做去。儒者定要在心體上看入細微。所以於世界上功德。不曾究竟。獨不知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合微顯。天人原是一體。

農器篇。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人事。知此可謂神於兵矣。管子全得此意。

軍略篇。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無有舟梁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問得甚好。好在周密。對得甚好。好在灑脫。

金鼓篇。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左史倚相之敗吳。本此。吳人往返六十里。上下勞頓。懈弛。楚人一往三十里。又出其不意。所以一擊取勝。

讀武經節要札記

選將篇。五謹九術。節要纂集七書。故云爾。非謂五謹之後。又須以九術區別之也。五謹已極將材之選。若又復之以九術。是耳目人無已時。而終身不得一將矣。況九術。非能精於五謹也耶。雖曰會通七書。然亦有非七書所

有而輯之者。大得七書爲本耳。教平原兵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若方圓曲直銳。教練能熟。則左亦可爲前。右亦可爲前。

讀說苑札記

曾南豐說苑序。子政以貴戚之卿。當恭顯擅朝播虐。豈容坐視。至乃以枉己詘之。大不然矣。獨不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乎。況乎屈平三黜。而君子不非其訐。自沉而死。而君子卒憐其忠。子固是非頗謬。大槩可知也矣。無怪乎其登進劇秦笑新之揚雄。而不疑也哉。

成湯自責致雨。成湯自責致雨。古今笑談。言未已而大雨。天亦應之速矣。然六年之前。幾無子遺矣。乃至此方自責耶。

韓武子田。君疾將革。而臣子田君已薨。而猶欲卒獵而後弔。六卿無上之罪著矣。

司城子罕相宋。子罕不去南面之牆。而通西隣之潦。又專宋國之刑戮。則又一田常矣。

翟黃對田子方。魏爲畢公高之後。畢原鄭郟。則文王之昭也。畢萬佐晉獻公有功。封於魏。其孫魏犢。始以縣爲

姓。武子之孫魏絳。絳之子舒及曼。多爲卿。舒之餘子戊爲梗陽大夫。及文侯魏斯。始三分晉室而爲諸侯。無有氏公孫者。季成安得氏公孫。或有稱公季成者。其祖非諸侯。必無稱公孫之理。子政誤矣。此書膾炙人口。然撰述之際。多有改竄原文。殊似無味。

晏子朝乘敝車。駕騫馬。陳氏爲之。則以竊國。晏子爲之。適以佐君。其中之故可思。

晉襄公薨。趙宣子議立君。如此。則須知所以定國。是植國本。宣子於斯。漫無主張。故卒及於難。惜哉。忠而不豫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此章乃著書者欲揚桓公之善，而不知其背於理也。燕之隣境，一爲齊，一爲中山。若燕君入中山之境，以逆桓公，固不容割中山以與燕。若入齊之境，以逆桓公，此又古今必無之事。著書失實，故曰文勝質則史無足怪也。惜乎此書垂二千年，未有一人拈出者。又曰：割所至之地，以飾出境之非，是猶封唐叔以實戲言之失，均非至當不易之論。

魏文侯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然乎哉！汲黯獨非官而受祿者乎？果若此言，將率天下而出於無用之路也。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諸御已入諫曰：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僂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云云。莊王賢主也，有是理乎？卽不賢也，有因一臺而殺諫臣七十二人者乎？魯昭公不用子家羈，以至奔亡客死，或陳亦有之耶？於越入吳，在春秋之終，楚莊王時，未有此事。莊王當魯之文公，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曹亡在哀公八年，語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僂負羈乃桓莊閔僖間人，去曹亡且二百年，悉皆牽強成文，謂劉向校書天祿廣博淵深耶。

申旗對秦昭王，汾水絳水二句，亦在肘履之下，乃韓魏意中語，大有情致。若出之智伯之口，便無味矣。智伯不若是淺也。子政著書以曉庸主，特故爲顯淺耳。

魏趙倉唐爲太子擊使于文侯。趙倉唐與穎考叔同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謂斯與？父子君臣，俱善讀詩，恐今日詩人未必有此。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見之。使者辭可聽，然無此事。果若此，則史黯不必尸諫矣。

晉太史屠餘對周威公。晉平公之臣有屠餘，又有師曠，皆能先見興亡之故，而卒至於敗，用賢可不亟乎？又曰：用人行政宜，足以回天矣，而終不免於身後，必有故已。屠餘不明言，而威公又不知深求，惜哉。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見之。使臣識見庸常，又不精細，其國必不能寧也。國寧如何可伐？莊王見識，却高一籌。

越破吳，請師於楚。左史倚相進計莊王。左史倚相當靈平之際，且越破吳而分吳地，豈是莊王之時？

田單與師十萬，將以攻翟。魯仲連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將軍二句，一本無之字，必字，則語氣婉而壯，冷而有致，加一必字，突而反弱矣。

孔子觀於呂梁。此非夫子之言。且文義有大不通者。而讀者不察耳。非不察也。不能察也。

讀新序札記

楚昭奚恤對秦使者。稱令尹子西。司馬子反之賢。令尹之職。不止於是。子西之賢。亦不止於是。司馬子反喪師辱國。好酒而殞其身。恐未得爲楚國之賢臣。

樗里子公孫子。讒甘茂於秦昭王。甘茂卒奔齊。以甘茂之周至。昭王之賢明。而卒以讒敗。又何怪乎夫差燕惠

也。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全書委婉曲折。曲盡一篇之妙。魏齊秦武卒曠騎及霸王之兵。衡量稍

確其五權。三至五無曠。彷彿大公而越軼孫吳矣。可惜一概刪抹。

趙襄子率師伐趙之中牟。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

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均是物也。襄子成則人誦之。宋襄敗則人非之。天下事孰不以成敗論也。意者中

牟力竭財殫。襄子但玩弄之。以收民心耳。亦猶孔明之於南蠻。攻心爲上也。不然。亦未見其可。萬一城完不降。而

諸侯之救至。襄子亦何以善其後乎。又曰。中牟在大梁之南。滎澤之東。如何越魏而屬趙。或者別有古中牟也。若

中山則越趙屬魏。亦未可知。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以迎莊王。君臣敵國。各各說得有理。鄭之不失其國。而楚之霸諸侯也。不亦宜乎。

莊王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云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

寇。亦是歸師勿遏之旨。只是說得好聽。做得冠冕。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司城子罕亡。而子韋不從其復也。猶謂是子韋遺德餘教。其賢可知也。移

相移民移歲。恐非君子之言。雖然。或姑爲是以試景公。未可知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云云。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楚共王爲莊

王之子。去武王六世。百有餘年。卞和尙在泣盡而從之。以血乎。子政博學多才。乃草率至此。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云云。劉貢父止王安石。田梁山湖說本此。其恢諧與此絕

同。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禮非晏子之家禮，景公猶不敢公言去之，而曰：「請去。」然則景公猶有可爲也。若今人便以朝服而至，爲可厭可惡矣。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非能損己以益百姓，只是不以己之貴而加諸其隣耳。當時便稱仁賢，居上位者一舉一動，誠不可不慎也。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王祥王覽事甚類此，故幸則爲祥覽，不幸則爲伋壽。瑯琊歷世昌大，又何福之隆歟。而衛則遂有戎狄之禍，非文公大帛之冠以弘其略，衛幾不血食矣。禍水之於人國也如斯，戒之哉。

秦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屈原忠而被放，放而復用，既用而又不聽，既不聽而又復放，至誠爲國，百折不磨，而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之屬，既誤於前，復用於後，閻主佞臣，綢繆固結，亂亡相尋如此。貴賤親疎，內外結成一黨，世亦有不亡之理乎。

晉屠岸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以宣孟之世德而絕其祀，不可謂孝。萬一其妻所生非男，又將若之何。韓厥能力任以亡，而朔不亡，非也。程嬰已立趙孤，報屠岸賈矣，可以死，可以無死。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召衛鞅甘龍杜摯議之。於此二策，甘龍杜摯自然不如商鞅，張儀之議自然不如司馬錯。今人因後來不善，一概抹殺，且舉商鞅車裂爲證，何異矮人觀場。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張儀之謀止說得皮面上一層，司馬錯便酌量時勢，深中肯綮。

酈食其說漢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此時敖倉却不比隋世，如何得天下轉輸。乃有藏粟甚多，如曰秦人漕轉，秦之得天下不久，況都關中必無積粟於成臯之理。雖千古相傳，瑜獨疑之。

張良輪酈食其，請立六國後，立六國後是當時習套，惟留侯能脫套耳。初看此傳，甚可笑，然宛宛欲似此時君臣皆不讀書，聞此等語，便足矜爲新奇，豈復有辨其非是者。絕似村學究抵掌談說於田叟漁父之前光景。第八段却有理。

張良迎四皓以安太子。所以迎四皓者。本爲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今乃居二年。嘗爲太子畫策矣。而未見之於上。其中自有妙用。亦如安陵繡之埃時也。

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一歌慘刻少恩。骨肉乃猶如此。釀成人彘之禍。將誰咎哉。

讀資治通鑑札記

漢成帝紀。趙昭儀居昭陽宮。璧帶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註。服虔曰。缸。璧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爲缸。若車缸之形也。其缸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璧帶以木。橫施於璧之腰。如人束帶然。故謂之璧帶。缸者。隨其璧與珠之大小方員。而爲之緣。納非小顏。以翠羽二字連讀之。甚無解。三者皆名士。而此爲小物。何紛紛舛錯如此。璧帶所以欄畫。兩端爲綻勝。一端入柄於鑿。一端開口受柄。余雅不欲批註。今見其大爲訛謬。故偶及之。

先武紀。壽張恭侯樊宏幕。遺令薄葬無所用。壽張侯棺柩。一藏不宜復見。余心與之同。而事異。有爲也。

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三老服都紵大袍。雒陽雖爲土中。然寒暑異甚。北平十月。便已駁凍。豈能服紵。紵至

秋即卷縮。中州人夏月尙稀服之。豈有十月可爲禮衣。繅麻不可績。有僞爲羅縠者。而不可以爲布。今之紵絲。尊官以爲禮服。然非麻也。意者都紵。卽此歟。蜀有都布。又按晉元帝紀。太極殿廣室。帝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布豈專爲麻葛紵乎。

安帝紀。楊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飲訖而卒。需者。事之患也。諫者。禍之媒也。申屠嘉欲劾鼂錯。反爲所賣。以致嘔血而死。楊震具奏須行。還上之樊豐。耿寶得先爲之計。以致飲訖道死。

獻帝紀。長沙太守孫堅死。策遺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堅安六已徙居於舒。非仍留壽春也。而周尙則舒之豪。周論。又人傑也。堅死時。孫策年已十七。還葬曲阿已。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若其母爲人所拘。而默默無言。豈得謂之豪俊乎。策以母弟託張紆。後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明年。策母寄居江都也。興平元年。術欲用策爲九江廬江太守。而不果。然善用兵。攻橫江。當利牛渚秣陵。所向無前。拔曲阿。走劉繇。術已表爲

殄寇矣。時已擁衆數萬人。而周瑜韓當黃蓋輩。皆歸之。豈有其母爲人拘執而不奪之者乎。總之袁術居於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爾。若曰編書者失於點檢。前後錯亂。亦不甚然。

孫權撫周瑜背曰。卿能辨之者。誠決。邈迨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誠決二字不可解。當是誠快之誤。若作誠決。則下邈迨不如意。說不去。下孤當與孟德決之。則背城借一之謂也。

魏明帝紀。漢諸葛亮出師表。此臣之未解一也。註解讀曰懈。六未解炤上議者。謂爲非計。炤下難平者。事難可逆料。明明是解釋分解等解字。如何註作懈怠懈字。穿鑿甚矣。

景初二年。詔免燕王宇等。以曹爽爲大將軍。曹真卒於太和五年三月。至景初三年正月。首尾十年。曹真以邵陵侯爲大司馬。統大兵。與漢相距。時爲魏重臣。大將曹爽嗣之。九年不書。至景初二年十二月。方書武衛將軍與燕王宇等對輔政。倏忽間免燕王宇官。而爽爲大將軍。中間必有脫誤。然此乃爽懿大關係處。不應脫誤至此。將有所諱而故削之耶。溫公殊欠點檢。

晉武帝紀。大常博士秦秀議賈充諡曰。昔鄧養外孫。苕苕公子。爲後。春秋書苕人滅鄧。註公牟傳曰。取後於苕也。苕女有爲鄧夫人者。立其出也。鄧養外孫。是晉女。爲苕夫人。公牟傳苕女爲鄧夫人。則非外孫矣。

惠帝紀。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嵇紹朝服。從征耶。抑帝敗績。紹下馬服朝服而登輦耶。作史者須更留心。此擾擾崩衝之地。非雍容揖遜之場也。

元帝紀。僕射周顛曰。虞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狼抗。吳下方言也。物之虛大而不堅緻。寧實者曰狼抗。至今猶有是言。狼狼抗抗。顛河南人。學方言。故如此。意謂王敦虛恢好大。本無實用。故不知進退也。

孝武紀。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擲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作史者胡說如小兒子戲談軍機。捷報敗。則務爲掩覆。以安人心。勝則張皇震耀。揚旄飛羽。縱安石有此雅量。亦不得徐徐如此。過戶限折屐。曷乃其當。理矯情鎮。物則僞耳。作史者憑

空捏造此段。以欺後人。而後人方就安石身上。評論深淺。此何異夢中說夢也。

燕遼西王慕容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慕容農少有雋才。故遼西王之賢。大著於時。及將部曲之并州。并

州素乏儲待。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所爲。一不善。遂使民夷皆怨。一敗塗地。可不慎哉。

宋文帝紀。魏主旣誅崔浩。太子晃讓高允。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高允前條所對。皆人所

難能。至此對則非也。史雖直筆。亦自有體。亦有實隱人之惡者。至於立石郊壇。是豈爲史之體乎。貪生畏死。多致

不祿。高咸陽證魏史事。人所難能。富貴壽考。乃至九十八歲。可見修短非可以巧力爲也。

齊高帝紀。宋順帝禪位于齊。右光祿大夫王琨攀車。獼尾慟哭。註。獼毛可以辟塵。故懸之於車。獼尾以木爲之。

出於車後。豈是懸以辟塵者。今角帶之後長出者爲獼尾。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註。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腰扇註。不通之極。外官用繳。京官用扇。道上則大扇。

入朝則小扇。謂之腰扇。其製皆同。特小耳。豈有佩之於腰。而謂之腰扇者。且亦非摺疊。若云摺疊。凡扇皆然。何煩

註釋。

明帝紀。魏詔淮北之人。註。淮北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淮北註。非是。乃禁淮北之人。不得侵掠邊境也。以

招懷江南。與去年放還壽陽鍾離馬頭男女同意。若初附之人。不許侵暴。此是常理。何須著之史冊。且掠字。加不

得初附。

梁武帝紀。魏甄琛表乞弛河東鹽池禁。豎儒以甄琛疏爲妙。若夫經國遠圖。終以彭城王勰邢巒奏爲長。但須

斂散有法。使官與民好利耳。

魏長孫稚上表。以爲鹽池天產之貨。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註。前此宣武帝用甄琛之言廢鹽池稅。已爲失計。今又

廢之。是爲再失。事同再失。註。全非是。言冀定二州。常調絹不可收。一失也。今又廢鹽池。是事同再失也。稚表極

妙。大經濟不好名。不行小惠。好名行小惠。不知大體。敗道也。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高德政。以白齊王洋洋。勸之受禪。解律。金夷也。婁

太妃。鮮卑婦也。猶識大義。知首禍之人。而欲殺之。趙普諸人不殺死。亦應羞死。又曰。可惜楊愔家世孝弟。馴謹。乃

亦首爲亂賊。鑿其目而殺其身。宜哉。世間最敗人家國。毀人德行。都是天文圖讖等人。

陳文帝紀。齊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註。晉陽并州。故曰并省。并省註。大不通。并州之并去聲。此

并平聲。乃共字之義。如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同簽樞密院事。樞密副使之類。若常山王演身爲錄尚書。而又以并省假楚。是自樹敵也。演豈肯爲之。此時方同舟共濟。故以副錄餌之耳。此處與別處并省不同。觀後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自見省乃省察之省。非臺省之省。

唐高祖紀。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此何等大關係。舉而棄之之下。政當暢言利害。真以臣竊憤恨二字結上。氣象索然。殊非與王之語。且其時謀臣策士健將。皆在秦王所統。其上表乃爾耶。

太宗貞觀十三年。車駕謁獻陵。瑜素疑享廟之禮。非是。設尊酌酒之儀。粗率。然諸書皆然。豈瑜一人之言足信。今者唐謁陵之制。此註差爲詳悉。而出入有序。則瑜言之一徵也。又曰。中間陵與寢不分明。學者未免迷錯。瑜嘗疑文獻通考及諸書。主人主婦拜與行事。皆於階下。爲非情。故五廟圖。改拜位於階上。今考唐制。拜於階下。升階拜於階上。行事俱於階上。祭畢則往階下。則孝孫徂位方以解。惜乎著書者多草草耳。主婦立東房。可時出至階下再訂之。

睿宗紀。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之。涕泣固請者累日。相王卽位中間纔兩日耳。何得言累日。且太子必有儀注。立太子必有事宜。累日何在。史官譽人失實。類如此。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竇懷貞卽從一也。神龍二年十一月。避韋后父諱。更名從一。以景雲元年六月。貶濠州司馬。何時復益州長史。何時復更名懷貞。二年正月。已與太平公主朋結爲奸。中間纔半年耳。改名不改姓。卒有溝中之戮。豈非自取之哉。語曰。前爲皇后阿奢。今爲公主邑司。必非好人也。無限計謀。百般諂媚。爲宰相爲侍中。幾時耳。遂戮於溝中。而臭名千載不滅。果富貴足重乎。身名足重乎。

景雲二年二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上書。以爲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云云。此月尙未葬。何得稱中宗。乃史官追書耳。非上書之語。何不言先帝。

以御史大夫解琬爲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減十萬人。戍兵之減者十萬。虛聲也。其存者當有數十萬矣。此時張仁愿尙存。恐三受降城。冒餉者未必如此之多。

玄宗紀。隴右節度使郭虔瓘。素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韋章爲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玄宗從之。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果有殊功。所宜從請。若爲虛冒。國有憲章。

肅宗紀。顏真卿以堂邑之功。讓賀蘭進明。克讓自是美事。然此乃必不可讓者。此時平原清河。獨能奮其忠義。發憤以期滅賊。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則志勇奮發。遠近聞風而起。魯公乃慕小善而讓功于未嘗合兵之人。人人解體矣。真小不忍亂大謀也。此在賢者猶不可。況進明不肖之尤者乎。

德宗紀。段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彙善走者追韓旻。旻至。駱驛得符而還。史書多兒戲語。千古俱無人看。皆可怪。建中元年。段秀實既以司農卿久廢。此時之司農卿。乃郭曙也。建中元年。楊炎嫉段秀實。徵爲司農卿。泚亦未嘗以司農事務煩秀實。權攝。何從得有司農印。而倒用之。一也。韓旻既還。追使現在。既是司農卿。如何得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二也。

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發吐蕃之兵。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失算甚矣。此時宣公何在。然他日吐蕃去而德宗憂。宣公以爲欣賀。必非宣公始謀。如此之料德宗。詭譎如此。宜乎禍亂相尋。終不能振也。

以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德宗於艱難之際。倚陸敬輿如左右手。迨李長源一入。敬輿年餘不參謀議。及長源薦相。又不引宣公何故。故知二公之不協也。德宗棄宣公如敝屣。其用心可知矣。

後梁均王紀。徐知訓欲殺徐知誥。註。楊渥徐知訓之于知誥。皆知所惡者也。徐溫篡竊。而知誥亦篡竊。運而已矣。且以知訓之暴。甚於桀紂。知訓不誅。徐氏且覆其宗。知誥得之。不猶愈於他乎。何謂知訓知所惡也。此註乃頗謬如此。按楊渥被弑於開平二年。亡已十一年矣。此時乃隆演。非渥也。

後晉齊王紀。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贛之甚薄。林仁翰之討賊。既非其職。又不量力。而自委忠勇奮發。卒能殺賊立功。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仁翰有焉。閩主贛之甚薄。又未嘗自言其功。又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而毫無怨言怨色。此在君子或難之。誰謂叔世必無人品哉。

後周太祖紀。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大赦改元。踰年改元禮也。凡改元者。先於八月九月定議。宣布天下。十月朔頒來歲之曆。即以新號施行。間有不同者。變也。周太祖以正月十七日殂。世宗以二十一日登極。其稱顯德元年者。是已。何以次年不改元。或者顯德乃世宗所改之號乎。非禮也。

讀陸宣公奏議札記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並招諭淮西詔。因先有處分。李懷光樣子在此處。便不費手。而人心自然悅服。此無他。誠與不誠。信與不信也。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平敵之後。宴賞將士。須於軍氣發揚之中。行其酬錫之典。憫其久從征役。亟於罷兵。失於撫綏。意只合運入在內。不宜另作敘述。以致頭重氣緩。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曰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下。各減三選云云。同是忠節。關係有大小之殊。事蹟有難易之別。甄拔人材。正在此際。何得復論官品。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前奏既已留中。此疏遂使布露。宣公爲國爲君。惓切如此。宜德宗之不悅於卒也。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論當今切務。在決嫌疑。以弘聽納。前段欲惡兩項。雖於時甚爲急切。然識其必不能行。不過借以起下耳。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德宗矜其明察。自謂迴絕人倫。及至好佞悅諛。則又昏愚無比。讀此旨真堪絕倒。論進瓜果人。擬官狀曰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云云。觀必欲二字。可見酬以金帛。亦未必盡爲合宜。符

堅至淮北。其民進甓肩米飯。而不受賞。有以夫。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一句一淚。一字一血。分明是德宗一幅畫像。又添頰上三毛矣。語語懇摯。步步警拔。讀如此書。而不感其風疾。真所謂下愚不移也。又曰一篇大文字。收處缺緊峭。缺精神。麟鳳龜龍。孔子樂

毅等引喻。亦迂遠。亦不切。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書生料敵乃爾。只是洞悉人情。如觀指上之螺。纖毫不爽。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大軍之帥。初復神京。百事未遑。首訪嬖御。亦獨何心。悻亂狂惑。沉

與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大軍之帥。初復神京。百事未遑。首訪嬖御。亦獨何心。悻亂狂惑。沉

望其既安既逸。能以奉天與元爲戒哉。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松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經濟機宜。國家利弊。明於觀火。捷於應酬。而又能原始要終。先事慮患。真有用之才。有用之文。絕不覺簿籍文移之氣。委曲轉折。足見宣公苦心。然宰相之權輕。而君臣之道薄。亦甚可傷矣。又曰措置乖當一段。與本題及上下文絕不相蒙。且後亦不曾繳到。此處纔用臣故曰。蓄斂乖宜一語。繳措置乖當。似缺緊切。又曰。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以下何等苦楚。因想得位行道。魚水君臣。言聽諫行。膏澤速下。何等快樂。而沒心胸人。反以聲色貨利。子女兒孫。舍學違心。敗名喪簡。自取罪戾。亦獨何哉。

讀古文奇賞札記

戰國策。虞卿論講秦不可。曰。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穆宗朝。高文襄王崇報之和俺答。即用此道。

信陵君上魏王書。極靈勳。極精詳。極愷切。是一篇經國籌邊絕大文字。世人動以其戰國也而少之。亦循聲吠影之過矣。惟後段稍近功利。不脫縱橫之習。然爲天下國家計。安危利害無傷也。無忌以縮高之故。嘗欲舉十萬之師以臨安陵。至於國家之事。勤勤若是。令人臨事彘會。不顧國是之大。而徒以快其私仇。此真無忌之罪人矣。張儀連橫說韓。張儀詭譎反覆。最無情實。而灑灑言之。亦自可聽。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越絕書。吳子胥南奔吳。子胥智勇。其父知之。吳王知之。可見當時之賢王與公卿大夫。留心人才如此。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恆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其言似恢諧。其中却有至理。但五尺之童。羞稱桓文。不應出於孔子之門。其後孔子又朝服而請討之。何也。

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一劍耳。產之有其時。成之有其道。尚且寶護愛惜。不肯輕易。今有賢人君子。鍾天地之間氣而生。得父兄師友之教訓涵育而成。幸而國家得之。當如何珍重。而乃棄擲若瓦礫。亦相劍之不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史記趙括母上書。合而言之。是一篇將略。不獨趙括當知而已。趙奢真大將才。不僅僅以策略勝父母之所言者。不相侔也。皆名將之道。皆足以中括之膏肓。而括獨不聞。其一敗塗地也。宜矣。

陸賈新語曰。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云云。作春秋者。特舉既墜之綱紀而修明之耳。豈是漢前竟無綱紀。而孔子方爲立之。

漢文帝封三王詔。河間王辟疆。城陽王章。濟北王興居。朱虛壻於呂。而終身不黨呂氏。耕田之歌。至今英風凜凜。歌先登誅產。自令功居第一。興居止清宮耳。猶不自安。況章哉。朱虛之功大矣。今乃敍趙幽王子而及之。帝之抑之也至矣。朱虛以失職死。而興居以反誅。傷哉。

宣帝日食詔。前年神光見。甘露降。神爵鳳凰集。次年卽有日食之變。何言之不類也。弗思耳。

宣帝報丙吉辭封書。丙吉於皇曾孫之保護。何如周到。掖庭宮人。旣已引之矣。而報書猶落落如此乎。

宣帝勅讓趙充國書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云云。大凡用兵多言天象。而充國老將知兵。獨不言天文。

成帝賜王音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黜。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云云。辭意激厲。然外家早已窺其深矣。漢家自有制度。何得崙以慈母爲言。高祖太宗顧不重耶。

習鑿齒與桓祕書。雖書辭詔令。實命意深遠。當看其轉動感悼之處。此時桓元子有移鼎之漸。亦是作晉陽秋之極思。徒讀十年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信哉。

郭璞客傲。景純於富貴死生。無不前知。且桑梓龍荒。丘山長順。或遠或近。無不周知。亦以才高位卑。爲著客傲所不解也。

王羲之遺殷浩書。深源淺中。弱植。毫不解事。而橫獵虛名。觀其答桓溫之言。知其倔強自高。讀右軍書。知其護前自用。不敗也得乎。

陶淵明孟嘉傳。以外孫而爲外祖作傳。固自有難著手處。結末懼或乖謬四句。極有體裁。先生於外祖。固難極口讚揚。只稱讚揚之人。而其笑自見。此是避實擊虛法。

陶淵明桃花源記。此時晉室。岌岌乎欲爲宋矣。先生逃之於酒而不得。思得如此境界。率妻子往避之。付理亂於不聞耳。後人乃疑爲高隱。疑爲神仙。何異刻舟求劍也。

陸機辨亡論 此等大議。二陸不宜輕易下筆。若直書其事。則非爲尊者諱之義。若隱詞曲筆。則非鑿殷紂後之旨。故不易也。前段揄揚仲謀之所以興。雖多溢美。似亦無害。至其後篡逆權機。殘酷基禍。一槩率略。則辨亡之謂何。權苟下移。則有專之者矣。殘民以逞。則有叛之者矣。所謂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人才關係國家。顧不重歟。張華女史箴 賈后謀殺太子。連結邪黨。以固此座。將有呂雉易劉之漸。而華身親附之。乃區區於威儀小節。以道箴規。是猶舉杯水以沃燎原之火。庸有及乎。不經大猷。而爭適言。其華之謂矣。徒識豐城劍氣。而不知國喪身亡。亦明闇之顛倒者矣。然其文自流利可喜。

庾亮讓中書監表 此與牟叔子表一般懇到。但牟表末幅辭官而薦賢。辭榮而憂國。誠得大臣之體。此表只說得一止足保身。未免闊狹懸絕耳。然戚晚秉鈞之弊。亦極說得痛快淋漓。

昭明太子答相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春秋冬夏。俱足以讀書。今人避暑畏寒。託而爲寶。嗇大要。只是不好學耳。予嘗思賢父兄在上。不以世務擾心。又得名師益友。朝夕談議誦讀之。暇時或酒食燕樂。以活其機。行遊談笑。以廣其趣。則晤言所疑。觸境所會。無非古人之真性靈。真墳典。如此讀書。便如魚之忘水。吁。可得哉。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曰。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云云。

國家欲收實才之用。策文只合如此。何必幽奇信個。使人暗中摸索耶。徐勉戒子書。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常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嘗爲書戒其子云。大槩亦似清高。然微嫌近名。胡威有云。臣清惟恐人不知。似之矣。未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何等自然。何等博大。

魏徵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鄭公於此。固難下筆。前極揄揚其盛。而忽歸天命。尙嫌率爾玄邃。如此才略。而一著跌蹉。便身滅名辱。足使後之君子觀而鑒諸。

王勃爲人與蜀城父老書曰。鑿物於鞏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云云。此道亦甚難矣。自矜則不能。自賤則不可。古人較之擒虎。豈容易哉。是以袁安則臥雪以自矜。王章擁牛衣而灑泣。二人之優劣方見矣。況衣珠持鉢乎。張九齡處分朝集使敕 王者之道。本無新奇。只是家常茶飯耳。致使千年不一見者。何哉。

李華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本不在中書。題用中書政事堂。便有意。文章正大。讀之凜冽。登斯堂者。能不毛豎骨聳。然只說得不好一邊。恐政事之堂。不止於威刑殺伐耳。通篇惟廬陵之位一句。不在不好一邊。

李華國之興亡解 言言金石。字字冰鑑。凡爲國家者。宜置一通於寢與出入之所。時時讀之。佩之。如曰尙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猶明季所謂圓。所謂靈。所謂通也。

舒元輿上論貢士書 明目掀髯。絕無頹嚙嚙之氣。亦無激聒抵觸之情。說得痛快淋漓。古今固不少亢爽奇男子。合觀御史臺中書院記。此公天才俊邁。不可強也。

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 本來是上丞相書。因丞相輕其言。故託之舍人耳。不可混過。然以裴晉公之賢。一旦當權要。至使素交不敢獻納。而託其意於他人。則集思廣益誠難哉。卑之無甚高論。只是周至切當。然亦參以權謀術數。却便露其本色。

楊植許由廟碣 題不甚大。却做得一篇絕大文章。可與二典三謨并傳。真所謂造化在手。運用生心。至於湯武合德一段。更奇。方見許由先生。不與槁木死灰一般。未後神功文武。則鷄犬皆仙矣。神妙神妙。

李觀弔韓弇沒胡中文 此盟識者已逆知其詐。李晟不必言。柳渾書生亦知之。惟當事者悻悻昧昧耳。意氣西道四字入神。中段輕點甚繫命歟句。復結時也命也。全是咎其失策處。唐世連坐之法甚寬。乃亦懲毖於子長之患乎。

段文昌平淮西碑。曰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渠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云云。此是八軍。以代宗廣德二年。合劍南東西川爲一道。故曰七軍。晉公以中人貪功生事。白去監軍。渠守謙盡護諸將。與史予盾。文亦只平平鋪敘。然於當事無所軒輊。紀功揚挖。僅合如此。

李德裕臣子論 前半立論不刊。然單以平淡和雅爲君子。其中全用抑辭。至於小疵。大節以下贊皇。全爲自己作論耳。

李德裕英傑論 關張侍立終日。豈在駕馭英傑。上論文人。多有扭捏牽扯之病。衛青少長於君。其慢易之者。常

情也。遂與不冠不見。同稱謂爲駕馭英傑之術。過哉。

陳越石太甲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卽使與古人對面。自爲商榷阿衡。亦應自悔。況其間可危處。尙有未盡者。伊尹何以知太甲。必能處仁遷義而放之耶。抑嘗試之耶。賢者之失。失則拘。奸雄之失。失則險。

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取士者但當問其賢。不賢。公不公耳。若曰塞士盡賢。而門地必不肖。他途盡賢。而科第必不肖。終是懲噎廢食。未爲通論。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序。歐公此時。已明知宋人靡弱之弊。將有西北之患。故借送田畫發之。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出之於口。則可聽。措之於事。則全非。此安石所以禍宋。而宋之所以終受其禍。而不悟者。不謂其人可誅。而其言遂不可廢。

陸游李莊簡公家書跋。趙鼎貴戚之卿。此時社稷陸危。而賊檜方以和議誤國。張魏公勢亦岌岌。又不相協。其過嶺悲憂者。宜也。李莊簡青鞵布襪。慷慨而已矣。何得以此非彼。明卿陳大史。乃亦援表銘以辨其誣。知之亦淺矣。

雜評

令尹子南。子南之惡未甚。其子當諫之於初。上旣能得君。則當調停於君父之際。何乃俟其父惡已稔。其君三歎而泣。而後爭於父耶。不已晚乎。爭於父。必賊於君。何可易言也。竊威福。攬事權。馴致滅族之禍矣。諫之而能出奔乎。然此時但以漏洩君命於私人。亦非必誅之罪。何遂至於不可回乎。

雍姬。祭仲以封人賤職。躡躡脚貳。立忽立突。專擅國威。其罪已不容誅矣。雍糾之妻。謀及於母。而曰父與夫孰親。答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以其事告之。而殺其夫。雍姬之罪。豈得以聖賢之道律之。且此但以不燕於其宮。而燕於他室致疑。亦不可以已乎。總來二人者。不圖之於早。臨事而爲之。無一善者也。邵二泉之論。亦未能盡其道也。

王珪魏徵。朱子借絲粟之說。以爲委曲出脫。此道學先生之病。若子糾母貴當立。則諸兒之不當立明矣。何以

立公子諸兒而議不及子糾。蓋僖公諸子均非嫡夫人之子。且鮑叔不肯傳小白。閉門辭疾。管仲明言。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非謂小白不當立也。王魏之事太宗。事無可議。但唐之有天下。始終皆太宗之功。建成義不當立。若王魏果有大臣之風。則初立太子之時。便當告之以世治。先嫡長。世亂。先有功。秦王英武功多。必不能處殿下之下。而安守臣節。建成亦宜少知利害。建成能聽則事之。不能聽則去之。何至結納死士。賂諂宮婢。與元吉日夕圖謀。必欲殺構秦。以致六月四日喋血禁門之事。尙謂之有人心哉。何得以臣各事其主。盡忠所事爲解也。

富鄭公以明德作相。出守西京。語康節邵先生曰。幸高居去留府不遠。可以時過從。對曰。雍冬夏不出。春秋聞至。親舊招之或不來。不召或自至。鄭公頌德重望。齊軌韓范。其奉使契丹也。力爭獻納二字。聲震天下。天下想聞風采。欲一見不可得。而先生乃應之如此。鄭公不以爲迂。二公可謂偉人矣。

阿房宮賦註 王子言大王之子女。皇孫言周王赧王東周君西周君之女若孫。下文明有辭樓下殿。輦來於秦。爲秦宮人。豈得言秦之公族。秦之公族。何須說輦來於秦。及爲秦等語。朝歌夜絃。互文耳。非朝則歌而不絃。夜則絃而不歌。如詩獻羔祭韭。言祭獻而啓冰。則以羔與韭也。非獻則以羔祭。則以韭。又如宋玉高唐神女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非朝則雲而不雨。暮則雨而無雲也。雲雨亦是借字。韓趙收藏三句。起下鼎鑄玉石金塊珠璣也。取掠其人二句。反映下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也。一旦有不能二句。伏下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與宮女各爲一段。並無干涉。何故言六國之美人。美人轉盼色衰。豈有積之幾世之理。況云秦孝公以來者。更不通。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言取於其民。掠於其民。朝廟府藏之所積。殆如山然。掠字從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禦字來亦從爭。民施奪奪字來。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者。有土地而不能辟。有田野而不能治。奸萊荒蕪。以致室如懸磬。有賢才而不能舉。反資敵人之用。有百姓而不能撫循。乃反陷溺之。任其散而之於四方。一旦有取亂侮亡之師。以守則不能固。以戰則不能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米粟非不多。兵革非不堅利。委而去之。敗亡奔北。社稷淪喪。宗廟爲墟。舉凡平日倚疊之物。盡皆簿錄。捆載而輸於秦矣。輸者。運也。轉也。非納也。正指下鼎玉金珠府庫中種種諸物說。如何作不能有解。晦菴先生西山先生泥定其人二字。謂是六國之美人。殊不知唐太宗諱

世民當時世字則或諱或不諱。而民字則十諱其九。此人字卽代民字者。言取掠於其民者。非取掠笑人也。二公大儒也。真儒也。此文之噲炙人口。行及千年。猶尙有此誤。況其下焉者哉。看文貴得其大義。不當屑屑求之字句之間。如簷牙高啄。乃作者尖新鬪巧之詞。以對廊腰縵迴耳。本無至理。而解者務爲穿鑿。反致背戾。卽如註說簷牙失彎若牙高聳如鳥之啄。文是啄。注乃是啄。夫鳥俛而啄。焉得高聳而謂之啄者。尖彎高聳者。在四隅之角。卷而上向。或角之端有獸若猿猱然。其獸好險。龍子九種之一。今一時忘其名。鷓吻之類也。皆不可言啄。簷牙未詳。若曰簷阿之內樑樞然者。其狀若牙。然其下有眾愚以承之。或是瓦之下垂者。比比如齒。故謂之牙。至於詩如聾斯飛。註云。簷阿華采。而軒翔如聾之飛。而矯其翼也。則得之矣。

爲門人批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論。教化陵夷。未必便是不仁。只是悠悠泄泄。不以風俗爲急。作興爲先務。日漸闕茸。遂致於陵夷耳。陵夷者。山陵丘阜。凡漸坍塌下來。遂與平地一般。故曰陵夷。

卷二十五

雜著三

雜說

雜說

以銅爲鏡。可以鑑容貌。肅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辨幾微。慎思永。以人爲鏡。可以審從違。微得失。徹內徹外。有初有終。鏡惟三則。德惟一。自古聖賢。未有不於此朝夕孳孳焉者。余小子瑜。髫年失怙。未聞家訓。昧昧而行。荒忽耄老。一跌之蹉。喪厥終身。可不懼哉。自書堂額。

仁者吾心惻隱之微。而施之天下。則足以保四海。君子未嘗有四海之貴。宜先具足保之體。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今天下有不忍於鱣鱣蚌蛤之戕其生。而忍於殺人。是亦不知務矣。此謂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所貴乎擴而充之。

義者萬物自然之則。人情天理之公。譬之水然。或遇方而成珪。或因圓而成璧。若舉事以求合乎義。則土之型金之範矣。非義也。因時制宜而不失範型之意。是卽所謂義矣。蠢惡之心爲義之端。儻未嘗慎之於始。而不勝憤忿之心。或可謂之勇爾。不可謂之義也。

禮爲仁義之節文。天倫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曰禮經國家。定社稷。衛民人。利後嗣者也。而或者以登降上下。雍容慎齊當之。果禮之實乎。雖然。執玉高卑。以徵脩短。氣揚視低。以知姦回。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行中采齊。步中肆夏。尙矣。恭敬無實。玉帛云乎哉。

知爲是非之心。知斯弗去。甚爲平易切近。人人可能。非必其神而明之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世乃以察察爲知。非其本然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劉文成曰。宰相者。持心如水。而已無與焉者也。斯大知矣。而或者乃以利昏之。是豈其知弗若歟。

信於四德。非班也。君子濟而埒之。如天之有五行。爵之有五等。何哉。蓋盟誓契而狙詐生。如荀息之不背其君者。亦庶乎其可矣。獨不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乎。延陵公子心許徐君。而脫劍以掛其墓樹。信之大矣。尾生與女子期。待不至。抱橋而自沒。亦可謂之信與。

古之人有言曰。敬者德之聚也。又曰。能敬必有德。又曰。敬者禮之與也。然則爲學之道。舍敬何適哉。不獨士大夫爲然也。蘭陵令學業卽不敢言。然猶曰。敬事無曠。豈有不敬而可言學哉。

敬爲德之聚。是敬乃德之本也。敬爲禮之與。是禮繇敬以行也。緝熙敬止而無往不善。君子以之自強不息。奈何忽諸。

德之忠莫大於敬。而名之躓莫甚於慢。故曰。罔慢則不能理性。君子以禮存心。豈徒然乎。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作事可思。行止可度。雖欲不敬。其將能乎。

敬之時義亦大矣。非謂僂曲謹外。貌足恭而已。內以敬其心。外以致其事。孫卿曰。敬職無曠。敬事無曠。敬百姓無曠。夫敬而至於百姓。其安所往而不敬哉。能敬必有德。豈不信然。

劉忠宣公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誠則始終不忒。表裏一致。敬信真純。往而必孚。故曰。君子誠之爲貴。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於事君。則誠爲更亟矣。蓋誠則勿欺。勿欺。忠之本也。事幼君。則誠爲尤亟矣。進達善。屏絕敗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舍誠何適耶。然而自知人始。知人其難矣。哉。子思子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焉有誠而患其不明者哉。以下雜書爲人書。源光國本悉著乞書者名。今省。

書云。甘受和白受采。蓋言其量之可以益也。謙者。量之可益者也。天道禍盈而福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故曰。謙受益也。滿盈者不損何爲。慎之慎之。

孔戡於爲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怯逡。巡如不勝。此可謂勇所當勇。而怯所當怯矣。能柔能剛。能弱能強。君子之道也。毅然特立。有爲之士也。儻繇是而進於學焉。則爲曾子之所畏。而邾射之所信。無難矣。氣餒者自畫。量狹者易盈。蓋人之性。慎重則苟安。而明敏多矜詡。今有材能穎脫。又敬事而抑抑自持。儻當路者。知所以教育而甄別之。不幾可用之才也乎。

人生本然之體。無有不明。無有不強者。有物蔽焉則昏。有慾撓焉則餒。然則如之何哉。充之以學問而已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極而至於己百己千。無時無地。少有懈弛。則蔽者盡徹。撓者盡祛。明德自明。而強幹自植。儻以生質諉也。則終其身愚柔而已。或以獷悍暴戾爲強者。則不明更甚矣。

先聖賢之相勸勉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今人才不逮先哲。而事不師古。是爲方員平直。而無規矩準繩也。有是理乎。

敬教勸學。建國之大本。興賢育才。爲政之先務。寧有舍此而違他事者乎。舍此而營他事。則僻邪誕慢之說。競進而雜揉之矣。欲求政教休明。風俗淳美。何可得哉。世降俗薄。生質漸腐。不患不巧。獨患不誠。誠者。作室之基。培築鞏固。則堂構壺奧。凌雲九層。皆於斯託始焉。子今者旭日之陽。能潛心好學。不荒於嬉。超於世俗遠矣。繇是全其誠而己。其何所不至乎。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子其慎思之。而可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有他道也。顧諟在茲。其勿以儇巧琢之。盡己謂忠。推己謂恕。固也。此己果易盡哉。仁義禮智。天之所賦。子臣弟友。人所萃於斯有歟焉。尙得謂之忠哉。老老及人。幼幼及人。卽盡其己而推之耳。乃有舍其在我。經營分外。謂之何哉。帝堯以欽明作則。舜禹益一廷授受己。湯之敬躋。文之敬止。武之敬勝。一也。學問之道。與將略通。均有克敵制勝之功焉。闕陵論將略曰。敬謀。敬職。敬事。敬衆。敬敵。敵而敬。則無乎不敬矣。孫子曰。智信仁勇嚴。嚴者。敬也。敬則未有不勝者矣。不敬。則未有能勝者矣。

人之所以多誤者。恆繇動與譟耳。若夫一心澄澈。衆禁不擾。能安能慮。自然之理也。萬物靜觀。皆自得。殆以是夫。

天之降才亦甚異矣。敏者見事風生。或失則躁。慎者長慮却顧。或失則憊。若夫慎密鎮靜。而能迎機導窾。英俊果毅。本之持重安詳。此殆全德矣。豈謂好學而已哉。所貴乎爲學者。所以修身正行。益智廣才也。非徒庶民之子。藉此以爲進取之地。而公卿大夫士之子爲尤。函丈之席。爲益更大。古語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豈無取而云爾哉。世祿之家。可以深長思矣。

讀書之道。所以端本善俗。勵世磨鈍者也。非獨君子之私業也。人人皆有之。學道以臨民。則愛人。學道以事上。則易使。親上之義明。剛大之氣立。上無土崩瓦解之患。下無背公死黨之愆。彼君子。亦何爲不導之使學哉。或曰。讀書則風氣柔弱。是乃倒行逆施之論也。張睢陽過目成誦。至於羅雀掘鼠。猶然眦裂齒缺。是可謂之柔靡乎。彼不讀書而言勇。不過粗暴爾已。何能至於剛大也。

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夫以無逸爲之所。則夙興夜寐。出入起居。無往而自暇矣。臯陶之陳謨。則無教逸欲有邦。益之贊舜。則儆戒無虞。罔遊於逸。聖經垂範。莫不如斯。夫五官之用。耳逸則聾。目逸則眊。心逸則放。而無所不之。天生民而使人君司牧之。蓋將使其明四目。達四聰。日以一心。周乎四境也。豈使之耳無聞。目無見。安意肆志。偃然於臣民之上哉。然則無逸。維何。教孝教弟。興賢舉善。其大端也已。

守義者知有義。知有非義。擇一義而固執之也。善矣。何如君子之喻於義。與義爲一乎。

君子之心。純乎敬者也。敬天敬心。敬大人。敬高賢。無地可容其慢易也。然皆生於敬天之一念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至人之樂。繇乎內。細人之樂。繇乎外。樂天樂道樂善不倦。生乎內者也。生乎內。人尙不能知之。況得而奪之乎。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則反是矣。安肆而日偷也。知此則知所以敬身之道矣。

程子曰。君子莊敬日彊。然則莊敬者。非獨恭謙而已也。乃所以自彊也。乃所以敬其身也。乃所以敬其親也。故曰。居處不莊。非孝也。

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爲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者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自矜得計哉。

不害其長。卽所以碩而茂之。不抑耗其實。卽所以蕃之。順其天以致其性。如斯而已矣。是故小物也。而可通於大道。養民者亦知之乎。

吾心本體。原自純一。物欲勞擾之則不空。本來光湛。物欲錮蔽之則不明。是故虛則必靈。虛己靈己。嘗自惺惺。自然不昧。非釋氏之所謂空。非釋氏之所謂明也。學者舍其固有而求之外。鑠何異提燈乞火矣。

盡己之謂忠。循己之謂私。所爭毫釐之間耳。而其德業所至。禍福所基。遂有天淵之隔。凡百有位。但當致其身以事其君。幸勿徇其私而敗厥德也。

藏身以恕。終身可行。任情自恕。安肆日偷。均是聖賢之道。一轉移間。遂分克念罔念之關。學者果能嚴於攻己。又能恕以及物。爲仁之道。其在是乎。

書嘗陸國志

誌者。志也。所以記善惡。端美刺。昭勸懲。以備他日史官採擇。是與青史相爲表裏。未可苟焉而已也。今風俗一卷。綱紀乖謬。武勇開亂賊之源。帶卜藉淫奔之口。忠孝不宜著。賣官鬻爵之事。獎勵母還俗之徒。丸子部婦人。吉美篋酒田麻呂。孝行未有事實。惟石瀨與一太郎一事。差足壯忠貞之膽。濱聽納之途。遠遊巡禮。一欸存之。以見土人好尙。不足爲風俗之尤。

論墳塋事宜

墳與圍牆等事。八九年前。曾以砂土樹木作一式。應在人見道設所。昨粗作一圖。令今井小四郎封上。曾轉呈否。其中有未盡事宜。茲又逐項奉復。

墳 古人用楨幹則是板築。今人覆土。但令堅實而已。未嘗踴躍築埋。故無三斬板之說。

圍牆 古人塚石密甃。頗爲堅固。近時堪輿家。以爲墳上用石。多則煞氣重。且來龍不宜以大石壓之。是以七八十年來。惟堆塚碎石。罕有細石作圍牆者。雖諭葬墳塋。亦自減省。蓋甃石先須掘塹。打椿下脚須實。稍虛便傾頽矣。誠爲不宜。碎石則兩面密砌。中實以土。不必掘溝。不必打椿。似乎氣脈潛通。有力者用冰裂紋。力薄者隨方砌密而已。冰裂紋用油灰做縫。

圍墻 高下視其墳之大小。墳高者半之。或六尺。墳卑者墻與墳平。凡墻皆後高前下。漸漸而低。至欄土邊。高者三尺而止。其墻下厚上薄。約三尺四尺。上止尺餘。用琢石板蓋頂。有式四枚。圍墻下脚去墳堆下脚止二尺三尺。不可廓落。通一人左右旋而已。

界水 凡山開鈴結穴。必有來龍。左右龍虎護衛。遂有界水。界水須要分清。既不可當水道開壙。亦不可使界水侵入明堂。漢書所謂裁令流水而已。制令流水而已。卽此也。惟以高燥爲主。高燥者比兩邊稍高。隱隱隆起。自然穴中乾燥。堪輿家有高一尺爲山。低一尺爲水之說。不可獻於頂上。使左右後三方之風衝激。大爲非宜。開壙 必取藏風納氣之所。蓋風不侵射。則氣聚也。入窩中有暖氣者。乃爲吉地。則先人安厝此中。自然平穩。有葬後棺木傾側顛翻者。地風也。不吉。做墳貴緊湊。不貴曠蕩。凡穿土砌柩。做圍墻。事事皆然。

拜壇 三級或五級。用琢石密砌不妨。蓋煞氣鎮住。則生氣不走也。堪輿家言寧可千人頭上踏。不可一人脚下拔。亦是不肯洩氣之意。

以上諸項。但言兆域之中而已。若夫神道華表等事。尙須別陳。

雜題識

題神農像 按諸文原本皆題曰贊。今按其文。實非贊體。蓋隨筆題識之辭。故悉編入此類。

不能行二帝三王之道。而率繇上古。不能遵周公孔子之教。而遠遡神農。其亦丹青之家之好爲龍虎乎。然播厥百穀。而烝民有粒食之慶。辨茹藥物。而生人損疾。疲之憂。功在萬世。又胡可得而泯焉。

誕降嘉種。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兆民免茹毛飲血之苦。遠爪角距之害。其功猶小。至於五品親遜。百行聿興。開物成務。裁成輔相。俱於農焉。基之。其功豈不侔天地哉。乃聖乃神。未足揄揚。其烈其心。猶以爲未慊也。手不釋耒耜之勞。口不釋嚙咀之瘁。且遇七十二毒而不悔。較之股無肢脛無毛。其桎梏天下者。孰多哉。

穀居六府之殿。實總三事之權。非穀則生無以厚。用無以利。而德無以正。今按正當作立疑。此生之常也。若夫生之變。則非梁肉之功矣。是故通之於飲食之外。窮之於草木金石之間。品其寒熱溫涼之性。調其君臣佐使之宜。

所以衛民之生也。農則神而藥則師。聖人之憂民。乃如此哉。

題太公望像

作聖以德。其次以才。然亦有時與命焉。讀大禮尙賢發啓順啓諸書。允師允尙允父矣。獨何以不大用於帝乙。承烈傳巖。乃巧藉於商辛。同功伊鼎。非時有遇有不遇哉。使僅賦以中壽。不有東海西伯。以發其光。則朝歌之屠夫。磻溪之釣叟已爾。彼躬聖人之德。具命世之才。而名湮滅者。豈惟一人。赤烏啓瑞。青社傳家。莫非天也。

太公望爲朝歌之佐。屠老婦之出夫。而棘津送客之舍人。亦奇窮矣。一旦達而爲帝王之師。遭際豈不異哉。禮者發揚蹈厲。世傳三略六韜。似乎謀勇兼資之士。至於大禮上賢發啓順啓諸書。吾受而讀之。非聖人不能幾此。及天子齋沐而問道。公南面而告之也。曰敬。曰義。曰勝。未嘗有幽深玄遠之言。以驚世駭俗。後之驚爲驚世駭俗之言。必其內之不足者也。

題周公像

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非無聖人也。聖王不作。則聖人之道不可得而行也。龍興而致雲。虎嘯而清風生。蓋儒者之道。必有藉乎時與位之大人矣。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能作禮樂焉。孔子志大道之行。而東周不可爲。因自傷曰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余少也悅周官周禮。慨然欲親見之。不幸罹此大故。乘桴而東。乃於此拜公之威容儀表。裘衣在東。亦寫耀日。意者夢見之乎。公之時。箕子居朝鮮。八條之教興。至今有遺風焉。近者曰國敦詩書說禮樂。禮樂詩書。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其治豈有量哉。

聖像子在川上圖

往而不可返者。年也。至不可加者。日也。盈科而進。成章而達。苟爲無本。涸可立待。大禹聖王。致惜寸陰。孔子聖人。興懷流水。學者悠悠。歲月逝而弗悔。亦獨何歟。

世之人。艷稱聖人。可旦暮而弋獲。而夫子之道。必繇家庭日用。君臣父子。達道達德。身體力行。銖積寸累。善信美大。而後幾於聖神。則頓與漸相萬萬也。世之人。競談禍福功罪。可顛倒於俄頃。而夫子之道。必曰人心道心。兢兢業業。不敢逸豫。不敢怠荒。於是平有評臣評子。嚴師益友。補其闕遺。掖之大道。而後臻於粹美。其有作不善者。不

惟降之百殃。而且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懼與恃相萬萬也。宜乎不爲世之微倖欲速者所喜也。幸而夫子之道。事事有據。言言可徵。如取火於燧。而取水於方諸。不爽錙銖毫髮。有志於治國平天下者。舍此。其道無繇也。不然。其爲世所弁髦。傲屣而唾棄也久矣。

仲尼之道。大則則天。明則並日。有心以援溺。無位而憂時。表章六經。丕承七聖。覆冒八荒。焜煌九有。豈形容彷彿之可肖。語言文字之可盡。支流小道之可擬議哉。然在中國。帝王之治。或有盛衰。則仲尼之道。固有明晦。況在日本。國小而法立。氣果而輕生。結繩可理。畫地可牢。前乎此未聞有孔子之教也。故好禮義而未知禮義之本。重廉恥而不循廉恥之初。一旦有人焉。以孔子之道教之行。且民皆堯舜比屋可封。寧止八條之教。朝鮮而已哉。近於海船中。多購得書。珍藏者。侈爲美觀。記誦者。亦成書籠。其君其相及其通國之豪傑。均未聞有作而與之者。瑜今年從交趾復來日本。得崇信仲尼者三人焉。其二乃在父子。夫家學淵源。貽謀式穀。誠非異事。然其俗尙浮屠。千年沈錮。而獨有此二人者。卓乎特立。真乃是父是子矣。誠而明。明而誠。聖人也。進以禮。退以義。聖人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聖人也。遠欲兼善天下。窮乃獨善其身。聖人也。潛潛皆是。不忘悲天憫人。聖人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聖人也。陳善閉邪。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蒙其福。聖人也。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世莫宗予矣。而後代之帝王宗之。知我其天乎。而千百世之英賢明哲。愚夫愚婦。以及於薄澗內外。莫不知之。舍此不圖。而圖之於章甫縫腋。堯顛禹腰。蓋亦未矣。即使形容甚似陽虎。不嘗貌似孔子乎。

傳聖人者。要在傳其誠與明。不在傳其音與聲。求聖人者。但當求之學與教。不當求之笑與貌。苟能見之於蠶。見之於牆。是卽所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三王畢。素王出。亘萬古。教惟一。文彬彬。本忠質。上律下襲。憲章祖述。潛潛已知皆是。何乃周流無失。舉世雖莫宗予。寧敢自遠遐逸。浮海藉曰乘桴。居彝且以永日。疑爲天下之清。終是聲名洋溢。

題聖像合圖四配

孔子集百王之大成。道則高矣美矣。然則其道可能乎。不可能也。則及門不宜有顏曾。而私淑不宜有孟子與。如可能也。則至親莫如父子。何以不傳之伯魚。而子思子復於曾氏得其宗。可見好學與不好學。存乎其人矣。非天

之所得而私之也。非父與師之所得而私之也。

題顏子像

顏淵躬上聖之資。裕不攻之樂。孔子宜授之以異書。其譽之也。宜稱其絕德。何以謂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平平爾。其問仁問爲邦也。宜教之以存養之精微。康濟之鴻略。何以曰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而已。於是知聖賢要道。止在彝倫日用。彼厭平淡而務空虛玄遠者。下者心至顛蹶。上者亦終身淪喪已爾。究竟必無所益也。

題曾子像

生而知之者上也。而參則魯矣。顏淵不幸。不得究其業。其餘聰明特達者。孔門不可勝數。而曾氏子獨得其宗。其傳明德新民。止至善也。使堯湯文武之道。光於日月。開天道人道仁義性善之統。當時固無有與之頡頏者已。道可以順天下。和萬民。可以自見於世矣。乃緼袍無表。三旬九食。而棄楚國之相如敝屣。不賢而能之乎。蓋資深而逢原。惟在乎傳習之民強。而不係乎生資也。

題孫武子像

闔閭。吳之英主也。孫子以羈旅之臣。非有相知之素。遽斬其王之二寵姬。真有令人不可解者。楚亦霸國之餘烈。三戰及郢。遂無堅城。則十三篇非紙上之兵矣。全國爲上。破國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是豈野戰爲雄者哉。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豈易言之。駸駸乎幾於儒矣。

題漢丞相蕭何像

劉項相距數年。惟軍儲爲最。至後。繼亦不容緩。鄴侯留守關中。飛芻輓粟。絡繹軍前。料簡丁壯。前後續發。宜乎百姓翕然喪其樂生之心。已而乃家自勸輸。人自赴關。如趨父兄之急。此其附衆之才。真有大過人者。且也目下進賢。力舉大將。登場之日。戮其僕馬。將軍負韓厥之能。而丞相有宣孟之風矣。用能混一函夏。開漢家四百年基業。功居第一。誰曰不然。

題留侯像

賢君仍作。善政猶存。則摧陷之者難爲功。若水深火烈。則廓清之者易爲力。秦灰積熱之勢。又益之以咸陽三月之火。僅得中材。亦可因時而奏其效。況留侯之於漢祖。所稱天授者乎。項藉之言曰。此時天下無英雄。故使豎子成名耳。余深駭其言。然亦不足怪矣。子房陰謀秘計必多。而獨著其躡足偶語。當繇妙處不傳耳。及招致四皓。又不能竟其用。是果足爲帝師。良模乎。其他陷秦將燒棧道。借前箸。卑之無甚高論。至若善藏其用。則大有過乎韓彭矣。其策略之士之雄者耶。史稱留侯體不勝衣。貌若婦人。疑其然乎。

留侯智謀之士。宜其無往而不合矣。何以與他人言。如以水投石。無有入也。至與沛公言。如以石投水。無弗入也。可爲言聽計從矣。何以還軍霸上。發端於樊噲。建都長安。策始於婁敬。二者國之大事。不當先事而言乎。定儲位。薦賢人。大臣之首務。何商山之幣。亦藉於建成之威劫乎。抑高祖意忌。不如此不足以自全乎。故謂之智謀則可。謂之大臣則未也。

留侯爲韓報仇。椎秦博浪沙中。疑其爲駿偉倜儻之姿。與沛公言如投水。無弗入也。疑其有鬼神不測之機。歷觀載籍所記。有大謬不然者。移軍發於樊噲。遷都因於婁敬。迹其生平。大約潛移贊沃之功多。犯顏廷諍之事少。固儲招賢。重事也。猶尙以術御其君。亦且劫於建成。以道格非。固如是邪。漢祖稱三者皆人傑。留侯亦以臣授陛下。其必有故矣。

題樊將軍像

秦燔詩書。以愚黔首。當時非醫藥。卜筮之書。家不得藏。人不得挾。故雖有奇才異能。超世之識。無繇誦習先王。而自淑於禮義。舞陽侯起於狗屠。而有大臣之節者三。諫留。咸陽。借秦爲喻。一也。鴻門折羽。理直辭嚴。二也。排闥直入。援引趙高。三也。使當時能讀書知義。直可十蕭曹而百陵勃。何至以椒房爲累。致家國之大故乎。

題蘇子卿像

懦夫視死重。故其節不完。烈士視死輕。故其節不大。子卿視其生。在輕與重之際。故其植節。亦在大與小之間。世人詫其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苟非然者。將若之何。子卿嗣封平陵侯。以待中以命銜。好通使。單于豈有屈節降虜。羨其谷量牛馬。陷其老母生妻。昆弟宗戚。駢首就戮。而自圖異域之富貴之理。而古今又無間賢愚。咸嘖嘖稱道。

者。何哉。然其十九年艱難痛楚。無不備嘗。亦可云苦節矣。然不能檢制其屬。致副使謀殺單于之親臣。疎也。不能防閑其子。阿附賊黨。以謀先帝託孤。社稷倚毗之貴。重臣以移其君之位。毫也。二者皆危道也。君子第獎其功。蓋亦謂萬里專征。不錄人過耳。亦有身非奉使。矯矯不撓。中和嚴正。以臨大節。使虜君臣動色。矜其節義。文章。愛之如骨肉。戴之如神明。欸辭厚禮。以致其大官大邑。而終不能數其一顧者。視此何如哉。

題諸葛武侯像

自古在昔。得出處之正者四人。專皆席珍以待聘。出爲帝王之師。然或貽鼎俎之譏。或罹幽辱之患。其身處猷敢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主亟感激。遂許馳驅。受任於危難之頃。而功成若左券者。振古以來。惟先生一人而已。宋儒眩於曲筆。謂先生近於儒者。夫擔伯明志。寧靜致遠。非儒者而何。

先生以帝師之才。而小用之。時也。志不與魏。意不在吳。則跨有荆益而止耳。鞠躬盡瘁。成敗則聽之天。集思廣益。責難則求之友。中庸也。非神奇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知言哉。

先生稟至誠之全資。立人臣之極則。而陳壽鯁儒小生。不能敷揚其致君定國垂世立教之美。反旁搜他事。以神其說。又恣意譏評曰。將略非其所長。而後之淺昧不經者。蓋張大其神奇詭怪之術。而先生益晦矣。出處之正。關於先生之行事。忠君憂國之誠。見於先生之二表。與下教。卽如李嚴慶立。終身放廢而不怨。反致哀慟摧絕。非至公無私。而能至於此哉。

題陶靖節像

劉宋取天下於桓玄之手。其功奇矣。厥後遂除劉毅劉牢之陰圖。諸葛長民而憂懼。劉穆之運稜典午。昭昭然矣。先生無可如何。故託之詩酒。夷猶以自放。存松菊以著其節。栽五柳以表其風。不必有宋朝佐命。晉室遺老之悲。豈先生之得已哉。菊味苦而氣清。不鬪艷不爭妍。惟任傲骨以凌風霜耳。不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蕭然與致與之爲一。斯時獨有仰止高山而已。何能恤其他哉。

古今人所貴乎天下之士者。以其識時焉爾。力能爲之。今據此下疑逸一句。力不能爲。則潔身而去。猶愈也。力能爲之。則爲汾陽臨淮西平。力不能回。則爲箕微。若夫委運會於適然。視君父爲秦越。則無貴焉天下士矣。靖節先

生不能束帶折節。解印綬長往。賦歸去來辭。樂夫天命。豈真居官餘職。以傲督郵爲賢哉。今按餘字疑草書臨字之誤。知幾也。亦猶夫鱸魚蓴菜之思爾。袁粲之死。亦奇也。若褚淵者。何以生哉。

題杜子美像贊

唐以聲詩取士。凡掖庭永巷。嬪嬙歌妓。伶官教坊之所歌舞肄業。皆是物也。其雋者譜之絃管。奏之燕私。天子聞其歌而想見其人。不啻子虛之於相如也。工部詩爲古今絕唱。宜其青錢萬中矣。而當時不能博一第。豈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而不必盡係乎其才耶。若然。則是時爲之主司而按劍者。均可以無罪。而先是民謠有糊心存撫使。瞋目聖神皇。又何說也。至今膾炙人口。獨據詩壇之上。千年以來。未有能與之爭唐鼓者。又何也。此一小技耳。猶然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况乎其爲聖人之道。窮通得喪。治亂否泰。足關乎天下萬世者。

題周濂溪像

王安石以智慧術數逢其君。爲禍方烈。先生委之不可。爭之不能。是故愛蓮以閒神志。推太極無極以寄肥遁。意深遠矣。後之君子。不解其故。立得爲之朝。處不諱之世。方且疲精竭神於先生。屋下架屋。何異畫火以祛寒。鋤龍而望雨也。

孔子嘗稱仁者壽。良以其靜也。茂叔其靜者乎。萬物靜觀皆自得。茂叔其仁且知而兼樂與壽之理乎。唐子西之銘硯也。曰鈍者壽。靜者壽。理也。余質鈍而好動。性恬淡而甚愛人。好動則損神。甚愛人則多事。蓋得失半也。今天假之年。徵倖七十矣。深知已往之非。欲遂凝神畜慮。以全其天。其可得乎。

圖太極。著通書。謂先生之道止於斯乎。愛蓮。謂先生之所以怡神養性。遂在於斯乎。先生之在當時。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寄意高遠。人莫得而窺其際也。或曰。蓮出於泥之中。芬芳靜好。殆如高賢之不緇不涅。故愛之。此後人推測之智耳。果足以盡先生乎。

題程明道像

學貴有用。先生之學則有用。學貴不阿。先生之學則不阿。先生平生仕宦履歷。雖小官必盡其心。奏其效。是有用也。當新法擾亂之時。不激不詭。及爭差役雇役於朝堂之上。理明辭達。溫國不覺自屈。是不阿也。先生其和而不

同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耶。使當時能大用之，則幼學壯行者，吾知其庶幾焉。春風和氣，端坐敬修，表遺經於斷簡之中，開來學於百世之後，則有潞公之題，正叔之序，夫人能言之，又何藉乎余言。存心貴實，善性欲靈，不實無以立其本，不靈無以造於虛。今人每遇春時，時和景明，攜壺挈榼，三五成羣，尋花問柳，不知其胸中先有樂處在否。吟風詠月，非道也。而道無乎不在也。鳶飛魚躍，非道也。而道無乎不在也。欲知吾與點也之趣，祇在活潑潑地之機。

題司馬溫公像

先生相女主，元祐之治，至今稱美。使其主有女中堯舜之號，不幸遭王安石前後禍敗，不能有成耳。然婦人女子，皆知其爲司馬君實，及喪歸洛陽，巷哭以過車，生榮死哀，豈人力所能掩飾耶。使天下有平治之福，則先生有期頤之壽，其治理之所至，寧止於是而已哉。豈復有紹述之慘，豈復有元祐黨人之烈，豈復有靖康之禍哉。然則北宋之興亡，關於先生一人之身耳。吾之所以懇懇言之者，蓋以著君子小人治亂之効，爲萬世人君親賢臣遠佞人之戒，非徒爲筆墨贊笑爾已。

題蘇文忠公像爲松平康兼作

文忠年少高科，佻脫自喜，終以此罹患，遷謫無虛歲。其天才不及介甫，然而有用，理學不及正叔，然而適時。平生仕宦所歷，皆有政績，民到於今利賴之。位不足以展其材，遇不足以申其志，惜夫。

子瞻曠世逸才，而失之於詼諧笑傲，及出守州郡，政績燦然，與俗儒空談道理，當官無尺寸之效者，相去遠哉。觀其內召還朝，太后述先帝之言曰：朕一日爲子孫，得二宰相，因而主臣嗚咽痛哭，撤金蓮炬送歸院，可知也已。至於小人朋比，力肆詆排，則文忠所遇之窮也，可奈何。

題岳武穆像贊

鄂侯精忠貫日，知勇絕倫，武而不黷，文而不靡，蓋其天性然也。九原可作，吾將與斯人而歸爾。其文可以並日月，泣鬼神，而不爲書生雕繪纂組之語，真文章之獨步也。然嘗病其時文勝，而謂別有一樣佳處，深見其時議論多，成功少，而言之耳。未及見孝光寧理之世，而長歎及此，侯可爲前知哉。

題燕饗圖

昔之君子相歡以德。相悅以道。寓其情於幣帛承筐。寫其誠於笙簧唱歎。令德來教。所繇然矣。於是化成乎上。俗笑於下。休哉。余慨然欲親見之。奈何可悲而不可卽也。

題鹿鳴圖

示民欲其不輕。聖賢淑世之心深矣。然惟君子是則是做耳。雖曰德之不孤。知音者既希哉。是故飲食燕樂。足以申情。清歌迭奏。良能寫意。好我而翼之。大道或庶幾乎。

題白駒圖

道行德立。吉人深願。必不以長往爲心。惟不得其志。而戀戀棧豆。君子羞之。賢君能深識此義。精意中孚。雲行雨施。則沛然德教。放乎四海。豈復有空谷生芻之歎也。

海日圖贊爲中山風軒作

長夜漫漫。幸而旦矣。然不能無微雲靄。掩映左右。少焉杲杲而出。陽德方亨。則滄溟浴日之功。於是顯哉。此時去海漸遠。吾不知其愛戴之誠。與前更自何如也。

題普賢畫像爲黑川正直作

我欲言其妙。我與爾不同調。我欲言其非。爾之徒莫能知其微。我欲言其無。丹青業已繪此圖。我欲言其有。荒唐迷謬之談。學士大夫安敢出諸口。爾之號自謂普賢。何如我堯舜之道。可法而可傳。

改定釋奠儀注

之瑜不知本邦各官職司。異邦之人。又引嫌不敢每事問。而外州郡。則僚屬非君臣。於例不合。今不得已。但以天朝爲則。而藩封則推類而行。

一獻官三員

親奠。則上公爲初獻。典禮之官爲亞獻。在天朝。則宗伯爲亞獻。侯邦亦應有之。如魯有三官宗伯。及大司寇。宋有司徒。大司馬。司寇。晉楚皆有司馬。鄭有冢宰。司空。則典禮之官。重職也。必自有之。特見於經傳者少耳。若夫宗祝之宗。則位卑。非也。太常寺亦禮官。以其專司祠祀。親奠則無暇爲亞獻。稍次。重臣爲終獻。則天朝則光祿寺卿爲終獻。或命世子祠於學宮。則世子爲初獻。亞獻終獻同前。若上公入覲在都。則以卿攝祭。或冢卿。或亞卿。或下卿。隨便差撥。亞終獻官次之。若尋常釋奠釋菜。則學官三人主之。

釋奠官員及執事人役。習儀在位。及應用人員。一槩標置其上。

獻官三員

分獻東西哲官二員。又次於終獻。

陪祭五六員。或介弟。或有大小職事人員。禮貌莊重誠信者。即可不拘品位。不論人數。但擇其相宜者。祝二人。兼書祝。先一日填獻官職名。捧祝詣遠坎。

司籩一人。陳設一人。

司豆一人。陳設一人。

司俎啓俎。蓋登銅及陳設五人。權用三人。

司籩簋一人。陳設一人。

司爵四人。兼奠爵。先聖兼東哲四配一人。西哲一人。

司尊舉彝三人。四配兼東哲。

盥洗司勺司巾篚三人。

盥盆一人。親奠則司爵。至此四項。須親信之人爲之。不論高卑。下司帛同。饌盤徹饌。捧饌詣壺。坎七人。

司帛捧帛奠帛七人。

司香燭一人。

典儀一員。須重臣端亮者爲之。

專理祀事一員。須謹厚者爲之。

省牲。

陳設拜位祝案堂上一人。殿下一人。

執事拜收撤闔戶洗滌器皿十人。權用二人。

通贊二人。

贊者贊引六人。知禮謹慎者爲之。親奠則引贊二人。須親信之人。

鼓吏一人。

監禮一員。精明有風力者爲之。專糾懈怠及不恭肅者。與典儀相爲表裏。

監饌二員。擇誠懇謹慎者爲之。權用一員。以上均須齊集。

提調壅坎二人。權用一人。

燈籠四人。以下四項暫省。

庭燎四人。

牽牲屠牲。

滌牲。

陳設滌濯掃除權用二人。掃地或一爲壇。

儀注

一士三人擇謹潔周整者爲之。一人至東塾前專理祀事。稟上命命之攝祭。則專理自令之。一人自東角門進。歷東丹墀視盥洗諸物。升自東側階。視尊爵勺。視籩豆。至堂中。視各項陳設。過西榮。視簠簋登。餽俎饌之類。降自西側階。歷西丹墀。西角門。至東塾門外。跪稟濯具。言潔而且備。此卽告濯具也。

一人出東角門外。遍視牛羊豕。訖。回至東塾門外。稟牲牲博碩肥腜。此卽反告充也。

一人過西入潔牲之所。遍視屠牲之具。及鼎鬯諸物。訖。至東塾門外。跪稟鼎鬯諸物。並皆潔淨。此卽啓鼎鬯告潔也。

以上見詩笏衣。文公以爲一人。非也。天子元士至下士一千五十三人。豈有一人兼三事之理。卽諸侯亦不然。告畢。牽牲二。繇中門入。餘十二人繇西角門入。至潔牲所。燭治。士十二人自潔牲所捧毛血正廟。四人開中門入。隨閉。餘八人繇東階陞薦正廟。四盤四配。兩哲兩廡各一盤。薦訖。退至月臺。朝上叩一首。各散立。起鼓。初嚴。鼓初嚴。司香燭奉燃燭。先出自東角門。歷東丹墀。升自東側階。至月臺置燭於地上。行一拜禮。訖。至正位。以下諸神位前。燃各香燭。訖。退廟中西哲右後立。專理祀事。以下諸執事者。呂序。由東西角門出。序行至東西丹墀階下。序立。東西相向立。訖。專理祀事。監禮典儀饌盤。各升西側階。至捲簾下。遍燃庭燎香燭。專理祀事。監禮典儀監饌各官。至捲簾下。行拜禮。序立。典儀隨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執事者至月臺行一拜禮。訖。籩人司籩。豆人司豆。司尊者實。酒於尊。餘俱同。正壇陳設。先簠簋。次籩豆。登。并兩俎。陳於西榮前。登。俎俱陳。潔牲所。次陳登。次陳餽。又四人舉盤。二至兩榮階下。階上人升肉於俎。每俎兩人舉。至正壇陳設。次陳饌盤。鼓再嚴。通贊贊引祝至捲簾下。行拜禮。樂舞生各序立於丹墀兩傍。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至戟門外立。候通贊唱。樂舞生各就位。樂舞生各以序進。立於殿庭奏樂之所。司節者分引舞生。至丹墀東西兩階。各序於舞佾之位。司節在東。則退至東四班舞生之首。在西。則退至西四班舞生之首。相向外立。通贊唱開門。管門者開戟門中門。訖。外施行馬。先時行馬在西側。通贊唱陪祭官各就位。衆官繇東角門入。就位訖。以後俱同。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東西。訖。通贊唱亞獻終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亞獻終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東西位。通贊唱獻官就

位。贊引引獻官至。拜訖。贊引退立於獻官東西兩傍。相向立訖。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捧毛血正廟。由中門出四配東西。由左門出。東廡隨之。過西廡隨之。瘞於坎西丹墀。將除存毛血同瘞。遂啓俎蓋。簋蓋籩豆登劔等蓋。通贊唱參神。舞生執羽籥。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麾生偃麾。樂盡戛散。通贊唱行初獻禮。贊引引獻官升階。取一爵於坫。授執爵者。捧虛爵四配四爵隨之。贊引唱詣盥洗所。引獻官降階至引盥洗所。東面立。司盥者捧盥盆。贊引唱搗笏。獻官搗笏。盥畢。進巾。贊引引獻官至洗爵所。北面立。洗爵。并洗四配爵。拭訖。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詣酒罇所。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司罇者捧帛。同捧爵者。俱由中門入。至神案之側。朝上立。贊引引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初位前。麾生舉麾。唱樂奏寧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唱搗笏。獻官搗笏。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爵於獻官右。獻官接爵。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於獻官右。獻官接爵。此時司罇者即將帛篚蓋訖。移至第三行籩下。朝西奠訖。贊引唱奠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詣酒罇所。贊引引獻官由左門出。至四配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先時捧四配已洗之爵者。以爵受酒。同捧帛者四人。俱在獻官前行。贊引引帛爵。獻官俱由左門入。帛爵至神位前朝上立。贊引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搗笏。獻官搗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帛於獻官。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此時司罇者移帛。如正壇。俱移於籩西南朝北奠訖。贊引唱奠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唱詣宗聖會子神位前。儀同復聖。但捧帛執爵者。跪於獻官左。進帛爵訖。移帛者移於籩東北朝南奠訖。贊引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同復聖。贊引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儀同宗聖。贊引唱詣讀祝位。讀祝位即在香案前。贊引唱獻官至香案前。麾生偃麾。樂暫止。讀祝者跪取祝文。退立於獻官之左。贊引唱跪。獻官並讀祝者皆跪。通贊隨唱衆官皆跪。陪祭官俱跪。訖。贊引唱讀祝。讀祝者讀畢。仍將祝文跪置於祝案上。退堂西朝上。贊引與通贊同唱。俯伏。興。平身。麾生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先未終之樂。贊引同唱復位。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訖。通贊隨唱行分獻禮。各

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贊引兩哲兩廡。分獻官升階。贊引引東廡獻官。循捲簾外。過東至東廡西廡。獻官循捲簾外。至西廡。盥洗獻奠。並同正壇兩哲。分獻官取爵於坵。東哲八爵。西哲八爵。四人捧爵前行降階。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同唱搗笏。各分獻官搗笏。盥畢。進巾。贊引引分獻官至洗爵所北面立。洗爵進巾。拭訖。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官出笏。兩廡各有盥盆。爵洗酒尊帛儀。同兩哲。但唱贊時。升階卽入兩廡。與此稍異。贊引同唱詣酒罇所。引各分獻官詣酒罇所。同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各執爵者以虛爵受酒。與捧帛者俱在分獻官前行。各至堂東西神案之側。朝神位立。贊引唱詣東哲西哲神位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詣東哲西哲。俱由左門進。各至香案前。同唱跪。同唱搗笏。各分獻官搗笏。東哲東廡。捧帛者轉身跪於分獻官右。西哲西廡。捧帛者跪於分獻官左。進帛。分獻官接帛。贊引同唱奠帛。分獻官獻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捧帛者轉身進爵。如進帛儀。此時司帛者移帛於案南。西哲移於案北。分獻官接爵。贊引同唱奠爵。分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先進五爵。捧爵者每位前奠一爵。次進三爵。卽奠香案上。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官出笏。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同唱復位。麾生偃麾。戛敵樂止。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原拜位立。執事者亦隨至罇所立。候通贊唱行亞獻禮。贊引引亞獻官升階。至。以爵受酒。並同初獻。但捧爵者一人。由中門入。贊引引亞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樂奏安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如初獻獻爵之儀。行禮訖。贊引引亞獻官如前出。至原位。麾生偃麾。戛敵樂止。通贊唱行終獻禮。贊引引終獻官升階。取爵。竝執事者儀同亞獻。但麾生舉麾。唱樂奏景和之曲。擊祝作樂。行禮復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俱在廟內。兩傍立。候徹饌。麾生偃麾。戛敵樂止。通贊唱飲福受胙。執事者設一席於廟中門外中霽前。西楹之東北向。贊引引獻官升階。於捲簾東楹。進至所設席。南過西就飲福位。席端朝上立。祝取正壇爵一。取復聖宗聖爵和之。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一執事取正壇半左肩胙置於盤。贊引唱升飲福位。令二執事立於獻官西。贊引引獻官至獻福位。祝與捧福胙者出立於獻官東。獻官西。二執事與捧爵捧胙者相對立。贊引唱跪。通贊唱衆官皆跪。贊引唱搗笏。獻官搗笏。祝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贊引唱飲福。獻官接爵祭酒啐酒。奠爵於席北端。贊引唱。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跪。搗笏。卒。爵西傍接福酒者跪於獻官左。接爵。捧福胙者跪於獻官右。進胙於獻官。贊引唱受胙。獻

官接胙。西傍接福胙者跪於獻官左。接胙捧胙中門出。管門者啓行馬出後復施。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通贊同唱俯伏。興平身。獻官衆官皆同贊引唱復位。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俱拜。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執事者各於神位前。將籩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籥與翟。同司節者。在東進至於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進至於西一班舞生之首。舉節朝上。分引舞生於丹陛。東西序立相向。樂盡。麾生偃麾。曷致樂止。通贊唱辭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俱拜。訖。樂盡。麾生偃麾。曷致樂止。通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執事者各詣神位前。讀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取帛。齊轉身向外立。通贊唱各詣瘞所。正殿。由中門出。四配十哲。由左門出。兩廡執事者。取帛隨班出。通贊唱望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捧祝帛者過訖。贊引唱詣望瘞位。各贊引引獻官亞獻終獻官。贊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生偃麾。樂止。贊引通贊同唱禮畢。各官俱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朝北一揖。回至露臺上。初獻官亞終獻官分獻陪祭各官。以次東邊西面立。專理祝事監禮典儀監饌各官。以次西邊東面立。通贊贊引祝北面以西爲上。圓揖。如上公世子親奠。各官俱就東。整起居奉賀訖。各官仍前序立於大門之外。圓揖而畢。

廟規

大人盛德。不嚴而肅。中材初學。入廟思恭。率情慢邪僻之氣。以承祭祀。則瀆神斯甚。是離演禮之所。未爲對越之時。然安爲故常。則莫之能改。茲所以習夫進退之節。敬恭之容。豈可不戒視成理。宜預爲申糾。所有禁戢事件。略舉列示。靜聽鼓聲。旣震之後。各宜遵守。毋得故違。

計開

- 不許謔浪笑傲。惟得言廟中公務。或違錯。或不及。更當虛公酌議。立刻釐定。若退有後言。非所以共成厥美。
- 不許溷擾誼諱。
- 不許跛倚怠惰。
- 不許侮慢忿爭。

不許失伍離次。
不許跳躍呼號。
不許代庖越俎。
不許作過舉非。
不許棄職誤事。
不許附耳傾斜。所言公公言之。
以上諸款。如有犯者。監禮典儀等官。即刻糾舉。勿致容隱。

陽九述略

致虜之繇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鎬養寇。竄國。前事不暇瀆言。卽如崇禎末年。搢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戮戈服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頭咕嗶。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募夜苞。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做做模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無糧之土。收除飛洒。善柔賠無土之糧。敲骨剝膚。誰憐易子。篋餘加派。豈顧醫瘡。金入長安。蝨賊騰循。良之譽。容先曲木。屠伯叨卓異之旌。未聞贖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考。盜賊載途。惟工塗飾。蟲蝗滿路。孰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貧。繇是而監司而撫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餽遺。欲廣侵漁。多收投靠。妻宗姻婭。四出行兇。子弟豪奴。專攻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遂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時有事。會因爾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罄冤。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蒼黃。庇遠此爲宦戶。擠重役於貧民。事事貼賠。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牌勾欠戶。闔室棲遑。士夫循習故常。餽心民瘼。被害胥諂。明惡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

問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饒財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賈董沉淪。薦剝猥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同門。繇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輟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甄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紛膠結。其間問豈遂無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壺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檢王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方。咸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羣離。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幽冀充豫五省。苦於俵馬驛馬。俵馬有孳生印烙之弊。驛馬有恤馬鬣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細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來官不得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掊剋之術。安得而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當。以爲出爾反爾之計。繇前所言。謂之巧宦。語之以趨炎附勢。門戶夤緣。則獨工語之以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拙。嘗之以朱提白粲。肢削肥家。則攘臂爭首。告之以增陴濬隍。儲糶桑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鬻爵欺君。種種罪惡。罄竹難盡。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訖。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爲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旣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俟后。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旣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衆。以爲先驅。所以逆虜因之。溥天淪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真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兵彊將勇。足以無敵。彼江陰一小縣。不過靴尖踢倒爾已。雖內有儲積。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餼。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驍騎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毘陵吳興金閶。設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膽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遠慮。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貪黷淫汚。慘殺荼毒。又倍蓰於搢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爲也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虜勢二條

奴虜種類。原自不蕃。先年李寧遠以奴隸兒子畜之。玩之掌股。使其長養內地。知我虛實情形。又加以龍虎將軍名號。使得控崇別部。狡焉啓疆。失於防禦。遂滅北關。白羊骨諸種。益致披猖。又賊臣楊鎬袁崇煥。前後賣國。繼喪

遼陽廣寧。滋蔓難圖。然猶廿年蹂躪。三韓燕雲。屹然無恙。即會兩入朔易山東。未敢公然盤踞。祇因流寇攻陷京城。慘殺文武。吳三桂愚駭豎子。失於較計。欲報家仇。勾引入寇。逆虜遂令三桂爲導。乘機掩襲北京。我人既以爲德不復。先事防閑。復以南北中分之說。愚我滿朝文武。我文武處堂燕雀。倉皇不暇綢繆。又乘我四鎮之亂。并取河北江東。此時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毘者樞輔馬士英。勳鎮方國安。士英借台衡密勿之重。開西邸以賣官。國安總四十八萬之師。擁中軍而作奸。大將既係庸材。參贊都非佳士。僅逞兇然之氣。誰知堵禦之方。遂致虜渡江。隻矢不折。兩浙八閩。捲籜飄風。其時瑜已潛來日本。未嘗目擊淪亡。輿言及茲。目皆盡裂。奴虜之下。江南浙閩也。本借西虜之兵。江陰亡失過多。賠償大費周折。西虜恃協贊之力。責報終無已時。滿部倚老舊之恩。恣行全無忌憚。責報者尙未盈其欲。恣行者有簡制之嫌。繇是外內之心。漸生乖異。八旗各有頭領。政每出於多門。一朝自相齟齬。瘡難補於百孔。而且老本有子女玉帛之樂心。所惡聞者戰爭。蠻子遂鹵掠豁壑之懷。意所圖全者規避。地方既廢。防守自多。盡發滿虜。則滿虜有限。純用漢人。則漢人可疑。進退維艱。固難自決。初時內地殷富。一抄搶則盈千累百。是以鑽營入伍。近者民間財盡。極搜索。僅錯銖升斗。因而厭苦爲兵。奉調發則涕泗沾襟。聞鼓擊則心膽墮地。名城無百騎之守。省會少及千之營。盡是蠻子漢官。一味虛聲恐喝。今所防者浙閩邊海而已。內地義師未敢突起。已自絡繹旁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諸營。甚至半年無餉。萬一忽有紀律之師。乘間而起。已敝之虜。如何可支。家家裝束輜重。人人顧戀妻孥。惟有長驅渡江而已。雖有耶二省公忠愛民。然一木難支圯廈。又且各虜久已疑貳。事勢急迫。滿漢終不相能。此直浙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既得南京浙直。則江右湖湘福建。一時騷動。粵東粵西。截爲懸壘。蓋廣信既下。常山固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嶺。袁州復定。湖湘驛騷。則虜兵不敢出韶州。度杉關。馬病無可更。伍虛無所補。二虜若不面縛歸降。惟有束手待盡。故曰懸壘也。如此則天下財賦之區。一旦皆非虜有。雲南即無他故。僅足協濟貴州。逆虜號令所行。徵發所及者六省。山西陝西四川之糧。尙不敷漢中交城之用。漕諸既絕。太倉日空。長蘆鹽法不行。宣文稅課虛設。舊校云。宣文屢當作宣大。其餘河南山東北直。租庸有幾。臨清南旺夏鎮。盡成廢閣。況宮中燕賜。郊廟祭饗。百官俸料。軍衛月糧。邊關疑賞。軍前火藥弓矢。衣甲器械。一槩取給於此。而又加之。以士馬芻糧。唱籌何計。量砂點金亦難。指石脫巾之呼。勢所必至。逆虜其能

支平。而且南畿江浙。勁兵逼臨。國藩從中而起。則八閩兩粵。奄爲我有。則虜之所防者愈廣。雖汝歸陳。蕪黃漢武。岳鄂襄樊。荆湖南北。許穎青徐。數千里間。處處須設重兵。大將少則不足以戰。多則力有不能。與前代漢趙秦晉之事。時異勢殊。西虜及西北遼人。不利犒賞。搶掠而有鋒鏑死亡之憂。誰肯復應其募。掉臂而去。轉生內難。瑜謂虜國日困。一日虜糧日竭。一日虜兵日少。一日虜勢日衰。一日虜民日苦。一日虜心日離。一日萬萬不可復振。蓋謂此也。逆虜不北遁。不久必有圖之者。此幽燕遼陝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去年八月十四日。天日清明。但聞空中廝殺聲。人馬旌旗。歷歷可數。自己至未。外來者大勝。從內出者盡滅。飛血灑空。岐頭一鎮數百人。家家盡見。老幼俱見。其餘民謠。各處如出一口。以天時人事合之。虜之敗亡必矣。虜既出口之後。萬分不敵。元朝應昌地。廣城堅。水草美善。部落蕃衍。馬壯糧饒。且祖宗功德在人。人不忍背。逆虜事事不及蒙古。抑且壤地褊淺。海西毛鱗魚皮。舊校云毛鱗蓋毛鱗。女鱗音近真鱗相。窮寇中國。卽不窮追。其滅亡可翹足而待。一應進取機宜。奇正道路。今徒託之空言。不必預爲宣洩。

虜害十條 婦人放衙參附

東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

沿海有防邊養兵。藏匿接濟之害。

近海有造船幫工值匠之害。

簽發舵梢之害。

內地有簽派船料搬運木植之害。

省會近城各郡。有放債舉息買官附營之害。

仕宦有配發上陽堡寧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

買官但計得錢。不問色目之害。

打老鼠之害。

拆房屋之害。

何謂東人。奴屬遼東諸人。先將童男女狡獪者。或婢妾之屬。出之於外。虛詞哀哭。以乞人家收留。或傍於左近空房門廡止宿。或倩人做媒鬻賣。覬知既有著落。或數日或數月。近者一二日。遠者年餘。其人來認。聲言捉獲。誣以誘逃拐帶僮婢。歷歷招承。但凡干涉。滿州聽其指揮。無敢違抗。其家立破。如其欲而後止。更有串同人家舊役。奴僕。合詞拐騙。本人無處稱屈。隣佑不敢證明。是以無夏奴婢。挾此縱肆。上下無等。最可痛傷。

何謂防邊養兵。沿海營伍。以防邊爲名。一月半月。徵巡一次。便須附近民家打火所過之處。趨承供應。臨行并其雞豚畜產。粟粟壺漿。一粟傾倒擔負而去。甚者掠人床帳衣被。鎗釜器皿。是以近兵處所二三十里之內。每日黎明。便將各物搬入山僻豐草簞篁之中。但留破釜磁器在家。食用支應。

其營兵半年無糧。編派民間分養。既有魚羹酒飯。復索雞肉菜茹。貧者兩三家。派供一日。稍可者日逐坐養一兵。貧民半菽不飽。情何以堪。既已養之。仍要淫其妻女。不敢不從。若有一家殺死兵丁。誣以謀逆。則闔村洗蕩。不得已忍辱忍氣。不敢輕舉。

何謂藏匿接濟。義兵登陸。素與虜人飲博歡呼。結盟交託。途遇問訊。毫無嫌疑。義兵在船。除魚鮮外。其餘醢醬菜蔬。酒漿肉食。布花絨笠。自須市之鄉人。米糧亦徵取民戶。油麻竹木。事事須之陸地。其欲索詐鄉民者。便指曰某窩藏山海寇盜。某家接濟海賊。需索既遂。官司亦不根究虛實。關造船。幫工值匠者。海口造船。并派近海民幫工。春灰。空鑽匠作。飯食更須民家承值。名雖官給朱銀。百姓不勝擾害。今歲造船。明歲又須修船。修而復爛。爛而復造。何時底止。窮民何以聊生。

簽發舵梢者。農田之家。本來不諳水利。或時內港小舫來往。豈堪出海撐駕大船。奸人妄報某某堪作舵工。某某可充水手。其人心不願行。勢必重賄營脫。既簽之人。不論家口多少。著落本村公保。便終年贍養。又要朋派舵梢辛力銀兩。窮民有屈難伸。

更苦者簽派船料。搬運木植。小木猶可十人或數十人足。以舉之。數日便交割。訪知某家山有大木。堪作含檀。舵明大小桅木者。不論遠水十里百里。一筆號取。曰某衙門官用。濕松桅木。非千人不勝。次者亦數百人而後舉。勞苦一日。或曳十里。或曳里許。逐晚止宿樹傍。不顧豺狼虎豹。儼有奸人傷損。賠累必致傾家。何處傭募千人。知

於何日得赴深水。不幸有一巨木。闔境受其災殃。又且所過之處。墳塋禾稼。一踣俱平。利害如斯。其家安得不重賄營免。營免之後。仍復不許砍斫損傷。以需後用。其人明知後累無已。權且醫療眼前。往時祖塋喬木。以爲廢庇笑觀。今惟祝其速爲枯朽。子孫猶得延生。

省會郡城。有放債舉息之害。買官掛名之害。訪知其家殷實。誘以買官。或有官事牽連。勸令附著營頭名色。始初亦甚有效。一時狐假虎威。凡屬酬謝餽送。叩見贊儀。衙門犒賞。一切代爲料理。不須私囊見取一錢。於是高低上下。成羣結盟。管家廝養。打合一夥。大哥兄弟。稱謂親親。酌酢往來。酒盃捷捷。年深月久。一一堆積。子母盤算。囊橐俱空。或以多餘銀錢。委託生息。他如急切借貸。倍稱難償。桎鎖鞭箠。爲過期之利息。出妻獻子。作別項之添頭。其軟局坑人。有如此者。

京官外任。有配遣上陽堡寧古塔之害。旗下披甲之害。初入旗下。各投座主。既欲得官。復索見錢。有人招認。應發俱名京債。官纔到任。債主隨臨。百事未遑。先要理完本利。自非貪酷。其錢何處得來。或託本管幹辦別處設法。那補。京債甫畢。又須遣人入京。叩頭送禮謝薦。漁獵所得。僅僅供給恩主。恩主。瑜謂逆虜之畜漢官以漁民也。譬之漁人畜鷓鷯以取魚。謹其繇嗉。放之中流。陽喬小鮮。充其口食。巨魚力舉。扼其吭而攘之。攘而復放。放而復攘。循環不休。斃而後止。或者犯賊發覺。或者隨坐作姦。動輒配發上陽堡寧古塔。輿援有力。入至旗下。披甲充兵。雖官職極尊。亦自編入營伍。此時無錢營免。必須荷戟差操。較之明朝遣戍。前代貶竄。統體不同。相去懸絕。卽如輪作城旦。尙爲過之。此輩亦名縉紳。不知何樂於此。而蒙面喪心。甘爲人役之如此者。

倡優奴僕。輿臺丐戶。法所禁錮。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而有錢。可以身致青雲。逆虜猥亂中華。憲綱掃地。不拘色目諸人。有無過犯。輸錢皆可買官。或十人五人。朋買一官。發場傀儡。推一人出色。官資多寡。諸人炤分均攤。或諸色賤役人等。入在旗下。或乳母閹官之家承應。視其口舌便利。活動小心。有意營謀者。認定幾千幾萬。不論道將大小。隨缺輒討一官。朝爲僕隸。暮列冠裳。昨日俳優。今朝弁冕。倚託恩主勢燄。憲司一體施行。凡屬此輩得官。比常更加察察。心恐他人輕慢。無端作福作威。凡係同僚屬官。更須加意周摯。分外小心。若非良心盡死。廉恥盡喪。豈肯狼藉至此。士風何恃而不壞。民生何恃而不窮。

醜莫醜於打老鼠。滿管婦女。靚粧艷服。三四成羣。聯袂行遊。市廛酒館。無有不到。或取幣帛。或貰酒殺。所值數金。一文不與。但曰今日不曾帶得銀來。算該你銀幾兩。你看那位嫵嫵標緻。揀一位打個老鼠罷。打老鼠者。淫媾也。若與理論。或索還原物。便稱調戲。反行喊叫。非魔非夢。任其勾奪。業在市肆。又不得不開列營生。源源若此。何門控訴。

慘莫慘於拆房屋。暈翼烏衣。高門大第。有無眷屬。任意鳩居。出入啓閉。無期飲食。喧囂無度。初時僅止廳事。以漸沿入深閨。閑閣門楣。立見一時狼狽。窗櫺檣帶。必令四面通穿。殖殖其庭。廣堆芻糞。有覺其極。專繫馬騾。此猶其小者也。必使外內無別。百道宣淫。少不遂心。構成大逆。又且借居停之好。多生枝節。無窮嫌釁。盡起於日夜盤桓。是以縉紳巨室。反就鄉舍村居本宅。欲圖別賣。又無售主。乘其遷移代去。自行拆毀。棟梁桁柱。拆作柴薪。斃石連甕。委之糞土。數千金拮据而成。數十金零星而盡。毀拆之後。數月便長蓬蒿。一望蕃蕪。黍離傷感。至於邊海房屋。借寫藏奸細名色。務使家家壁落穿通。一則便其搜索財物。一則婦女無所隱藏。諸凡所爲。何慘刻之甚。奇莫奇於趙固山之妻。以婦人放衙參。凡遇有事。高座堂皇。開門唱贊。標屬長隨。排班參謁。拘提答責。發放施行。有時出外遊觀。或者親屬燕飲。飛黃燭熠。車馬軒軒。列騎衛行。前驅警道。霜戈耀日。赤幟緋雲。儼然一雌固山也。虜人之綱紀如此。

其餘奸淫萬狀。科派百端。又其罪之最重者。然一部十七史。無處說起。故反闕此二項。他如既納民丁。復輪鹽竈。一人兩役。朝暮值官。見事風生。吹毛索垢。牧養生劊。遇物攘奪。大兵所過。四出騷擾。指稱奸細。搜竈株連。處處皆然。人人飲恨。雖民間冤慘號天。然無力俾離水火。又苦筆力短弱。不能繪監門之圖。播道州之詠。奈何。

滅虜之策

滅虜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貪。我以義。解其倒懸。便已登之衽席。出之湯火。斯爲沃之清涼。則天下之赤子。與天下英雄豪傑。皆我襁褓之子。同氣之弟。安有不合羣策畢羣力。以報十七年刺骨之深讎哉。逆虜雖有神謀秘策。亦無所再施。況黔驢之技久窮。山鬼之術盡露。全爲百姓勘破。毫無足懼。故知一敗塗地。必不可支也。彼之所以能據我中國者。原乘我民心之叛。而用以張其威。所以到處望風潰散。未嘗一

戰而已竊取天下矣。今百姓之叛虜，更十倍於前日之叛明，而民心之思明，更百倍於前日之望虜，何以知其然也。己亥年，同國藩入長江，南京未下，兵律尙未嚴，而江右江北，蘄黃漢沔，已雲合響應，翹首而望時雨。卽家室妻孥，軀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復，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憐矣。儻能不燬其家室，不污其妻女，不戕其軀命，民心之愛戴，不言可知矣。瑜身行在行間，親知而灼見，日與各處士大夫相接，已自與耳食而塗說者不同。況瑜又拳拳懇懇，夢寐飲食於此者哉。有人焉，果能以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上，而又雷厲風行，譬則鼓洪爐以燎毛，決衝波而漂炭，咄嗟而辨耳，然而萬有一慮者，卽以己亥之秋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棄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於天下，然國藩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今若議定下手喫緊之處，更其絃，易其轍，威之以武，附之以文，誅其殘賊，綏其士庶，玉帛無所貪，子女無所幸，而又號令嚴信，處置得宜，則垂絕之百姓，忽然更生，民情鼓舞歡樂何如也。旣信而樂之，則數郡之後，遠邇歸心，東征西怨，傳檄而定矣。彼卽不量其力，欲與我抗，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至則糜爛爾已。何能有幸哉。前日南都之敗，乃閩師之自潰，非虜者勝之，亦何得藉以爲口實也。卽如時俗之見，謂虜弓勁騎勇，何以當之。此未知戰者也。騁檀車於平原孔道，則飄馳電逐，遇五尺之坑，則忽然自陷，轉圜石於高山峻嶺，則雷擊霆摧，入尋常之谷，則頽焉不出。理勢然也。今江南多河塍溝澮，無成列之道，則馬不得馳，我取敵於數百步之外，敵射我於數十步之近，則箭無所用。卽與比力較投，猶以我之所長，攻彼之所短，況我熟其山川，審其要害，據其形勝，結其豪傑，得其民心，鼓我士氣，又且出奇無窮，從天而下，雖有烏獲，不能奮其力，雖有神鬼，不能測其機，是惟有不戰，戰則必勝，萬萬無疑也。彼逆虜不降，則釜中之魚，惟有焦灼而已矣。若順治不死，取之較易，惜今亂離紛雜，恐江北已致分崩，軍志曰：天道後起者勝。今有其時矣。兵義者王，今有其勢矣。孤臣飲泣十七載，雞骨支離，十年嘔血，形容毀瘠，面目枯黃，而哭無其廷，誠無所格。申包胥其人傑也，能感動讎仇之秦，爲之出五萬之師，統之以三大將，闔國歷都，復旣亡之楚，不失尺寸。況此時秦楚歲歲構兵者，故曰包胥其人傑也。彼獨非人臣哉。瑜覩顏視息，能無媿之哉。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立功成名，聲施萬世，未有易於此時者也。時乎時乎，遇此千萬年難遇之期，而棄之輕於鴻毛，吾謂智者之所不爲也。仁者義者之所不爲也。有志者之所不爲也。亦甚可惜矣。以前數款名

曰述略。述者。記其行事。無有粉飾文致。略者。具其梗槩。不能委曲周詳。誅惡者。法貴從寬。執筆者。理宜存厚。況乎鬼蜮曖昧。敦俗傷風。事難直書。須敦大體。又且年來。酬應既寡。聞見日疎。年衰善忘。轉眼遺忽。偶追昨事。數日難尋。一時欲歷叙精詳。其勢不能捷得。是以掛一漏百。略述大端。然已髮上衝冠。罪不容戮矣。賢契幸爲存之。他日采逸事於外邦。庶備史官野乘耳。

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

安南供役紀事

自叙

流我中夏淪胥。外夷閭位。天既不賦瑜以定亂之略。瑜何忍復生其任運之心。是以遠播異邦。流離一十三載。聞關瀚海。茹荼百千萬端。庶幾天日再明。沉州復陸。乃忽有安南國王。檄召區區。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死不足以申禮。然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况瑜大讎未復。又何肯輕喪於溝渠。故不亢不撓。以禮譬曉。國王之識習局於褊淺。而才氣頗近高明。讒夫鴞張。極力煽其焰。元臣箝口。無或措一辭。獨力支撐。四面叢射。逼勒有甚乎衛律。嗟嘆無聞于李陵。雖十一日磨厲之鋒。不敢輕試。而三百年養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錄爲一卷。芟其諸臣問難。嫌於繁冗也。隱其行間機務。爲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飢。雪窖。洪皓以迎請流遞冷山。節烈尙矣。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國則不敢不記。因誌之。曰安南供役紀事云爾。

一該府於丁酉年正月廿九日奉國王檄。檄取識字之人。故歷不發。至次月初三日一時。掩捕如擒寇虜。閩音朱與周相近。誤呼周相公。周述南。手足無措。遂以後事囑其妻子。而後往。放歸如獲更生。其勢敵之懾人也如此。捕至不言所以久之。差官面試作詩寫字。瑜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雜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瀆耄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餘人概不作詩。炤瑜具供。但小異耳。不知何解。

一該府作色厲聲恐嚇之云。此外更有何人通文理。速速報來。到上邊去。說做不得。諸人寂然。瑜抗辭答之云。此是該府事。何人通文理。何人不通文理。該管者豈有不知。我豈知道。若上邊覺察出來。自有人承當。何與我事。一該府令人看守。勢同軟監。瑜語之云。此非一日之事。豈有不飲食之理。且我寓中。誰人炤管。應帶行李。誰人收拾。語塞。然後放歸。隨差班役。諭令居停伴守外。復差人竟夜遊徼。瑜度必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即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瑜

已作死別。呂蘇吾不解。根究其意。瑜慮其恐怖。別生枝節。遂更端其說。

一兩日內連往占。上見翁儀簿及各該衙門儀簿。署鎮土王用一欵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以下衙門。槩不具刺。小官無知。坐瑜於別席。亦不與較。

一初三夜半方歸。初四晨去暮返。二鼓促行。寓中行李。不容收拾。卽一紙別家之書。亦冗不及寫。本寓無人看管。親友不敢受託。後致被盜。繇此也。

一初五日。先至旱泥各處。差官齊集。夜半傳發。惟傳瑜一人。餘人禁勿往至彼。衆差官俱坐定不爲禮。瑜竟入上坐。差官云。茹主翁華言大王也。徵諸儒如何議論。瑜應聲答云。天子方得言徵。大王卽盡有東京土地。而中國盡復其位號。不過荒服。一諸侯王耳。何敢言徵。差官點頭曰。派派派。平聲。翁華言是是是也。連說八九聲。

差官曰。貢士與舉人進士孰大。瑜料其意重在進士。先時有進士至彼。曾受其困辱。故迎機逆折之曰。貴國不知科目之義。故云爾。貢士便是舉人之別名。故稱曰某科貢士。若貢生。便與舉人進士有分別矣。至於大小。則不在此論我。朝國初重貢。成弘以後。單重甲科。謂之兩榜。卽如貢生。亦有不同。有選貢。有恩貢。有拔貢。有歲貢。有准貢。例貢高下之不等。國初之制。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成均積分。累升率性堂。分數既滿。優者入爲宮詹坊論。劣者出爲科道諫官。又有稅戶人材賢良方正耆儒等名目。除授更優。鄭湜起家爲布政。嚴震釋褐拜尙書。進士初授。或爲縣佐尉。似未得與之頡頏。惟成化朝以邊儲匱乏。許令博士弟子員及民間俊秀。輸粟入成均後。來積分之制。遂廢。始單重甲科。卽有調停之者曰。三途並用。終不勝甲科之貴矣。

或問取士法。答曰。周官卿大夫察舉。而侯國貢之。天子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升之司徒。曰俊士。然後考德而命爵。因能而授官。其制尙矣。漢朝以選舉公車。貼大經。十道得五爲通。最爲近古。故得人爲最多。而經術之士。重於朝廷。唐朝試士以甲賦律詩。始爲雕蟲小技。有志之士鄙之。宋朝試士以論策。此外各有明經。韜鈴宏辭。茂才等科。明朝以制義。第一場四書義。三經義。四合七篇。第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科。壹道。判。五道。三場策。五道。鄉試中式者爲解元。經魁舉人。會試中式者爲會元。會魁進士。廷試策。壹道。磨勘進呈。台司讀卷。天子標題。第一甲第一名爲狀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第二甲三甲爲進士。同進士出身。多則四百名。少則三百名。國

初亦有中一百名之時。子午卯酉爲鄉試四科。辰戌丑未爲會試四科。問曰：既如此，如何有癸巳科狀元？曰：此永樂以虜倣親征。皇太子監國於南都。太孫監國於北京。避嫌不敢臨軒策士。故遲廷試之期。原是壬辰科進士。曰：派派派。旁一人曰：太師真文武全才。曰：此因下問而奉答。不過古今掌故耳。若於書無所不讀。而又知兵善用。方是文武全才。不肖安敢當此。

一初八日至外營沙。安南音陵甲。爲國王屯兵之所。見翁該艘帖同前。該艘者，專管唐人及總理船隻事務。以該伯爲之。

一本日投翁該艘書。之瑜託身貴國。誼同庶人。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但未諳相見大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以不見爲美。所爲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亦義也。此兩三國人之所觀聽。非細故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遠不必言。近日新膺大明敕書特召。三國之人之所通知。若使僕僕參拜。儻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瑜爲非人。惜身畏勢。而輕褻大王。瑜罪何辭。若突然長揖不拜。雖甚足以明大王之大。高萬一大王習見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禮。逆見嗔怒。必萬口同吡以和之。之瑜異國孤身。豈不立致奇禍。久聞閣下高明大度。通達國體。曉暢事務。伏乞先爲申明。然後敢見之。瑜此情。必無一人敢爲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奉怒。即日朱之瑜頓首載拜慎餘。

一該艘入啓國王。即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大門內右廂。其餘侍班肅然。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又非九賓見客。萬目共注。奉命之人。傳呼迫促。瑜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喝。瑜不爲動。見國王立致一名帖。與前帖同。但前加本年正月四字。後加頓首二字。諸大老屏人面見。彼此不相爲禮。

一語同事翁斗曰：見國王及該艘。從來無不拜之禮。今與公各班相見。我今日以死生爭之。慎無隨我以累公。先時欲言。恐公震怖。公若捨得死。則不拜可耳。於是翁姓者先拜。瑜直立於旁。差官啓事畢。來就瑜令拜。瑜作不解狀。舉侍班之仗於沙中。劃一拜字。瑜即借其仗於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瑜袖按抑令拜。瑜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瑜毫無顧盼。揮手即行。語同行者曰：爾輩何故隨我。我去。至好是下監。彼國監禁。公行需索。所費萬端。我止辦一死。爾輩已拜。無事不須隨行。但遠覘之可也。若此去便殺。倒得乾淨。因解身上。

鮮衣與之。惟整束舊衣同去。不知其赴該艚所也。

一將相文武大臣。通國震怒。謂瑜挾中國之勢。欺陵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瑜。該艚共議。抵暮方歸。同事者拜畢。瑜仍前一揖。因瑜外江人。隨發醫官愁仕魁家。令黎醫官委曲勸諭。云不拜則禍不測。答云。瑜隻身至此。豈敢抗大王。願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是夜往復再三。夜分不已。云不拜則必殺無疑。此間殺人極慘酷。何不自愛。至此同行者俱極力排詆。瑜勞倦已極。厲聲答云。前日從會安來。與親友俱作死別。非至此方拌一死。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矣。何必多言。黎亦憤亦憐。乃云既堅意如此。再不必言。遂復該艚。

一次日黎明而起。自取其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俟天明。餘人盡起。將家事囑託陸五。賈寓中所有之物。還彌左衛門銀四十兩八錢。寓主權兵衛房租銀三十兩。餘者與汝作盤費。帶來衣服行李。盡附蘇五呂。內樓供奉勅書。拜上仔細收好。帶至日本。待家下有人來。附去囑畢對黎醫官云。我大明徵士也。此國家百八十年來未舉之曠典。公應不解徵士爲何名。我於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前後被徵二次。不就。四月間。即授副使。兼兵部郎中。監方國公軍四十八萬。復不拜。後以虜變遁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以不拜。我來外國十三年。即夢寐中。不漏一字。所隨童僕。俱非家鄉帶來。故各處交遊。無一人知者。今日死矣。不得不一言。我死後乞公至會安。與外江諸友。一言以明之。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

一交趾通國大怒。磨厲以須。即中國之人。無不交口唾罵。平素往還親暱者。或隨機下石以求媚。或縮胸寒蟬以避禍。即有二三人不相攻詆。然無或敢評譏一語者。惟日本諸人。嘖嘖稱奇耳。本日本有李姓字耀浦者。適至該艚。迎謂之曰。不信世間有如此狂人。李云。未識其人。一見方知此必有故矣。所對之言甚直。空谷之音。此人而已。該艚復呼瑜面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瑜即寫崇禎十七年被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第三次竟除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史司郎中。監荊國公方國安軍。復不拜。於是閣部勳鎮科道等官。交章論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章甫上。瑜即星夜遁逃。解濱。數月不見緹騎。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至貴國已十二年。受苦不可盡言。豈敢以藐藐之身。驕傲大王。自取殺身之禍哉。今大王不察不拜之是禮。赫然震怒。瑜又何言。殺之可也。監禁可也。拘留

可也。願獨不可拜耳。本年正月。欽奉 監國魯王勅書。別有謄黃不再贅。瑜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之色。該體回顧其妻曰。好漢子。

一本。自次日。國王五次密密差人至會安察訪事實。隔別前後。差人不許會同。幸諸人無一至該府家。計無所施。

一大小官員。紛然問難。逐日踵相接也。其來者直入攻瑜。絕不及於同事者。同事者因得乘機逸去。其後習以爲常。竟遠避以伺之。瑜始爲孤注矣。歸則讓瑜云。隨口應附。同他混帳。何必根極理要。與之往復。周旋終日。唇枯舌燥。那有如許精神。瑜佯謝之曰。已喻。然來者必接以禮。答者必竭其誠如故也。一日有一下僚年少。意頗自矜。偕數人來。其人已再至矣。問曰。天根月窟。先生解來。曰。我不知。我音島。大王及尊者自稱之詞。曰。如何不知。曰。不知便不知。却又有個如何。你不知中國之大。學問之深。如海一般。故曰學海。你音迷。呼最賤者之辭。中國書籍之多。汗牛充棟。五車不足道也。豈能盡讀。況去家十三年。目不親書史。韋編久絕。絃手生疎。其人改容謝之曰。小可未達其理。唯願先生明解以開茅塞。不敢問難。曰。問難何妨。邵堯夫程夫子。託名引喻。固自不知。卽如李太白詩。朝遊三山。夕憩五嶽。此亦可解乎。旁一人治曆局者私咎之曰。見渠倨傲無禮。故拒絕之。一曰韋編。一曰邵程。一曰詩。豈是不知。其人固請之。答曰。河圖洛書。方位各居。先天後天。無缺無餘。又曰。上下四旁。左右前後。少多配合。各得其九。四九六六。盈城花柳。其人喜曰。果是不知。治曆者曰。一八爲九。二七爲九。三六四九。皆九。豈非三十六宮。於是逡巡而退。

一十四日。該體又復差官諭意。瑜引韋祖思拜夏主赫連勃勃。勃勃怒而殺之。爲比。差官沉吟不信。尋史書與看。將書復該體。復來索前所寫者。再寫一紙。瑜不寫。但復云。大王偶得一士人到此。不能與之商略。天下國家之大務。而顧屑屑於拜跪之間。竊恐聞之遠方。有以窺大王之深也。以大王下土。千古美名。美名不居。而必責瑜之一拜。拜畢。人誰知之。孰與美名傳之天下後世之爲大乎。瑜守禮而死。死無所恨。乞高明亮之。其末。大書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十數而已。

一同時又一文官至。寫云。太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識人事乎。曰。不肖寡學薄識。烏足以知天文地理。至於三

才之實理實事。稍稍竊聞一二。大王盡禮而來。教必能佐大王國家之大務。若不循禮而強以威逼。不肯延頸待戮。更無他說也。本官咋舌而去。前此來者多稱先生。瑜答云。足下自稱曰我。安南音島。島者國王與上人自尊之辭。魯華言本部本院也。因其人稱太師。瑜自稱曰不肖。已後無不稱太師。自稱曰小子小可。惟介弟一人稱瑜曰尊師。自稱曰小某。

一該府聞其事。勃然大怒。立時登舟來至外營。沙見國王。欲重賄與援。期必殺瑜。以快其志。適國王以他事差人相遇於順化。去營沙咫尺矣。因有緊急事務。星夜促回。計不得行。及完事。星行來至。往返又復數日。議禮已定。無可下手。銜恨不絕。可見死生有命。非人謀之所得施也。

一自十五已後。各官來見者。體貌隆重。如見其國王及尊官之禮。止於不拜耳。該府泊舟河下。逐日親見。無可如何。敢怒而不敢言。因黎醫官作通事。言語亦不明辨。大凡問答俱用書寫。寫畢即將去復王。可見俱從王所差來。或將原紙送還。或竟持去。前來刺探者。時刻不絕。瑜去家十餘年。久絕歡笑。至是同事及從行。莫不怪瑜舛錯。無可告訴。抑且嗟歎詆毀之聲。不絕於耳。怨怒之色。時接於目。不得已逢人便笑了無憂疑。先是聞彼國載籍。杳然未有印證。死不得白。旋知其國多書。便可暢意舒發矣。

一十七日草疏已就。封附王鳳。酬對之外。別無他事。惟有整衿危坐。旦夕俟命。

一前所差人。十八日盡來。回復察訪。無所得。無可借以爲名。

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於瑜寓西。莫不先梟其首。次將骨肉爲羹。筋骸腸胃拋撤滿場。以致烏鳶犬豕競來就食。血染泥沙。肉飽異類。夷風慘刻。惟以張威。其意不過使瑜驚懼耳。

一國王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既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遂致一書。令瑜仕於其國。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是日即答之。餘意錯見於答書之中。

復安南國王書。猥辱元臣。賚領翰札。捧緘面讀。一再至三。雖中間字義句語。多係安南國書。與中夏自不同。又。然前後詞旨明白。洞然俱曉。愧之瑜無德無才。豈敢自比鷹揚之哲。六出之英。至於康濟阜安之略。堯舜君民之懷。居恆誦習。未見施爲。若夫識時。在乎俊傑。多端獎借。無一敢承。竊聞大王超世之姿。動合於道。往年處

分諸事，有德有禮。古之賢王，何以過之。近以承命執役，求此旬日，灼知中夜求衣，盱日忘食，簡明機務，精勤訓練。於以削平大憝，銘勳復辟。在於指顧間已。若所謂用兵之妙，在乎軍形。古無其詞，或者師心而獨造。愚所未喻。未敢曲意以相狗。夫軍形者，就刺料簡練處，舍收藏而言耳。是卽所謂軍實，而非用兵之妙也。用兵之妙，太上以名聲次之，情次之，形斯下矣。至於形見勢詘，此又其最下者也。卽曰形之敵必從之，此正敵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徒因我多方誑誤，以爲進退以爲防禦耳。虛虛實實，變化生心，示之以形，非真有形之可見也。今大王復讎雪恥之師，真義兵也。正之卽爲名，揚之卽爲聲，通於衆志，卽爲情。彼之百姓，身居塗炭，自應前歌後舞，以迎王師。若不自量而來戰，則亦角摧而崩爾。何必料簡軍實，五圍倍攻而後克哉。然其善之善者，則在乎用賢。卽舉來諭所云，太公陳平，瑜雖未敢當其任，竊得借以發明其說。太公殿之老也，何以周得之，而王陳平魏之產也，亦嘗事魏與楚矣。何以去楚適漢，楚魏隨之以亡。可見天生英哲，旣錫之以神明，邁種之才，必資之以感憤，豪壯之氣，何能與隕籜共腐，而流沫同消哉。不北走胡，必南走越矣。幸大王加意周諏，毋使其外資敵國也。以大王天授異才，得賢而輔，內歸萬姓，外展故土，則有拱揖指麾而治耳。若瑜旣非其人，亦無其志。徒以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志，是猶與於殺之矣。儻異日者，天厭夷德，神孫夏翰，憤發敵愾，掃撓搶靖，胡虜。瑜藉大王之靈，端歸桑梓，獲陪下士之班，當竭其全力，內佐大明，以其餘者，外匡貴國，所爲兩利而俱存者，此也。舉貴國播貳之端，降封之故，昌言於朝，致聖主明見萬里，使貴國世修藩維，歲貢終王，寧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詩曰：永以爲好，其斯之謂與。承命裁答，草率不文，未請國諱，統希原亮。卽日，朱之瑜頓首再拜。

一 二十日代國王答書。別見

一 卽日拜儀部。彼國之宰相也。元勳碩德，如文潞公。然年八十餘，龐眉皓髮，瑜用一單名帖如前。彼用兩手升於頂，見必披髮加帽。合掌上舉過其額。黎云：斯禮爲至尊而無以加矣。然其大老元臣，俱甚謙謹。卽前之欲殺瑜者，所謂食桑甚懷好音也。

一 試堅確賦。三月初三日，鬱鬱枯坐，偶以不入耳之聲，獨亂神思。適國王遣人寫一確字來問，余意其風之也。

聊舉堅確的確確論等爲解。遂將堅確爲題。令余作賦。賦曰。

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以執役王家。來茲廣漠之野。叢枯藪茂。寓側修竹盡枯死。維巖榮茂。彼神叢轉巖相假。故云然。非修稷之闌亭。流清湍激。富南獨流迅。泉懷萬壑之泠泠。塊然環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異桃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假。形瘦影其。何對月兮三人。己獨人皆。存流風乎一我。迺有白叟龍鍾。躑躅踟躕。抱持樂器。就坐簷隅。方跼空中。一角直蠶。拳匏外向。孤絃內腹。彈撥難調。非絲非竹。齒疎淚涸。疑歌疑哭。不足以陶我神情。適足以擾我慎獨。忽逸興之遄飛。慕觥籌兮相逐。飯蔬水兮愆期。况流觴而聽肉。身枯槁兮神馳。攀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是非問奇。書掌布畫。確字謹持。余迺舉說文而解義。考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語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燕燕。乞賦乞詩。詩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支辭。朱子肅襟危坐而答曰。嗚嗚噫。客何爲而及乎此也。確乎確乎。學力所成。微乎微乎。析理斯精。確則繇堅而致堅。不能並確而陳。堅之蔽固。固之蔽陋。而確不與固陋兮爲鄰。歷百年而非。故忽嬗代而非。新道同德。媿之不去。身處傾危。招之不親。非晰精微於觀火。曷能當震撼而凝神。涅之緇之。莫污其白。磨焉磷焉。孰腐其淳。經經者其象乎。經經者言必信。行必果。確然者言不期而自無遊行。行不期而自無偏頗。磽磽者其質乎。磽磽者保護之而僅完。擊刺之而旋缺。確然者是非眩之而益明。東西衝之而不決。然則其貞乎。貞固足以任事。終不渝而始不諒。意者其真乎。質與實而無僞。誠與一而皆當。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吾以探確之源。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吾以定確之理。澄之不清。滄之不濁。吾遊夫確之神。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吾又莫測夫確之底裏。往來冲冲。允執其中。不憂不惑。清醒自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蟠。庶幾近之。林宗確乎不拔。爲世宗師。申屠免於評論。超卓之姿。若夫信之不篤。守之不善。幾何不如韋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毋意毋必。與世推移。變化化。聖不可知。蓋可權者與立之深造。而至誠者能化之根基。既已歷善信而充實。蓋亦繇光輝幾聖神而萃萃。乃所願者。時中之君子。措之仕止。久速而成宜。大明遺民朱之瑜。齋嶼甫賦於交趾國外。營沙之旅次。

一李姓者。累次諭令取家眷。該體要造府第。答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瑜役畢告歸。必不留此。甲第

何爲。初五日。忽致供給。瑜力辭之。該牘諭云。再辭不便。某亦不敢代啓。第受之無憂也。次月。瑜先期往辭。該牘力稟止。今按次月。疑當作次日。

一榜示文武大小臣工。中國之儒。大要有二。其一曰學士。多識前言往行。而行誼或有未至。漢詔所謂淹通墳典博學宏辭是也。其二曰賢士。耑務修身行己。而文采或有不足。漢詔所謂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是也。二者罕能兼之。有能兼之者。仁義禮智積於中。恭敬溫文發乎外。斯誠國家之至寶。而聖帝明王之上珍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故食祿萬鍾。而不爲豐。後車十乘。而不爲侈。袞衣黼黻。章己不爲華。尙父仲父。尊己不爲過。何也。道尊德盛。當之而無媿色。君臣之間。一德一心。都俞喜起。斯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若夫天下無道。則卷而懷之。或耕或陶。或釣或築。無往不可。蓋未有貶損以徇人者。近以中國喪亂。天崩地裂。逆虜干常。率土腥穢。遠人義不當死。欲隱無所聞之丘。文莊公云。安南朝鮮。知禮之國。是以遁逃至此。太公伯夷。嘗居東海北海。以待天下非創也。今貴國不能嘉惠遠人。斯亦已矣。奈何貴賤諸君來此。或有問相者。問所非宜。終不知爲褻客。夫相土星土。何足比數。四民九流之中。最爲下品。較之德義之儒。不但天地懸絕。亦且如白黑水火。全全相反。遠人業已至此。貴國輕之褻之。將如足下何。但義所不當出耳。使他人聞之。謂貴國爲絕不知讀書之旨也。況能尊賢敬士乎。卽如天文地理。其精者不過技術之士。亦非聖賢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之經。而貴國讀三國漢義封神等記信爲實。然勤勤問此。譬猶舍金玉而寶瓦礫。芟嘉禾而養莠稗也。亦甚矣。取舍之義矣。又云。天文非臣子之所得問。亦非遠人之所敢言。已後幸勿再及。四月初吉。大明遺民朱之瑜白。

一留札存案。四月初六日。不知是何官職。來問古文中義理。因居停黎先生傳說不便。索紙筆。寫植橘柚於玄朔。蒔華藕於修陵。二句問義。答云。橘植於南方。其性畏寒。過淮則化而爲枳。華藕者。芙蓉也。卽今之荷花。若栽於高岡之上。豈能榮茂。二語總言託非其所。來官寫云。好好。又問折若木而閉濛汜。及齋飛戾天一節。書義敷衍條暢。大悅稱誦。復云。安南解釋甚朴略。答曰。朴略不妨。只恐全然不是耳。黎云。此公極好學。家有多書。余問云。尊府古書多否。答曰。少少足備觀覽。余問通鑑綱目。前後漢。廿一史。史記。文獻通考。紀事本末。潛確類書。焚

書藏書。及古文奇賞鴻藻等書。答云。俱有。惟鴻藻無。余言安南無書。遠人離家十三年。不見書史。生疎極矣。如此甚好。改日斗膽借二部來看。以消岑寂。復顧船主汪二官。黎先生笑語云。如此便不孤苦了。來官復寫云。小某敢請尊師到賤家。以助一樂。余亦允諾。因天雨未往。初八日。該府忽令汪二官來索此紙。不知何故。後一二日開船回去。竟不附還。該府素不知書。此等解釋。又絕非所好。討去一看。竟爾帶回。此中必有深意。若徐庶之母。自誤其身。可鑒也。恐久而遺忘。故書此以誌其顛末云。四月十三日。朱之瑜謹記。

一介弟至。國王聞之。謂黎醫官云。這是大人。大才學。大學問。伊小子曉得甚麼。如何敢至其所。有此大膽。伊又章密道理。章密臭貨。章密者。華言不識也。臭貨者。華言羞恥也。

一瑜疑大人之說。似未釋然。往問其親暱張醫官。云無之。嘗對吾等。歡喜稱道曰。高人。我不知其胸中。但去問的。無有不知。這見高得緊的人。我安南自然沒有。便是大明如此人者。恐怕也少。毫無纖芥之嫌。是日張執禮甚謙。而稱謂甚尊。即向之攘臂怒罵。首欲殺瑜者也。

一四月廿一日。辭別國王書。先一日以小學諸書來問。因及之。名帖同前。辭謝。大王閣下。恭聞治平之本。敦學爲先。即使時有戰爭。亦必兼資文武。漢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文。大業中興。獨光近古。魏武帝手嘗橫槊。牌不離鞍。猶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故知講讀之道。乃是君國之經。卿士亦然。豈惟人主。因國王言。武將不必讀書。故云然。呂子明中年涉學。遂取荊州。杜元凱。左氏癖耽。終平吳國。博陸精忠。浴日無術。貽後世之譏。萊公駿烈。撐天。讀傳取益州之誚。是則賢相。良將。咸貴習禮知書。况乎成方挾奸。恆陰昌邑。藉非經術。何以稽疑。在平作新。自然丕變。昨者講求遺典。必將養育時髦。於是人文化成。教與俗厚。洵千古賢王之盛業。而萬代流聞之美名也。瑜謂五經三史。七國六朝。尙可從容。俟諸異日。或詞旨深奧。或問學淵源。或縱橫捭闔。以矜奇。或月露風雲。而揆藻。下學上達。近裏攸宜。詳觀目錄諸書。偶見小學一部。彙往哲傳心之秘。迺初學入德之門。儻是十竹齋所鑄。粵陳選所註。最爲善本。洵是國珍。致君顯親。言言金石。敬身明倫。字字著龜。若使立教於國中。必多利益。於君上。但列孝經。或乖訓詁。迨夫忠經合刻。益是書賈所爲。語不雅馴。義多舛駁。緣是馬融纂輯。原非先聖遺經。然欲立言。必須考行。馬融爲南郡太守。尙且狼藉。賊私其書。竄東閣奎章。豈能感發誠敬。固宜斥絕。勿穢文

林無限依依。數言代別。即日之瑜頓首再拜。

一 瑜歸至會安寓中。盜竊罄空。視舌雖存。瞻紹已弊。蒼頭遠逝。黔突難炊。色甚慘淡。親友確言是居停所爲。顯有證據。然形跡可疑者。二鎖鑰交於寓主。今套鎖直入一也。先日有書言無入看寓。是夕失盜。二也。瑜一槩不究。但遺攝鎮土王云。寓主父子。前後遠出經營。單遺一婦看家。鞭短何能及馬。盜賊洞知虛實。張燈竟夜搜羅。顧惟黃卷攸存。更有青氈儼在。諸物俱空。遺失一觀。故舉此爲笑耳。絕不及居停一字。復爲申解。諸人笑以爲疑。後事發竟與寓主無涉。諸人方纔嗟歎。謂非常人所能。

一 瑜辭王而歸。各官不及知。歸後文武百官。無不傾心思慕。該體差人。競來傳說。譽之每過其實。不敢自舉其辭。咸冀再往而不可得。然初時皆欲殺瑜。後則各相敬愛。無一人自異。向之乘機下石者。咸相驚詫。以爲異事。維時鷓鴣無伍。不得不化而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匡術之眼爾。

一代安南國王書 蓋聞聖哲。必因時以建功。賢智貴正名而戡亂。乘機遵會。溉釜同袍。慨我遭家不造。以致遺國多艱。先王之冢子。幽之於別宮。蠡賊之宗盟。寵之以重任。牛骨五具。讀前史而興悲。蜜水一盃。豈在今而罔恤。此有志之所切齒。而義士之所撫心也。恭惟某官。胸羅今古。掌握風雷。上馬擊賊徒。下馬草露布。文事則雍容。犧象。武備則首足萊夷。真命世之逸才。匡時之俊傑。撫茲社稷丘墟。民人塗炭。僞新之篡竊。四世春陵之舉事。幾人。卽或守雌而伏。自當憤發爲雄。乃者審敵觀變。似圖一舉百全。比得祕函。不禁手頰。知某官惓惓爲國。切切勤王。國祚靈長。臣民胥慶。梁國反周爲唐。汾陽殲安誅史。方之今日。豈讓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豈非人豪。凡我同盟。咸宜共奮。某動衆與師。矢公非富。幸羣工之協贊。勵率土而同仇。與子偕行。無敢或後。登壇誓衆。競欲爭先。乘茲敵愾之誠。立奏中興之績。靖彼睡麴之臥榻。完茲無缺之金甌。某出奇制勝。彼備多則力分。某官內擾外援。敵防此則失彼。虜聚目中。功成指顧。使旂常銘翼輔之勳。乾坤正忠義之氣。列土分茅。錫圭奠卣。光榮增於祖考。福澤流於子孫。豈非大丈夫之偉烈。而奇男子之愉快哉。倥偬軍務。草率裁楫。會晤非遙。瞻言有日。

又節略 蓋忠孝者。天下之大節。而篡逆者。千古之罪魁。故凡含生負氣之倫。莫不共明斯義。某人者。地實

寒微心懷鼻獵。庸養牧園。尚不類於汧渭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於逐戎之襄仲。晉陽與甲。本不爲臣子之笑名。而臺城誓師。正不忍於君父之幽逼。狐兕城而姑息。城其墮矣。鼠近器而弗投。器可全乎。祖父子孫。世濟其惡。封豕狼羆。日長其殘。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凌遲罔恤。振古所無。使斯民不知三統之義。實迺殺萬姓之心。

奉勅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守禮殉節。謹陳始末緣繇兼謝天恩事。臣於崇禎十七年。蒙恩特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卽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鎮臣方國安軍。復不拜。後聞臺省交章論劾。大指論臣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臣卽星夜逃避。及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卽當按臣前草表懇辭後。輔臣不知。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輔臣與臣同里閭。其弟張玉堂與臣同入泮宮。豈不知臣之詳意。蓋有爲耳。臣見此時。事不可爲。深自毀匿。絕不以前事上聞。非敢故爲欺隱。辛卯年七月。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累年急欲歸觀。多方未遂。每恨衣帶之水。絕焉河漢。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彫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懈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確。不意姦人爲梗。其船出至瀨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收安南。憤結欲絕。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日本船回。有主上監國魯九年三月黃綾勅諭一道。特召臣還。臣以褻服不敢拜命。星夜草履處土巾衣。謹擇十六吉日。又不敢於公所行禮。卽於私寓。恭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畢。欽此。欽遵。臣此時已促裝。擬於廿一日往暹羅。亦輾轉以求達也。因暹羅更在西南。誠恐主上未察。臣苦心疑爲營私背旨。故捧救驚懼。卽止不行。雖臣無節義文章之重。足副主上夢寐延佇之求。至於犬馬戀主之誠。回天衛命之志。未嘗一刻少弛。靜候夏間。附船前去日本。復從日本方達思明。所以紆迴其道者。臣之苦衷。不便明言。庸人見臣如此。競詆狂惑。不意二月初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衙門。檄取一二知文識字之人。前去應一時之役。當塗喜得關要。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名開送。立逼登舟。衆人不知。多爲慶幸。臣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先見該艘手致一書。隨見國王。臣具一欵奉勅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名帖。臣屢被詔勅。在國家爲徵士。與尋常官員不同。何敢屈膝夷廷。以辱國典。故長揖不拜者。禮也。國

王不知是謫。怒欲殺臣。臣挺然竟行就戮。毫無顧盼遲迴。該體令人往復勸諭。懇切詳明。臣言愈遜。臣志愈堅。夜分不已。終無一字遊移。次日辯折仍前。該體云好漢子。十四日復遣人來慰臣。臣得臣一拜即止。臣對如初。但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忌臣者多。料無生理。臣恐一時白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謹將始末緣繇。上塵宸聽。臣卽含笑入地矣。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一旦迺爲意外之事而死。不能上報太祖高皇帝。以及主上。臣死有餘責耳。至臣祖宗墳墓飄零。幼女高死。忠死孝。最爲幽慘。此臣家事私情。不敢瑣陳。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別錄附聞。惟祈睿鑒。草莽之臣。不諳章奏之體。罔知忌諱。死罪死罪。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昔蘇武尙有一李陵爲知己。臣之孤苦。何可勝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齶肉。臣肝。表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鵂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爲國愛身。爲國愛人。勵精旰食。虛己尊賢。選才任能。勿疑勿貳。直擣盧黃。勒勳長白。大拯陸沈之神州。修復久汗之陵廟。始終勿替。君臣一心。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疏稱謝以聞。監國魯丁酉年貳月拾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奉勅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臣身被拘留。瞻言永號。事臣與安南國王抗禮一事。已詳具於二月十七日疏中。後二日始以本事遣其心腹重臣就問。臣卽據其來意。竭誠相答。遂爾歡然。大加讚賞。因關彼國機密。不敢聞奏。三月三日遣人來試堅確賦。已後屢道其文武戚屬。就臣寓所。虛心質問。隨手批答。得答卽喜。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席捲衣襪俱空。謁歸會安。十分稱揚羨慕。或者夙憾已銷。但國小氣驕。學淺識陋。頗能放萃於夜郎。不免觀天而坐井。欲屈臣則恐損其名望。欲就臣則內慚其從官。甘心失人。安知禮士。是以輾轉持疑。委難自決。至今尙未親見。又不明言遣行。使臣目送歸舟。血枯腸斷。況資裝俱竭。肘見履穿。僮僕遁逃。伶仃孤苦。肌膚憔悴。形容枯槁。遣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雞骨支離。久填溝壑。況能光輔主上大業中興。儻主上必不忍棄臣於外。乞勅藩臣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拘留。臣坐則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率草疏再陳。伏祈宸鑒。監國魯丁酉年五月二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續書尾附 自六月初三拜書之後。連日嘔血不止。上林射雁。應已展帛於中朝。北解乳羝。毋使落旄於

下國。寥寥數語。耿耿丹衷。楮尾續言。撫膺增痛。

附錄

舜水先生行實

日本今井弘濟安積覺同撰

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璣。魯作楚。非也。印章說刻楚璣。不復改刻。故人或稱楚璣。姓朱氏。號舜水。明浙江餘姚人。其先封郟。春秋所謂郟子也。後改爲鄒。秦楚之際。去邑爲朱。漢與流轉魯魏之間。在東漢時曰聲。曰穆。俱顯于世。亦其先也。元季。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當時遠祖某。名闕。帝之族兄也。雅不欲以天潢爲累。帝物色累徵。而某堅臥不起。帝不能奪。家居終身。改姓爲諸。漢音朱諸音相同。及祔主入廟。題姓爲朱。子孫復今姓。高祖龍山處士。名闕。不仕。卒家。高祖妣黃氏。曾祖諱詔。號守愚。累歷顯職。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孟氏。誥贈夫人。祖諱孔孟。號惠翁。誥贈光祿大夫。祖妣楊氏。誥贈夫人。父諱正。字存之。號定賓。別號位垣。累遷總督漕運軍門。及卒。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妣金氏。前封安人。誥贈一品夫人。先生其第三子也。以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十月十二日申時生焉。幼而穎悟絕倫。殆若成人。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初從慈谿李契玄學。及長。受業于吏部左侍郎朱永祐。永祐字爰啓。號蘭遠。登甲戌進士第。歷太常寺卿。松江華亭人。及東閣大學士兼吏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號觀淵。爲福建巡撫。松江華亭人。禮部尚書吳鍾巒。鍾巒字巒樞。號震舟。登甲戌進士第。歷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常州武進人。研究古學。特明詩書。初爲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所謂秀才也。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適禮。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而有高蹈之致。每對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係。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隱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鄉黨每有疑難。先生片言折之。嘗有人攜家譜來。謂曰。我朱文公之裔也。文公之子爲餘姚令。子孫因家焉。意欲認先生爲同族。及閱譜。世系大同。而唯有一世可疑者。宗族皆欲從之。先生正色曰。一世不明。則餘不足據。方今九族尙不能敦睦。何用捨近求遠耶。狄青武人。尙不認仁傑。若能自立。自我作祖。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聖人之後乎。宗族皆服其卓識。而從其言。先生始娶葉氏。先歿。繼妻陳氏。志意克諧。事姑盡孝。能安貧賤。有短裳挽鹿之風。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退安耕鑿。諸父兄弟愛其器度。可大用而不許。

於是每逢大比。徒作遊戲了事而已。或有勸顯達者。則恬然不省。崇禎某年。提督蘇松等處學政監察御史芥某。名闕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爲監紀同知。不受。尋擢恩貢生。考官吳鍾巒。貢劉。稱爲開國來第一。十七年甲申。詔特徵。不受。弘光元年乙酉正月。又詔徵。亦不受。四月。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就家拜官。爲即授監荆國公方國安軍。不拜。於是臺省交章論劾之。琦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先生卽不別家人。星夜逃避海濱。此時左夏玉之子夔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旣而自舟山至日本。轉抵交趾。未幾還舟山。隆武三年丁亥。永曆元年。舟山守將招討大將軍威虜侯黃某。名闕承制授昌國縣知縣。不受。十月。又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亦不受。聘請軍前贊畫不就。永曆五年辛卯。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清兵將至。先生豫料禍敗。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先生素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號完勳。深相締結。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翊兵勢頗振。屢立戰功。蓋先生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爲主將。鄉導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露情洩機。旣而王翊戰敗被禽。不屈而死。久之。先生得聞其訃。然莫詳其月日。乃以八月十五日設祭祀焉。哀悼激烈。發于其文。爾來每逢八月十五日。杜門謝客。愴然不樂。終身廢中秋賞月。自是而後。先生歸路梗塞。然以日本禁淹留外邦人。復過舟山。六年壬辰。監國魯王五年。監國魯王駐蹕舟山時。安洋軍門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祐擬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亦不受。禮部尙書吳鍾巒擬授翰林院官。先生自書履歷曰。翰林院官大。則坊諺贊允。小則修撰編簡。乘命來下。再三力辭。故不知保何官。辭而不就。時先生有浮海之志。偶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因是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某。名闕嘉其節操。薦舉孝廉。不受。上疏固辭。文在集中。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先生雖有志於匡救。而時事不可爲。故累蒙徵辟。十有二次。前後力辭。七年癸巳。監國六年。七月。復來日本。十二月。復赴安南。先生雅有意於經歷外邦。而資恢復之勢。是故東南海外。雖暹羅小夷。亦曾至焉。監國九年。丙申三月。魯王特勅徵。勅書載在文集。勅書降自舟山。而先生東漂西落。莫能速達。至明年丁酉正月。始達交趾。先生特制處士衣巾。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獻款慷慨。欲自海路赴思明。而就徵。適遭安南之役。不果。所謂役者。是時安南國王檄取中原識字人。差官舉以

先生一時掩捕，如擒寇虜，而使先生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隸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于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菴憂焚、作詩無取、該體作色、該體交趾吏目、百般恐嚇、欲令屈服、而先生毫無沮色、其間往復之言、忠憤義烈、激切慨然、夷人亦爲之改容、遂將至外營、國王屯兵之所、卽日命見文武大臣、悉集露刃、環立者數千人、意欲令拜國王、或慰諭焉、或怒逼焉、先生故爲不解其狀、差官舉仗畫一拜字於砂上、先生乃借其仗加一不字于拜字上、又牽袖按抑令拜、先生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先生毫無顧盼、揮手卽行、心決一死耳、遂將赴該體所、於是闔國君臣震怒、必欲殺之、而先生執意彌固、有黎醫官者、從容勸諭曰、君必不拜、見殺無疑、何不自愛、至此先生厲聲曰、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耳、何必多言、次日黎明、自取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俟天明內樓供奉勅書、拜訖、附呂蘇吾囑托後事、謂黎醫官曰、我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國人稍稍探知其無事遭難、乃有嘆服而稱奇者、國王亦差人訪察舉動、知其履歷事實、於是擅殺之計弛、而任用之心萌矣、然先生未之知焉、獨在困厄之際、惟恐身名埋沒于外夷、而無違于天朝、乃密草奏疏、且錄遺役本未封付王鳳使上於魯王、文在安南供役紀事、數日、國王致書于先生、令仕、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先生復書拒之、書見安南供役紀事、自此而後、闔國君臣、悉知先生貞烈義勇、凜乎不可犯、反相敬重、如國王之弟亦至、稱爲大人、其敬服如此、時國王遣人書一確字來問、先生解以堅確之義、遂使先生作堅確賦、文在安南供役紀事、先生既無拘留之患、欲浮海而歸、乃作誓辭國王、文在安南供役紀事、歸至會安寓中、盜竊罄空、親友皆言是居停所爲、顯有證據、而先生明察非寓主之所爲、一槩不究、諸人笑以爲癡、後事發竟與寫主無涉、諸人嗟歎、謂非常人所能也、其後先生錄遺役本未往復事實、名曰安南供役紀事、附于文集、先生欲歸桑梓、潛察中興之勢、而屢經窘迫、資裝匱耗、乃又上疏魯王、陳其情狀、文在安南供役紀事、明年戊戌夏、又至日本、蓋因魯王之召而欲從日本抵思明、親據情實而決去就也、是時海內幅裂、兵革鼎沸、欲從安南直赴、則行路艱澀、是以欲取海路、而舟山旣陷、先生師友擁兵懷忠者、如朱永佑、吳鍾巒等皆已死節、先生聞之、進退狼狽、然欲審察時勢、密料成敗、故濡滯沿海、艱厄危險、萬死如髮、於是熟知聲勢不可敵、壤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若處

內地。則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冕裂裳。髡頭束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以明年己亥日本萬治二年。又至日本。先是筑後抑川。有安東守約者。號省庵。欽其學植德望。師事之。深體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宿望沮。固請先生留日本。先生從焉。乃與同志者連署。白長崎鎮巡鎮。巡許之。然先生流離屯蹙。四海空囊。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分祿奉其半。先生辭以過多。守約曰。先賢有以麥舟救朋友之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況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年俸。自取其三之一。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取其中。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不義之祿。豈以守約之所奉爲不義之祿乎。守約百事不如人。惟於取與欲盡心以合理。若拒之則爲匪人也。豈相愛之道哉。先生重辭。以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豐於老師。則豈於心安乎。縱使傾家奉之。志則在矣。難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有餘則不在此限。不足則亦不必如此。願不過爲慮也。守約尊信老師。本非爲名。老師愛守約。亦豈有私。惟欲斯道之明而已。先生乃知其志不可移。而許其所請。自是守約任宦之暇。窮微探赜。學術頓進。先生雖客寓於茲。莫不日向鄉而泣血。時背北而切齒。惟以邦讐未雪爲憾。不以闔室既破爲悲。所恃者舊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積德耳。辛丑歲。寬文元年。守約問明室致亂之由。及恢復兵勢。先生乃撰書一卷。答之名曰中原陽九述略。附于文集。先生幼時。嘗夢夜暖溶霜月。風輕薄露。冰二句。因以溶籍名齋。而未知其兆。及在日本。習其風土。恍然自悟。曰。吾漂零海外。命也夫。癸卯三年春。長崎大火。先生僑屋亦蕩盡。因寄寓于皓臺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保旦夕。守約聞之。曰。我養老師。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師饑死。則我何面目立乎世哉。即時赴之。拮据綢繆而還。甲辰四年。我宰相上公。遣儒臣小宅生順於長崎。採訪碩德耆儒。生順屢詣先生。談論古今。謂先生曰。東武若有奉先生爲師者。能東遊否。先生曰。興學設教。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我深有望於貴國。但以我才德菲薄。何遽足爲庠序之師。至若招我。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其意何如耳。及順歸。上公備聞先生才德文行。明年乙巳。五年稟明公延聘召先生。先生乃與譯者及門人。議其去就。皆曰。上公好賢嗜學。特召先生。不可違拒。先生乃應其聘。七月至武江。自是禮接鄭重。待以師友。八月上公就邦。九月迎先生至水戶。十二月歸武江。丁未。七年八月。又至水戶。每引見談論。先生援引古義。彌縫規諷。曲盡忠告善道之意。上公亦與之論難經史。講究道義。冬。上公鑄鐘簴于城樓。以備警時。乃

使先生作銘。自書於鐘。及上公構高枕亭於綠岡。又使志其亭。先是上公欲爲先生起第於駒籠別莊。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藉上公之眷顧。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恩浴德。莫之大焉。而不能報其萬一。至於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嘗置之懷抱也。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虜發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內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上公慰諭懇至。乃勉從之。甲申八年二月。歸武江新第。先生常念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以據情素。守約領其輕。還其重。先生乃代金以絹帛。書諭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以其半贍不佞。賢契做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以爲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尙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量人。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况非所謂高潔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己酉九年。先生歲七十。自以年老神耗。欲辭西歸。乃啓陳其意。上公嘉其肫篤。慰勉款曲。先生不得已而從之。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誕日。上公設饗老之禮。饗先生於後樂園。授几杖而禮饗焉。十六日。親臨其第。酒殺幣帛。禮接稠疊。新製屏風。畫以倭漢年邵德高者六人。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大公望。桓學。文彥博。祝其遐壽。盡歡而歸。是歲先生作諸侯五廟圖說。博採衆說。通會經史。旁考古今。以理折衷。識者皆謂不朽之盛典。庚戌。十年。先生以棺木作壽器。制度周密。漆而藏之。先是每歲欲用油杉制之。而終無良材稱意者。故以檜木代焉。乃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後來儻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朽敝。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況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是歲。上公使先生作學官圖說。商確古今。剖微索隱。覽者若燭照而數計焉。上公乃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其三分之一。棟梁枅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禱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及上公作石橋于後樂園。先生亦授梓人以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又命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簠簋籩豆登銅之屬。古意煥乎溢目。如周廟敬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

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諒受頻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卒得成之。壬子十一年冬。上公使先生率儒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學者通其梗概。明年癸丑。延寶元年。復於別莊權裝學官。使再習之。於是學者皆精究其禮。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帶。野服道服。明道巾。紗帽。幘頭之類也。上公素遇先生以殊禮。寒暑風雨。必問起居。殺饌牲牢。莫不備焉。常念先生客居他邦。精節厲操。鄉信阻絕。而言不及子孫。乃諭先生寄書于家。問其家信。且召一孫侍養焉。先生作書寄之。先生之在鄉也。兄曰啓明。一名之琦。號蒼曙。登進士第。因忤閹宦。妄爲所劾。雖兩奉明旨昭雪。而不賂權要。故十年不得復後漕運缺。御筆親除時。因流賊破北京。未得到任。遂歸南京。洋務軍門缺。理應啓明推補。而時相馬士英惟賂是圖。又起姦黨阮大鍼。爲兵部侍郎。以爲羽翼。而共推劉安行補焉。啓明擯落。但奉朝請而已。清朝欲強用之不可。部院陳錦欲殺之。以操江唐際盛力救得免。後錮於南京。屏居灌園。及先生流離海外。莫知其存亡。次兄某。名闕。字仲琳。未弱冠而卒。先生繼妻陳氏。亦先沒。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配之先生。而先生固辭者三。且作書告辭胡公。不許聘。後先生適會母喪未娶。後值亂離奔逃。數寄書而使別許配。而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莫知其存亡。先生有二子。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咸一。據先生與諸孫男書。有伊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之語。則先生之子不止於是。然平日所託。只有二男。則元楷或是大成大成之改名者。今莫能詳。女高。字桑端。卽陳氏所生也。高忠孝性成。聰明絕世。兒時三歲。便如成人。一言一動。俱有矩矱。長者皆愛之。憚之。六歲喪母。哭泣之慘。弔祭者哀不能起。遇事先意承志。先生藉以忘憂。變革以來。年十二。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始駭焉。問之曰。佩此作何事。曰。今夷虜犬羊。豈知禮義。兒若有不幸。卽以此自刎。寧肯辱身。其始與同臥起。欲竊其刀。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爲滿官。日夜思父。又愧憤其舅失節。忿懣盡疾。未嫁而亡。是時先生在外。不知其亡年。大約在壬辰癸巳間也。大成隱居教授。不就清朝考試。以己酉年卒。大成先沒無子。大成有二子。曰毓仁。毓德。孤貧養於外祖姚泰家。泰字步瀛。先生所寄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始知其尙在天壤間。且悲且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是以切欲訪求而不敢輕動。乃託外家親姚江。字虞山。赴日本候察邦憲。及先生安否。泰謂先生離鄉年久。不識姚江。故授之以先生所嘗有金扇及命紙等爲證。而附以家書。丙

辰四年江至長崎。先生覽書。始知大成之死。泫然隕涕。江之在崎也。備識先生與上公相得。而保明室衣冠。及召一孫之意。及歸被清朝官吏監察。而以犯禁。充於軍。後泰及毓仁毓德。傳聞先生消息。明確。戊午六年。毓仁直來日本。十二月至長崎。而礙法禁。不能詣武江。先生亦老疾不能赴長崎。唯以書通情而已。上公聞之。閔惻。欲召毓仁侍養。而毓仁受母命而來。當歸報母。故踟躕不敢遵命也。於是上公諭先生。使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賜資毓仁甚優渥。先生寄書審問祖宗之墳墓。舊友之存亡。且警之以國亡家破。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藝。亦自不妨。惟有虜官決不可爲耳。竟不及其他。己未七年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毓仁謂弘濟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問家租安否。面陳情實。歸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而終侍養之孝耳。前者姚江之來。不及至家。中途遭事。而毓仁家貧不能贖。常之居鬱陶。忽焉浮海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圖後舉。然則於祖於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都。備述毓仁之意。及桑梓之信。先生慨然感愴。是歲先生年八十矣。及先生誕日。上公又設養老禮。前一日親就第祝壽。奉以綵裘鳩杖龜鶴屏等凡二十品。明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祝以逆虜未亡。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久受上公隆恩。無以報之。獻猷流涕。感動傍人。是日。上公命奏古樂而樂之。庚申八年。先生素患咳血二十餘年。精神俊爽。苟無情容。年逾八十。老疾稍漸。膚燥體寢。因生疥瘡。不勝起坐。岑岑在床。明年辛酉。天和元年。衰損日甚。上公屢使人問候。饋以菓殺。且使醫官與山玄建診察進藥。先是。先生每疾。常服玄建之藥。至此先生辭曰。玄建者。常在公候之門。醫療權要者也。今吾之疾也。疥癢浸淫。手足污爛。而使之診脈。恐傳染醫手。則累人居多。未必不由吾也。利己而損人。君子戒之。且犬馬之齒。既過毫壺。而欲用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爲知命者也。吾必不敢承命矣。上公爲之慰喻懇款。玄建亦屢至累請。而先生力辭。不使診脈。玄建乃望聞而制藥。先生服之。意在重上公之命而已。壬戌二年三月。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諄諄教誨。蓋永訣也。四月十七日。無有他疾。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既制棺。又逆備葬具。門人斂畢。上公歎惜不已。臨送其葬。親題神主。世子亦會焉。以四月二十六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明朝式成墳焉。癸亥三年七月十二日。上公與羣臣議諡曰。文恭先生。親詣墓薦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嶽。生

于明季之衰。遭于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蹇隱居。鶴書連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徙。經幾年所。衣冠慕古。未曾變夷。歐血嘗膽。至誠無息。發光肥遯。謝恩遠辭。鼓翼南溟。奮鱗東海。風餐雪虐。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愍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靡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善誘。教我未半。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奄忽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笑謔。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謚曰文恭。肅摭哀誠。敢告瑩墓。嗚呼哀哉。伏尙先生之靈。來聽來覲。甲子。貞享元年。上公命構祠堂于駒隴別莊。十二月十二日。纓主祭用少牢。自作文祝之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隣。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覲。裏希世人。温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保國珍。函丈師事。恭禮夤賓。嗚呼哀哉。齒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禱廟。輪奐維新。簞簋饌豆。云穀云陳。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微誠。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綬來臻。尙饗。自是每忌日。親舉祭禮。然是日適當東照公之忌日。有事于大廟。故移祭于明日。率以爲常。先生性質謹慎。強記神敏。雖老而疾。手不釋卷。凡所經覽。鉤深體實。博而約。達而醇。嘗謂門人曰。學問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學某氏學。則非所謂博學審問之謂也。又曰。爲學之道。外修其名者無益也。必須身體力行。方爲有得。故子貢天資穎悟。不得與聖道之傳。無他。華而不實也。作文雄壯古雅。持論逸宕。筆翰如流。隨手成章。嘗曰。大凡作文。須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既充溢。則下筆自然。湊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碩儒學生。常造其門者。相與討論講習。善誘以道。於是學問之方。簡牘之式。科試之制。用字之法。皆與有聞焉。先生飭身以禮。燕居儼若也。平居見客。雖親暱。必具衣冠。謙而接物。不盡人歡。嚴而自持。苟無虛飾。治家以儉。量入爲出。離家四十年。不接婦女。或諭以置妾。以備藥餌之奉。而先生不許焉。格物窮理。志慮精純。古今禮儀而下。雖農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審其法度。窮其工巧。識者服其多能而不伐。該博而精密也。爲人剛毅方直。操履中規。擇交而慎言。晦迹以遠疑。如其祖宗官銜。及身蒙徵辟之榮者。雖親友門人。未嘗與之言也。魯王勅諭。亦不示人。及卒。有古匣鎖而封焉。於中得所自書祖宗以下紙牌。及奏疏履歷等勅書。別藏于描龍箱。於是人皆服其深密謹厚。而知本末事實云。

舜水先生遺事

日本安積覺撰

先生朔望必望拜。黎明，門弟子掃堂設几，展氈備香燭。先生披道服，戴包玉巾，東向而拜。口誦細語，食頃，竟不知其爲何等語。蓋文集所載。庚寅年，永曆四年，陷難告天文等類也。作書牘，不立稿，或楷或草，揮筆輒成。作大文字，則立稿。文成，而經行室中，殆數十返，朗誦其文，有不允愜者，復座改之。蓋音節響亮，抑揚頓挫之謂。而門人輩皆不能曉也。

先生喜賓客，不擇貴賤。非有疾病事故，未嘗不應接。饗客隨家有無，必竭其誠。客有問起居，憚其勞勩，不見而去者，意不懌。曰：辭客在主人，客何辭主人？若鉅儒碩士求訪，論道談文，則自日午至夜半。覺等惟思困睡，而文恭未嘗厭倦也。不能飲酒，而喜客飲。時或對棋，棋不甚高，藏書甚少，其自崎港帶來者，不過兩簞，而多闕失。完全者亦少。好看陸宣公奏議，資治通鑑，及來武江，方購得京師所錄通鑑綱目，至作文字，出入經史，上下古今，娓娓數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

先生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迺知或者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厄。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

先生不作詩。嘗曰：今詩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卽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亦以明季浮薄之流，祖尙鍾譚袁中郎之說，詆訶何李，凌蔑高楊張徐，猶文章之徒，攻擊道學之士，不唯無益，而反有害，故絕口不爲耳。其論李杜曰：究竟李不如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然不奇與之極造，不得平淡。

先生暇日嘗謂覺曰：我在中國所經歷諸名勝之地，試與汝言之。三關、蘆溝橋、大石橋、滹沱河、荆軻易水、燕昭王黃金臺、楊家府。在北直隸順天府。蘭亭在紹興府。洞庭湖在岳州。岳陽樓臨湖水，防風池在會稽府會稽之側。嚴子陵釣臺在嚴州。戴安道剡溪在嵯縣。雁宕在台溫二州之界。冬夏有雁。金陵蔣山、石頭城、烏衣巷、米石、燕子磯在南直隸應天府。臨春結綺望春三閣、景陽樓，今爲荒墟。孟東野射鴨堂在蕪湖。烏江在蕪湖上流。金山、北固山、在鎮江府。甘露寺、劉玄德試劍石，在北固山。姑蘇臺、虎丘、寒山寺，在蘇州。滕王閣、鐵柱宮、石鍾山、鄱陽湖，在江西。

表忠觀在杭州。林和靖放鶴亭。蘇公堤。在杭之西湖。至今猶盛。桃源。君山。東城赤壁。在湖廣。周瑜赤壁則非此處。祭風臺。今亡。五溪在湖廣江西之界。辰沅之地。漢伏波將軍駐兵處。黃鶴樓。在武昌。召伯埭。在揚州。邯鄲在彰德府。孤竹在大名府。登封。漁封。嵩山之地。虎牢。成臯。鴻溝。敖倉。彭城。許昌。官渡。鄴。轅轅。少林。太室。在河南。金谷園。銅雀臺。今爲荒草。測景音影臺。凡存量天尺。秦時大夫松。至今猶存。大可十圍。白松亦在河南。大松樹三株。遙望之。宛如白龍松。有香。近而摩之者。到家手猶香。凡此者。可追憶者。其餘不知幾許。今忘之矣。麴退而筆之。雖不足考據。而當時所親聞者。若參以一統志。容有差誤。今想其事。正逾五十年矣。可勝一慨。因附于此。

舜水先生別傳

海東逸史

朱之瑜。字楚嶼。至海外。復字魯嶼。又號舜水。餘姚人。少伉爽。有志概。有持譜獻者。謂朱文公子。爲餘姚令。家於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訛脫。卽難徵信。且人貴自立。不必鑿附紫陽也。寄籍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元某。以才備文武。上諸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明社旣屋。福王建號江南。總兵方國安。薦授江西按察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周某。偕同邑何進士。東平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計。力辭。臺省劾偃蹇不奉詔。將逮捕。會南都亡。遂解。黃斌卿奉表閩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鹵伯。鎮舟山。之瑜往依焉。於斌卿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國知縣。又表授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御史馮京第之。自湖州軍破也。間關入四明。王職方翊軍中。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爲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己丑。魯王駐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吏部擬兵科給事中。政吏科。時禮部尙書吳鍾鑾。扈王兼督學政。以開國第一人薦。將授翰林院官。先後力辭。王翊之朝王也。見之瑜恨晚。舉孝廉辭。辛卯。舟山陷。飄泊海島。轉徙日本。交趾暹羅間。甲午徵還。敕書違交趾。焚香開讀。東望涕零。戊戌赴廈門朝王。不果。己亥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信台州副將。降於張名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屬成功。與忠靖伯陳輝。之瑜常往來兩軍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未幾事敗。益徬徨無所向。返日本。日本人安東守約周給之。丁未。水戶藩侯源光國。爲築第駒籠別莊。造膝訪道。東國未有學者。學宮圖說。依以創造。凡古升古尺。蓋豆籩罍之

屬咸備。又命俊秀子弟。從受釋奠禮。己酉。年七十。辭歸不聽。饗之後樂園。以屏風爲壽。繪東國及中華耆德六人。則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恆榮。文彥博也。己未。年八十。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國遣世子綱條臨喪。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諡曰文恭。構祠堂。駒籠別莊。親製文諫之。瑜生八歲而孤。伯兄啓明。天啓乙丑。武進士。南京神武營總兵都督同知。以忤閹削職。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國變。未赴任。行由總兵効歸。國朝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即天。之瑜在日本苦蚊。有勸幃以紗廚者。謝曰。先世葬域。兵後恐遭蹂躪。輾轉思維。不敢身處安逸耳。凡中華人來。必泣問伯兄近狀。娶葉氏。生子元模。元楷。繼娶陳氏。生女高。字柔端。元模屢省父交趾廈門。辛丑。歿於海外。元楷隱居教授。己酉卒。柔端六歲喪母。年十二。遭世亂。卽佩刀自防。字何東平子。鬱鬱未嫁而亡。之瑜篤於友誼。初以詩受知於張國維。朝列相知者。陳函輝。張肯堂。同縣則鄒元寶。斗東。葉大受。陳遵之。族子錦。尤與王翊。吳鍾巖。朱永祐。契之。瑜之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初交趾。王檄取通曉中華文字者。被攝至。不拜。王怒錮禁之。繼知不可屈。遺書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與語。答曰。天禍明室。不佞逃遁貴邦。苟全性命。如欲委質他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儻異日者。瑜藉大王之靈。尚歸桑梓。當舉貴國攜貳之端。昌言於朝。使聖主明見萬里。貴國得世守藩維。歲貢終王。寧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乃縱之歸。之瑜問學賅博。少從業慈谿李契元。有詩數十篇。附刻姚江詩存。文集二十八卷。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二年。源綱條刻之。有安東守約序。日本高弟有守約子安積覺。又今井將與。謹搢朱衍緒家傳補。

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

日本安積覺

徵君姓朱氏。諱之瑜。字魯瑛。號舜水。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曾祖詔。誥贈榮祿大夫。祖孔孟。誥贈光祿大夫。考正。總督漕軍門。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妣金氏。前封安人。誥贈一品夫人。有三子焉。徵君其季也。生於萬曆十八年。穎悟夙成。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及長。受業吏部左侍郎朱永祐。精研六經。特通毛詩。少抱經濟之志。有識期以公輔。擢自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舉恩貢生。考官吳鍾巖。貢劄。稱爲開國來第一。天啓以降。政理廢弛。國是日非。故絕志於仕進。而有高蹈之風。崇禎末。蒙徵辟不就。弘光元年。又徵。卽授重職。其薦出於荆國公方國安。而大

學士馬士英當國。徵君不欲累於蕞黨。故辭不受。臺省交章。劾其偃蹇。不奉朝命。徵君星夜逃于舟山。時清兵渡江。天下靡然。薙髮變服。徵君惡之。乃浮于海。直來我邦。轉抵交趾。復還舟山。監國魯王。駐蹕舟山。文武諸臣交薦之。豫料其敗。上疏固辭。凡蒙徵辟。始自崇禎。前後十二。皆力辭焉。監國九年。魯王特敕徵之。徵君適在交趾。奉敕獻。欲往赴之。會安南國王徵取流寓識字之人。官差應以徵君。國王召見。逼而使拜。徵君長揖不拜。君臣大怒。將殺之。徵君毫無沮喪。辦折彌厲。久而感其義烈。反相敬重。既而欲還舟山。謝恩陳情。聞其已陷。進退失據。於是熟察時勢已去。不可復振。決意稅駕。因往長崎。實我萬治之二年也。流落海外。幾十五年。數至我邦。漂泊交趾。暹羅之間。艱苦萬狀。往而復返。蓋志有爲而事竟無成也。其在長崎。貧不能支。門人安東守約折俸之半而養之。寬文五年。我水戶侯梅里公。聞其學植德望。厚禮而聘。徵君慨然赴焉。待以賓師禮。遇甚隆。每引見談論。依經守義。啓沃備至。教授學者。麀麀不倦。雖老而疾。手不釋卷。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卒於江戶駒籠之第。享年八十有三。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下。梅里公諡曰文恭先生。彰其德也。親題其墓曰明徵君成其志也。其在鄉里。子男二人。大成。大威。妻葉氏所出。女高。繼室陳氏所出。皆先歿。徵君嚴毅剛直。動必以禮。學務適用。博而能約。爲文典雅莊重。筆翰如流。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讎未復爲憾。切齒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始終如一。魯王敕書奉持隨身。未嘗示人。歿後始出。今猶見在。凡古今禮儀大典。皆能講究。致其精詳。至於宮室器用之制。農圃播殖之業。靡不通曉。如其遺文。則有集存焉。

長崎祭舜水朱先生文

張斐

登彼西山兮。蹈此東海。夷齊千古兮。而有公在。公之不死兮。將有所待。公而既死兮。痛詎有艾。嗟予小子兮。有志未逮。獨行寡和兮。羣刺爲怪。天乎知我兮。心則已憊。既窮域內兮。復之海外。初至國門兮。閣者以戒。憂從中來兮。誰與爲解。異方之人兮。鬼神是賴。公其佑我兮。無卽于殆。

祭朱先生文二

張斐

嗚呼。中原陸沈。天傾地折。狂瀾一瀉。九州盡決。既胥溺而莫救。何大海之不可涉。奮一往而輕身。去故鄉以永別。蹇孤踪而至止。懷綱常于無缺。沉忠信之所孚。又此邦之多傑。咸儼師而敬友。復尊德而樂業。簞寧渡遠而俗化。

文翁入蜀而教化。蓋君子之所處。必有益于人國。唯我公之高躅。亦獨遵夫前轍。荷吾道之可行。又何憾乎異域。嗚呼。吾獨悲夫夏嗣之猶存。箕羿之未絕。詎料鄴之遂無其人。遽壽命之忽焉而奪。甘夷餓而非難。辱笈奴而不屑。將忍死而有爲。非逃此而苟活。竟夙志之無成。僅一身之歸潔。目豈瞑而淚漬。心不灰而血結。國隕祚而長悲。家望祭而徒切。悵歸魂于萬里。渺驚波之難越。嗚呼。已焉哉。唯浩氣之常存。塞中天而不滅。起後生之頑懦。勵壯夫之名節。慨予生之獨晚。慕前修之餘烈。聞父老之遺言。心每傷而嗚咽。跪陳辭以奠哀。靈飄緲其來接。

祭明故徵君朱先生文

日本德川光國

維日本貞享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越十三日甲辰。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光國。謹以潔性柔毛。染盛醴齊。致祭于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鄰。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盡。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函丈師事。恭禮夤賓。嗚呼哀哉。齒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簞簋籩豆。云設云陳。牲醴染盛。克祀克禋。敢告微誠。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綬來臻。尙饗。(常山文集卷二十一)

祭朱先生文

日本安東守約

維天和三年。歲次癸亥。夏四月十有七日。門生安東守約。謹以薄奠。敬祭于大恩師大明故徵君魯瑣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秉仁仗義。特徵不就。高尚其事。及胡入寇。屏跡四邊。矯矯雲鴻。不染腥羶。其在安南。國王將殺。守禮不屈。凜凜樹節。吁我小生。無德無才。以先生來。爲程朱來。負笈趨拜。齒弟子列。誘掖諄懇。教愛親切。稍解槩。許以知己。經史奧義。命面提耳。雨雪之晨。風月之夕。醉酒飽德。情意共適。嗚呼先生。質性剛毅。以誠爲本。一生不僞。德貫天人。學極古今。洙泗伊洛。總統惟深。其接人也。容貌粹溫。於和樂中。有恭敬存。其作文也。辭義典雅。頃刻成篇。足服班馬。猗嗟若人。邦家寶也。在崎多年。世無知者。水戶上公。問世明君。道德文章。出類拔萃。先生赴召。過我衡門。豈圖此別。永爲終天。既至武陽。禮待日隆。釋奠云行。周道興東。信道崇聖。百祿是宜。人道之美。何事如之。嗚呼哀哉。天和二年。四月乙未。天不愍遺。溘乘雲氣。聞訃慟哭。絕而復蘇。哲人云萎。吾道復孤。不侍湯藥。不與寗窆。

泣血號天。徒爲毀瘠。奉別以往。忽十八祀。流光跳丸。復易年矢。追思昔遊。不可再得。新樹鬱葱。聽鶉愴惻。我有書笥。盈先生簡。每一展開。哀慕無恨。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云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先生之靈。上爲列星。俯以蕪詞。鑒照我誠。嗚呼哀哉。尙鑒。

朱舜水先生文集後序

日本安積覺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覺幼年得事文恭先生者。先生臣貞吉之志。而義公之賜也。幸而長於清明之世。忝職糜祿。皆義公與龍作公淵容海涵之恩。敢不夙夜兢兢。以勗在三之義。往年義公輯先生之遺文。蒐羅搜訪。殆無所遺。使安東守約序其篇首。而龍作公克繼先志。校讐檢閱。旣爲之序。又命臣識于其後。乃拜稽首撰言曰。惟文恭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合六百七十四首。皆先生年邁六十。以至八十三歲。二十餘年間所作。而筆語批評。不在此數。其間雖有上永曆帝魯王疏。祭王侍郎文。皆係海外文字。其在明室所作。一無存者。則其遺軼淪喪者。不知幾千百首。豈可不惜哉。儻使先生生于寧謚之世。得行其道。而格君心之非。則天啓崇禎之政。未必不復於天順弘治之隆。然而豈有遭遇我兩君之賓接。優崇躬執饋贖之盛禮哉。又豈有纂輯遺文。親加校閱之盛事哉。是則先生屈于明室。而伸于本邦。其文章之流落不傳者。良爲可惜。而節義之炳彪磊落者。亘萬世而不磨。此固天巧之默會。而道之得行與不行。一存乎天。人何與焉。蓋先生天資豪邁。不以循行數墨爲學。而以開物成務。經邦弘化爲學。大而禮樂刑政之詳。小而制度文物之備。靡不講究。淹貫。而其教人。未嘗高談性命。憑虛驚究。惟以孝弟忠信。誘掖獎勵。其所雅言。不離乎民生日用彝倫之間。本乎誠而主乎敬。發於言而徵於行。涵育薰陶。壘壘不倦。務欲成就人才。以爲邦家之用。而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弟。弟恭。而朋友敬信。爲天下之至文。故其爲文。典雅莊重。直自肺腑中流出。不肯蹈襲前人片言隻字。而其機杼錯綜。未嘗不與古之作者。合轍連鑣。而並驅爭先也。本之四書六經。而佐之以左國千史。意之所到。不期文而自文。如化工之隨物賦形。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廢。蔚然而光。鏘然而鳴。其可不謂天下之至文哉。蓋明末學者。競爲尖新纖巧。心術旣壞。風俗頽靡。世方以靈通爲宗。斷喪淳樸。以禍社稷。而先生獨爲古學。世方以八股爲工。緣飾制義。以邀利祿。而先生獨爲古文。圓柄方鑿。絕不相入。而先生毅然不顧。自信篤而自期遠。不爲

流俗之所泊。則其平日所養爲何如哉。安南之役。白刃加頸而不撓。遼東之帽。丹旆在堂而不變。豈非明末全節之偉人耶哉。曰。子之稱揚先生至矣。胡爲不在明室施之行事。而必待流離間。關幾瀕九死而纔見之於空言乎。曰。世之不亮其心者。皆謂明室板蕩。遁播而來耳。其然豈其然乎。嚮使先生露一命之祿。而苟避其難以求生。則何所貴乎先生哉。先生旣以道義自任。其豈不欲謀謨廟堂而堯舜其君哉。時事不可爲也。知其不可爲而勉應其薦。是冒進也。當此之時。秉鈞軸者馬士英阮大鍼。皆權姦也。一應其薦。則與姦黨相爲朋比也。先生而肯爲之乎。故力辭徵辟。峻拒朝命。臺省交章。劾其僂蹇倨傲。禍將不測。於是星奔避匿于舟山。舟山守將不能輯睦。自相屠滅。而清兵渡江。南都弗守。閩廣隨陷。普天之下。莫不辮髮巨虜。惟有航海可以行志。漂泊艱楚。百折不回。非爲一身之計。而弼藏謹密。舉世莫有知其志者。惟能熟讀其文。付度時勢。然後可審其志之所在。而知非苟全性命於亂世者也。或者又曰。先生溫恭端慤。恂恂一儒者也。而子謂之豪邁。不亦過乎。曰。覺門人之下列。而又在童穉之時。豈能望見其門牆而敢爲之標榜乎。然當時惟見先生終年歐血。寥寥寡和。夏坐紗廚。冬擁腳鑪。踰七之老。卷不釋手。去鄉萬里。而竟不言及私親。惟以恢復爲念。未嘗一刻少弛也。雖曰篤學力行之所致。非天資之豪邁。其孰能如此。先生未易以世之所謂儒者方之也。故其言曰。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危而弗能勝。豈儒者哉。又曰。武夫悍將。詆譏文人無用者。彼祇見迂儒小生。三村學究。膠柱鼓瑟。引喻失義者耳。若陸宣公。李長源。王文成。高文襄輩。圖度虜情。如指諸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又安在悉索刀瘢箭痕哉。是欲爲大將名將。必當讀書。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惟我義公。深知先生。不以抗禮爲傲。不以盡言爲忤。而先生亦感激知遇。以爲萬魏文而驚荆莊。豈彼區區交戍得爲比方。而能繼其美者。亦惟我龍作公。是則先生雖亡。猶存之日。明於知時。審於處己。所謂天之逸民。而優游是邦。以全其節者。豈偶然哉。臣雖不知天人之說。而跡其出處顯晦。徵之於遺文。曰天也。非人也。以俟後之知言者。正德貳年。壬辰七月。門生安禎覺百拜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月初版

朱舜水全集（全一册）

實價國幣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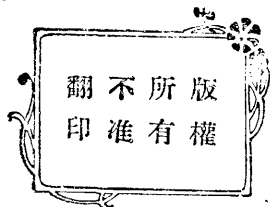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臨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 陳經鏞 張景成

仿古字版
章臺紀勝名著
叢刊

本集書二十種章臺紀勝名著

南朝金粉 北地胭脂
名士評量歌舞 人才記載烟花

一編入手……有情人定感纏綿

萬卷開懷……當意者自宜反復

寄費掛號 三分		實價六角		精裝一冊		合訂	
板橋雜記	余懷著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著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著	秦淮畫舫錄	捧花生著
畫舫餘譚	捧花生著	白門新柳記	許豫著	吳門畫舫錄	西溪山人著	吳門畫舫續錄	簡中生著
潮嘉風月記	俞蛟著	燕臺花事錄	蜀西樵也著	竹西花事小錄	芬利它行著	海陬治遊錄	玉毓生著

世界書局發行

(實7)25.10.2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318B

(寄費掛號三一)
分角號費

實價六角 精裝一冊

朱之瑜著

朱舜水先生學問賅博。伉爽有志。及明社既屋。飄流海外。志進堅。文益進。在日本講學。學者風從。迄今日人猶推崇備至。全書凡二十九卷。文集二十五卷。改定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附錄一卷。以仿宋字版精印。

朱舜水全集

世界書局發行